

XIAOSHUOYUEBAO

原创版

2010年精品集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小说月報·原创版

2010年精品集



ISBN 978-7-5306-5804-8

9 787530 658048 >

定价:60.00元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小说月報

XIAOSHUOYUEBAO

原创版

2010年精品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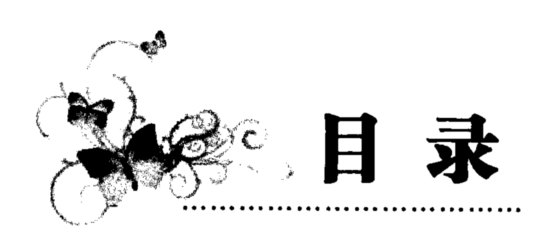
小说月报·原创版2010年精品集 / 石钟山等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306-5804-8

Ⅰ. ①小… Ⅱ. ①石… Ⅲ.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5829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34.25 插页2 字数509千字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定价：6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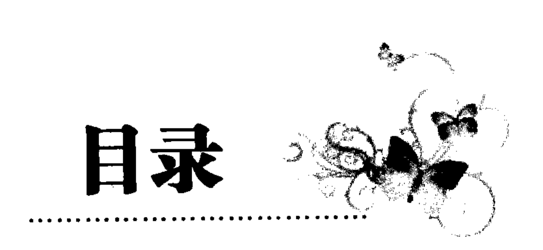
小说月报·原创版
二零一零年精品集



目录

【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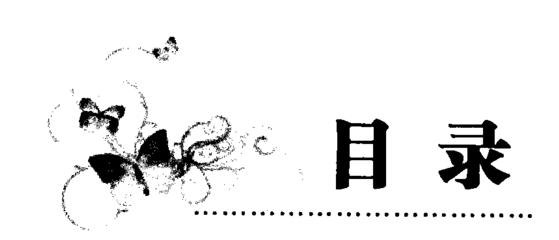
小说月报·原创版
二零一零年精品集



目录

【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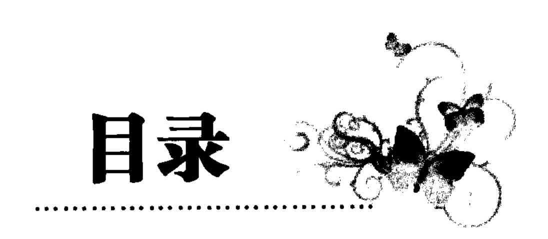
小说月报·原创版
二零一零年精品集



目录

小说月报·原创版
二零一零年精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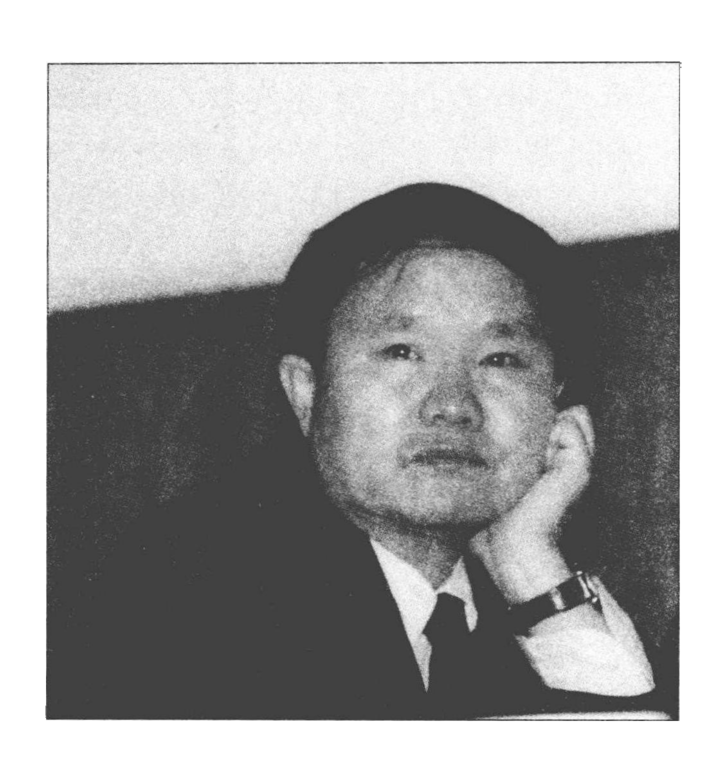
目录



短篇小说

duanpianxiaoshuo

短篇小说



刘庆邦小传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1967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当了两年农民，1970年被招到煤矿当工人，1978年调到北京从事新闻工作。从1978年发表处女作至今，共发表短篇小说一百多篇，中篇小说25部，长篇小说3部，以及散文、报告文学和随笔，约三百多万字。现为北京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



金 眼 圈

□ 刘庆邦

什么样的鸟叫都好听，什么样的花开都好看，这是金眼圈一贯的观点。鸟的叫声有千种万种，你能说出哪一种鸟叫不好听吗?恐怕说不出。鸟的叫声只有不同而已，因不同而美妙。世界上花朵的品种就更多了，你能说出哪一种花不好看吗?恐怕也说不出。每一种花朵都以独特的花形和个性化的颜色，显示着它的不可替代性。金眼圈认为，谁喜欢哪种花，必是对那种花有所偏爱。金眼圈偏爱的是芦花。

一般来说，人们不把芦花当花。芦花开花晚，直到深秋了才开放。芦花是灰白色，一点儿也不娇艳，不惹眼。芦花也不香，放在鼻子上都闻不出香气来。提到芦花，人们想了想，到底没把芦花和花朵联系起来，只把芦花说成是苇毛缨子。然而在金眼圈看来，芦花是最硕大的花，最温暖的花，也是最美丽的花，她对芦花一往情深。每当芦花大面积开放时，她总是对雪海一样的波浪起伏的芦花久久凝望，直到眼里涌满了泪水。

金眼圈是一只蟾蜍。这里的人们从来不把蟾蜍叫蟾蜍。铲除?什么铲除?铲除什么?没听说过。人们习惯了把蟾蜍叫癞蛤蟆，或叫癞头包子。癞头包子身上长满了疙瘩，其形象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如果有人用一个丑字来形容癞头包子，别的人恐怕不会提出什么异议。癞头包子们也知道它们生得丑，但它们一点儿都不自卑。世间万物，有美必有丑。有丑，才能衬托出美。美的事物所面临的危险总是多一些，而癞头包子正是用丑保护了它们这个生生不息的族类。丑与丑之间也有差别。在癞头包子这个不算小的群体里，相对而言，金眼圈长得要好看一些。金眼圈被同类看好，是因为她长了一对金色的眼圈。她的金眼圈不是描上去的，是天生的。不是干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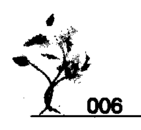
是湿润的。不是肤浅的,是深厚的。由于她的眼圈是金眼圈,映照得她的两只眼睛仿佛也变成了金色。这样的金眼圈显得雍容华贵,自然吸引了不少异性的爱慕和追捧。

金眼圈是清醒的,她没有被蟾类的追捧冲昏头脑,没有到人类面前去招摇。苇塘的半坡长满了苇子,金眼圈的家就安在一棵苇根的下面。那是一个不错的洞穴,洞穴的上部有着教堂一样的穹顶。在整个白天,金眼圈都会静静地待在家里,或闭目养神,或思考一些类似哲学方面的问题。金眼圈有的是耐心,她的耐心像地下不断延伸的苇根一样洁白,也像苇根一样坚韧。

不要以为癞头包子的皮肤粗糙,对外界的感知能力就不强,对气候的变化就不敏感。其实,它们的心永远是有准备的心。第一声春雷响起,总是它们先听到;第一阵秋风袭来,又总是它们先打起寒战。应当说结在苇棵之间的蛛网是敏感的,可比起金眼圈们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蜘蛛用感应神经结成的蛛网就得略逊一筹。

这年的秋风悄悄吹过来了,苇穗由生硬变得柔软起来,苇穗的颜色也由紫色渐渐变成麻灰色。当金眼圈感到微微的凉意时,她没有惊慌,也没有出现像诗人一样悲秋的情绪,只是稍稍增添了一些紧迫感。待秋天结束,大雪飘飘的冬季就会到来。在漫长的冬季,金眼圈就不再进食,不再谈情说爱,也不参加任何会议,一直处于冬眠状态。所以在冬季到来之前,金眼圈必须抓紧时间多吃一些东西,给皮下和肚子里多增加一些脂肪,多储备一些对抗寒冷和维持生命的能量。

苇塘旁边是一个菜园,菜园里一年种两季菜。夏季种的是黄瓜、茄子、豆角、辣椒,秋季种的是白菜、蔓菁、青萝卜和胡萝卜。此时夏季的蔬菜都没有了,菜园里生长着的都是一些秋季的蔬菜。这天星星刚冒出几颗,金眼圈就从家里出来,把两只眼睛擦了一下,向岸上的菜地进发。金眼圈不怎么吃蔬菜,她最喜欢吃的是菜地里的昆虫。菜地里的各种昆虫当然很多,菜叶上有青虫,菜垄间飞行的有花蛾,菜棵子里还有蚯蚓和蜗牛,数不尽的昆虫构成了秋天的盛宴,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一道菜金眼圈吃起来最合口味,这就是活跃在菜地里的蟋蟀。肥硕的蟋蟀满肚子都是油儿,恐怕比任何美味的肴馔都好吃。别以为金眼圈行动迟缓,逮一只蟋蟀要追



上半天。金眼圈自有先进的武器,她的武器出击时快如闪电。她的武器在嘴里藏着,是她的舌头。她的舌头打出时有一拃长,舌头顶端带有黏液的红色吸盘既有粘的功能,也有裹挟的功能。正在弹唱的蟋蟀一不小心,就成了金眼圈的腹中之物。金眼圈吃东西时不怎么咀嚼,她把整只蟋蟀裹进嘴里,闭上嘴巴,下腭那里动了动,就把蟋蟀咽进肚子里去了。菜地里蟋蟀成群结队,蟋来蟀往。金眼圈隐蔽在一片白菜叶子后面,不一会儿,就捉到了好几只蟋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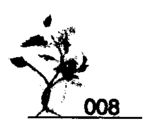
金眼圈吃得肚皮鼓起来之后,并没有回到家里休息,她要旅游一圈,做做健身运动,消消食,再接着吃。菜园的地边有两间泥座草顶的小屋,那是菜园的菜把式宝盖儿和他妻子看鱼儿住的地方。小屋里亮着灯,金眼圈向小屋走去。作为住家相距不远的邻居,金眼圈对宝盖儿和看鱼儿都很熟悉。她想去看看那两口子这会儿在干什么,是不是又在干那件事。金眼圈只在春天干那件事,那是为了怀孩子,生孩子。在别的时间段,既然不打算生孩子了,还干那件事情干什么!据金眼圈的观察,人和别的动物都不一样,不管春夏秋冬,下雨下雪,人都不耽误干那件事,而且干得兴致勃勃。全动物界都说人是高级动物,他们之所以高级,也许就高级在这里。

小屋的薄桐木门下方烂了一个洞,金眼圈轻易就从洞口钻进小屋里去了。进了小屋不当紧,金眼圈不寻常的发现和记忆从此开始。小屋的床前,的确有一男一女在干那件事,女的是看鱼儿,男的却不是宝盖儿,而是一个身挎盒子枪的人。这个人金眼圈也认识,他是土地改革工作队的工作员,名字叫余三水。余三水的枪盒是一个木盒,他把枪盒拉至身后的屁股蛋子那里,在进出的节奏中,以致枪盒如擂战鼓的鼓槌一样跳动不已。余三水说:哎呀,我的小母狗儿,你真是我的小母狗儿。你一定是一只小母狗托生的,要不然怎么会这样!看鱼儿说:要是宝盖儿回来了怎么办?你快点儿。余三水说:你放心,我派宝盖儿到大庙里看管荣老万去了,他一夜都不会回来。看鱼儿说:我还是有点儿害怕。你的枪不会走火儿吧?余三水说:说不定。走火儿怕什么!看鱼儿说:我看你还是把枪摘下来吧。余三水只把枪的牛皮背带摸了一下,并没有把枪摘下来。他的警惕性很高,只要性命随身带,枪就要随身带。他说:没事儿,枪的保险机头关着呢。看鱼儿以为机头的机是公鸡的鸡,问啥是鸡头。余三水用力把看鱼儿顶撞了一下,

说:这不就是鸡头嘛!看鱼儿说:你真坏!余三水严肃地嗯了一声,说:你跟革命同志怎么说话呢,你说话要注意了。

庄子里最近发生的事,金眼圈知道一些。她知道,一天到晚背着盒子枪的余三水,是一个外来人。说是土改工作队,在这个庄搞土地改革的其实只有余三水一个人。余三水的办法是把庄里的人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多个阶级,让不同阶级的人互相掐,互相斗,就把事情搞定了。金眼圈看出来了,余三水握有两件法宝:一件是盒子枪;另一件是土地。有了盒子枪,地主、富农分子就不敢滋毛儿,他想捆谁,就捆谁;想关谁,就关谁;想卸谁一条腿,也不过是一句话儿的事儿。有了土地的剥夺权和分配权呢,那些穷哥们儿就愿意跟他走,愿意听从他的调遣。比如说宝盖儿是一个雇农,他家里连一分一厘土地都没有。余三水拍着他的肩膀,答应事成之后至少分给他五亩土地,他就屁颠屁颠地成了余三水在庄里的依靠对象。这里发生的事宝盖儿大概没有料到,余三水在搞土地改革时,捎带着把他的老婆也给搞了。难道看鱼儿也算一块土地吗,也属于改革的范围吗?

来到小屋的还有金眼圈的几个伙伴,有黄肚皮、白肚皮;还有黑眼圈、紫眼圈等。小屋毕竟暖和一些,随着外面秋气渐凉,它们都愿意到小屋里取取暖。它们并不到床前去,只喜欢聚集在余温尚存的锅灶门边。好在它们都很沉静,无论看到什么事情,它们都不会叫出声来,更不会大声喧哗。余三水和看鱼儿的事情还在进行,行动带风,波击得小小的煤油灯头老是忽闪。金眼圈的伙伴们对男女之间的风情是懂得的,它们看得有些兴奋,喉头那里不知不觉颤动起来。黑眼圈大概受到感染,竟向金眼圈靠过去,并抚摸了金眼圈的后背,企图上金眼圈的身。黑眼圈的这种表现让金眼圈甚是反感,金眼圈抬起一只强有力的后腿,只一脚就把黑眼圈踹开了。把黑眼圈踹开不算完,她还转过身来,以鄙视的目光,狠狠瞪了黑眼圈一眼,仿佛在说:真无耻,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呢?第一条,金眼圈现在不需要这个,她的身体本能地拒绝异性对她的接触。第二条,也是更重要的一条,金眼圈比较讲究原则。她认为,宝盖儿才是看鱼儿的丈夫,只有宝盖儿才能和看鱼儿干这件事,别人和看鱼儿干这件事是不对的。同时,她对余三水背着盒子枪和看鱼儿干这件事也看不惯,觉得余三水是以



枪压人，对看鱼儿有点儿强行摘瓜的性质。作为土改工作队的一个工作员，不能因为自己有了枪，就可以和别人的老婆乱搞。金眼圈何止是看不惯，她简直有些生气，气得肚子都鼓起来了。黑眼圈没眼色，在这个时候向她示好，她当然要把气撒在黑眼圈身上。

过了几天，金眼圈又在小屋里看到了令人更加惊骇的一幕。

余三水、看鱼儿，还有宝盖儿，在小屋里喝起了酒。酒是整整一坛子，坛子的封盖一打开，浓浓的香气就蜂拥而出，飞得满屋子都是。金眼圈一闻就闻出来了，这酒是荣老万家的。因为庄子里会酿酒的只有荣老万，只有荣老万用大麦、小麦、高粱、谷子酿出的酒才这样香，才香得如长了翅膀。不用说，这坛子酒也是余三水从荣老万家里弄来的。庄里的土地改革进行得很顺利，全庄最大的恶霸地主荣老万被斗得半死不活，已押送到县里的牢里去了。等待荣老万的不是在牢里死，就是拉到牢外去枪毙。荣老万家的东西已经充公，公家的代表余三水有权支配充公的任何东西。余三水除了从荣老万家弄来了一坛子酒，还弄来了几枚咸鸭蛋。白皮的咸鸭蛋上还粘着腌鸭蛋用的黑色草木灰。看鱼儿用清水把草木灰洗去，将白生生的鸭蛋在锅里煮熟，每个鸭蛋切成四瓣儿，当下酒的菜。原来，宝盖儿被荣老万雇来种菜，他种的菜园是荣老万家的。现如今，菜园和菜园里的菜已全归宝盖儿和看鱼儿所有，看鱼儿从菜园里拔了几棵葱，还拔了两棵青萝卜。大葱和青萝卜也可以就酒。一开始，宝盖儿像是有心事，看着倒在瓦碗里的酒不愿喝。余三水许诺把荣老万家的三间瓦房分给他，并从枪盒里掏出手枪给他摸，宝盖儿才端起碗喝了一点儿。余三水对宝盖儿表示赞赏，说好，宝盖儿兄弟，这就对了。我一来，听说你家最穷，就把你当成了我的阶级兄弟，什么话都跟你说，干什么事都相信你。你表现不错，很支持我的工作。如果没有你的支持，这个庄的土改工作就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为了我们前一段良好的合作，我得谢谢你。来，咱们把这碗酒喝了它。说罢，余三水先把酒喝干了。余三水喝干了酒，并不催促宝盖儿，只把瓦碗往地上一放。宝盖儿家没有饭桌，也没有凳子，他们就坐在锅灶旁边的地上喝。宝盖儿把酒碗看了看，像是犹豫了一会儿，才把酒喝干了。看鱼儿让宝盖儿吃点咸鸭蛋。宝盖儿摇头不吃。余三水说：干吗不吃！我们吃地主家的咸鸭蛋，也是和地主分子做斗争的一种方式，我们一定要和地主分子斗争

到底。余三水捏起一瓣咸鸭蛋，一下子就朝鸭蛋上面流油的鸭蛋黄咬去了。宝盖儿还是没吃咸鸭蛋,他吃了一块萝卜。看鱼儿给余三水和宝盖儿碗里又各打了两提子酒。余三水对宝盖儿说:我给你透露一个消息,你一定要注意保密。你知道,我不可能在这里长住,别的地方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在离开这里之前,我准备向地方政府重点推荐你,让你全面负责这个庄的工作。我的意思你明白吧?宝盖儿说:我恐怕不行。余三水说:什么不行！我说你行,你就行。革命的担子要勇敢挑,这个事情你不要推辞。宝盖儿同志,不是我批评你,你接受任务时还缺乏点儿痛快劲儿。余三水再次把酒碗端了起来:来,痛快一回!他们把碗边当地碰了一下,就把酒喝干了。

看鱼儿面前的碗里倒的也有酒,余三水对看鱼儿使了一个眼色,看鱼儿把碗端起来,把酒倒给宝盖儿一半,自己留一半,对宝盖儿说:咱俩也喝一下。你要是嫌辣,我跟你说一个办法,你像喝药一样,闭上眼,一气就喝下去了。喝了些酒,宝盖儿的痛快劲好像已经上来了,他对看鱼儿说:我干吗要闭眼,我就是不闭眼,我就是要睁着眼喝!说着一仰脖把酒喝了下去。

金眼圈看出来了,余三水和看鱼儿偷情的事一定是被宝盖儿撞见了,余三水怕宝盖儿说出去,耽误他的前程,就用酒堵宝盖儿的嘴。这个时候,金眼圈还没看出余三水的险恶用心，还不知道宝盖儿已接近一种危险的境地。她以为,余三水搞了宝盖儿的老婆,是想用酒与宝盖儿达成和解。余三水的做法是对的。金眼圈从没有喝过酒,闻着酒这样香,她真想尝一尝。金眼圈虽然没有喝酒,但小屋里弥漫的酒分子被她吸进肚子里不少,她几乎有些醉。

喝酒怕开头,宝盖儿喝开了头,就有些收不住。喝着喝着,他身子一歪,就躺在了地上。他说的是不闭眼,躺倒后,就把眼睛闭上了。看鱼儿拍拍宝盖儿的胳膊,说宝盖儿宝盖儿,你是不是喝多了? 你八辈子没喝过酒吗,真没出息。

余三水和看鱼儿互相对视了一会儿,余三水说:我出去撒泡尿。撒尿用不着枪,可余三水把枪掏出来了,拎在手里。屋外没有月亮,只有满天星斗。余三水撒完尿,拎着枪在小屋前后左右转了一圈,重新回到小屋,顺手关上了门。

看鱼儿再次喊宝盖儿醒醒，这次拍的是宝盖儿的脸，把宝盖儿的脸拍得啪啪的。她说：宝盖儿，你真的死了吗？你要是没死，就睁开眼看看我，我喊你，你就答应一声。宝盖儿没有睁眼，看鱼儿喊了他好几声，他也没有答应，醉得像个死人一样。但余三水和看鱼儿都知道，宝盖儿并没有死，因为宝盖儿的脸是红的，皮是热的，鼻孔那里还在吸气出气。

于是，余三水和看鱼儿用绳子把宝盖儿捆了起来，上面捆住了胳膊和手，下面捆住了腿和脚。在捆宝盖儿之前，他们在宝盖儿身上顺着放了一根锄把和一根铁锨把，把锄把和铁锨把与宝盖儿的身体捆在了一起。这样一来，宝盖儿的身体仿佛有了标杆，并像标杆一样直，既不能弯曲，也不能翻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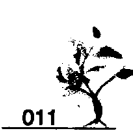
这两个人要干什么？他们这里冬天杀鱼，才在鱼身上插一根高粱莛子，把剖开的鱼挂在屋檐下晾鱼干。宝盖儿又不是一条鱼，他们要跟宝盖儿开什么玩笑！金眼圈的预感不是很好，稍稍有些紧张。小屋里的煤油灯还亮着，一些趋光的蛾子纷纷扑进屋里，围着灯头缭绕。若是搁平日，金眼圈会考虑捉一两只蛾子吃。这会儿由于情绪不好，她连一点儿食欲都没有。

令金眼圈惊骇的一幕接着就出现了。

余三水拿出一根细长的钉子，取下宝盖儿的帽子，把钉子从宝盖儿的天灵盖正中钉了进去。余三水钉得很老练，一点儿都不手软。那是一根钉帽很小的铁钉，有两三寸长，余三水手起锤落，三下两下，钉子就楔了进去。如同往长满水草的水塘里扔进一颗钉子，宝盖儿水草一样的头发很快把楔进骨头里的钉子遮盖住了，用手摸只能摸到头发，但摸不到钉子。

钉子刚钉进去一半，宝盖儿的手和脚就开始抽抽，身子也开始扭动。随着钉子的快速深入，宝盖儿的手脚越抽抽越厉害，以致全身都在哆嗦，如一棵寒风中的芦苇。这时捆在宝盖儿脑袋两侧夹板一样的锄把和铁锨把发挥了固定作用，无论宝盖儿怎样抽抽和扭动都不能有半点儿摆脱。

这种巧妙的杀害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金眼圈似乎觉得自己的头部也疼了一下，好像也被人在头顶楔进了尖锐的钉子。在不知不觉中，金眼圈的身体迅速膨胀起来，膨胀程度达到了最大限度。身体膨胀是蟾类遇到危险并感到恐惧的一种本能反应，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措施。不光金眼



圈，金眼圈的那些伙伴们身体也都膨胀起来。可惜它们不会发声，倘若会发声的话，它们一定会大声喊叫起来，一定会集体向余三水和看鱼儿提出抗议。

第二天，庄里传出消息，宝盖儿得急病死了。看鱼儿哭得很伤心，表示愿意和宝盖儿一块儿死。余三水说：宝盖儿是一个好同志，是革命的依靠对象，死得很可惜。有人到小屋里看过，见宝盖儿身上穿了一件从地主家拿来的棉袍子，头上还戴了一顶荣老万戴过的礼帽。宝盖儿脸色苍白，手脚僵硬，身体挺得像锄把一样直。乡亲们帮忙，把宝盖儿用一领秫秸箔卷上，埋掉了。

这桩命案对金眼圈造成了精神上的强烈刺激，回到家里，她三天三夜没有出门。她头脑昏昏，光想睡觉。她想，要是长长地睡上一觉，醒来后那件事情对她的刺激也许会减轻一些。可是，她怎么也睡不着，睁眼闭眼都睡不着，脑子里老是出现那骇人的一幕。有时她觉得像是睡着了，其实并没有睡沉，一惊，就惊出一身冷汗。她万万没有想到，两条腿走路的人类竟然如此恶毒。她以前也听说过，在所有的动物当中，人类是最恶毒的，但她没想到人类会恶毒到这样的程度。人类的恶毒，并不在于杀人的手段多么残忍，多么高明，在于杀过人之后的伪装，他们装得像无事人一样。其他的动物雄性之间也会争夺交配权，也会打得头破血流，但它们的争夺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的，绝不会像余三水这样对宝盖儿暗下杀手。宝盖儿真是死得太冤了，他被人夺走了老婆，还被人夺去了性命。他明明是被人害死的，却被害他的人说成是得急病死的。要不了三年两年，被埋进泥土里的宝盖儿就会化成泥。时间再长一些，人们也许不记得一个叫宝盖儿的人在世间存在过，也许想不起宝盖儿是谁。那样的话，宝盖儿的冤情就会越沉越深，永远得不到昭雪。

仿佛受到神灵的昭示，金眼圈心中突然升起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不行，宝盖儿不能白死，我要替宝盖儿申冤。宝盖儿冤死的过程既然被我看见了，我就得担当起为宝盖儿申冤的责任。金眼圈抖擞了一下精神，开始琢磨怎样才能为宝盖儿申冤。

金眼圈要是会说话就好了，她可以把宝盖儿冤死的经过告诉人们。可惜她不会说话。她虽然也有嘴，而且嘴还不小，但她的嘴没有说话的功能。



金眼圈要是识字就好了，她可以写一张状子，把状子投到余三水的上级那里，把余三水的罪恶行径揭露出来。写状子时，她绝不匿名，一定要署上自己的真名。可惜她不识字。遇到这样的难事金眼圈才明白了，世界上的动物有千种万种，由于语言和文字上的障碍，物种之间是不能交流的，是隔绝的。虽然大家表面上处于同一个世界，其实各有各的世界。

经过苦思苦想，金眼圈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她要在庄子里选择一个人，在这个人面前做出一系列反常举动，以期引起这个人的注意。当这个人注意到她之后，她就一步一步把这个人引导到埋葬宝盖儿的地方去，在那个地方停下来。这个人会想，一个癞头包子，带我到这个地方干什么？是不是宝盖儿死得冤枉啊？只要这个人起了疑心，就会把他的怀疑对庄里的人说出来，那样的话，为宝盖儿申冤的事就有了舆论基础。她选择的这个人是谁呢？是庄里的一个小学教师。这个教师因为识字，心思就多一些，疑心也比较重。她准备做出哪些反常举动呢？第一，她要一反白天不出行的习惯，由夜晚出行改为白天出行。第二，以前她都是躲着人，从不拦在行人前头，这一次她必须勇敢地出现在教师面前。教师的家在庄子中部，金眼圈一大早就向教师家进发。还好，人们还没有起床，金眼圈一路没遇到什么危险，就顺利来到了教师的家门口。教师家的门还关着，她在门口一侧的柴草垛那里停下来，俯首俯脚，等候教师开门出来。

一头大黑猪，长嘴贴着地面边嗅边拱，拱到了金眼圈身边。金眼圈故伎重演，迅速把身体膨胀起来。然而她的自我膨胀对黑猪不但没构成什么威慑力，黑猪似乎对她变成皮球一样的身体更加感兴趣，竟向她的肚皮拱去。“真讨厌，蠢猪，你要干什么！”黑猪的嘴很硬，两个鼻孔喷出来的都是热气，让金眼圈觉得很不舒服。金眼圈对猪还算比较了解，猪是一种杂食动物，猪除了吃糠，吃麸子，还吃草，吃死鸡烂鸭。猪这会儿只是拱她，还没有张嘴咬她。猪要是用牙咬她。那就坏了，她的因膨胀变薄的肚皮可经不起撕咬，一咬就会破坏掉。她要是被猪咬死，还有谁替宝盖儿申冤呢，她怎能对得起宝盖儿呢？于是，金眼圈拿出了自己最重要的武器，来对付黑猪。金眼圈脑后两侧有两个枣核大小的疙瘩，那里边藏满了毒液。她及时把毒液排出一些，挂在两个疙瘩上面。金眼圈排出的毒液是浆白色，看上去特别像刚分娩的嫂子流出的奶汁子。黑猪倘以为真的是奶汁子，那就坏了，

它要是敢用舌头舔一下，它的舌头马上就会肿起来，肿得像气蛤蟆一样。好在所谓蠢猪并不蠢，黑猪深知毒液的厉害，一见金眼圈排出了毒液，它的嘴就知趣地躲开了。金眼圈有些得意，心说：别看你的个子大，别看你的牙长，你还是怕我吧。

教师终于出来了，金眼圈连蹦带跳出现在教师面前。教师看见了金眼圈，说：这个癞头包子，长得个儿真大。教师这么快就看见了金眼圈，这让金眼圈有些激动。金眼圈正要带领教师往村外走，教师却拐到屋山头的茅房去了。金眼圈想起来了，人起床后都是先去茅房。她对自己的操之过急笑了一下。金眼圈在茅房门口等了好一会儿，教师才从茅房里走出来。金眼圈不失时机，抢跳几步，跳在教师前头。她想，这一次尊敬的教师应该跟她走了吧。不料教师一点儿都不理解她的良苦用心，对她一点儿都不友好，教师说：这个丑八怪，怎么又是你！大白天的，你跳来跳去干什么，是不是不想活了！说着，竟朝金眼圈踢了一脚。金眼圈毫无防备，被教师踢得飞了起来，飞到五尺开外的一棵石榴树下面。落地时，金眼圈脊梁朝下，肚皮朝上，挣扎了好一会儿才翻过身来。再找教师时，教师早不知道哪里去了。金眼圈沮丧得差点儿哭了。

天气越来越凉，芦花已经开放。受到挫折的金眼圈，没有放弃为宝盖儿申冤的努力。她想到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应该把大家发动起来参与为宝盖儿申冤才是。在一个月光铺地的夜晚，金眼圈把黑眼圈、紫眼圈等一百多个同类召集在一起，很郑重地讲了准备为宝盖儿申冤的想法，希望大家集思广益，有什么好建议都说出来。黑眼圈、紫眼圈等几位也目睹了余三水和看鱼儿杀害宝盖儿的过程，也同意为宝盖儿申冤，可让它们说出为宝盖儿申冤的具体意见，它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有些为难。是呀，人那么强大，人的脑子又那么好使，人连自己的同类都敢杀害，百十只赤手空拳的癞头包子在他们眼里算什么呢？金眼圈指了指天空高悬的明镜一样的月亮，说：我们的前辈在蟾宫里看着我们呢，她一定支持我们为宝盖儿申冤，我们不能让前辈失望。人间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以后我们也会到蟾宫里去，如果不能为宝盖儿申冤，我们将无颜见我们的前辈。金眼圈说的前辈，指的是嫦娥。据说嫦娥飞到了月宫，就变成了蟾蜍，月宫也变成了蟾宫。听金眼圈这么一说，大家一齐朝月亮望去。月光洒



在它们身上，它们似乎听到了嫦娥的叮嘱，心中都升起一种神圣的感觉。最后大家商议的结果是，立即行动起来，集体到看鱼儿家去静坐，去示威，去抗议。

看鱼儿不在菜园的小泥屋住了，搬到了荣老万家腾出的三间瓦房里。余三水兑现了对宝盖儿的许诺，果然把地主荣老万家的三间瓦房分给了雇农宝盖儿家。只是宝盖儿住不成这样的好房子了，这里却成了余三水和看鱼儿寻欢的新地方。每次成欢，余三水还是把看鱼儿说成是他的小母狗儿，还说：你锁住我吧，我不想出来了。

在月光的照耀下，一百多只癞头包子结队向看鱼儿家进发。它们没打旗帜，也没有喊口号，只是肃穆前行。一些老鼠、黄鼠狼、猫等夜行动物注意到了癞头包子们的行动，它们理解这个行动的非凡意义，都对这个行动表示尊重。它们不仅为癞头包子让开了通道，还分立在村街两侧，悄悄为癞头包子们送行。癞头包子的队伍来到看鱼儿家的院子时才后半夜，瓦房的厚重木门还紧闭着，它们只能在门前坐成一片等着看鱼儿出来。秋风阵阵袭来，天气冷得像要下霜的样子。癞头包子们没有一个嫌冷，它们为自己正义的行动感到热血沸腾。柿树的叶子落下来了，砸在一些癞头包子身上。秋天的柿树叶子是有些分量的，砸在身上也有些疼。但那些癞头包子一动不动，眼皮一眨不眨，仿佛以此显示立场和态度的坚定。

天亮之后，看鱼儿从屋里出来了。癞头包子们一下就把看鱼儿认了出来，就是这个女人，勾结别的男人，害死了自己的丈夫。它们瞪大眼睛，一齐朝看鱼儿盯去。它们没有一个人左顾右盼，大家目标一致，死死盯住的都是看鱼儿的脸。它们不会说话，它们的话都在目光里面，在用目光对看鱼儿表示抗议。它们一动不动，都沉默着，沉默得像一块块千年的石头一样。沉默也是一种力量。别说是一群有生命的动物了，哪怕是一块块石头，突然间在院子里摆成一片，看上去也会令人惊异。而癞头包子们的沉默是生命的沉默，而且是有组织的集体的沉默，这种沉默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它们就是用这种无声的力量向看鱼儿示威。

然而真是遗憾，看鱼儿看到坐了一地的癞头包子并没有怎么吃惊，她只说了一句：又没下雨，哪里来的这么多癞头包子！说罢，就拿过一只拾粪用的粪箕子，开始把癞头包子往粪箕子里收拾。她分三次把拾进粪箕子里

的癞头包子倒进水塘里去了。看鱼儿也许有些害怕，也许想到了自己做下的亏心事，只是嘴上不愿承认罢了。当看鱼儿抓到金眼圈的一条后腿时，金眼圈真想回过头咬看鱼儿一口。想到咬人不过是小伎俩，并不能解决为宝盖儿申冤的问题，就没咬。

两三年过去了，金眼圈为宝盖儿申冤的事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金眼圈不甘心，她不相信无辜的宝盖儿就这样白白的死了，她在继续等待为宝盖儿申冤的机会。宝盖儿不在苇塘的半坡儿居住了，她找到宝盖儿长眠不醒的地方，天天与宝盖儿厮守在一起。宝盖儿的头只剩下了头盖骨，像一个晒干的葫芦。那根穿越宝盖儿头顶的钉子还在，在宝盖儿空空的头盖骨里显得格外刺目。金眼圈就住在宝盖儿的头盖骨里，天天看着那根钉子，守护着宝盖儿被杀害的证据。钉子上生了一些锈，这让金眼圈有些担心，她担心再过若干年，钉子也会肿胀，腐烂，直至化掉。那样的话，证据就没有了，宝盖儿就会成为永远的冤魂。金眼圈的唾液有一些防腐的作用，为了保住证据，金眼圈就时常往钉子上涂一些唾液。她一边涂，一边对宝盖儿说：宝盖儿宝盖儿您放心，我金眼圈一定要为您报仇雪恨。我死了还有我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芦花白了又白，又十几年过去了。这期间，社会上的热闹事起了一波又一波。先是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又变成了现在的革命委员会；先是“反右倾”、大跃进、大饥荒，现在又搞开了文化大革命。宝盖儿的冤案未能昭雪，余三水却春风得意，一路高升。他从公社的革命委员会升到邻县的革命委员会，现在又升到专区的革命委员会去了。余三水没有和看鱼儿结婚。他只是临时把看鱼儿使用一下，不可能和看鱼儿结婚。金眼圈身大如薯，步履蹒跚，已老得不成样子。但金眼圈一再对自己说：我不能死，宝盖儿的沉冤还未能昭雪，我怎么能死呢？她坚信，宝盖儿的沉冤总有一天会得到昭雪。她为自己的信念而活着。

机会终于来了。生产队要修一条水渠，把宝盖儿的骨骸和头盖骨挖了出来。时值初春，天下着小雪。仍处在冬眠期的金眼圈听到刨土之声，提前苏醒过来。天哪，金眼圈盼白了头，盼花了眼，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她激动得心头大跳，几乎有些晕眩。她赶紧手捂胸口，对自己说：要理智，理智，见



机行事，不要误了大事。

宝盖儿的坟已被平掉了，水渠挖到这里也没人出来阻止，人们已记不起埋在这里的是谁。然而，提请人们注意的情况出现了，被挖出的头盖骨自行移动起来。头盖骨移动得缓缓的，如梦幻一般。挖渠的社员们以为是看花了眼，定睛再看，白色的头盖骨确实在移动。一个不知埋了多少年的骷髅，下面又没有长腿，怎么会移动呢，真是活见鬼。有人大喊了一声：不好，有鬼！社员们惊慌而逃。

大队干部、公社干部到挖渠现场看过，证实社员们没有造谣，那个从土里挖出来的骷髅的确在徐徐地贴着地面行走。

事关阶级斗争新动向，公社革命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由人民武装部桑部长亲自出马，用半自动步枪对胆敢乱动的骷髅瞄准射击。

桑部长的枪法不是很好，他卧倒在离头盖骨十几米远的地方，开了三次枪，第三次才把头盖骨打中了。头盖骨一被击中，就翻转过来，不再移动。比如头盖骨是一个瓢，原来瓢口朝下扣着，现在翻得瓢口朝上。枪代表着无产阶级专政，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厉害。当围观的人们看到头盖骨被制服，差点欢呼起来。

且慢，行伍出身的桑部长不信神，不信鬼，他还要探究一下，这个头盖骨为什么会移动，难道头盖骨下面长了腿不成？他提枪走过去低头一瞅，不由得嘿了一声，说：我说没有鬼嘛，原来是癞头包子搞的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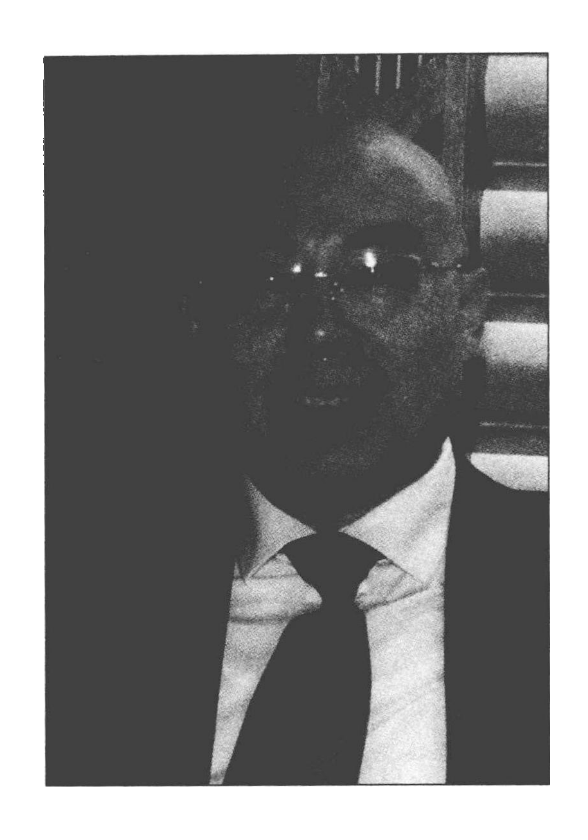
桑部长说的癞头包子就是金眼圈，金眼圈并没有被子弹击中，此时，她正从容而不失时机地从宝盖儿的头盖骨里爬出来。

警惕性一向很高的桑部长马上从头盖骨的骨腔里发现了问题：钉子，这个人的头盖骨里有一根钉子。好嘛，阶级斗争真是无处不在，这个人肯定是被人害死的。桑部长立即派人把现场保护起来，并建议公社成立专案组，一定要把这个人的死因查清。

经过回忆，庄里的人们想起来了，那个死者叫刘宝盖，家里是雇农成分。刘宝盖是1950年土地改革那年死的，据说是得急病死的。

专案组调查刘宝盖的死因，比预想容易许多。刘宝盖的妻子看鱼儿被叫到公社专案组，一上来就痛哭失声。哭过之后，把什么都说出来了。

人们没有忘记那个癞头包子,说亏得那个癞头包子,不然的话,宝盖儿就只能当个屈死鬼。



陈九小传

陈九，男，祖籍河北。1986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俄亥俄大学国际事务学专业，纽约石溪大学信息管理学专业，获硕士学位。目前为纽约市政府资深雇员，项目主任，居纽约。陈九是北美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华文作家和诗人。曾出版过个人诗集《陈九诗选》。2001年任“李白诗歌大奖赛”评委，目前是美国海外华文作家笔会理事，《侨报周刊》专栏作家。



老 史 与 海

□（美）陈九

一

老史的脸绝对是被酒精腌的，酱红色，脸蛋儿布满细细的红丝，好像被网子罩住。还有眼睛，哪儿还有什么眼白，干脆也是红的。他的头微微低垂，有点儿喃喃自语。上衣口袋露出个金属酒壶的盖子。盖子很亮，十分亮，光闪闪的像勋章，又像军装上的铜扣子。他几次想摸那个盖子，手每每扬起，又在半道放下。

彼得，你喜欢船吗?愿意跟我干吗?他的声音低沉粗哑，让我想起喂马的草料。他叫我彼得，我竟没反对，也没问为什么他这么叫我。人有时会毫无理由地沉默，无论这沉默与自己怎样相关。说沉默是默认一点儿不假，你没反对别人就认为是同意，就按同意的路子走。从那一刻起，我就叫彼得了。来的时候同学们说，你这陈九的名字忒难念，老外肯定发不出音，这样见工一听就是新手，不会要你的。我路上边开车边琢磨，如何向老外解释自己的名字?好，这倒省事了，彼得，彼得大帝不也叫彼得吗，不亏。是，我愿意。我说得很慢，故意模仿老史说话的风格，甚至我听到自己声音里也羼进马料，刺啦啦的。老史似笑非笑地点点头。我慌忙又重复一遍，是，我愿意。这次没马料了，声音滑润得像没穿衣服的女郎。老史静了一下，突然往我肩膀上一拍，啪的一声，好，明早上船!

纽约长岛的杰佛逊港是旅游胜地。这里有通往新英格兰的海湾渡轮，还泊着无数私人游艇。一条弧形街道撒娇般依偎着海岸线，街道两侧密密麻麻布满一个个餐馆和礼品店。这些门面像化妆的女人，既明快靓丽又轻

佻暧昧。我原来就在其中一家海鲜馆打工，那年月的中国留学生没几个不打工的，要不是把一杯红酒打翻在客人身上，那个醉醺醺的爱尔兰裔老板也不会把我撵出来。回家的路上我转到离港口不远的中国鱼店碰运气，老板是台湾来的山东人。他说，我连自己都养不活还雇什么人，这样吧，你要吃得起苦，我问问老史要不要人？老史是个专门捕龙虾的老头，每天给这家鱼店送货，他祖上来自意大利，叫史蒂文。

第二天凌晨，我按老史说的四点钟赶到码头。起床时，室友们尚在梦乡，房间弥漫着只有睡着后才特有的温暖空气。那是种混合味道，有呼吸的，也有放屁的，虽不好闻但让人充满倦意。我强迫自己爬起来，开着那辆破旧的诺亚牌轿车，在空荡荡的公路上独行。心被即将开始的海上生活搅得七上八下。有兴奋，能在海上航行，像海军一样，海魂衫一条蓝一条白，还有飘带，在身后像旗帜一样飞舞。当然，就算没有这些又怎样，海风总有吧，海水有吧，船也是真的吧。可更多的是担心，会不会晕船，干什么活，为什么鱼店老板说要吃得起苦，多苦？就这么胡思乱想，我在冰凉昏暗的码头上等着老史。

突然，一艘汽船闯过来，船上的探照灯啪地打开，把我彻底笼罩在惊恐的强光之下。当你发现别人看得见你你却看不见别人，会有没穿衣服似的不安感。我用双臂挡着灯光，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听老史严厉地呵斥声掷过来：妈的，彼得，你怎么才来！我惊呆了，他声音怎么一点儿没马料了，干净利落像刀切的一样。连忙答道，你不是说四点吗？我准时啊。你个混蛋，我说四点开船，谁他妈让你四点到。快上船，小心我毙了你。我连滚带爬蹿上船，跟老史撞个满怀。只觉得他手臂硬硬凉凉的，定睛一看，是支双筒猎枪。我倒吸一口凉气，裤裆里阵阵发紧。老史转身走向驾驶舱，顺手把枪往我怀里一塞，拿着！我搂住枪，呆呆站在他身后。

岸上灯火渐渐凄迷，最后连黑糊糊的海岸线也看不到了。海面上的晨雾试图阻挡我们，可船一到又突然闪开，露出深色的海水向我们张望。越离海岸远，就越觉得海水是一个人，一个巨大无比的陌生人，我们在他怀里漂流。只要他喜欢就能让我们立刻消失，仿佛根本没存在过一样。我开始后悔，后悔自己简直穷疯了，好好读你的诗歌博士不好吗，怎么想起揽



这么个活儿？这老史是什么人？他一把把我推海里淹死谁能知道？我边想边看看怀里的枪，才发现拿反了，枪口朝下枪托朝上，我连忙把它正过来，紧紧握在手里，好像随时准备搏斗。

老史开他的船，看也不看我。他身上亮黄色的短雨衣很像军装，使他显得格外潇洒挺拔。他开始一口口喝着金属酒壶里的酒，浓浓的酒香扑向我，让我莫名其妙产生想喝酒的欲望。我忍着，不时用眼睛盯着老史。妈的，要喝吗？老史问我时，眼睛仍盯着海面。要喝。他把酒壶盖子盖紧朝我一扔，喝吧，这玩意儿有的是。我接过酒壶猛灌几口，故意装作很酷。这是种极劣质的威士忌，我觉得浑身烧着了，头轰地裂开，剧烈咳嗽起来。老史哈哈大笑，彼得，你这只嫩鸡，还他妈四点到，黄花菜都凉了。时间，时间懂吗？抓龙虾就是抓时间，干什么都是抓时间。我这才意识到，老史原来还在为我的迟到耿耿于怀。不知是酒精作用还是晕船，我开始大口呕吐，黄的绿的逮什么吐什么。我死死抓住扶栏，把头伸在海上，那样子肯定非常狼狈。老史仍看也不看我，把我的呕吐不当回事，继续吼叫着时间的重要性，龙虾就这个时候来，晚一点儿就跑了，它们跑了我还雇你干屁？你个傻帽儿。他发现我仍狂吐不止，身体几次探到船外，二话不说抄起缆绳，一头系在船上一头绑在我腰上，你们中国兵当年就这么绑我的，操，我可不想让你连龙虾都没见着就掉进海里淹死，你个嫩鸡。

在一片孤独的海上，说它孤独是因为周围除了海还是海。我看到海上漂着很多浮漂状的东西，形状好似橄榄球，但比橄榄球大很多。老史的船慢下来，应该说几乎停下来。他走下驾驶舱，在一个浮漂下摸到根绳索，然后迅速往上拉，边拉边大声喊：彼得，抄家伙，往上拉呀爷们儿。我赶忙跑上去，只见一个黑黑的长方形笼子浮出海面，笼子是钢丝编的，上面锈迹斑斑挂满古铜色的海草，笼子里好像有什么在拼命挣扎，“龙虾！”我突然发现里面装满龙虾，激动得大叫。妈的，你个嫩鸡，当然是龙虾，不是龙虾难道是浣熊吗？还不快搭把手！我这才猛醒，想起自己的使命，马上过去跟老史一起把笼子抬到船上。笼子分量不轻，一个人抬真够呛。我们把它搬到船尾，那里有个储舱，里面盛满海水。老史熟练地把笼子一侧打开，将龙虾倒进舱里，再把笼子重新放回海里，一点点沉下去。他动作流畅得像机器，每个步伐每个动作都像生产线。我意识到，这就是我要学的，那个位置

将是我的位置。

太阳跃出海面，呼一下悬在我们眼前，海水顷刻燃烧起来。我正一身臭汗疲惫不堪，看着太阳什么感觉也没有，只想快点儿结束手上的工作。人们对美的感觉永远是主观的。你看那些海边看日出的人，其实海边能看个鸟日出，他们欢呼雀跃一定是闲疯了。如果让他们从凌晨四点开始，双手像起重机一样转个不停，把多少个几十斤重的铁笼子在海里搬上搬下，几小时下来，别说日出，就算放个光屁股美女在你面前又能怎样。我趴在船舷一个劲儿喘气，刚刚吐个干净，接着又这么个干法，难怪鱼店老板说得能吃苦呢。

船终于开始返航。老史安静下来，他整个身体恢复到在陆地上的样子，松松垮垮的。返航的船速比来时慢，他躺在我身边的甲板上抽烟，对天吐烟圈儿。那些烟圈儿开始很规则，又圆又壮，但升到某个高度突然崩溃，散漫得一塌糊涂。我突然想起刚才他用绳子绑我时说的话，你说的中国兵怎么回事？老史停止吐烟圈儿，把烟屁股咬下来，噗一口吐进海里。该死的韩战，我们在851高地一仗被中国兵俘虏了。他们把我们绑在一起，就在每个人腰上，像刚才绑你一样。你们武器那么棒，怎么让中国兵逮着了？妈的，跟你说什么来着，时间时间，就因为我们比中国兵晚十五分钟到达高地，让人家压着打。要是能早些到，他们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老史一脸不服气。

正聊着，只见老史脸色突然严峻，眼睛又像鹰一样亮。“你个找死的！”说着他一跃而起，从船舱抄起长枪，又把一支短枪扔给我。会用吗？会。其实我不会，可望着他紧迫的表情就说了会。好小子，别怕，他要靠近就开枪。顺他的目光，我发现一艘跟老史的船差不多大小的船正靠近我们。船上的人依稀可辨，是个和老史差不多年纪的白人老头儿，身上也有一支长枪。老史冲出船舱，砰地朝天放了一枪。“该死的混蛋，你敢过来就毙了你，你个偷东西的混蛋。”那条船显然不愿和老史冲突，一驳船头朝相反方向开去。那个白人老头儿对老史露出坏笑，竖起中指做了个羞辱人的动作，气得老史双目冒火口吐白沫，冲着逐渐消失的船不停叫骂，骂着骂着又对天开了一枪，砰！

海面重归平静，阳光下的海面变得色彩斑斓，充满美术性。我疑惑地



望着正在喝酒的老史，他红红的眼睛激动得要流出血来。我不明白，海不是私人的，为什么他不能到你这边来？再说也没见什么标志，怎么知道这片海就是你的？老史长长叹口气说，每个捕龙虾者都有自己的固定海域，这是靠浮漂的形状和颜色区分的。这片海是他爷爷打下的，为此他爷爷付出一条腿和一只眼睛的代价。一次船被打翻，他爷爷划着一块破船板，几经周折才回到岸上。爷爷传给爸爸，爸爸又传给他，这是家族行业代代相传，警察不管，海岸警卫队从不到这里来，大家就靠世代相传的规则维系一种平衡。如果什么人不知深浅来此捕龙虾，先是好言相劝，实在不行，周围同行都会团结一致剪他的笼子，直到把他赶跑。刚才那条船主经常跑到老史的海域偷龙虾，被老史抓到几次，可那小子就这副流氓腔。他死定了，早晚我毙了他！老史咬牙切齿地说。

船缓缓前行，海鸥越来越多，这说明离岸近了。老史把几只死龙虾剁碎抛进海里喂那些海鸥。海鸥欢快起舞，鸣叫着争抢食物。老史说，海鸥是行船人的伙伴，只要看到海鸥就什么都不怕了。你看它们撒欢的样子，像不像孩子，像不像你养的猫啊狗啊，看你回家就围着你转？我望着老史松弛下来的面孔，开始思考岸对捕鱼人的意义，那是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希望和全部寄托。我想起曾经在游乐场玩云霄飞车的感觉，一点都不刺激，只想马上下来，让双脚踩到地上。海洋再美，人类却无法属于海洋。你能像鱼一样沉进海的心脏，分享海的生命吗？海对于人类只能是个朋友，一个非常怪异的朋友。好的时候像情人，任你搂任你抱，可不知什么时刻，她会毫不留情地要你的命。

"该死的，彼得嫩鸡，你是来旅游的吗？"老史突然跳起来，用脚在我肩上踹了一下。我也跳起来，不知他又要干什么。只见他从什么地方取出一盒猴皮筋儿，开始往每只龙虾的大夹子上套，然后按个头儿大小，把龙虾分装在纸箱里。我连忙跟他一起干，干着干着就比他干得还快，这种简单劳动难得了谁。老史索性停下手，坐在一旁抽烟。我抱怨道，龙虾又不伤人，套它何用，真多此一举。你懂个屁，万一夹着谁还不吃官司，这年头儿什么都是官司，不想干就放下，我自己来。不知为何，我一点儿不生气也不害怕，只是微笑地对他说，噢，我都干完了你才说，你要早说就留给你。老史哈哈大笑，该死的，你不是好鸟，一看你小子就不是个好鸟。下了船要不

要跟我去痛快痛快,哦,哦,告诉我,舒服吗?他边说边闭上双眼,装着在自己身上胡乱抚摸起来,那样子真像个大流氓。

二

抓龙虾这活儿看着不难,才两个月,除了没让我开船,其他我都能干。凌晨四点起锚,取笼子放笼子,分等装箱,连把死龙虾剁碎喂海鸥都是我的事。难的是掌握龙虾的生活规律,像老史那样,闭上眼能说出海底的一草一木,好像他自己就是龙虾,只不过是爱喝威士忌的龙虾。他可以举着金属酒壶,把龙虾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何时往笼子里钻,都说个清清楚楚。听他侃这本儿带酒味的龙虾经,我有种冲动,想立刻穿上潜水服跳进海里验证他的话,因为他说话的神态就像刚从海里爬出来一样。

彼得,龙虾醒了,咱得快点儿。

你看见了?龙虾睡觉什么样?

把头靠在两个夹子上,跟我睡觉姿势差不多。

嘘,小点儿声,留神我把你抓走卖了。

混小子,不是个好鸟,我说什么来着。

空旷的海面。空旷是种力量,逼你感到一切都很轻渺。汪洋中的这条船连同我们自己,不过是天地一瞬,而海才是永恒。我们一老一少,在黎明的海面上相互调侃,把说笑蘸着威士忌洒向海面。海这家伙肯定也喜欢酒,要不怎么会一见老史的酒壶就雀跃不已,把船晃得上下起伏。说到老史的劣质威士忌,自上次把我呛得上吐下泻,就总想给他换些好酒喝,当然不乏有拍马屁之意,毕竟他是老板我是雇员。那天我买了瓶"奇瓦斯",上等苏格兰威士忌,偷偷灌进老史的酒壶,想给他个惊喜。万没想到,老史噗地喷出来,操,这是什么玩意儿,拿我当孩子吗?喝这东西蛋子儿会退化的。我气得险些吐血,中国人最恨好心当成驴肝肺,奇耻大辱,跟割地赔款差不多。我一把夺过酒壶,咕嘟咕嘟全倒进海里。

老史望着我无奈地摇头,你们中国人怎么都这德行?什么德行,少说中国人坏话。我不悦地反驳他。本来么,老史接着说,当年在朝鲜被俘,有个叫"杨"的中国兵看守我们。彼得,中国有这个名字吗?我点点头,当然



有，杨家将不就姓杨。这个杨长得像个娃娃。我们想吃鸡，他就弄鸡给我们吃。可盐放太多，咸死了。我们刚一抱怨，杨站起来不由分说一脚踢翻砂锅，鸡汤把火都浇灭了，结果炖鸡变烤鸡，味道也不错。彼得，你让我想起杨，那个臭脾气小子。

晨曦映上海面，海水仿佛去幽会，拼命打扮起来，把各种颜色涂在脸上，既华丽又热烈。有趣的是，太阳没出来时，海水显得焦躁不安起伏不定，让你觉得她如果有腿，肯定在你身边踱来踱去没完没了，令你发疯。一旦太阳出来，海水就安静了，甚至变得含情脉脉含苞欲放，这氛围让我备感舒畅。我望着老史，听他自言自语叙述往事，一番感慨漫上心头。自到他船上打工，他脾气似乎平和了很多，粗犷之下露出孩子般的质朴，毫无六十多岁人应有的世故。看来人孤独太久难免就胡说八道，尤其独自出海，说话没人听，死了都没人知道，这本身就是压力。压力会把人推向反面，要么人干吗必须有伴儿呢。

说到伴儿，除了我，老史真没什么伴儿。他孑然一身，最大乐趣就是找安妮喝酒逗乐子。杰佛逊港南端有条巷子，里面有家叫"佩姬"的酒吧，安妮就在那里做女侍。她乍看不到四十岁，金发碧眼楚楚风情，两个乳房忽忽悠悠，像两只要蹿出来的兔子，走近则发现不少细褶子已暗中爬上她的眼角，悄悄编织着岁月。

那晚老史打来电话叫我陪他喝酒。走，彼得，带你痛快痛快。原以为他说带我痛快是句玩笑，没想到动真格的了。我随他步入这家酒吧。老史进门就喊，安妮，宝贝儿，这是我说过的彼得，给他个双份儿。安妮远远打量着我调侃道，他还是个孩子嘛。老史一笑，瞧着老实，不是好鸟。我脸一下红了，很尴尬。安妮姗姗走来，带着洞察一切的眼神，两个鼻孔呼扇呼扇，让我立刻明白什么叫嗤之以鼻。她把晶莹的酒杯放在我面前。我坐着她站着，她的乳房和诱人的乳沟挡住我的视线。我屏住气扭过头去，只装什么也没看见。老史哈哈大笑，一把将安妮拉到身边，当着大家的面要和她亲吻，边亲还边拍安妮的圆屁股，啪啪作响。"去你的。"安妮嗔怒地推开他。

我没见过这阵势，臊得心跳，赶紧把目光转向他处，全身上下都难以接受我跟老史是一伙的事实。我四下张望，生怕遇到熟人，毕竟咱是石溪大学英国文学系的博士生，还专攻雪莱，让人发现在这儿看拍女人屁股成



何体统？老史则恰恰相反，几杯酒下肚更加放肆，像撒欢的狗或追逐母鸽子的公鸽子。他喊道，凯蒂，快叫凯蒂来，她不是喜欢诗吗，彼得就是研究诗歌的博士。这一喊不要紧，周围人的目光刷的投向我，他们肯定觉得我是个堕落分子，好好诗歌不研究跑这儿来干吗。我只顾低头喝酒装着若无其事。这时有位女士约三十岁左右，棕发黑眼曲线玲珑，哇地大叫起来，不得了，诗歌博士，雪莱博士，不得了。她说着坐到我身边。“我是凯蒂。”她向我伸手。我是彼得。先声明，我可不是博士，只是博士候选人。不得了，不得了。凯蒂根本没听我说，就这么“不得了”地看着我。

那天折腾到很晚。就属老史最忙，一会儿发着酒疯对凯蒂说，彼得他，他妈的假正经，甭理他。一会儿又把手搭在安妮肩上朗声大笑，和周围人讲黄段子。过去我以为只有中国人讲黄段子，闹了半天这是国际性娱乐活动，根本不分种族国籍。更奇妙的，老史讲的有些段子我在中国就听过，当然是中文版的，内容大致相同。比如他说，一个嫖客，只剩下几块钱，他想要，算了算了，不细说了。鬼晓得是美国偷中国的还是中国偷美国的，无所谓，酒吧里所有人只管哈哈大笑，安妮和凯蒂也跟着笑，笑到流泪。我发现再俗的女人一流泪俗气就没了，起码减半。

三

第二天上船老史就不搭理我，离岸时他还故意拉了把汽笛，呜地吓我一跳。倒不是我胆小，凌晨四点，码头附近居民尚在梦中，能不鸣笛就不鸣笛，这是老史自己定的。码头非路口，既无行人也没车辆，除了深色的海就老史和我，莫非他是冲我来的？我没吭声，不理他，谁知他又搭错哪根筋。一路上他不说话我也不说，只听船舷两侧的浪花忧虑般沙沙响个不停。此刻的海面突然很静，像瞪眼观望的孩子死死盯着我们。我坚信海是有生命有情感的，她肯定察觉出老史和我之间进行的冷战，否则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安静起来。

直到起笼子，矛盾终于爆发。有个笼子死活拉不动好像卡住了，我拼命拉，两臂肌肉山梁般隆成一条条。老史，我学着他的口吻，爷们儿，搭把手啊！老史纹丝没动，继续抽他的烟。操，干我屁事，这是你的活儿，我拉要



你何用？等我好不容易把笼子拽上来，这口闷气再也忍无可忍。我冲他大叫，活儿是我的，龙虾可是你的。绳子脱了手，龙虾没了笼子也没了，干我屁事！老史你干脆说，到底哪根筋错了？我哪根筋错了，我还正要问你。你对凯蒂什么态度？人家找你说话你爱答不理，生把她晾了一晚，什么意思，你个屌博士有什么了不起。我这才明白老史为何使性子，原来为了凯蒂。这女人疯疯癫癫，我跟她说什么她既不听也不懂，或既不懂也不听，让我怎么理？再说凯蒂跟你什么关系，干吗这么护着她？你喜欢你留着，发给我干吗。老史一听更火了，放你娘的屁，别不识抬举，你他妈个中国佬，能玩美国妞儿还想怎样。

你说什么？

我呆住了，空气凝滞得像块水晶，我则是里面的琥珀，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全身血浆呼地喷进脑子，把每个毛孔胀立起来。好，总算你说句实话，我是中国佬，改不了也不想改。老子不稀罕美国娘儿们，知道为什么？老史自己也傻了，两眼发直像幅恐怖照片，拿酒壶的手不住颤抖，为，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你说的那个中国兵就是我！说完我抄起救生圈，望了望前方清晰可见的海岸线，对不起，中国佬辞工了，救生圈用后还你。好你个彼得，不跳你是杂种。跳就跳，闪开点儿，拦我你是杂种。一转身，我扑通跳进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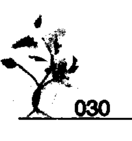
虽说是七月，清晨的海水依然很凉，冻得我一激灵。海水的浮力将我推出水面，分不清我是跳进海里，还是从大西洋底来的人。我大口吸气尽力适应水温。为了取暖，我索性躺在救生圈上脱掉外衣，让阳光直射赤裸的胸膛。老史开船跟着我，我则故意离开航道让他无法靠近，气得他哇哇大叫，最后带着吼声远去。就不理他，神经病老史，竟说出这种话！中国佬怎么了，中国佬俘虏过你，号称强大不过打个平手，凭什么瞧不起中国人。我越想越气拼命划水，争取早些上岸。这点距离算什么，当年跟一帮同学从北戴河游到秦皇岛，比这远多了。心里没底我才不跳，中国佬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可人算不如天算。我很快适应了水温，奋泳前行。游着游着，突然觉得有股巨大力量将我横推，怎样抵抗都无济于事，我仿佛坠入急流，又像面对一堵无形之墙难以穿越。海流，一定是海流！一股恐惧袭上心头。我会

被冲向何处？只怕还没上岸就被鲨鱼给吃了。北戴河秦皇岛那是内海，像个湖。可这是大西洋，离岸再近也是纯粹的海洋。我全身强烈地呼唤岸，这呼唤令以往所有的欲望不值一提。真正的海永远迫使人面对死亡，正因为面对死亡才更明确生的含义。我想到老史，想到我们共享的海上生涯，手中的船缆是两股绳子绞着劲拧在一起，哪根一松另一根就断。生命的交织，早让文化种族，甚至性别差异都不再重要。只有生命，赤裸的生命，在巨大异类的海洋面前，合并同类项地融为一体。老史真是那个意思吗？他此刻在哪儿？我这么胡思乱想随波逐流，脑海中一片空白。可命运很奇怪，它往往是一堆不可捉摸的机遇组合，完全没有逻辑。当我奋力挣扎手足无措，突然觉得海流好像停了。我半躺在救生圈上伸长脖子四下张望，哈，不知该笑还是该哭，涨潮了，他妈的涨潮了！海水一波波，像一双双手把我向岸边轻推。我唯恐天下再乱，拼命使出最后力量全速冲击，越来越近，岸上行人和车辆都已看清，甚至连码头旁麦当劳的油烟味儿都几乎闻到。这时，双脚猛地被绊了一下，我屏住气一股脑儿地蹿上海滩，趴在滚烫的沙子上再不肯起来。

好一会儿，我远远看到老史的船在泊位上左摇右晃很显仓皇。虽说不再为那句话恨他，可心里仍是不爽。你个老帮子，真的见死不救？不救我也回来了，中国佬又回来了！老史的船一片死寂，海浪拍打船舷的空洞响声此起彼落。走近细看，缆绳盘得很乱，锚也抛得过远，都不像老史干的。怎么回事？我连忙跳上甲板，把救生圈挂回原处。“老史，老史。”没人回答。船上空无一人，船舱十分凌乱，老史的金属酒壶和亮黄色雨衣扔在甲板上。我心不由一沉，出事了！赶紧查看尾舱，龙虾怎么还在舱里？舱内水温明显过高，龙虾几乎奄奄一息。我大叫一声：操！二话不说立即往舱里补充海水，过一会儿再把龙虾一只只装进纸箱，还分个屁等，装一箱算一箱吧。

最后跑到停车场，龙虾贩子们每天都在这里等老史的船。只要一靠岸，老史便开始激情地和他们讨价还价，“一块五？下地狱吧你，少于一块九不卖！”我则呆呆站在一旁，望着海水出神。大海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是瞬息万变铸就野性的地方，我真能属于这种生活吗？这时老史会一把推醒我，把几张钞票往我手上一塞，然后扭头朝渔船走去。他的背影一点点缩小，呜地消失在横蛮挺拔的汽笛声里。可此时此刻已经太晚了，龙虾贩子



们早散了，只有老史的白色卡车和我那辆破诺亚在斜阳里形影相吊。我急得直想撒尿，龙虾死后很快就化成水，扔都没地方扔，怎么办？

这时一个墨西哥裔小伙子从停车场走过。他见我在撒尿，莞尔一笑。我想起来，这人不是总替一个龙虾贩子搬运龙虾吗，是他，没错。我顾不上尿完就提起裤子叫住他，你老板呢？在对面鱼店里。就那家中国鱼店？对。我发疯似的往鱼店跑，咚地撞开门，鱼店老板和那个龙虾贩子惊讶地望着我。

彼得，你咋弄成这副德行，老史进医院你不知道吗？

什么！我不知道啊，怎么回事？

他昏过去了，被救护车送走了，准又喝太多了。

哪家医院你知道吗？

还有哪家，不就石溪大学那家。

我转身要跑，突然想到龙虾，连忙说，二位老板，老史的龙虾，整船龙虾再不走就死光了。我做主，吐血价五百块，大小全走，你们帮个忙，这可是老史用命换的呀。说到“用命”两个字我鼻子一酸，泪水涌出来，单单是老史的命吗？他俩相互看看，鱼店老板忙说，别急彼得，龙虾我们要了。说着他打开收银机取出一沓现金。这是五百元，你先拿着，老史肯定正需要钱。我接过钱，连谢都忘记说，只顾喊道，龙虾都装好了，赶紧叫人到船上搬吧。接着就往外跑。“得活的啊，死的我们可不要，这小子。”他俩的叫声追我追到街上。

哇，谢天谢地，老史竟没大碍。他喝酒喝疯了酒精中毒，输了液后渐渐缓过来。其实跟海打交道的人才不会轻易就死。海洋逼人在生死线上起舞，正因为如此，也赋予淘海者异常旺盛的生命机制。我跑进医院的急诊室问一位胖护士，她圆乎乎的身体似乎专为与乳房配套，“老史呢？”哪个老史，姓什么？我这才发现说不上老史的姓。他告诉过我他的意大利姓，因不符合英语发音规则，十分难记。姓，姓，我拼命回忆那些奇怪的字母组合，只听一声嘶哑的喊叫，“彼得嫩鸡，你可回来了！”声音从护士办公桌正对面的病房里传出。我呼地闯进去，只见老史身上插满管子，嘴上的氧气罩被他推至前额。他半躺半坐酒气逼人地伸出手，一把拽住我脖领子。

对不起，彼得。我不是那个意思。

知道,我知道。嘘……

他呼地又栽下去,震得弹簧床垫发出惊慌的响声。我看到一滴浓浓的泪水从他眼角由小变大,沿着面颊,像有生命一样寻找路径,最终落在枕头上,变成一片规则的痕迹。我无言地坐在老史身边,握着他粗糙的手,只见他嘴唇开始微微嚅动,喃喃咕咕念着什么,听上去好像是:

这朵花的香气已经散失
如你的吻对我吐露过的气息
这朵花的颜色已经褪去

别说话,唠叨什么呀,好好休息。我在一旁不停地劝,可他不理不睬。

如你曾焕发过的明亮,只有你
一个萎缩、死的、空虚的形体
它在我荒废的胸口
以它冷漠和无声的安息
嘲弄我那仍炽热的心
我哭泣,泪水无法复活它
我叹息,它的气息永远不再
它沉默、无怨的命运
正是我所应得的

妈的!我大吃一惊非同小可。这,这不是雪莱的《一枝枯萎的紫罗兰》吗,你怎么会背这首诗?快告诉我怎么回事?老史轻轻舒了口气,缓缓睁开一只眼,彼得嫩鸡,不泡妞儿你研究个狗屁雪莱。说完他侧过头,伴着鼾声尽情睡去。

四

后来我才发现,老史不仅会背雪莱的诗,还会唱歌。



那天出海正赶上阴天，四周出奇的黑暗。哇，那是怎样一种黑啊，如果不摸摸自己的脸或咳嗽两声，就无法感到世界的存在。黑暗中的一切就像气体，呼地消失了，没了，挥发到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我拼命跺脚，啪啪作响，让自己相信船还在脚下，它是我躯体的一部分，甚至是我的全部，那时刻，分不出什么是船，什么是我，我无法相信我和船是两回事。老史调侃着对我大喊，彼得呀，怕了吧，你不是动不动就跳海吗，跳呀，哈哈哈哈。我才不怕呢！其实我本想说"有你老史在我就不怕"，可话到嘴边就变了，不是要面子，是找不着感觉，面对老史你就说不出那些"情深意长"的话。我觉得在我的潜意识里，老史和海很难分开，他在黑暗中的喊声，莫非是海对我刚才跺脚的答复。我甚至怀疑，老史是不是从海里冒出来的，是不是龙虾变的？我回头望着他，驾驶舱昏暗的灯光映着他坚硬的下颚和一张一合的嘴巴，就像海伸出的一颗头颅。

你在唱歌吗？我对他大叫。

你说什么？

我说你在唱歌吗？

我听不见，再大声点儿。

算了，再大声也大不过海，人只有到了海上才知道什么是渺小，因为海太大太大了。老史走出驾驶舱，离我越来越近。他走近我时还在喊，彼得，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你在唱歌吗？对，我在唱歌。你真的在唱歌？对，我真的在唱歌。你唱什么，我听不见你的声音，只见你的嘴在动。老史站在我的身边没说话，他的脸向着漆黑无际的海面，突然冒出一句，"人很小。真的很小。"我接过他递给我的金属酒壶灌了一口，老史，你什么意思，什么大小的？不小吗？老史好像自问自答，不信你甩开嗓子对着海唱吧，如果你觉得不够专业就叫斯台方诺来唱，结果怎样？海根本不理你，不是看不起你，是根本没听见，你的声音被吸走了。别说海没听见，连你自己恐怕都听不清自己的声音，那时你就知道人有多小了。

好，那我可就唱了，"看晚星多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 我觉得这歌声不像从我嘴里传出，而是远方飘来的一声轻唤，似有若无丝丝缈缈。老史显然喜出望外，该死的彼得，你怎么会唱《桑塔露其亚》，这是拿波里民歌，斯台方诺唱这歌最棒。你呀，总斯台方诺，现

在都已经帕瓦罗蒂了。狗屁,那胖小子不行,声音又尖又细,不像爷们儿,快,接着唱啊彼得。“在这黑夜之前,请来我小船上,桑塔露其亚,桑塔露其亚。”最后几句老史跟我一齐唱,我用中文,他用意大利文。他唱时我故意停顿,想听他的声音。那声音低沉沙哑,浸透烈酒的挣扎,但节奏准确,充满深情厚谊,让我暗暗震动。我始终相信,听一个人的歌声可以揣摩出他的青春岁月和心灵本色。斯台方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世界的意大利歌唱家,也是帕瓦罗蒂的老师。当年的老史该是怎样痴迷他的歌声,做他忠实的粉丝呢。我听过斯台方诺唱的威尔第的歌剧《弄臣》,当然是录音带,他声音虽没帕瓦罗蒂那么高,但比老帕厚重饱满,充满表现力。老史看上去意犹未尽,继续沉醉在自己的歌声里。我望着他,像望着一个率真的孩子手舞足蹈尽情尽意。

天终于亮了,乌云似走还留,把眼前的日出压缩成一条赤红的练带,在激跃欢舞的浪尖上飘荡。如果此时有人问,地球上什么地方离天最近?不是迪拜沙漠上用黄金堆砌的楼宇,也不是喜马拉雅山顶,是这里,是海上,纵身一跃就可驶进天里,或者说你本身正在天里徜徉。海洋从来不会思考与天堂之间的距离,这完全是人类造出的虚假命题。想到这儿我心情豁达,这跟心旷神怡不同,后者有舒适之意,前者没有。前者纯粹指从脚心到头顶开通了,一条隧道被打通了,什么都可以由下到上,当然也可以自上而下来来往往,高兴了来往,痛苦了也可以来往,就像加拿大西北部有一种两用隧道,火车可过,汽车同样可过。

我想起老史跟我说过的话,他说他从不捡掉在地上的东西,不管什么,不管多珍贵,掉就掉了,去他妈的,就像从未拥有过一样,连麦克阿瑟将军给他的酒壶也这么丢了。仁川登陆攻下开城当天,麦克阿瑟检阅部队。走过老史身边时,被他上衣口袋露出的金属酒壶吸引,你爱喝酒?麦克阿瑟问他。老史非常尴尬满脸通红,情急之下为自己辩护道,我爸,爸的爸就爱喝酒,我……好了好了,你这只酒壶我喜欢,咱俩换换怎样?是,将军。就这样,他同麦克阿瑟交换了酒壶。回国后很多人出高价买他这只酒壶,他就不卖。没想到一天出海,喝酒时没留意把麦帅的酒壶掉进海里,冒了个泡儿就没影儿了。打那以后他就养成不捡东西的习惯。海上行船必须有一种洒脱,这跟陆地生活完全不同。陆地上丢了东西可以找,翻过来调过



去地找，因此人们干什么都能反悔，悔棋，悔约，悔这悔那，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种种计较纠缠鱼死网破。海上不行，掉了就没了，漫说麦克阿瑟的酒壶，就是女皇王冠上的钻石又怎样，照样该去就得让它去。海洋逼迫人们只能义无反顾，从脚心到头顶必须开通，否则没法活。

返航时老史又把船定在自动巡航上，这样我们可以躺在甲板上抽烟喝酒聊大天儿。我突然问他，你怎么会背雪莱？老史回头一笑，那微笑不同于以往他的任何面部表情，是一种恍如隔世的天籁，超越时空突然飘降，像捕鱼人捞起一只来自远久的漂流瓶，充满神秘莫测的联想。这里没有海洋的宽阔沉重，却不失都市生活的温存轻佻，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少年人的华丽发型，黄昏街头的暧昧身影，酒吧里的杯盏交错，一把搂住女人的喷射眼神，还有火辣的爵士乐，汽车后座上的云雨，一切世俗风流青春涌动的画面，都可在老史的蓦然一笑中找到印迹。我不由得惊讶，心中轰地升起莫名其妙的激情。

据老史说，朝鲜战争后，作为第一批交换战俘，他回到家乡纽约。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所有韩战退伍军人实施了一项优惠计划，让他们，只要愿意，免费进入任何大学学习。老史选择了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文学系，开始了新生活。为什么是英国文学系？我不解，因为这个专业把我搅得精疲力竭，况且在这个物质与技术横流的年代，完全看不到前途。老史说，他母亲没上过大学却爱写诗，从小他就听母亲为他朗读欧洲浪漫诗人的美丽篇章。在朝鲜，伴他度过战争恐惧与孤寂的除了威士忌酒就是诗歌，因此回到纽约后，想也没想就选择了英国文学系。你母亲她？她早死了，从楼上跳下去，长裙在空中飞舞，那是她最后一首诗。你亲眼看见的？没有。那你怎么？一定是这样，彼得，一定是这样。

我拼命揣摩老史说这话时的平静眼神，何止平静，还有丰满的感觉在闪烁流淌着。那完全是把生命悟透的淋漓尽致，是超然于生死之上的豁达或无所谓，其实都差不多。到底是海洋重塑了他的心灵框架，还是最后一首诗醉蒙了他，其中的因果时空并不重要，震撼我的是他那副生死无距的神色，你根本觉不出最后一首诗的作者已不在人世，甚至你觉不出时光已逝去几十年。是什么让他能把某个时刻凝滞住，像图钉把一张纸条凝滞在黑板上那样。老史继续说，他像跳水似的扎进英国浪漫派诗人的怀抱，他

喜欢济慈，拜伦，最终让他深刻感动的除了雪莱别无他属。为什么，为什么偏是雪莱?那你为什么，彼得，你为什么也喜欢雪莱?老史瞪我的双眼深邃明亮，钉子似的一寸寸往我心里嵌入。我，我不光因为他的诗歌。对呀，老史叫起来，把雪莱仅看作诗人是不公平的，他像上帝一样到这个世界是为牺牲而来，浪漫如果离开理想离开对人类的拯救，还有什么屌意思。可你不是说不泡妞儿，就别读雪莱吗?操，泡妞儿你也得有善良和同情，否则有什么美好，不懂美好你怎么研究雪莱，你怎能懂雪莱诗歌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呢。

我彻底傻了，傻得几乎不认识眼前的老史。他说得一点儿不错，雪莱本质上不该是诗人，而是用诗歌形式宣扬理想的社会活动家。这个被当今学者漠视的现象，反映了人类远离浪漫是假，抛弃理想是真的严酷现实，没想到这却在长岛湾一条龙虾船上，伴着海浪和威士忌酒刺鼻的浓烈，被老史点明了。操，老史老史老史，你他妈不是好鸟！彼得，彼得嫩鸡，你他妈是王八蛋。我和老史兴奋地大喊起来，嗷嗷嗷像野兽一样狂呼乱叫，非此不足以表达彼此的共鸣。浪花拍打着船头，仿佛为一次庆典击节，啪啪啪此起彼落。阳光抚摸着我们赤裸的臂膀，尚未退尽的汗水把黝黑的皮肤擦得像烤瓷一样晶亮。可你怎么又抓起龙虾了？我话锋一转，实在等不及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哈，大学三年级时我父亲也死了，留下继母和一个年幼的同父异母弟弟马克，老史面向大海吸着烟说，老一代留下的这片海域如果无人继承，很快就被同行瓜分，到时候想讨都讨不回来，这就是宿命，几代人靠海生存，我怎能一走了之。正说到这儿，妈的，要起风了！只听老史一声大吼跳进了驾驶舱。

快，彼得，把龙虾箱子用缆绳缠几道。

是，船长先生，保证不让美味掉进海里。

龙虾算他娘什么美味，你还没吃够吗?

我，我……

你什么，哑巴啦?

我没吃过龙虾。

什么，你胡说八道。

我真没吃过。



该死，太荒唐了，这怎么可能。

别看跟老史干这么些日子，我的确尚未尝过龙虾的滋味。那年月的中国留学生全是赤手空拳闯天下，用今天时髦的说法叫“裸学”，挣点钱不容易，连麦当劳肯德基都很少吃，更别说龙虾，想都不敢想。跟老史出海，每天龙虾从手边进进出出，可毕竟那是老史的生意，他靠这个生活，所以干完活拿钱走人，咱宁可回家吃方便面也不占这便宜，不能丢中国人的份儿。老史刚才问我时开始没好意思说，这在逻辑上太荒诞了，抓龙虾的没吃过龙虾，讲不通嘛。可没吃过就没吃过，有什么寒碜的，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那天上岸时，左等右等等不来老史，平时他早发给我工资让我走了，今天怎么了？正琢磨着，只见老史抬着一个纸箱朝我那辆破诺亚走去。我高声问，干什么老史？他把纸箱往我车的后备箱上一放，咚的一声。彼得你听着，今天起，每天除了工钱你必须带几只龙虾走，大的好的也不给你，反正让你吃够。不，我不要，几只龙虾也是钱，我真不要。妈个×的，彼得嫩鸡，除非你不再见我，否则少废话！说完他扭头就走，他的背影一点点缩小，呜地消失在横蛮挺拔的汽笛声里。

五

八只，整整八只。到家打开纸箱一看才知，老史竟给我塞了八只龙虾，虽不很大但个个儿活，一碰满桌爬。老史啊老史，你真是，八只龙虾卖给中国鱼店至少也得几十块，我一人哪吃得了这么多。可话说回来，看着这些活物心里暖融融的，仿佛老史的龙虾船呼啦一下闯进屋里，横架在我眼前的饭桌上。与老史的交流越来越赏心悦目了，开始是被海逼的，因为海上漂泊，世界就剩我们俩。后来，尤其是我们谈雪莱之后，这话该反过来，我们俩就是世界。这龙虾我应该吃，我必须找到与老史同样的感觉，抓龙虾的不吃龙虾绝对荒唐，老史说得一点不错。

没等我说，几位室友早兴奋得手舞足蹈欲取欲夺。那天晚上，我们全宿舍都沉浸在节日般的骚动中。我住在石溪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区，每套公寓三居室，每室两人，我们六条光棍儿均来自中国，关起门就是男性中国城。

只见大家有架锅的有切菜的，还有出去买啤酒的，既井井有条又一塌糊涂。北京来的喜欢清蒸，上海来的非说加姜葱才不枉此吃，最后折中，折中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一半一半谁也别争。但拌作料时又发生矛盾，北京人说就姜和醋，上海人说不够味，再加一点麻油和糖。香油就香油，还什么麻油！是麻油嘛，芝麻的油简称就该是麻油，叫香油不够准确嘛。得了吧你，愣还放糖，你们上海男人不觉得自己甜过头了吗？甜有什么不好，总比你们北方人硬邦邦强。哈哈，硬邦邦，我们都硬邦邦，就你软塌塌行了吧。我们大伙吃呀喝呀，唱"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都是当时刘欢杭天琪最时髦的流行歌曲。我就不明白，老史非说龙虾不算美味，这不是美味啥是美味？呀咪呀咪，味道大大的好嘛。

我那天对老史说，龙虾味道非常好，简直美味，你怎么说不算美味呢？老史哼了一声没理我，半天才说，美味就好，美味就好。他说话时眼睛看着远方，仿佛期待着什么，拿酒壶的手微微颤抖，既不喝也不放下，完全在自言自语。我顺他的目光望去，海面今天异常平静，海水在这里与岸边的海丝毫不同，岸边的像祖母绿，妩媚温润，没什么分量，而这里的海是靛蓝的，深邃冷峻博大豪迈，她远离那个喧嚣烦琐的尘世，让你明白我们所依存的社会远非永恒唯一，真正的永恒不会充满装饰性，就像纯金并不耀眼一样。海水越深蓝，浪花就越洁白，一簇簇此起彼伏，像巨大的合唱军团在交替欢唱，难怪世界所有的海军军装多以蓝白为款，这既是对海的赞美也是对海的敬畏。每次看海，无论多少次，都让我震撼，心底腾涌着永不枯竭的感动。这才是水的祖国啊，而所有的河湖港汊不过是水在人类手中的人质而已。它们怕被架出去枪毙，才显得格外驯服温顺。看到海才知道，那些被掠为人质的水早已失去原有的个性，就像被逼良为娼的女人，接过几次客，也就听之任之了。

可老史他怎么了？

我从未看到老史像此时这样安静过，他死死地盯着海，像一尊雕像。这不像是哀伤，更不像愤怒，绝对不像，因为无论哀伤愤怒我都可以接近他，可以问可以吵可以叫可以骂，可以龙虾可以韩战可以跳海可以雪莱，但此时不行，我心中突生一种恐惧，生怕惊动他，老史像是一只玛瑙杯，只消一句话就会粉碎。我奋力干活，无声无息地干活，直到返航实在没办法



才轻声问他，“返航了，开船吧。”海上行船并非所有航段都能使用自动巡航，这取决于航道的行船条件。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老史举起持酒壶的手向驾驶舱一指，“你来！”他声音不大却十分清晰，不容置疑。我？可我没驾照呀。老史没再理我，他点上烟，继续望海。我迟疑片刻呼地跃上驾驶舱，重新启动，把船缓缓驶向来时的航道。不是不会开，这么长时间看也看得差不离，老史在身边我也开过好几次。可我没驾照，压根儿也没想考，考这种驾照必须上专门的培训班，积累足够的驾驶小时，还有，得花很多钱。老史一再警告我，没驾照不许独自开船。有几次我想自己试试，这么宽的海面四下什么都没有，还能怎么着？全被他拒绝了。你懂个屁呀，海流，风向，还有沙礁，哪样都能要你的命。他今天这是，怎么居然让我开船了。

上岸时我像往常一样，帮老史把所有龙虾箱子搬到停车场边上，趁他与龙虾贩子高声喊价之际本想溜走，他今天不说话，我有点儿吃不准他的心境，没想到他一把揪住我，回来，把这箱带走。我只好乖乖从命，抱着纸箱离去。箱子里的龙虾扑腾扑腾作响，像我的心境一样，一直响个不停。

快到家的时候，我抱着纸箱往前走，远远看到一群人挤在我们宿舍门口并发出喧嚣声。他们看上去都是这个研究生宿舍的住户，有些身影还十分熟悉。喊声最甚的那个是数学系的访问学者，他的湖南口音很冲，总让人想起“秋收暴动”之类的词句。他见我蹒跚走来，立即用手指着我大喊道：

来了，我说得没错吧，就是他。

我怎么了？

你私贩龙虾，还是死的。

私贩龙虾？死的？

别赖，你手里拿着什么，敢打开吗？

打开就打开，怎么了？

说着我打开纸箱，里面的龙虾见到光线后激动地前赴后继往外爬。这时只见负责这片宿舍区的主任，一位印度裔老兄出现在我面前。他问，龙虾是你的？是我的。那他手里那些死龙虾，也是你卖给他的？我这才注意到湖南人手里有个塑料盆，里面的几只龙虾一动不动。正疑惑，突然发现同宿舍的北京人和上海人站在印度裔身后，垂首无语神色凄然，顿时全明白了。肯定是这两位老兄背着我把龙虾卖给邻居了，他们一直鼓动我卖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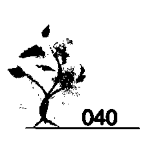
虾赚钱，还从实验室搬来两只冰箱存放龙虾。他们说，经多次实验证明，龙虾在二至四度低温下至少可存活两天。这两位都是生物系的博士候选人，整天跟猴子和白老鼠打交道，经常是饭吃到一半就为猴子会不会算数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想不到小聪明都用这儿了。我曾明确警告过他们，龙虾不能卖。理由很简单，这是老史让我吃的，是我俩分享生命的一种方式。就算有一天吃顶了吃腻了，可以从此不碰，但背地里赚这个钱是对老史的极大不尊重，是对善意的亵渎，让人无法容忍。可此时此刻，望着他们歉疚怯弱的面容，我别无选择。我说，是我卖的，龙虾死了我可以换给他。

不不，没那么简单！印度裔嘴角泛起一丝快意，接着严厉起来。他用官腔对我说，贩卖死龙虾危害同学健康，利用校产牟利严重违反校规，这种事前所未有，此例不可开，我必须上报教务处，他们怎么处理是他们的事，你直接跟教务处联系吧。我瞥他一眼，你怎么知道龙虾死了？这明明是死的呀。纯粹胡说八道！说着我重重撞上门，我最讨厌小人得志的样子。

令我万没想到的是，几天后我突然收到由教务长马克签署的一封信，说鉴于我私贩禁售海鲜危害同学健康，严重违反了校规及纽约州相关法律，已失去一名博士候选人的资格，秋季开学将不允许我继续注册。换句话说，把我除名了。读完信我哇的一声大叫瘫在床上，我根本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无法承受。离开学不到一个月，即使重新申请学校也来不及。我持有的学生签证要求学生身份必须连续，一天不能中断。如果下学期不能注册，我失去的何止是博士候选人资格，还有合法身份。也就是说，离开这里，要么空手回国，要么投入到几百万地下黑工的队伍中去，这对于一个马上就要获得博士学位，即将走向职业生涯的我来说，恍若世界末日。我想到老史与海，刹那间仿佛看到那个亮黄色雨衣下的面容不是老史而是自己，手持长枪对天“砰”地发射，嘎嘎的响声在蓝天回荡。可紧接着又马上否定了这个念头，我该如何向老史解释，我认识海，海认识我吗？

六

第二天登船我的情绪很不稳定，既有对命运前途的绝望与不甘，也有对老史和海的深深眷恋。我能听见心灵深处的恐惧怦然作响，敲打着我颤



抖的躯干。我想不好如何向老史解释，只能拼命干活，让自己在动作中忘却现实。起笼子时我借机像野狼般大声号叫，再把叫声结尾在一些乱七八糟的歌曲中。还会把喂海鸥的碎龙虾尽情向天空抛撒，惹得鸟儿兴奋得像狗一样狂吠。

老史依旧喝酒抽烟，望着远方无言。海面宽阔无垠，今天的浪头并不大。橘黄色的海菊花，在海水冷冽的深蓝中格外醒目，船来了散开，船走了又匆匆聚成一片。生命真是无处不在，只不过各有各的活法儿罢了。就在返航之际，当我刚要跨入驾驶舱，老史冷不丁冒出一句："发生什么了？"这声音严厉而短促，让我的心骤然收紧。他问话时仍面向大海，身体似雕塑一动不动。我忍住悲怆，"没什么。"唯恐多说一字泪水会喷涌出来，遇上这种倒霉事是命中注定，就算上帝也救不了我。没想到老史呼地一跃而起，一把掐住我脖子，把我的身体顶在驾驶舱门框上，酒气逼人覆盖着我的面额，令人窒息。彼得，告诉我实话，我受不了你这副痛苦的样子。他话音刚落，我的眼泪哗地淌成一片。

我，被学校除名了。

为什么？操他娘的。

我断断续续向老史哭诉我的遭遇，并为卖龙虾的事向他深表歉意。老史用手重重拍打我的肩膀，彼得，我的孩子，没想到龙虾给你添了麻烦。你没做错什么，龙虾是你的当然可以随便处理，其实老子就是让你连吃带卖的。我侧过头，泪水流淌得更加猛烈。我深觉大局已定，教务长马克的专横举校闻名，此刻老史的宽容只能让我的委屈加倍沉重。彼得，你真卖死龙虾了？没死，我敢保证那龙虾还活着。可龙虾真能在二至四度存活两天吗？老史认真起来。真的，起码两天。刚从冰箱拿出来它们不动，用凉水一浇就活过来。老史的眼神哗地明亮了，甚至开始映出星点。他话锋一转，操，那你小子怎么不早说，否则咱能卖个好价钱！我一下愣了，现在说也不晚呀，我宿舍有两个大冰箱，离开前把它们给你送去，你试试看。哈哈哈哈，离开，要离开也轮不到你。大笑中老史的面颊赤红起来，他猛灌一口酒，听着彼得，你哪儿都别去，好好读你的雪莱，你若连自己的公道都不敢讨，还怎么指望你替雪莱讨公道，莫非你裤裆里是空的吗？可是……可是个屁！明天咱不出海了，我带你去找马克说道说道，还反了他。说着老史一把抄起

长枪,做了个射击的架势。我大吃一惊,不行老史,杀也得我来杀,不能让你……谁说我要杀他了,谁说的?明天上午十点,彼得,咱教务处门口见。可你,知道教务处在哪儿吗?哈哈哈哈,彼得嫩鸡,明天等我,谢谢你。

谢我?分明是老史要帮我,应该谢他才对怎么谢我?这老史最近真是越发古怪了。自事发后我一直苦思良策,无论如何不能就此罢休,让这些年的寒窗苦读土崩瓦解。失去的难找回,就当被海浪冲走,找麦克阿瑟的酒壶去了。但云峦奔走潮涨潮落,明天太阳还会升起,必须向前走下去。我想到那些杂牌儿学校,交学费就录取,随交随取,不妨先找一家暂避风雨保持合法学生身份,争取时间再申请其他名校。据同宿舍的上海人说,纽约上州罗切斯特郡有所学校学费便宜手续简便,当时他差点儿去那儿就读。那天晚上他和北京人特意凑足两千美金,作为我第一个学期的学费。两千块,这对当年的留学生来说是很多钱了。我说你们把钱收起来吧,情我领了。明天上午老史要带我去教务处理论,估计就半小时一小时的事儿,等我回来,帮我一起把那辆破诺亚拾掇拾掇,查查胎压,换换机油和刹车片,罗切斯特这趟不近,别再半道儿抛锚。

第二天上午不到十点我就在教务处等老史。我没站在正门口儿,而躲在旁边一处走廊里,透过玻璃窗可看到门前人来人往。我看到马克提着公文包气宇轩昂的身影,他几乎迎面走来,只不过他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他。教务长这个头衔的英文发音是"定",马克一副笃定的样子,就连跟别人打招呼都从不张嘴,只是微微颔首示意。当他从我的眼前走过时,我突然有种怪异的感觉漫上心头,这面孔像谁呀,好像很熟可一下想不起来,我在校园里经常看到马克,从没有今天这种感觉,像谁呢?

狐疑之际,只见老史晄地涌入视线。他与马克相距大约五十米,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看到马克走进办公楼。老史今天看去与平日不同,代替亮黄色雨衣的是一件格子衬衫,下面还是宽大的裤子,脚上的长靴换成一双白色运动鞋,完全脱离他的风格。咦,那只酒壶呢,上衣口袋的酒壶呢?离开酒壶和海洋,他就彻底找不着北,现在一看全清楚了,他是海的一部分,根本不属于这个凡世。老史停下脚步看了看表,接着大喊,彼得,彼得,我在这儿,你在哪儿呢?我连忙蹿出来跑到他面前,生怕他再喊下去。老史一把攥住我的手二话不说朝办公楼就走。快到入口时我拉住他,老史,真的要



这么做吗?我行李都打好了,明天就走,你真不必这么做。老史呼地揪住我脖领子,彼得嫩鸡,这一切都因龙虾而起,你难道想羞辱我吗? 走! 他扭过头,把我的手攥得更紧。我突然发现,马克的面孔像的不是别人正是老史,尤其侧面,几乎一样。

女秘书试图阻拦老史,没成功,却把我挡在马克办公室门外,她用提防的目光打量我,既没招呼也未让我离开。马克办公室有扇磨砂玻璃墙,我看到两个站立的人影,高的是马克,矮的是老史,皮影戏似的晃动。矮个儿频频向高个儿挺进,一度将其逼到墙边,马克后背靠在玻璃上,衬衣的纹路时隐时现。他们的嗓音忽远忽近,当靠近玻璃墙时突然变得清晰可辨,以至于那位女秘书坐立不安地望着我,做出莫名其妙的尴尬表情。

这不是抓龙虾,我是教务长,怎能随便收回成命。

你这话说得太晚了,我就靠抓龙虾把你养大。

不行,绝对不行!

可你弄错了人,我再说一遍,龙虾是我老史的,他只是送货。

是这样吗? 鬼才信你。

听着,你可以看不起我这个大哥,但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

对不起,我没那个意思。既然如此,那好,仅此一回下不为例。

下回? 不会……有下回了。

室内突然静下来,两个影子都没动。过了几秒钟,矮个儿走近高个儿,很近很近,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我要感谢彼得,否则真不知如何向你道别,我们多年不来往,但你毕竟是我带大的呀,马克,我的时间到了,你保重。话音刚落,只见老史咣地撞开门,头也不回走出去。他双目湿润,脸涨得通红。马克追出来一半,"你什么意思老史,老史……"我怔了一下冲出办公楼,老史已走远了。

七

每年八月中下旬是飓风肆虐的时刻。这时的海洋,骚动不安热血澎湃,似乎急不可待渴望某个重大庆典的来临。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上空



形成的热带风暴，挟云劫雾以两百公里的时速，伴着大量雨水，与其说哭号不如说亢奋，如期而至。此刻的世界根本分不出海天的区别，海水长天完全浑然一体，浪在向上翻云则往下卷，泪水汗水连同巨大的呼吸与咆哮，把世间一切来他个扫堂腿。人们爱说天人合一，格局太小了，一听就是陆地语言，在海上生活过的人绝不会说这种话，能够与天合一的唯有海洋，天只有与海狂欢才能高潮迭起淋漓尽致。老史称这种景象为海天在做爱。有一次返航正赶上暴风雨，船体在浪尖上圆舞曲似的跳动，尾部的海志旗呼咧咧发出惊恐的颤抖声。我拉紧扶栏一动不动，心底一片空白。可老史却跳到船头，脱下亮黄色雨衣狠命一抛，双臂伸向天空大喊起来，“做吧，做吧，做你该死的爱吧！”雨水迅速裹挟了他，他赤裸的上身湿漉漉闪着白光。就在浪花把船头掷向空中的一刻，老史的身影笔直地刺向激越的云层，分明就像大海挺起的阳具一样。那真是个惊险的时刻，我被震撼得灵魂出窍目瞪口呆。现在，飓风真的来了，这是海天一年一度的浪漫时节，说到底也是大自然的浪漫时节。中国牛郎织女的故事发生在每年七夕，恰恰是公历的八月中下旬。在同一时间段里，东方在银河中陷溺，西方在海洋上交媾，东方想上天，西方欲下海，这是何等奇妙的巧合啊。

这天深夜突接老史电话，急促的铃声诱发我的心脏怦怦作响，他沙哑的嗓音让我确信他整夜未眠。“彼得，明天准时出海。”明天？你没弄错吧，没见外面还在刮风下雨，你不是说这种天气龙虾不会出来觅食吗？再说左发动机刚刚保养完，浪这么大你就不怕，说到这儿我觉得不对，原来老史早把电话挂了。这个老史，真是越来越怪！加勒比海上空的飓风每每试图北上另寻新欢，但禁不住南方海域老情人的死缠活泡，一泻千里元气大伤，到长岛湾时早变成高压云团，力不从心了。即便如此，对于我们这只龙虾船来说，足以惊魂动魄。按说这种天气是不出海的，联想起老史几天来的举动，我的心骤然收紧忐忑不安。

停船已经两天，就在两天前出海时，我正给龙虾装箱，老史把我叫过去，彼得你过来，想看看麦克阿瑟的酒壶如何掉进海里的吗？我没明白他的意思，那只酒壶不是早就没有了吗？老史握住我的手，用另只手从上衣口袋取出那只他平时用的酒壶。我一惊，这酒壶是他的命，难道真要扔到海里？没容我想完，老史轻轻一挥，酒壶银光一闪掉进海里，开始的瞬间在



海面上停顿一下，像眷恋又像诀别，接着咕嘟冒个泡，影子随水波激烈抖动像个欢悦的舞者，烟消云散了，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老史兴奋得大叫，快看哪彼得，一模一样，麦克阿瑟的酒壶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看见没有？我吃惊地望着他哑口无言，仍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老史哈哈大笑，彼得嫩鸡，有什么好奇怪的，今天的风向温度都很像当年的情景，只有今天扔才最像，懂吗？

记得那天返航时，海岸线已依稀可辨，海鸥在船尾追逐喧闹，惹得海面轻曼起舞。老史递过一只威士忌酒瓶，来吧彼得，喝一口，听听这是什么。

那时刻永远逝去了，孩子
它已沉没，僵涸，永不回头
我们望着往昔
不禁感到惊悸
希望的阴魂正凄苍、悲泣
是你和我，把它哄骗致死
在生之幽暗的河流

嗨，你考不住我，这是雪莱的《那时刻永远逝去了，孩子》，下边是：

我们望着的那川流已经
滚滚而去，从此不再折回
但我们却立于
一片荒凉的境地
像是墓碑在标志已死的
希望和恐惧：啊，生之黎明
已使它们飞逝、隐退

哈哈，彼得嫩鸡，你不是个好鸟。那你说，雪莱怎么死的？还用说，他乘坐的“唐璜”号从莱杭渡海返回勒瑞奇途中遇风暴船沉而亡，这早有定论。



遇到风暴不假，但雪莱是自己跳下去的。你是说自杀，不，他不是自己跳下去的！不是？“唐璜”号并未沉没，后来被渔民找到了，船还在他怎能坠海而亡，我宁愿他是自己跳下去的！老史的话噎住我，他说这话时眼里闪着奇异的光彩。我没反驳，因为民间确实有此说法，虽然这无法作为雪莱自杀的证据，即便船还在人为何不能堕海？但我望着老史的面孔突然警觉，这还重要吗？

老史，就是那天离去的。

第二天凌晨按老史所说，我准时赶到码头。风雨中，长长的栈桥闪着凛冽的微光伸向漆黑的远方。所有船只尚在酣睡，锚缆随风发出梦呓般的嘤咛。唯有老史的龙虾船灯火通明，轰轰轰早已生火启锚了。他并未穿那件平日的短式亮黄色雨衣，取而代之的是件长款亮黄色雨衣，直达脚面。衣服看去较大，穿在身上似有晃动感。我刚跳上甲板尚未站稳，船已离岸了。

风雨中的海面一片幽暗，雨水敲击着驾驶舱顶棚，咏叹般发出时缓时急的喧嚣。船体随波浪起伏跌宕，穿透一道道激情澎湃的水障，让人产生仿佛从海底冒出来的魔幻感。我心里并无恐惧，却奇怪地注满四面楚歌轻死易发的骚动，我能觉出，这很可能是一次极不平常的航行。我和老史对着酒瓶狂饮，借酒撒疯唱乱七八糟的歌曲，老史立刻觉出我激荡的情绪，搂住我的肩膀热泪盈眶。他大叫着，彼得，打开雷达，注意观察平衡度，不要减速，这时减速很危险，速度不够一个浪头就翻，保持航向千万别偏离航道，这鬼地方看着挺深其实处处暗礁，对，你做得很棒，就这么干！

快到了。

你说什么？

我说快到锚地了。

去他妈的锚地，继续向前开！

是，我的船长。

天色开始泛白，尽管乌云低垂风雨未歇，远方还是露出一抹光亮将云层撕破。海面似乎平静了些，四周空旷悠远，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这条白色的船，镶嵌在深蓝的海洋上。“彼得，就在这儿吧。”老史扭过头望着我，接



着一把将我紧紧抱住。他的泪水流淌在我脸上，我的泪水滚落在他手臂上，彼此无言。我突然觉出，老史好像没穿内衣，难怪雨衣显得逛逛荡荡。老史看出我的疑问，哗地解开拉链，赤裸的身体全部呈现在我面前。看见了吗？我顿时发现，他的双腿肿得像大象一样，黑紫色的皮肤闪着水晶般的光泽，仿佛稍微一碰就会迸裂。难怪他一直穿宽大的裤子，原来如此呀。我马上想到中国民间的一种说法，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不解其中真谛，正因为不懂才尤为惊撼。“医生说，我的肝肾还有心脏都他妈坏了。”老史的声音低沉沙哑，让我想起第一次与他谋面的情景，一切恍如昨日，就在眼前晃动。“你再看看这个。”说着老史用手扶起他的阳具，那东西很长，却软软地像条昏睡的蛇毫无生气。彼得，关键，关键是这家伙也不灵了。几天前我和安妮做，她所有招数都用尽了可这小子就不动，妈的，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喂，彼得，对不起，我只是好奇，能让我看看你的家伙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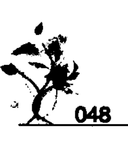
我一愣，因为我从未向同性亮过私部，可紧接着一股强烈共鸣从心底怦然而生，干吗不呢！让他看的何止是那家伙，我索性稀里哗啦从上到下脱个干净利落，与老史赤裸相见。老史的眼里洋溢出流彩，整张脸在黎明中绽放着。“彼得，我说什么来着，你小子不是好鸟。”我学着老史的模样，把阳具反过来调过去地看，突然意识到，虽然这家伙天天跟着我，我竟从未如此完整地注意过它。老史也看得十分仔细，还会弯腰看我下面的睾丸。让我意想不到羞怯难当的是，也许因摩擦作用，这家伙不知不觉居然膨胀起来，当着我和老史的面冉冉升起，顶部变得鲜红明亮泛起青光。我下意识地连忙用手去压，老史大吼一声，别压，千万别伤着它。你的家伙长得不错，但一看就知道用得不多，你得多用啊。屌这东西只有你对得起它，它才对得起你，它跟胳膊和腿完全不同，屌是独立的生命，你忠实于它，它就做你的好朋友，你欺骗它，它就恨你，不为你干事，明白吗？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觉得有风从头到脚地穿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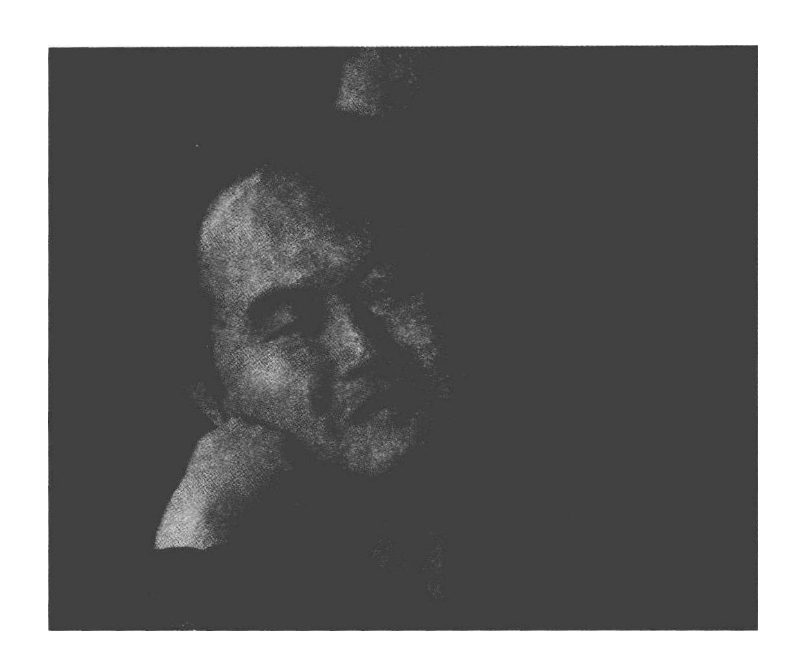
突然，空气静下来，四周静谧无声，我和老史相视无言就这么沉默着。老史缓缓穿上雨衣，我也穿上衣服，我想走近他，被他一个手势阻止住。老史渐渐向船尾走去。“老史！”我大叫起来。他转过身，彼得，一切都很自然，我什么都不能做了，生命已毫无意义，可我根本不属于陆地，这儿才是我的家，我必须永远留在海洋。老史仰头对我悠远地一笑：

彼得，不要找我。

说完他纵身一跃，一朵亮黄在深蓝色背景上似火苗一闪，消失了。

有一点前边忘记交代，在老史泊船的码头旁有座山坡，顶部有个不大的池塘，据说水源来自底下的几眼泉水，早期的欧洲移民曾在这里修建了水车和一座磨坊，现在早成了野鸭、天鹅，还有孩子们的天堂。池塘边有片小小的咖啡店，取名“沙溪”，由一对老夫妇经营着。有趣的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并非咖啡，而是一款叫“海之梦”的冰激凌，蓝色的冰沙上镶一朵亮黄色奶油，美丽得令人不忍下咽。我后来经常带孩子们来此消磨周末，他们像小狗一样嗷嗷地疯跑，一边吃冰激凌一边喂池塘里的野鸭。那天他们好奇地问我，爸爸，你怎么老坐在这儿不动？爸爸在看海呀。真没劲，海有什么好看的？海，我欲言又止，只是静静望着他们，直到热泪盈眶。





吴国恩小传

吴国恩，苗族。1966年出生于湖南湘西。在《当代》、《民族文学》、《小说月报》、《联合文学》等发表小说八十余篇计一百多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亲信》等三部。其中长篇小说《文化局长》、《宣传部长》分别被《当代》选发。

铸　　刀

□ 吴国恩

女人爬到寨子后面的山上。夜色从四面八方合拢来。风吹得格外带劲，山上的草像波浪一样翻滚，一浪接着一浪。女人拿着一把镰刀，还提着一叠黄纸和九支香。女人去看男人。男人死去好多年了，开始时她也常常想起男人来，后来，男人渐渐在心里淡了，像影子一样隐去了。淡忘了男人，她没有什么内疚的，谁还能把一个死人每天装在心里呢?仪式即将来临时，她却突然想起男人来了，好像是冥冥中有一个神在指点她似的，她一下子想起要给男人烧一沓纸，燃几炷香。路很小，若隐若无。女人挥舞着镰刀，把倒伏过来的草和刺斩断，路就刨出来了。女人不一会就走到男人身边了，男人现在是一个小土包，小得都快要被草淹没了。女人不禁有一些感叹，男人活着的时候不是这样，那个时候男人很伟岸，顶天立地，像一棵大树。男人死了，就矮下来了，成了一堆小小的土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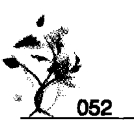
女人坐下来，倚着土包。好一会才站起来，开始用镰刀去割坟上的草，刀很快，割在草上，发出蚕食桑叶般悦耳的声音，这声音让女人有一些迷醉，觉得就像在给男人剃胡子。男人在世的时候，女人经常给男人剃胡子，用热水烫过的毛巾敷过，再用肥皂水揉一下。一切准备完毕，男人从肋下抽出长刀递给她，长刀像一弯月亮，闪着清亮。她一手拿刀柄，一手小心捏住刀尖，把刀锋贴在男人的脸上，轻轻一刮，胡须被斩断的细密的感觉就传到手上。女人细心地割着，坟上的草都割光了，现出黄色的土来，就像现出头皮一样。女人站开几步，满意了，在坟前蹲下身来，开始燃烧香纸。纸燃起来形成一个小小的圆圈，招来数不清的飞虫，细密得像落了一阵小雨。

那卡，我给你烧香来了。女人勾着头，自言自语地说。我们的孩子，你的阿幼卡长大了。山风吹得火苗呼呼地晃荡起来，女人感觉到那是埋在土包里的人在微笑。

明天，就要给他打佩刀了。女人说。阿幼卡的男儿铁已经打了十七次了，明天就要打成佩刀。

我要给儿子打一把宝刀，那卡。女人说，突然啜泣起来，不是悲伤，只是想哭，于是就哭了。女人哭了一阵，月亮不知不觉间已经升起，厚厚的夜幕被掀开了一层，整个夜变得通透。女人继续喃喃自语，那卡，再过几天，儿子就要满十八岁了，阿幼卡在城里读大学，我要他回来，不知道他明天会不会赶到。阿幼卡会有一把最好的刀，用水牛角做把，用黄牛皮做鞘，刀把上还要镶着银子，快得可以吹断头发，坚硬得可以剁开一摞铜钱。

女人喃喃地说着，觉得男人是满意了，就站了起来，开始往回走。月亮升高了，夜色更重，一切又清晰又模糊，像沉淀在心底的往事。女人想起了十八年前的事儿，儿子出生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儿子却给抱出去了，看月的人都要亲眼看一看儿子。儿子不睡在她的身边，男人却一趟又一趟地走进来，把亲戚朋友送来的礼物放在床头的木柜子上，堆了一大堆。那是一堆铁，青乌发亮，每一块都用红绳子系着。这是这个民族的习俗，生下了儿子，贺喜的都要带上一小块钢铁作为礼物，这些钢铁在孩子满月的那一天，由铁匠打成一整块，埋在巫师指定的地点。这就是男儿铁了，以后的十七年，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男儿铁都要挖出来，送到铁匠铺子里煅打一次，直到孩子十八岁，成人了，那煅打了十七次的男儿铁最后会被打成一柄弯刀，一柄牛角做把，牛皮做鞘的宝刀，悬挂在孩子的腰上，成为他的护身符。女人还想起儿子满月那天，她和男人背着儿子，提着十多斤的男儿铁去乡场上找铁匠的情景。当他们把一大堆碎铁交到铁匠手中的时候，铁匠一定要看一下未来的“男子汉”，看了，就爱上了，嚷着要给孩子当干爹。铁匠有数不清的干儿子，可是铁匠还不满足，说，恰好我也刚生了一个儿子，这是缘分呀，再收这一个，就不收了。男人和铁匠喝了一顿酒，两个人都喝得趴在地上，铁匠就成了孩子的干爹，男人也成了铁匠儿子的干爹。干爹留他们住了一夜，半夜里她醒过来了，听见铁匠炉子呼呼地拉得正欢，男人正在给铁匠拉风箱，铁匠要连夜给儿子煅打那块男儿铁。她笑了



起来,笑那两个男人的孩子气。接下来,她又想起了第一次把儿子的男儿铁埋藏在地下的情景,男人跪在地上,腰深深地弯下来,嘴唇热切地亲吻大地。男人眼里闪着泪花。男人一辈子没有这样虔诚过。

接下来,女人又想,她有过几次和男人一起把男儿铁挖出来?女人算了一下,有八次。儿子八岁那年。男人死了,在一次山体滑坡中,男人为了救人,给埋在了坍塌的泥土中……

女人急匆匆地走着,起露珠了,山路滑溜起来。不知不觉,女人的眼泪又出来了。男人死了,原先两个人一起扛的生活打了包,打成一份压在她身上。每年儿子的生日,她一个人把那沉甸甸的男儿铁挖出来,背到乡场上去,让铁匠煅打一次。男儿铁煅打一次,儿子就长大一岁。儿子上了中学,上了大学。再过几天,儿子就是一个男人,一个男子汉了。

女人回到家里,门开着,女人有些纳闷,她记得自己出门时是拉了门的。女人进了门,发现屋里还点着灯,豆大的灯光下,一个烟头闪一下,熄灭了。女人叫了起来,谁?!

我。回答瓮声瓮气。

是他叔呀。女人说。来的是村长。女人在门后把镰刀插了,走上地楼板。村长的脸在灯光下蒙了一层雾。女人说,他叔,有事呀?

阿幼卡打电话来了,你去接一下。村长说。寨子里只有村长家的代销店有部电话。村长说着,站起来走出门去。女人在后面跟着。到了村长家经销店那里,话筒还搁在桌子上,女人提起话筒,只听到短促的嘟嘟声,那头已经把话筒搁了。女人苦笑起来,说,他挂了。

村长说,都两个时辰了,他还不挂,你打过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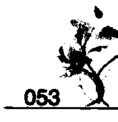
女人想了想,说,算了。其实女人也想打过去,可是没有钱,打长途挺贵的。女人说,阿幼卡要是有急事,他还会打过来的。

村长说,那是那是。

女人笑了笑,就要走了。村长说,不坐一会儿?

不啦,女人说,家里还有事。女人想埋藏在地里的男儿铁还没有挖出来呢,她得赶回去把它挖出来。

村长说,还是坐一会吧,也不急着这一阵子。



女人就站住了，感觉村长是有什么话要对她说。果然，村长点了根烟，吞吞吐吐地说了。

听说你要给阿幼卡打一把佩刀?

孩子长大啦。女人答非所问。

要是按以前的规矩，是该打一把佩刀了。村长说，眼睛看着地下，好像不敢看她似的。可是现在不时兴了，他婶。

是不时兴了。女人同意，村长说的是实话。从什么时候开始，男人不再时兴佩带宝刀了呢?女人想着，走了神。女人年轻的时候，男人们都穿着宽大的服装，腰上挂着长长的弯刀。那时的男人多么伟岸呀，像一座座山。

国家禁止佩刀，他婶。村长又慢悠悠地说，继续吧嗒着烟杆。法律规定，私人不能拥有管制刀具。

村长还要继续解释什么，女人已经走远了。女人心里记挂着要把男儿铁挖出来，那煅打了十七次的男儿铁，深埋在地下，召唤着她。女人听见男儿铁在地下铮铮作响，女人在梦里好多次听见儿子的男儿铁在地下铮铮作响的。每一次从梦里醒来，女人就再也无法入睡，女人想起小时候听到的故事，那些男子汉的宝刀在鞘里铮铮作响的故事。女人觉得儿子就是那样的男子汉，儿子应该佩带那铮铮作响的宝刀。

回到家里，女人拿了一沓香纸和一把挖锄，在坪场的一角找到去年插下的标识，焚烧了香纸，敬过土地，然后挖了起来。土很硬，去年专门夯紧了的。女人身体后仰，锄头高高扬起，挟着一股风落下来，锄头深深地啃进土地。女人挖了一会，然后蹲下身来，她的手触摸到那深埋在地下的冰凉了，寒意沿着指尖电一般传到心里。

男儿铁在月光下闪着青光。

女人双手在钢铁的表面细细地摩挲着，仿佛摩挲到男人和儿子的脸庞，男人的脸粗糙坚硬，儿子的脸温润光滑。女人轻轻地呻吟了一声，把男儿铁紧紧搂在怀中。现在，男人在她的怀里了，儿子也在她的怀里了，肌肤相连，真真切切。女人抱着自己的男人和儿子，走出家门，一直走到家族巫师的法堂前面。

雅玛卡大婶，我知道你会来的。年迈的巫师穿着红色的法衣，端坐在法堂正中，一直闭阖着的双眼突然睁开，电一般地看着她。



我做好了准备。巫师又说。

女人感激地朝老人点了点头，却不走进去。女人是不能捧着男儿铁进人法堂的。她目光逡巡着，想找一个人代替她接过男儿铁，送到巫师手上。

巫师缓步走了过来。

进来吧。老巫师说，热切地对她微笑着。孩子，圣洁和坚强的女人，鬼神也会敬重她，进来吧。

她进去了，跪下了一条腿，把男儿铁高高举在头顶，感觉巫师颤抖的双手把它接了过去。

绵长如流水的念诵声响起来了。

乡场像一把七尺，转角地方有一株弯脖子柳树，铁匠铺子就在柳树旁边。女人走进去时，铁匠正无聊地躺在一张竹椅上，目光茫然涣散。看见女人，铁匠急忙坐直身子。

来啦?铁匠问。

来了。女人回答。

我算着，你该来了。铁匠说。

女人点了点头，把巫师开过光的男儿铁摆在了铁匠面前。铁匠连忙净了手，双手接过男儿铁。铁匠眼里闪着光。

铁匠忙着倒茶的时候，女人就细细地打量起这个简单的铺子来。铺子里空荡荡的，只有炉子烧得正红，像一个太阳。铁匠什么都不打，可是炉子里的火却红得像一颗太阳。

没有生意。铁匠说。有点羞涩，一个手艺人，铺子无人光顾是一件叫人不好意思的事。铁匠是祖传的手艺，传到他这里，已不知有多少辈了。以前在这被称为生苗区的苗疆腹地，打铁是最吃香的行当，打锄头，打铁锹，打镰刀，更打兵器。他祖上是江西来的汉人，那个时候苗区腹地还没有汉人，地方苗变不断，汉人给杀光了，撵走了。可是铁匠的祖上却稳稳当当留了下来，在这生苗区扎下了根。祖上有一手好手艺，打的家伙锋利无比，远近闻名。苗变时本来也要杀铁匠的，苗王说，把铁匠杀了，谁给我们打锄头，谁给我们打兵器?就这样，铁匠祖上留在了这苗区腹地，扎了根。铁匠家里说的是汉话，江西官话，可是铁匠家里也请巫师，也过苗年，也能说一口流

利的苗话。

这些年，铁匠铺子生意日益清淡。伙计辞了，徒弟改了行，有人劝铁匠改行，趁早改行还有奔头，树挪死，人挪活，没了生意，还守着这个铺子做什么呢？可是铁匠不肯，铁匠说不打铁我还是什么铁匠！人们就说铁匠是个他妈的倔种，铁匠同意，我就是他妈的倔种。虽然没有生意，铁匠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还是把炉子生得旺旺的，炉子生起来了，太阳也升起来了，就像苗歌唱的："太阳升起在铁匠的炉子里。"

你的干儿子阿幼卡长大了。玛雅卡说，庄重得好像是在报告一件新闻。该到给他打佩刀的时候了。

我知道，铁匠说。他怎么能不知道呢，他自己的儿子不也十八岁了吗？十七年来，他拿出自己最好的手艺，把两个孩子的男儿铁煅打了十七次，他怎么会忘记！

这会是我这辈子打的最后一把佩刀。铁匠说，神情有些失落。这些年来，派出所的人管得紧，隔几天就来铁匠铺子嘱咐几句，不准打佩刀。前些天晚上，派出所的唐所长还来过，问他，打刀了没有？他回答说，没有，现在谁还打刀呀。可是唐所长却在他房里翻出来一把刀来，弯月似的长刀开了刃，雪亮。唐所长瞪起了眼，说，这是什么？他嗫嗫嚅嚅地回答，是刀。唐所长笑了，说，狗日的铁匠，你还不老实交代。他解释说，所长，这刀是给我儿子打的，儿子长大了，按风俗得打一把刀。

铁匠的儿子原来也跟着铁匠学打铁，刚学会，铺子生意就清淡下来了，儿子改了行，在街上开了一个门面，出租影碟。唐所长认识铁匠儿子，说，你儿子要刀做什么，出租影碟又不是当屠夫。铁匠说，这不是风俗嘛。唐所长说，要移风易俗呢，这把刀就算了，你就挂在家里，可不许带出去。下次再犯，我可要处罚你了。

这些，铁匠怎么好对女人说呢？说了，女人就会为他担心了，要是女人担了心，不愿意打刀了，他再打一把刀的心愿又怎么实现呢？铁匠心里打定了主意，阿幼卡这把刀，他改在半夜里打，关了铺子门打，神不知鬼不觉地打。铁匠进了里屋，端着一个簸箕出来了，簸箕里是一些做刀柄的原料，铁匠拿出来让女人选。女人选了一阵，最后拿起一副黑牛角镶有银纹的刀把，牛角乌黑发亮，隐隐地带有一点板栗色，琥珀似的透明。女人掂了掂，



手感像美玉一样温润。就这副，女人说。铁匠笑了，女人看上的是最好的一副刀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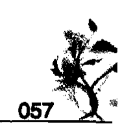
从乡场上回来，女人没有直接回家，在村口的垭口里坐着。从垭口看去，可以看见从县城回来的小路。小路像一条蛇，弯来扭去。女人坐了很久，太阳下山了，山路朦胧起来，宿鸟一鸣叫，小路更空寂了。女人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慢慢往回走。联想起昨夜没有接到的儿子的电话，女人有了一丝预感，儿子是不会回来了，儿子为什么不回来呢?

女人想起儿子去年暑假时回来的情景。儿子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儿子还带回来一个女孩。儿子介绍说，女孩叫小茜，小茜穿着雪白的连衣裙，秀气懂礼。女孩叫她阿姨。女孩对什么都深感兴趣，她推磨的时候，女孩就在一边笑着看，最后要求让她也来推一下。她笑了笑，让开了。女孩学着她的样子，推了几下就累得不行了。女孩对儿子说，阿幼卡，你们这儿真好。儿子惊喜地问，真的吗?真的。女孩说，你真有福气，出生在这么美的地方。儿子说，你玩几天就会腻歪的。然后儿子说，我都腻歪了，我一定要离开这鬼地方。她当时一震，儿子怎么会腻歪了呢?她感觉这不像儿子讲的话。

儿子只在家住了三天，女孩要回去了，儿子说，娘，我要去送小茜，把她送走了就回来。可是她却从儿子的眼睛里读到了另一种想法，儿子不准备回来了。她看着儿子他们远去，儿子和女孩手拉着手，兴冲冲地走着，儿子那样子不像是离开家，倒像是回家，儿子明明是在离开家，离开母亲，怎么反而兴高采烈地像是回家呢?

女人没有等到下个赶场天去取刀子。赶场前一天的早上，女人准备下地，包谷土里的草很高了，得薅一薅。女人背着背篓扛着薅锄刚一出门，迎面就碰上了村长。村长说，他婶子，有人找你。村长背后跟着两个年轻人，穿着黑夹克，胳肢窝里夹着皮包。女人心里咯噔了一下，女人第一感觉是儿子可能出什么事了。村长说，这两个同志是派出所的，找你了解一点情况。女人愣了一阵，说，我有什么情况可了解的。说着，脚却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走了。

走到村长家里，村长家堂屋正中早就摆好了一张小饭桌，小饭桌后面摆着两个凳子。派出所的人一去就在桌子后面坐下了，然后朝女人努了努嘴巴，说，坐。女人不知道要坐在哪儿好，小饭桌前面摆着一把小凳子，女



人不准备坐那儿，于是眼睛就到处瞟着找地方坐。那两个警察中稍年轻的一个指着小板凳说，就坐那儿。女人只得在小凳子上坐下了。一坐下来，女人就矮了半个身子，看着警察都要仰起脑袋。女人感觉不对劲，扭过头去对村长说，他叔，你家里就没有高一点的板凳？村长不知所措地笑了一笑，笑得很尴尬。之前警察和村长商量了的，给女人一张矮一点的板凳，说是要造成一种威慑的气势，警察是上级，村长只得依从。村长窘得恨不得把脸勾到裆里去。年轻一点的警察板着脸说，叫你坐那儿你就坐那儿。女人横了心，在板凳上坐稳了，冷着眼看着两个警察打开皮包，把纸笔掏出来摆在小饭桌上。

警察中年纪大一点的可能感觉到了女人的对立情绪，和悦地说，雅玛卡，你是叫雅玛卡吧？你不要紧张，我们只是向你了解一点情况，我们问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

女人点了点头，说，问吧。

年轻一点的警察说，你到铁匠铺子里打了把刀吧？

是的，女人回答。我的儿子长大了，到打佩刀的时候了。

年轻一点的警察说，你还算老实。

铸造和拥有管制刀具都是犯法的，你应该知道。

我不知道。女人说，我只知道，孩子大了，要把他的男儿铁打成佩刀，这是从古传下来的规矩。就像女人长大了要佩戴银饰，这也犯法？

银饰不犯法，年轻一点的警察接过话头说。刀具是可以杀人的，所以要管制。

这不对，女人说。杀人的是人，不是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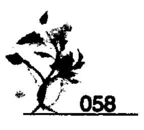
年轻警察中风似的歪着嘴，一时竟然说不出话来。

拿着刀不一定就要去杀人，杀人也不一定要用刀，佩刀只是一个护身符。女人凭借着一种惯性继续说。

雅玛卡，你不能少说两句吗？村长突然叫了起来，又着急又担心地跺着脚。你真是个长舌妇呀。

年纪大一点的警察似乎不计较女人的话，说，玛雅卡，你不懂法律，而且是头一次犯，我们不准备处罚你，只是，你却把铁匠给害了。

女人愣怔了一下，问，他怎么了？



他非法铸造管制刀具，屡教不改，已经被拘留了。年纪大一点的警察笑笑，说。

女人轻轻地呻吟起来，头脑里一片混沌。女人想了好久，才说，这不关他的事，是我请他打的刀。她还要说什么，年轻警察却把她叫起来，把讯问笔录给她念了一遍，指着笔录纸说，签字吧。女人就不说了，顺从地在警察指定的讯问笔录上哆哆嗦嗦地签了字，画了手押。画完手押，警察站起来要走了。女人突然拉住了年纪大一点的那个警察，央求说，这事是我叫他做的，让我把他换回来吧。

警察笑了起来，说，玛雅卡，这可不是去做客，怎么换呢？女人还想说什么，却听见那个年轻一点的警察咕哝说，法盲。

警察走了。村长说，他大婶，我告诉过你的，打刀子犯法，你不听，出事了吧？女人看了看村长，目光空洞茫然，好像没听见村长说的话。

女人愣怔了一会儿，拔腿走了。女人回到家里，在灶房里忙开来，开始煮猪潲。喂猪的时候，女人趴在猪圈边，看着那头架子猪晃着两只耳朵吃潲，猪崽是娘家那边送给她养的，猪争气，长得快，女人盘算过了，这头猪下半年可以出栏，把阿幼卡的学费解决一点。可是现在却不能再喂了。

女人把猪喂饱后，来到做屠户的岩龙家，岩龙家正在吃晚饭。女人说，岩龙叔，你把我那头猪杀了吧，明天赶场。屠户岩龙含着一口饭抬起头来，说，你那头猪正是长膘的时候，杀了可惜，杀了，你就亏了。女人声音低了下来，说，我急着等钱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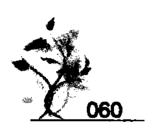
岩龙不再说话，急急把饭扒完了，跟着女人回到女人家里，看了猪。岩龙又一次说，玛雅卡，这猪正好长的时候，杀了可惜。女人说，我要钱用呢，叔。岩龙就说，这么办吧，你要多少钱，合适了赶到我家里去喂几个月，现在就杀还是可惜了。女人说，你看着给吧。岩龙说，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这样吧，要是你急着等钱用，先从我这里拿一点，以后有了再还我也行。女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叔，要大几百块钱呢，你还是把这猪赶到你家去好。

价钱谈妥了，岩龙叔开了钱，女人就把猪圈门打开，自己跳进猪圈里去把猪赶出来。岩龙赶着猪走远了，女人看着空荡荡的猪圈，突然腹痛一样抱着肚子蹲了下来。



第二天,女人早早起床,把卖猪钱揣在怀里,背着背篓去赶场。女人来得早,场上还没有什么人,铁匠铺子关着门,有几只鸡在悠闲地踱着步,一只公鸡歪斜着身子,耷拉着一边翅膀围着一只母鸡转圈。女人茫然地站了一会儿,突然往派出所的方向走,到了派出所,看见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警察蹲在阶檐上歪着头漱口。见了女人,警察对着她点了点头,含混地说,来啦?好像早就知道女人要来似的。女人点点头。女人想等警察把牙刷完再问,可是警察却反反复复地来回刷着,好像下决心和牙齿过不去。女人等了一会儿,就说,我想看看铁匠。警察的手停住了,转过一边脸来,对着她吐了一口牙膏泡,说,看铁匠你来这里做什么?女人说,你们把他关起来的,我不来这里看他去哪里看他?警察明白过来了,笑着说,派出所不关人的,玛雅卡,铁匠关在县拘留所,要看,你去县拘留所看去。女人转身走了出来。警察在后面说,玛雅卡,其实你也不必去看他,又不是判刑,只是拘留几天,要不多久就回来了。女人没听到似的走远了。女人在一家小卖部买了半条烟塞进背篓里,然后就搭上去县城的车,到拘留所时已经是中午了,接待女人的是一个年轻看守,眼睛紧紧地盯着她,问,干什么的?女人回答说看一个人。看守又问,看谁?女人说,看铁匠。看守说,呃,你是他爱人吧?你得劝劝他,没事打什么刀子嘛,吃饱了撑的,如今谁还要那东西。女人含糊地答应了一声说,是,我会劝他的。看守满意地笑了,把她带到一个只放了一排长桌子和两排长椅子的空房子里,说,你等一下。

女人坐了下来,心里有点发慌,女人来的时候想得不多,这时却想得很远。女人想铁匠蹲了几天大牢,会不会受苦呢?还有,自己来看铁匠,让人知道了,人家会怎么说呢?这么细想起来,女人就想起了年轻看守问的话,看守问她,铁匠是不是她的爱人,看守怎么要这样问她,难道他们有夫妻相?而自己刚才为什么不否认呢?这么想着,女人就有了一丝不安。自从男人死后,铁匠对她和儿子是挺照顾的,比如赶场时,她可以把买的卖的东西都放在铁匠铺子里,铁匠和他婆娘会安排一顿晚饭,留她下来吃饭,筹集不到儿子的学费时,铁匠会不声不响地到乡中学那儿替儿子把学费交上了,等等。那个时候女人不会往这个方面想,铁匠是儿子的干爹,是亲戚,亲戚照顾亲戚很自然。后来,铁匠的女人病死了,铁匠还是那样照顾她们娘儿俩,只是,铁匠看着她的眼神不同了,铁匠的眼神里像闪着火星。她



懂得那眼神的含义，都是过来人了，她怎么会不懂得那眼神里的火星是什么呢？可是她从来没有回应过铁匠，相反，她去铁匠铺子的次数稀了，渐渐地断了往来。只是，铁匠那眼里的火星经常浮现在眼前，仿佛要把她也点燃一样。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女人站起来，看见铁匠被看守带了进来。铁匠见了她，微微怔了一下，说，是你？她费劲地笑了笑，说，我来看看你。看守说，你们谈吧，说着自己出去了。铁匠的错不大，看守看得不严。然后女人就静静地看着铁匠，想看他受了罪没有。还没有看见铁匠之前，女人想象过铁匠的样子，想象铁匠是怎样的蓬头垢面，怎样的目光无神。女人看过这样的电影，坐了牢的人都这个样子。可是她面前的铁匠却不是这样，铁匠还是往天的铁匠，目光灼热，身强体壮，只是胸前没有披那件打铁的皮裙子。女人感觉到胸口里有一块沉重的石头落了下来。女人从背篓里拿出烟来，递给铁匠，铁匠撕开一包，抽出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吸得很贪婪。女人眼眶红了。

是我害了你。女人说。

我自己愿意的，玛雅卡，这不怪你。铁匠说，深深地看着女人。感谢你让我打了一把刀。

他们待我很好，我在这里没有吃苦。铁匠又说。

那天夜里，铁匠开始打刀的时候，派出所的人就来了，看了一会儿就走了。可是铁匠把男儿铁打成刀的模样的时候，派出所的人再次来到铁匠铺子。所长商商量量地对他说，铁匠，我说过的话你记得不？铁匠说记得。所长说，我说了什么？铁匠说，你说过我要再打刀子你就要拘留我。所长笑着说，狗日的铁匠，你记性还蛮好，那现在就跟我走吧。铁匠说，所长，我愿意跟你走，可是你也要等我把这刀打完了再跟你走吧，这是我这辈子打的最后一把刀了。铁匠说得很动情，铁匠说我打好了刀，你马上没收都可以，可你要让我打完这把刀。所长同意了，所长说，没见过你这样的铁匠，你狗日不整点酒，我怎么容情你。铁匠就整了点酒，和所长一起高高兴兴地在炉子边喝了起来。喝醉了，所长说，铁匠，你是个好铁匠。所长还说，我十八岁的时候，也打了把刀子，不是不知道这习俗，只是，现在法律不允许了，习俗也得改一下，你打了刀子，犯了错，我不能因为你是个好铁匠就不拘

留你。铁匠回答说，所长，你也是个好所长，你放心回去睡觉，明天我带着刀子来投案。两个人就那么说定了。第二天早上，铁匠就带着刀子去了派出所。所长说，铁匠，拘留你七天时间，放心，去蹲几天，不会为难你，我是公事公办，你回来了，我给你整酒。

铁匠说着，笑了起来。女人也笑了起来，铁匠和所长做得都对，都很男人。只是刀没了，怎么给阿幼卡举行成人礼呢？女人未免有些失落。

铁匠看出女人的失落来，说，玛雅卡，其实刀还没有打成，还在家里，你知道，这是我这辈子打的最后一把刀，一个夜工可打不出来。

女人一愣。铁匠看了看门口，看守远远地站在门外，饶有兴趣地看两只公鸡支棱着颈上的羽毛斗架。铁匠低声说，我交的是我儿子的那把刀。然后铁匠就为自己的小小诡计笑了起来。铁匠没有说的是，其实所长也看出来他交的不是新铸的刀子。他把刀子交给所长的时候，所长把长刀把玩了一下，笑着说，狗日的铁匠。所长的眼里闪着的一种东西让铁匠知道，一切都没有瞒过他。

女人坐了一会，好像要说的话都说完了。门外的两只公鸡中的一只斗败了架，战争结束。看守走进来说，你们说完了吗？探视时间到了。女人对看守感激地笑笑，站了起来，铁匠也站了起来。铁匠跟着看守先走出门，在门口那儿，铁匠回过头来对她说，玛雅卡，你抽时间去我的铺子里帮我照看一下。

铁匠跟着看守走了，女人目送着他们向一排上面有炮楼的房子走去。女人很奇怪自己没有哭，女人原来以为自己要哭的，可是却没有哭。铁匠没有受什么苦，不是她想象的坐牢的样子，她还有什么哭的呢？

在拘留所门口的小卖部那儿，女人想到了要给儿子打一个电话，她有儿子寝室的电话号码。电话很快就打通了，话筒里传来儿子的一声喂时，女人却一下子不知道要说什么好。儿子在那头连着几声喂后，说，你是谁，再不说话我放话筒了。女人才突然惊醒过来一般，说，阿幼卡。儿子说，娘，是你？女人觉得鼻子酸酸的，阿幼卡，你怎么不回来？儿子说，我们的功课很紧。女人沉默下来了，儿子的理由似乎无可辩驳。女人揩了一下眼睛，说，阿幼卡，过几天是你的生日，你长大了，孩子。阿幼卡说，我知道，娘，我的同学们准备给我过生日，他们会和我一起吃生日蛋糕，吹蜡烛。儿子兴



致很高，还唠唠叨叨地说了些什么，女人没有听清。女人自言自语般地说，阿幼卡，你干爹坐班房了，是为我们才坐班房的，我要他给你打一把佩刀，他打了，就被送到班房里去了。阿幼卡，我的孩子，你长大了，该举行成人礼了。女人颠三倒四地说下去，不管儿子是否听懂。我刚才到班房里看了你干爹，他还好，只是，阿幼卡，你该回来才对，你在城里没有巫师，怎么举行成人礼？回来吧，阿幼卡，让巫师把芭蕉叶和棕片披在你身上，求鬼神护佑你，回来佩上你的宝刀，你干爹说，他会把你的男儿铁打成最好的刀子……

她还想说什么，电话那头，儿子却咯咯地笑起来，娘，你真滑稽，都什么年代了，你还那么迷信？还打什么刀子？接着，儿子用揶揄的口气说，娘，我是现代的大学生，又不是中世纪的武士。

女人又沉默下来了，她不太听得懂儿子的话，但有一点，她却听明白了，儿子不会回来参加他自己的成人礼，儿子也不会佩带那把专门为他铸造的、埋藏了十八年、煅打了十八次铸成的宝刀。女人呆呆地捏着话筒，心里一片茫然。

娘，你怎么了？话筒里，儿子的声音传了过来。女人惊醒过来，回答说，我很好。儿子就不说话了，女人听着通过话筒传来的儿子的呼吸声，突然感觉儿子会和她说起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来。果然，儿子说了，儿子的声音平静，郑重其事。娘，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说，这话，我埋在心里好多年了。

女人觉得腿脚都软得要瘫倒下来了，她倚在小卖部的墙壁上，坚持着不让手里的话筒滑落下来。

你和干爹结婚吧。儿子说。

她摇晃了一下，虚弱地叫道，阿幼卡……

可是儿子不听她的，儿子继续说着，娘，我知道，你们都爱着对方，娘，你为我牺牲了太多。

阿幼卡，别胡说，这不是你该管的。女人呻吟一般地说，眼泪流出来了。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放下话筒的，小卖部老板奇怪地看着她。她付了钱，匆匆走了出来，阳光凝聚成露珠，吊在睫毛上，晃得睁不开眼。

女人回到乡场上时，天已经黑了。女人突然想起铁匠的吩咐来，于是向铁匠铺子走去。



铺子开着。女人愣了一下，走进去时看见一个年轻人正低着头做事。年轻人正在把牛角刀柄安在一把长刀上。听见脚步响，年轻人抬起头来。

干娘。

女人答应了一声，女人认出是铁匠的儿子，也是她的干儿子。女人坐了下来，说，我去看你爹了。

我知道。铁匠的儿子回答，专心地把固定刀柄的螺丝旋紧，长刀闪着青幽幽的光。

你打的。女人问，口气甚至有些讨好的意思了。

年轻人点了点头，有点自豪。年轻人从墙上摘下来一个金黄色的刀鞘，把刀尖对准鞘口。一声长啸，刀入鞘。

爹走后，我来给阿幼卡兄弟打刀。年轻人说，满意地把刀左右看着，摩挲着。干娘，这是一把宝刀。

是一把宝刀。女人由衷道。随后年轻人就把刀递给了她，刀很沉，女人的手软了一下，用力攥住了。

爹不知道，我把他的手艺全学了。年轻人说，有些得意。女人看着年轻人黝黑的脸，眼前突然浮现起阿幼卡白皙的脸来。

前些天我也去看爹了。年轻人说，我告诉他我要把他没打完的刀接着打完。

女人的眼眶又红了起来，女人有一种冲动，把这个和儿子同岁的干儿子抱进怀里的冲动，可是女人忍住了。

给阿幼卡兄弟吧，干娘，这把刀会护佑他。年轻人又说。

女人站了起来，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女人走到门口的时候，年轻人突然叫住了她。

干娘，年轻人说，眼睛紧紧地盯着女人，目光中闪射出一股寒光。我希望你永远是我的干娘。女人点了点头。干娘不是亲娘。年轻人又说，绕口令似的。

一阵眩晕袭来，女人身子晃了晃，她懂得年轻人的意思。她咬了咬嘴唇，看着年轻人坚定的目光，点了点头，她看见年轻人微笑了。

让你受委屈了，干娘。女人听到年轻人在耳边轻轻地说，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



第二天,女人把巫师和村长都请到家里。当看到女人家里木板壁上挂着的长刀的时候,村长叹息着叫了起来,玛雅卡,你还是把它打成了,你这个犟女人!村长还要说什么,巫师却把他打断了,闭嘴,作法事的时候可没有什么村长。于是村长就闭嘴了。女人说,我要给我的阿幼卡办一个成人礼,这也是他爹死前交代的。巫师立即拥护,说,好啊,这是好事,这些年都没有人举行成人礼了。村长瞪了巫师一眼,不说话,村长惹不起巫师,巫师是神的儿子,村长当着官,可村长是人的儿子。村长有些担心,村长是个好人,可不想村子里出什么事。

巫师问,玛雅卡,阿幼卡什么时候回来?

女人垂下头来,好一会才说,他可能不回来了。

那可不成,祖宗传下来的规矩,玛雅卡。巫师坚持说,孩子没有回来,我给谁披上芭蕉叶和棕片?

女人沉默下来,女人懂得这个规矩。巫师和村长回去的时候,女人跟着村长来到他家的代销店里,再次给儿子打了一个电话。女人在电话里乞求儿子,想让儿子回来一趟。女人说,阿幼卡,你的男儿铁已经打成了刀了,是一把宝刀。回来吧,我的阿幼卡,只要两天,不会耽误了你的学习。可是儿子却说,娘,刀子我不需要,真的,我不喜欢佩刀。娘,到假期我会回来看你的,一定。她还要说什么,儿子却说,娘,小茜叫我了,我要去图书馆了,再见!

女人去了乡场,回来时后面跟着铁匠的儿子。

当天晚上,成人礼如期举行了。巫师用黑黑的锅底灰和靛青给铁匠的儿子抹了花脸,把芭蕉叶和棕片披在小伙子赤裸的身上,引导着他拜祭了天地和祖宗神灵,铁匠的儿子跪在地上,任由巫师跷着兰花指,把点化过的吉祥符水洒在自己头上。潺潺的祝祷绵长得像一点小河,在小木屋里流淌。女人怀抱着宝刀,坐在神龛下,她的身边,是男人的灵牌。当儿子在巫师的牵引下,向着她跪下的时候,女人忍不住抽泣起来,以致巫师不得不附在她耳边轻轻地告诉她,玛雅卡,要忍住,在孩子的成人礼上哭泣,是不吉利的。女人马上擦干了泪水,把宝刀放在神龛下的桌上,伸出双手扶起儿子。孩子,你长大啦,娘祝福你。

谢谢，干娘。儿子附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女人微微一怔。给你的儿子阿幼卡授刀吧，娘。儿子又说。

女人直起腰来，却晃了几晃。跪在她脚下的，是她的儿子阿幼卡，也是她的干儿子，铁匠的儿子。这一会，她代表着两个娘，在给两个儿子授刀。她转过身去，伸手去拿宝刀，沉重的宝刀压得她的手弯了一下。她两手托着刀，转过身来，儿子把手高高地举过头顶。孩子，女人喃喃地说，一时间却把祷词忘了。女人庄重地把宝刀放在儿子手掌里，亲吻了儿子的前额，然后退后三步。巫师走了上来，用拂尘在儿子的头上、肩上、背上扫了几下，潺潺细流似的祝祷声又响了起来。

仪式结束后，巫师走了。铁匠儿子也走了，离开的时候，铁匠的儿子按照成人后第一次离开母亲的规矩，跪在门槛上给她叩了头。

娘，我会回来看你的，谢谢你给我操办了成人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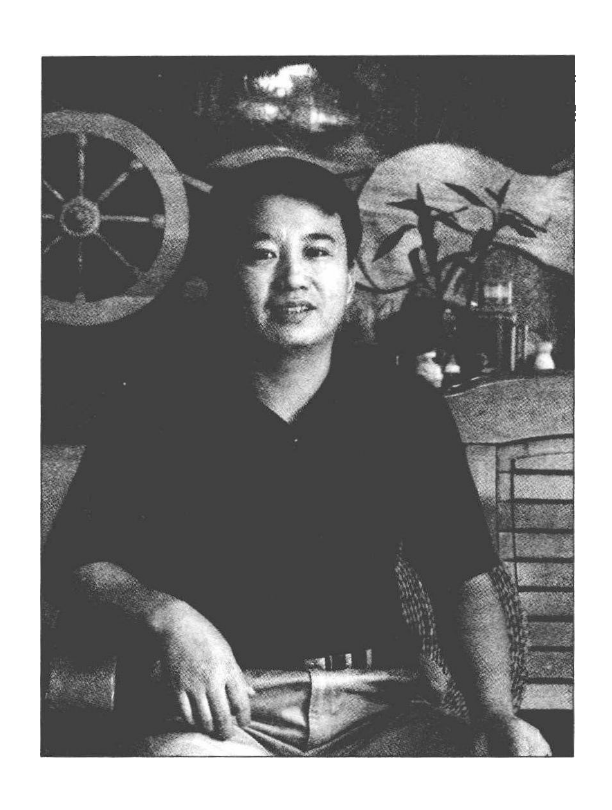
阿幼卡也会回来的。铁匠的儿子又说。然后转身走了。女人跟在铁匠儿子的后面，把他送出了村口，月光铺在地上，形成一层薄薄的光晕。女人站在村口，看着铁匠的儿子走进光晕里去。铁匠的儿子走出很远，突然回过头来，朝着她挥了挥手，男人浑厚的声音传过来，干娘，您老回去吧，不要送了。

女人静静地站着，一直等到看不见铁匠儿子的身影了，才转过身来，踏着长长短短的虫鸣慢慢地往家里走。家里，仪式的摆设还没有撤下，男人在板壁上向她微笑。女人把宝刀拿在手上，细细地摩挲了一会儿，然后站上桌去，把宝刀挂在男人下面。女人想起铁匠儿子说的话，阿幼卡会回来的。是的，她相信，她的阿幼卡会回来的，不管他走得多远，他一定会回到她的身边。

中篇小说

zhongpianxiaoshuo

达兵及总后某院校工作。1997年转业后，曾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和北京电视台工作，现为武警总部政治部专业作家。



石钟山小传

石钟山，男，1964年生于沈阳，长于吉林。1981年入伍，先后在空军雷达兵及总后某院校工作。1997年转业后，曾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和北京电视台工作，现为武警总部政治部专业作家。

横　　赌

□ 石钟山

20世纪30年代，关东赌场上流行两种赌法。一种是顺赌，赌财、赌房、赌地，一掷千金，这是豪赌、大赌。然而，也有另一种赌法，没财、没钱，也没地，身无分文，就是硬赌，赌妻儿老小、赌自己的命。在赌场上把自己的命置之不顾，甚至自己妻儿的生命，用人当赌资，这种赌法被称为横赌。

横赌自然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一

身无分文的冯山在赌桌上苦熬了五天五夜，不仅熬红了眼睛，而且熬得气短身虚。杨六终于轰然一声倒在了炕上。他在倒下的瞬间，有气无力地说：冯山，文竹是你的了。然后杨六就倒下了，倒下的杨六便昏睡过去。

当文竹绿裤红袄地站在冯山面前的时候，冯山一句话也没说，他仔仔细细地看了文竹一眼，又看了一眼。文竹没有看他，面沉似水，望着冯山后脑勺那轮冰冷且了无生气的冬日，半晌才说：这一个月，我是你的人了，咱们走吧。

冯山听了文竹的话，想说点什么，心里却杂七杂八的很乱，然后就什么也没说，只狠狠地吞咽了口唾液。转过身，踩着雪，摇晃着向前走去。

文竹袖着手，踩在冯山留在雪地上的脚印，也摇晃着身子一扭一扭地随着冯山去了。

冯山走进自家屋门的时候，他看见灶台上还冒着热气。他掀开锅盖看了看，锅里贴着几个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还蒸着一锅酸菜。他知道这是



菊香为自己准备下的。想到菊香,他的心里不知道什么地方就疼了一下。

文竹也站在屋里,就站在冯山的身后。冯山掀开锅盖的时候,满屋子里弥漫了菜香。她深深浅浅地吸了几口气。

冯山似乎是迫不及待的样子,他一只脚踩在灶台上,从锅沿上摸起一个饼子,大口嚼了起来。他侧过头,冲着文竹含混地说:你也吃。

文竹似乎没有听见冯山的话,她沉着脸走进了里间。里间的炕也是暖热的,两床叠得整齐的被子放在炕脚,炕席似乎也被扫擦过了。这细微之处,文竹闻到了一丝女人的气息。这丝女人的气息,让她的心里复杂了一些。外间,冯山还在稀里呼噜地吃着。文竹袖着手在那站了一会儿。她看见窗户上一块窗纸被刮开了。她脱下鞋走上炕,用唾沫把那层窗纸粘上了。她脚触在炕上,一缕温热传遍她的全身。

冯山抹着嘴走了进来,他血红着眼睛半仰着头望着炕上的文竹。文竹的脸色和目光一如既往地冷漠着。她的手缓慢而又机械地去解自己的衣服,冯山就那么不动声色地望着她的举动。

她先脱去了袄,只剩下一件鲜亮的红肚兜,接下来她脱去了棉裤,露出一双结实而又丰满的大腿。她做这一切时,表情依旧那么冷漠着,她甚至没有看冯山一眼。

接下来,她拉过被子躺下了。她躺下时,仍不看冯山一眼地说:杨六没有骗你,我值那个价。

杨六和冯山横赌时,把文竹押上了。他在横赌自己的女人。文竹是杨六在赌场上赢来的。那时文竹还是处女,文竹在跟随了杨六一个多月后,他又把文竹输给了冯山。

冯山把一条左臂押给了杨六,杨六就把文竹押上了。如果文竹就是个女人,且被杨六用过的女人,那么她只值冯山一根手指头的价钱。然而杨六押文竹时,他一再强调文竹是处女。冯山就把自己的一条手臂押上了。结果杨六输了。文竹就是冯山的女人了,时间是一个月。

文竹钻进被窝的时候,又伸手把红肚兜和短裤脱下来了。然后就望着天棚冲冯山说:这一个月我是你的人了,你爱咋就咋吧。

说完文竹便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只剩下两排长长的睫毛。

冯山麻木惘然地站在那里,他想了一下被子里文竹光着身子的样子。



他甩下去一只鞋，又甩下去一只，然后他站在了炕上，他看了一眼躺在面前的文竹，他想到了菊香。菊香每次躺在他面前，从来不闭眼睛，而是那么火热地望着他。

他脑子里突然一阵空白，然后就直直地躺在了炕上，便昏天黑地睡死过去。

文竹慢慢睁开眼睛，望眼躺在那里的冯山，听着冯山海啸似的鼾声，眼泪一点一滴地流了出来。

二

文竹是父亲作为赌资输给杨六的。文竹的父亲也是个赌徒，一路赌下来，就家徒四壁了。年轻的时候，先是赌输了文竹妈，输文竹妈的时候，文竹才五六岁。文竹妈也是父亲在赌桌上赢来的，后来就有了文竹。在没生文竹时，母亲不甘心跟着父亲这种赌徒生活一辈子，几次寻死觅活都没有成功，后来有了文竹，母亲便安下心来过日子了。她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把孩子养大成人。母亲无法改变父亲的赌性，便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认命了。父亲在文竹五岁那一年，终于输光了所有的赌资，最后把文竹母亲押上了，结果也输掉了。文竹母亲本来可以哭闹的，她却一滴泪也没有流。她望着垂头丧气蹲在跟前的文竹父亲，很平静地说：孩子是我的，也是你的，我走了，只求你一件事，把孩子养大，让她嫁一个好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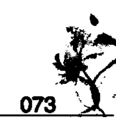
蹲在地上的父亲，这时抬起头，咬着牙说：孩她娘，你先去，也许十天，也许二十天，我就是豁出命也把你赢回来，咱们还是一家人，我不嫌弃你。

母亲冷着脸，“呸”地冲父亲吐了一口，又道：你的鬼话没人相信。你输我这次，就会有下次，看在孩子的份儿上，我只能给你当一回赌资，没有下回了。

父亲的头又低下去了，半晌又抬起来，白着脸说：我把你赢回来，就再也不赌了。咱们好好过日子。

母亲说：你这样的话都说过一百遍一千遍了，谁信呢。

母亲说完拉过文竹的手，文竹站在一旁很冷静地望着两个人。五岁的文竹已经明白眼前发生的事了。她不哭不闹，冷静地望着父母。



母亲先是蹲下身，抱着文竹，泪水流了下来。

文竹去为母亲擦泪，母亲就说：孩子，你记住，这就是娘的命呀。

父亲给母亲跪下了，哽着声音说：孩她娘，你放心，你前脚走，我后脚就把你赢回来，再也不赌了，再赌我不是人养的。

母亲站起来，抹去脸上的泪说：孩子也是你的，你看着办吧。

说完便走出家门，门外等着母亲的是向麻子。向麻子赌，只赌女人，不押房子不押地，于是向麻子就走马灯似的换女人。赢来的女人没有在他身边待长的，多则几个月，少则几天。向麻子曾说，要把方圆百里的女人都赢个遍，然后再换个遍。

母亲走到门口的时候，文竹细细尖尖地喊了声：娘。

母亲回了一次头，她看见母亲脸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最后母亲还是头也不回地坐着向麻子赶来的牛车走了。

父亲果然说到做到，第二天又去找向麻子赌去了，他要赢回文竹的母亲。父亲没有分文的赌资，他只能用自己的命去抵资。向麻子没有要父亲的命，而是说：把你裆里的家伙押上吧。

父亲望着向麻子，他知道向麻子心里想的是什么。向麻子赢了文竹的母亲，用什么赌向麻子说了算，他只能答应向麻子。结果父亲输了，向麻子笑着把刀扔在父亲面前。赌场上的规矩就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没有收回的余地。除非你不在这个圈里混了。背上一个不讲信誉的名声，在关东这块土地上，很难活出个人样来，除非你远走他乡。

那天晚上，父亲是爬着回来的。自从父亲出门之后，文竹一直坐在门槛上等着父亲。她希望父亲把母亲赢回来，回到以前温暖的生活中去。结果，她看到了浑身是血的父亲。

就是在父亲又一次输了的第二天，母亲在向麻子家，用自己的裤腰带把自己吊了起来。这是当时女人最体面、最烈性的一种死法。

母亲死了，父亲趴在炕上号哭了两天。后来他弯着腰，叉着腿，又出去赌了一次。这回他赢回了几亩山地。从此父亲不再赌了，性情也大变了模样。父亲赌没了裆里的物件，性格如同一个女人。

靠着那几亩山地，父亲拉扯着文竹，父亲寡言少语，每年父亲总要领着文竹到母亲的坟前去看一看，烧上些纸。父亲冲坟说：孩她娘，你看眼孩



子，她大了。

后来父亲还让文竹读了两年私塾，认识了一些字。

父亲牛呀马的在几亩山地上劳作着，养活着自己，也养活着文竹。一晃文竹就十六了，十六岁的文竹出落成个漂亮姑娘，方圆百里数一数二。

那一次，父亲又来到母亲坟前，每次到母亲坟前，文竹总是陪着，唯有这次父亲没让文竹陪着。他冲坟说：孩她娘，咱姑娘大了，方圆百里，没能有人比上咱家姑娘。我要给姑娘找一个好人家，吃香的喝辣的受用一辈子。

父亲冲母亲的坟头磕了三个响头，又说：孩她娘，我最后再赌一回，这是最后一回，给孩子赢回些陪嫁。姑娘没有陪嫁就没有好人家，这你知道。我这是最后一回了呀。

父亲说完冲母亲的坟磕了三个响头，然后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父亲走前冲文竹说：丫头，爹出去几天，要是死了，你就把爹埋在你妈身旁吧。这辈子我对不住她，下辈子当牛做马我伺候她。

文竹知道父亲要去干什么，"扑通" 一声就给父亲跪下了。她流着泪说：爹呀，金山银山咱不稀罕，你别再赌了，求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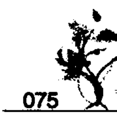
父亲也流下了泪，仰着头说：丫头，我跟你娘说好了，就这一次了。

父亲积蓄了十几年的赌心已定，十头牛也拉不回了。父亲又去了，他是想做最后一搏，用自己的性命去做最后一次赌资。结果没人接受他的赌"资"，要赌可以，把他的姑娘文竹做赌资对方才能接受。为了让女儿嫁一个好人家，十几年来，父亲的赌性未泯，他不相信自己会赌输，真的把姑娘赌出去，他就可以把命押上了，这是赌徒的规矩。久违赌阵的父亲最后一次走向了赌场。

结果他输得很惨，他的对手是隔辈人了。以前那些对手要么洗手不干了，要么家破人亡。这些赌场上的新生代，青出于蓝，只几个回合，他就先输了文竹给杨六，后来他再捞时，又把命输上了。

杨六显得很人性地冲他说：你把姑娘给我就行了，命就不要了。你不是还有几亩山地嘛，凑合着再活个十几年吧。

当文竹知道父亲把自己输给杨六时，和母亲当年离开家门时一样，显得很冷静。她甚至还冲父亲磕了一个头，然后说：爹，是你给了我这条命，又是你把我养大，你的恩情我知道。没啥，就算我报答你了。



说完立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杨六牵着一匹高头大马等在外面。文竹走了,是骑着马走的。

父亲最后一头撞死在母亲坟前的一块石头上。文竹把父亲埋了,文竹没有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而是把父亲埋在了另一个山坡上,两座坟头遥遥相望着。

文竹在杨六的身边生活了一个月又十天之后,她作为杨六的赌资又输给了冯山。

三

冯山下决心赢光杨六身边所有的女人,他是有预谋的。冯山要报父亲的仇,也要报母亲的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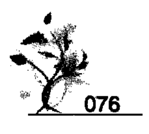
冯山的父亲冯老么在二十年前与杨六的父亲杨大,一口气赌了七七四十九天,结果冯老么输给了杨大。输的不是房子不是地,而是自己的女人山杏。

那时的山杏虽生育了冯山,仍是这一带最漂亮的女人。杨大念念不忘山杏,他和冯老么在赌场上周旋了几年,终于把山杏赢下了。

山杏还是姑娘时,便是这一带出名的美女。父亲金百万也是有名的横赌。那时金百万家有很多财产,一般情况下,他不轻易出入赌场,显得很有节制。赌瘾上来了,他才出去赌一回。金百万从关内来到关外,那时只是孤身一人。他从横赌起家,渐渐置地办起了家业,而且娶了如花似玉的山杏母亲。山杏的母亲是金百万明媒正娶的。有了家业,有了山杏母亲之后,金百万就开始很有节制地赌了。

后来有了山杏,山杏渐渐长大了,最后出落成这一带最漂亮的女人。漂亮的女人,从古至今,总是招惹出一些事情。山杏自然也不例外。

冯老么和杨大,那时都很年轻,年轻就气盛,他们都看上了山杏。关外赌徒,历来有个规矩,要想在赌场上混出个人样来,赢多少房子和地并不能树立自己的威信,而是一定要有最漂亮的女人。漂亮女人是一笔最大的赌资,无形,无价。凡是混出一些人样的关东赌徒,家里都有两个或三个漂亮的女人。这样的赌徒,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让人另眼相看。



冯老么和杨大，那时是年轻气盛的赌徒，他们都想得到山杏。凭他们的实力，要想明媒正娶山杏，那是不可能的。金百万不会看上他们那点家财。要想得到山杏，他们只能在赌场上赢得山杏，而且要赢得金百万心服口服。

冯老么和杨大那时很清醒，凭自己的赌力，无法赢得金百万。金百万在道上混了几十年了，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从横赌起家，赌下这么多家产，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了金百万的足智多谋。那时的冯老么和杨大两个人空前的团结，他们要联手出击，置金百万于败地。而且在这之前，两人就说好了，不管谁赢出来山杏，两人最后要凭着真正的实力再赌一次，最后得到山杏。

刚开始，两人联起手来和金百万小打小闹地赌，金百万也没把两个年轻赌徒放在眼里，很轻松地赌，结果金百万止不住地小赌。先是输了十几亩好地，接着又输了十几间房产。这都是金百万几十年置办下来的家产。而且又输在了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赌徒手里，他自然是心有不甘。老奸巨猾的金百万也是显得心浮气躁起来。那些日子，金百万和冯老么、杨大等人纠缠在一起，你来我往。金百万就越赌越亏，初生牛犊的冯老么和杨大显得精诚团结，他们的眼前是诱人的山杏，赢金百万的财产只是他们的计划中的第一步，就像在池塘里捕抓鱼一样，首先要把池塘的水淘干，然后才能轻而易举地得到鱼。心高气傲的金百万触犯了赌场上的大忌：轻敌，又心浮气躁。还没等金百万明白过来，金百万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便输光了所有家产。金百万红眼了，他在大冬天里，脱光了膀子，赤膊上阵，终于把自己的女儿山杏押上了。这是冯老么和杨大最终的愿望。两人见时机到了，胜败在此一举了，他们也脱光了膀子和金百万赌了起来。三个人赌的不是几局，而是天数，也就是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谁先倒下，谁就认输了。这一招又中了两个年轻人的计，金百万虽然英豪无比，毕竟是几十岁的人了，和两个年轻人相比，无论如何都是吃亏的。金百万在不知不觉中，又犯了一忌。

最终的结果，在三个人赌到第五十天时，金百万一头栽倒在炕下，并且口吐鲜血，一命呜呼。冯老么和杨大在数赌注时，杨大占了上风，也就是说山杏是杨大先赢下的。两人有言在先，两人最终还是要再赌一回的。

精诚合作的两人,最后为了山杏,又成了对手。结果是,冯老么最终赢得了山杏。后来,他们生下了冯山。

这么多年,杨大一直把冯老么当成了一个对手。这也是赌场上的规矩,赢家不能罢手,只有输家最后认输,不再赌下去,这场赌博才算告一段落。

杨大和冯老么旷日持久地赌着。双方互有胜负,一直处在比较均衡的态势。谁也没有能力把对方赢到山穷水尽。日子就不紧不慢地过着。

冯山八岁那一年,冯老么走了背字。先是输了地,又输了房子,最后他只剩下山杏和儿子冯山。他知道杨大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想赢得山杏。他不相信自己最终会失去山杏。输光了房子、地和所有家产的冯老么也红了眼了,同样失去理智的冯老么,结局是失去了山杏。

最后走投无路的冯老么只能横赌了,他还剩下一条命,对赢家杨大来说他无论如何要接受输家冯老么的最后一搏。冯老么就把自己的命押上了,且死法也已选好。若是输了,身上系上石头,自己沉入大西河。如果赢了,他就又有能力和金钱同杨大做旷日持久的赌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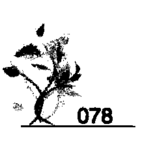
孤注一掷的冯老么终于没能翻动心态平和的杨大的盘子。最后他只能一死了之了。赌场上没有戏言的,最后输家不死,也没人去逼你,可以像狗一样地活下去。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没了房子没了地,老婆都没了,生就不如死了。关东人凭着最后那点尊严,讨个死法,也算是轰轰烈烈一场。赢得后人几分尊敬。

冯老么怀抱石头一步步走进了大西河,八岁的冯山在后面一声又一声地喊叫着。走进大西河的冯老么,最后回了一次头,他冲八岁的儿子冯山喊着说:小子,你听着,你要是我儿子,就过正常人的日子,别再学我去赌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大西河,他连同那块石头沉入到河水中。

两天以后,冯老么的尸首在下游浮了上来。那块怀抱的石头已经没有了,他手里只抓了一把水草。

杨大很义气也很隆重地为冯老么出殡,很多人都来了,他们为冯老么的骨气,把场面整得很热闹,也很悲壮。

八岁的冯山跪在父亲的坟前,那时一粒复仇的种子就埋在了他年少的心中。



一个月后，山杏吊死在杨大家中的屋梁上。杨大没有悲哀，有的是得到山杏后的喜庆，他扬眉吐气地又一次为山杏出殡。山杏虽然死了，但却是自己的女人了。杨大把山杏的尸体葬入到自己家的祖坟里，一口气终于吐了出来。

斗转星移，冯山长大了，杨大的儿子杨六也长大了。

杨大结局也很不美好，在最后一次横赌中，他也走进了大西河，他选择了和冯老么一样的死法。当然，那是冯老么死后的二十年以后了。

冯山和杨六就有了新故事。

四

冯山是在菊香家长大的。菊香的父亲也曾经是个赌徒，那时他帮助冯老么和杨大一起去算计金百万。冯山和菊香是两位家长指腹为婚的。当时冯老么说：要是同性，就是姐妹或兄弟，要是异性就是夫妻。

在赌场上摸爬滚打的两个人，知道这种亲情的重要，那时冯山的父亲冯老么早已和菊香的父亲一个头磕在地上成为兄弟了。

冯山出生不久，菊香便也落地了。菊香出生以后，父亲便金盆洗手了，他靠从金百万那里赢来的几亩地生活着。他曾经多次劝阻冯老么说：大哥，算了吧，再赌下去，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冯老么何尝不这么想，但他却欲罢不能。把山杏赢过来以后，杨大就没放过冯老么，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口气。他不能让人瞧不起，如果他没有赢下山杏，借此洗手不干了，没人会说他什么。恰恰他赢下了山杏，山杏最后能和冯老么欢天喜地地结婚，山杏就是看上了冯老么敢爱敢恨这一点。冯山的母亲山杏这一生只崇拜两个男人，一个是自己的父亲金百万，第二个就是冯老么。冯老么赢了父亲，又赢了杨大，足以说明冯老么是个足智多谋的男人。虽然山杏是个漂亮女人，但她却继承了父亲金百万敢赌、敢爱、敢恨的性格。父亲死了，是死在赌场上，这足以证明父亲是个响当当的汉子。她心甘情愿做父亲的赌资，山杏崇拜的是生的磊落，活的光明。父亲为了家业，为了她，死在赌场上，丈夫冯老么也为了自己死在赌场上。两个她最崇敬的男人走了，她也就随之而去了。



这就是冯老么所理解的生活，但他却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冯山走他的路。在临沉河前，他找到了菊香的父亲，把冯山托付给了菊香父亲。两个男人头对头地跪下了，冯老么说：兄弟，我这就去了，孩子托付给你了。

菊香父亲点着头。

冯老么又说：冯山要是不走我这条路，就让菊香和他成亲，若是还赌，就让菊香嫁一个本分人家吧。

菊香的父亲眼里已含了泪，他知道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没用了。他只能想办法照顾好冯山。

冯山和菊香就一起长大了，他们从小就明白他们这层关系。当两人长大到十六岁时，菊香父亲把菊香和冯山叫到了一起，他冲冯山说：你还想不想赌？

冯山不说话，望着菊香父亲。

菊香父亲又说：要是还赌，你就离开这个家，啥时候不赌了，你再回来，我就是你爹，菊香就是你妹子。你要是不赌，我立马给你们成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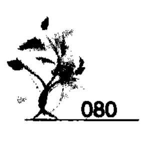
冯山"扑通"一声就给菊香父亲跪下了，他含着泪说：我要把父亲的脸面争回来，把我母亲的尸骨赢回来，埋回我冯家的祖坟，我就从此戒赌。

菊香父亲摇着头，叹着气，闭上了眼睛，他的眼里滚出两行老泪。

从此，冯山离开了菊香，回到了父亲留下的那两间草屋里，不久，菊香父亲为菊香寻下了一门亲事，那个男人是老实巴交种地的。家里有几亩山地，虽不富裕，日子却也过得下去。择了个吉日，菊香就在吹吹打打声中嫁给了那个男人。

菊香婚后不久，那个男人身体便一日不如一日，从早到晚总是没命地咳嗽，有时竟能咳出一缕血丝来。中医便络绎不绝地拥进家门，看来看去的结果是男人患了痨病。接下来，男人便烟熏火燎地吃中药，于是男人的病不见好也不见坏。不能劳动了，那几亩山地一点点换成药钱，日子就不像个日子了。菊香就三天两头地回到父亲家，住上几日，临回去时，带上些吃食，带一些散碎银两，再住上些日子。日子就这么没滋没味地过着。好在她心里还有个男人，那就是冯山。

菊香出嫁前，来到了冯山的小屋里。两人从小明白他们的关系后，自然就知道了许多事理。在那时，菊香就把冯山当成自己的男人看了。渐渐



大了，这种朦胧的关系渐渐地清晰起来，结果父亲却把她嫁给了这个痨病的男人。她恨冯山不能娶她。

冯山的心里又何尝放下过菊香呢。他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他不想让菊香为自己担惊受怕，赌徒没有一个好下场。他不想连累菊香，他甚至想过，自己不去走父亲那条路，但他的血液里流淌着父亲的基因，他不能这么平平淡淡地活着，况且母亲的尸骨还在杨大家里的坟地里埋着。他要把母亲的尸骨赢回来，和父亲合葬在一起，他还要看见杨六家破人亡。只有这样他不安的心才能沉寂下来。最终他选择了赌徒这条路。

那次菊香是流着泪在求他。

菊香说：冯山哥，你就别赌了，咱们成亲吧。

他叹了口气道：今生咱们怕没那个缘分了。

菊香给他跪下了。

他把菊香从地上拉起来。

后来菊香就长跪不起了，他也跪下了，两个人就抱在了一起哭成了一团。最后他说到了母亲，说到了父亲，菊香知道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再后来，菊香就把衣服脱了，将身体呈现在他面前。菊香闭着眼睛说：咱们今生不能成为正式的夫妻，那咱们就做一回野夫妻吧。

冯山愣在那里，他热得浑身难受，可是他却动不了。

菊香见他没有行动，便睁开眼睛说：你要是个男人，你就过来。

他走近菊香身旁，菊香说：你看着我的眼睛。

他就望着菊香的眼睛，那双眼睛又黑又亮，含着泪水，含着绝望。他的心疼了一下。

菊香问：你喜欢我吗？

他点点头。

菊香又说：那你就抱紧我。

他抱住了菊香，菊香也一把抱住了他，两个人便滚到了炕上……

菊香喊：冤家呀……

他喊：小香，我这辈子忘不了你呀……

…………

菊香的男人得了病以后，菊香便三天两头地从男人那里回来。她刚开

始偷偷摸摸地往冯山这里跑,后来就明目张胆地来了。刚开始,父亲还阻止菊香这种行为,后来他也觉得对不住菊香,找了一个痨病男人,便不再阻止了。

菊香后来生了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叫槐。菊香怀上孩子时,就对冯山说:这孩子是你的。果然,孩子长满三岁时,眉眼就越来越像冯山了。

每当菊香牵着槐的手走进冯山视野的时候,冯山的心里总是春夏秋冬的不是个滋味。那时,他就在心里一遍遍地发誓:等赢光杨家所有的女人和母亲的尸骨,我就明媒正娶菊香。一想起菊香和槐,他的心就化了。

五

冯山昏睡两天两夜之后,终于睁开了眼睛。他睁开眼睛便看见了文竹的背影,恍若仍在梦里。他揉了揉眼睛,再去看文竹时,他才相信眼前的一切不是梦,文竹就在他的身边,是他从杨六那里赢来的。他伸了一个懒腰坐了起来,一眼便望见了炕沿上放着一碗冒着热气的面条,面条上放着葱花还有一个亮晶晶的荷包蛋,这时他才感受到自己真的是饿了。他已经有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在赌场上,他所有的心思都用在赌局上,没心思吃饭,也不饿。他端起面条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文竹这时回过身望了他一眼,他有些感激地望了一眼文竹。

文竹别过脸依旧望着窗外。窗外正飘着轻雪,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文竹就说:这面条不是我给你做的。

冯山停了一下,他想起了菊香,三口两口吃完面条,放下碗,他推开外间门,看到了雪地上那双脚印。这是菊香的脚印。菊香刚刚来过。想起菊香,他的心里暖了起来。他端着膀子,冲雪地打了个喷嚏。他冲雪地呆想一会儿,又想了一会儿,关上门又走进屋里。

文竹的背影仍冲着他。他望着文竹的背影在心里冷笑了下,他不是在冲文竹冷笑,而是冲着杨六冷笑。现在文竹是他的女人了,是从杨六那里赢来的。

这时文竹就说:已经过去两天了,还有二十八天。

他听了文竹的话心里愣了一下,他呆呆地望着文竹后背,文竹的背浑



圆、纤细,样子无限的美好。他就冲着文竹美好的后背说:你说错了,我要把你变成死赌。因为你是杨六的女人。文竹回过身,冷着脸一字一顿地说:冯山,你听好了,我不是谁的女人,我是还赌的。你就把我当成个玩意儿,或猪或狗都行。

文竹的话让冯山好半晌没有回过味来,他又冲文竹笑了笑。他想,不管怎么说,你文竹是我从杨六手里赢来的,现在就是我的女人了。想到这他又笑了笑。

他冲文竹说:我不仅要赢你,还要赢光杨六身边所有的女人,让他走进大西河,然后我给他出殡。

说到这,他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母亲的尸骨还在杨六家的祖坟里埋着。这么想过了,从脚趾缝里升起蚂蚁爬行似的仇恨,这种感觉一直涌遍了他的全身。

他赢了文竹,只是一个月的时间,这被称为活赌。死赌是把女人永远成为自己的老婆。他首先要办到的是把文竹从杨六手里永远赢下来。一想起杨六,他浑身的血液就开始沸腾了,而眼前的女人文竹现在还是杨六的女人,只属于他一个月,想到这他的牙根就发冷发寒。

他冲文竹的背影说:上炕。

文竹的身子哆嗦了一下,但是没有动,仍那么坐着。

他便大声地说:上炕。

半晌,文竹站起来,一步步向炕沿走过去。她脱了鞋子坐在炕上。在这个过程中,她没望冯山一眼,脸色如僵尸。

冯山咬了咬牙说:脱。

这次文竹没有犹豫,依旧没有表情地脱去了绿裤红袄,又把肚兜和内裤脱去了,然后拉过被子,"咚"的一声倒下去。

冯山在心里笑了一下,心里咬牙切齿地说:杨六,你看好了,文竹现在可是我的女人。

冯山几把脱光了自己,掀开文竹的被子钻了进去。他抱住了文竹,身子压在她的身上。直到这时,他才打了个冷战,他发现文竹的身体冷得有些可怕,他抱着她,就像抱着一根雪地里的木头。这种冰冷让他冷静下来,他翻身从文竹身上滚下来。他望文竹,文竹的眼睛紧紧闭着,她的眼角,有

两滴泪水缓缓流出来。

冯山索然无味地从被子里滚出来，开始穿衣服。他穿好衣服，卷了支纸烟，吸了一口，又吸了一口，才说：你起来吧，我不要你了。

文竹躺在那里仍一动不动。

冯山觉得眼前的女人一点意思也没有，只是因为她现在还是杨六的女人，所以他才想占有她。

他站在窗前，刚才文竹站过的地方，望着窗外，窗外的雪又大了几分，洋洋洒洒的，覆盖了菊香留在雪地上的脚印。

文竹刚开始在流泪，后来就轻声哭泣起来，接着又痛哭起来。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还有母亲，父亲最后一赌是为了自己，为了让自己有个好的陪嫁，然后找个好人家，可父亲却把自己输了，输给了赌徒。

刚才冯山让她脱衣服时，她就想好了，自己不会活着迈出这个门槛了，她要把自己吊死在房梁上。她恨父亲，恨所有的赌徒。可她又爱父亲，父亲是为她才做最后一搏的。这都是命，谁让自己托生在赌徒的家里呢。做赌徒的女人或女儿，总逃不掉这样的命运。母亲死后，父亲虽然不再赌了，可那层浓重的阴影，永远在她心头挥之不去。

她号哭着，为了母亲，也为父亲，更为自己，她淋漓尽致地痛哭着。

她的哭声让冯山的心里乱了起来。他回过头冲她说：从今以后，我不会碰你一根指头。我只求你一件事，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等我赢光杨六家所有的财产和女人，我就让你走，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文竹听了冯山的话止住了哭声，她怔怔地望着冯山。

冯山说：晚上我就出去，我不出去，杨六也会找上门来的。十天之后我就回来，到时你别走远了，给我留着门，炕最好烧热一些。

文竹坐在那，似乎听到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听到。

冯山说：家里柜子里有米，地窖里有菜，我不在家，你别委屈了你自己。

冯山又说：我要亲眼看见杨六抱着石头走进大西河，我就再也不赌了。要是还赌，我就把我的手剁下来。

冯山穿上鞋，找了根麻绳把自己的棉袄从腰间系上。他红着眼睛说：我走了，记住，我十天后回来。



说完冯山头也不回地开门出去了,走进风雪里。

文竹不由自主地走到了门旁,一直望着冯山走远。不知为什么,她的心忐忑不安起来,不知为谁,自从父亲把自己输了,她的一颗心就死了。她觉得那时,自己已经死了。直到现在,她发现自己似乎又活了一次。她的心很乱,是为了冯山那句让她自由的话吗?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六

冯山走进赌场的时候,杨六已经在那里等候了。赌场设在村外两间土房里。房子是杨六提供的。村外这片山地也是杨六家的。自从杨大那一辈开始,赌场上的运气一直很好,赢下了不少房子和地。这两间土房是杨六秋天时看庄稼用的。现在成了杨六和冯山的赌场。

杨六似乎等冯山有些时候了,身上落满了雪,帽子上和衣领上都结满了白霜。杨六那匹拴在树上的马也成了一匹雪马,马嚼着被雪埋住的干草。

杨六一看见雪里走来的冯山就笑了,他握住冯山的手说:我知道你今天晚上一准会来。

冯山咧了咧嘴道:我也知道你早就等急了。

两人走进屋里,屋里点着几只油灯,炕是热的,灶膛里的火仍在呼呼地烧着。两人撕撕扯扯地脱掉鞋坐在炕上。

杨六笑着问:咋样,我没骗你吧,那丫头是处女吧?

冯山不置可否地冲杨六笑了笑。

杨六仍说:那丫头还够味吧?玩女人么,就要玩这种没开过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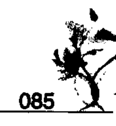
冯山闷着头抽烟,他似乎没有听清杨六的话。

杨六这时才把那支快烧了手的烟屁股扔在地上。从炕上的赌桌上取出笔墨,一场赌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赌前写下文书,各执一份,也算是一份合同吧。杨六铺开纸笔就说:我是输家,这回的赌我来押。

冯山摆摆手说:你押,你尽管押。

杨六就在纸上写:好地三十垧,房十间。



冯山就说：老样子，一只左手。

冯山身无分文，只能横赌。横赌、顺赌双方都可以讨价还价，直到双方认同，或一方做出让步。

杨六把笔一放说：我这次不要你的手，我要你把文竹押上，文竹是我的。

冯山知道杨六会这么说，他要先赢回文竹，然后再要他的一只手，最后再要他的命。冯山也不紧不慢地说：那好，我也不要你房子，不要你地。我也要文竹，这次我赢了，文竹就永远是我的了。

杨六似乎早就知道冯山会这么说，很快把刚才写满字的纸放在一旁，又重新把两人的约定写在了纸上，写完一张，又写了一张，墨汁尚未干透，两人便各自收了自己那份，揣在怀里。

两人再一次面对的时候，全没了刚才的舒缓气氛，两人的目光对视在一起，像两名现代的拳击手对视在一起的目光。杨六从桌下拿出了纸牌。

杨六这才说：在女人身上舒服了，赌桌上可不见得舒服了。

冯山只是浅笑了一下，笑容却马上就消失了。他抓过杨六手里的牌，飞快地洗着。

一场关于文竹命运的赌局就此拉开了序幕。

对两个人来说，他们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冯山想的是，赢下文竹是他的第一步，然后赢光杨六的房子和地，再赢光杨六身边所有的女人，最后再赢回母亲的尸骨，最后看着杨六抱着石头沉入大西河。这是他最后的理想。

杨六想的是，赢下冯山的命，在这个世界上他就少了个死对头，那时他可以赌也可以不赌。文竹只是他手里的一个筹码。他不缺女人。这几年他赢下了不少颇有姿色的女人。现在他养着她们，供她们玩乐，只要他想得到随时可以得到。至于文竹，只是这些女人中的一个，但他也不想输给冯山，他要让冯山一败涂地，最后心服口服地输出自己的命，到那时，他就会一块石头落地了。然后放下心来享受他的女人，享受生活。也许隔三差五地赌上一回，那时并不一定为了输赢，就是为了满足骨子里那股赌性。他更不在乎输几间房子几亩地，如果运气好的话，他还会赢几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直到自己赌性消失了，然后就完美地收山。杨六这么优越地



想着。

冯山和杨六在赌场上的起点一样，终点却不尽相同。

灶下的火已经熄灭了，寒气渐渐浸进屋里。几只油灯很清澈地在寒气中摇曳着一片光明。冯山和杨六几乎伏在了赌桌上在发牌、叫牌，两人所有的心思都盯在那几张纸牌上。

文竹也没有睡觉，窗台上放着一盏油灯，她坐在窗前，听着窗外的风声，雪声。她无法入睡，她相信冯山的话，要是冯山赢下她会还给她一份自由。她也清楚，此时此刻，两个男人为了自己正全力以赴地赌着。她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

杨六赢下她的时候，她就想到了死。她在杨家住的那几天，她看到了杨六赢下的那几个女人，她知道要是冯山输了，她也会像杨六家养的那几个女人一样，会成为杨六的玩物。说不定哪一天，又会被杨六押出去，输给另外的张三或李四，自己又跟猫跟狗有什么区别。文竹在这样的夜晚，为自己是个女人，为了女人的命运担心。她恨自己不是男人。要是个男人的话，她也去赌一把，把所有的男人都赢下来，用刀去割他们裆里的物件，让他们做不成男人，那样的话，男人就不会把女人当赌资赢来输去的了。

当初杨六没要她，只想把她押出一个好价钱，现在冯山最后也没要她，她有些吃惊，也有些不解。当冯山钻进她的被窝里，用身体压住她的时候，她想自己已经活到尽头了。她被父亲押给杨六和冯山时，她就想，不管自己输给谁，她都会死给他们看。她不会心甘情愿地给一个赌徒当老婆。她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冯山在关键时刻，却从她身上滚了下来，穿上衣服的冯山却说出了那样一番话。为了这句话，她心里有了一丝感激，同时也看到了一丝希望。就是这点希望，让她无法入睡，她倾听着夜里的动静，想象着冯山赌博时的样子。她把自己的命运就押在了冯山这次一赌上。窗缝里的一股风，把油灯吹熄了，屋子里顿时黑了下来。随着黑暗，她感受到了冷。她脱了鞋，走到炕上，用一床被子把自己裹住。这次，她在被子里嗅到了男人的气味，确切地说是冯山的气味，这气味让她暂时安静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她偎着被子，坐在那里睡着了。

七

文竹怀着莫名的心情，恍似在期盼什么的时候，菊香来过一次，菊香的身后跟着槐。那时文竹正倚着门框，冲着外面白茫茫的雪地愣神。菊香和槐的身影便一点点地走进文竹的视野，她以为这母子俩是路过的，她没有动，就那么倚门而立。

菊香和槐走进来。菊香望了眼文竹，文竹也盯着菊香，菊香终于立在文竹面前说：你就是冯山赢来的女人？

文竹没有回答，就那么望着眼前的母子俩。菊香不再说什么，侧着身子从文竹身边走过去，槐随在母亲身后，冲文竹做了个鬼脸。

菊香轻车熟路地在里间外间看了看，然后就动手收拾房间。先把炕上的被子叠了，文竹起床的时候，被子也懒得叠，就在炕上堆着。菊香收拾完屋子，又走到院里抱回一堆干柴，往锅里舀几瓢水，干柴便在灶下燃了起来。

文竹已经跟进了屋，站在一旁不动声色地望着菊香。菊香一边烧火一边说：这炕不能受潮，要天天烧火才行。

文竹说：你是谁？

菊香抬头望了眼文竹，低下头答：菊香。

槐走近文竹，上下仔细打量了一会儿文竹问：你是谁？我咋没见过你？

文竹冲槐笑了笑，伸出手摸了摸槐的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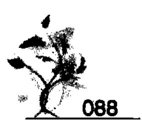
槐仰着脸很认真地说：你比我妈好看。

文竹又冲槐笑了笑，样子却多了几分凄楚。

菊香伸出手把槐拉到自己身旁，一心一意地往灶膛里填柴，红红的火光映着菊香和槐。锅里的水开了，冒出一缕一缕的白汽。菊香烧完一抱柴后立起了身，拉着槐走了出去。走到门口说：这屋不能断火。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文竹一直望着母子俩在雪地里消失。

冯山在走后第九天时，摇晃着走了回来。在这之前，菊香差不多每天都来一次。从那以后，文竹每天都烧水，因为她要做饭。冯山走出第五天的时候，菊香便开始做面条，做好面条就在锅里热着，晚上就让槐吃掉。第九



天的时候，菊香做完面条，热在锅里，刚走没多久，冯山就回来了。那时文竹依旧在门框上倚着。这些天来，她经常倚在门框上想心事，她自己也说不清这到底为什么。

当冯山走进她视线的时候，她的眼皮跳了一下，她就那么不错眼珠地望着冯山一点又一点地走近。

走到近前，冯山看了她一眼，没说什么，低着头走进屋里。他径直走到灶台旁，锅里还冒着热气。他掀开锅盖，端出面条，脸伏在面条上深吸了两口气，然后就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很快那碗面条就被冯山吃下了肚，这才嘘了一口气。

文竹一直望着冯山。冯山走到炕前，"咚"的一声躺下去，他起身拉被子时看见了站在一旁一直望着他的文竹，他只说了句：我赢了，你可以走了。

刚说完这句话，冯山便响起了鼾声。冯山这一睡，便睡得昏天黑地。

文竹呆呆定定地望着昏睡的冯山，只几天时间，冯山变得又黑又瘦，胡子很浓密地冒了出来。

她听清了冯山说的话，他赢了。也就是说杨六把自己完整地输给了冯山，冯山让她走，这么说，她现在是个自由人了。她可以走了，直到这时，文竹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个去处。家里的房子、地被父亲输出去了，自己已经没有家了。她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她蹲在地上，泪水慢慢地流了出来。她呜咽着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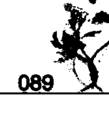
灶膛里的火熄了，屋子里的温度慢慢凉了下来。

傍晚的时候，菊香带着槐又来了一次。菊香看见仰躺在那昏睡的冯山，文竹记得冯山刚躺下去时的姿势就是这个样子，冯山在昏睡时没有动过一下。

菊香动作很轻地为冯山脱去鞋，把脚往炕里搬了搬，又拉过被子把冯山的脚盖严实。做完这一切，又伸手摸了摸炕的温度。

文竹一直注视着菊香的动作。

菊香起身又去外面抱了一捆干柴。正当她准备往灶膛里添柴时，文竹走过去，从菊香手里夺过干柴，放入灶膛，然后又很熟练地往锅里添了两瓢水，这才点燃灶里的柴。火就红红地烧着，屋子里的温度渐渐升了起来。



菊香这才叹了口气，拉过槐。不看文竹，望着炕上睡着的冯山说：今晚烧上一个时辰，明天天一亮就得生火。

说完拉着槐走进了夜色中。

菊香一走，文竹就赌气似的往灶膛里加柴，她也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赌气。

冯山鼾声雷动地一直昏睡了三天三夜，他终于睁开了眼睛。

在这之前，菊香已经煮好了一锅面汤。她刚走，冯山就醒了。菊香似乎知道冯山会醒过来似的，她出门的时候冲文竹说：他一醒来，你就给他端一碗面汤喝。

文竹对菊香这么和自己说话的语气感到很不舒服，但她并没有说什么。

当冯山哈欠连天醒过来的时候，文竹还是盛了碗面汤端到冯山面前。冯山已经倚墙而坐了，他看也没看文竹一眼，稀里胡噜地一连喝了三碗面汤，这才抬起头望了文竹一眼。他有些吃惊地问：你怎么还没走?

文竹没有说话，茫然地望着冯山。

冯山就说：你不信?

文竹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就那么望着他。

冯山又说：我说话算数，不会反悔。

文竹背过身去，眼泪流了出来，她不是不相信冯山的话。当父亲把她输给杨六的时候，她就想到了自己的结局，那就是死。她没有考虑过以后还有其他的活法。没想到的是，冯山又给她一个自由身，这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面对将来的生活。

她为自己无处可去而哭泣。半晌，她转过身冲冯山说：你是个好人，这一辈子我记下了。

冯山摆摆手说：我是个赌徒。

她又说：你容我几天，等我有个去处，我一准离开这里。

冯山没再说什么，穿上鞋下地了。走到屋子后面，热气腾腾地撒了一泡长尿。他抬起头的时候，看见远方的雪地里菊香牵着槐的手正望着他。

他心里一热，大步向菊香和槐走去。



八

冯山连赢了杨六两局，他把文竹赢了下来。他在这之前，从没和杨六赌过。那时他却一直在赌，大都是顺赌。当然都是一些小打小闹的赌法。他赢过房子也赢过地，当他接过输家递过来的房契和地契时，他连细看一眼都没有，便揣在怀里，回到家里他便把这些房契或地契扔在灶膛里一把火烧了。他没把这些东西放在眼里，他知道自己最后要和杨六较量，让杨六家破人亡，报父辈的仇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到现在他赢了多少房子多少地他也说不清楚，每到秋天，便会有那些诚实的农民，担着粮食给他交租子，地是他赢下的，租子自然是他的了。他就敞开外间的门，让农民把粮食倒到粮囤里，见粮囤满了，再有交粮食的人来到门前，他就挥挥手说：都挑回去吧，我这儿足了，农民就欢天喜地地担着粮食走了。

冯山把这些东西看得很轻，钱呀，财呀，房呀，地呀什么的，在赌徒的眼里从来不当一回事。今天是你的，明天就会是别人的了。就像人和世界的关系一样，赤条条地来了，又赤条条地走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生前所有的花红柳绿，富贵人生都是别人的了。

冯山早悟透这些都缘于父亲冯老么，父亲该赢的都赢过，该输的也都输过。他是眼见父亲抱着石头沉入大西河的，河水什么也没有留下，只留下几个气泡。这就是父亲的一辈子。

他十六岁离开菊香家便在赌场上闯荡，一晃就是十几年。身无分文的时候，他也赌过自己的命，有惊无险，他一路这么活了下来。他在练手，也在练心，更练的是胆量。他知道一个赌徒在赌场上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没有胆量，就不会有一个好的心态。子承父业，他继承了父亲冯老么许多优点，加上他这十几年练就的，他觉得自己足可以和杨六叫板了。

当他一门心思苦练的时候，杨六正在扩建自己的家业。父亲留给他的那份家业，又在杨六手里发扬光大了，不仅仅赢下了许多房子和地，还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女人，有些女人只在他手里过一过，又输给另外的人。杨六有两大特点，一是迷恋赌场，其次就是迷恋女人。他一从赌场上下来就往女人的怀里扎。杨六的女人，都非烈性女子，她们大都是贫困人家出来

的。她们输给杨六后，都知道将来的命运意味着什么。今天她们输给杨六，杨六明天还会输给别人。她们来到杨六家，有房子有地，生活自然不会发愁，她们百般讨好杨六，一门心思拴住杨六的心，她们不希望杨六很快把自己输出去。杨六便在这些争宠的女人面前没有清闲的时候，今天在这厢里厮守，明天又到那厢里小住。杨六陶醉于现在的生活。如果没有冯山，他真希望就此收山，靠眼下的房子和地，过着他土财主似的生活。

杨六知道，冯山不会这么善罢甘休，文竹只是他的一个诱饵，他希望通过文竹这个诱饵置冯山于死地，就像当年自己的父亲杨大赢冯老么那样，干净利落地让冯山抱着石头沉入大西河里，那么他就什么都一了百了了。没想到的是，他一和冯山交手，便大出他的意料，冯山的赌技一点也不比他差，只两次交锋，文竹这个活赌便成了死赌。

警醒之后的杨六再也不敢大意了，连续两次的苦战，与其说是赌博，还不如说是赌毅力，几天几夜不合眼，最后是冯山胜在了体力上，杨六都支撑不住了才推牌认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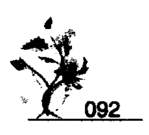
昏睡了几天之后的杨六，他一睁开眼睛，那些女人像往常一样争着要把杨六拉进自己的房间，杨六像轰赶苍蝇似的把她们赶走了，他要静养一段时间和冯山决一死战。那些日子，杨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除了吃就是睡，对窗外那些讨好他的女人充耳不闻。每顿杨六都要喝一大碗东北山参炖的鸡汤，睡不着的时候，他仍闭目养神，回想着每轮赌局自己差错出在哪里。

文竹和冯山和平相处的日子里，觉得自己真的是该走了。

冯山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根本不在家，后来文竹发现冯山每次回来都带回一两只野兔或山鸡。她这才知道，冯山外出狩猎去了。一天两顿饭都是文竹做的。对这点，冯山从来不说什么，拿起碗吃饭，放下碗出去。倒是菊香在文竹生火做饭时出现过几次，那时文竹已经把菜炖在锅里，菊香不客气地掀开锅盖，看了看炖的菜，然后说：冯山不喜欢吃汤大的菜。

说完就动手把汤舀出去一些，有时亲口尝尝菜，又说：菜淡了，你以后多放些盐，然后就又舀了些盐放在里面。

冯山晚上回来得很晚。他回来的时候，文竹已经和衣躺下了，冯山就在文竹躺下很远的地方躺下，不一会儿就响起了鼾声。有时文竹半夜醒



来，发现冯山在吸烟，烟头明明灭灭地在冯山嘴里燃着。她不知他在想什么，就在暗夜里那么静静地望着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竹发现冯山是个好人。这么长时间了，他再也没碰过她。甚至连多看她一眼都没看过。不仅这样，他还给了她自由，他是通过两次赌才把她赢下的，那是怎样的赌啊，她没去过赌场，不知男人们是怎样一种赌法。父亲的赌，让他们倾家荡产，还把生命都搭上了，她亲眼看见冯山两次赌，回来的时候，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她一想起赌，浑身便不由自主地发冷。她有时就想，要是冯山不赌该多好啊，安安心心地过日子，像冯山这么好心的男人并不多见，这么想过了，她的脸竟然发起烧来。

文竹又想到了菊香，她不知道菊香和冯山到底是什么关系，但看到菊香对冯山的样子，不知为什么，她竟然有了一丝妒意。看到菊香的样子，她越发地觉得自己在这里是多余的人了。她又一次想到了走，这一带她举目无亲，她不知去哪里。她曾听父亲说过，自己的老家在山东蓬莱的一个靠海边的小村里，那里还有她一个姑姑和两个叔叔。自从父亲闯了关东之后，便失去了联系。要走，她只有回老家这条路了，她不知道山东蓬莱离这里到底有多远，要走多少天的路，既然父亲能从山东走到这里，她也可以从这里走回山东。在文竹下定决心准备上路时，事情发生了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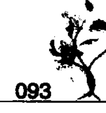
九

冯山这次输给了杨六，冯山为此付出了一条左臂的代价。

文竹在冯山又一次去赌期间，做好了离开这里的打算。她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的，只有身上这身衣裤，她把身上的棉衣棉裤拆洗了一遍，她找出了冯山的衣裤穿在身上。她不能这么走。她要等冯山回来，她要走也要走得光明正大。缝好自己的衣裤后，她就倚门而立，她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冯山就会从雪地里走回来，然后一头倒在炕上。

冯山终于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她的视线，她想自己真的该走了，不知为什么，她竟有了几分伤感。她就那么立在那里，等冯山走过来，她要问他是不是改变主意了，如果他还坚持让她走，她便会立刻走掉的。

当冯山走近的时候，她才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当她定睛细看时，



她的心悬了起来。冯山左臂的袖管是空的,那只空了的袖管沾满了血迹。冯山脸色苍白,目光呆滞。一瞬间她什么都明白了,她倒吸了口冷气,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迈了几步,她轻声问:你这是咋了?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和冯山说话。冯山什么也没说,径直从她身边走过去。

她尾随着冯山走进屋里,冯山这次没有一头倒在炕上,而是伸出那只完好的右手把被子拉过来,靠在墙上,身体也随着靠了过去。她立在一旁想伸手帮忙,可又不知怎么帮,就那么痴痴呆呆地站着。良久,她才醒悟过来,忙去生火,很快她煮了一碗面条,上面撒着葱花,还有一个荷包蛋,热气腾腾地端到他的面前。冯山认真地望了她一眼,想笑一笑,却没有笑出来。伸出右手准备来接这碗面条,可右手却抖得厉害,冯山便放弃了接面条的打算。她举着面条犹豫了一下,最后用筷子挑起几根面条送到了冯山的嘴边。冯山接了,在嘴里嚼着,却吃得没滋没味,不像他以前回来吃那碗面条,总是被他吃得风卷残云。后来冯山就摇了摇头,闭上了眼睛。

她放下面条不知如何是好地立在一旁,她问:疼吗?

他不说话,就那么闭着眼睛靠在墙上,脸上的肌肉抽动着。

她望着那只空袖管,凝在上面的血水化了,正慢慢的,一滴一滴地流下来。

她伏下身,下意识地抚那只空袖管,她闻到了血腥气,她的后背又凉了一片。

她喃喃地说:你为啥不输我?

她的声音里带了哭音。

他终于又一次睁开了眼睛,望着她说:这事和你没关系。

说完这话身体便倒下了。

菊香和槐来到的时候,文竹正蹲在地上哭泣,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

菊香一看便什么都明白了,她跪在炕上声色俱厉地说:我知道早晚会有今天的,天哪,咋就这么不公平呀。

菊香伸手为冯山脱去棉袄,那只断臂已经简单处理过了,半只断臂被扎住了,伤口也敷了药。菊香又端了盆清水,放了些盐在里面,为冯山清洗着,一边清洗一边问冯山:疼吗?疼你就叫一声。



冯山睁开眼睛，望着菊香说：我就快成功了，我用这只手臂去换杨六所有家当。我以为这辈子我只赌这一回了，没想到……

菊香一迭声地叹着气，帮冯山收拾完伤口后，拉过被子为冯山盖上这才说：我去城里，给你抓药。

说完就要向外走，文竹站了起来，大着声音说：我去。

菊香望着她，冯山望着她，就连槐也吃惊地望着她。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她抓过菊香手里的钱，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她走得又急又快，百里山路通向城里，她很小的时候随父亲去过一次。就凭着这点记忆，义无反顾地向城里走去，她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在鼓动着她。

文竹一走，菊香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她一边哭一边说：本来这两天我想回去看看那个"死鬼"的。前两天有人捎信来，说那"死鬼"的病重了。

冯山微启开眼睛望着菊香说：那你就回去吧，我这没事。不管咋说，他也是你男人。

菊香呜哇一声就大哭了起来，不知是为自己，还是为冯山，或者自己的男人。菊香悲痛欲绝，伤心无比地哭着。好久菊香才止住了哭声，哀哀婉婉地说：这日子啥时候才是个头哇。

一直就在那里的槐突然清晰地说：我要杀了杨六。

槐的话让菊香和冯山都吃了一惊，两个人定定地望着槐。

清醒过来的菊香扑过去，一把抱住槐，挥起手，狠狠地去打槐的屁股。她一直担心槐长大了会和冯山一样。她没有和槐说过他的身世，她不想说，也不能说，她想直到自己死时再把真相告诉槐。她一直让槐喊冯山舅舅。她和冯山来往时，总是避开槐。

槐被菊香打了，却没哭，跑出屋外，站在雪地里运气。

菊香冲窗外的槐喊：小小年纪就不学好，以后你再敢说，看我打不死你。

菊香止住眼泪，叹着气说：生就的骨头长成的肉。

菊香的泪水又一次流了出来，她一边流泪一边说：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咋过。

冯山望着天棚咬着牙说：杨六我跟你没完，我还有一只手呢，还有一



条命哪。

菊香听了冯山的话，喊了声：老天爷呀！便跑了出去。

文竹是第二天晚上回来的，她一路奔跑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二百里山路，又是雪又是风的。她不知摔了多少跟头，饿了吃口雪，渴了吃口雪。她急着往回赶，她知道冯山在等这些药。

她进门的时候，喘了半天气才说：我回来了。

冯山正疼痛难忍，被子已被汗水湿透了，他就咬着被角挺着。

文竹来不及喘气，点着了火，她要为冯山熬药。

菊香赶来的时候，冯山已经喝完一遍药睡着了。

十

冯山输给了杨六一条手臂，使文竹打消了离开这里的念头。她知道冯山完全可以把自己再输给杨六，而没有必要输掉自己的一条手臂，从这一点她看出他是一个敢作敢为、说话算数的男人。仅凭这一点，她便有千万条理由相信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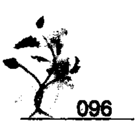
文竹在精心地照料着。她照料冯山的时候是无微不至的，她大方地为冯山清洗伤口，换药，熬药，又把整好的药一勺一勺喂进冯山嘴里。接下来，她就想方设法地为冯山做一些合口的吃食，这一带不缺猎物，隔三差五地总会有猎人用枪挑着山鸡野味什么的从这里路过，于是文竹就隔三差五地买来野味为冯山炖汤。在文竹的精心照料下，冯山的伤口开始愈合了。

有时菊香赶过来，都插不上手。文竹忙了这样，又忙那样。屋里屋外的都是文竹的身影。

一次文竹正在窗外剥一只兔子，菊香就冲躺在炕上的冯山说：这姑娘不错，你没白赢她。

冯山的伤口已经不疼了，气色也好了许多。他听了菊香的话，叹了口气说：可惜让我赢了，她应该嫁一个好人家。

菊香埋怨道：当时你要是下决心不赌，怎么会有今天，这是过的啥日子，人不人鬼不鬼的。



冯山想到了槐。一想到槐他心里就不是个味，本来槐该名正言顺地喊他爹的，现在却只能喊他舅。

冯山咬着牙就想，是人是鬼我再搏这一次，他知道自己壮志未酬。

半晌，菊香又说：你打算把她留在身边一辈子？

冯山没有说话，他不知道将怎么打发文竹。当初他赢下文竹，因为文竹是杨六的一个筹码。他对她说过，给她自由，她却没有走。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些天下来，他看得出来，文竹是真心实意地照料他。以后的事情，他也不知会怎样，包括自己是死是活还是个未知数，他不能考虑那么长远。

菊香又说：有她照顾你，我也就放心了。明天我就回去，看看那个"死鬼"。

冯山躲开菊香的目光。他想菊香毕竟是有家的女人，她还要照看她的男人，不管怎么说那男人还是她的丈夫。这么想过了，他心里就多了层失落的东西。

他冲菊香说：你回去吧，我没事。

菊香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就走了出去。外面文竹已剥完了兔子皮，正用菜刀剁着肉。她望着文竹一字一顿地说：你真的不走了？

文竹没有说话，她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

菊香又说：你可想好了，他伤好后还会去赌。

文竹举起菜刀的手在空中停了一下，但很快那把菜刀还是落下去了，她更快地剁了起来。

菊香还说：他要是不赌，就是百里、千里挑一的好男人。

文竹这才说：我知道。

菊香再说：可他还要赌。

文竹抬起头望了眼菊香，两个女人的目光对视在一起。就那么长久地望着，菊香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她又说：你可想好喽，别后悔。

文竹一直望着菊香的背影消失在雪地里。

那天晚上，窗外刮着风，风很大，也很冷。

冯山躺在炕头上无声无息，文竹坐在炕角，身上搭着被子，灶膛里的火仍燃着。

文竹说:你到底要赌到啥时候?

冯山说:赢了杨六我就罢手。

文竹说:那好,这话是你说的,那我就等着你。

冯山又说:你别等着我,是赢是输还不一定呢。

文竹又说:这不用你管,等不等是我的事。

冯山就不说什么了,两人都沉默下来。窗外是满耳的风声。

文竹还说:你知道我没地方可去,但我不想和一个赌徒生活一辈子。

冯山仍不说话,灶膛里的火有声有色地燃着。

文竹再说:那你就和杨六赌个输赢,是死是活我都等你,谁让我是你赢来的女人呢。

冯山这才说:我是个赌徒,不配找女人。说到这他又想到了菊香还有槐,眼睛在黑暗里潮湿了。

文竹不说话了,她在黑暗里静静地望着冯山躺着的地方。

十一

冯山找到杨六的时候,杨六刚从女人的炕上爬起来。杨六身体轻飘飘地正站在院外的墙边冲雪地里撒尿。他远远就看见了走来的冯山,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没料到冯山这么快就恢复了元气。

上次冯山输掉了一条手臂,是他亲眼看见冯山用斧头把自己的手臂砍了下去,而且那条手臂被一只野狗叼走了。杨六那时就想,冯山这一次重创,没个一年半载的恢复不了元气。出乎他意料的是,冯山又奇迹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不知所措地盯着冯山一点点地向自己走近,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杨六的心头。

一场你死我活的凶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还是那间小屋,冯山和杨六又坐在了一起。冯山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不可能把剩下那只手押上,如果他输了,虽能保住自己的一条命,但他却不能再赌了。冯山不想要这样的结局,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冯山便把自己的性命押上了。如果他输了,他会在大西河凿开一个冰洞,然后跳进去。

杨六无奈地把所有家产和女人都押上了。杨六原想自己会过一个安



稳的年，按照他的想法，冯山在年前是无论如何不会找上门的，可冯山就在年前找到了他。

无路可退的杨六也只能殊死一搏了，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可他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早一天摆平冯山，他就会早一天安心，否则他将永无宁日。杨六只能横下一条心了，最后一赌，他要至冯山于死地，亲眼看见冯山跳进大西河的冰洞里。

两人在昏暗的油灯下，摆开了阵势。

文竹的心里从来没有这么忐忑不安过，自从冯山离开家门，她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她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她一会儿站在窗外，一会儿站在门里。

冯山走了，还不知能不能平安地回来，冯山走时，她随着冯山走到了门外，她一直看着冯山走远，冯山走了一程回了一次头，她看见冯山冲她笑了一次，那一刻她差点哭出声来，一种很悲壮的情绪瞬间传遍了她的全身，她不错眼珠地一点点望见冯山走远了。

无路可去的文竹，把所有的希望都系在了冯山身上。当初父亲将自己输给杨六，杨六又将自己输给冯山的时候，她想到了死，唯有死才能解脱自己。当冯山完全把她赢下，还给她自由的时候，死的想法便慢慢地在她心里淡了下去。当冯山失去一条手臂时，她的心动了，心里那缕说不清道不明的渴望燃烧了起来，她相信冯山，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文竹现在被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期盼折磨着。

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冯山还没有回来。文竹跪在地上，拜了西方拜东方，她不知道冥冥的上苍哪路神仙能保佑冯山。文竹一双腿跪得麻木了，她仍不想起来，站起来滋味比跪着还难受，于是她就那么的地久天长地跪着。跪完北方再跪南方。

五天过去了，七天过去了。

冯山依旧没有回来，文竹就依旧在地上跪着，她的双腿先是麻木，然后就失去了知觉。她跪得心甘情愿，死心塌地。

十天过去了。

冯山仍没有回来。

文竹的一双膝盖都流出了血，她相信总有一天她会等来冯山的。

窗外是呼啸的风，雪下了一场，又下了一场，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天空便混沌在一处了。

文竹跪在地上，望着门外这混沌的一切，心里茫然得无边无际，第十五天的时候，那个时间差不多是中午，文竹在天地之间，先是看见了一个小黑点，那个黑点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她慢慢地站了起来，她终于看清，那人一只空袖筒正在空中飘舞，她在心里叫了一声：冯山。她一下子扶住门框，眼泪不可遏止地流了出来。

冯山终于走近了，冯山也望见了她，冯山咧了咧嘴，似乎想笑一下，却没有笑出来，他站在屋里仰着头说：我赢了，以后再也不会赌了。

说完便一头栽在炕上。

十二

冯山赢了，他先是赢光了杨六所有的房子、地，当然还有女人。杨六就红了眼睛，结果把自己的命押上了，他要翻盘了，赢回自己的东西和女人。

当他颤抖着手在契约上写下字据时，冯山的心里“咕咚”响了一声，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父亲的仇报了，父亲的脸面他找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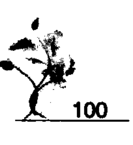
杨六的结局有些令冯山感到遗憾，他没能看到杨六走进大西河。杨六还没离开赌桌，便口吐鲜血，倒地身亡了。

冯山昏睡了五天五夜后，他起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很隆重地为母亲迁坟。吹鼓手们排着长队，吹吹打打地把母亲的尸骨送到冯家的祖坟里，和冯山的父亲合葬在一处。冯山披麻戴孝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母亲第一次下葬的时候，那时他还小，那时他没有权力为母亲送葬，杨家吹吹打打地把母亲葬进了杨家的坟地。从那一刻，他的心里便压下了一个沉重的碑。此时，那座沉重的碑终于被他搬走了。他抬着母亲的尸骨，向自家的坟地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冲着风雪喊：娘，咱们回家了。

他又喊：娘，这么多年，儿知道你想家呀。

他还喊：娘，今天咱们回家了，回家了……

冯山一边喊一边流泪。



风雪中鼓乐班子奏的是《得胜令》。

安葬完母亲的第二天，冯山便和文竹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又是几天之后，菊香和槐回到了这里，他们回来就不想再走了。菊香和槐都穿着丧服，菊香的痨病男人终于去了。

当菊香牵着槐的手走进冯山那两间小屋的时候，这里早已是人去屋空了，留下了冷灶冷炕。

槐摇着母亲的手带着哭腔说：他走了。

菊香喃喃着：他们走了。

槐说：他们会回来么？

菊香滚下了两行泪，不置可否地摇摇头。

槐咬着牙说：我要杀了他。

菊香吃惊地望着槐，槐的一张小脸憋得通红。

槐又说：我早晚要杀了他。

"啪"菊香打了槐一个耳光，然后俯下身一把抱住槐，"哇"的一声哭了，一边哭一边说：不许你胡说。她在槐的眼神里看到了那种她所熟悉的疯狂。当年冯山就是这么咬着牙冲杨家人说这种话的。她不想也不能让槐再走上冯山那条路。

菊香摇晃着槐弱小的身子，一边哭一边说：不许你胡说，他是你亲爹呀。

槐咬破了嘴唇，一缕鲜血流了出来，眼睛里蓄满了泪水，然后又说：那他为啥不娶你，我要杀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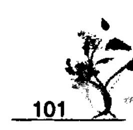
菊香就号啕大哭起来。

几年以后，这一带的赌风渐渐消失了，偶尔有一些小打小闹的赌，已经不成气候了。赌风平息了，却闹起了胡子。

很快，一支胡子队伍成了气候。一个失去左臂的人，是这支胡子队伍的头，被人称作"独臂大侠"，杀富济贫，深得人们爱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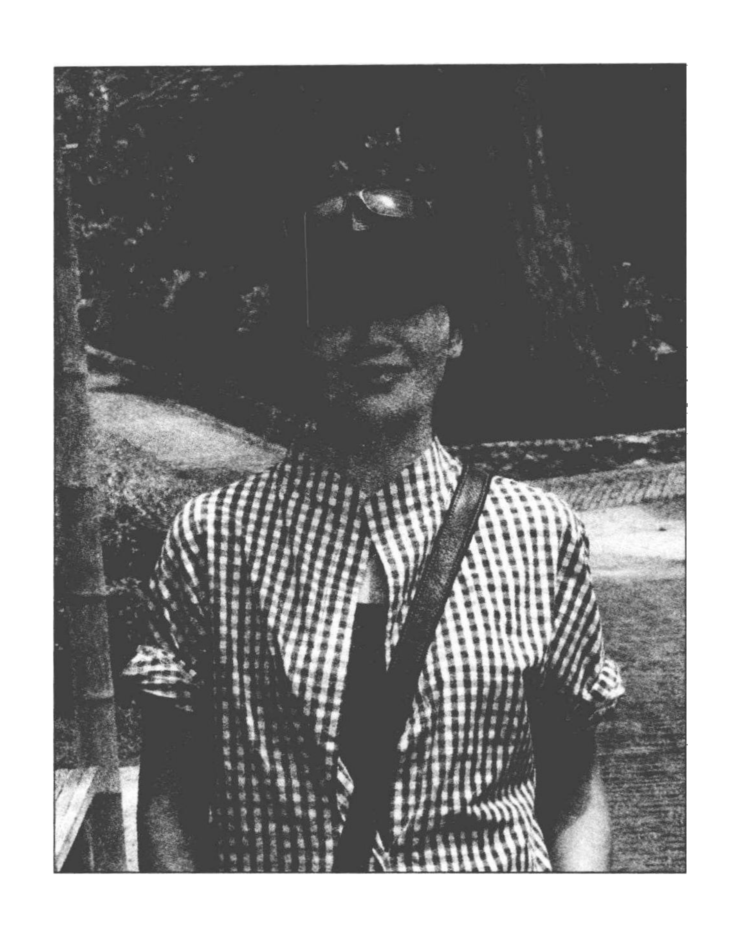
又是几年之后，一个叫槐的人，也领了一班人马，占据了一个山头，这伙人专找独臂大侠的麻烦。

两伙人在山上山下打得不可开交。



人们还知道“独臂大侠”有个漂亮的压寨夫人，会双手使枪，杀人不眨眼。槐的母亲痛心儿子占山为王，吊死在自己家中。槐率所有的胡子，为自己的母亲守了七七四十九天的灵。人们都说槐是个孝子。

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林那北小传

林那北，女，本名林岚，曾用笔名“北北”。已出版小说集、散文集十多部。现居福州，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供职于某杂志社。

黑 皮 黑 肉

□ 林那北

一

李荔枝认识唐必仁在柳静之前。

二十多年前，市委办公厅前后脚分配进两名大学生，一个瘦削，一个健硕，瘦削的是唐必仁，健硕的是贺俭光。而那一年，李荔枝也恰好从医大毕业了，她在这座城市无亲无戚无根无基，却莫名其妙被分配来，进了市妇幼保健院。要说缘分，很多时候就是这么微妙。人的命运其实不过是上帝随意下出的一步棋子啊。

报到的第一天，李荔枝差点就调头而去。

保健院里女医生居多，加上护士，加上女病人，放眼望去，此起彼伏遍地女性。在她们中，李荔枝仿佛是牛奶中的一粒芝麻——这个比喻是李荔枝自己想出来的，她发现别人打量她时，眼中不约而同总是喷出强劲的诧异，诧异她的皮，诧异她的五官。

李荔枝很黑，就是揭开那层皮，里头的肉还是黑透三尺。从小到大，她有很多外号，全是跟黑字相关的：黑芋、黑球、黑东屿。她的家在距这座城市两三百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镇子的名字就叫东屿。一个人，当她顶着固定不变的同一色泽的皮肤生活了二十多年，本来自己也渐渐麻木了，周围熟悉的人也早都适应，突然换了一个地方，突然进入新的一类人群，这里到处白花花的白大褂和一张张花红柳艳的脸把她一反衬，一下子就仿佛有人拿根大棍子，从头顶上狠击下来。

而她在中学时还曾有个比较锐利的外号，叫越南妹。厚唇、高颧、深



目，眸子乌漆，这么说来，她的五官确实有点剑走偏锋的味道。难看吗?从来没人说她难看。可是好看吗?也从未有人正面称赞她为美人。其实所谓诧异，也可以当成惊艳理解，可是初来乍到的李荔枝没有这个自信，她对那种目光的第一个反应是“嘲笑”，第二个反应是“蔑视”，第三个反应要隔很久，缓缓地想了半天，有时又完全颠倒过来：她们会不会是嫉妒呢?当然最后一个反应是她悄然暗想的，想得犹犹豫豫战战兢兢又愤愤不平。

这时候贺俭光就出现了。

在五楼产房外的走廊上碰到贺俭光，是李荔枝来保健院报到后的第二个星期。那天天气不好，有迷蒙小雨，雨中所有的景物都霎时抑郁了，灰暗的走廊像一条废弃的旧地道。李荔枝从产房出来，看到一个年轻男人，男人向她走来，脸上有笑，露出一排洁净的牙齿和形态相当生动的嘴唇，动感十足。男人轻声说，你好，请问陈珍护士长在哪?

护士长在手术室。说完，李荔枝抬头望了男人一眼，她看到这个男人二十六七岁，眉偏粗，眼偏大，眼皮的褶子深且长，仿佛是手术刀割出来的，相当欧化。男人眼睛一大就有一览无余之嫌，丧失欲说还休的神秘感。浮动在李荔枝心底的是杜丘先生也就是日本高仓健的那双眼，细细的，小小的，长长的，冷冷的，貌似拒人千里之外其实情深似海。但一瞬之后，李荔枝突然滑过一个想法，有点恶毒，有点轻率，有点恶作剧，但也不由自主。她脚步本来急匆匆的，却猛地停下来，扭过头来，她笑了一下。

在二十多年前那个细雨迷蒙的天气里，李荔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轻率一笑，后来竟漫无边际地左右了她日后的全部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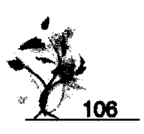
那天，她其实不过是想做个试验。

眼前的这个年轻男人的眼太大了，不合李荔枝胃口，但如果用通俗的审美标准来评判，他还算相当英俊，而且健康，发达的胸肌一团团从紧绷的衣服底下浮起来，几乎令人浮想到草原上的马。李荔枝心里暗暗做个盘算：如果把这个英俊的年轻的健壮的男人当成一杆秤呢?如果把自己的相貌放上去称一称呢?她想给自己的黑皮和陡峭的五官称出一个结论来。

所以，笑过之后，她又柔软地问：请问有事吗?

男人看着她，稍稍犹豫了一下，说，能不能麻烦你叫她出来?

她沉吟了一下，转过身去了手术室，行走的动作已经变得柔软而滋润



了。一会儿护士长出来了，一路小跑，神色忙乱，表情参差。护士长喘着气对走廊上的年轻男人匆匆说了两句，然后马上就边后退着往手术室去，边指着随后跟来的李荔枝说，让她带你去。荔枝，这是我儿子，贺俭光！他单位领导的老婆来做产检，麻烦你带到三楼门诊找林医生。麻烦了，王医生的这台手术没完，我走不开。真的真的，唉！

李荔枝怔在那里。没想到是护士长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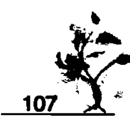
护士长在科室里的地位一直比较特殊，没有医生的权威，却比医生更能呼风唤雨。平心而论，从她第一天到医院起，护士长都没有为难过她，相反，许多时候对她似乎还多多少少迁就一点呵护一些。在这座城市李荔枝没有任何亲戚，仅有的熟人，不过是几个各自在新生活新岗位上为立住脚而慌乱忙碌的中学同学，彼此连靠到一起互相取暖的空闲都不多，因此她是单薄而孤独的，有人送一丝暖风，就被当成整个春天降临了。而她，怎么能拿护士长的儿子开玩笑？

她安分下来，刚才那股几乎往白骨精方向汹涌而去的势头，被断然掐掉了。她老老实实地带贺俭光下楼。

那时医院上下楼仅有一台又粗又笨又慢吞吞的陈旧大电梯，主要用于运送危重病人或临产孕妇，动起来是骇人的嘎嘎巨响，行人都更愿意走楼道。李荔枝在前面走，她穿着斜坡跟的布鞋，踩在地面悄无声息，却感觉到从后脑勺到后背到后脚跟，陡然就沉甸甸了起来，好像一下子附上重物，让她整个人往后坠，时时要仰天倒下的感觉。原来一个人的目光也是有分量的，这是她后来意识到的。走在她身后的贺俭光，那双很欧化的大眼在楼道上成了一挺机关枪，火力非常集中，突突突喷出子弹，全部打在李荔枝身上。

贺俭光带来的人已经等在三楼，姓薛，市委办主任，主任的老婆叫余致素，三十出头，偏高龄的孕妇，气色不好，人委靡，腹部却还不见隆起。李荔枝把他们带到林医生跟前，做了一番介绍，然后她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她点点头，打了招呼，转身就退出去。走时，她的脚步已经没有刚才那么轻快了，有点莫名的滞涩。到了楼梯口，正要拐上楼，背后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喂，你好，请等等。

李荔枝猛然间心一跳，回头看去，果然是贺俭光追上来了。



他略略有些无措，手一摊说，我在里头，有些……不合适。

李荔枝扑哧一声，大笑出声。这个笑很由衷。女人产检，另一个无关的男人当然不合适在里头。但是他退出来后，追上她，跟她说话，这个举动合不合适呢?或者说有没有其他深意呢?

我妈刚才叫你荔枝，这是你的名?

对。姓李，李荔枝。

不好意思，今天麻烦你了。

李荔枝说，唉，这么客气!

我们主任结婚好多年了，好不容易老婆才怀孕，一听说我妈在保健院，就让我带来。有熟人好办事嘛。真的非常感谢，谢谢你。

李荔枝注意到，贺俭光的发音很靠后，这在南方人中并不多见。南方人说方言时，大都在舌尖处发音，所以声音薄薄的，没有共鸣腔。她说，你声音蛮好听的。话一出口，她猛地一惊。尽管是句实话，但她也不该贸然说出去的呀。那个试验已经未遂，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而已，她早就放弃了。投鼠还忌器哩，她一个新人，立足未稳，风中小烛，怎么敢得罪在医院中枝繁叶茂几十年的一个护士长?可是她分明又感到仿佛有根棍子，已经悄然伸进她胸腔，自己找了个支点，猛地往上一撬。她想，终于，有什么事情也许要发生了。

其实没什么大事，无非男婚女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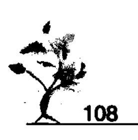
第二天贺俭光就打来电话，说有票，是一场市女排对抗赛，请她去。贺俭光说，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薛主任的意思，他很感谢你，让我一定把票给你。不要见怪啊。

李荔枝说，没有见怪。

她心里不免暗笑。薛主任的意思?薛主任要感谢?要谢也得谢护士长去，就是贺俭光他妈。李荔枝皱皱鼻子，她没有马上答应，她打算稍作犹豫之后再回答好，而且那个好字还不能说得太轻盈顺畅，它得有飞越万水千山后的艰涩与困苦，总之得稍稍装腔作势一小会儿，好像有点拿不定主意的娇喘样。没有人教过她，但她懂得必须这样。这是本能。

最后反正李荔枝还是去了。

其实不在乎内容，主要是形式。两人的交往在一场水平难以恭维、喊



叫声却嘈杂混乱的排球赛中拉开了帷幕。此事贺俭光没向母亲汇报，李荔枝也没向陈护士长透底，像一阵微风从树梢刮过，恬淡，婉约，柔美却又自然而然。

女排赛之后，两人的约会继续着，而且频率越来越勤，分分秒秒都恨不得黏在一起。终于到要谈婚论嫁了，贺俭光拉着她手回家一摊牌，陈护士长半天眼珠子都无法转动。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你们是什么意思?陈护士长一串地问，语气越来越短促，而脸早已经绿得出汁。

李荔枝老老实实地坐在一旁。

她没想到陈护士长反应这么强烈。她毕业来报到的那天，陈护士长第一眼见到她时，露出什么表情了呢?医院里的其他人，张医生或李护士那种诧异的样子都还刀刻斧凿般留在李荔枝脑中，陈护士长的却丝毫没有印象了，居然忘了。她低着头，绞动自己的手指头，默默在心里给陈护士长找反对的理由。是啊，医生这个职业不是不好，挺好的，哪个人能保证自己永远无病无灾万寿无疆?人得向命运低头，很多家庭因此都盼着借婚姻搭上医务界人士，卫生局局长或者医院院长当然最好，再不济第一线上的医生或护士也行，总之是以备不时之需。但陈护士长不一样，她在医院已经累了一辈子，从青春年少到人老珠黄，对药对针对伤口血液对满天弥漫的消毒水味道等等，真是已经厌烦透顶，将来一退休，本可以眼不见为净，可是如果家里还要半途再引进一位，怎么能不见?怎么能净?到死都别想跟白大褂脱净干系。

这时候她听到陈护士长说了一句话，如果陈护士长不那么说，或许见人家家长那么反对，她即使为了自尊也会打消前进的念头，考虑急流勇退了。孤身一人在这座城市，在这家医院，她真的害怕得罪陈护士长，得罪不起啊。何况，姑娘正当年，皮肤再黑也仍是如花似玉的年纪，即使东方不亮，西方还是有亮的机会，并不是贺家不娶，她就一定枯老枝头。

但是陈护士长那么说，她就改变主意了。

陈护士长说，长成这样的女人你也稀罕成这样，疯了呀!

就当着李荔枝的面啊，这样的话居然出口了!这样的话说得如此肆无忌惮，说明陈护士长已经恼羞成怒，已经破釜沉舟，已经不惜一切代价，也说明之前的客气与和气其实是假的，从根子上对李荔枝长相她还是非常

不屑与鄙视的。李荔枝听到自己心里咚的一声，是什么东西开裂了，很疼。她怕自己哭，咬住唇，仍是一句不吭地坐着。现在她不走了，贺俭光就是被他母亲招降了，她也要死活拖住一阵，拖得彼此都皮开肉绽不得安生，总之不能走得那么便捷。她那么好欺侮吗?过招还远远没有开始哩。

贺俭光说，妈，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

陈护士长马上吼起来，难听吗?你怎么不嫌她难看?你怎么不怕以后生下的孩子难看?

贺俭光说，不难看呀，我觉得她长得特别的，很耐看啊。

第一次，李荔枝终于听到有人用"难看"来概括她了，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耐看"。原来是耐看! 李荔枝猛又记起那个未遂的试验，那一瞬间一直忍住的泪终于从眼眶中爬出来，顺着鼻翼，无声地往下滑落。贺俭光慌了，掏出手帕帮她擦。泪擦干了，李荔枝站起来。她知道火候差不多了，没有再待下去的必要。她简洁地扫了屋里每个人一眼，轻声说，对不起，我先走吧。

她走得很快，很坚决，不待任何人同意或不同意就已经到了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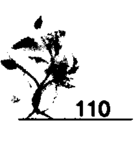
接下去的三天，李荔枝请了病假，她不在医院的宿舍里待着，住到了另外的地方，贺俭光要找，也无法找到。

第四天，她回来上班了。刚一走到医院门口，就看到贺俭光胡子拉碴地站在那里。贺俭光是飞奔过来将她一把抱住的。她听到肩头传来微微的抽泣声，她的泪也下来了。那一刻她跟自己说，就是不走，就要嫁给这个男人，一辈子做他的老婆，顺便也当那个飞扬跋扈老女人的儿媳——难看的，眼中钉一样的儿媳。

二

那天请过病假后，李荔枝是住到柳静那儿的。

师范大学毕业的柳静是她中学同学。医大学制五年，师大学制四年，这样，柳静就比她早一年毕业，在一所中学任语文老师，学校条件不错，年轻教师每两人一间宿舍。那几天，原先跟柳静同住的那个教师恰好请婚假走了。



李荔枝没说自己为什么要住下，柳静也没问。

高中时，两人同一张桌，柳静坐左边，李荔枝坐右边。这么近的距离，却在许多方面相距千里。她们老家东屿镇不大，紧挨一条大江，未建桥，与外界往来主要靠船。李荔枝家里没有船，却有两部车，板车，父母俩各自拉一辆，整天泡在码头上，一见有轮船靠岸，就像上紧了发条似的挤过去，抢下刚卸下的货，运往某处，挣些运费，以此养活自己和家中大小六个子女。柳静不一样，柳静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上面一个哥哥，一家人口就四个，整整齐齐，不瘸不拐。柳静今天碎花布罩衫，明天黑灯芯绒圆头鞋，后天罗纹口尼龙袜，再后天，她的口袋里或许还能掏得出一两粒水晶状的上海糖果。柳静穿新衣新裤来学校时，李荔枝从来不正眼多看，匆匆一瞥，她的目光马上就有烧灼感了，火辣辣地难受，仿佛那一眼一眼地看过去，都是给柳静鼓掌献花的。她不想长柳静的志气，可是眼睛还是管不住，眼角一直一直往左边歪去。她得弄清那个罩衫织的是什么图案，雏菊还是米兰？菱形还是三角形？如果腰身再往里收一点、袖口再往外撇一点，是不是会变得更好看？有一次，李荔枝实在忍不住了，趁着欠欠身子的时候，飞快伸过两个指头，在柳静的袖口处捏了一下。袖口明显改变了形状，似乎果真就更加有形了。李荔枝收回手，收进裤袋子里，那两根手指头在暗中长久地互相对搓，仔细回味布质留下的丝丝手感。那时她的理想已经很清晰地出现了：以后要当裁缝，开家小店，挣一点小钱。她甚至悄悄地想象：哪天柳静拿着布到店里，请她裁一件罩衫时，她会怎么怎么来完成。

这一切，柳静都不知道。

柳静行左走右，始终有种目不斜视的感觉。那个年代，文艺体育在学校里至高无上，每个学校都必须有自己的拳头项目，她们的学校最大的拳头就是女篮，女篮里最不可缺少的一个人就是主力后卫柳静。柳静善远投，能背后运球，分配球路清晰准确，在场上灵活得跟泥鳅一样。每天傍晚女篮的训练都是学校的娱乐项目，许多师生都被吸引去，围住操场，呼喊鼓掌此起彼伏。每逢柳静出手远投，场边就会不约而同齐声叫道，“刷！”喊声刚落，球往往恰好就到了篮边，擦板时发出悦耳的一声微响，然后穿网而下，或者在篮筐上转一圈，撩拨人似的，最后仍还是从网中落下，几乎弹

无虚发。那时比赛是常有的事，比赛就是全校师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或省或市或县或乡，各级都有，接二连三。这支队伍拉出去后，大家都在翘首等待消息。当然失望的时候微乎其微，因为有柳静，有柳静出神入化的穿针引线，于是捷报总是如期而至。在场上如鱼得水的柳静，将篮球自如地扔来扔去的柳静，她的名字也在校园里飞来飞去。有一种说法甚至很普遍地在私底下流传：这所学校可以没校长，但不能没柳静；或者说：我们宁可不要校长，也不能没有柳静。已经有如此炫目的一技之长了，又是公社革委会分管科教文卫体副主任的女儿，日后，柳静去部队当体育兵或者随便上哪所大学当个工农兵大学生，谁都知道是件不容置疑的事，柳静不去，天理都不容。至于拉板车的后代李荔枝，李荔枝在心里放眼一望前程，马上就沮丧得要死。对于柳静，她说羡慕真是太轻了，可是说嫉妒呢？李荔枝又不肯承认。

要说年纪，李荔枝比柳静小一岁，可是两人哪里仅是这一岁的差距啊！李荔枝很清楚，她不如柳静，差太远了，除了文化课。但整个中学阶段，文化课跟弃儿似的，谁在意了？各种文件反而像是主科，学了又学，读了又读，余下的就是放野马了。

然而李荔枝却不一样。英语课没人听，李荔枝听了；数学书没人读，李荔枝读了。在懵懵懂懂之中，好像有神明暗暗指点，反正李荔枝在一片混乱之中，将学生把书读好这个本分坚持了下来，后来她对此多么庆幸。高中毕业后，她其实真的已经去拜师学裁缝了，学了一年，一块布在手中都差不多可以拿着画粉在上面画来画去，再举着大洋剪断然下刀子了。她发现自己真是吃这碗饭的料，手巧极了，手一贴上布就活色生香地游走开，仿佛获得另一个属于它们自己的生命。而柳静，走出中学校门的第二个月，居然她父亲就出问题了，还很不雅，是作风问题，跟公社的女会计搞腐化，被女会计的丈夫堵在门里。事情闹大了，衣冠不整的革委会副主任就被撤了职，这时候再帮柳静弄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自然就难于上青天了。那时李荔枝心里真的有过不易觉察的兴奋，她自己解释兴奋的原因是缘于“腐化”这两个字。革委会副主任与女会计，一个领导一个群众，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居然就腐了化了，真是令人浮想联翩。她想，看来柳静惨了，柳静篮球打得再好，军营与大学之门都别想再为之洞开了，柳静最多

只能跟她一样做个普通人，想办法在普通的日子里，找到一碗平凡的饭吃,然后寻到一个庸常的男人嫁掉。

如果不是那场高考,一切肯定只能这样。

但高考潮水般说来就来了,说恢复就恢复了。别人捶胸顿足在那里抓狂,后悔大好时光都荒废掉了,李荔枝却从从容容地考上医大。

柳静也考上,却比她差,不过是师大。师大与医大,听起来差别不大,但录取线说明问题：后者比前者高近20分。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扬眉吐气，一直到今天都那么清晰可见，那算不算是李荔枝一生中的第一个高潮?肯定算。也是李荔枝一生中第一次超过柳静。现在她恋爱了,而比她大一岁的柳静却尚未,这应该算是第二次取胜。

夜里睡下后,躺在黑暗中,李荔枝说起贺俭光,先说长相,再说为人。李荔枝说,我真是走狗屎运了,碰上一个这么爱我的男人。他现在在单位里很受器重,市委办公厅起点那么高,不要多久,副科正科副处正处,一步步可能就上去了。

柳静问,正处是多大的官?

李荔枝笑起来。柳静比她早毕业,早涉足社会,却仍是这么幼稚可笑,对仕途上的事竟一窍不通。她说,我们副市长不过副厅级的,正处比副厅级低一级。其实她知道,贺俭光现在不过一个小干事,从干事到正处,还需非常漫长的跋涉,但说一说未来蓝图不是挺让人神清气爽的事吗?柳静,她喊一声,我可能要结婚了哩。

柳静没有应,气息一呼一吸的很匀称有力。

哎,说不定我很快就结婚哩! 这一次,李荔枝其实是对自己说的,她知道柳静已经睡着了。她请病假,她住到柳静这里,她不将行踪告诉任何人,不是为了逃避,也不是为了躲闪,她需要找个地方理一理头绪。头绪不难理出,如果说之前她心里还有点杂乱无绪的话,跟柳静说话的过程中,她已经很明确了。她甚至开始后悔，至少应该跟贺俭光说一声自己去哪里了,他找不到她,该着急了吧?

她开始盘算:明天早早就回医院,先换身衣服,然后马上去找贺俭光。没想到一到医院门口,贺俭光就飞扑过来,伏在她肩头,泪流满面。

但接下去两人并没有马上结婚,不是他们不愿,是医院不肯,医院自

己定了一个土政策：未婚女医生分配进来一年之内不许结婚。医院当然有自己的道理，毕业第一年还不能单独当班上岗哩，一结婚一生孩子，精力分散了不说，单位时间也七零八落了，对成长非常不利。

这事李荔枝并不急，真要结，陈护士长那道坎其实也还没越过哩。

那次登门之后，她没有再到贺俭光家去。在医院里跟陈护士长避不开，也就不避了，该说话该办事，都以工作规范为准则，旁人若不注意，都不一定看得出奥妙。但她清楚，她跟她，贺俭光最亲近的这两个女人，已经是永世不可调和的天敌。有消息说，陈护士长托谁谁给贺俭光介绍了哪个哪个女子，都貌若天仙，又怂恿周围的谁谁谁向贺俭光靠拢，甚至主动出面热乎乎地铺路搭桥。那个谁或者谁，其中也有保健院的女医生，相貌上其实未必个个都胜李荔枝。由此看来，陈护士长嫌的已经不仅仅是她的长相，甚至包括整个人。做同事可以，一旦要打开门成为一家人，滋味原来就不同了。更关键的是，这个同事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居然将爪子阴森森地伸进家门，可是作为一向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著称的陈护士长，却半点风声未获。如果是她，她李荔枝自己是婆婆，是否也会肝火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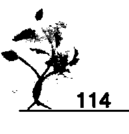
随便，再大的火现在也烧不着她了。

贺俭光一句都没有再提起家中父母，但李荔枝知道，他一直不松劲，他坚持着，差不多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李荔枝周围筑起厚厚的保护层。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怕的人反正不是李荔枝。

这样挨过一年，该恩该爱都一如既往。然后洞房花烛如期点燃。

婚礼没有正式操办，贺俭光只是分别订了两桌酒，一次请朋友，一次请同事。同事以薛主任为主宾，薛主任个子不高，却有模有样，一直都有好行头，衣洁鞋亮，有型有款。此时薛主任的千金已经出生了，有一个娇贵的小名，叫甜汁，非常漂亮而且聪明。薛主任端着酒杯满面红光来敬酒时，一连喝下三杯，说一杯敬贺俭光的热心，一杯敬李荔枝的热情，这都是指那次他带太太余致素去医院做孕检的事，第三杯他敬媒人，就是自己。他说，我在恰当的时机，娶了个恰当的女人，又在恰当的时候，制造了一个美丽的孕事，然后，才又在恰当的地点，让两个恰当的年轻人从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撞出火花。

在场的人都受到感染，鼓掌或者起哄。贺俭光则是伸过手，将李荔枝



一把揽住，又用脸颊在她额上蹭几下。那一刻，李荔枝笑脸如花。书上写的所谓的伟大爱情，大致也不过如此了吧。那时，她确实没有想到后来会变，变得那么不堪。

婚后的第二星期，李荔枝介绍唐必仁与柳静见面。

就是在那天的酒桌上，李荔枝第一次见到唐必仁。薛主任来敬酒时，旁边站着一个瘦削的年轻男人，安安静静地看着李荔枝，看着周围。别人笑起闹起，他微微笑着，动动嘴唇，还是安静。一个热闹地方的安静人，是容易引起别人注意的，因为特别。李荔枝马上想起另一个人，就是柳静。她与柳静同桌那么久，没吵过没争过，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但也从不亲密。大学毕业后，鬼使神差，两人竟又分到同一座城市来，自然而然，就有了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当然，亲近感主要还是李荔枝自己心中汪洋的东西，反观柳静，柳静淡淡的，有也行没也行的模样，李荔枝没意外，也不介意，反正这就是柳静的风格。柳静在篮球场上身子那么剧烈地奔跑跳跃，别人看上去，仍觉得她是安静的，真是非常奇怪。想来想去，就是那个静，是静在骨子里的，骨子里的水波不兴，这个唐必仁想必也是吧。两个类似的人，进同一间屋子，很合情合理，也顺理成章，像老话所说的：天造地设。

关于做媒一事，贺俭光不是太赞同，他的观点是世上最不保鲜的其实就是婚姻了，以后若是那两人有个是非长短，同一单位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毕竟难免生些歉意，心里别扭。可是李荔枝正处于幸福的巅峰期，人一幸福就格外仁慈，格外善心洋溢，所以她坚持己见，她跟柳静说了。柳静想都没想，脱口就说：随便。这么轻易就拿下柳静让李荔枝颇受鼓舞，她再逼着贺俭光跟唐必仁说，唐必仁轻笑一声，回答也很随意：那就见见吧。

两人见面了，来往了，结婚了。这事给李荔枝带来强烈的成就感，她的朋友与贺俭光的朋友成了一对，两对人排在一起，李荔枝心里马上就有优越感横生。她与贺俭光是自由恋爱的，而且东风还那么恶，千难万阻都被逐一踩到脚底下的；而柳静与唐必仁，他们不是水到渠成的，不是瓜熟蒂落的，不过似传统男女，被媒人搭出桥牵出线勉强扯到一起，不过是成个家，过过日子，就像河滩上两块其貌不扬的卵石，黯然，恬淡，似是而非。

李荔枝在脑中不时让一个两颊绯红、嘴角大痣、走路摇三晃四、说话尖声细气的女人栩栩如生，那是戏曲舞台上典型的媒婆形象，那是她，李

荔枝。这么一想,她总忍不住咯咯笑起来。她被自己逗得忍俊不禁。

那些年真是李荔枝一生最好的时光。

有贺俭光的日子,时光才是美好的。

李荔枝悔死了,如果当年贺俭光弃职下海时,她能反对,能阻止,能拼上命惨烈哭闹,应该一切照旧,一切都还是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

三

其实李荔枝反对过,阻止过,也花费力气地哭过闹过,那是十三年前,儿子贺丰年都已经读小学五年级了。也就是说,贺俭光是在跟李荔枝结婚十二年之后,突然离去的。

那时薛主任还是市委办的主任,那么多年过去,没升上去,也没腾出位子,像颗螺丝钉似的卡在那里一动不动。一个人要在一个位置上待久了,通常都能待成精怪,上天入地,法力无边。薛主任法力对上没用,对下却是威风八面。贺俭光与唐必仁前后脚大学毕业,资历相近、学历一样、背景皆无,但对两人的态度,薛主任却是天壤之别。唐必仁私底下跟单位里的其他人都不来往,跟这个薛主任当然也不例外,就是在上班时间里,除了必要的对话,多余的闲话,真是一句都不会有。而贺俭光却不一样,因为有当年帮着带薛主任老婆去医院找人做产检以及后来分娩时再竭力帮上一把作为垫底,两人无形间已经亲密了几分,八九年下来,这种亲密有增无减。贺俭光今天去薛家聊聊天,明天捎什么土特产给薛太太薛公主,多少也算心腹之人了。贺俭光在“心腹”的错觉中陷得非常深,以为必定如此,绝对无误。薛主任看上去也很认同这个观点,市委办共有两个副主任,其中一个岁数大了,逼近退休前,薛主任曾对贺俭光说,年轻人,这次该轮到你了吧,有兴趣吗?薛没有提拔谁当副主任的权力,但他有推荐权,领导来征求意见,他可说好话,也可说歹话,倾向性至关重要。有兴趣吗?这话分明是个挑逗,谁会没兴趣呢?即使唐必仁那样的人,看上去仿佛清心寡欲不问仕途,其实那不过是他明智,知道怎么也轮不到他,索性表现得淡漠一点,还不至于伤自尊心。贺俭光不同,这么多年他挽着袖子冲锋陷阵为了什么?他精力能力魄力都如同待价而沽的猪肉一样,赤裸裸摆在案板

上，急切地等着被买主看上，分秒都没有悠哉过。说白了，副主任的位置他已经惦念很久了，但如果薛主任不说，他也仅仅放在肝肠深处七曲八弯悄然惦念而已，如同暗中想象着跟哪位美貌女明星一起上床一样秘不可宣。如今被薛主任一说，犹如一声惊雷当空炸响，一切顿时就非常明朗化，前程正徐徐走来，连单位里的舆论都开始向他一边倒过来。可是，最后老副主任退了，新副主任上任了，上任的人却不是贺俭光，而是从郊县调来的一个副县长，薛主任的党校同学。再一打听，竟是薛主任极力引荐来的。

那一天贺俭光坐在办公桌前思量了很久，抽下一整包香烟，然后，他推开薛主任办公室的门。他表情很平和，用词也不激烈，拖腔拖调的，仿佛来请示工作。他问薛主任，既然当时已经打定主意要帮那个党校同学的忙，为什么还要虚送一个人情过来，问有没有兴趣？薛主任端起桌上的茶杯长抿一口，咽水的声音咕噜咕噜响，然后好像很困惑地瞪大眼，反问道：呃，我有这么说过？

贺俭光当天下班回来，脸色铁青，一进家门就把手提包重重摔到沙发上，然后说不干了，老子要辞职下海。

海是那么好下的吗？李荔枝当时就说不行。无商不奸，你贺俭光连一个薛主任都没搞定，都被坑得一愣一愣的，还怎么搞得定无边商海上的无数苍生？

贺俭光说，总比现在好吧？现在这地方是人待的吗？不想当将军就不是好士兵，可是如果通往将军的路上，不是明枪明炮、明险峰明深渊，不是可以自主地凭真才实学去奋争去跋涉，那还有什么奔头？一切受制于人，一切黑灯瞎火地玩三岔口，该点头该哈腰该讨好该奉迎，能做的都做了，做了十几年，可是最终还是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这样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妈的，狗都不如！

李荔枝眉头皱起，声音陡然提高：连唐必仁都能待，你为什么不能待？连唐必仁都能忍，你为什么不能忍？

贺俭光走过来，张开手，想抱住李荔枝，却被李荔枝一把推掉。李荔枝很生气，气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当然气薛主任，当初薛主任的老婆余致素那么大年纪才怀孕，高龄产妇，胎位不正，胎心不好，妊娠中毒，脚肿得像果冻；接下去剖腹产，再后来那个干瘪瘦小的小东西今天发烧明天拉稀，

三天两头都是毛病……哪一次他们到医院，不是李荔枝笑容可掬地开山劈路、跑前跑后?在巴结薛主任的征途中,李荔枝也自觉自愿成为一名呕心沥血的选手,协同贺俭光一起进行一场混双决战,战了半天,不过白辛苦了,不过被利用了。这个狼心狗肺过河拆桥的薛某某!

另外,李荔枝也气贺俭光。

江山又不是薛主任的,这座城市比薛主任大的官何止一个两个,为什么别的人不去靠拢?别的人,比如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哪一个人哪怕仅吭一个声、撑半个腰，他薛主任还有胆在那里玩瞒天过海的游戏?还能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他妈的!

李荔枝用力挥一下手臂,大声说,不行,不能这么窝囊!

李荔枝又说,就是唐必仁被人这么欺侮了,也一定会跳一跳脚、咬一咬人哩,你为什么不跳不咬,为什么这么轻易就败下阵来老实服输了?你难道连唐必仁都不如?

贺俭光坐到沙发上,一声不吭。

那天晚上贺俭光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没怎么睡。天亮时他眼皮肿肿地起来,不过看上去倒没有了沮丧,眼光里反而隐约波动着几分莫名的亢奋,该上班上班,该下班下班,似乎挺正常的。李荔枝暗松一口气,以为这事过去了,以为所谓下海不过是赌气说说而已。几天后是周末,周末恰逢李荔枝生日。贺俭光一大早就去市场,买回一条黄花鱼,两只花斑蟹,一斤土鸡蛋,半斤青皮羊肉以及一根白萝卜。然后也是贺俭光下厨,将鱼蟹肉蛋蒸了炖了煮了。李荔枝从小到大都迷海鲜,又对羊肉胃口独具,这一点贺俭光很清楚。贺俭光给陈护士长当儿子的二十多年里,凡事都无需他动手,吃穿洗涮陈护士长全包了去,但娶了李荔枝,两人过起小日子后,贺俭光每天一下班总是冲进厨房洗涮煎煮,大展才华,而将李荔枝死死挡在厨房之外。当医生太累了,一整天班上下来,屁股说不定在椅子上都挨不着几分钟哩!他总是这么说。所以那天李荔枝没觉得有异样,她挺受用的。按惯例,那晚在床上夫妻也很热烈地恩爱了一场,交谈的话题很轻松广阔,从小时候的成长趣事,到大学时的种种闲闻,再从当年在医院初相识,到之后两人交往的起伏波澜,不一而足。这些内容以前不是没说过,说了,说过很多遍,但重新再说,还会有新的着力点与兴奋点。人与人就是这样,彼

此的关系单凭说话量就可大致判断出来了，不投机的半句都嫌太多，而一旦水乳交融，滔滔不绝的不过是鸡毛蒜皮也仍然兴致盎然。

也就是说，一直到那天晚上，李荔枝觉得贺俭光与自己仍然是水乳交融的，没有丝毫异常。但第二天一觉醒来，李荔枝发现屋里空了，环顾半天，没找到贺俭光，找到的只是一封长信，是贺俭光留下的。

信的内容不复杂，一是告诉李荔枝他已经辞职，辞职信今天会直接寄单位；二是表达对李荔枝的感情，为了让她出人头地脸上有光，贺俭光说自己一直剥筋扒皮、当狗学猫地努力，试图尽快出人头地；三是叙述对仕途的厌倦，觉得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这么多年，哪一脚都没踩出踏踏实实的感觉来，太憋屈了；四是请李荔枝放心，他这一去没有退路了，但不会轻生，不会自暴自弃，只会更发奋苦拼一场，然后衣锦还乡；五是关于日常事务的，李荔枝与婆婆几乎不往来，李荔枝一个人带儿子贺丰年很辛苦，李荔枝在医院里拼职称争岗位很辛苦，诸如此类。贺俭光说，你别把自己累坏了，悠着点，等着我回来，我回来了，给你买车买房，让你锦衣玉食，你就可以悠哉享清福了。就是这些，到此为止，至于去哪里、去干什么、去多久，都只字不提。也就是说，他是披着黑衣遁去的，像在玩一场游戏。

李荔枝捧着信，愣了半天，嘴咧大，越咧越大，终于像被人猛地刺了一刀，尖利地惨烈地恒久地纵声大哭。

他们住的是贺俭光父母的房子。陈护士长很早就为儿子买了一套新房子准备结婚用，但贺俭光结婚的对象是李荔枝，陈护士长就改变主意了，她拉着丈夫一起去把新房子享用起来，旧房子姑且留给儿子儿媳，爱要不要，随便。旧房子在一个颇有历史的小弄巷里，陈护士长的祖上世代簪缨，单清一朝，从国子监祭酒到巡抚到县令可以罗列成行，也算豪门阔户了，只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吹霜打，连黄花梨木的雕花门窗都已经破旧了，老鼠蟑螂爬来爬去，蜘蛛四处寻机结网。那天李荔枝就是在这样的房子里哭的，哭声传出，邻里街坊都是老相识了，他们刚开始以为是哪家电视里传出的，再细听，哭声很真实，一点都没有经过机器的放大共鸣。循声而去，倾听半天，心里很诧异，原来整天笑眯眯的像泡在蜜罐里的贺家媳妇也能弄出女冤鬼似的凄厉号叫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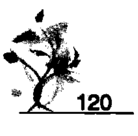
李荔枝的日子在那天断成两截了。之前，她对贺俭光在仕途上的跋涉

是有期待的。她不是生在官宦之家。她父母是拉板车的。她从小就缺衣缩食过着寒酸的日子，她过够了，一旦贺俭光闻达于诸侯，她在父母面前，在兄弟姐妹面前，在同学朋友面前，脸上就能散发出应有的光芒。她肯定直接或间接对贺俭光表达过这个企图了，用词可能还很遒劲，语气可能也很铿锵。如果贺俭光心中腾达的欲望有三分的话，她又有意无意地把那七分的火给烧起来了，烧得沸腾，结果把贺俭光给焚了，把这个家给毁了。她那天的哭，有一半是为了这个，她真是后悔死了，真是悔叫夫婿觅封侯。她的生活有一个贺俭光原来就足够圆满了，就可以让她每天嘻嘻哈哈笑声不断，贺俭光一走，就是全世界都给她，也失去任何意义。

为这事柳静来找过她。

柳静是从唐必仁那里得到消息的，来了，并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李荔枝。李荔枝打开家门之前，眼里还蓄满了泪，看到柳静，脸颊一松，泪猛地又要往外涌，突然就一顿，像有人重重打来一巴掌，像一道闸门霎时关下，总之泪是止住了，一下子消去。你有事吗?她居然反问柳静。柳静说，世事难料，你自己要保重。李荔枝这时笑了一下。柳静又说，太任性了，男人不能这么任性。李荔枝还是笑一下。任性，柳静用词真是准确，柳静用词一向总是这么准确，李荔枝本来一直要为贺俭光的这个荒唐举动下个定义，可是她心乱如麻，怎么都无法准确概括，被柳静一说，说到要害上了。区区一个副处长而已，机关里很大程度上玩的还是排排坐吃果果，这次没有，反正迟早也会有轮得上的时候，何至于前程尽弃掉头而去?一个男人，泰山压顶都不该腰弯，胯下之辱都可以坦然接受，忍一忍，咬咬牙，都可以当成能量的积蓄，熬到云开见日出之时，再卷土重来也不迟。对阵的双方尚未真正进入短兵相接，一方已经径自盔甲丢弃、斗志丧失了，是自己溃不成军的，让仇者快亲者痛，这不是任性是什么?任性的人是不成熟的，而之前，真没发现贺俭光有这毛病，看上去似乎也爽爽朗朗一往无前，但那是因为没细究，如今终于定睛一看，竟看到皮囊深处的四面破絮。一直以来，他活得太顺了，在精明能干的陈护士长翅膀底下活得太风和日丽了，包括他自己在内，人人都以为他的生命到处是春暖花开的迹象，其实不过是空有一个华丽的外壳，内里却虚弱得不堪一击。

但这些，李荔枝宁肯烂在肚子里，化成蛆、咬穿肠，也不想跟人说，尤



其不想跟柳静说。柳静是谁?是老乡,是中学同学,是一道竖在她跟前的刺眼横杆。柳静家庭比她好、特长比她多、衣服比她漂亮、性情比她骄傲,总之柳静一切都成为她的反衬,衬得她心里畏畏缩缩,大气都难有长出的时候。考上医大,她本来以为终于胜过一筹,可是返身看柳静,柳静根本就不以为意,柳静甚至不无同情地问她:医院那么脏,以后你怎么过日子呀?这句话至少透露出柳静觉得自己教书育人比救死扶伤更有意思、环境更洁净雅致的想法,又居高临下了。而且,因为读医大,她分明比柳静迟毕业了一年,迟毕业也就迟赚钱。当柳静已经能够用自己的工资出入百货商店自由购买衣裳化妆品之时,她还在为每个月从父母手中拿到的有限的生活费愁眉苦脸。直至有了贺俭光,直至跟贺俭光蜜儿似的恩爱成那样,李荔枝才真正拔直了腰杆,才终于也能俯视一次柳静。

可是,贺俭光却走了,走得这样突兀而且不可理喻。

李荔枝叹了口气,叹得悄然无声,而脸上,仍挂着清风朗月般的浅笑。这是初秋一个晴朗的日子,窗外一地的阳光精亮刺目,似比夏日更添几分蛮横霸道,透着一股即将退出统治地位的绝望与恼怒。同一天空下,同一季节里,一向对她款款呵护有致的贺俭光,也沐在同样的阳光中,孤身前行,漂泊无助。他这是犯了什么病啊! 柳静,李荔枝叫了一声,男人都是什么古怪的动物啊,他们简直就跟孩子一样的哩! 说到这里,她又笑了笑,还伸过手,在柳静的肩上拍了拍。你家必仁怎么样啊?他有没有说,市委办接到贺俭光的信有什么反应?炸了锅吧?

柳静说,炸了吗?不知道呀。不过谁不意外呢,很意外。

李荔枝问,都说什么了?

柳静摇头。

什么都没说吗?

说总是会说的吧,但我怎么知道呢?说到这里,柳静歪着头,轻轻叹了口气。

四

李荔枝后来一直琢磨柳静那天的神情。



柳静的相貌没有奇曲之处，唯一的特点是白，苍白、惨白、死白，几乎终年不见血色，宛若一张B5复印纸。摆在这张纸上的五官也很缺喜气，单眼皮，薄嘴唇，尖下巴以及略高的双颧骨，它们局促地组合在一起，像一堆新从机器里拆下来的零配件，无论如何都洋溢不出太多的温婉贤淑之气。如果她的眉再略略皱起，细小的眼就马上模糊零碎了，根本凝聚不起一种明显的风格。那天，柳静坐在对面，她的眉不是一直皱着的，而是偶尔侧过脸，用眼梢一瞥，又将嘴一抿，顿时就显得意味深长了。

柳静为什么要来呢?

李荔枝真是太了解柳静了。按柳静的性情，这事听了也就听了，最多哦一声，短促惊诧一下，过后如果恰好有见面的机会，才会淡淡提上一两句，提过也就过去了，总之并不上心。而现在一得到消息，柳静却马上上门来了，端正坐下，专注打听，可见还是上心了，这是否有另一层深意呢?贺俭光是唐必仁的同事，一个单位根根萝卜都慨然将坑牢牢占住，一旦其中哪根陡然自行拔腿走掉，队形顿时就变了，新一轮洗牌马上就悄然开始了。柳静是被唐必仁派来打探虚实的吗?

唐必仁与贺俭光同年进办公厅，两人报到的时间仅差一天，一个来自农业大学，一个来自师范大学。按说，学农业的不去农科所或农业局，学师范的不去学校教书育人，都有不务正业之嫌，不过贺俭光好歹是中文系毕业的，进机关看看材料替领导写写发言稿还是说得过去，而唐必仁是农经系的，广阔的田野农地才是舞台，与沉闷刻板衣冠楚楚的机关单位就牛头很难对上马嘴了。李荔枝以前鼻孔里会哧地冒出一声笑，她笑的是唐必仁。唐必仁那么寡味木讷，被人挤成肉泥都反弹不出半两力吧，而机关是什么地方?是人精汇聚之处啊，慢鱼都会被快鱼毫不客气地一口吃掉，何况一只呆鱼?贺俭光那时听了，总是微微把头一摇，几分不以为然的样子，但也从不反驳，仿佛不值一说。现在想来，贺俭光可能是另有想法的。作为同事，贺俭光与唐必仁来往不多，交谈有限，类似于井水与河水的关系而已。但两人毕竟日日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什么心肠什么肝胆，也是大致了解几分的。要说评价，贺俭光好像也有过一个：唐必仁这个人嘛，还算本分。但谁的内心没有万水千山啊！市直机关从来茂盛如竹林，那里本来就是一片生长官员的沃土，身陷其中，永远寡淡无欲从不指望自己成为破土

而出的竹笋,好像也不可能。如果贺俭光在,贺俭光在队列里断然排在唐必仁之前,一个一个往下轮,总之得贺俭光先春暖花开过了,然后才会轮到他唐必仁柳暗花明。现在突然情况有变,变得蹊跷,变得诡异,倒下一个贺俭光,唐必仁无形中就往前挪了一步。别小瞧这一步,人生本来就是由一个个小跬步积成千里的,所以,唐必仁肯定窃喜,喜得小腹酸疼快抽筋了都未必哩。

李荔枝那天是笑着送走柳静的。她告诉柳静,贺俭光去广东了。干什么去了?下海呀! 这年头,男人想发财都想疯了。不过有钱当然是件好事嘛,谁讨厌钱呢,为了钱连鬼都愿意花力气去推死沉的磨哩,是不是啊?说这些话时,李荔枝脑中正浮现日本电影《追捕》的画面,那个叫杜丘的男人阴郁地往前走,身后传来幽暗的声音:一直往前走,你会溶化到蓝天中。她打了个寒战,她暗暗战,手在柳静肩上拍拍,竟笑起来,笑颜明丽。如果之前她还天旋地转还不知所措,还捶胸顿足,还万念俱灰,那么从这一天,柳静来的这一天起,她突然釜底抽了一下,脑门被人狠狠一拍,醍醐灌顶。贺俭光走了,她的世界塌了,但塌是暂时的,必定还会有还原的一天,贺俭光还能永远把她,把这个家抛下不管?她不能倒下,不能让别人看笑话。是的,她必须尽快找到贺俭光,贺俭光回来了,这件事就不过是一个小涟漪,泛几圈,荡几下,一切又抹平了,又完美如初了。

小时候她学过领袖语录,领袖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语简意赅,毅然决然。

柳静是敌人吗?唐必仁是敌人吗?她管不了那么远,也没法细细斟酌。即使错了,也只能等日后再改正了。迫在眉睫的是找到贺俭光。

可是贺俭光究竟去了哪里?

跟柳静说贺俭光去了广东,当然是信口胡扯。那几年,各地人疯了似的都跑去广东深圳闯荡,仿佛那里遍地堆金砌银,弯个腰就能钵满盆满,做发财梦的浩荡队伍中多出一个贺俭光反正也合情理。柳静当时听了,噢了一声,脸上没有表情,不像全信,也不像不信。所以,无论如何,这个说法多少还是有些站得住脚,那就让它先盔甲般立起来,罩在脸上,以对付天下人好心或恶意的询问。然后,接下去,接下去李荔枝开始行动了。她必须自救。

当天晚上，李荔枝去了薛主任家。

她是熟门熟路了，以前跟在贺俭光背后常去，去时手里从来没有空过，大包小包，服装、食品、化妆品，不一而足。但这次，她决计轻装上阵，连随身的坤包都不背。如果有可能，她真恨不得把先前送人这个家门的所有东西，用一条长绳牵住，像拉网上岸一般，一样一样，一股脑全部拿回来，拿回来就是喂狗价值都更高上几倍啊，傻傻的却喂进这个家门，结果人家反过来回赠了一个玩弄。

按门铃，门开了。开门的是余致素。

余致素是一家妇女刊物时尚版的编辑，以引导人们吃喝玩乐为己任，自然按正常的逻辑就得先身体力行，终日艳艳的唇靓靓的衣裳，花枝招展，摇曳生姿——当然，这得将她怀孕分娩那一段忽略不计。远处的人只看到她在风调雨顺的季节里的花团锦簇，李荔枝不一样，李荔枝是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大夫，余致素鼓胀的肚皮、密布的妊娠斑、浮肿的双脚、叉开的大腿……唉，行了，那么多的丑陋不堪都尽览过了，瞥过一眼，那一层华服、那一脸艳妆马上都灰飞烟灭了，不用装蒜。

是你?哎呀进来坐进来坐!余致素马上就把门拉大，取过拖鞋，递给李荔枝。

李荔枝注意到，余致素看到她时，迅速往下扫了一眼，扫她手上。她手上是空的，余致素会不会因此有几丝失望呢?余致素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但那一眼那一扫，多少流露了某种情绪。公平地说，李荔枝没讨厌过余致素。同为女人，她甚至每次见面，都会按捺着羡慕，一遍遍往对方眼角那里暗暗瞥了又瞥。余致素比她大近十岁，按说自然规律是谁也无法抵挡的，连她，不过三十多岁，脸上都已经有一道道沟沟坎坎了，而余致素却没有，连最脆弱易损的眼角都光滑如缎。这真是个妖精似的女人，有着非常柔媚的五官，一双半月眼永远处于含笑状态，对人对鬼都万千风情频送，一腔火辣辣的黏糊之情仿佛能溶化钻石，这样的人做杂志编辑真是屈才了，应该是上市公司公关经理的上佳人选，遇山开道遇水修桥，男女通吃，无坚不摧。

在按响门铃之前，李荔枝胸口那里是横着一把利剑的，寒光闪闪。不能怪她，天下任何人换置成她，都不会高尚到心静如水丝毫无恨。可是门



一开，李荔枝马上笑起。她进了门，坐到沙发上，左右看看，柔和地问，甜汁呢？

余致素往门紧闭的书房努努嘴，说，在里头做作业哩。噢，我叫她。

李荔枝连忙说，不必了不必了，别耽误她学习。

余致素不听，已经推开书房门。甜汁，你荔枝阿姨来了，快出来问她好！

书房里窸窸窣窣了半天，才有个头伸出来，说了声阿姨好，马上又缩回去了。

余致素似乎不高兴了，伸手要去拖。李荔枝连忙过去，挡开余致素，重新关好书房的门。李荔枝说，唉，孩子读书要紧，干吗吵她呢！余致素忿忿地说，甜汁从出生到长大，荔枝你操过多少心啊，是不是？甜汁太不像话了，怎么这么不懂礼貌！这时书房的门又开了，甜汁站在那里，抿住嘴，冷冷看着余致素，看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往后一退，猛地一甩门，门又重重关上了。

屋里气氛有些僵。李荔枝看出来了，余致素其实未必真想让女儿出来见客，也就是装腔作势一番而已。得承认，天下就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即使内里已经毒汁横流，汩汩外溢，外壳上也仍抹着一层晶晶亮的蜜，这是种特殊的本事，得有天赋。余致素的天赋相当可观了，常人难及一二，但余致素其实也拿女儿毫无办法，以前就没办法，一直没有，在力量对比中，她和薛主任都完全处于下风。高龄夫妻中年得子，都忍不住犯共同的毛病，就是惧子或惧女，一惧，就宠，一宠，就乾坤颠倒，主次混乱，最终谁是家长已经根本弄不清了。薛主任呢？李荔枝转了话题，她本来也没打算见甜汁，虽然那是她协力迎接到世上的小人，但那不是她的宝，她本来也就是随口问一问，走个过场而已，甜汁难道还能解决贺俭光的问题？

余致素往墙上瞥一眼，那里挂着一架石英钟，指针指向八点二十分。余致素说，今天单位不是有饭局吗，欢迎那个新来的副主任。

李荔枝胸口咚了一声，但她仍若无其事笑着。正是因为这个新副主任，贺俭光走了。居然还宴请，美酒佳肴铺满桌，葡萄美酒夜光杯之中，难道不会荡漾着些许幸灾乐祸？

余致素说，听说贺俭光辞职了？怎么回事呀，好好的辞什么职！

李荔枝笑笑，没有答。她突然开始后悔。看来自己还是太嫩了，又意气用事。她错在哪里呢?错在空手而来。凡事总是有惯性的，以前和贺俭光每次来，都颇有进贡，突然没有了，不要说余致素，连李荔枝自己其实也多少有些不适应。她这算什么?空着手登门，也可称为裸登。其实这户家门已经不缺别人送礼，他们已经够锦衣玉食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送不送东西或送什么东西，而在于登门者手中有没东西分明传递出迥异的态度。余致素脸上仍是笑，笑的缝隙里却有丝丝缕缕的轻慢渗透出来。是的，还远未到来声讨、来责问、来纵情谩骂的时候。李荔枝站起来，她说，不好意思，怪我自己。薛主任那么忙，来之前我该先打个电话的。要不我还是先走吧，过一两天跟他先约一下，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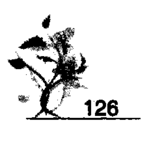
余致素扭头再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叹口气说，也好。他这个人啊，一到酒桌上就没个谱，天晓得会闹到什么时候。余致素的语气很重，恼怒愤恨的样子，其实未必，这一点并没瞒住李荔枝。李荔枝相信这个时尚的女人，不仅仅只有一个光鲜的外表，她的眼神斑驳而且幽深，她的脑子想必有更复杂的一层。果然，把李荔枝送到门口时，她终于问了：贺俭光辞职去哪里了?李荔枝笑了笑，用肯定而随意的口气说，广东。顿一下，李荔枝又说，我本来想找薛主任说的就是贺俭光的事。贺俭光那个职并不是当真要辞的，你转告薛主任，麻烦他把贺俭光的那份辞职信撕了，再跟领导说一下，过些天贺俭光就会回来了，到时他还回去上班，你觉得行不行?

余致素笑起来，笑而不答。

五

李荔枝当时确实就是那样想的，不是开玩笑，她很有信心，觉得只要找一找，就能把贺俭光从茫茫人海中找到，眼一瞪，手一拽，他就老老实实回头了，回头是岸。

晚上值夜班时，她把贺俭光落在家里的一个小本子带去，里头记着一堆电话号码。值班室有电话，内线转外机，很麻烦，但长夜漫漫，只要没突发病人，她都可以慢慢打。她是这么跟电话那一头的人们说的：不好意思，我太任性了，在家里无理取闹，都是我不好，把贺俭光气走了，你有他消息



吗?有的话麻烦告诉我,我去找他,向他道歉。

对方的回答差不多都是一致的:没有见到呀,他怎么啦,没事吧?

李荔枝马上笑起,朗声说,没事没事,我只是担心他,随便问问,也许现在已经回到家了哩。谢谢啦!

第二天她去了趟公公婆婆家。

当年结婚,陈护士长不肯,不肯所起的作用并不大,贺俭光反正强行要结。那一阵,陈护士长据说差不多泪流成河,一辈子眼泪汇集起来都没这么多,她甚至连死的心都有了,撞墙、吃安眠药等等方式都打算隆重演习一遍,最终一想到先前目睹过的那些自杀者半死不活被抬到医院救治时的狼狈状,心就咯噔咯噔地打战,对自己没法下手了。贺俭光说,你别死,要死我死,没有李荔枝我活着也等于死了。说完贺俭光霍地站起就匆匆往家门外走,他其实是心里憋得发慌,不过想出门透透气,陈护士长却误解了,一幕惨烈的殉情场面在她脑中赫然展现,她失声尖叫一声,扑过去一把抱住贺俭光的腰,哭声凄厉而嘹亮。至此,此事终于出现了根本性逆转,陈护士长眼一闭,和丈夫老贺一起搬去新房住,留下老房子,谁爱结结去,不管了。可是说不管不过是一时气话,即使表面上不闻不问,心里头陈护士长无论如何还是憋屈得生不如死,一口气分明阴沉沉地郁结在那里,抬头低头,都转掉了眼珠子,哪怕李荔枝投在地上的影子,她都不想瞥上一眼,瞥了胃就要翻掉。

结婚的第二个月李荔枝就怀上儿子贺丰年了,贺俭光原先不想太早被子女拖累,建议流掉,李荔枝犹豫半晌,还是拒绝了。不管她多么针尖麦芒、盔甲森森,陈护士长终究还是贺俭光的母亲,若还有一线转机,为什么一定要放弃呢?僧面再不好,看一看佛面,说不定就缓过气了,孙子总是贺家的宝嘛。

没想到,陈护士长竟是谁也不再当宝了,连贺俭光,因为违了母命,也被拂到一边,说是心凉了,心死了,都别来烦。

李荔枝这才知道,自己真的不是对手,错估了形势。天下的婆婆再险恶,跟陈护士长放在一起一比,都成了其貌不扬的小巫。那颗心究竟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呀?居然狠成这样,比秋风扫落叶的残酷劲头还狠。算了,那就不去新房子这边烦人家,惹不起躲得起。但现在,她没法躲,贺俭光是陈

护士长的儿子,儿行千里,母至少知道行踪吧?

之前她只知道陈护士长所住小区的大致方位,找去了,跟门口保安说了陈护士长的名字,没说是婆媳关系,只说是亲戚。保安都是外地来的,也没人见过李荔枝。李荔枝在钱包里翻找半天,找出身份证与工作证,对方看了半天,说,她不在家呀,老公不是中风住院了吗?

李荔枝一怔:中风?啥时?

就前两天半夜呀。

在哪家医院?

应该在市立医院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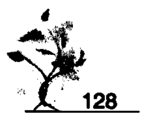
这座城不大,全市所有的医院李荔枝都不陌生,平时几家医院常交叉会诊出诊,何况又有好多人本来就是校友,一来二往都成了老面孔。她回过神来,刚才自己真是蒙了,其实哪需要这么费神向保安打听?几个电话也就轻松问出来了嘛。她去了市立医院神经科,到病区值班间一查,老贺在36床,主治医生名叫陈凡生。想了想,没想起这个人是否见过,便问护士。护士用嘴往里一努,医生办公室桌子旁坐着一个中年男人,戴金边眼镜,微胖,两颊肉略略往下挂。若不是他确实穿着白大褂,李荔枝都不相信他是这个行业的。这行业太辛苦了,吃睡不安稳,压力又是人命关天之巨,哪还有余力与闲情用来长脂肪?

李荔枝走过去,她说你好。陈凡生正在写病历,头都不抬。李荔枝又拿出工作证,递过去,再说了一遍你好。陈凡生继续写病历,写好了,才抬起头,先扫李荔枝一眼,又扫工作证一眼,脸上没什么动静,淡淡问,有事?

李荔枝就问了36床的情况。陈凡生并不想认真答,边整理着病历边说,还好,你自己看看去吧。

李荔枝在原地愣了几秒,感觉真的很不好。自己平时也是这么对付病人家属的吗?她不敢肯定,也许是,并且已成了习惯,都麻木了,并不察觉,更从不去考虑人家的感受。要不怎么说旁观者清哩,一换个位置,其中的弊病马上昭然。所以这一刻,她没有动气,而是抱着理解,说了声谢谢,转身去找36床。

她的公公贺同是山东人,报社副总,新中国成立前曾是北大学生,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后,就扎下根了。按李荔枝的直觉,贺同对她并不反



感，无奈家里东风压倒了西风，贺同一向唯老婆马首是瞻，只好亦步亦趋，一鼻孔出气。而李荔枝对贺同，总体而言也不讨厌，至少与陈护士长相比，她觉得老贺人稍善心略软。其实老贺那一口浓郁的北方腔很合她听觉，现在却已经听不到了。

病房是单人间的，老贺躺在床上，插着氧气，上了血氧和心跳监测器，点滴吊在上面。他偏瘫了，右半边手脚都动弹不得，嘴往一边歪去，也说不出话来，但神志是清晰的，见李荔枝进来，吃力地嗯嗯两声。李荔枝俯身看看老贺手背上的留置针，有些回血。她从床头拿过胶布，撕下一段，将针头固定好。陈护士长不在，床旁边坐着一个小个子男人。小个子男人说，叔叔血管太沉了，根本找不到血管，护士都没法扎针了，都是阿姨自己扎才行。李荔枝问，你是护工吧？小个子男人说，是。李荔枝说，他……家里人呢？护工正要开口，眼突然滑向门外。李荔枝意识到什么，也回过头，果然看到陈护士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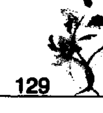
陈护士长急匆匆地进来，脚步轻而稳，她已经退休八九年，却还是保持着原先那股干练劲，像一棵老树，虽枝少丫稀，每一片叶子却仍是绿意执著，上面一层绒毛密密竖着，竖得像剑戟。她看到李荔枝了，但眼珠子没有转过来，没有落下来，这样，李荔枝就怔在那里，无法打上招呼。房间不大，陈护士长先趴到床边跟老贺说话，哄孩子一样的声调，一抬头又对护工喊：小黄，拍背，帮他拍拍背。

屋里噼噼叭叭的声音很夸张地响起，小黄下手看似很重，其实手掌是凹起来的，掌心是空的，并不伤人。陈护士长在床的这一边帮着将老贺侧过身子，眼也只看老贺，不看别人。李荔枝很有耐心地站着，脑中不断重复一句很通俗的话：狗咬了你，但你不能去咬狗，你不能去咬，不能咬。因为怕肺部感染，中风病人拍背是护理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再重要也不至于一直拍下去吧。所以她等着，等到终于小黄停下手，老贺又被小心翼翼地扶平躺好，她才开口。开口之前，她又把那句话暗念一遍：即使狗咬了你，你也不能去咬她。

她说，俭光辞职了。

她又说，俭光说他下海去，却没有说究竟去了哪里。

她再说，请问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接下去屋里非常安静，什么声音都没有。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李荔枝想，我给你十分钟，十分钟后如果你再不开口，那我只好走了。走之前能不说一两句难听的话吗?不能。是你不仁，我不义就很正常了，简直顺理成章。

但陈护士长没熬过十分钟，撑到第五分钟，她猛地一扭身，往门外走去，经过李荔枝身边时，短促干巴地说，你来!

李荔枝已经想不起来究竟有多长时间没有跟陈护士长这么近地站在一起了，两人就在走廊上站着，脸相对，陈护士长却仍是不看过来，眼珠子斜到旁边去，看那堵被抹得精白的墙，好像她是电视新闻联播的播音员，提示器就挂在墙上，她目不转睛地照着上面的提示中规中矩地读新闻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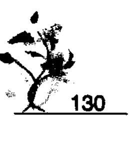
李荔枝听到陈护士长粗粗的呼气声，胸口那儿也一起一落的动静很大。就是说，这个老女人虽面无表情，心里其实却是生气的。气什么呢?她的儿子莫名其妙地跟单位赌气，然后潦草地一走了之，丢下无助的妻子和成长中的孩子。老女人，你生的是一个任性的、轻率的、不负责的儿子，一个被宠坏的儿子，一个没被教育好的儿子，一个没长大成熟的儿子，一定要生气，还轮不上你哩! 这些话李荔枝没有说出口，她不是来吵架的，甚至她还有求于对方，让对方把贺俭光的消息告诉她，所以她知道分寸。

而且，她看出来了，陈护士长也在忍耐。按她多年的了解，陈护士长没有对人客气的好品质，一旦不痛快，总是劈头盖脸直扑过来，半个弯都不打。这时候她看到陈护士长舔舔嘴唇，准备说话，终于要说话了。

你们什么意思?搞什么鬼?俭光好好的，为什么辞职?别说你不知道，你连他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还配当妻子吗?我以前怎么说的?我说你们不合适，你们确实不合适，牛头不对马嘴，懂吗?非得要死要活地结婚，发神经啊，结果呢?悲剧!

李荔枝定定地看着陈护士长，虽然她从未开口叫过一声妈，但这个女人理论上确实是她的婆婆，亲爱的婆婆大人。人的性情真是难改，刚才她虽是忍耐了，但忍的是另一口气:不想在危如风前烛的老贺跟前发作。李荔枝突然回过神来:老贺中风会不会跟贺俭光辞职有直接关系呢?

果然，陈护士长说，你们自己可悲也就算了，还要害父母，良心都被狗吃掉了! 说都不说一声，招呼都不要打一下，直接就寄来一封信，什么都不



说，都不解释，像通知书，通知我们说他辞职了。什么狗东西！不知道他老爹血压高啊？不知道当爹的会急火攻心啊？好好的一个儿子，以前多老实孝顺听话啊，以前工作学习从来也都是顺风顺水的，几年间却变成这样，不是撞了鬼是什么？

李荔枝认真听着，听陈护士长一长串机关枪似的往外发射子弹。有一瞬，她心里甚至闪过一丝快意，觉得能让这个老女人恼怒成这样，实在有成就感啊。转念一想，想到贺俭光归根到底跟自己关系更大，又不免重新沮丧起来。她吁一口气，悄然无声地吁，然后笑笑，决定走掉。陈护士长刚才那些话里已经表述得很明显了，作为贺俭光的母亲，她也不知道儿子的下落，同样只是留下一封信，不说去向。一向自以为无往而不胜的陈护士长，也许真的只有在自己的儿子这里，才会尝到无能为力的滋味吧。一物降一物，强悍这东西也不是处处管用的。

李荔枝没有做表情，她觉得这时候什么表情都是多余的。但她很有分寸地摆了摆手，摆出了要告别的姿势。确实没必要再待下去了，如果用外交辞令来说，她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就是陈护士长所说的让本来老实孝顺听话的贺俭光不幸撞上的那个鬼，女鬼。

她掉头离开。

她已经又罪加了一等，她没看管好丈夫，她让贺俭光运气出了问题，所以贺俭光走掉了，然后再使贺俭光的父亲一气之下病倒了。

她很后悔今天来找陈护士长，完全没有必要，简直自取其辱。有些人天生是相克的，自然界里被称为天敌，化敌为友的可能性，哪怕想想，都是幼稚的。

她决定去一趟广州。她跟柳静说麻烦帮个忙，让贺丰年留宿几天。贺丰年白天上学，放学了，爷爷奶奶以前都没指望，如今更不行了，只有柳静这里。开这个口她倒没太多顾虑，她是柳静中学同学，是柳静婚姻的牵线人，线一牵，柳静与唐必仁当年就结婚了，过四五年柳静要分娩，女儿锦衣又是李荔枝亲手接的生。细算起来，这个家应该可以说是李荔枝一手缔造出来的，就是没功劳，她也有苦劳。

柳静问她去哪里。

她说去广州出差。

广州李荔枝之前没来过，但问题并不在是否来过，而在于动身不过脑子一热，一进入这个城市，满眼挤挤挨挨的都是人，贺俭光会在哪里？真傻，太傻了！很多人来广州，下意识里就觉得也包括贺俭光，反复跟别人这么说，说多了，竟然自己也迷迷糊糊地上当了。

但既然来了，也不妨找找。她随身带着几张贺俭光先前的照片，贺俭光在照片里笑得志得意满、眉宇飞扬，但那不是贺俭光的全部。这个男人她太了解了，表面似乎蓬勃昂扬，深处却是脆弱敏感，自尊心太强，还认死理，一根筋到底。路边就有几家公司，她去问了，问有没有贺俭光这个人，结果都是摇头。

站在广州街头，李荔枝有大哭一场的欲望，却一滴泪都流不出。那天拿着贺俭光留下的信号啕大哭过之后，至少在人前，她有着比以往更明媚的笑脸，厚厚的唇总是被她咧得异彩纷呈。她本来觉得这个男人不可能离她太远，隐约间就在某处等着她去叫唤。她去了，去找了，一找才醒悟过来，原来天下太大了，太苍茫了，贺俭光转眼间已经被吞得无影无踪。

他是否四肢安好？是否家室无多？是否没病没灾？任何答案都没有。

她去了一趟报社，要求登个寻人启事。启事登出来了，豆腐大小的那么一块，有照片，有“妻儿急切等你回家”这类话，但有没用呢？没有。

李荔枝只好重新买了回去的车票。从大巴上下来时，一城的灯火遮天蔽地，她直接去了柳静家接儿子。

门打开，柳静唐必仁以及他们的女儿都在家，灯光下有男有女有上有下，家的温暖在每一个光影间闪动。站在门外，李荔枝心缩了一下，疼了一下。这个家与她有关，她介绍成功的婚姻貌似平庸平淡，却是完好无损地缓缓持续在那里，可是她那一场多么惊天动地的恩爱婚姻，如今却破碎残缺，飘浮在两处。

六

贺俭光是在走后一年回家的，那天恰是李荔枝生日。

早晨醒来，李荔枝眼皮就一直跳。她是学医的，不相信征兆一说，就是信，她其实也没那份时间与精力了。儿子贺丰年已经上六年级了，每天早



上六点半就得起床，而李荔枝必须起得更早。她六点就已经蓬头垢面地陷在厨房里了，煎一个鸡蛋，煮一杯牛奶，削一个水果，再将前一个晚上买回的面包放进烤箱热一下，然后才把贺丰年连拉带拽艰难拖起。贺丰年靠在床头闭着眼睛穿衣裳，李荔枝又已经进了卫生间，帮他挤好牙膏，放好洗脸水。从这间到那间，她的双腿高频率迈动，几乎就是跑了，运动量必定已超过那些闲人在操场上的悠哉晨练。以前这些事轮不到她做，贺俭光只要不出差，就全部承包了下来，她多半只是躺在床上，卧室的门还被带上了，外面的响声隐隐约约，若有若无，反正无须她介入。但现在她却得一肩膀全部扛起来，做得还要比贺俭光更细心更妥帖。贺丰年不是一般的孩子，他不知道是什么鬼投胎的，有一双无神的眼，有一张忧郁的脸，瘦得风吹就倒的垃圾样。

原先他并不瘦，由贺俭光提供食物时，有面包是面包，有鸡蛋是鸡蛋。不是他那时胃口好，不好，一出生就没食欲，但贺俭光就是有办法将其驯服。什么办法李荔枝没有探究过，她躺在床上，闭眼假寐。两个她爱与爱她的男人，在她一尺之外忙碌紧张，她却可以舒舒服服缩在被窝里隔岸观火，这样的一种宠，是让人很受用的。但她的受用，却在一年前戛然而止了。那个被贺俭光所驯服的儿子，到了李荔枝手上，却像是一下子被谁割去了某个器官，比如胃或者舌头，天下万物，竟挑不出几样合上他的口味，一坐上餐桌脸就皱成干菜，提着筷子蔫蔫地拨来拨去。李荔枝被拨烦了，真的想吼，却抿了抿嘴，小声说：不要拨了，没有毒。贺丰年歪一歪头，又歪一歪身子，他不会顶撞的，沉默是他的主要表情，但在沉默中执拗，不为所动。

为什么人在脖子那一处没有生出一个机关呢？这是李荔枝那时反复冒出来的一个设想，那里如果有机关，她可以伸手一扭，打开一个口，将饭菜一把倒进，这样便捷利索，省力省气。她每天早上那般匆匆忙碌，忙了半天，往往并没有三分之一进入贺丰年的腹中，她只能一边哄，一边求。在吃饭这件事上，她完全丧失医生的职业本性，也置所有科学常识于不顾，既是贺丰年的用人，又是他低三下四的行乞者。然后贺丰年背起书包恹恹走了，李荔枝一口气不及喘出，马上开始为自己忙碌，草草洗草草吃，一转身已经奔往去医院的路上了。

自己的生日她是记得的，所以她特地穿起一件中式红罩衫，袖口绣着淡黄色的雏菊。因为皮肤黑，不用别人提醒她也知道，自己其实与许多明艳的颜色无法相融，她又不是柳静，可以凭天生一张白净的脸对天下所有色彩兼容并蓄。但是贺俭光观点跟别人不一样，贺俭光说过，越相去甚远的东西，放在一起，有时候越能产生奇特效果，既互补，又相映成趣。贺俭光一直给她买红衣服，包括这件中式罩衫。贺俭光走后，整整一年，她没有穿过，也不曾为自己买过一件衣服和一样化妆品。今天再穿，下意识地穿，不料竟像是预先准备下的，那个“冥冥之中”的说法，果然在李荔枝身上应验了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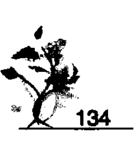
那天她在医院做了三台手术，一个是高危，一个是横位难产，一个是头盆不称。初进医院她就分到产科，后来转岗，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产科，很多东西确实就是命定的，你无路可逃。手术很成功，她的手术从来都很成功。那双手以前只定位为裁剪衣服，实在太委屈了，它们真是巧，多细的活都从来不会被难倒。作为裁缝师傅，她肯定会很优秀，而作为妇科大夫，原来她也可以这么出色，简直无可挑剔。皮肉在她手中是有优劣之分的，宛若当年，只要用指尖一触碰，她就能一下子辨认出布料的质地，刀过针走，马上柳暗花明。

傍晚下班，她拐到超市带了些菜，是为贺丰年带的。虽是吃东西犹如上刑，在李荔枝眼皮底下，贺丰年的早晚两顿，还是无论如何都要有营养地如期进行。中午在学校托管已经吃得匆匆，晚上怎么可能再马虎?李荔枝自己却没有胃口，杂乱的情绪似一堆乱草把整个腹部都堵满了，这个日子，连空气吸起来都带着腥味，让她胸闷气堵。她的生日，本该是她的节日，贺俭光真是狠，选择这一天之后就离去，于是这个日子也就成了她天上人间的转折点。

做好饭菜，按说她必定要端坐桌旁监视贺丰年进食，现在却快快避开了。味觉其实也是有记忆的，她怕它们被唤醒，翻上来的都是一年前贺俭光亲手做的那顿生日宴的七荤八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荔枝一惊，回过头一看才知道是贺丰年在问。贺丰年坐在桌旁，两手却垂着，并不拿起筷子。你这是什么意思?贺丰年又问了一句。李荔枝连



忙笑起，摆摆手说，你吃你吃，我胃疼，一会儿再吃。贺丰年就站起，到书包中掏了半天，掏出一个白色小纸盒，方形的，远看像个小蛋糕。

贺丰年把纸盒递过来，没有说话，脸一下子红了。贺丰年肤色与李荔枝一样，黑，非常黑，所谓脸红其实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其是看到色彩的静态改变，不如说是看到那层皮之下血的轻微涌动，因为是母亲，所以李荔枝看得到。

什么?李荔枝挺狐疑，接过来，打开了，叮的一声，一个东西落下了，快捷往前滚动，滚了很久，很远，才停下。李荔枝心里动了一下，过去捡起，果然是枚戒指，很轻，那分量一掂就知道是地摊上的假东西，一块钱一个的那种。可是，即使是假的，贺丰年怎么想到去买?

生日快乐! 贺丰年小声说。

李荔枝怔怔地看着儿子，突然眼前就有些虚了，晃来晃去的对焦不准。

她是喜欢首饰的，项链、手镯、戒指，她一直都披挂得很充分。生活是需要一些象征的，身体之外有财富做点缀，让人马上就踏实了几分。以前每年生日，贺俭光都要给她买，或者这或者那，脖子手上都丰盈了，再没有多余的空间，她仍兴高采烈收下，然后藏好。藏在那里不见光，同样让人踏实有安全感。

那么，这个贺丰年，他是要顶替父亲来抚慰与讨好她?她走过去，把儿子抱住，抱得很紧。贺丰年微微挣扎着，他显然不习惯这样，感到别扭。一直只把他当小孩看，原来已经是个小男人了。

李荔枝把戒指套上左手无名指，没有质感，很轻飘，所镀的金色也很假，泛不出任何光泽。但她得戴，这是儿子的心意。真难为他了。吃吧! 她说，妈妈生日很快乐，你多吃点，妈妈更快乐。

贺丰年顺从地坐下，但并没有继续让李荔枝快乐，他仍然没有胃口，磨磨蹭蹭了大半小时，一碗饭仍剩一半。只好算了，只好由他去。李荔枝叹口气，她让贺丰年快做作业，然后睡觉。

这个夜晚至此都还是平静的。屋外就是狭小绵长的老巷子，巷子里人声、车声持续不断，那都是别人的生活。李荔枝进了自己卧室。她没有开灯，木木枯坐着，在黑暗中双目圆睁。她四十岁了，之前的三十多年无论日

子怎样拮据不可靠，都没有这一年这一次让她这般揪心恐惧。就好像是坐在一只小木盆里，木盆漂在海中，到处汪洋一片，四周连隐约的光都没有。这不是她要的生活。她的生活本来很好，是贺俭光带来的好，却也是贺俭光将好带走，留下来的是难以名状的疼痛，疼得近似屈辱，无处启齿言说的屈辱，便更添了几分锐痛。

隐在某处的贺俭光，是否还记得今天这个日子，她的生日？

眼睛很涩，李荔枝眨几下，突然想起柳静。这世上，一定不会忘记她生日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柳静。柳静比她大一岁，生日却只比她早一天。也就是说，她与柳静来到这个尘世实际相差了364天。以前同桌，每逢填表格，填到出生日期时，她与柳静可以互相替对方填，太容易了，说一次就记住了。大学几年里，每年生日那天她都会收到柳静寄来的明信片，而她给柳静的，柳静也在早一天就收到了。工作后这项活动停止了，但她知道柳静不会忘掉，除非故意忘。

这时候，外面的门响了，是钥匙转动的轻微声音。

接着，客厅的灯亮了。

西装革履的贺俭光站在灯光下，新理的头发上还有油光隐约闪动，鬓角青白。荔枝！他轻声叫了一句。荔枝！他又叫了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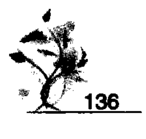
李荔枝从卧室出来，她走得很慢，很缓，风一样舒畅地飘动。走了几步，她就停下来，靠在卧室门上，慵懒地斜着身子，双臂交叉胸前。客厅里新亮起的灯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脸无风无浪，夏荷一样淡泊遥远。

一年前贺俭光离开家时，是将家中钥匙带在身上的，所以，每一天，李荔枝都没有将门反锁，她期许的就是突然间他重新归来，将门打开。他果真打开了，果真回来了；他瘦了，黑了，倦容颇多，但神情未变。

李荔枝还是靠在门上，她没有说话，没有表情，她比自己想象的安静，安静极了。当贺俭光一步一步向她靠近，近到她跟前，然后站住，盯着她看，看了很久，突然说，我爸……死了。

又说，前天死的。今天下午火化了。

李荔枝脑子嗡嗡嗡响了一阵，觉得里头许多根线横七竖八缠到一起，互相使劲，扯得她太阳穴突突突猛跳——老贺死了，与老贺在同一城的儿媳和孙子却没有被通知，而销声匿迹三百六十多天的贺俭光却可以被千



万里追寻回来。这说明什么?说明贺家的人分明知道他的下落,即使最初离去时不知,过后,还是联络上了,而李荔枝却没有,贺俭光不跟她联络。

另外,贺俭光上面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三人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澳洲一个在香港,那些地方不搞计划生育,他们批量生产,蔚为壮观,所以,子孙陈护士长是不缺的,但毕竟贺丰年就在眼皮底下,就是撇开李荔枝,贺丰年总还是贺家的骨肉。美国、澳洲、香港的都参差赶回了吧,近在眼前的却偏偏不吭一声。

从老贺病倒,李荔枝确实只去过医院一次,之后连个电话都没再打。要说她多么心硬似铁也未必,许多瞬间,老贺也曾在她心底闪过。闪了一下而已,马上又丢脑后了。中风病人在床上一躺二躺,离休干部有全额公费医疗作保障,好药歹药尽管往里推,就是躺上十年八年也没什么奇怪的,反正贺俭光还不知去向,反正贺俭光迟早要回来,贺俭光回来了再一起去探望也不迟。没想到,眨眼间老贺竟去了。

老贺如果不去,贺俭光会回来吗?

贺俭光走过来,叫了一声:荔枝!

李荔枝后退一步,盯着他看。这个问题她要弄清楚,必须马上弄清楚,她问,你爸如果不死,你会回来吗?啊,会回吗?

贺俭光支吾半天,眼皮垂下又抬起,问:真话还是假话?

真话。

会回的,荔枝,你在这里,丰年在这,我能不回?但说真话,本来不会现在回。

为什么?

因为……贺俭光用舌尖舔舔唇,似乎在为难,一时找不出准确的词。

李荔枝又往后退一步,她已经伸出手,她想把卧室的门猛地关上。但是,这个动作只做了一半,又蓦地停住了。她看到泪,从贺俭光眼中滚下的泪。然后贺俭光一点一点往下矮,像一截木桩一点点往土里矮下去,矮到半截,往下一顿,跪下了。

贺俭光竟然跪下了!

李荔枝往前几步,又往后几步,一时失去主意似的。过了片刻,终于像棵被砍伐掉的树,呼啦啦地向前一扑,扑到贺俭光身上。哭声顿起,男声与

女声混杂在一起。这个夜晚于是变得格外漫长而跌宕了。后来李荔枝一直想，如果那天贺俭光不是泪下，不是跪下去，她会有什么举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五个夜晚的孤单无助，她感到自己一天天在冷却，冷成了一块铁，又一点点磨薄了磨利了，渐渐往锋锐的刀片变化。贺俭光总不能永远消失吧？他总得回来，总得出现，他一出现，她这把刀就要冲出去，捅过去，鲜血四溅。

现在贺俭光果真回来了，果真出现了，可是他出现得那么突然，又那么虚弱委顿，一下子，李荔枝所有的恨意都稀释在空气里了。

她没有听到贺俭光的丝毫解释，贺俭光不解释，那天夜里李荔枝似乎也觉得语言是多余的，她肢体感觉仍然敏锐，贺俭光仍是爱她的，她知道。在她将失而复得的男人抱紧时，她想，回来就好，回来就什么都不怨不恨不责怪了。那天夜色很好，不见月，苍穹间却是清亮剔透的，泛着幽蓝的光，光从敞开的窗子很无拘地落进来，使贺俭光脸上像罩着一层玻璃。有几分不真实，但伸手可触，又是可信可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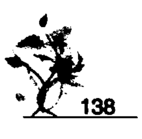
第二天，李荔枝仍是早早就起来了。送贺丰年出门时，她说了一句：晚上回来，不用掏钥匙，敲门就行了。她又说，贺俭光，对，就是你爸，他今天会回来。

她没说真话，没说贺俭光昨晚已到家。卧室的门关着，贺俭光还在里头昏睡，这时候她不想将他唤醒。但她得将消息先透点出去，透早了，贺丰年一天的课都别想听进去，不透，傍晚回家，推开门，乍一见贺俭光，这狗东西不知会不会反应过度。

从一出生，贺丰年就跟贺俭光更亲。还在产房时，李荔枝抱着他哭，贺俭光一接过，马上安静了。周围的人就说，荔枝啊，你白辛苦了，人家不买你的账哩。天下家庭中，仅从长相上看，儿子像母亲、女儿像父亲，这几乎是不二的定律，但贺丰年除了皮肤外，其余的无论五官还是脸形，都是贺俭光的翻版。

那天李荔枝打了两个电话，一是往保健院打，请假，说病了。然后，她给柳静打。

手指头在电话键上一下一下按下时，李荔枝腹中的话跟要决堤的水一样激越翻滚。但电话通了之后，那些话猛地又消失了，很奇怪，一下子就



觉得说什么都不免无趣,真的不说也罢。喂,柳静。

柳静说,噢,是你呀。

李荔枝暗吁出一口气,说了一句闲话:前天生日,你搞庆祝了吗?

没有。柳静说,这么老了,不哀悼就好了,还庆祝?

李荔枝说,昨天我也没有。顿一下,好像突然记起,又说,对了,告诉必仁,昨天俭光回来了。

柳静好像也没惊讶,只是静默片刻,然后短促地噢了一声,说,回来就好。

这一通电话到这里也就结束了。贺俭光不是升官发财后的衣锦还乡,仅仅是莫名其妙消失一年后又突然重现,哪里有广而告之的必要呢?李荔枝却觉得很有必要,跟柳静的这一通电话如果不打,就好像一把扇子还折合着,上面的锦绣花纹还没有徐徐展开示人。别人也就罢了,柳静却是要示的,示过之后,李荔枝生活新的一页才算得上真正开始。

七

几年之后,李荔枝每每想起自己的举动,都不免一阵后悔。很可笑,她还是不成熟,所谓的新生活,原来并不是她想怎样就能怎样的啊。

贺俭光回来后不可能再复职了,是他自己辞掉的,人家巴不得,顺水推舟,木已成舟。当然贺俭光也一点没有这个企图。按贺俭光的说法,在外松弛一年,整个人已经毛孔大张了,习惯了自由自在的日子,连呼吸的方式都不一样了,哪还有再回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可能?他要办公司。这个省八山一水一分田,山一多,木材也就多,而且品质上好,用途广泛,贺俭光将它们买下,一半加工,一半倒卖,倒卖到深圳东莞等地,从中赢利。究竟最终能否有利,李荔枝其实心里是虚的,太玄了,不太靠谱。但她没有往下深想,贺俭光回来了,失而复得的惊喜那些日子已经覆盖了其余的一切。

贺俭光说,公司这件事,你别操心好不好?

李荔枝连忙说,好!

贺俭光又说,公司怎么运作,怎么经营都归我,我有办法对付,你不要

过问不要插手,我也不会跟你汇报。我们说定了,就是这样,好不好?

李荔枝迟疑了一下,还是说好。

贺俭光再说,办公司不像坐办公室,我肯定要经常往外跑,经常不着家,这个家仍然主要靠你照顾,你不要有怨言好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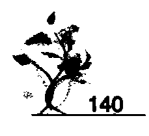
李荔枝哧地一笑,大声说好。最后一个好她说得最由衷,经常不着家,总还有在家的时候,而且知道他的去向,知道他的行踪,知道他四肢安好,家室几多,没病没灾。就好比风筝,原先在云端间缥缈,踪迹全无,突然牵住线了,牢牢扯在手里,这已经比音讯全无不知强多少倍了。

公司开业那天,贺俭光在市委大院对面的酒店大摆二十桌酒宴,小小一座城,能叫上的朋友,几乎无一漏网。酒开了一瓶又一瓶,菜上了一道又一道,大呼小叫,一醉方休。那天晚上贺俭光根本就没有用正常嗓音讲过一句话,他始终嗓门奇大,满脸通红。一席下来,大家都不免想到老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那句经典台词:我胡汉山又回来了!

这顿饭,那个薛主任也去了,他还在市委办,还是主任。是贺俭光坚持要请此人的,贺俭光请了,薛主任就来了,连同妻子余致素和女儿甜汁。他们到场时,还是凡事没有发生一样,嘻嘻哈哈,握手拍肩,就差亲密拥抱或行贴面礼了。俭光啊,薛主任说,你太过分了,你一下海成了先富起来的一小撮人,不是把我们的军心都动摇了吗?贺俭光马上说,哈,不过小舢板一只啦,等哪天成艘大船时再请薛主任一起荡起双桨吧。

李荔枝退到一边,把脸转开。她不是贺俭光,她没办法挤出笑,但她用眼角悄悄瞥了跟在余致素背后的甜汁一眼。得说那真是一个小美人,白净,挺拔,五官精巧,眉眼妩媚,天使般夺目,还未成年,就已经风情四溢了。李荔枝心里抽了一下。这是经她之手的援助才得以顺利来到世间的一条生命,这条生命已经长得如此鲜活可爱,这真叫她爱恨悔痛纵横交织。

那天晚上李荔枝就坐在柳静旁边,她是柳静的同乡、同桌以及婚姻介绍人,她们一起从过去的岁月中走来,谁都不请,李荔枝也一定要请柳静的。柳静的边上是唐必仁,而李荔枝边上则是贺俭光。贺俭光在自己前面满满倒了三杯酒,然后隔着李荔枝举向柳静和唐必仁。贺俭光说,我敬你们三杯酒,我喝光,你们随意。话都在酒里了,我知道这一年,你们帮荔枝太多了,谢谢!



李荔枝眼在那一瞬间猛地红了，接着潮湿。很惊险，仿佛一大串的眼泪就要倾盆而下时，她也及时端起酒，一饮而尽。她咽下了酒，也咽下了泪水，居然还咯咯咯笑了起来。扭过头，她看到贺俭光正把满满的酒杯端起，一仰头，酒杯空了。她小声说，别喝那么多。贺俭光不听，摆着手大声答，喝，一定得喝！三杯酒是小意思，喝了三杯再来三杯！

贺俭光酒量一般，李荔枝是知道的，但她已经不好再阻拦了。这一场酒席本来就是场戏，贺俭光一定要有这么大的排场，多少有要给自己挽回点面子的意思，当然也包括给她，给李荔枝一个面子。他不辞而别，他放弃职业，他将李荔枝以及儿子贺丰年晾在那里整整一年，现在他回来了，开办公司了，准备挣大钱了，可以给李荔枝锦衣玉食的生活了，他要广而告之的就是这些。这些内容似乎庞杂，仔细剔除横斜逸出的枝蔓，摊在那里的便是贺俭光的雄心与一腔爱意。李荔枝很知足了。

但是李荔枝慢慢发现，知足并不是一个可以将每天24小时都充填饱满的东西，某个瞬间，完全不经意的，心里会突然锐利一闪，闪过的是剑一样的寒光。

你爸死时，你妈哭吗？她问贺俭光。

还好，病了那么久，妈也有心理准备了。

还能说话吗？

能，她怎么能不说话？整个葬礼都是她自己张罗的，别人她不放心。

李荔枝点点头，这其实不难想象。目之所及，真的没有比陈护士长更麻利的人了，在神经病房，在太平间，在火葬场里的追悼会上，总之，宾客济济一堂中，那个干练利索地招呼这个打发那个的女人，就是陈护士长。她其实颇有将帅气度，有指挥若定之本领，思维敏捷，脑子清楚，仅当到护士长非常屈才。

你爸死时，为什么没有叫上贺丰年，应该叫的，为什么不叫？李荔枝还是要问。

贺俭光说，妈那时……可能太难过，所以顾不过来，忘了。

李荔枝淡淡地看着贺俭光，嘴不易察觉地撇了一下，说，不是说她还好，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吗？

再有准备也会难过呀！贺俭光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他们是夫妻，一

起生活了几十年,还能不难过?

多难过呀?再难过也还记得通知你,通知你哥哥姐姐!丰年不是你们贺家人?丰年不值得喊一声过去见你爸最后一面?丰年是我跟哪个野汉子偷生的?

贺俭光笑起,摸摸她脑袋,又在她脸颊上拍了拍,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又乱想了?贺俭光说,你看你一乱想,脸上就起皱纹了,就不好看了。

说话时他们正坐在床上,靠在床头,旁边就有一个全身镜,侧过头看一眼镜子,就看到一张黑脸,黑得纯粹而彻底,却已经没有当年的油亮与光滑了,确实皱了。是岁月把它弄皱的,岁月会改变很多东西,却没有改变她与陈护士长的关系。老贺是永远从这个世界消失,不是去出个差旅个游,这么大的事,居然可以不吭一声,一个招呼都不打,事情真被陈护士长做绝了,做得已经没有天理,做到不共戴天的水准上了。仅仅因为贺丰年是出自李荔枝的子宫?

贺俭光说,算啦,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还老提起干吗?小事一桩,忘了吧。

李荔枝抿起嘴。她老提起吗?她自己并不觉得。可是她就是忘不了,一直梗在那里,冷不丁就拐过去想一下。她也是愿意忘记的,忘了就不恼了,不怒了,恼怒对身体不利,她是医生,这一点明白。可是那分明是一片沼泽,越想忘,偏偏却越往下陷,根本欲罢不能。

况且,这事一点都不小。一个死人,并非多值得稀罕,但这里面太意味深长了,若仅仅陈护士长一人拒绝贺丰年也就罢了,其他人呢?那些从美国、澳洲等地熏过洋气、喝过洋墨水的家伙,一个个长途跋涉回来,环顾四周就不会发现贺氏家族子孙中独独还少了一个贺丰年?就在同一座城市,一个电话,几分钟就到了。别人没发现,为什么贺俭光也没发现?

李荔枝终于找到事件的核心了。贺俭光居然也不吭声,贺俭光回来了,出现在他父亲葬礼上了,可是他没有坚持把儿子一同叫去。他提过建议吗?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他提了,却被他母亲一口拒绝了,毕竟还算一回事,可是贺俭光却说,我哪还记得起?我爸本来好好的,是因为我,他……眨眼间他却成一具僵硬的尸体了,他就这样没了!我,我这心里是什么滋味啊,荔枝,你说我那时脑子里还想得起谁呀?



李荔枝鼻孔里粗粗地喷出两股气,她自己一开始并没意识到,等终于意识到了,觉得并不解气,又重重再哼了一声。悲伤之中忘了其他,似乎可以说得过去,但老贺又不是当天就火化的,他是离休老干部,友朋满天,在这座城市也曾举足轻重,所以死得虽没有重于泰山,也绝不能够轻于鸿毛。陈护士长是何等人物,她哪里肯草草打发这个葬礼,总得有几天的筹备、酝酿、精心策划。几天的啊,几天里有数个夜数个昼,有数十小时数千分钟,贺俭光可以忘了一时,又怎么能一直搁置脑后?

她叹了一口气,她怎么也成柳静了?柳静话语不多,看上去寡淡清静,一副凡事无所谓的样子,心里其实却比谁都较真,这一点李荔枝真是太清楚了。她原先对此是不屑的,世事繁多,人生要轻装前进,大开大合才能有大气象,这些道理她喜欢,一直也觉得自己是这么执行的。如果仅将人粗粗归为内向与外向两大类,柳静是前者,而她,她始终是将自己归为后者的。但后者竟然也会突然被某件事所羁绊,卡在那里,像一张损坏的旧唱片,就是播放不下去。人人原来都可能是柳静。

她给柳静打电话,彼此都忙,已经不太见面了,但电话偶尔是打的。就算是取经吧,她确实很想知道柳静在较起真来时,最终是怎么化解自己的。柳静。哎。在忙什么呢?没什么。唐必仁最近怎么样啊?还行。锦衣学习好吧?就那样。最近打算回东屿吗?没有。不回老家看看?不了。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回去转转吧,我妈一直催我回去哩。再说吧。她们间大致都是这么对话的,几个回合下来,通话往往也就结束了。当中学老师的柳静,每天在课堂上不知要讲多少话,但说话的能力与欲望,竟还是没有被刺激起来。李荔枝不会见怪,柳静就是这样的人,她了解,所以也习惯了。

在这座城市,李荔枝还有很多其他朋友,单位里的或者社会上的。医生这个职业,实在有外人难以明查的微妙与长处,真要有与谁个交朋友的欲望,不说手到擒来,不说人家趋之若鹜,至少也不太费吹灰之力。道理很简单,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会永远无病无灾?一病一灾就成了弱者,弱者六神无主地来就医,医生就蓦地成为救死扶伤的强者,友好一点,尽心一点,体贴一点,再医术高明一点,这一切有机组合起来,就足够打动对方,忙不迭就贴上来渴望被引为密友。李荔枝喜欢自己的职业,自始至终她一直由衷愿意对病人友好、尽心、体贴,至于医术,不用她自吹,在全院,以及

在这座城市，她的好名声早就播出去了，所以，她有朋友，各界都有，很多，很铁，动不动就唤去吃喝玩乐灯红酒绿。但是，正是在那种场合混迹多了，却混出了一肚子狐疑。那些人虽然挽袖挥拳一副上刀山闯火海的豪迈状，私底下却哪一个会真正贴心贴肺，将你全力呵护？这一个饭局集中火力说没有到场的某人，下一个饭局七嘴八舌又把缺席的另一个谁端出来暴晒。在那种萍水相逢的场合，借着几分酒气，人人都急不可耐地要冉冉升腾为话语中心，成为众人注目的对象，其他的话分量不足，便很自然地就去搬隐私，掌握的隐私越多，越能被大家所烘托，风头也能越盛。李荔枝自己其实也常犯这个毛病，自己犯她并没太多感觉，一旁观别人，那滋味就不好了。柳静不会跟谁贴心，但柳静嘴严，话少，不会伤人，这一直是柳静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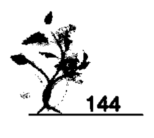
但是最终，她也没有把底兜给柳静，她只是从陈护士长说起，媳妇与婆婆不和，完全可以不以隐私来论，天下哪家不一样？况且李荔枝与陈护士长不和早不是新闻，这么多年，柳静耳朵已经听出茧子了。但柳静仍是安静地听着，听过一遍，叹口气，说，她不是已经到美国去了吗？

陈护士长在老贺死后，就美国、香港、澳洲轮番走，这家住住，那家待待，相当国际化，偶尔回到这座城市，也从没跟李荔枝打过任何一次照面。她身影是消失了，但鬼魂仍在。家里电话响起时，李荔枝一般会先探头看来电显示，有时草草伸手拿起，喂了一声，对方若是悄无声息，隔会儿，放下了，这肯定就是陈护士长打来的。陈护士长要找的人是贺俭光，就是国际长途，她也不惜回头再拨一次，就是不跟李荔枝通上话。

是不是过分了？天下人都来评理，理也在李荔枝这一边。但贺俭光一直替他妈圆场，按贺俭光的说法，陈护士长要强惯了，吃软不吃硬，偏偏李荔枝也硬，针尖麦芒，火上浇油，恶性循环，步步升级。荔枝你就不能低个头，嘴巴甜一点，态度好一点？李荔枝不能。太可笑了，她错了吗？错在哪里？婚也结了，儿子也生了，一个家好歹也维持这么多年了，这都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就是再大的罪本来也该消解融化了，她还要再怎么低头？人家拿狗屎臭脸对过来，她的嘴巴又如何能够甜得起来？一个巴掌无论如何都没法拍得响啊。

柳静问，她身体好吗？

李荔枝说，好得离谱！据说血脂不高、血压正常，精瘦精瘦的，连赘肉



都非常有限。人家会保养,一生掌握的医学常识,最后都精心花在伺候自己上了,能不好?

柳静,李荔枝说,以后锦衣出嫁时,你可不能眼睛只盯着女婿,女婿他妈也得挑,他妈也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更重要。夫妻合不来还可以离婚,婆媳怎么离?啊,怎么离?连起诉离婚的理由都很难成立啊。年轻时太幼稚了,以为没关系,以为抗得过,以为迟早可以弥合,弥合不了也井水不犯河水。可是,就是你两眼发直地想弥,人家还不肯赏赐哩,尾巴摇断了也摇不软她的心。真是太可怕了,柳静,那老不死就是一根利刺一直插在我婚姻里啊,插得那么深,那么狠,等到哪一天她终于死了,我这辈子也耗得差不多了。他妈的,她上辈子是祖坟被我挖了还是全家被我杀了,到底多大的仇啊!碰上这样的婆婆其实比中五百万大奖还难哩,可偏偏我就是这么个狗运气。丰年是男孩子,他没事,锦衣就不一样,你要提醒锦衣以我为鉴,婚姻之事马虎不得,意气用事更会吃尽苦头,哭都流不出像样的眼泪。

说着说着,李荔枝的口气就难听了,声调高扬。她总是语速偏快,厚厚的两唇像两个粗大的括号,或开或合,忽上忽下。这一点,与温吞吞的柳静又是相反的。柳静没有马上答,好像在电话那头思索,隔一会儿才说,在你们两个人的问题上,贺俭光是有责任的。

柳静又说,贺俭光也不容易,你不要对他太不满。

好像被口水呛了,咳了一阵,柳静接着说,没人逼你,这个婚姻是你自己要的,后悔也迟了。

李荔枝怔怔地握着电话,好一阵没再开口,感觉头顶上那一块皮像被人捂上一层冰,凉飕飕中又有点麻。贺俭光有责任?之前她只是想到自己与陈护士长的狭路相逢,从没将贺俭光也摆进两军对阵中。有没责任?被柳静一说,回头一想,确实有。也许他也很辛苦地两头灭火,有苦劳了,但没有功劳,一丝半点都没有。这说明什么?至少说明他能力有限,妻子母亲都没有安抚好,致两个女人都陷于水火中。李荔枝不是别人的妻子,陈护士长不是别人的母亲,归结起来,只能归到贺俭光头上。李荔枝后悔了吗?这话太毒了,一下子戳过来。贺俭光神经发作,一纸辞职信就远走他乡,李荔枝那时都没悔过。这差不多就是自己放胆勾引来的男人,一开始是游戏,只是拿他测评一下自己的长相,弄假成真后,她是爱他的,掏肝掏肺都

乐意的爱。现在呢?现在她以为自己仍然那样,可是柳静却先指出“不满”,然后又指出“后悔”。柳静话不多,但柳静用词一向很准。李荔枝捏着话筒的手掌已经渗出了一层汗,她支吾着,明白这通电话不能再打下去了,她说,柳静,我们不说了吧。

柳静并没有非说不可。好,柳静答。话音一落,就已经先搁下话筒了。

八

贺俭光果然经常出差往外跑。他之前就不是那种闲得住的人,浑身每一块肌肉都装了马达上了发条似的,手脚勤快,做事迅速,用雷厉风行来形容都一点不算夸张。这个优点,与在市委办那几年的锻炼肯定不无关系。关键是个人素质具备,同样的土捏成同样的胚放进同样的窑,烧出来的却可能是品质完全不同的瓷。这不是个多难懂的道理,费尽心力被训被练一辈子却照样歪七扭八难以成形的人,难道还少见吗?近的有唐必仁,唐必仁与贺俭光一起分到市委办,然后贺俭光辞职离去,唐必仁岿然不动,继续待在那里头,可是唐必仁就是再待三辈子,难道就能起色?不是看不起唐必仁,李荔枝觉得自己没有,犯不上,没必要,也不可能,可是贺俭光的影子后面就是死死黏着一个唐必仁,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两粒苹果摆在一起,自然会下意识地将它们比来比去,后来一粒不见了,只留下一粒在原地,便没有了参照,那期间李荔枝也很自然就断了这个想法,比都比不起来了。如今那只消失的苹果突然又回来了,又很醒目地摆在那里,一眼瞄去,还是马上就看出高下。换成唐必仁,就是委屈到残都不会想到辞职……这样想的时候,似乎又变成了贺俭光的辞职李荔枝是赞许的,她怎么可能赞许,稍稍一想都仍是皮开肉绽地痛。

李荔枝觉得自己变复杂了,是岁月渐增年纪渐长而致,还是其他?她没有答案,也不去强行索要答案。她找出另外一个设想安抚自己:换成唐必仁,就是打死了也没有胆量办起一家木材公司。这是肯定的。

贺俭光的公司不是办在这座城里,而是十几公里外郊县的一个叫白溪的小村,那里是深山林区的边缘,一条大江从旁绕过,水路发达,公路也通畅。公司开张时李荔枝去看过,不过将一座已经废弃的小学教学楼整修



一下成了办公室，不过匆匆招了三五个人员，总之寒酸之气自不待说。但有一个广阔的操场，破旧的教学楼后还有块杂草丛生的大空地。贺俭光转一圈，手一划，这里都是我的，他说，我买下了！有多少木头堆多少木头，全堆得下！

买?李荔枝一惊。她的眼睛不大，但瞪起来时，因为眼眶撑开，原本藏在眼皮之下的那部分眼白就全露出来，在四周黑色皮肤的映衬下，面积就一下子大得惊人。任何东西果真都需要反差的，非洲的人民群众不是牙齿质量特别好，一个个嘴一咧都有那么夺目的白，其实全是色差营造的效果。李荔枝也一样，这会儿除了眼白大露，她嘴也呵起，将两排牙齿晶莹裸露，像两盏小日光灯，赫然挂在唇间。她对世间万物的价格知道甚少，她的世界那么小，整天医院、家里团团转，了如指掌的只是农贸市场里的鱼肉青菜价、儿子每学期应缴的学费，再就是医院的床位费、手术费以及部分常用药品的标价，轮到这么大一个学校，就完全在她经验范围之外了，她只能推想：即使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即使是人家废弃不要的，没有几十上百万元都是免谈的。贺俭光有这么多钱?

贺俭光挥一下手，样子很满不在乎。是，买了。他说，这里不是办学校的地方，太偏了，周围这么多密林，蛇爬进学生课桌抽屉过夜的事都没少发生过。你别看这个村小，华侨可不少，华侨集资回来建新学校时，就建到村口那边去了。我又不怕地偏，蛇也没什么可怕，所以我买下了，这里，整个学校都是我的，全归我了。

花了多少钱?这个问题仍悬在那里，李荔枝觉得不问不行。

贺俭光扭过头看她一眼，不答。

李荔枝又说，你有这么多钱?

贺俭光说，荔枝，我们说好的，你别管。

李荔枝捋捋头发，把脸转开了。操场原本是敞开的，四面与树木连接。植被真好啊，绿得发黑，一株株松或杉或樟都没有如城市里的行道树那般被人工雕凿修剪过，主干粗犷，枝叶奔放，风过，树的每一根神经马上就应和起舞，摇曳的也是山野特有的节奏，无拘无束，不卑不亢。这地方是很容易将已经淡去的乡村记忆全部唤起的，那个远在两三百公里外的东屿镇，要说李荔枝喜欢，那倒未必，但毕竟生活了二十年。二十年可以奠定人生

的许多审美取向，就是再讨厌东屿镇先前的贫穷与现在的混乱，那里田园间曾经铺天盖地的绿，还是一直没有从李荔枝的脑中退去。刚才她还曾闪划过一个念头：下次把柳静也一起带来。柳静也是东屿人，但柳静父母都是国家干部，没有放了学就得下田耘草种菜的经历，这是两人的不同之处，不过柳静或许会比她更喜欢这里。安静，自在，不嘈杂，到处不见腾腾欲望，这一切肯定都非常符合柳静的胃口。

但是，站在眼前的贺俭光没有欲望吗？

有几个工人正在砌墙，要团团将整个学校围起来。贺俭光要围的将是他的木头，他怎么买木头，又怎么卖得掉？是木头啊，不是苹果香蕉菠萝梨，李荔枝的想象力同样无法抵达。太奇怪了，怎么会把主意打到木头上呢？

在李荔枝生日那晚，贺俭光突然回来，空着手，没有任何行李。刚开始李荔枝没往深处琢磨，后来静下来一想，就明白了，他只是奔过丧后的顺便之举。也就是说，如果老贺不死，贺俭光不会在此时回到这座城市，又或者老贺火化之后如果不是恰逢李荔枝生日，他也未必会在那晚跨进这个家门。不走了吧！李荔枝说。贺俭光没有答。别走了吧！李荔枝又说。贺俭光还是不答。

当然后来贺俭光真的不走了。不走不是被李荔枝说服，而是因为贺丰年。

贺丰年那天傍晚放学回来，打开门看到屋里多出一个贺俭光，贺俭光与他打个照面，他竟像不认识，头左右转动，眼慌张地扫来扫去，仿佛进错了家门。贺俭光将他肩膀揽住，说，丰年，爸爸回来了，叫爸爸。贺丰年直直盯着贺俭光，嘴唇动了动，没有叫出声。后来贺丰年也一直不叫，那一声爸爸他就是不叫。

李荔枝后来猜测，她不让贺俭光再走，话排山倒海地往外说，说得口干舌燥，贺俭光都未必真听进去，而贺丰年的缄默，却最终打动了贺俭光。

但贺俭光始终没有将这一年的来龙去脉仔细交代，他走了一年，一年是真空的，然后回来，果真腰包里已经装着那么多钱了？这个疑问其实就是外人也有几分好奇的，之前李荔枝不问不是她不好奇，而是在等待，等待贺俭光主动开口，如实禀告。在钱这个问题上，被动聆听与主动询问，给



人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离去一年，要算细账，过失方也不是李荔枝，但她害怕，太怕了，再有任何闪失都承受不起了。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站在废弃的小学校内，不是贺俭光激情洋溢地放出豪言说都买下了，她还是不会问到钱。既然已经问了，贺俭光却还是不说，这倒是李荔枝没有料到的。

说一说又何妨呢，至于这么森严壁垒？

有一种外人的感觉，外人的感觉很糟糕，像一股沟里的水，污黑，浑浊，翻滚而过。她鼻子有点酸，马上警醒过来，知道这样不好。这把年纪了，小题大做是大忌，小题大做是柳静玩的把戏，她又不是柳静。不会是抢银行吧，啊？说到这里她故意笑起，下回再去抢，拉上我啊。

贺俭光手揽过来，揽住她肩膀。唉，他说，不是抢的，你放心。总之你不用操心。这一年，你心已经操够多了，你看，脸都变成这样了！说这句话时，贺俭光伸出指头在她额上来回划几下。这些破事就算了，你别管，有我哩，是不是？

李荔枝没有应。女人少操心便可少皱纹，道理她是懂得的，但这说服不了她。不过她不再问了，问也不会有结果。很奇怪，她在贺俭光面前有自尊心了，以前没有，以前任何事任何话，不用过脑子，随便说随便做都没障碍，心里不会打弯，完全敞开，就好像穿衣，在外小心裹紧，生怕走光，在贺俭光面前，却怎么脱怎么裸都很自在，他又不是外人。现在难道是了？

贺俭光伸过头，往李荔枝脸上蹭着，然后手掌捏起，拇指与食指中指撮成一团，对搓几下，小声说，你就等着数钱吧。

李荔枝又笑一下，手在贺俭光胳膊上拍一下。这个动作与其说是在跟贺俭光调情，不如说是给自己一个警示，刚才她内心冒出危险的问号，难道贺俭光还能是外人？她真是傻。这样的念头哪怕一闪而过，都是不可饶恕的。哪有外人打算将日后挣来的钱交给她，让她数呢？

对于钱，贺俭光很了解她，她是稀罕与疼爱的。她的父母至今还在东屿小镇，码头上的板车是拉不动了，两人就在镇上租个店面，卖些日用食杂，油盐酱醋之类的，小小的铺面被最大化地利用起来，到处横七竖八挤着杂碎，并且霉气扑鼻，五味混乱，鼠蟑遍地。李荔枝不常回去，前两年春节时母亲腰椎出了毛病，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李荔枝才回了一趟东屿，在病床前伺候了几天。她本来有把母亲接来的打算，但母亲死活不肯走，

主要是舍不下店面的生意。哪里能挣几个钱呀,却看得比命还重,自己僵硬躺着动弹不了,就逼李荔枝去店里,帮着做点买卖。李荔枝那时心酸得实在恨自己不是李嘉诚,她若是腰缠万贯了,母亲哪至于苦熬一辈子了,还要为区区几个破铜板可怜成这样?她兄弟姐妹也有,两个哥哥娶了,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嫁了,都没脱农门,田种不下去时,最多去广东深圳打点工,碰到孩子上学结婚这类事,就写信打电话,用词直截了当,让李荔枝寄点钱帮个衬。也就是说,李荔枝是家里唯一出头的人,能给李家带去荣华富贵的只有她,她是唯一。而李荔枝的荣华富贵呢,以前李荔枝一直理直气壮地指望贺俭光。她嫁给他,是他老婆,本来谁都认为他有前程有未来,步步高升指日可待,谁知他却突然偏离轨道,掉头而去,再回来,买下学校,弄出这么个公司,号称可以财源广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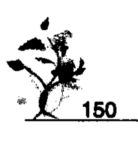
贺俭光财源广进于李荔枝而言,自然也是件美事,她流口水都绝恐不及。可是心里竟还是有些虚。不是不愿信,是不敢信,但这话她没有说出来。

这一年贺俭光究竟去哪里干了什么?贺俭光只简单地说去打工呗。在哪里打?深圳。打什么工?在香港人开的家具厂里做管理。再往下问,他就笑了,笑而不答。

这个男人曾经在李荔枝面前多么透明,喜怒哀乐都纤毫毕现,离去一年,一年的间隔,然后就像罩着一层膜,近在眼前,隐约又远在他处。反过来,贺俭光看她是不是也一样,所以问他钱,他不说,问他干什么去了,他也不多讲?他对她也隔阂了,也防备了,曾经毫无保留的信赖也丧失了?

那天从白溪村回去后,李荔枝去逛了大洋百货,她很少来此,但知道是这座城里最奢华之处。额头那儿很重,是贺俭光指头划过的地方,一股铅好像那时就顺着他指头灌进去了。她对着镜子看,惊得又倒吸了几口冷气。真是皱了,显然老了,而贺俭光也不是第一次指出她脸上的皱纹,贺俭光很在意?

一进入大洋的门,远远就看到薛主任的老婆余致素。这么巧,余致素也在买化妆品。李荔枝不想打招呼,打算绕过,先上楼转转。余致素却看到她了,手一扬,叫了一声:荔枝,哎,荔枝!李荔枝在原地站了片刻,终于还是过去,问,买什么呢?余致素把握在手中的瓶子转两圈说,卸妆乳用完



了，资生堂的这一款你觉得怎么样?李荔枝怔一下，摇头。余致素说，那你平时化妆用哪个牌子的?李荔枝笑笑，眼睛转一圈，看到旁边的柜子上方，有很大的几个英文字母。她嘴一努说，我用它。余致素瞥过一眼，轻笑一下，肯定是稍有犹豫，然后才说，荔枝，这个牌子不行，太低端了，我们这个年纪不能马虎了，得用好点的。用迪奥吧，就是CD，老薛十年前出国就开始帮我带了，不过现在北京上海也都有专柜，买起来很方便了。我也就卸妆乳用资生堂的，日本的牌子，也不错。说到这里，余致素话似乎已经结束，她把手中的瓶子递给柜台小姐，打算买单，突然又转过身，手往旁边那个柜台一指，语气铿锵地说，别用这个!

李荔枝脸猛地发烫起来。除了贺俭光离去这一年她对外表的一切草率马虎之外，大学毕业后她一直是化妆的，化得还得意不浅，胭脂口红眉笔都很齐全。不料在这一天，在大洋，在余致素面前，却全线崩溃了。东西她是有了，原来却是那么上不了台面。不要说资生堂、CD没有使用过，就是情急之下抓瞎顶上的那个什么牌子，她其实也都闻所未闻，而在余致素眼里却是“低端”得那么不堪。至于卸妆乳，她是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东西存在。顾名思义，它是用来清洗脸部妆容的，不是有洗面奶吗，两者的区别在哪?

她不想待下去，待下去难说不会有其他的尴尬。她说，我先走了，到楼上看看。

余致素马上问，买衣服?

李荔枝说，是啊，想买几套衣服。

余致素说，去例外看看，今天刚到了一批新款很不错。说到这里她踢踢自己脚边的一个大纸袋，我也刚买两条裙子一件上衣。噢，还有，黛安芬有活动，八折! 不好碰上噢，黛安芬最抠了，我一下子买了四个。

李荔枝说，是吗?那我也去看看，我也喜欢他们家的东西。

站在电梯往上走时，她对自己很有点看不起了。太虚伪了，其实有什么必要这样?但是如果从头再来一遍，她仍然不会有另外的选择。例外?黛安芬?这名字比资生堂、CD还令她耳生，她居然就敢言喜欢了，就煞有介事地说出去了。

黛安芬在二楼，原来是胸罩!一个胸罩两三百块钱，真是疯了。这东西

超过二十块李荔枝都嫌贵了，穿在里面，又不示人，凭什么要卖这个价？她掉头就走。

例外在四楼，她是一路问上去的。远远就看到高大的假模特竖在专柜外，宽衣长衫，棉麻为主。很贵，没想到那么贵，随便一件衬衣，都没有在五百元之下的。裙子哩，拉过商标一看，七八百元只是一般化的，一千两千也一点都不稀奇。布也不是特别好，料也不是特别多，凭什么卖这么贵呢？那时候，这个区间价格的国产衣服还没有，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多少？撑死了过两千，能买几件衣服？而余致素，一口气就是两条裙子一件上衣，还有四个黛安芬，人家全不当一回事地扔地上，还用脚去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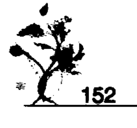
导购小姐一直跟在李荔枝旁边，问她喜欢吗？要不要试穿一下？很合你气质的，试一下吧。

李荔枝一件都没试。她问了一圈，很详细问了这个与那个，却不试，也不买，只是把衣服连衣架一起取下，对着镜子在身上比划一下。镜子中的她越发窄小了，而且矮。导购小姐说，我们衣服在国际上都拿过奖，很欧化，外国人都喜欢。李荔枝转身就把衣服挂回原来的地方。导购小姐说，你试试嘛，宽松一点很浪漫，穿起来也很有型的啊。李荔枝嘴角扯了扯，那意思是你以为我好骗吗？这类造型的衣服，只有身材修长如余致素那样穿起来才能出彩，李荔枝知道自己，她一米六都勉强，肯定撑不起来。总之这不是她的衣服。

然后她又去周围几家香港或欧洲品牌柜转一圈，竟然有类似的情况，她不能穿，穿不出味道，这些衣服好像约好似的，一套到她身上，都面目狰狞地溃不成军。她向那里的导购小姐提起例外，导购小姐嘴一撇，都哧出了声音。那是广州产的！她们说，什么呀，上个月才开的专柜！她们又说，不屑布满了全脸，好像她们自己全穿得起店里挂的这些衣服。这些衣服更贵，比例外贵多了，刚才她以为余致素买的是天下最贵的衣服了，其实不是。

原来余致素穿的也并非顶级服装。

但她的心情还是坏透了。人家天生丽质，她天生劣质，这么黑，黑得本来就暗无天日，如今皱纹又排山倒海而出了。贺俭光给过她信心，让她对自己外貌感觉尚好，贺俭光只见过她第一面，就动心了，就娶了她。她征服



了贺俭光，却不能征服整个世界，连稍稍优质一点的服装都排斥她，她不配享用。

另一层的伤感比这个更剧，她突然觉得自己真是太失败了，活得这么委屈，委屈了几十年，色都将衰尽了，衣橱里挂的还居然仅仅是些几十元上百元的衣服，至于胸罩，就更不用提了，余致素连裹个乳房，都比她穿在外面的衣服贵许多倍。她原先还多么心安理得，觉得挂在家中衣橱里的衣服不知已经比自己当年亲手裁缝的强多少了，不料眼一闪，另一方天地却是那样富丽缤纷。

从楼上下来，她直接去了一楼资生堂专柜。小姐迎上来问她需要什么化妆品？她做思考状，作老练状，这只瓶子拿起来看看，那个盒子拿起来看看。小姐很快看懂她了，卖力开始推荐，这一套是保湿的，那一套是抗皱的，这是晚霜，这是日霜，这是防晒霜，这是爽肤水，这是粉底液……

结账时，钱不够，柜台小姐说，要不货给你备着，你先付点定金，明天拿足钱再来？

李荔枝摇头，她说，不行，我今天就得买。是的，今天就要，她也不知这股急切究竟是因何而起，就是急，一分钟都不想再耽误。她记起柳静家就在附近，到门口拨了公用电话。柳静，家里有现钱吗？借点，明天就还你，我买资生堂差点。柳静说，多少？一千吧。柳静说，有。

那天李荔枝回到家时，两只手上提着两个大袋子。贺俭光很意外，不过也很高兴，他说，哈，收获这么大啊！李荔枝一笑，心想既然你贺俭光将财源广进，那为什么以后我不能像余致素那样，穿好用好，锦衣玉食呢？

九

所谓木材公司，其实倒卖只是一部分，剩下的是木材的加工制作，也就是根据订货要求，将购得的原木加工成条木、板或其他什么，招两三个工作人员管理，搭起厂棚，再陆续招一批工人三班倒，这是李荔枝后来才知道的。

公司办起来第一年，贺俭光买了部桑塔纳2000，二手的，七八成新，他自己开来开去，常常几天不见人影，就是回来，也多半是深夜，一身酒气，

上下迷糊。做生意要应酬，这个道理不难懂，所以李荔枝一般不过问，她也不问生意如何怎样，即使问了，贺俭光仍然只会潦草地答：好，不错。都是这句话，不会更多。到了外面，有人打听贺俭光公司的情况，李荔枝也把那句话搬来，说好，不错。

但李荔枝隐隐觉得似乎并不是太好，她是从贺俭光脸上看出来的。

相对几十年的一生，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似乎微不足道，但贺俭光离去一年，仅仅一年，再回来，李荔枝却分明有一种一截两段的感觉。是的，他变出另一种面目了，奇怪的面目，她说不清。以前在家，再忙，身子是松弛的，眉眼是闲淡的。现在身上却仿佛安着防盗器，时时提防着什么，就是笑起，眼珠子也仍在那里骨碌碌转动，闪来闪去，两个腮帮上的肉紧梆梆地绷起。有时候跟他说起贺丰年学习上的事，贺丰年学习一直很好，再恹恹地没有生气，每个学期成绩也仍然不会丢出年级前三名之外，并不是勤奋出来的，真的是天赋。这种事，做父亲的本来肯定是受用的，贺俭光也身子前倾着，好像很在意听，嘴咧着，嘻嘻笑起，眼神却是散的。

李荔枝想，他是在制造喜悦，制造欢乐。

但喜悦与欢乐不是机械产品，一旦需要强行进行人工制造，那便是一种假了，便有什么东西需要掩盖，需要伪装。

看得出来，贺俭光其实很焦虑，焦虑说明他并不遂心。另外，一年过去，又过去一年，再一年，公司开了已经整整三年，他却从来没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家里生活开支是李荔枝，贺丰年上学是李荔枝，所谓的财源滚滚根本就只是一个虚假的幻影。

李荔枝不断跟自己说，没有关系，就当他还在外面，还没回来，他没回来家里的费用和丰年上学的费用还不一样是自己出？不能因为他不挣钱就埋怨什么，一句都不能说，说了自己算什么呢?市侩?虚荣?小人?

但是道理明白，心里偏偏还是常常扭不过去。古人说：知难行易，她感觉很多事其实恰好相反，做起来太难了。她一个女人，在医院苦撑苦熬，熬到副主任医生，下一步就该跟科室里的谁和谁争主任医生的那个职位了。这么辛苦，每月工资加各类补贴，也就四五千，得供养父母一点、接济兄弟姐妹一点，还得养儿子，还得缴电费、水费、煤气费、有线电视费，甚至贺俭光的衣服鞋袜，也得由她逐一付钱购买，剩下的还有多少留给自己?以前



没有剩她可以忍，并不觉得怎么样，但现在她不想亏待自己了。她黑，皮肤天生劣质，再不善待，转身就干枯了，干枯成一枚陈年咸橄榄。

第一次去白溪村回来后，她第一次去了大洋百货，在那里第一次买下资生堂，她就是在那一天突然开窍的，简直醍醐灌顶。她这样的人，本来就该比别人花更多的钱在护肤上，在穿着打扮上。而这种事，一旦开了个头，就好像被人安到发射台，上是上得去，下却下不来，并且瘾头很快就出来了，磅礴得很，没法挡，她索性也顺应了它，根本不去挡。以前常去的那些店、常买的那些东西，她已经连看都不会再看一眼。倒是余致素编的那份妇女杂志，她开始看了，看余致素每个月在那里五光十色地推荐什么品牌的衣服、什么牌子的化妆品，又推荐哪家有品位有特色的店在这座城市的哪个方位哪个地点，然后一空下来，她就打车过去看一看挑一挑。她觉得自己在一步步往前走，往时尚的前沿走去，衣服的款式越来越新奇，与之相配合的则是脸上的粉越抹越厚、抽屉里的化妆品越来越丰富而高档。

可是钱呢?她没有钱。贺俭光没有给她钱。

白溪村那地方，李荔枝一共只去了一次，去过那次，好像就跟她再也无关。她后来一直想这个问题，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如果贺俭光邀她去，她不会拒绝；当然如果她主动提出要去，贺俭光想必也不会反对。也就是说，很多事其实是两个人共同导致的。她给自己找到借口，木材啊，又不是服装鞋帽化妆品，到底她是不懂的，既是不懂，看与不看都是一样的。或者，正因为感觉到那个公司的生意并不怎样，有点糟糕，她才下意识地避开，不愿去看?现在明白鸵鸟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动物，它不能承载的、不想承载的东西，眼睛闭上，头钻进去，就权当没发生，倒也落个清静。

但她其实清静不下来，贺俭光身上总有股木屑味，味道很重，似乎还带着粉末，他前脚进门，只一刹那，她鼻子就痒了，马上就跟出一长串的喷嚏。她有鼻炎，从小就有，以前症状并不重，早上起床后喷嚏打一打，一整天倒还平静，现在动不动就打，贺俭光一进门就打，都形成条件反射了。

而且，贺俭光常常不洗澡了。他是陈护士长的儿子，是在几近洁癖的环境中长大的，训练有素，要求严厉，进门后必洗手，睡觉前必洗澡，再冷的天都没断过。现在一出差，走时什么衣裳内裤，回来还是那一身，领口黑糊糊的一层，短裤是馊的。挨近床，脏裤子都不脱，身子一歪，就躺上去了。

李荔枝跟柳静说，俭光变邋遢了，脏死了。她一边说一边笑，好像这事挺好玩似的。她想柳静一定听唐必仁说过，以前在市委办，贺俭光多么整洁有序，办公桌上永远不会有一张多余的纸，甚至不会落一粒灰，所以女同事曾赠予他一个外号叫“贺扫帚”。而贺扫帚以前回到家，那一身在外面穿的衣裤，肯定要马上换下，换成居家的便装，连床沿那里的一块大浴巾，也是他铺上的，还再三叮嘱贺丰年，床上别乱坐，屁股必须坐浴巾上！

那天是一个中学同学请客。李荔枝与柳静都生育稍迟，她们同学中最早结婚的那一个，女儿已经率先考上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很高兴，就办了酒宴，把在同一城市工作的几个中学同学一家人都请出来。所以李荔枝说贺俭光邋遢不是背地里说的，而是当着贺俭光的面，说给柳静听的。在场的人也都听到了，不过没人在意这个话题，大家七嘴八舌都各自忙着说话，桌上闹哄哄的。柳静不闹，所以柳静把李荔枝的话听进去了。

贺俭光也听到了，他脸没有转过来，但耳朵支棱着，认真等着她们下面的话。

柳静说，人的心境会投射到举止上的，他过得不好吧。

李荔枝后来想，柳静是妖精巫婆吗，为什么总能把话说得那么精准不差？

那天酒宴回来，贺俭光脸色很难看，进了门他就开腔，他说你什么意思，跟柳静说那话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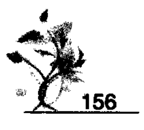
李荔枝说，怎么啦？你现在还不邋遢？看看你，每次出差我都帮你整好衣服，结果又一动不动再带回来，以前打死你都不会这样！

贺俭光说，你要是嫌脏，我也可以不回来。

场面一下子就静下来。李荔枝看贺俭光一眼，贺俭光却不看她。

这个晚上接下去的时间里，两人都不再说话，熄灯，躺下，睡去。第二天一大早贺俭光就发动了汽车。他走时李荔枝还在床上，憋了一晚上的泪这时候终于下来了，流得很安静，缓缓的，悄悄的，像是怕打扰谁似的，却流得很漫长，无休无止地一直流。某一瞬她心里一横，觉得走呀，再走呀，既然走一次怎么不走两次，既然走了又干吗要回来？但马上又慌乱恐惧起来。不是这样，她并不愿意这样，她不想这个家散掉。

她欠欠身子，抓起床头柜上的电话，拨了贺俭光的手机。铃声响了很



久，接起时，贺俭光那一声“喂”一传来，李荔枝泪又下来了。她多么熟悉这声音！贺俭光喉结很大，说话时总是很显眼地上下滑动，这类人在李荔枝的印象中声音都格外低沉浑厚，音质也好。你上班了?她问得很柔软，心里也柔得很。

没有。

那你这么早去哪了?

没事，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贺俭光说这话时，旁边有人咳了一声，是个女人。女人又咳一声，小声咕噜了一句什么。李荔枝说，那好吧。就放下了电话。她听出来了，贺俭光在一个人家里，她是陈护士长，贺俭光的母亲，她的婆婆大人。

陈护士长在美国、香港、澳洲几个儿女家转了一圈，去年又回来了，说不习惯，受不了外面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出个门那么多车，看着就头晕。她回到这座城，这座城里有一个儿子一个儿媳一个孙子，但她却只认下前者，偶尔心情顺畅了，才会随口问问贺丰年学习怎么样啊。当然她不问李荔枝，李荔枝也不去她家，连照面样是没有见上。但李荔枝知道贺俭光常去他母亲那里，吃顿饭，聊个天。这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心意，李荔枝不好说什么，也不会说，说了就显得她刻薄了。贺俭光回家，一般都不会提在那边的情况，似乎也不愿李荔枝知道，最多漏一两句，比如我妈家请了个保姆，或者是我妈说我最近胖了，等等。这时候，李荔枝都缄默，反正也没什么可说。某一瞬间李荔枝会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陈护士长是贺俭光的大房太太，他偷偷摸摸去那边，小心翼翼，不吭不哼，以免两边都伤。

其实李荔枝还是有伤，隐隐约约、欲说还休的那种，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与以前相比，贺俭光明显对他母亲温和了，迁就了，妥协了，这些他都不是说出来的，也没做给李荔枝看，但李荔枝就是感觉到了。

现在一大早就去了那儿，是将昨晚上的气说给母亲听?

李荔枝想自己可能多疑了，但这种可能性一点都没有吗?

贺俭光说一会儿就回来，其实并没有，他去白溪村了，路上才打来电话，说公司里临时有事，他得赶去处理。他的电话刚放下，另一个电话马上也进来了，是陈护士长。她一直不跟李荔枝通话，是因为觉得没必要，现在必要了，所以就打来。

你要往绝路上逼俭光吗?第一句就很陡峭,很不恭。他借了一大堆钱投到这个公司里去,利滚利,息加息,讨债的人都快把他一口吞下了,可是木材本身却挣不到多少钱。我一开始就劝他了,办什么狗屁公司,他是这个料吗?他懂商场上尔虞我诈那一套吗?他就是太单纯,一步一步上别人的当,上过这么多还不警醒。他有多难啊,命都拼掉大半条了!他不就是死要这个面子吗,要做给以前单位的那些人看,做给你看。你呢,你什么时候跟他同心同德过?他憋着,那么多苦都在肚子里憋着,没有人分担,没有人排解。他倒八辈子霉了碰上你这样的女人!你还要怎么样?当众挖苦他,让他难堪,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你?

啪哒! 电话断了,陈护士长把话筒撂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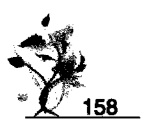
李荔枝一句话都还来不及说。

她在原地站了很久,脑子里嗡嗡嗡地响成一片。没有猜错,贺俭光果真到他母亲那里说起昨晚的事了。昨晚她其实就是那样一句话,随口说的,就是现在再看,也不过就事论事,并非处心积虑,丝毫没有夸张,没有诽谤,怎么贺俭光会介意成这样?介意至要背着一腔委屈到他母亲那里诉说一番。他难道不知道两个女人的关系?分明已经非常清楚,却还是要说,可见确实是憋不住了,憋得实在太难受了——何至于此?何至于此?李荔枝思维在这上面卡住了,反复问,却问不出答案。

然后,她想到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借钱。买下小学校、办起公司,原来不过是画个饼而已啊,连画饼的工具都还是向别人借的,于是这边饼画不出来,那边人家却逼债上门了。可是这一切本来都可以跟她说的啊,说出来,她怎么会不同心同德一起去承担?因为医院忙,因为那一年的裂痕,她可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很多东西,可她毕竟是他的妻子啊! 贺俭光却并不把分担的机会给予她,转过身却给了他的母亲。陈护士长才被他看成是真正的亲人,而李荔枝却不是?

还有一个问题她也不得不想:关于单纯。

说贺俭光单纯不是孤立的,几十年的时间前前后后连在一起,还是连到最初在妇幼保健院五楼产房外的走廊上。那天,天下着小雨,走廊阴暗得像个地道,她正被自己黝黑的皮肤弄得在自信与自卑间上下浮动,突然见到咧嘴笑着走来的贺俭光,有一排洁净整齐的牙齿露在外面,轻声向她



问话。于是她便油生一念，想在这个年轻的、英俊的、健壮的男人那里做一个试验，想试出的不过是关于外貌的一个结论。就是那一念，把她拖进现在这种生活；就是那一念，她被陈护士长与狡诈、奸猾、耍手腕等等贬义词画上等号，而她偏偏又支棱着，坚硬着，不肯动手将那个等号有效地消除掉。当然，就是用心去做，她也未必就有能耐消除掉什么，但不做更糟，这么多年过去，那个结仍在，仍觉得贺俭光是因为单纯才上的当，才被她骗进婚姻之门。

那一天，这三个问题一直翻来覆去地搅动，像一片海，浪涛汹涌，李荔枝被抛置上面，甩过来甩过去。但最后，她发现自己落到的那一片沙滩，却是最初的那天，那个走廊，那个雨天，那个牙齿洁净的年轻男人。她的心顿时就蜷起，还是心疼，心疼贺俭光。

她拨了电话，给贺俭光拨，她说，俭光，晚上回来我们好好谈谈好吗？那边很嘈杂，机器的轰鸣震耳欲聋。贺俭光大声喊：什么事？好，晚上再说。但晚上他又来了电话，说不行，晚上回不了，事情有点麻烦。明天吧，明天晚上。

第二天晚上贺俭光回来了，胡子拉碴，面容疲倦。他说一夜没睡。他说一个工人手指头被机器轧断了两根。李荔枝扑过来，抱住他。这个动作于她已经有些陌生了，所以做起来便显出几分僵硬。她说，俭光，为什么你不说呢？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

说什么？贺俭光站着不动。但他马上回过神来：哦，我妈跟你说什么了吧？说完这句话他的手终于揽过来，在李荔枝背上拍了拍。

李荔枝说，你没钱为什么要办公司？你挣不到钱为什么要硬撑着？你公司这样了为什么一句都不跟我说？

贺俭光双手按到她肩上，往外轻轻推了推。

李荔枝其实已经感觉到那一推中的排斥意味，却还是说，你跟我说，我才能帮你。我要是能帮上点什么的，你就不用这么累……

她的话被贺俭光打断了。贺俭光说，你别搅和进来。我妈今天已经帮我找了个助手，是我的一个远房堂外甥女，算八竿子打得到的亲戚，过几天她就来上班。

十

贺俭光的木材公司办到第六年，也就是有了一个女助手后的第二年，身上突然间不再有木屑味了，那些木材一下子从他的生活中全部退走，他还在做生意，但卖的已经是别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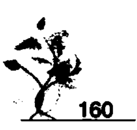
地点就是白溪村的那所小学校园。简陋的厂棚拆了，两座废旧的教学楼和一座低矮的办公楼炸了，加上那一大片宽阔的操场与杂草丛生的空地，面积不算太大，四五十亩还是有，贺俭光在上面修建起十幢共九十九套联排别墅，每套五层高，面积两百至四百不等。一边是青翠摇曳的浓密山林，一边是一条大江蜿蜒绕过，歪打正着，恰好是城里人如今正竞相追逐的时尚居住之地。本来离城远是个缺点，但简直如有神助，一条跨省高速公路年初修通了，临着白溪村外沿而过。从城里出发，不过二十分钟左右的车程，一个匝道拐下，就到了。

这些事，李荔枝仍然都不是第一个知道的。

她有点麻木了，似乎也已经不存多少渴望知道的念想。

那次陈护士长在电话里说贺俭光借钱办公司、正被人逼债上门，话一句句从耳朵进去，都毛刺刺的，划拉一下又一下。每次与陈护士长短兵相接，总不免有痛感应声而起，这已经成为习惯了。但这一次的痛法与先前不一样，先前是正面射来箭，箭一根根飞扑而来，李荔枝穿着盔甲握着盾牌迎上，心理早有准备，便也不至于大伤，而这次，飞来的箭拐了个弯，而箭头上站立的竟是贺俭光。贺俭光那么多幽微隐蔽的秘密，都用一块大幕布在李荔枝前面密密实实地遮挡了起来，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每一次总是由这一个或者那一个，总之是别人的嘴里曲折听来，单这一点，就已经结结实实地把她砸得血肉模糊了。痛是一层，还有一层更锥心，它似愧疚，又貌似屈辱。她确实爱钱，但也不是非钱不可；她确实个性坚硬，但也不是没有柔软的时候。分担，说到底她是愿意的，也有这个能力。而分担的前提是什么?是对方的敞开、信任、不遮不掩。贺俭光一直遮着掩着，拒绝着她的靠近，她怎么办?她又不是那种心胸海天一样宽阔的女人，她不宽，很窄，所以是介意的。

没想到贺俭光是借钱的。



没想到贺俭光正被人逼债。

母爱这东西,在天下大多数女人体内都是伸缩性极强的,有时候踪迹全无,像一片龟裂的旱地,突然间又洪水般汹涌泛滥,而且界线模糊,没有规矩,漫过子女,还会漫过身边的丈夫甚至父亲。陈护士长在那边气呼呼说那些话时,如果是可视电话,会看到这一边,李荔枝眼睛已经湿了。那一刻,在自己心里汪洋的疼痛与怜惜,李荔枝相信真的与母爱已经非常类似了。

她很刻意地让自己的语言与肢体都从树干变成了柳枝,悬在空中,现出讨好的意味,对着贺俭光柔软摆动。

但贺俭光并不稀罕。

李荔枝小声问,真借钱了?借了多少?

跟你说过别问!

到了什么地步?工人的工资还发得出吗?

还问!

俭光,实在不行,公司别办了,卖掉地,够还债了吧?这几年地价涨这么多。

贺俭光像没听到,眼微闭着,半晌不答。

李荔枝又说,不办公司没关系,先在家待着,再想想其他还有什么可做。为什么非要做木材生意呢?反正除了坐办公室整材料写发言稿,其他的任何事对你来说都是半路出家,既然出这个可以,出那个也不是不可以。别硬撑了好不好?

贺俭光没有听完,他已经站起来,转身又出了门。

换了以前,李荔枝热脸根本没法被这样无端贴了冷屁股,说到底她是个自尊得几乎有点过敏的人,她不会迁就,不会忍让,一直都不会。她知道这样不好,也有改的念头,但改不了。本性的东西,已经与每根筋骨、每块血肉细密地融合在一起了,即使有咬着牙忍住的时候,下一次一定又变本加厉地爆发回来。主席都说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现在,贺俭光已经到了这样的境地,几乎只能用狼狈二字才能形容了,她怎么办?只能忍住吗?她一辈子也只有几十年可活,凭什么总是必须为别人忍?

李荔枝叹了口气。没有人能够体会，她这个妻子已经当到多么尴尬别扭的分上。

之前，尴尬的儿媳角色她已经当了那么多年，加上一个贺丰年，也就是说连母亲她也当得多么不畅快。贺丰年很聪明，非常聪明，学习上不用任何人操半点心，除了这个优点之外，他还剩什么？太古怪了，脸上的皮永远绷得像鼓面，什么话都憋在腹中，要是不主动问他，他回家来就是三十年不说一句话、不理一个人也是可以的。马上要高考了，做母亲的总有很多疑虑悬在那里，问他，他摇头。再问打算报考哪所大学？半晌之后他才垂着眼皮答，我自己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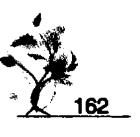
好吧，两便吧，都各活各的吧！李荔枝就是想不明白，上辈子究竟欠了他们贺家什么，这辈子要她这样抽筋剥皮地偿还？

有天贺俭光回家来时，脸上咧出许多牙，晶莹地闪着光——这样的情景已是李荔枝多年不见了。哎，我发了一笔财，大财！这是他的原话，他说“大财”，却没有具体数字。李荔枝当时正在厨房做晚饭，在意了一下，停住手，很专注盯着他，却发现贺俭光已经嘴抿住，眉中央正皱出一个川字。一个人进门时还是手舞足蹈地把那么喜庆的话往外倒，转眼间却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这叫李荔枝怎么想？她想贺俭光在后悔，后悔自己刚才说漏了嘴或者是说错了话。那一瞬，她也抿了下嘴。

一会儿贺俭光走过来，走得很慢，有种举棋不定的犹豫。但最后，他的两条胳膊从背后环过来，把李荔枝团团揽在中央，很用力，勒得很紧。

李荔枝觉得有一颗雷在背后炸开，她垂下眼睑，怔怔地看着箍在她腹上的那双手，不相信、不敢相信它是贺俭光的。还没等她回过神，那手已经蓦地松开了，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接着贺俭光转身出了厨房，如往常那样坐到电视前，打开哪台是哪台，看一会儿，已经在沙发上睡过去了。

后来李荔枝一直觉得那天是场梦，她是在梦中重温了当年的恩爱亲昵。那天之前的许多年，他们间常有类似的动作，彼此都放松自然，后来却没了，那天之后，也不再有。离去的一年贺俭光把什么都带走了，带得非常彻底，突然间昙花般又现了一次，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李荔枝其实一直想问，多次唇都动了，最终还是没有问出来。



因为她联想起一个人，贺俭光的助手，他的远房堂外甥女崔三津。

她只见过崔三津两次，一次是她开车来家里接贺俭光，大约要一起去应酬，香气隔着车窗已经先飘进来了。她叫李荔枝舅妈，笑吟吟的，长相很甜美，皮肤白皙，白得快赶上柳静了，而且个子高挑，细长细长的，再垫着高跟鞋，马上就让李荔枝觉得是一根修长的竹子插到眼前，而自己，不过是一株已经枯萎掉的老草。是的，年轻无敌，看上去这个堂外甥女三十岁肯定不到，一切都恰好可以成为李荔枝的反衬。

第二次再见，不是见一个人，还有一个是陈护士长，是在大洋百货的三楼。她已经是这里的常客了，三天两头来逛一逛，买则买，不买看几眼心境也顺了几分。从过道上走过时，她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我这么老了哪还能穿?另一个说，可以的完全可以。于是说自己老的那个人嗓音又提高了，说的是拒绝话，每一句却分明是欣喜的接纳。李荔枝没有一下子反应过来，她只是在听到那个熟悉声音的第一瞬间，脚步下意识地停下来，然后循声侧过头，看到旁边那家台湾哥弟专柜里，一个精瘦的老妇人正举着一件藕色连衣裙在比划，那是陈护士长。崔三津正与她贴身站着，手搭在她肩上，脸蹭着她头，并撒娇似的把她往更衣间推去。因为在笑，陈护士长脸上很舒展，几乎露出祥和。这样的一副表情，李荔枝曾经也见识过，那是二十多年前，她毕业刚分配进保健院的时候。不同的只是她从来没有像崔三津那样温柔可人地贴住陈护士长，手搭上去，脸蹭过去。如果时光倒流，一切从头开始，或许她也可以学着这么跟陈护士长相处，但是路在开始时就已经错了，错成那样，然后一步一步，越错越远，至于今。

陈护士长很快从更衣间出来。李荔枝也看到了，衣服很合体，款式很到位，颜色也非常恰当。衣服想必是崔三津挑选的，仅仅从自身的穿衣着装上看，崔三津对服装的品位都不在余致素之下。重新站到镜子前时，陈护士长果然马上笑得嘴合不拢。其实她老了，几年不见，那个本来一直紧绷绷挺在那里的背已经有点驼了，脸上的肉也往下耷拉，但这身衣服以及衣服所带来的喜悦，又使她光彩霎时重现。得承认，即使是老，她也老得与众不同，好比一棵植物，是腐烂掉还是风干的，呈现出来的面貌竟是天差地别。

李荔枝转头走掉，直接走出商场。一些影视剧的情节在她脑中颠三倒

四地重现，她因此有了一个想法：这个崔三津是否可能成为她的替代品？一个远房堂外甥女，又不是直系血亲，旁系应该也在三代以外了，设定为婚姻对象，理论上应该就没有问题了。何况，究竟是真外甥女还是假外甥女？随便拉来一个人，安上一个亲戚的名分以避人耳目，这又有何难？至少，在二十多年的婚姻中，李荔枝从来没听说过贺俭光有一个叫崔三津的外甥女，毕业于传媒大学，学的是影视编导。

崔三津是陈护士长为贺俭光找来的，崔三津年轻、甜美，合陈护士长心意，这一切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很清晰的图像，之前或许李荔枝隐约意识到，却没有细究，但见过商场里的那一幕，这种想法终于牢固地盘踞下来了。她猛然就为自己试图柔软地重新接近贺俭光，要为他分担与排解而感到透彻的羞愧了。

这一切，忙着发财的贺俭光或许都没有察觉到，他没时间，没精力，也没了那份心劲。他总是风一样来去，冲去哪里，又奔去哪里，闪动的身影跟DVD快进时的图像有几分接近，或者如默片里的人物，节奏快得几乎失真。但李荔枝不一样，李荔枝一直在原地。贺俭光辞职了，贺俭光走了，贺俭光回来了，贺俭光办公司了，她于是跟着落一下起一下，像一幕剧与另一幕剧的转换。像一个浪尖到另一个浪尖的颠簸。

生活确实不是静止的，在公司由买卖木材变成卖别墅不久，贺俭光开始给她钱了，不是给现金，而是银行卡。她去查了一下，卡的户名是她，她的身份证一向是丢在抽屉里的，贺俭光不知什么时候拿去了，为她开了户，第一笔就是五万，然后十天半个月或者两三个月还会打进钱，源源不断。每次钱进来，贺俭光当面从来不说，问他也环顾左右，仿佛钱不是他的。究竟是不是他的？这个问题李荔枝已经不去想，她看出来了，贺俭光发达了，小车已经从二手桑塔纳换成了奥迪A6，西装革履，有型有款。他的衣服不再是李荔枝买回的，那么就是由崔三津代劳了？

李荔枝包里有了很多品牌商店柜台的VIP卡，三天两头手机短信总会响起，都是种种商品的促销消息。很多店员都认得她，一见她就抢着迎上来，推荐这个或者那个。然后等她走时，手里永远不会空着，大包小包像是捡来的那么不当一回事。

有一次，她站到资生堂专柜前，把装着新买衣服的袋子搁到脚边，抬



起脚，踢了一下，又踢了几下。恍然间，她也弄不清自己这么做的目的，是要体会一下余致素那年站在这里时的心情，还是仅仅想模仿一下余致素的洒脱姿态？总之她陷在物质里了，新衣服排山倒海地买。当医生的人，上了班后一身白大褂密实地罩下来，再好的衣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只剩下医院门口到病房科室这么短的距离内可以在同事间招摇，上班一次，下班一次。这两次，李荔枝每天都充分利用了，她简直花枝招展。

有一个秘密她从来没说，连柳静都不知道：贺俭光潦倒时，离婚的念头曾在她脑中闪过。她想，什么时候贺俭光能发财呢？一发财就离婚！也就是说她要离去的不是借钱办公司，又被债主追讨上门的那种境况，而是这场气数应该已尽的婚姻。那时绝望每天都乌鸦鸦地扣在心头，那个不换衣服不洗澡身上总有股异味的贺俭光，那个几天不回、一回也是若即若离的贺俭光，还多么看不见未来，谁知转眼间却峰回路转了，俨然也有了一副上流人物的面目。而这时曾经的离婚打算，却仍然冬眠在那里，一时之间李荔枝又没有了将它唤醒的冲动。

读中学时，她跟同桌柳静聊天，说过各自对未来生活的向往。锦衣玉食，她们那时居然共同选择了这个词。其实两人的理解有差异，标准也不太一样，但这个词还是将她们一起罩住了。疯子才故意要生活在穷困潦倒之中哩，她们不是，她们与天下所有女人一样，向往的是一份无忧的、富足的、安宁的生活，这不是罪。但是，当这样日子果真已经徐徐摆在眼前了，她却发现不对，滋味不对，差太远了。很多东西不能画等号，她以及柳静，以前都太天真单纯了。

那天她在商场里又碰到余致素了。她又买了一件例外的衬衫，这几年例外档次往上提，价位也水涨船高，衣服裤子还是那种宽衣大袖的风格，不见得她能穿，可她就是喜欢买，买是为了拥有，拥有让人觉得踏实。余致素瞥一眼纸袋上的英文，一下子笑起，还做出一个要把她手中的袋子揪过来抛掉的姿势。看不出有恶意，余致素的笑与动作都很亲热无间，像把她当自己亲姐妹一样随意。她正惶然，余致素说，真是的，你怎么现在还在这里买衣服？这座小城能有什么像样的衣服？一个一线品牌都没有。为什么不去香港？你又不缺钱！

然后余致素脚往前一伸，晃动几下。喏，她说，我这鞋子怎么样？D&G

的。多少钱?七千四百块!

李荔枝低头看去。一双杏色的皮凉鞋,样子是好,但如果猜,她撑死了最多猜到五百元,谁知竟是十多倍以上。她没有从余致素的举止中看出炫耀的成分,余致素脸上很诚挚,几乎有贴心贴肺的热乎,那就是真的在替她惋惜与不甘了。得说她挺震惊的,被鞋子的价钱所震惊。但过后,她思路开始越过鞋子,绕到那个薛主任身上了。

薛主任几年前就已经不是薛主任,而成了薛副市长,分管土地、规划与城建。余致素不过是一家妇女杂志的时尚版编辑,一直到现在她仍然只是编辑,是她自己无意升迁,她不愿意把时间与精力用在为杂志社谋发展上。那份杂志发行量确实不错,每个月二三十万份应该会有,但发行量再好,也不可能有那么丰盛的利润落到一个普通编辑的腰包里,以足够将连鞋子一双都要高达七八千块钱的消费胃口支撑起来。那么,那些钱只能是薛主任、薛副市长提供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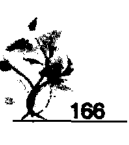
什么证据都没有,李荔枝只是暗想,想一想也就罢了。

这个夏天她注意力完全在贺丰年身上。贺丰年考上大学了,成绩很好,上海交大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寄来,但他突然说自己已经考了雅思,成绩还行,6.5,他要去英国留学。这样的猝不及防,可以当成他成熟有主意理解,也可以当成他目中无人、对长辈没有起码的尊重理解。李荔枝半天回不过神,贺俭光却马上同意了,而且在贺丰年刚一抵达英国,一笔三百万的巨款马上就打过去了。生活费,贺俭光说,够他几年花了,别让孩子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拮据可怜。

贺丰年一走,这个家更是一下子空了下来。

十一

贺丰年读高三时,李荔枝拒绝了所有应酬,每天下了班就火速往回赶。家里请了钟点工,每天来做卫生与煮晚饭,所以其实已根本没有她可操劳之处了,但在家里看得到儿子房间里透出的灯光,她心里就马上踏实下来。现在贺丰年走了,新朋旧友一吃饭,又把她想起,一个电话打去,她很爽快,马上说可以,然后开车奔去。



她有一部两厢1.8L的高尔夫，自动挡，贺俭光买的。贺俭光那天把车开回、把车钥匙递来时，说了一句话：抱歉，车一般，但好车太招摇了。李荔枝没挑剔，也没推辞，笑纳后，马上去驾校报个名。她跟柳静不一样，她小学中学大学都从未在任何一个运动队中混过，最多课余动动羽毛球拍，也是烂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据说运动型的人学驾驶容易，她不是，没想到她也很容易，第一天去，前进后退学几次，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教练就感叹道：你的车感怎么这么好！

她自己心里清楚，所谓好车感是因为她早已开始琢磨此道。以前坐别人车，她一般都选择副驾驶那个位子，眼角往左边瞥，看人家怎么操作。主席都说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这里的认真，可以当投入理解。柳静有运动基础，但柳静对车漠然，即使去学，一时之间也未必就能左右逢源。而李荔枝不一样，李荔枝喜欢车，这不是秘密，二十多年前贺俭光就知道，那时她说过一句很铿锵的话：哪一天要是能开一部奔驰回东屿，就是半路被撞死都值啦！现在终于有车了，车不是奔驰，但也已经踏入有车一族。那种驾驭的感觉让人很受用，往东往西都在手中掌控。

家里平时只剩她一人，贺俭光终日不见人影，贺丰年一走就不再回来，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整整三年的所有假期，他都留在遥远的英国，并且已经放出话，大学毕业后还要再在那边读研，一副远走高飞的架势。那她还有什么必要再那样死守在家？她喜欢酒桌上的热闹，东家新闻，西家旧事，八卦本来就是生活中极好的调味剂，左耳接纳，右耳排泄，像风一样阵阵灌过，把留存脑中的许多烦躁郁闷一并带走。何况，请她的人常常是她的病人或曾经的病人，她救死扶伤，喜送贵子，简直恩重如山了，在这样的场合，往往被歌颂被感激被仰视，快有明星状了，感觉非常好。

那天是一个铅锌矿主请客。矿主的儿媳分娩时肩难产，足足八斤八两重的小东西头露出后，肩却仍卡在产道口内。那天恰好是李荔枝当班，她已经是主任，是整个科室的老大。加大会阴切口、挤压子宫、旋转胎儿肩部，这些都难不倒她，她处理得有条不紊，母子平安。矿主来医院看望小孙子时，拉着李荔枝的手一直说感谢。他在外面东听西听，说肩难产很险，婴儿轻则可能手臂神经损伤或锁骨骨折，重则可能因缺氧窒息而死，脸吓得苍白，便裹了一个大红包往李荔枝手里塞。李荔枝拒绝了，但后来婴儿满

月酒她去了，去领受功臣的礼遇。盛誉大酒店，全市唯一的五星级宾馆，到处金灿灿的，灯火辉煌。酒席散时，李荔枝被矿主一家老小簇拥着往外送，进入电梯，电梯里已经有人，几个灌过许多酒的男人正意犹未尽地大声说着什么。

李荔枝猛一抬头，两张熟悉的面孔撞入眼球：贺俭光与薛副市长。

那天晚上回家后，李荔枝就坐在沙发上等贺俭光。她对看到的情景不太相信，但又找不到不相信的理由。贺俭光曾经多么恨那个姓薛的。不能说完全因为姓薛的贺俭光那年才辞职离去，但至少难逃干系，有根有源，如今却已经是狐朋狗友了？不是说非得怎样咬牙切齿，却怎么可能亲密无间？而李荔枝在电梯里分明看到，在酒气弥漫之下，贺俭光与他曾经的薛主任，是一副多么情投意合的友爱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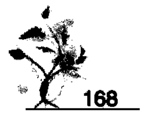
李荔枝要问的就是这个，她怎么想也没想明白。

但那天晚上贺俭光并没回来。贺俭光夜不归宿已经是常事，李荔枝本来早就没有了追问的兴趣，但那晚她拨打了他的手机，电话通时她问贺俭光什么时候回家。那边很吵，有歌声传来，是那种优质麦克风与低劣噪音共同制造出来的噪音。他们在K歌。李荔枝说，我只想知道，现在你与那个人真的又成了好友了？她没说那个人是谁，她相信贺俭光是听明白的。贺俭光却装傻，呃呃呃，拖腔拖调地支吾。李荔枝说，你胸怀真宽广。既是这么宽这么广，当年何至于辞职而去？贺俭光在那边咳一声，可能走出房间了，歌声明显小了，传来的话就清晰了起来。他说，荔枝，我说两层意思：一，我的事你不用管，这句话已经重复过很多遍了；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怎么做。

然后，电话断了。

那天晚上李荔枝通宵未眠，早晨起来洗漱时，对着镜子中蓬头垢面的自己，突然惨淡一笑。她看到几十年前的那个李荔枝了。几十年前在东屿小镇，坐在那所中学简陋教室里，她不时被同桌柳静的新衣裳弄得心神不宁，那时她暗暗生起的理想不过是当一个裁缝，哪里敢想到会有在城里当医生、当主任的一天？所以，即使现在活得再不济，闭起眼睛，阿Q一下，也还是能马虎往下过的。既是不让管，她又何苦操这个破心？

两个多月后贺俭光突然要李荔枝去一趟白溪村。其实就是去看看他



盖的联排别墅。

已经差不多完工了，乌黑的瓦，精白的墙，与江浙一带那些青砖小瓦马头墙的普通民居颇有几分神似。怎么样?贺俭光站在那里手一划一指，很自得。

李荔枝没有马上答，她没想到房子是建成这样的。将联排的房子称为别墅其实是勉强的，它不过是单元房与单体独幢别墅的一个过渡，满足乍富却又未富透那些人的胃口。城里这一类房子很多，李荔枝从满街花花绿绿的巨幅广告牌上也看见过大概，都是很西化的风格，广告语中常把法国或英国的什么地名带上，反正怎么时髦怎么来。贺俭光建的房子却不是那种类型的，接近中式，几乎带着古韵。

不错吧，啊?贺俭光又问一句。

李荔枝不免奇怪。不是不让管吗?她的看法对贺俭光早已无关紧要，难道突然又在意了?

贺俭光说，很不错吧！在这山水之间，这样的房子在视觉上是不是很让人愉悦?黑与白，这是两种最经典的色彩，也最有味道!

李荔枝突然记起当年，在两人刚刚开始交往时，贺俭光就用类似的语言说过她。她很黑，连眸子与头发都比常人漆黑几分，罩上白大褂，白与黑，两种强烈的对比色在一个娇小玲珑的女孩身上相映生辉。贺俭光当时感叹道：太特别了，过目不忘!

因为建起别墅，周围的环境就做了修饰。临江的那片空地修起了木栈道，迂回环绕直抵水面，而背面的山间林地，则辟成了天然森林公园，有一条鹅卵山道蜿蜒上行，半道上还修了一座六角亭，取名“红荔亭”。

贺俭光把李荔枝带到亭子上，但两人最终并没有在亭子内坐下，而是坐到亭子旁凌乱的岩石堆上。往下俯瞰，别墅与江水一览无余，江风徐来，几许潮气夹着几许树木的香味，很清爽，却也很暧昧，暧昧其实是由贺俭光带来的。李荔枝一路上都很狐疑，贺俭光今天的举动有点反常，相当反常，他有什么用意?

贺俭光没有说明用意，而是说起一个手机段子：丈夫要出差，妻子把避孕套往旅行箱里塞，却被丈夫阻止了。丈夫说，亲爱的，你留着用吧，家里也不富裕啊。

贺俭光径自大笑。

他坐在岩石上，双手按住膝盖，脸和李荔枝一起朝向山下的别墅，自顾自说完段子，自己先被逗得不行，嘴张得很大，笑声尖利悠长，整座山林都跟着回荡。其实是条老段子了，两三年前就有人发到李荔枝手机上，所以李荔枝没笑，她屏住气，辨析着贺俭光笑声里幽深暧昧的意味。贺俭光说，运气好的话，这里、那里——他手往山下的几处地方指了指——以后都会成为我的领地。我要让这里成为郊外最好的别墅群，让有钱人争着抢着到这里来住，这里是天然氧吧啊，绿色居住地！

顿一下，他又说，当然，我说过前提是运气好。运气不好，一切都免谈，一切都没有了。

李荔枝瞥过一眼，她感觉到什么事情可能要发生，事情很大。

这时贺俭光手机响了，他接起，并没说话，只是听着，呃呃两声。然后他就站起。李荔枝也站起，贺俭光说，你再往下坐，重一点坐。李荔枝坐下了。贺俭光说，摇一摇，对，用力摇。李荔枝摇了，没摇出什么来。贺俭光说，再用点力，要这样！他也坐过来，与李荔枝挤在同一块岩石上，一前一后地使劲，屁股下的石头开始晃动起来，很轻微，但确实在动。然后贺俭光站起，拍拍手。看上去这些石头多结实，他说，其实未必啦。他俯下身，手往石头边下指，看到没，这里，这里有个缝，这么小的缝，只要拿根棍子，不要粗，你手腕那么细的就行，从这里伸进去，往上一撬，这块石头马上就可以撬开了。走吧，回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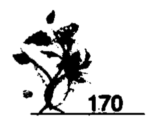
俭光！李荔枝叫起。

贺俭光已经跨过亭子，大步往山下走。回过头他喊，我还有事，快点，我送你回城去。

李荔枝小跑着，追上他，拦在他跟前。你今天究竟要干吗？你得说出来！

贺俭光眼光越过她，看到别处。山上非常清静，找不到其他人影，旁边的树丛中有窸窣的响声，是鸟在其中蹦跳穿行，不时鸣叫几声。贺俭光笑一下，吁一口气，他说，荔枝，我们离婚吧。

李荔枝脑子嗡了一下，一股血从脚底猛地蹿上脑门。她转开脸，很茫然，眼前什么都是虚的。慢慢能聚起焦时，她看到别墅空地上，贺俭光的奥



迪车正停在那里，而崔三津就站在车子旁，仰头望向这边。

是因为她?她问。

贺俭光没有正面回答，他说，一辈子说长也长，但说短也就是眨眼间的事。我们不能再做夫妻了，分开吧，分了你就可以过自己的日子了。前几年你不是就想离吗?

李荔枝轻轻咬住唇。秘密原来是藏不住的，当年她是想过离婚，但离婚的念头她连柳静都没说过，贺俭光却已经觉察到了。其实怎么会一无所知呢?这几年他们虽还睡同一张床，床上却是安静的。贺俭光离去一年，再回来，他的手他的身体已经陌生了，手猛然间抚上来时，李荔枝会一激灵，会下意识地往旁一闪。每每这时候，贺俭光就立刻停了动作，偃旗息鼓。他也是敏感的，他自尊起来也常常偏执，否则当年为什么要从市委办离去呢?如果不走，好歹往下混，混出个处长、副处长又有何难?不是连唐必仁都已经当上体育局副局长了吗，何况贺俭光。她往山下走，往崔三津和奥迪车那里走。后面脚步声一直响着，贺俭光一路跟来。跟到奥迪车旁，笑眯眯的崔三津把握在手中一个透明塑料文件袋递给贺俭光。崔三津对李荔枝点头，说，舅妈好! 李荔枝扯着嘴一笑。舅妈?很无厘头啊。她想。

她上了车，坐到后座。今天是贺俭光把她载到白溪，然后她回去，也只能坐贺俭光的车。那一瞬她担心崔三津也进入车内。这么小的空间里，现在已经装不下这样的三个人了。幸好崔三津只是站在车外，仍是笑容可掬地摆手，对贺俭光也对李荔枝。

车子发动，贺俭光自己开。开了一段，他又停下，头没有转过来，脸对着前方，一伸手将文件袋递到后面。李荔枝接过，瞥一眼，是离婚协议书，还有两张两寸免冠正面照夹在里头，一张是贺俭光，一张是李荔枝。刚才，就是崔三津把它们递给贺俭光的。崔三津一边起草离婚协议书，一边喊她舅妈。真周到，连照片都准备好了。

贺俭光说，你还没回答我，离婚可以吗?

李荔枝说，可以。

什么时候?

李荔枝说，现在，马上。

那天从白溪村下来，车子直接停到民政局外面。协议离婚，条件贺俭

光或者说是崔三津都帮着列好了，李荔枝草草瞄两眼，不离谱，甚至对她非常优惠，比如之前家中所有存款都归李荔枝，再一次性支付给她赡养费两百万元，支付儿子抚养费一百万元。有一套房子也归她，房子是贺俭光买的，在市政府旁，一百八十平方米，尚未装修，户名是李荔枝，但李荔枝直到此时才知道它的存在。另外，现在居住的这幢老房子，只要李荔枝愿意，可以一直住下去。等等。

贺俭光问，还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出来，你提了，我都答应。

李荔枝说，没有。

贺俭光说，其他人无所谓，只是丰年……是不是暂时不要让丰年知道?

李荔枝说，随便。

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李荔枝鼻子有点酸，但一定要说是悲痛，似乎也不像。有虚幻感，眼前的一切梦一样不真实。从民政局出来，贺俭光要送李荔枝回家，李荔枝拒绝了。她自己拦了一部的士走。不是夫妻了，现在连名义上都不是，没必要再劳驾他。

已经是黄昏，天微暗，暮色中飘浮着许多惆怅的气息。老房子在傍晚的暮气中总显出几分阴森感，李荔枝打一寒战，一阵恐惧涌起。但她没有开灯，掩上门坐到沙发上，眼在柱子、门楣、椽子间睃巡。她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这里却不是她的家，虽然还可以往下住，但房子姓贺，而她却已经不是贺家的媳妇了。

电话响了，是陈护士长打来的。

陈护士长说了很多话，归纳起来只有两个意思：一，谢谢李荔枝终于放了贺俭光；二，那个老房子是贺家祖上留下的，李荔枝只要没再婚都可以继续住，如果再婚，就得立刻搬出去。

李荔枝一句都没应，听够了，她就把话筒扣下。这是这么多年来陈护士长对她用词最客气的一次，她们之间曾有过那么多的过节，现在好了，重新成为路人，两清了。这个房子其实她也没往下住的意思，她得找新住所，新住所不是贺俭光买的那套市政府旁的单元房，那是留给贺丰年的，她得有自己的房子，小一点没关系，简陋一点也可以。她拿起电话，给柳静拨去。

柳静正在家里。柳静没有应酬，这时候总是坐在书房里改作业或者备课。刚喂了一声，柳静就说，是荔枝啊，我也正想给你打电话。

李荔枝很高兴似的笑了一声，她说起胎盘。

柳静曾经吃过许多胎盘，这是柳静自己说的。柳静的父亲当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时，医院那边有头胎产妇，胎盘往往就送到了她家。柳静说以前她看到母亲用针将那坨红彤彤的东西表面挑破，挑出很多血。然后炒了，或者炖花生加黄酒吃，母亲告诉她是猪肺，后来才知道其实不是，是胎盘。你吃吗?柳静问。李荔枝摇头，她不敢，现在的人不比以前，没那么干净了，谁知道胎盘里是否潜藏着什么血液病。另外，胎盘的雌性激素那么高，一吃难保不发胖哩。那么那些胎盘哪儿去了?这是柳静的疑问。李荔枝一直没答。以前医院把胎盘收集了制造胎盘组织浆，用来治疗不孕症或者胃炎、胃下垂之类的病，这种事做了也就做了，其实也挺有功德的，很多不孕患者注射后，果真怀上了。但不能说，这是医院的规定。现在能说了是因为新的规定已经又下来：胎盘归产妇所有，必须奉还，交给家属。李荔枝说，你看，就是要吃，也是他们自己拿回家吃了，不关我们的事。

柳静噢了一声，对这个问题明显没有兴趣，她问，你离婚了?

你怎么知道?李荔枝确实吃惊。

柳静说，唐必仁说的。

唐必仁怎么知道?

贺俭光说的。

李荔枝半晌没有声响。贺俭光为什么要这么广而告之?陈护士长知道这不足为奇，他们是一家人，陈护士长盼望这场离婚已经多么久远。而其他人呢，是不是除了唐必仁，贺俭光还将这个消息急不可耐地到处发布?

柳静说，迟离不如早离。现在，你轻松了吧?

柳静又说，唐必仁让我安慰安慰你，我觉得不必。但如果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可以找我。

李荔枝于是说起房子，她说，帮我问问，哪里有现成的房子卖，要已经装修好的，一百平方米以内。学生家长也可以问问。

脑子里李荔枝想的却是柳静说的话。柳静说现在你轻松了吧。李荔枝吁一口气，她得承认，柳静说对了。这把年纪时失去丈夫，那个丈夫又腰包

如此丰厚，按常理她应该悲伤，她自己也以为该有，陷在那种情绪里反复盘旋，盘旋一阵后定神一看，原来竟是轻松的，一种解脱后的轻松。

十二

原先以为这边婚一离，那边贺俭光与崔三津马上就会洞房花烛，但是没有，两年过去，他们还只是老板与助手、表舅与远房堂外甥女的关系。这不是贺俭光自己说的，那天走出民政局后，贺俭光只回来拿过一次东西，之后李荔枝再没见过他，也没通电话。一刀下去，曾经的生活就这样断掉了，不是藕，没有丝。

李荔枝还住在老地方，房子看了几处，没看满意，她很快就疲了。贺家的房子，贺家不催，允许她住，姑且也就住着吧，住到新的结婚对象出现再说。

很多人给李荔枝当媒人，其盛况，甚至超过当年她刚从大学毕业时。她那时只是黑，却是饱满而丰沛的，皮肤上泛出油光，现在仍然黑，却已经枯透，水分尽失。人活成这样，大概就是只死老虎了，谁见了都不免善心浮动，所以一下子周围处处是红娘了。

偶尔她也会赴赴约，却纯粹只是为了解个闷。

那天她见的人叫陈凡生，丧偶。介绍人拿来照片时，照片上是个秃顶的胖男人，李荔枝看两眼，就要回绝。当医生的还有胖人?不可思议。而她讨厌男人的肥胖，讨厌那一身油腻的肉。但再一看，觉得眼熟。市立医院神经科医生?她的思维绕了几圈，终于与贺家连接上了。多年前贺俭光的父亲贺同在市立医院神经科住过院，主管医生就是这个人，这个陈凡生。李荔枝突然有了好奇，她说，好，我见。

见面的地点在市立医院附近的两岸咖啡。

面对面时，一坐定，李荔枝就说，我们以前见过。陈凡生很意外，歪着头打量李荔枝，眼睛夸张地撑起，露出很多眼白。这个小动作过于年轻化了，或者他本来就刻意要扮年轻，只是这个年纪一试图去装扮什么，马上就显出几分可笑了。李荔枝不想让他这种表情延续下去，她说，好多年前，有一个叫贺同的中风病人在你那里住过院，曾经是报社副总编，南下干



部，离休的。记得吗？

陈凡生眉微皱费力地想。

李荔枝说，他老婆姓陈，妇幼保健院的护士长。

陈凡生拖腔拖调噢了一声，他想起来了。对，那个陈护士长，很好的人啊。我们那里病人吊瓶挂久了，血管太瘪，小护士没法扎针，每次一叫，陈护士长就过去帮忙。她技术真是没说的，一针下去就行，那可是硬功夫啊。一直到现在，我们那里护士碰到又扎不上针的病人时，还会想起她。你认识她？

李荔枝点点头。她想，没有错，这个人所说的都是事实，陈护士长确实也有美好的一面，每个人其实都是多侧面的。是她运气背，她与贺俭光的关系不能获得认可，所以人家便将性格中最阴暗尖刻的那一面赐予她了。她说，那是我婆婆——前婆婆！

陈凡生嘴巴撅成一个“O”，显然很意外。那你认识唐必仁？他问。

李荔枝靠到椅背上，双手抱胸前，淡淡看着他。她想，既然他连唐必仁都认识，那就一定也认得贺俭光了。

陈凡生说，唐必仁那年来医院探望你公公——噢，前公公，我见他面熟，问了，才知道是同乡，校友，他低我一届。后来就算联系上了，偶尔有来往。

接下去的话题就一直围绕着唐必仁了。按陈凡生的说法，唐必仁这几年这么顺，全仰仗与那个常务副市长关系密切，都这把年纪了，居然还能提拔。

李荔枝马上问：提拔？提哪里？

工商局啊，工商局局长，肥缺啊，报纸上都公示了你不知道？

李荔枝真不知道，她报纸一向只看到娱乐与纪实报道两个版面为止。柳静怎么也不说呢？不过细一想也不奇怪，谁的丈夫有这样的好事都可能吧唧吧唧地四处说，唯独柳静不会。柳静对这东西兴趣不大，她的寡淡也不是一日两日了。李荔枝问，唐必仁是那个薛副市长提拔的？

不是。陈凡生摇头，不是薛市长，薛不是常务副市长。唐必仁如果是薛那条线的，现在哪还能提拔？一起完蛋了吧。

完蛋？李荔枝很愕然。

你没听说?陈凡生来了兴致。那个姓薛的很贪,前两年就听说被检察院传唤过,后来不知怎么活动一下又没事了。但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前些天不是又进去了吗?这次再活动也没用了,马上要退休了,正好拿来当典型。我听一个在检察院的朋友说,钱的数目很大。

多大?

具体的不知道,反正够呛。据说突破口是白溪村那边的一个楼盘,薛吃下七位数以上,还白拿了一套别墅。那个楼盘本来是工业用地,改为商业的,招、拍、挂的程序虽然也走了,但那都是形式,连形式都弄得很隐蔽,内部早定好了。那个老板自挂自摘,土地出让金也就是象征性缴一点。猫腻大着哩! 那个地产商现在也吃不了兜着走,一条绳上的蚂蚱,行贿也是罪嘛。

李荔枝侧着身子,将耳朵尽可能靠过去,每一个字都不漏掉,仔细琢磨,反复辨析。脑子里嗡嗡嗡响了一阵后,她渐渐弄明白两个问题:一、老贺住院期间贺俭光还在外地,所以陈凡生不知道贺俭光就是陈护士长的儿子,就是李荔枝的前夫;二、出事了,包括余致素的老公薛副市长以及贺俭光。

手机响起,李荔枝的手机。她先前定的闹钟。下午她还有事,要去市立医院妇产科出诊,就是陈凡生的那家医院,之前怕误了,先调好定时闹钟。她站起来,动作有点凛然。这个见面她本来并没有赋予意义,只因为联想起当年老贺的住院,而下午恰好又要来这家医院出诊,所以才来赴这个约会。但现在,意义其实还是有了,意义与薛副市长有关,与贺俭光有关。说不清什么滋味,非喜非忧,混杂一块。当然,她的喜不是冲着贺俭光。贺俭光出事了,她没想到贺俭光会出事。心一下子就乱了。

她说,我要先走了,下午有事。

陈凡生也如释重负地站起来了。看得出来,只第一眼,他就对李荔枝失望了,失望的应该是外貌。这两年她确实老多了,真的就往咸橄榄的模样迅速滑去,黑得近乎焦色,不温润不水灵,连贺俭光都嫌弃,更何况其他男人?只能说这个陈凡生很有涵养,再寡然,也还是耐住性子勉强聊天,但也仅此而已。这样好,这样很均等,彼此都没看上。

李荔枝其实相信自己根本不可能再看上谁了。



她没有说自己要出诊的正是他那家医院。出了咖啡厅，她让他先走。她的手机里还存有贺俭光的号码，离婚后，他们没有联络，但号码也没有删掉，像一根树桩留在原地，每次路过，见到了，心里会咯噔一下，没见到，也不会记得。现在她拨了号，对方的回答是电脑音：对不起，你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她拨的第二个电话是唐必仁的，也不通，正在通话。看看手表，时间差不多了，她转过身，快步往市立医院走去。她没有想到，其实这时候唐必仁就在这家医院里。

她在人流室门外最先看到的唐家人是锦衣，柳静的女儿，二十多年前她亲手接生的一个生命。无数的婴儿经过她的手来到人间，但这个锦衣不一样，她先撮合了柳静和唐必仁婚姻，然后才有锦衣，所以每次见到锦衣，不免总有特别的亲切。她扬扬手，正要跟锦衣打招呼，突然又止住了。锦衣不是一个人，她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男人，个子矮小，偏瘦，北方口音。锦衣已经恋爱李荔枝听柳静说过，锦衣的男朋友是她研究生同学李荔枝也知道，那么就是这个人了?这个矮小的其貌不扬的男人?如此看来锦衣的审美能力真不敢恭维。而且来这里了，来这里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但很快李荔枝发现猜错了，她看到另一个女人正从人流室出来，锦衣与旁边那个男人都迎上去，扶住左右。这是谁?李荔枝马上觉得眼熟，再一想，想起这个女人的名字：连丰灵。去年保健院妇委会搞活动，从外面请了一个老师来教健美操，这个老师现在正被柳静的女儿锦衣扶着往楼下走去。

李荔枝跟下去，跟在他们背后。

然后就看到唐必仁了。他开着一部蓝色标致车从医院停车场出来，车牌不难记：F89877。没开车之前，李荔枝对车的品牌和牌照都不敏感，看一百遍也未必记住。自己有车后，便懂得看门道了。这不是唐家的车，体育局副局长唐必仁上下班有单位小车接送，而唐家的另外两个人，柳静和锦衣，脑子里还根本没有转过车子的事。

唐必仁没有下车，只是压下车窗玻璃打了个手势，眼珠子左右转动，闪出警觉的光。

这时候连丰灵柔弱地、嗲嗲地喊一声：必仁!

车子一溜烟驶去时，李荔枝拿出了手机。她在通讯录里调出柳静的号



码。柳静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女儿、女儿的男朋友、另一个年轻女人、唐必仁,这四人构成的复杂的关系,究竟什么可以跟什么画上等号?太蹊跷了。

但这个电话最终李荔枝没有拨出去。真相也会伤人,而柳静,她真是太了解了,几乎有精神洁癖,连错别字都容不了,又怎么可能容得下丈夫与女儿这样的错?

如果不是半个月后柳静打来电话,李荔枝确实打算一直将这个秘密吞下去。许多时候将秘密含在深处,随身携带,就如同携带一枚戒指般让人有充实感。但那天晚上柳静打来电话,说想测六项激素水平,想吃激素药。只有更年期女人才对激素有如此的敏感与恳切,柳静比她还大一岁,柳静也老了,所以柳静要查激素,这是否说明柳静其实已经知道了所有真相,于是恐慌起年纪与相貌?李荔枝突然涌起好奇,她是他们这场婚姻的介绍人,她有权知道内幕。

柳静要放下电话时,李荔枝猛地说,哎哎! 明天你要补课吗?柳静说,没有。李荔枝说,那我们聚聚吧,我请客,广场旁那家必胜客怎样?中午十一点吧,说定了!

第二天中午李荔枝早早就在必胜客里坐定。透过玻璃窗,远远地看到柳静下了的士,向这边走来。身材还是那么好,高挑挺拔,长胳膊长腿,那些在篮球场上经受过锤炼的肌肉,到现在仍是结实熨帖的,尚未松弛掉,所以小肚没鼓起,屁股没下垂,走起路来仍然弹劲十足,运动的节奏至今犹存。非常奇怪,柳静的身上动与静就是这么矛盾地纠合在一起,像两股流向相反的河水。仔细看,李荔枝并没从柳静脸上看出异常情绪,再一问,居然连唐必仁公示工商局局长一事都一无所知。没想到是这样。李荔枝暗叹了一口气,她心情比来时复杂了。刚才她以为柳静会倾诉一番,落几滴泪,抱几声怨,这是中年女人的常态,而她姑且算是闺密,以同病相怜的姿态安抚几句,开导几声。

没料到柳静居然还蒙在鼓里。

说与不说?李荔枝整个过程都在犹豫,一直到柳静离去。李荔枝本来要开车送柳静,柳静不让,自己拦了的士。上车后,柳静摇下车窗,摆了摆手。手没有表情,手后面的脸却已经晦涩阴郁,眼里几乎有泪。那一刻,李荔枝张了张嘴,她想喊住柳静。这个女人,她其实是爱的啊。她们一起从初



放的青春期一起走来，走到现在，人老色衰，各自黯淡，一直互为镜子——或者仅是李荔枝自己一直视对方为一面镜子，她有细微的嫉妒、不甘、羡慕，但没有恨，从来没有。算起来，与自己的亲姐妹相比，她与柳静之间甚至有更多的相处与相通，她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柳静遭背叛，却仍三缄其口？

第二天中午李荔枝拨了柳静电话，她说了自己所目睹的一切。说过，仰起头长长吁出一口气。也许会惹麻烦，但换一点心安，也值。而且反正麻烦已经很多，再添一个也无所谓。

贺俭光确实进去了，据说是协助调查。周围一下子长出许多暧昧的脸，都欲言又止的样子。李荔枝知道他们的意思，他们想打听贺俭光的事，又闪闪烁烁不好意思开口。其实开口也问不出什么，李荔枝不知道，从一开始，贺俭光就没让她介入丝毫，她一无所知。

没想到崔三津会来找她。

崔三津带一个年纪相仿的男子一起到家里来，进门不笑，甚至不待李荔枝招呼，就径自坐下。她说了很多话，素着脸，压低声音，神情状态都与往日截然不同。李荔枝有点回不过神来，这个女子的突然造访与突然开腔都给她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而且还有一个陌生男人，他是谁？李荔枝整个人下意识地缩紧了，提防、戒备、敌意，但渐渐又松弛下来。看来她错了，错得多么离谱。崔三津从来没有进入贺俭光的情感世界，也许陈护士长确有其意，最终还是无法左右两人，他们心各有所属。崔三津早有对象，就是同她一起来的这个男子，高大，帅气，洁净。而贺俭光，崔三津说，这辈子，除了你，他肯定不会再爱其他女人了。

他其实就是对自己太苛刻了，崔三津继续说，从一开始他就挺着胸脯要让你过上锦衣玉食的体面生活，结果却一直不顺。生活哪有那么顺？别人可能妥协一下就过去了，他却不行。从小他是在那么强势的母亲管教下成长的，结了婚妻子又是强势的，所以他只能用貌似强大的外壳，将自己的脆弱严严实实包起来，结果却越弄越别扭。我真替你们可惜，你在这场婚姻中把太多的精力用在对付他母亲上了，却忽略了他。他疼痛时，根本不敢敞开伤口，因为怕被你看不起。爱是需要能力的，他在这方面是缺乏的，而你，恕我直言，你也没有。

那个男人坐在崔三津旁边，一直没有开口，这时伸过手在崔三津肩上拍了拍。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是提醒还是劝阻，抑或只是为了表示自己拥有爱的能力？李荔枝动动唇，她想她不能这么干坐着，她得说点什么。但说话的人却仍然是崔三津。

为什么那时他那么急着离婚？你肯定没去想过。那时风声不好，他怕你被连累，所以匆匆就离了。后来薛副市长确实进去了，没想到很快又出来了。出来后一直也是摇摇欲坠的，最后还是进去了。我说明白了吗？我的意思是他太在意你了，性格却不好，活得很累。穷困潦倒时，得强撑面子独自舔伤；腾达暴富时又胆战心惊，怕伤害到你。你们是一对悲剧性的结合，你一直没有真正走进过他的内心，而他遮遮掩掩的反而使误会越陷越深。

李荔枝伸出舌尖在唇上舔舔，看着崔三津，缓缓地问：是他让你来说这些的？

崔三津说，不是。你们的事他从来不说。但我是学影视编导出身的，我懂得看。

李荔枝嘴一咧，她是想笑，不料突然鼻腔里却有虫爬过，一股酸楚倾盆而下。她叩紧牙，转开脸，她不愿在崔三津面前有泪丢下。

崔三津拉着那个男子从沙发上站起，俯瞰着李荔枝。抱歉，我要走了，这一阵心情一直很糟。舅舅以前交代过，如果他出事，他让我记住提醒你……说到这里崔三津顿一下，回头看看门。门是关着的。他要我转告，让你不要忘了，离婚那天，在白溪村，他对你说过的话。

李荔枝问，说过什么？

崔三津说，我不知道。他是这么交代的，并且让我一定要当面提醒，不许在电话里说。他这人就是这样，嘴巴很严，心思却非常缜密。你们是曾经的夫妻，说了什么，我不知道。

李荔枝脑子快速转动几圈，猛地说，他在里头怎么样了？

崔三津摇头。我也不太清楚。能做的努力这一阵我都做了，做得焦头烂额，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吧。其实这件事人家盯住的是那个姓薛的，舅舅吐些钱，该缴的缴，该罚的罚，也不至于有多大的罪。刑法也是有弹性的，关键是自己的态度。但是从里头传出的话说，他根本不配合，就是死扛到底，说没有钱。那些别墅都卖掉了，怎么会没钱？但我也不知道他钱在哪



里，查了一下公司账户，已经被他清光。舅妈——噢，这么叫请别介意——我走了，你多保重。

李荔枝没有站起送行，她仍坐着，一直坐着，坐了很久。

几个小时后，她开车去了趟白溪村，去之前先到麦德龙买了一把铁锹，柄有手臂那么粗。天色已经很晦暗了，夜间开高速的经历她没有过，每一次有装满货物的大卡车在旁经过，她都整个人猛地一惊，心跳顿时失衡。

联排别墅已经有人入住，但仍是清静。也许得在周末这里才会有些人气吧。

停好车，李荔枝往山上走去，她手里有铁锹，有应急灯。密林被白炽的灯光照出几分鬼魅，脚前方那一小块的精亮将四周反衬得更加幽暗。到了红荔亭，跨到亭旁的岩石前，她放下灯，双手握锹。她俯下身子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根本难以觉察的缝隙，将锹插入。岩石不动。再插再使劲，还是不动。她有点喘，眼四下打量。没有怕，却也是紧张的，心像顽童手中的一只气球，被充足气，又猛地被漏空。

贺俭光离婚那天就是在这里说过岩石有缝，只要拿根棍子，不要粗，只要手腕那么细的就行，从这里伸进去，往上一撬，这块石头马上就可以撬开了。可是，她撬不开。她粗粗吸口气又吐口气，双手抓紧铁锹，重新往上用力。

岩石动了。

岩石往旁滚开。

岩石下面还有一层细碎的小岩石，不是天然长成的，是人工的巧妙铺就。把它们轻轻搬开，一个铁柜子露了出来。很沉，非常沉，但李荔枝还是把它提了起来。她没有马上打开盖子，而是关了应急灯。灯扔掉，铁锹也扔了。然后她抱着铁柜子摸黑往下走，走得很吃力，几次踉跄，但没有跌倒。

车子很快开上公路，往城里开去。

第二天，铁柜里的东西已经全部被李荔枝装进一只陈旧的破旅行袋里。她去了趟银行，出来时袋子已经瘪了，里头什么都没剩。她上了车，车开到陈护士长家楼下。她没有下车，而是打了个电话上去。她叫了声：妈！很突兀，叫过她自己也愣了一下，不等对方回答，就接着往下说：你下来，



到我车上。我车上……有东西要交给你。

什么东西?

东西!

李荔枝猛地将手机盖合上。什么东西?如果崔三津昨天不来,她的思维也不可能往上面转。什么东西?贺俭光留下的东西。铁柜里居然挤挤挨挨摆着钱,钱一沓沓塞进吹起来的避孕套里,外面再包上一层特制的装有防潮剂的布袋。并非都是钱,还有金条、金块和几粒黄豆大的钻石。上面还有一张压过膜的字条:荔枝,拿这些钱好好生活!

楼道上已经传来脚步声,走得很慢,很吃力。李荔枝往上看,是陈护士长。在每一层的转弯处,陈护士长都探出头往下看,一脸的疑虑与警觉。这个人一下子老了,满头白发散乱飘着,眼袋浮肿。李荔枝瞥一眼后视镜,不免吁了口气。镜中的那个人也乏善可陈了啊,太黑了,这一层皮,像一堵黑的墙,将她的身体团团围在里头,还包括她的生活,她的情感,她的一切。每个人都是有命的,谁也拧不过命。她深呼吸一下,突然有点拿不准自己在与陈护士长面对面时,能否心绪不乱,能否平静地把想要表达的意思准确表达。是的,她只是要把刚才在银行办的那本存折和保险柜钥匙交过去,让陈护士长先保管着。需要多少钱才能让贺俭光重获自由或者少获徒刑呢?现在的问题是,就是交钱去赎,也只能由陈护士长出面,人家是母亲,而她,她是什么?什么都不是。

她只是想救贺俭光,一定要救。

可以肯定,陈护士长同样也这么渴望。

在对峙了这么多年之后,在这件事上,终于,她们可以达成高度一致了。



和军校小传

和军校，男，汉族，1963年生于陕西礼泉。1982年开始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千万别说我爱你》，小说集《和军校小说选》、《人心朴实》、《一不小心》、《寻找一个人的一句话》，报告文学集《石油人的家》等三百多万字，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世界文学》、《语文报》、《中国文学》等转载，短篇小说《人生一页》译成法文介绍到了国外，中篇小说《欣逢佳节》和《薛文化当官记》分别被天津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曾获首届敦煌文艺奖、第二届黄河文学奖、第二届第三届中华铁人文学奖、第五届中国石油文学大赛优秀奖等。现居西安，供职于长庆油田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小说八骏"之一。

撞得南墙咚咚响

□ 和军校

一

交夏以后，老天爷似乎疯了，吝啬得连一颗雨点子也不朝下扔，大太阳把田野烤得呼呼冒烟。苹果园里炸开的口子像碎娃的嘴巴一样大张着喘热气，苹果树叶子蔫蔫地扭动着打起了卷儿，卷儿越抽越紧，越抽越细了。四通八达的小路像无数条绳索把村子捆得严严实实，路面上无一例外地铺上了麻钱厚一层面粉一样细腻的尘土，一脚下去，"噗"地蹿起一股白烟，又一脚下去，又"噗"地蹿起一股白烟。这样的时节是下不得地的——刚从树荫下走出去，裹着油的汗豆豆就从额头上滚下来了。

这时辰，最惬意的事就是躺在自家门前的树荫下，枕一块大青石，枕边放台戏匣子，眯着眼睛听秦腔，既过了耳瘾，还能避暑。眼下，赵六碗就躺在自家门前厚实的阴凉处，他的身下是一张露着几个大洞的凉席，枕着大青石，所不同的是烟盒一般大小的戏匣子不是放在枕边，而是搁在他的光胸脯上。戏匣子里正在唱秦腔，铿锵作响。看似悠闲自在的赵六碗实在是不自在，因为他的脊背上像长了刺一样地躺得不舒坦。赵六碗睡不着呀！赵六碗高兴得睡不着，因为他快要把一个女人娶进家门了。赵六碗又焦急得睡不着，因为苹果园再不喝点水，今年的收成恐怕就是一条光渠渠了。别人赔得起，赵六碗可赔不起啊，他等着用今年卖苹果的钱把家里仅有的这座草棚换成瓦房。这座草棚是20世纪60年代农村建筑的活化石。有一回，村长谢长安指着这座草棚对赵六碗说，六碗，泔河村的这张脸都让你这座草棚给丢尽了！在泔河村，赵六碗最佩服的人就是村长谢长安了。

在赵六碗的眼里，村长谢长安是他的大恩人，也是泔河村人的大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泔河村的砖瓦厂和果汁厂，就没有泔河村的水泥路。赵六碗平时最听村长谢长安的话，日子过得没眉眼，他觉得对不起村长谢长安。

赵六碗是一个人过活，上没父母，下没儿女，炕上没媳妇。姑姑倒是住在同村，但也处于互不走动状态。因为没媳妇，才提不起赵六碗过日子的兴致。三十大几的人了，日子过得有一着没一着的，就像马尾串豆腐——提不起。关于媳妇的问题，不是因为赵六碗长得不体面，他有鼻子有眼，高高壮壮，四方大脸有棱有角。也不是因为赵六碗是一个实诚人，——他实诚得有点半脑子。村长谢长安送给他一个绰号：脑养鱼。实在是因为赵六碗家里仅有的这一间草棚。在婚姻的问题上，农村的女人比城里的女人看得更为实际。赵六碗知道，只有把这座草棚换成瓦房，村长谢长安的脸才会舒展起来，媳妇才能从镜子里面走出来。可是，从二十出头，姑姑就托人给他提了亲，先后有十二个姑娘，十一个寡妇，可她们都让赵六碗家里的草棚吓跑了。现在，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赵六碗就要有自己的女人了。亲事是村长谢长安提的。女方是南梁村一个叫小鱼的女人，带了一个女儿。小鱼的丈夫在城里打工，找了一个发廊里的小姐，就跟小鱼离了婚。见面那天，小鱼对赵六碗说，村长说你是个好人，我信村长的话。赵六碗眼泪汪汪的，恨不得立马跑到村长谢长安的跟前去，给他磕三个响头。赵六碗说，小鱼，我是个老实疙瘩。小鱼说，都毛四十的人了，人老珠黄的，还有啥脸叫小鱼呢，就叫老鱼吧。老鱼给赵六碗提了两个条件，一呢，永远不许去城里打工；二呢，把家里这座草棚换成瓦房。这两条都做到了，她就带着女儿过来跟赵六碗一搭儿过活。赵六碗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浑身的每一根汗毛都憋着劲儿。可是，老天爷偏偏不跟他好好配合，干得像盐一样。天不下雨，苹果园里就没有收获，没有收获，草棚换瓦房的计划就要泡汤，至少也要推迟。老鱼等得及吗？赵六碗爬起来，扣一顶缺了一块角的破草帽，挑上水桶朝苹果园去了。他打算去泔河里挑水，一棵苹果树一桶水。赵六碗是三亩苹果园，二百六十八棵苹果树，也就是二百六十八桶水。赵六碗的脖子上挂着戏匣子，一路秦腔小调儿。戏匣子是村长谢长安送给赵六碗的，他爱不释手。

苹果园里很热闹。王爱羊正在诈诈唬唬地安排着各家各户浇苹果园。



王爱羊小时候上树折榆树钱，一脚没踩稳，掉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从此就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泔河村人背后管他叫地不平。王爱羊的脑子跟他的腿不成正比，不但不残疾，还格外的发达。在泔河村人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寻钱的时候，王爱羊在银行贷了一笔钱，在自家的责任田里打了一眼机井。泔河村没有机井，喝水都要从二十米深的井里一轱辘又一轱辘地往上摇。王爱羊说，我就不信谁能把嘴扎住不喝水。有了机井，泔河村的人再也不摇轱辘了，王爱羊再也不下地了，每天坐在机井旁，谁家来拉水，他就拧开大罐的闸门放水，一桶五毛钱。没人拉水的时候，王爱羊就把手指头在舌头上点一下，把手里的毛票数一遍，再把手指头放在舌头上点一下，再把手里的毛票数一遍。完了，用个小夹子把毛票夹好，躺在躺椅上，跷着那条跛腿，眯着眼睛听戏匣子，一边听，一边晃荡着他的那条残疾腿，那腿晃得一点也不吃梆子，有板有眼。眼下，天不下雨，渠里没水，苹果园却不管这些，张着嘴是要水喝。水从哪儿来？只能从王爱羊的机井里来。独家买卖，不讨价，也不还价。王爱羊迎面走来了，他穿一件亮汪汪的瓦蓝色衫衣，胳肢窝里夹着一台计算器，一手拿着一个硕大的闹钟，一手拎着一瓶啤酒，走两步，喝一口，头仰得很高，酒下得却很慢。王爱羊说，六碗，浇不浇，再过几家水就走到你家地头了。赵六碗看不惯他那衫衣的颜色，也看不惯他那张狂相，压着肚子里的火气问，啥价？王爱羊喝了一口啤酒说，官价，一亩地128，是人一般齐。赵六碗飞快地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一亩地128块，三亩地就是384块，384块就是500斤苹果的价，384块钱就能给老鱼打一个桐木大衣柜，384块钱就可以买十根檩，他的腿不争气地软了一下。他从帽檐儿底下斜睨了王爱羊一眼，恼怒着在心底骂，好你个地不平，你狗日的吃了蝎子尾巴？一亩地128块？难道那水是从你媳妇裆里流出来的？我的脑子又没有受潮，才不上你狗日的当呢！王爱羊不知道赵六碗的心理活动，继续问，问你话呢，要浇的话，就先排个队，交个钱，浇的人多得很。赵六碗心里很不服气了，水在泔河村的地底下，地底下的水也就是泔河村的资源，为啥你在地上戳个窟窿，泔河村的资源就变成了你王爱羊的？赵六碗说，能不能便宜一点儿？王爱羊说，便宜？你看谁家的水便宜用谁家的去！王爱羊的口气像铁一样，又冰又冷。

正说着，铃铛从苹果园里钻出来了。铃铛是福生的媳妇。早先，福生在

村里的砖瓦厂当工人，后来跟村长谢长安犟了一回嘴，被村长谢长安开除了，他一气之下就跑到城里打工去了，把家里的一摊子交给了铃铛。铃铛是个大洋马，大屁股，大胸脯，两个奶子就像成熟的玉米棒子一样，把粉红色的衬衣撑得像要爆炸。她往王爱羊面前一立，两个奶子刚好与王爱羊的嘴巴一般齐了。王爱羊问，完了？铃铛说，再有牙长一截子就完了。王爱羊说，那我通知下一家改水。铃铛问，用了多长时间呀？王爱羊看了一下闹钟说，一个小时零十八分钟。铃铛拧着身子，用她的大奶子一下一下地蹭着王爱羊的嘴唇，边蹭边说，你是不是看错了？咋会那么长时间呢？我看才五十分钟。王爱羊伸嘴在铃铛的奶头上亲了一口说，明明是一小时十八分钟嘛。铃铛夸张地尖叫了一声，说时间长我受不住呢。王爱羊说，时间短了，你不舒服嘛。站在不远处的赵六碗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在心里愤愤地说，哼，你还想上铃铛呢，也不看看你那拐腿，你够得着吗？难道还要给你搭个梯子不成？两个人打闹了一阵子，王爱羊拧头问赵六碗，你到底浇不浇？赵六碗还在迟疑的时候，铃铛接过了话茬说，六碗不用浇，站在地头尿一泡，那地也就浇完了。王爱羊和铃铛笑作一团。赵六碗的脸像炭一样烧，泔河村人有个说法：瓜（傻）子笑得多，母牛尿得多。这不是骂他赵六碗吗？

赵六碗没趣儿地走了，他的心里很不受活。突然，他觉得啥地方有点儿不对劲，他收住脚步，歪着脑袋，认真地想，终究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就在他要走的时候，猛然又听到了铃铛"咯咯咯"的笑声。铃铛的笑声提醒了赵六碗。原来，王爱羊打井用的是村里的地，抽的是村里的水，却给自己赚钱，这不是不正之风是啥？泔河村的不正之风就是给村长谢长安的脸上抹黑，给赵六碗恩人的脸上抹黑，赵六碗自然是不答应的了。再一个，狗日的王爱羊还亲人家福生媳妇铃铛的奶头头，这也是不正之风，也是给村长谢长安脸上抹黑的事，赵六碗咽不下这口气。赵六碗很有些得意了，村长谢长安还蒙在被子里头的事，他赵六碗一眼给看穿了。赵六碗越走越兴奋，一直想找机会报答村长谢长安，一直没有机会，今日这机会自己就飞来了。他要把王爱羊告到村长谢长安那儿去，他甚至连处理王爱羊的办法都替村长谢长安想好了，两条，头一条，把王爱羊的水井收回来，把打井的钱赔给他，水井归泔河村所有，往后，家家户户轮着浇地，一个子儿也不收。二是，给王爱羊糊个高梢梢帽子，脖子上挂两只破鞋，满村里游街。赵

六碗想好了，等他浇完了苹果园，就去找村长谢长安反映王爱羊的腐败事。

站在自家地头，望着自家的苹果园，一股暖流涌上赵六碗的心头。先前，走进自家苹果园，闷头闷脑地干一天，回到家里还是冰锅冷灶，所以，他宁肯去别人家苹果园干活，好歹也能落个热汤热水肚儿圆。久而久之，他家苹果园里的草比人还高了，苹果都长得像核桃一样。打自有了老鱼，赵六碗才恍然大悟，他的好光景就在他的苹果园里，他的苹果园才是他的亲大亲妈。赵六碗把王爱羊的事放下了，他又算了一笔账：从泔河往上挑水，挑一担水浇两棵树，一个钟头挑两担水，一天挑十个钟头，他就能挑二十担水，就能浇四十棵苹果树，如果每棵树浇半桶水，三天时间也就把树浇完了。如果老天爷还不下雨，他就继续挑。怕个，咱赵六碗别的没有，力气多的是！

赵六碗把手搭在眉骨上，闭着右眼，睁着左眼朝天河上乜着，天在"呼哧呼哧"地喷火，他恨恨地骂："狗日的，欺负没钱人呀？老子就是不怕你，看你能把老子咋！"

赵六碗把草帽朝下压了压，低头看了看地，地也在"呼哧呼哧"地喷火，他踢了一脚干裂的土，蹿起一股白烟，他又恨恨地骂："看你不争气的样子，把嘴巴闭上，还能把你渴死？你是我爷行不行？爷爷，老爷爷，老太爷爷，我现在就给你挑水去。"

赵六碗挑着水桶朝泔河走去，两只水桶晃来晃去，吱呾作响。关于这个决定，赵六碗很是得意。他算是看明白了，这二年，就两件事让人害头疼，头一件是挣钱，二一件是吃屎。反正闲也是闲着。力气是啥？力气就是人身上的垢痂，没了还会长出来，你用得越快，它长得越快，你要是长年不用，它慢慢也就不长了，一个不长力气的人，离咽气也就不远了。

挑第十五担水的时候，赵六碗肚子饿了，仰头望了望天，太阳已经走偏了，他知道饭时到了。赵六碗并没有打算回家去，老鱼还没有嫁过来，家里冰锅冷灶的。他打算直接去找村长谢长安，先把王爱羊的事解决了，他不能容忍村长谢长安替王爱羊背黑锅。赵六碗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放凉就不好办了。如果村长谢长安后晌把水井的事解决了，他明天就不用挑水了，饿一顿就饿一顿吧。说不定还能跟村长谢长安蹭一顿好吃的呢。

村长谢长安果真在“香香农家乐”陪着乡里的领导吃饭。“香香农家乐”是泔河村唯一的一家餐馆，上头来了人，村长谢长安都在这里招呼着吃饭。老板娘香香的男人是泔河村最早外出打工的人，他一出去便成了肉包子打狗，再也没有了音讯，传说他发了，行走后头都跟着三个人，两个保镖一个女秘书。也传说他还四处混着打工，没挣下几个子儿，没脸回村。还传说他被人扔进海里喂了鱼。香香是一个好强的女人，在家里办了农家乐。由于香香的脸儿白，样儿俊，手儿巧，嘴巴甜，男人们都爱往这里凑，她的生意一直红红火火。尤其是村长谢长安爱往这里凑。泔河村人在背地里说，香香的奶子和身子才叫白呢，村长谢长安最爱吃的是香香的奶子。赵六碗听到闲话，骂了一句放屁，他知道村长谢长安不是那样的人。

八仙桌上摆着一盘凉拌地儿菜，一盘炒鸡蛋，一盆炖土鸡，一个土暖锅，一箱啤酒，村长谢长安脸膛红扑扑，脑门儿汗涔涔。

村长——赵六碗扶着门框叫。

村长谢长安拧头问，咋咧？

赵六碗说，我想给你说个事。

村长谢长安戳过来一瓶啤酒说，喝了再说。

真是瞌睡遇着了热枕头，赵六碗正渴正饿着呢，接过啤酒吹了喇叭。喝罢了，抹抹嘴唇，把目光投向了那盆土鸡，村长谢长安心领神会地拧下来一只鸡腿递给了他。赵六碗先咬了一口，满嘴喷香，满心欢喜。他想尽快地把王爱羊的事反映给村长谢长安，否则，就对不住恩人的一瓶啤酒和一只鸡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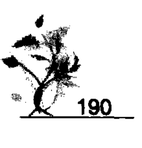
村长，赵六碗说，狗日的王爱羊给你的脸上抹黑呢。

嗯——，村长谢长安从鼻腔里发出了一个长长的音符，不慌不忙地问，咋咧？他咋给我脸上抹黑了？

赵六碗说，他在公家的地里打井，抽公家的水，给自己挣钱呢，这是不正之风呀，不是给你脸上抹黑是啥？

村长谢长安眉毛一挑，说六碗呀六碗，你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自家的糜子还碾不清呢，却操心起别人家的谷子了。

赵六碗说，村长，村里人都在骂呢，只有你蒙在被子里头，对了，他还对福生的媳妇铃铛耍流氓呢，亲人家铃铛的奶头头。



村长谢长安将手中的筷子有力地朝外一指说，啥地方热闹啥地方耍去！

一桌子人笑得东倒西歪。

赵六碗说，村长，我咽不下这口气。

村长谢长安手中的筷子更加有力地朝外点了一下，说滚！

赵六碗灰头土脸地走出了“香香农家乐”。他很是想不明白，他是为村长谢长安好呢，村长谢长安咋就不领情呢？再说了，村长谢长安翻脸咋比脱裤子还快呢？

心下正烦闷着，听到了独眼龙沈文绪喊自己的名字。沈文绪正给自家的拖拉机换轮胎，抹得两手油腻，架在鼻梁上的大砣砣墨镜在太阳下放光。有一年大雪天，沈文绪去麦田里打野兔子，“砰”的一声枪响，兔子没打着，一只沙粒子飞出来，打瞎了自个儿的眼睛。从此以后，不管春夏秋冬，他都戴着一副墨镜，有时看着不伦不类，有时看着风度翩翩，不了解内情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独眼龙。沈文绪在家里开了一个便民小卖部，生意整得红红火火。沈文绪问，谁在你家面瓮里伸勺子了，脸拉得比镢把还长？赵六碗原原本本地把刚才的事学说了一遍，沈文绪左右瞟几眼，见街道上没有人，把赵六碗拉进凉房里，一下一下地点着他的脑门儿说，你真是个脑养鱼！泔河村谁不知道，那眼机井，村长谢长安是有股份的，他占六，王爱羊占四，你却跑到谢长安那儿告王爱羊？真是老鼠舔猫屁股，没事找事呢。赵六碗唬了一跳，嘟哝着说，你胡说呢，村长咋能跟王爱羊穿一条裤子呢！沈文绪摆了摆手说，算咧算咧，给你说也说不清。赵六碗说，我饶不了狗日的王爱羊。沈文绪说，你就不要操那门子闲心了，帮我换轮胎，换了轮胎跟我去县里进货。赵六碗说，我还要挑水浇地呢。沈文绪说，一瓶啤酒，一包干吃面，去不去？赵六碗犹豫了一下，说不去。沈文绪说，那就去“辣嫂子”吃面吧，放开肚子吃，吃多少我都不会压锅盖，咋个样？

一句话说得赵六碗红了脖子涨了脸，他知道沈文绪又在揭他的短了。赵六碗的大名叫赵红旗。有一年，福生家里盖房，他去帮忙，午饭吃的是浇汤面。他说给我捞干的。一老碗，又一老碗……他一口气吃了六老碗。吃得福生他妈用身子压住了锅盖，喊着说喝面汤吧喝面汤吧。赵六碗由此得名。叫得久了，泔河村的人就把赵六碗这个绰号叫成了正名。赵六碗并没

有生气，叫就叫吧，名字嘛，就是一个符号，叫啥还不一样呢？叫到现在，赵红旗也以为自己原本就叫赵六碗了。沈文绪提起了辣嫂子面，赵六碗的肚子又不争气地咕咕叫了，口水一个劲儿地往外涌。辣嫂子面馆在县城很有名儿的，碗大，面细，肉嫩，油汪，醋酸，辣子重，吃过一回，一辈子忘不了。沈文绪每次去县城进货，都要叫一个帮忙的，既可以搭手帮忙，还可以照应着车上的货，不至于让外人下了黑手。沈文绪叫得最多的人是赵六碗。赵六碗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儿，又舍得力气，嘴也不挑食。这一天，赵六碗却不愿意去，沈文绪只有搬出辣嫂子了。

赵六碗问，你不压锅盖？

沈文绪说，一句话嘛。

敲定以后，两个人三棰棰梆子地装上车轮胎，“突突突”地奔县城去了。赵六碗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出了大事，也让他下半辈子生活变了样儿。

鸡零狗碎装满了车厢，沈文绪这才和赵六碗去“辣嫂子”吃面。食堂里的人并不多，有两个人靠窗坐着，面前摆着几样小菜，正在滋滋有味地喝啤酒。赵六碗看得直舔嘴唇子，忙了大半晌，臭汗流了一身又一身，他真的有点渴了。沈文绪把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拧在一起打了响指，冲服务员喊，先来六碗。回头看到赵六碗的馋样儿，问，来一瓶？赵六碗说，算咧，费钱的。沈文绪说，钱嘛，花嘛，花完了再挣嘛，想喝了咱就喝，咱是谁？沈文绪的干活，喝！赵六碗格外高兴，他也学着沈文绪的样子，把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拧在一起打了响指，冲服务员喊，来两瓶啤酒。沈文绪一下子捂了赵六碗的嘴巴，冲服务员摆摆手，说不要啤酒。回头捏着嗓子对赵六碗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呀？你以为我的钱是弹弓打来的呀？咱车上有的是啤酒，喝多少拿多少，这里的啤酒比咱的啤酒要贵两毛多钱呢。赵六碗抽了一口凉气，陡然明白，并不是谁都可以冲服务员打响指的。沈文绪在车上拎来四瓶啤酒，瓶盖儿往嘴里一伸，“咯嘣”一声，开了，一股白沫涌出来。两个人豪爽地碰了一下，开始吹喇叭了。一口气喝一瓶，沈文绪又要喝第二瓶，赵六碗说，你开车着呢，少喝点儿。沈文绪说，你赵六碗门缝里看人呢，我是谁？沈文绪的干活，一只手扶着车把，眼睛一睁，十里地过去了，眼睛一闭，又十里地过去了，屁事儿没有，咱要的是手艺。赵六碗就跟沈文绪又碰了



一下酒瓶子，他知道沈文绪没有吹牛，他的手艺就是高。

太阳落山的时候，沈文绪开着拖拉机离开了喧闹的县城。路边的树厚绿着，风在耳边呼呼作响。沈文绪一边开着拖拉机，一边给赵六碗展示着手艺，他故意把一条腿搭在方向盘的旁边，一会儿用右手扶着方向盘，一会儿用左手扶着方向盘，絮絮叨叨地讲着，坐在车槽里的赵六碗一句话也没有听清。突然，从路边的苹果园里蹿出了一辆摩托车。开摩托车的是一个光身子小伙子，也戴着大砣砣墨镜，看见迎面的拖拉机，一个急刹车，翻到路边的水渠里去了。沈文绪也是一个急刹车，车头一拐，也翻在路边的水渠里了，车槽里的赵六碗像一个杂技演员一样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落在一棵苹果树上，砸下一片枝枝叶叶和青蛋蛋苹果。惊魂未定的赵六碗从树上爬下来，发现沈文绪在路边的水渠里躺着，整个拖拉机压在他的身上。汗豆豆从他的额上往下滚，血线线从他的身体上往外流。

老沈——赵六碗拖着哭腔喊。

沈文绪吃力地举着手，朝路边指着，顺着沈文绪指的方向，赵六碗看到了他的墨镜，一个镜片碎了。他拿过来替沈文绪戴上，那个完整的镜片恰好遮住了他的瞎眼。沈文绪断断续续地说，六碗，我不行了，我给你把后事交代一下。

赵六碗说，我把你送到医院去。

沈文绪说，没用了，我的身子被压断了，身上的重物一取，我就咽气了……六碗，我给你说个事。

赵六碗抱着沈文绪的脑袋说，你说，我听着呢。

沈文绪说，六碗，男人都想娶个漂亮女人，其实，这是个错误。女人长得漂亮了，惦记的男人就多了，弄得你整天没个好心情。再说了，漂亮不漂亮，不都是两片肉嘛，灯一关，都是一样的。这个你明白了吧？这就是我为啥不出去打工的原因。我走了，你把我媳妇照顾上。

赵六碗猛然觉得沈文绪的头是那么的沉，比一座山还沉，他断然拒绝道，沈文绪，我不管你媳妇，我还要管我的老鱼呢。

沈文绪说，我知道泔河村好几个人都惦着我媳妇，说不定跟他老婆干那事的时候，叫的就是我媳妇的名字。

赵六碗说，谁惦记你媳妇你叫谁管，我没惦记你媳妇，我也不管。我有

老鱼呢，我就要跟老鱼结婚了。

沈文绪说，我不能便宜了那些狗日的，泔河村里，我就信任你了。

赵六碗固执地重复着说，我不管你媳妇，我有老鱼呢，我就要跟老鱼结婚了。

沈文绪说，六碗，你点个头吧，你不点头，我的眼睛闭不上。

赵六碗说，你爱闭不闭，跟我有啥关系。走，我现在就把你弄出来送到医院去。

赵六碗试图把沈文绪从车槽底下拉出来，他听到了肉的撕裂声，却不见沈文绪的身子有丁点儿移动。

沈文绪龇牙咧嘴地叫，六碗，你想把我撕成两半呀？快点头呀，我不行了。

赵六碗说，行，我照顾着你媳妇，但你要坚持住，我这就到村里叫人去，你可要坚持住呀。

说了半天，不见沈文绪吱声，低头一看，沈文绪咽气了。

赵六碗丢下沈文绪的头，破口大骂了，老沈，你个瞎，我日你先人！我日子过得好好的，我就要跟老鱼结婚了，你为啥要给我怀里塞只兔呢？

二

自打沈文绪出了事以后，赵六碗的心里一直很毛躁，谁也不想理，一句话也不想说，闷着头给苹果园里挑水，仿佛要把心里的那股闷气从一根一根的汗毛孔里排泄出去。可是，汗流了不少，盘踞在心头的郁闷却没有排遣出去。唯一让赵六碗欣慰的是，苹果园的长势不错，一点也不比别人家的差。王爱羊还是在地头诈诈唬唬地喊着，因为又要浇二遍水了。赵六碗在心里说，老子就是不用你机井里的水，老子的树长得照样好。赵六碗带了头儿，有几个身强力壮的也跟着赵六碗在泔河里挑水了，一路走着，洒下一路的荤段子。这一天傍晚，赵六碗发现水瓮里没水了，就从炕席底下找出五毛钱零钱，去王爱羊的机井上拉水。

王爱羊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地说，你赵六碗不是日能得很嘛，还寻我的不是呢，小心我把你娃的粪拾了！



赵六碗息事宁人地说，我不日能，我日能个啥呀，你给我放一桶水。

王爱羊生硬地说，没水！

赵六碗说，刚才还不是流着嘛，你咋说没水呢？

王爱羊说，有水也不给你放。有本事，你把全村人都带到河里挑水去；有本事，你自个儿打眼机井去；有本事，你告去；有本事，你把嘴扎起来不喝。

打锣听声，说话听音。王爱羊这么一说，赵六碗就明白村长谢长安给王爱羊翻了窝子。他在心里埋怨村长谢长安说，村长呀村长，你是一村之长，我给你反映情况，你不处理倒也罢了，你咋能翻窝子呢？赵六碗心里不服气，他说，王爱羊，用村里的地，用村里的水，给你自己挣钱，本来就是你的不对嘛。王爱羊转过身子撒了一泡尿，然后指着尿水说，赵六碗，来，你在这尿里照照你自己，看你有没有说对不对的份儿？赵六碗真想一脚把王爱羊踩到那泡湿尿里，让他往后嘴巴干净点儿，但他把一肚子的火捂回去了。

两个人正僵着，村长谢长安来了。在泔河村，村长谢长安的衣着打扮很像一个文化人，他的皮肤光光的，亮亮的，脑门儿上一条儿皱纹也找不出来，雪白的草帽，雪白的衬衫扎在蓝色的裤子里，再热的天，他也是穿着袜子，袜子也是雪白的，黑色的带孔凉皮鞋，走起来四平八稳。其实，村长谢长安在不远处的墙拐角已经站过一支烟工夫了，争吵的来龙去脉他听得明明白白，他对王爱羊说，高喉咙大嗓子的，吵啥呢，也不讲个和谐共建。

看见村长，赵六碗慌忙关掉了挂在脖子上的收音机，然后用自己的草帽一下一下给村长谢长安扇凉，边扇边说，村长，他不给我放水。

村长谢长安问，他为啥不给你放水呀？

赵六碗装糊涂说，我也不知道他害啥病了。

村长谢长安又转身问王爱羊，你为啥不给他放水呀？

王爱羊脖子一拧一拧的，气哼哼地说，机井是我家打的，钱是我家掏的，谁顺眼了，我就给谁放，谁不顺眼了，就给谁不放，看他能把我的咬了！

村长谢长安拖着腔说，爱羊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嘛，咋说赵六碗也是咱泔河村的人，是人就要喝水嘛，你给他不放水，让他喝西北风不成？要

讲和谐共建嘛。

言罢，村长谢长安亲自拧开闸门，给赵六碗放了一桶水。赵六碗把五毛钱递到王爱羊面前，王爱羊接过钱，三把两把撕成碎末子，顺手一扔，漫天乱舞了。

村长谢长安说，你跟钱还有仇呀，真是的。

王爱羊瞪着赵六碗说，你娃把眼睛放亮，再胡说八道，别说没水喝，泔河村就没你娃下脚的地方。

村长谢长安和赵六碗一搭儿往村里走，他边走边说，六碗呀，最近去没去沈文绪家？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也是赵六碗最近比较毛躁的主要原因。沈文绪被埋了，可他托付给赵六碗的事并没有埋。埋完沈文绪的当天晚上，赵六碗寻到村长谢长安家里，把沈文绪托付给他的话跟村长谢长安说了一遍。村长谢长安是泔河村拿事的人，是他赵六碗的大恩人，不找他找谁呢？村长谢长安当时说，一个村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别说沈文绪托付过你，就算没托付过，咱也要帮一把嘛。事后，赵六碗又后悔了，他要不说，谁知道沈文绪托付过他这事呢？后来，赵六碗又不后悔了：人嘛，咋能哄死人呢？可是，咋帮呢？农家的活儿没个断线线的时候，总不能见活都搭一手吧？就算他赵六碗愿意，老鱼愿意不愿意呢？现在的赵六碗，凡事都要站在老鱼的角度上想一想。

赵六碗说，我还没顾上去呢。

村长谢长安说，你回去把水放下，咱两个一块儿去看一下。

赵六碗心里感动了一下，村长就是村长，把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心上搁着呢。

眨眼的工夫，沈文绪已经入土一个多月了。门框上的白对联少了半拉，拴在门楗上的孝布落了一层灰，有气无力地在风中摇曳着。沈文绪家的头门紧闭着，门前一片清冷。赵六碗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沈文绪活着时的热闹景象。沈文绪脑子活泛，他家的房子里永远摆着两张麻将桌，白天晚上都有村里的闲人在打麻将，也有看热闹的闲人。没烟抽了，买一包烟，渴了，来一瓶啤酒或者一瓶饮料，饿了，来一包方便面，沈文绪免费地给煮了。所以，他家的生意一直很红火。走到沈文绪的家门口，村长谢长安掏出

了手机，摁了几个数字说，喂，我和六碗去沈文绪家里看看，一个村里住着，总要帮一把嘛，我给你说的那个事，你抓紧办吧。村长谢长安的嗓门儿很亮，惹得街道上的几个人都在看。

开门的是沈文绪的媳妇。女人名叫刘美莲，一副美人胚子，头发黑，皮肤白，条子正。她的头发不是一般农村女人常留的剪发头，而是烫成了大波浪，蓬蓬松松的，有一股洋味儿。平素，沈文绪像神一样侍候着她，不让她去苹果园里干活，不让晒太阳，甚至不让她做饭。这女人真是没福气，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看见村长谢长安和赵六碗，刘美莲叹一声，泪疙瘩就滚下来了。赵六碗也在心里叹了一声，才几天时间，这女人就瘦下去了一圈儿，寡白的脸上一点水汽也没有了。

村长谢长安说，别难过，人死不能复生，文绪走了，你还得活呀，你放心，我是村长，我不会撂下你不管的，从今往后呢，还像往常一样，凡是村里招待的烟呀酒呀，都在你这儿拿。

刘美莲抹着眼泪说，谢谢村长惦着我。

赵六碗不知道说些啥安慰的话，急得直搓着一双大手。村长谢长安到院子里转了一圈，对赵六碗说，小刘呀，你看瓮底都露出来了。六碗，拉桶水去。刘美莲说，村长，不用的，我能拉。村长谢长安说，让六碗拉去吧。赵六碗很感激村长谢长安能及时地把他从这种尴尬的环境中解救出来，“砰砰啪啪”把水桶装在架子车上，突然又想起了一个问题，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村长，一桶水，五毛钱。刘美莲急着要去拿钱，村长谢长安摆摆手说，你对王爱羊说，就说我让拉的。赵六碗还想问，王爱羊不认账咋办？可村长谢长安却转了身子，去查看刘美莲的房子了。赵六碗只好硬着头皮走了，他思谋停当了，如果王爱羊不让拉，他就回来找村长谢长安，让村长谢长安拾掇他个碎狗日的。

王爱羊坐在井边和铃铛缠毛线，王爱羊架着线，铃铛在绕，手里捧着一个线蛋蛋，有说有笑的。铃铛的腿叉得很开，裙子底下的红裤头就在赵六碗的眼前晃着。赵六碗心里说，我非把你告给福生不可。望见赵六碗，王爱羊从鼻腔里哼了一声，说看见你，我眼里都是气。赵六碗把挂在脖子上的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了一些，佯装没有听见。王爱羊扬了声说，你又跑来干啥呀？赵六碗说，村长让我给刘美莲拉一桶水。说来真怪，王爱羊啥话也

没有问，一蹦一蹦地开了水闸，蹦得比蚂蚱还快。赵六碗心下奇怪，村长谢长安的名字比药还灵验呢。

走在泔河村的街道上，赵六碗时常有一种寂寞的感觉，年轻人呢，不是在城里打工去了，就是在村里的厂子里上班了，娃们都背着书包奔学校去了，老人们有的在炕上躺着，有的靠在麦秸垛上打瞌睡，狗也懒得叫了，鸡也懒得蹦了，整个村庄像死了一般岑寂。刘美莲家的门紧闭着，赵六碗又奇怪了，他刚才走的时候，分明是把门敞开着的，屁大个工夫，门咋就关上了呢？难道村长谢长安走了？赵六碗一推门，“吱呀”一声，门开了，赵六碗随即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村长谢长安正和刘美莲在院子里较劲呢，两个人就像驴拉磨一样绕着椿树转，一个绕到这边，一个绕到那边。村长谢长安的眼睛里喷射出来的是两道淫邪的光。这两道光刺得赵六碗打了一个寒战，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村长谢长安在“香香农家乐”喝酒，喝到高兴处，他说，再漂亮的女人也是男人的肉垫子！哪个女人拿不下？泔河村的女人，只要咱看上眼的，哪个跑得了？俗话说得好，好女怕三缠嘛，头一回，你拉她的手，她打掉了；二一回，你抱她的身子，她推开了；三一回，你亲她的嘴，亲上了，就正式宣告：拿下！对这些话，赵六碗并不放在心上，他知道那是酒话，酒话能当真吗？泔河村的人都知道，村长谢长安就好女人这一口，王爱羊的媳妇跟他有一腿，村西头刘大麻子的媳妇跟他有一腿，“香香农家乐”的女老板香香跟他有一腿。现在，村长谢长安又在沈文绪的媳妇刘美莲的身上下工夫了。

村长谢长安说，美莲，屋里去。

刘美莲白着脸说，村长，使不得。

村长谢长安喜眉笑眼地说，美莲，你喜欢在太阳下弄？

刘美莲把自己的身子藏在树后说，村长，使不得。

村长谢长安顺方向绕了一步说，美莲，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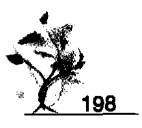
刘美莲也顺方向绕了一步说，村长，使不得。

村长谢长安反方向绕了一步说，美莲，你还要我动手吗？

刘美莲也反方向绕了一步说，村长，使不得。

村长谢长安说，从你过门那天起，我就馋你了，馋了七八年了。

刘美莲央求说，村长，使不得。



村长谢长安说，美莲，咱们不要再耗时间了。

刘美莲说，村长，按村里的辈分，我把你叫叔呢。

村长谢长安说，都出了五服了，还有啥的叔味呢！

刘美莲说，村长，要是传出去，我就没脸做人了。

村长谢长安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再没有人知道了，就算有人知道，谁敢吱声？

刘美莲说，村长，沈文绪的肉身子还在土里没化呢，我得为他守着身子。

村长谢长安说，你那是老观念，女人就像切面刀一样，刀不用要锈，女人不用就要老，我就不动手了，你自己脱吧……

两行清泪顺着刘美莲的脸颊流下来，她拖着哭腔说，村长，使不得。

一时间，一个伟大的形象在赵六碗的心里轰然倒塌。赵六碗怒火中烧了。赵六碗又不知所措了。他想抄起墙角的镢把，敲断村长谢长安的腿，他想拿起挂在墙上的镰刀割了村长谢长安的老二喂狗，可是他的腿打颤了，他的手也哆嗦了，这个人不是别人，这个人是村长谢长安，他放个屁，能砸死他赵六碗；他吐口唾沫，能淹死他赵六碗。赵六碗又想别的主意了，干脆抽身子走人，眼不见为净，装聋作哑，一了百了。可赵六碗的腿沉得挪不动。他答应沈文绪要照顾刘美莲的，可刘美莲现在让人脱裤子，他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沈文绪是个死人，他答应了死人的事，就一定要办到，要是办不到，他赵六碗说话就是放屁了，沈文绪这个死人也会看不起他的，一个连死人都看不起的人，活着还有啥滋味呢？不行，他要出手阻止村长谢长安干坏事。你是村长，你是我的大恩人，就算你是我爹，你也不能脱别人家媳妇的裤子呀！赵六碗盯一眼墙角的镢把，又盯一眼墙上的镰刀，最后，他选择了一把笤帚——此时此刻，赵六碗认定村长谢长安必定是喝高了。村长谢长安经常喝高，上面的头头来了，村长谢长安都会喝高。如果村长谢长安不喝高，他怎么会干这种猪狗不如的事呢？赵六碗抄起笤帚，先在自己的脑门儿上敲了一下，"噗"地一声，他没有感觉到疼。他这才有力地咳嗽一声，扬着手中的笤帚说，村长，使不得！

两个人被突如其来的喊声吓得住了手，刘美莲捂着脸，哭着跑到厢房里去了。

村长谢长安脸上的五官全都错了位,他像饿虎一样扑过来,用食指一下一下点着赵六碗的脑门子。他边点边说,谁叫你进来的?谁叫你来的?村长谢长安一个字比一个字咬得重,一个字比一个字声调儿高。

赵六碗被村长谢长安点一下，朝后退一步，他一边退一边带着哭腔说,村长,求你了,你喝高了。

村长谢长安说,你忘你姓啥了?

赵六碗继续说,村长,求你了……

村长谢长安说,你忘你是老几了?

赵六碗说,村长,求你了……

村长谢长安说,给你的嘴上安个门!

赵六碗说,村长,没有不透风的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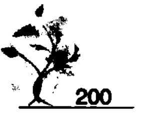
村长谢长安说,再给门上加道锁。

赵六碗说,村长,人的眼睛是钥匙。

村长谢长安一口唾沫啐在赵六碗的脸上,拂袖而去。

一连几天,赵六碗都有一种有气没处撒的感觉,也没心思去苹果园里干活。毕竟梳果的季节到了,再不梳果,树上的苹果就会挤成核桃蛋蛋,只有当落果去卖了。老鱼捎了话来,让赵六碗梳完自家的果园,再去南梁村帮她梳果。早先,赵六碗有了闹心事,他就寻姑姑去了,给姑姑家里干一通农活,姑姑给他做一顿好吃的,姑父会把他骂一顿,他的闹心事也就烟消云散了。可是,姑姑家的日子越来越好了,姑父当了泔河村小学的校长,大表弟在果汁厂开车,二表弟在县城开了一家果行,表妹也在果汁厂里当副总,这样一来,姑父就有点拿眼角角看赵六碗的意思了。赵六碗是有自尊心的人,至少他自己认为是很有自尊心的人,姑父既然跟他见外,他也就不再拿热脸去贴冷屁股。路长时间不走,就会长出荒草,亲戚长时间不走,就会变得生分。后来,赵六碗有了闹心事,他就寻村长谢长安了,村长谢长安向来不拿赵六碗当外人,也不嫌他穷,笑眉笑眼的。他把闹心事一说,村长谢长安总会给他支一计妙招。现在呢,村长谢长安做下了瞎瞎事,他再不能寻村长谢长安出主意了。思来想去,赵六碗揣一包烟,夹一瓶啤酒跑到沈文绪的坟上去了。

坟场在泔河村的东北角上,很少有人来,草比人高。赵六碗靠在沈文



绪的坟头上，点燃一支烟，插在沈文绪的坟头上，说，老沈，你先抽支烟吧。

一只乌鸦从头顶飞过去了，撂下几声凄凉的叫。

赵六碗说，老沈，你抽着，听我给你说说心里话。你不要嫌我烦，这事都是你给我惹下的，要不是你让我照顾你媳妇，我才不管这些破烂事呢。现在，村长谢长安要脱你媳妇的裤子，你说咋办？我总不能天天守在你媳妇的跟前吧？村长谢长安地里的活有人干呢，我家地里的活谁干？就算我啥也不干，守着你媳妇，我守了白天，晚上咋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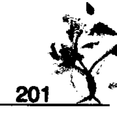
赵六碗又从身上摸出一瓶啤酒，一口咬开盖儿，给沈文绪的坟头上洒了半瓶，然后他自己边喝边说，老沈，我知道你好喝几口啤酒，就给你带了一瓶，我本来想给你带两瓶，可我还要攒钱娶老鱼呢，所以只给你带了一瓶，你不要嫌我小气，对付着喝一点儿吧。老沈，我给你说实话，其实，我不想跟村长谢长安弄事，我能弄过人家吗？可是，我也不能看着他脱你媳妇的裤子呀，这不是人干的事呀！

赵六碗说，老沈，你个瞎种，为啥要把你媳妇托付给我呢，叫我的日子不得安宁，我日你先人！唉，骂你也没用，你都死了，再骂你，我就不是人了。谁叫我答应了你呢，答应了你，我就要替你把媳妇看好，不能让村长谢长安脱了你媳妇的裤子。

赵六碗说，老沈，你说我又不想当村干部，又不想批庄基，又不想进村办厂，又不想当低保户，又不想进沿河村小学当教师，你说我怕他村长谢长安个呀！他脱你媳妇裤子那天，我都骂了他，他的脸都气歪了。但是我不怕他，我为啥要怕他呢？对，我这就找他谈去，心平气和地谈，不要声张，也不要撕破脸皮，都在一个村里住着，只要他保证不脱你媳妇的裤子就行了。

七七八八地说了一通，赵六碗心里松活了一些，伸手摸了摸挂在脖子上的戏匣子，心里又不是滋味了，像托着一只死老鼠。他三把两把在沈文绪的坟上刨一个坑，把戏匣子丢进去埋了，然后说，老沈，村长谢长安不是人，他的东西也就不是东西了，我把它埋了，再也不听了！

从坟地里回来，迎面碰上了铃铛，她胳臂上挂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是鸡蛋。看着鸡蛋，赵六碗心里又感慨了，现在的农村人真是越来越懒了，啥都学城里人的样儿，吃粮，在商店里买，吃肉，在集市上买，吃菜，在街道上



买，猪也不养了，鸡也不养了，猫也不养了。没事儿了，就坐在街道上打麻将，还说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生活。但是，村长谢长安爱吃土鸡，也爱吃土鸡蛋，他说所谓的速成猪速成鸡还有洋鸡蛋，不是用激素喂出来的，就是化学用品造出来的，没味道，没嚼头，害人的嘴，害人的胃，害人的身子骨。上头来了人，村长谢长安就拿土鸡和土鸡蛋招待，很受欢迎。既然村长谢长安爱吃，就有人持之以恒地养着土鸡，铃铛就是其中之一。对这个铃铛，赵六碗很是想不明白，她为啥不跟福生去城里打工呢？她不是果汁厂的工人，为啥把村长谢长安巴结得那么紧呢?还跟着村长谢长安的狗腿子王爱羊醋一壶酱一壶，明铺暗盖着，让村里人嚼闲话。赵六碗问铃铛，给村长送土鸡蛋呀。铃铛眉飞色舞地说，刚才村长让王爱羊给我说的，说明天上头要来人，土鸡蛋没有了，我就送一些过去。听了这话，赵六碗当下取消了去找村长谢长安的打算，铃铛这女人话比屎多，屁股又沉，等她跟村长谢长安说完话，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呢。

赵六碗三步并作两步奔南梁村去了，他要去给老鱼梳果。往后，老鱼就是自己的媳妇了，不能累着老鱼。

晚饭是煎饼，玉米楂子，炒洋芋丝，赵六碗吃得很香。碗一撂，夜色浓得化不开了。

路上黑的。老鱼眼睛瞄着窗外，忧心忡忡地说。

我的眼睛是探照灯。赵六碗说。

明早赶一赶就完了，跑来跑去的，跑啥呢。老鱼的眼睛挪到了他的脸上。

牙长一截子路，不打紧。赵六碗说。

你看你身上的衣服都有味道了，我想晚上给你洗一洗。老鱼站起身，伸出手，做一副要帮他脱衣服的姿势。

我明日把换洗衣服带上了再洗。赵六碗双手抱了胸，向后仰着身子。

六碗，夜深了，不会有人到我家里来。老鱼的脸红得像正在跳跃的煤油灯的火苗，眼睛盯着自己的两腿间。

累了一天咧，你也早些睡。赵六碗说。

老鱼把赵六碗送到了门外，趁着稠糊糊的夜色，一把抓住了赵六碗的手，说六碗，你真是个实诚人。



赵六碗一下子就瓷住了，幸福得一塌糊涂。

三

这一天，薛广辉给他父亲过三年，请来了县剧团唱秦腔。晌午，赵六碗逮着信儿以后，马不停蹄地跑了趟南梁村，想请老鱼来看戏，老鱼说，还没结婚呢，弄得张张扬扬的，惹人笑话。赵六碗说，那你趁天黑了再来。老鱼说还要看孩子做作业，就推托了。虽然没有把老鱼叫来，但赵六碗心里还是很快活。赵六碗想：啥叫幸福？幸福就是男人心里装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心里也装着这个男人。赵六碗从来没有体验过，现在他体验到了。走进村口，赵六碗看见刘美莲开着拖拉机往外走，他吓了一跳。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刘美莲还会开拖拉机。

赵六碗侧着身子，慌慌地问，你，咋开拖拉机呢？

刘美莲刹住了车说，我不开谁开，日子总得往前挪吧。

赵六碗问，你做啥去呀？

刘美莲说，进货。

赵六碗问，你要不要帮忙的？我给你帮忙。

刘美莲说，不用了。

说毕，刘美莲动作娴熟地换挡、轰油门，一溜烟儿地走了。

望着刘美莲的背影，赵六碗在心里把沈文绪骂了一句，捎带着把村长谢长安骂了一句。因为这两个人害得他长了四只眼睛，一只眼睛盯着自个儿，一只眼睛盯着老鱼，一只眼睛盯着村长谢长安，一只眼睛盯着刘美莲，哪一个不盯都不行，哪一个少盯一眼都不行。为了盯好村长谢长安，他在地里干一会儿活，就要隐匿在苹果树的后面，一动不动地盯着他家的大门，看他走出大门，朝工厂走去，朝“香香农家乐”走去或者朝王爱羊的机井走去，他才会安心地在地里干活，如果村长谢长安朝刘美莲家的方向走去，他就悄悄地尾随到后面，以防他再去纠缠刘美莲。他一直记着村长谢长安“好女怕三缠”那句话。好在刘美莲家的大门一直紧关着，有几个要买烟的人都没有叫开。晚上，赵六碗睡得并不踏实，他还是担心村长谢长安跑到刘美莲的家里去。刘美莲家的庄基背后有一棵老榆树，老得空了芯

子，平常没有人搭理这棵树，眼下，赵六碗把它派上了用场。每天天压黑以后，村子里静谧下来，赵六碗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家门，爬上那棵老槐树。刘美莲的家便尽收眼底了，亮着灯的房子住着刘美莲。刘美莲去厨房倒了一杯水，刘美莲去茅房里撒了一泡尿，刘美莲在后院拿了一捆蒿子草，放在窗台上点燃了……这一切，赵六碗都看得真真切切。他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把刘美莲看牢了，谁要是敢翻刘美莲家的墙，他就会从树上跳下去，打断那个人的腿，包括村长谢长安。尽管如此，赵六碗还是有点儿不放心，他打算还是要和村长谢长安谈一谈，让他死了那条心。

后晌从老鱼家回来时，老鱼给赵六碗的手里塞了一个布袋，装着葱花油饼。老鱼也是个实在人，一下子烙了两个大葱花油饼。老鱼的手艺真是好，烙出来的葱花油饼黄而不焦，一层一层，纸一样的薄，香味儿大老远就往人的鼻子里钻。赵六碗一时犯了愁，吃是吃不完的，搁过夜，就馊了。想了一会儿，赵六碗把油饼一分为二，一半放在茶盘里，再把茶盘放在凉水瓮里。另一半呢，他拿着送给姑姑了，咋说也是自己的亲姑姑呀。姑父躺在门道里的躺椅上，眯着眼睛，似睡似醒，无精打采，脑门儿的正中央是一个拔火罐儿留下的深紫色圆砣砣，模样很是滑稽。赵六碗咬着嘴唇，把快要蹦出来的笑硬是给挤了回去，他知道姑父受了凉。沿河村的人感冒以后，并不吃药，也不打针，而是在脑门儿的正中央拔火罐儿，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土方法，灵光得很。姑父的眼皮张了一下，看见是赵六碗，眼皮儿又耷拉上了。

姑姑说，你留着吃嘛。

赵六碗说，给我姑父吃。

姑姑并没有问油饼是哪儿来的，赵六碗原本想给姑姑说油饼是老鱼烙的，但他咬了咬牙，终究没有说出口。

从姑姑家出来，太阳还没有落下去，秦腔戏的开场锣也不停地敲起来。但戏台子那儿很热闹，卖油糕的，卖凉皮儿的，卖豆腐脑儿的，杂七乱八，一片吆喝声。赵六碗转了一圈，觉得正好利用这个空儿找村长谢长安谈一谈，村长谢长安死了心，他才能安了心。他想村长谢长安也是个灵醒人，他一点就明白了。

还没有进村长谢长安的家门，赵六碗先嗅到了一股熟悉的香味儿。是



啥味儿呢？赵六碗抽着鼻子狠劲儿地吸了一口气，他想起来了，是老鱼烙的葱花油饼的香味儿。日怪了，难道村长谢长安的老婆也烙了葱花油饼？难道村长谢长安的老婆烙葱花油饼的手艺和老鱼一样的好？走进村长谢长安的家，见村长的大孙子捧着一块油饼吃得津津有味。

你妈也烙葱花油饼了？赵六碗望着村长谢长安大孙子手里的油饼，似曾相识。

村长谢长安的儿子说，是谷校长的老婆送来的。

赵六碗恍然大悟，怪不得他闻着这味道熟悉呢。谷校长就是赵六碗的姑父，谷校长的老婆就是赵六碗的姑姑。赵六碗一时很失落，老鱼好心好意烙给他的油饼，他好心好意地送给姑姑，姑姑却好心好意地用来巴结村长谢长安了。

赵六碗把一口闷气咽回去，东张西望着寻村长谢长安，村长谢长安果真就从厢房里走出来了，穿得整整齐齐，脸板得很平。

村长，我想找你说个事。赵六碗弓着腰说。

我也正好找你呢。村长谢长安说。

村长，你找我弄啥事呢？要是出力的活你就张嘴，咱一句话，没麻达。赵六碗兴冲冲地表态。

走，我请你吃饭。村长谢长安说。

一说吃饭，赵六碗就知道村长谢长安"嘴里的味淡了"。上头不来人的时候，村长谢长安也时常去"香香农家乐"吃饭，他会说"嘴里的味淡了"。两个人说着话，一前一后进了"香香农家乐"。香香笑着迎出来，嗔怒地瞥村长谢长安一眼说，我还以为你把家都忘了。香香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赵六碗还是听见了。村长谢长安说，烩麻食。香香仿佛早就知道村长谢长安要来似的，拧个身，就端出了四样小菜：一碟泡蒜薹，一碟咸韭菜，一碟泡蒜片，一碟铡青椒。这四样小菜是村长谢长安的最爱，每次吃面必不可少。而只有香香做的味道最合他的胃口。

刚放下面碗，香香又捧上来两碗热面汤，说原汤化原食。两个人喝罢面汤，打着饱嗝一前一后走出了"香香农家乐"。

赵六碗问，村长，去哪儿呀？

村长谢长安说，我听说刘美莲今日进货去了，你跟我去，给"香香农家

乐"搬几扎子啤酒过去,明日上头要来人。

一听到刘美莲的名字,赵六碗的心一下子又揪了起来,他想这是一个给村长谢长安"敲边鼓"的好时机。

两个人各想各的心事,各说各的话,都想在对方的耳边敲敲响锣。

村长谢长安说,六碗,我那天喝了一点儿酒,高了。

赵六碗说,村长,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瞎瞎事做不得。

村长谢长安说,六碗,我一直对你不薄啊。

赵六碗说,村长,寡妇门前是非多,村里人都眼巴巴地看着呢,沈文绪在坟里也睁着眼睛呢。

村长谢长安说,六碗,我打算把你弄成低保户呢。

赵六碗说,村长,我答应过沈文绪,要照顾好他媳妇的。

村长谢长安说,六碗,在泔河村,还没有我弄不成的事。

赵六碗说,村长,欺负寡妇就会被唾沫星子淹死了。

村长谢长安说,六碗,以后我去刘美莲家里,你都要跟着,让村里人看见是我跟你一块儿去的,是给刘美莲帮忙的。

赵六碗把心里想好的话说完了,也到了刘美莲的家。刘美莲家的大门敞开着,她正在柜台前忙着算账。看见两个人,刘美莲冷冰冰地说,来了,要买啥?不等两个人开口,刘美莲又说,不过,从今日起,我家的麻将摊子没有了,要是打麻将的话,请到别人家去,我这里不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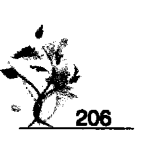
村长谢长安笑着说,小刘呀,听说你今日进货回来了,我顺便让六碗来搬些货,明日上头要来人。

村长谢长安又对赵六碗说,你先搬几扎啤酒过去,我跟小刘说说话。

直到这时候,赵六碗算是清醒了,村长谢长安之所以要带他来,只拿他当了一块敲门砖,是用他来打掩护的,用他赵六碗的身子挡住泔河村人的眼睛,他的主要目的是和刘美莲"说话"。赵六碗思谋好了,你让我搬啤酒,我就搬啤酒,我一路小跑,放下啤酒就跑回来,让你啥事也干不成。赵六碗伸手要搬啤酒,刘美莲搭腔了,她说,等等。

赵六碗住手了。

刘美莲说,村长,啤酒有的是,你搬多少都行,不过呢,这账咋个算法呢?



村长谢长安说，老规矩，记账，年底给个整数儿。

刘美莲说，不成，账我已经给你算过了，你在我这儿记的账总共是六千八百二十六块，你今日先把这账结了，再说搬啤酒的事，否则，一瓶啤酒你也拿不走。

村长谢长安说，六碗，你去到龚会计那儿拿一万元来。

赵六碗没有动，他的腿像是灌了铅，脚像是扎了根，他不想走。村长谢长安一张嘴，他就知道他要拉啥屎。他明白村长谢长安心里那点儿小九九。

村长谢长安黑着脸咆哮，你聋了？

赵六碗乜一眼村长谢长安，又望一眼刘美莲，拧身走了。赵六碗知道村长谢长安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主儿，所以，他跑得很快。他明白自己要是跑得慢一点，刘美莲就被村长谢长安"拿下"了。赵六碗在村里跑了一大圈，总算在戏台下找到了龚会计。龚会计说，你说村长说的，村长要是没说咋弄呢？所以嘛，你得把村长的条子拿来，只要有村长的条子，别说一万，十万八万我都给呢。赵六碗牵心着刘美莲的裤再次被村长谢长安撕破，不敢跟龚会计纠缠，撒腿又朝刘美莲家里跑。

赵六碗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虽然说赵六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他撞开刘美莲家的大门，眼前的景象还是把他吓坏了。刘美莲被村长谢长安牢牢地挤压在醋瓮上，她的裤子被脱掉了，露着短短的红裤衩，还有两条白光光的大腿。赵六碗从来没有看见过女人的大腿，刘美莲的腿真是白呀，就像悬挂在头顶的日光灯。两个人都用着劲，呼哧呼哧喘粗气，并没有注意赵六碗已经站在门口了。

刘美莲带着哭腔哀求道，村长，求求你……

村长谢长安说，美莲，有我罩着你，泔河村的家你就当了一半了。

刘美莲说，村长，我只想平平静静过日子。

村长谢长安往下扯刘美莲的裤子，刘美莲用手牢牢地压着裤子，长裤子褪到脚腕上，绊着她的脚，她跑不开。村长谢长安努着嘴，想去亲刘美莲的脸蛋子，刘美莲的头抵在他的胸脯上，拧来拧去。

村长谢长安说，我就爱吃这野味儿。

刘美莲说，村长，我还要活人呢。

“刺——”的一声，刘美莲的红裤衩被村长谢长安撕破了，刘美莲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软软地松了手，放弃了最后的抵抗。她仰起头，闭了眼睛，两行清泪迅速地滑入鬓角。村长谢长安开始解自己的裤子了。呆若木鸡的赵六碗如梦方醒，他信手拿起一桶“康师傅”方便面砸在村长谢长安的头上，“噗”的一声闷响。这一声响，把三个人都吓了一跳。刘美莲一把抓过醋瓮上的木盖子，仓仓惶惶地挡住自己的下半身，边哭边朝里屋跑去，她跑一步，膝盖就在醋瓮盖子上磕一下，洒下一路的哐当声。村长谢长安扭曲的脸先是白着，像刘美莲的腿一样，瞬间，又转换成暗红色，像瓮里的醋，最后就转换成铁青了，像乍出锅又泄了气的馍。赵六碗也被自己的举动吓瓷了，像根木头桩子似的一动不动，不知所措。村长谢长安很快镇静了，面目也恢复了常色，他不慌不忙地拉上裤子拉链，不慌不忙地拣起一块落在衣服上的方便面扔进嘴里，嚼出一片不慌不忙的“咯嘣”声。村长谢长安朝前逼了一步。赵六碗朝后缩了一步。村长谢长安又朝前逼了一步。赵六碗又朝后缩了一步。

村长谢长安说，赵六碗，我问你，屎壳郎能挡得住大马车吗？

赵六碗说，村长，你不是人！

村长谢长安说，赵六碗，我问你，蚂蚁能摇得动老榆树吗？

赵六碗说，村长，你不是人。

村长谢长安说，赵六碗，我问你，鸡蛋能碰得过石头吗？

赵六碗说，村长，你不是人。

村长谢长安说，赵六碗，就算我不是人，你能把我的咬了？

赵六碗说，村长，我咬不了你的，但你也不是人。

村长谢长安侧了侧身子，把目光挪向刘美莲的里屋，一下一下敲着手指头说，赵六碗，我告诉你，她，美莲，刘美莲，沈文绪的媳妇，迟早都是我怀里的兔，迟早都是我盘里的菜。

赵六碗说，村长，你不是人。

村长谢长安走到赵六碗的脸前，又一次一下一下地敲着手指头，叫道，赵六碗，赵六碗，我知道，我知道……

听了这句话，赵六碗的腿肚子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又抽搐了一



下。在泔河村，人都知道村长谢长安是个好脾气，早晚都笑吟吟的，向来不发火，更不会跟人动拳头。但他会一下一下地敲自己的手指头，随后会说“我知道，你的皮害痒痒了”。只要村长谢长安说了这一句话，准会有人要倒霉了，不是折了胳臂就是瘸了腿，少说也要在炕上躺个十天半月。当然，村长谢长安肯定是不会对赵六碗动手的，因为他正在“香香农家乐”里喝酒呢，有一大群人为他做证。村长谢长安只需朝王爱羊摆个眼色，一切就妥了。王爱羊是村长谢长安的狗腿子，装了一肚子坏水儿，他的跟前有几个长毛小伙子，打人就像喝凉水，王爱羊一挥手，他们就像一群疯狗似的扑上去一通狂咬。有一次，果汁厂的小强喝高了，说泔河村最大的害虫就是村长谢长安，此虫不除，泔河村后果不堪设想。这话传到村长谢长安的耳朵里，村长谢长安一下一下地敲着手指头说，小强嘛，娃是个好娃，就是皮害痒痒了。这个夜晚，小强在村东头被人敲掉了三颗门牙，打断了两根肋骨。第二天，村长带人去看小强，买了水果，还买了蜂王浆。小强说自己不小心摔的。村长谢长安说，咋这么不小心呢，往后小心点。小强的眼泪就下来了。还有一回，村长谢长安让小民去镇上拉一副自动麻将机，正是雨天，小民心疼自己的三轮车，推脱说等雨停了再拉，村长谢长安说现在就拉，等着用呢。小民仗着自己的姐夫在乡政府做饭，就没有把村长谢长安往眼里放，顶嘴说，你以为你是乡政府的干部呀？我就不去，你能把我看两眼半？村长谢长安嘿嘿笑了，说小民呀小民，娃是个好娃，就是皮害痒痒了。这天夜里，小民被人敲断了一条腿，三轮车也被烧成了一把灰。小民心里镜儿一样明亮，他知道是村长谢长安差人干的，所以当村长谢长安拎着水果和蜂王浆来看他的时候，他把水果和蜂王浆扔出去了，说我要找我姐夫告你。村长谢长安嘿嘿笑了，说告嘛。小民让媳妇用架子车把自己拉到乡政府，姐夫一听，抽了小民一个大嘴巴，说老虎的屁股你也敢摸，活该！

赵六碗一直等着村长谢长安说“我知道你的皮害痒痒了”，村长谢长安却重重地叹了一声说，赵六碗呀，你真是个脑养鱼！骂毕，瞪了他一眼，反剪着手，一摇一摇地走了。

赵六碗一时愣了，村长谢长安咋没有说“我知道你的皮害痒痒了”这一句话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使劲地想，把脑袋都要想炸了，他总算想出了眉目。从古至今，向来都是邪不压正的。在这件事情上，他赵六碗

是正，他村长谢长安是邪。他的正压过了村长谢长安的邪，换一句话说，就是村长谢长安怕他赵六碗了。想到这儿，赵六碗已经兴奋得满脸通红了，他很想宣泄这一种幸福，他需要与人分享这一种幸福。天黑得扎实，秦腔的铿锵隐约而来，街道上狗大个人影都没有。思来想去，他又一次想到了沈文绪。沈文绪死了，在坟里躺着，他不可能看戏去，他百分之百地闲着，对，就找沈文绪去。

什么是死？夜晚的坟场就是死：一星一星的鬼火有一着没一着地闪着，招魂鸟儿的叫声凉得往骨头里沁，浓浓的阴气撞着他的脸，撞着他的胸。赵六碗打个寒噤，但他很快就镇静了，他想，我连村长谢长安都不怕，我还怕鬼？这么一想，赵六碗的腰板又挺直了，步子迈得稳了。

站在沈文绪的坟前，赵六碗想象着村长谢长安平素讲话的样子，一手插在腰间，一手在空中比划着，边比划边说，老沈，你个瞎，知道我是谁吗？当然，你肯定知道了，因为你听出我的声音来了。你知道我深更半夜的来找你干啥吗？当然不是跟你扯闲淡了，我有话要跟你说。

赵六碗说，以前，我不知道你个瞎为啥能把一个小卖部办得红红火火，现在我明白了，因为你娃的眼窝亮，认人认得准。就说你死的这一回吧，全村那么多人，你把你媳妇给别人不交，偏偏交给我，你的眼睛多毒啊！你在坟里肯定看见了，村长谢长安一直在打你媳妇的主意呢，多亏了我，才把你媳妇的身子护干净了。为啥？还不是村长谢长安害怕我！他要脱你媳妇的裤子，我就骂他，我骂他不是人。我还砸了他，不是用砖砸的，用砖砸的话，他现在就来给你做伴儿了。我是用方便面砸的。他呢，瓷了，瓷得像灯一样！后来呢，乖了，乖得像一只小绵羊，硬是没有在我跟前说“你的皮害痒痒了”这一句话。

赵六碗说，老沈，你好好在那边干你的事，你媳妇的事再也不用操心了。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他村长谢长安要是再敢动你媳妇的心眼子，我就不再是骂他的事了，我要抽他。“啪！”一个脖儿拐，“啪啪！”一个左右开弓。赵六碗一边说着，一边在空中做着动作，动作的力度很大，带着呼呼的响声。

赵六碗说，咋，你沈文绪还不信？不信你就等着看，我不光抽他，我还要踢他，“咚”地一脚，他跌个狗吃屎，“咚”地又一脚，他跌个四仰八叉。



说了一阵子，赵六碗觉得口干舌燥，关键是沈文绪一声不吭，不与他互动，他讲话的兴致低落了下去。最后，他降了降调儿说，老沈，你就放心吧，你媳妇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天不早了，你早些歇着，我要回去了。

一路上，赵六碗都觉得不过瘾，也不解馋，他应当让全沿河村的人都知道村长谢长安怕他赵六碗。不知不觉的，赵六碗就拐到了唱戏的地方。唱的是《赵氏孤儿》，话筒就在台子前搁着，赵六碗很想冲上去讲话，最后他看见了他姑父，姑父也看见了他，他很想跟姑父打个招呼，可姑父把目光转开了，装作没有看见他的样子，他也只好作罢了，冲上戏台讲话的心情也没有了。但他想好了，明天一定要去找一找姑姑和姑父的，把他骂村长谢长安的事给他们学一遍，主要是告诉他们，村长谢长安也是个纸老虎，也是欺软怕硬的货色，往后不必害怕村长谢长安。

四

第二天，赵六碗去姑姑家的时候，姑父正在和女儿谷飞燕打嘴仗。姑父一家人，赵六碗最佩服的人就是这个小他一轮的表妹谷飞燕了，谷飞燕长得不像沿河村的人，粉嘟嘟的脸蛋子白得像面粉一样，从小到大都梳着两根油光闪亮的大辫子，戴副眼镜，文质彬彬。谷飞燕做事也不像沿河村人。她考上了大学，又读了研究生，城里好几家单位向她伸出了橄榄枝，但她却回到了沿河村。村长谢长安格外看重这个城里回来的研究生，让她在果汁厂当了副总经理。可是，谷飞燕的心思并不在果汁厂，她想在沿河村成立一个全县乃至全省最大的农民工培训基地。她说，我在城里看到了太多的农民工，他们没有文化，没有城市生活经验，没依没靠，打架的是农民工，盗窃的是农民工，讲脏话、粗话的是农民工，随地吐痰的也是农民工。农民工在城市里出的力最大，流的汗最多，挣的钱却是最少，还污染着城市环境。她把报告递到村长谢长安的手里，村长谢长安扫一眼，笑一笑，说好好好，搁下了。村长谢长安心里念着另一本经，他要在沿河村盖一座全县乃至全省最大的农民电影院。村长谢长安一辈子都忘不了，小时候在碾麦场上看电影，看到后半场睡着了，一觉醒来，电影散了，他发现半拉耳朵被老鼠咬掉了，从那时他就发誓，一定要在沿河村盖一座电影院。谷飞燕

认为盖电影院纯粹是劳民伤财，是多此一举，是形象工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沺河村人都知道，谷飞燕的小胳臂是拧不过村长谢长安的大腿的。心灰意冷的谷飞燕打算读博士去了。一听女儿还要念书，谷校长率先炸了锅，他说，你打算把书往老里念呀！谷飞燕说，念书有啥不好呢？谷校长说，反正不能再念了。

谷飞燕明白父母的心思，想让她早点儿嫁出门去，在沺河村，再没有她这么大的姑娘了。她也知道，父亲想托人把她介绍给村长谢长安的三小子。村长谢长安的三小子名叫谢铁蛋，在县农业局给局长开车，两个人年龄相仿。可是，谷飞燕压根就瞧不上谢铁蛋。现在，姑父和谷飞燕又一次谈到了谢铁蛋的事。

姑父苦口婆心地说，先说人家这个家，方圆百十里，你能挑出第二个来？再说人家这个娃。人家铁蛋吃的也是公家粮，差鼻子还是差眼睛了？啥也不差嘛！你想想，要是没有人家村长，我能当上校长？你能当上果汁厂的副总？人要有良心嘛。咱要是跟村长家结了亲，不仅不愁吃不愁穿，依着你的学识，还不当了沺河村的半个家。

谷飞燕靠在躺椅上，捧着一本书，一副事不关己无动于衷的冷漠表情。

姑父有些动气了，他抬了抬腔调儿说，跟你说话呢，你听着没有？看，看，看，书里能有好婆家？

谷飞燕并没有把书本从脸前挪开，她平静地说，你再不要操闲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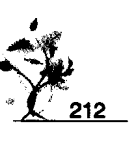
姑父说，啥叫操闲心？啥叫操闲心？

谷飞燕说，你放心好了，我嫁给谁也会不愁吃不愁穿的。

赵六碗站在门口听了一阵子，见姑父还要急，他就咳嗽一声，踱到姑父面前，他要声援表妹谷飞燕。谷飞燕见赵六碗进了门，甜甜地叫了一声哥说，听说你要娶嫂子了。赵六碗说，还没有盖房子呢。谷飞燕说，哥，你坐着，我给你泡一杯茶去。赵六碗有点儿感动。在姑姑一家人中，只有这个表妹不憎嫌他，拿他当人看，拿他当亲戚看。

赵六碗对姑父说，姑父，凭咱飞燕的模样儿和学识，啥样的人找不到？咱不找谢铁蛋，他配不上咱飞燕。

姑父坐着没有动，目光很冷。



赵六碗说，姑父，咱不怕他村长谢长安，我昨晚把他骂了一通，他乖得像羊一样。

姑父像是被蜂蜇了一样打了一个颤，把目光投向赵六碗的脑门儿正中，但他没有看到和他脑门正中一样的青砣砣，他疑惑着问，你也着凉了？

赵六碗说，没。

姑父问，没发烧？

赵六碗说，没。

姑父说，那咋说胡话呢？

赵六碗被问愣了，他知道姑父不相信他的话，他就想把昨晚的事给姑父学一遍，姑父却问，你最近肯定吃牛肉了？

赵六碗说，没。

姑父说，你肯定吃了，而且是疯牛的肉。

赵六碗说，没。

姑父说，咋能没呢？你都开始说疯话了，还能没吃疯牛的肉？

赵六碗说，我没说胡话。

姑父站起身，仔细地端详着赵六碗，赵六碗一脸真诚，一脸凛然。

姑父问，你真骂村长了？

赵六碗说，真骂了。

唉！姑父很重地叹一声，一掌击在自己的膝盖上，说脑养鱼啊脑养鱼，你真是个脑养鱼，我问你，你的皮害痒痒了是不是？

赵六碗说，村长谢长安他是个纸老虎，我骂了他，他都没敢说我皮害痒痒。

谷飞燕捧着一杯茶从里屋走出来，逮了两句父亲与赵六碗的谈话，她问，谢长安又说谁的皮害痒痒了？我就不信泔河村还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哥，你喝水。

姑父接过谷飞燕手中的茶杯，胳臂一扬，泼在院子里，又朝外一指，冲赵六碗吼，滚出去！

赵六碗和谷飞燕都愣了，赵六碗嗫嚅着叫，姑父……

姑父又喊，滚！

谷飞燕说，你太过分了！



赵六碗悻悻地走了。

苹果开始上色,地里的农活就稀少下来。十天浇一回水,十天打一回药,再就是等着收获了。赵六碗却没有轻松,他给自己苹果园里挑完水,打完药,又要跑到南梁村,给老鱼家的苹果园浇水打药。这一天,赵六碗去王爱羊的机井上拉水,王爱羊并不理赵六碗,他仰头望着蓝瓦瓦的天河,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你的皮害痒痒了是不是?赵六碗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不是村长谢长安说的话吗,咋从王爱羊的嘴里蹦出来了?他说这话是啥意思?但他很快就不跟王爱羊计较了,暗忖,村长谢长安都没有敢跟我说这话,你说了顶啥?还不等于放了一个屁?赵六碗正打算拉着水桶走,王爱羊又说,你的皮害痒痒了是不是?平素,赵六碗有点儿怯王爱羊,现在的他就有点儿咽不下这口气了,我赵六碗连村长谢长安都骂了,你王爱羊算哪盘菜,还敢给我亮耳朵?他放下架子车问,王爱羊,你说谁的皮害痒痒了?王爱羊不拿正眼看赵六碗,头依旧高扬着,他说,我在我家的机井跟前站着,我说天呢,我说地呢,我说我家的机井呢,谁家的婆娘大裤裆,露出这么个东西,为啥要安在自己的头上呢?赵六碗说,王爱羊,你把嘴巴放干净点。王爱羊说,我的嘴巴不干净,你把我的咬了!赵六碗的手颤了,他真想像饿狼扑食一样一下子扑过去,把王爱羊的老二一口撕下来,让他狗日的断子绝孙。心里转了几转,不对,王爱羊已经有两个娃了,铃铛的二窝子说不定也是王爱羊的种,他既然有了种,咬他的老二也就等于白咬了。赵六碗又扶起了他的架子车说,王爱羊,我还要到南梁村去呢,我不跟你干嘴仗。王爱羊"呸"的一声,一口痰朝赵六碗飞过来,落在了赵六碗的脚前,几只黑蚂蚁疯了似的冲了上去,王爱羊一脚踩上去,示威似的在地上搓了搓,赵六碗依稀听到了蚂蚁们粉身碎骨的"咯嘣"声,他瞪着王爱羊的眼睛,心下说,你狗日的再敢嘴硬,我就把你像蚂蚁一样的踩了!王爱羊不知道赵六碗心里想的啥,他说了一句电影《小兵张嘎》中的台词儿,别看你现在蹦得欢,小心以后拉清单!

路过刘美莲家门口的时候,赵六碗低了头,步子加快了,他不想看见刘美莲,这个女人害得他把戏匣子都埋到她男人的坟里了。赵六碗却听到有人在喊,六碗,六碗!

赵六碗拧头一看,果真是刘美莲,她倚着门框站着,冲他招手。



刘美莲说，六碗，你来，我给你说个话。

赵六碗的两只脚像是被钉子钉住了一样，他站在原地说，你说嘛。

刘美莲的眼睛像两根绳子，她的话像一根绳子，她说，你来。

三根绳子把赵六碗拉进了刘美莲的家。这个家收拾得干净利落，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儿。货架子上的货擦得明光闪亮，摆得整整齐齐，不见一个顾客，冷冷清清。刘美莲的脸上落一层忧郁。

赵六碗问，咋没有人呢？

刘美莲说，资金周转不开，进的货少。

赵六碗说，村里不是还欠着你六千多块钱嘛，你咋不找村长谢长安要去？

刘美莲低了眉眼，喟叹一声说，村长不是人。

赵六碗说，他还来缠你了？

刘美莲说，我找他要钱，他说他没欠我的钱，我家账本上都是沈文绪自己记的账，没有村长谢长安的签字，他说他不认账，硬逼我呢。昨晚还来敲我的门，我没有开。

赵六碗咬牙切齿地说，村长他不是人！

刘美莲说，六碗，你看，现在村里的厂子也多了，人也变得懒了，都想吃点现成的，可咱村里只有“香香农家乐”一个食堂，所以，我也想开一个食堂，做点农家饭，你说行不行？

赵六碗说，行啊，你炒菜的手艺又好，生意保管不错。

刘美莲说，那你抽空过来给我盘一个灶，我明日去县里拉几张桌子回来就行了。

赵六碗说了一声成，拧身就朝外走，走出去几步，又收住脚，回头对刘美莲说，村长谢长安不是人，他对你没安好心，你要提防着他，晚上用杠子把门顶了，睡觉也不要脱裤子，把裤腰带拴成死疙瘩。

刘美莲点了点头，点出了两行眼泪。

五

整个晚上，赵六碗都在炕上翻烧饼，他睡不着，眼睛一闭，满脑子都是



刘美莲无助的眼神和两行房檐水似的眼泪。他心里被愤怒塞得满满当当，原以为自己把村长谢长安教乖了，没料到，村长谢长安贼心未死，一直还在打着刘美莲的鬼主意。这么一来，自己在沈文绪坟头上说的那番话不就是吹牛了吗?将来闭了眼睛，咋有脸去见沈文绪呢?不行，他得想方子把村长谢长安教乖。可是，啥方子才能把村长谢长安教乖呢? 骂? 他骂了，却没有把村长谢长安骂乖。打? 赵六碗又不敢动手，村长谢长安的屁股后头跟着王爱羊，王爱羊的屁股后头又跟着一帮子打手，哪一个出来都能把他赵六碗撕成两截子。讲道理呢? 恐怕也不行，村长谢长安就是靠耍嘴皮子吃饭的，他要谝起来，嘴皮子翻得土都扬不进去，他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他能把死人说成活人。赵六碗思来想去，只有告状这条路可走了。可是，给谁告呢?在泔河村，天老大，村长谢长安就是老二，谁能管得了他?按理说，村书记老潘应该排在村长谢长安的前头，可老潘在县上没靠山，在乡上没关系，又是个病秧子，一来二去的，就被村长谢长安架空了。赵六碗紧跟着就想到了乡政府。对，去乡政府告他。但赵六碗很快否决了这一设想。泔河村的事情，就在泔河村解决算了，不要吼吼叫叫地弄到村外去，又不是啥光彩的事情，让外村人看着笑话，将来泔河村的小伙子讨媳妇，价码就得升一升，泔河村的姑娘要嫁出去，价码就得降一降。这么一来，赵六碗就想到了一个能管得着村长谢长安的人，她是村长谢长安的老婆宁冬麦。宁冬麦是个唱自乐班出身的，大嗓门。在泔河村，她是一个横着走路的人。在家里，她是抱钱罐子睡觉的人。她想只要把钱罐子抱紧，村长谢长安就成不了啥精。所以，村长谢长安在泔河村的所作所为，只瞒着宁冬麦一个人。赵六碗躲在苹果园里，瞄准村长谢长安和乡里的几个人进了“香香农家乐”，他才去找宁冬麦了。宁冬麦正在和三个女的打麻将。自从村长谢长安当了村长，宁冬麦就不下地了，她的主要任务变成了打麻将，每天早晨，就把麻将摊子撑好了，凑够四个人就开战了，也打五毛钱平抬，也打一块钱平抬，偶尔来了乡上县上的人，五块钱平抬也是打的。宁冬麦往麻将摊子上一坐，心里眼里就没有别的事了。赵六碗站在外圈看了一阵，不知道咋样跟宁冬麦开口，就捂着嘴巴干咳，想引起宁冬麦的注意。当他第五次干咳的时候，宁冬麦发话了，她说，赵六碗，你要是想钓鱼就在谁跟前钓鱼，不想钓呢，就在外面耍去，不要在这儿咳咳咳的烦人，把人咳得心里毛搅的。



赵六碗说，我不钓鱼。

宁冬麦说，那你到外面耍去。

赵六碗说，我不想耍。

宁冬麦说，你硬要赖在这儿烦人呀？

赵六碗说，我想跟你说个事呢。

宁冬麦说，你跟我说事？你跟我有啥事说呢？

赵六碗说，是个大事。

宁冬麦呵呵笑了，说赵六碗，你还能有个大事？

赵六碗说，不是我的大事，是村长的大事。

宁冬麦果真不笑了，她说，村长有啥大事呢？

赵六碗朝门外指了指，说你跟我到外面来，我给你说。

宁冬麦说，装神弄鬼的，有啥事就在这儿说吧。

赵六碗说，你到外面来，我再给你说。

宁冬麦说，你没看见我正在忙着吗？说吧，这里没外人。

赵六碗挨个儿把每个人瞅了一遍，说，我还是想跟你一个人说，别人要是听见了，对村长不好。

宁冬麦重视了，把面前的十三张牌一一压倒，跟赵六碗来到了门外，问，啥事？

赵六碗说，你要把村长看紧呢。

宁冬麦说，村长咋咧，要看紧呢？

赵六碗把嘴巴朝宁冬麦的耳朵跟前凑，他一凑，宁冬麦往后一闪，他再凑，宁冬麦再闪，他只好用手在嘴巴做了喇叭筒，压低了声音说，村长，村长想脱刘美莲的裤子呢。

宁冬麦一怔，主动把耳朵伸到赵六碗的嘴巴跟前了，她问，你说啥？

赵六碗说，村长想脱刘美莲的裤子呢。

宁冬麦一伸手，在赵六碗的脸上抠了一把，赵六碗"啊"的一声尖叫，用手捂住了脸。房子里的三个女人冲出来，急着问咋咧？赵六碗松开手，脸上留下了五道血印子。

宁冬麦说，你狗日的放屁也不拣个地方？我整天饿得哼哼，他还有劲儿去脱刘美莲的裤子？放你娘的臭屁！

赵六碗说，我没放屁。

宁冬麦说，你再敢胡说，我把你的嘴巴撕得挂到耳朵上。

赵六碗说，老天爷在天上呢，我没胡说。

宁冬麦说，我问你赵六碗，我家老谢给你祖坟上尿尿了还是把你家麦秸垛点着了，你给他身上泼粪？脱刘美莲的裤子，谁看见了？

赵六碗说，我看见了，裤衩都撕成片片了。

宁冬麦说，你，你是个脑养鱼，谁能信你的话？你说，还有谁看见了？

赵六碗说，再没有人了。

宁冬麦骂，狗日的赵六碗，我给你把话说清，你要是把这事说不清，我就叫你狗日的满脸开花。

宁冬麦的腔调很高，惹得村里的闲人都远远地站着看热闹。

赵六碗还想争辩几句，三个女人连推带扯地把赵六碗弄远了，她们对赵六碗说，六碗，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快回去吧。赵六碗心里很不服气，怏怏地朝回走。

身后是宁冬麦不依不饶的叫骂声。

脸上挂着血印子，这是不光彩的印记，这是丢脸的印记，这是耻辱的印记，这些印记把赵六碗闷闷地捂在家里出不了门。他不知道脸上的印子有多深，有多宽，有多长，他想看一看，但是家里没有镜子，他看不到。太阳还是很大，在茅房里蹲上一袋烟工夫，脊背上的汗就滚下来了，汗水也在脸上淌，他的脸蜇疼蜇疼的，就像把辣椒面撒在眼睛里一样。睡在家里，赵六碗心里火烧火燎，他想得最多的是老鱼，不知道老鱼这几天过得好不好，唉，老鱼做的饭真是上胃口呢。赵六碗也操心自家地里的苹果园，苹果园里的水他是喂饱了，化肥也喂饱了，农药也喂饱了，他担心的是那些碎娃们，没事儿了会拿着小刀子在树上乱刻，嫩树干要是尝了生铁的味道，就荒了，这一年的收成也就没有了。赵六碗也想到了姑姑一家人，不知道姑父的感冒好了没有？如果拔火罐儿效果不明显，就吃些感冒药。赵六碗还想到了宁冬麦，越想心里越气，俗话说，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你为啥要抠我的脸呢？这臭婆娘真是不识好歹。墙角蹲着一袋麦子，赵六碗走过去，一手叉腰，一手指着粮食袋子，气咻咻地骂，你个臭婆娘，村长谢长安把你卖了，你还帮着数钱呢，眼睛真是让谷草戳咧！



院子里有一株老椿树，洒下一片荫凉，赵六碗走过去，还是一手叉腰，一手指着粮食袋子，气咻咻地骂，你个臭婆娘，我是为你好，你还抠我的脸，真是不识好人心！

来到厨房，赵六碗要做饭了，看见水瓮，心里的气又一次蹿上来，他还是一手叉腰，一手指着粮食袋子，气咻咻地骂，你个臭婆娘，按着我的性子，你抠我的脸，我非抽你几个大嘴巴不可，可是，你是女的，所以，我不抽你，我不抽你，并不是你不该抽。俗话说，有个再一再二，没个再三再四，你下次再敢抠我的脸，我就不客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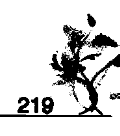
其实，赵六碗想得最多的人还是刘美莲。不知道村长谢长安还去没去敲她的门？想必她也知道宁冬麦抠他脸的事了，她不会叫他盘锅灶的，不知道锅灶盘好了没有？一想起刘美莲，赵六碗就在家里坐不住了，他怕村长谢长安脱了刘美莲的裤子，女人一旦被人脱了裤子，再往后，脱裤子就像握手一样顺便了。不行，他一定要阻止村长谢长安的行为，不能让他得手。出门前，赵六碗又摸了摸脸上的伤，还是很疼，他格外想照一照镜子了。在关中，镜子是女人的专利。可是，老鱼还没有进门，家里就没有镜子。刘美莲家里一定有镜子，可他不好意思去刘美莲家里照镜子，姑姑家里也一定有镜子，可他没有脸面去姑姑家照镜子。赵六碗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村长谢长安、王爱羊、姑姑、“香香农家乐”几家的房子外都贴了瓷片，平素，他们把瓷片擦得跟镜子一样。赵六碗决定去“香香农家乐”照镜子。

赵六碗戴着草帽出门了，他把帽檐儿压得很低。他没有径直向“香香农家乐”走去，他站在远处侦察了一会儿，发现“香香农家乐”的门口没有停小车，也没有停摩托车，走动的人也少，估计村长谢长安不在那里，他走过去，发现瓷片上落了薄薄一层灰，他用袖子擦了擦，把脸贴过去，还是看不真切，他又朝瓷片上哈了几口热气，又用袖子擦了擦，再把脸贴上去仔细端详，他把头偏向左边，又把头偏向右边，他终于隐隐约约地看到自己的脸上爬着五条蚯蚓。

六碗，我家墙上有美女吗？香香抱着胸，倚着门框，笑吟吟地问。

香香的声音把赵六碗吓了一跳，他慌慌地跳开一步，讪讪地说，我不是要盖房子了吗，我想看看你家的瓷片是啥牌子？

香香问，你也要贴瓷片吗？



赵六碗说，看看，我看看。

香香说，六碗，你进来。

赵六碗说，我刚撂下碗，肚子还鼓着呢，我不吃饭。

香香说，我不叫你吃饭，我问你一个事。

赵六碗就跟香香进了屋，房子里弥漫着一股饭菜的香味儿，赵六碗咽了一口唾沫，喉结清脆地蠕动了一声，香香听见了。她先给赵六碗倒了一杯凉茶，返身进屋，又捧出来一碗凉面，黄瓜丝儿、芝麻酱、蒜泥、陈醋、红油辣子，闻着就叫人流口水。

香香说，快到饭时了，吃碗面。

赵六碗说，我真的刚撂下碗，肚子还鼓着呢。

香香说，我是把面和多了，才给你盛了一碗，又不要你的钱。再说了，饭也调好了，你要是不吃，我只好端到后院倒在猪食盆里了。

赵六碗说，恁好的面，咋能倒呢，我吃我吃。

赵六碗香喷喷地吃上了，面条真是做得好。上次去老鱼家里，老鱼也做了凉面，也是这个味儿。等把老鱼娶进门，天天就能吃上凉面了，天天就是过年了。面吃到一半儿，香香又给赵六碗续了一杯凉茶。

香香说，六碗，不急，慢慢吃，你要是觉得香，厨房还有呢。

赵六碗说，够了够了。

香香问，六碗，听说你跟宁冬麦干了一仗？

赵六碗很不情愿说这件事，可吃了香香的面，总得回报她吧，于是，他就说了，那婆娘是一根筋，瞎好话都听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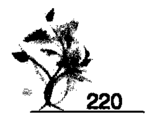
香香问，我听说，你说村长想脱刘美莲的裤子？

赵六碗知道村长谢长安经常吃香香做的饭，所以他不想在香香面前提村长谢长安的瞎瞎事。当下就佯装没有听见香香的问话，把嘴巴拌得山响。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香香甩出了一句话。

赵六碗再去看香香，他看到了香香一脸的泪，他说，香香，我啥也没说，你咋哭了呢？

香香没理睬赵六碗的情绪变化，按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占着锅里的，吃着碗里的，盯着碟子里的，想着案板上的。



赵六碗不知道说啥好了,重重地叹了一声。

香香说,别以为我是好欺负的,有他娃好看的!

赵六碗想安慰香香几句,却听到了门外传来摩托车的突突声,香香一闪身进了里间,待再次出来,又是一脸灿烂地笑了。赵六碗心下说,这女人的上辈肯定是唱戏的,变脸比脱衣服还快。进门的是七八个学校的老师。原来,一个老师的娃娃过满月,他就在这里请学校的老师喝喜酒了。赵六碗看见了姑父谷校长。姑父的脑门儿正中央不见了拔火罐儿留下的印痕,想必姑父的感冒已经好利索了。一碗凉面正好吃完了,赵六碗抹抹嘴巴,走过去跟姑父打招呼,他说,姑父,感冒好了?

姑父的脸铁青着,他上下打量着赵六碗,嗓门儿拔得高高地说,你是谁呀?你咋把我叫姑父呢?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姑父这么一喊,把赵六碗喊愣了,也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喊到了他的身上。

赵六碗怯怯地叫,姑父……

姑父说,今日正好有这些人在这儿做证,我正式宣布,从今天起,咱们断绝一切亲戚关系,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老死不相往来。

赵六碗叫,姑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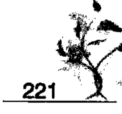
姑父说,赵六碗,我刚才已经宣布了,咱们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了,你再也不用叫我姑父了,我丢不起那个人呀!你要是再叫,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赵六碗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直到后来,赵六碗才转过弯来。姑父跟他断绝亲戚关系是真心的,挑了一个人多的地方大声地宣布也是有意的,他是喊给沿河村人听的,更是喊给香香听的。他知道,香香听到了,村长谢长安也就听到了。

六

戏匣子埋在沈文绪的坟里了,屋里屋外格外的安静,只有鸟儿在枝头啁啾。赵六碗心里很憋屈,宁冬麦撕破了他的脸,姑父又在他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他咋有脸再走到街道上去谝传呢?他自己都懒得跟自己说一句话了。他躺在炕上生闷气。有好几回,他都不想再管刘美莲和村长谢长安



的事了,这个事闹得他丢了面子不说,更叫他精疲力竭。想到最后,赵六碗觉得不管还是不行的,瞒得过天,瞒得过地,瞒不过良心呀,也瞒不过睡在坟里的沈文绪呀,睡在坟里的沈文绪必定把阳世上的事情看得真真切切,自己如果撒手不管了,沈文绪就会把他看扁了。他不能让沈文绪把自己看扁,在阳世上活着一张脸,将来走到阴间,活的同样是一张脸。等他赵六碗到阴世去的时候,沈文绪在阴世早就混得脸儿熟了,要是把他说话不算话的名声扬出去,他就没脸在阴世间活人了。这么想着,赵六碗在炕上又躺得不安生了,眼睛一闭,村长谢长安脱刘美莲裤子那一幕就在他的眼前晃开了。熬到天黑,村子里都睡得踏实了,狗也不叫了,猪也不哼了,赵六碗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溜到刘美莲家的后院墙跟前,"蹭蹭蹭"朝那棵老榆树上爬。

"抓——贼——了——"

"抓——嫖——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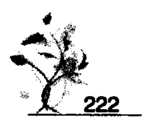
树下突然传来一阵纷乱的喊叫声,赵六碗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人揪着一只脚拉下来了,紧跟着,拳呀脚呀,雨点般地落在他的头上、脸上、身上、腿上……赵六碗像一只虫子一样在地上滚着,惨叫着。后来,赵六碗啥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赵六碗感到口渴难忍,他想睁开眼睛看看此时此刻究竟是白天还是黑夜,可他的眼睛睁不开。他想张嘴要一口水喝,可他的嘴巴张不开。他想知道自己此时此刻身在哪儿,可他头疼欲裂。可他的听觉是好的,因为他分明听见耳边有人在呼唤。

"六碗,六碗。"赵六碗听出来了,这是村长谢长安的声音。

"六碗,六碗。"赵六碗听出来了,这是赤脚医生薛广成的声音。

赵六碗还听到了压抑的啜泣声,好像是老鱼的哭声,又好像是表妹谷飞燕的声音,还好像是刘美莲的声音。到底是谁的声音,赵六碗又分辨不清了。再后来,赵六碗又发现他的思维是正常的了,因为他想起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想爬到刘美莲家后院的大榆树上,好好地保护着刘美莲睡觉,可是,有人把他当成贼了,有人把他当成嫖客了,把他拽下来,一通拳打脚踢……赵六碗知道,这肯定是村长谢长安对王爱羊递了眼色,王爱羊带人把他收拾了。



我不是贼……赵六碗气息虚弱地说。

我不是嫖客……赵六碗挣扎着补充了一句。

唉，总算醒了，把人都吓死了。这是村长谢长安的声音。

赵六碗努力地撑开眼皮，影影绰绰地看到了村长谢长安慈祥的面孔，关切的眼神。村长谢长安的身边站着老鱼，老鱼的眼睛红肿着。老鱼的旁边站着村里的赤脚医生薛广成，薛广成盯着他的胳臂，他的胳臂上挂着糖水瓶子。

薛广成说，我说过没有事的，都是皮肉伤，没伤着内脏。

村长谢长安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赵六碗眨巴眨巴眼睛，他看到了歪巴巴的杂木椽，还看到了一个燕子窝子，这下他彻底清醒了，他这是躺在自家草棚里的土炕上。他拧了拧脖子，把目光落在老鱼的脸上说，我不是贼……

村长谢长安说，六碗，都一个村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你咋能做那事呢？让乡长把我狠狠地批了一顿，说咱们泔河村不和谐。再说了，你把三十都熬过去了，咋就把十五熬不过去呢？眼看着就要把媳妇熬进门了，你却去爬人家寡妇的墙头，你让人咋说嘛？

赵六碗继续盯着老鱼说，我不是嫖客……

老鱼用袖子在脸上眼睛上沾了沾说，六碗，不用说了，你们泔河村的人都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你是从寡妇家里的猪圈里抬出来的，深更半夜的……

赵六碗喃喃道，不是的……

老鱼说，六碗，我被蛇咬了一回，到现在看见井绳都害哆嗦。

赵六碗拖着哭腔叫，不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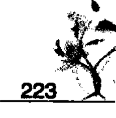
老鱼说，我不想在同一个沟里跌两回跤。

赵六碗喊，不是的……

老鱼说，六碗，出了这事，我本来不想过来，可村长硬让我来，来了也好，咱把话说在当面，从今往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咱们谁也不认得谁，就当没见过面。

说毕，老鱼朝门外去了。

赵六碗叫，老鱼！



老鱼越走越快。

赵六碗把目光挪到村长谢长安的脸上，他看到了内容丰富的笑。

村长谢长安说，六碗，你歇着，过几天就好了。转头又对赤脚医生薛广成说，广成，我还要去乡里开个会，六碗就交给你了。

薛广成说，村长，你放心吧。

赵六碗觉得有两条虫子顺着他的鬓角往头发里爬，他想把虫子揪了扔到门外去，可他的胳臂动不了。他对薛广成说，广成，有两个虫子往我头发里爬呢。薛广成放下手里的书，说六碗，你咋哭了呢？说着，用毛巾替他擦了脸上的泪。他边擦边说，六碗，谁家的猫不沾腥？别人的老婆漂亮自己的娃乖是全世界男人的心里话，不难过了。

赵六碗问，老鱼走了？

薛广成说，走就走吧，旧的不走，新的不来，这二年，钱不好找，但大姑娘多得绊死人！

赵六碗猛地一扬胳臂，用一根镢把和一把木杈子撑起来的输液架倒了，糖水瓶子摔在当地，"砰"的一声脆响，粉身碎骨了，糖水流了一地，他指着薛广成吼，放屁！

薛广成懵懂着，想伸手去摸摸赵六碗的脑袋，赵六碗又吼了一声，放屁！赵六碗瞪着眼睛，很是恐怖。薛广成整理了自己的药箱，挎在肩膀上，原地转了一个圈，又转了一个圈，吭吭哧哧地说，六碗，你都这样了，按理我不该跟你谈钱的事，可是，我就指望着这药箱养家糊口呢，不谈不行啊，所以嘛，你把账记好了，统共是三百八十六块二。

赵六碗用被子捂了脑袋。

后来，赵六碗又睡着了，一觉醒来，他觉得肚子咕咕咕叫得厉害。眼前黑糊糊一片，啥也看不清，仄着耳朵朝外面听了听，也没有听到响动，起初他以为自己的眼睛瞎了，后来他真切地听到了狗的吠声，他知道这是夜晚了。他想爬起来到厨房里给自己煮一点儿稀饭喝，可他浑身酸痛，努力了几次，都失败了。后来他放弃了努力，他想等到天亮以后，薛广成就会来给自己输糖水。想到薛广成，赵六碗又联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不言而喻，薛广成是村长谢长安派来的。村长谢长安可以指示王爱羊打断人的胳臂，打断人的腿，紧跟着他就会指示赤脚医生薛广成来治病救人，他是不敢闹出



人命的。杀人偿命的道理他比谁都亮堂。不知过了多久，赵六碗突然感到有人在摸他的脸，他毛骨悚然地一下坐了起来：深更半夜的，莫非是沈文绪从坟里跑出来了？

六碗，别怕，我是你姑。姑姑的声音很低。

赵六碗手摸到了姑姑的手，赵六碗小时候经常摸这双手的，这双手的每一根脉络他都熟悉，是的，这是姑姑的手，只是比从前越发的柴了。

姑，你把灯拉亮嘛。赵六碗说。

其实，赵六碗并不是怕黑，他只是想看一看他的柜盖上有没有吃的。沺河村村风淳朴，村民敦厚，要是有人害了病，家家户户都要来瞧一眼的，人来了，心就来了，礼也就来了：一把挂面，三五个鸡蛋，一张自家烙的油饼，一把干枣儿……此时此刻，赵六碗并不关心他的柜盖上有没有吃的或者吃的有多少，他只是想评估一下他在沺河村人心目中的分量。

姑姑说，不敢拉灯，灯亮了，村里人就知道姑来了。

赵六碗说，害怕黄鼠狗子还不孵鸡娃了？

姑姑叹了一声说，好瓜（傻）娃呢，你就是吃了这亏了，你咋就不长个记性呢？

赵六碗说，姑，我不是贼，我也不是嫖客……

姑姑说，姑咋能不知道自家娃的脾性呢。

赵六碗说，姑，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姑姑说，瓜娃呀，挨顿打，就等于买个教训吧，你没上过山，不知道山顶的风大。

赵六碗说，树叶还能砸破头？

姑姑说，瓜娃呀，你没下过河，不知道河底的水凉。

赵六碗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姑姑说，树叶都把你的头砸破了，你嘴硬得还像鞋帮子一样，你咋就不认个输呢？

赵六碗说，姑，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怕谁？

姑姑说，好瓜娃呢，等你的伤好了，去给村长认个错，你记住了，石头大了，咱得绕着走，要是硬碰，就会碰得一头的血。

赵六碗不赞同姑姑的话，却也不再跟姑姑顶嘴，他感到肚子饿得厉害

了。

姑姑说，姑姑放心不下，瞒着你姑父，偷着跑出来的，你不要给旁人说姑姑来看过你。

赵六碗本来想给姑姑说他肚子饿，想让姑姑给他做一点儿吃的，听姑姑这么说，他就把话咽到肚子里去了。

姑姑说，你不要埋怨你姑父了，你姑父也是没有办法呢，在泔河村生活，就得看村长的脸色呀。

赵六碗说，姑，你回去吧，我不怨姑父。

姑姑走了，赵六碗想接着睡下去，可他睡不着了，肚子饿得他睡不着，心里的一团火烧得他睡不着。村长谢长安害了他，他眼看就要把老鱼娶进家门了，她却走了，连头也没有回一下。他把老鱼的心伤了，伤到了家。赵六碗想，谢长安，我不会放过你，你整不死我，我就叫你脱不成刘美莲的裤子！赵六碗正在思谋下一步的行动步骤，就听到了“笃笃笃”的脚步声，在泔河村，只有表妹谷飞燕能走出这种节奏、这种声响的步子。

哥——果真是表妹谷飞燕的声音。

燕子，你咋来了？赵六碗说。他想让谷飞燕把灯拉亮，又怕因此而影响了表妹的前程，就没有吱声。

“啪”的一声响，灯亮了。猛地被灯光一刺，赵六碗的眼睛流出了酸水儿，他用被子捂了头，悄悄地抹去了眼泪。

哥，你把人都吓死了，听说你清醒了，我赶紧给你送点儿吃的来。谷飞燕坐在炕边，揭去赵六碗头上的被子，扶他靠在墙上。然后，把她拿来的吃的一一摆到他的被子上：饮料、面包、糕点、火腿肠、方便面、榨菜……花花绿绿一大堆。赵六碗勾头看了看柜盖上的吃的，装作不经意地问，燕子，都是你买的？

谷飞燕说，对，都是我买的。

燕子，快把灯拉灭。赵六碗心里在流泪，但他很快就想到了另外一件事，紧张地叮咛谷飞燕。

谷飞燕问，哥，咋咧？

赵六碗说，要是让人看见你到哥屋里来了，村长谢长安就要给你使脸子了。



谷飞燕说，哥，我不怕他。

说着话，谷飞燕剥开了一个糕点，一点一点地喂着赵六碗吃。

哥，谷飞燕打开一瓶饮料，喂着赵六碗喝，边喂边说，哥，你要坚强一些。

赵六碗说，哥的命大，死不了。

谷飞燕说，那些人下手也太狠了，我饶不了他们。

赵六碗说，燕子，哥不是贼，哥也不是嫖客……

谷飞燕说，我哥是啥人我还能不知道？吃你的吧。

赵六碗笑了，他觉得他很幸福。

七

乡下人的身子骨就像自家门前的老槐树，风吹日晒，霜打雨淋，锤炼得格外皮实，受点儿皮外伤，在自家炕上将息几天，也就复原了。现在，快步走出村口的赵六碗就是活例子。赵六碗要去他的苹果园里看一看。在炕上躺的那几天，他心里燃着火，他想从家里走出，走到街道上去，走到太阳底下去。走出家门，赵六碗一时又迷惘了，他要往哪儿去呢？真是日怪了，这街道上咋就不见人影影呢？赵六碗朝前走着，眼睛左右溜着。他溜见了谢文会的媳妇在扫门前的柴火和鸡屎，头上顶块花手帕。这女人经常叫赵六碗给她帮忙：拉一桶水呀，苹果园里掐个花呀，剪个枝呀。大老远碰见了，也要跟他打声招呼。赵六碗干咳了一声，谢文会的媳妇果真就拧了头，一见赵六碗，像看见一头瘟猪似的，登时白了一张脸，猛地一闪身，把自己的脸藏树背后，可她的屁股还撅在外面。赵六碗打趣说，你家树上藏着金条吗？谢文会的媳妇没有转出身来，只把撅在外面的屁股朝里面收了收。赵六碗这下明白了，谢文会的媳妇是有意在躲他了。赵六碗心下纳闷：我没有得罪这个婆娘呀，她咋变得这么难日呢？管他呢，走自己的路吧。赵六碗继续朝前走着，眼睛朝两边溜着。这一回，赵六碗溜见的是老傅，老傅正在用苹果树的枝条编筐。这二年，已经很少有人编筐了，老傅还在编，老傅家里不宽展。赵六碗问，老傅，忙呢。老傅一盯是赵六碗，把编了一半的筐高高地举起来，遮住了自己的一张脸。赵六碗又问，老傅，吃咧？老傅依旧

用半拉筐遮着自己的脸，快快地站起身，快快进了自己的家门，“哐”的一声关了门。这会儿，赵六碗腾地一下灵醒了：他赵六碗臭了，在泔河村臭了！

不知不觉的，他走出了村子，走到了苹果园，这不是自家的苹果园吗？地头的小房子顶上用砖压了一块淡绿色的塑料布，塑料布在风中哗哗作响。可是，这还是自家的苹果园吗？树枝上的嫩枝条蹿出了一米多长，它把整个树上的营养都吮走了。地下呢，草蹿得膝盖那么高了，密得风都钻不过去……树荒了，地也荒了，一年的汗疙瘩就白滚了。赵六碗的心在滴血了。但他很快就镇静下来了。眼下，当务之急不是苹果园，而是要把他的名声洗干净。人活个啥？不就是一张脸吗？他要让老鱼知道，让泔河村的人知道，他赵六碗不是贼，不是嫖客。等他把自己的名声洗干净了，再一心一意地务果园，再谋划娶老鱼的事。赵六碗牙关紧咬，拳头紧攥，他再也不想曲里拐弯了，他要找村长谢长安当面锣对面鼓地“说事儿”。

迎面碰上了王爱羊。王爱羊拉着架子，一跛一跛地往机井那儿走，由于走得快，就像摇跷跷板板一样，样子很可笑。望见赵六碗，他怪模怪样地嘻嘻笑着说，六碗，逛呢？

赵六碗恨恨地瞪着王爱羊，眼珠子通红。

王爱羊朝后退了一步，心虚地说，六碗，你瞪我干啥？又不是我打的你，你看我这腿，我打得过你吗？

赵六碗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王爱羊说，我知道啥呀？我啥也不知道，你别给我身上揽。

赵六碗说，等着，我要把你们一锅煮了。

王爱羊说，你煮我做啥呢？我啥也没干。我不跟你说了，我还要给刘美莲家里拉水呢。

王爱羊绕开赵六碗，顾自朝村里蹦着去了。

望着王爱羊的背影，赵六碗突然觉得啥地方不对味，心眼儿一转：对了，自家的瓮都见底儿了，要拉一桶水的。他冲王爱羊的背影喊，王爱羊，我要拉一桶水。王爱羊收住步子，回过头说，赵六碗，你爱在哪儿拉去哪儿拉吧，我那儿的水不卖给你了。赵六碗说，你为啥不卖给我？王爱羊说，我卖给你，泔河村就没有我喝的水了。赵六碗还想质问王爱羊，王爱羊却走



了，头也不回一下。

泔河村没有我活人的路了？赵六碗悲凉地想。

这是哪儿呢？这不是坟地吗？这不是沈文绪的坟吗？自己怎么走到这儿来了？赵六碗一头雾水。短短个把月的天，沈文绪的坟上已经长出了新草，长出了寂寞。想一想自己的处境，看一看沈文绪的坟，赵六碗怒火中烧，指着沈文绪的坟茔说，老沈，你都看见了吧？村长谢长安的媳妇宁冬麦给我的脸上抠了五个深渠渠，村长谢长安又支使人把我打得睡了十几天，泔河村人看见我就像看见瘟猪一样。你把我害惨了！唉，已经是已经了，破罐子破摔吧！告诉你，我不怕。俗话说，帮人帮到底，我还是要帮你，不能让村长谢长安脱了你媳妇的裤子。他要脱了你媳妇的裤子，泔河村的村风不答应，伦理道德不答应，你不答应，我也不答应！不过，现在的情况发生了一点儿变化，现在不光是你的事了，还有我的事，我和村长谢长安的事，他给我脸上抹屎，把老鱼从我身边熏跑了，他的心真狠啊，他想叫我断子绝孙呢，我能答应吗？你就等着看吧，我就不信这个邪，人世上还能没个讲理的地方！

说毕，赵六碗扬长而去。

这一天，泔河村的电影院搞奠基仪式，县里的头头来了，乡里的头头也来了，小轿车排成了一长溜，鞭炮炸得鸡飞狗跳，红绸子把半拉天都染红了。村长谢长安和乡里县里的头头们装腔作势地抡着铁锨埋一块石头，人人脸上都笑开了花。

赵六碗走到村长谢长安面前，直着身子说，村长，你给我脸上抹屎呢，把老鱼熏跑了！我没脸在泔河村活人了！

一句话，把闹哄哄的工地压静了：这不公开跟村长谢长安叫板吗？在泔河村，谁跟村长谢长安这么硬气过？这不是给村长谢长安难堪吗？这不是老鼠舔猫的屁股吗？

村长谢长安望一望赵六碗，又望一望领导们，意味深长地温和地笑着说，六碗，今日是泔河村的大喜日子，你是不是又没有吃饱肚子？

村长，我不是贼。赵六碗的话像是从凉水里捞出来的，冷得让人发颤。

六碗，有我在，谁还敢给你不吃饭？放心吧，我吃啥，你就吃啥。村长谢长安一点儿也没有生气，他脸上的笑容依旧灿烂着，依旧温和着。

村长，我不是嫖客。赵六碗的话变成了钉子，一下一下往人心口钉。

六碗，不要闹了，你看，县上乡上的领导都来了，你没看见忙着正事吗？村长谢长安伸手去摸赵六碗的头发，被赵六碗打掉了，村长谢长安的手顺势落在赵六碗的肩膀上，他轻轻地拍了拍。

村长，天在上，地在下，良心在中间，谁是嫖客谁知道！

村长谢长安转个身，脸色"哐当"一声就掉下来了，他把目光投向不远处的谷校长。谷校长西装革履，正在组织学校的军乐团敲锣打鼓。村长谢长安点点头，又招招手，谷校长心领神会地一颠一颠地跑过来。村长谢长安沉着脸说，给你说多少遍了，六碗没吃的，你领我家里去，六碗没花的，你也领我家里去，你就是不听话。

谷校长是个灵醒人，脑瓜子一转，明白了村长谢长安的用意，他立即对领导说，对不起对不起，那是我家内侄，小时候在树下爬着玩，让驴踢了一蹄子，踢到了门跟前，偏偏刮来一阵风，他的脑袋又让门给挤了一下，从此就落下了病根，说话没个准，办事没个准，村里人都叫他脑养鱼，噢，就是脑子里水多。领导们大人大量，千万别往心上去。

领导们不约而同地噢了一声。

村长谢长安立即换上一副笑脸，对领导们说，很不好意思，让领导们受惊了，来来来，咱们继续"奠基"。

一片哄笑后，铁锹又扬起来了，锣鼓喧天，尘土飞扬。

谷校长对赵六碗说，走，跟我回。

赵六碗说，咱两个一刀两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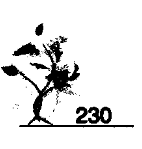
谷校长说，我是你姑父。

赵六碗说，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谷校长又牵赵六碗的手，被赵六碗打开了，他自己甩开大步，扬长而去。

人们都奔着热闹去了，街道上很干净，很安静。赵六碗怒气冲冲地走着，他要去找书记老潘。突然，路边传来一声喊，六碗！六碗四处去寻喊声，却不见人，便以为自己听岔，正要走，又听到了一声喊，六碗！

这一回，赵六碗听真切了，是有人在喊他，他收住脚，看见香香站在"香香农家乐"的门帘后头，冲他一下一下地招手。赵六碗对这个女人没有



好感，原本不想走过去，可是腿不听他的指挥，他还是走过去了。

上面的头头来了，你不给他们炖土鸡，喊我做啥呢？赵六碗问。

你看你，村里的啥事都不知道。人家现在已经不在我这儿吃了，挪到刘美莲家里去了。香香的声音像是醋泡过一样，酸溜溜的。

不可能。赵六碗说。

我哄你弄啥嘛，不信你自己看去？香香撅了嘴。

赵六碗拔腿要走，香香却喊住了他，说六碗，我刚看见你跟村长弄事呢。

赵六碗说，他的石头大，我绕不过去了。

香香指着远处的工地说，六碗，你看见那个穿枣红色西服的那个人没有，他姓黄，是乡里的书记，就是乡里最大的官，你有事就去找他。

半年后，赵六碗才回味出香香那句话的分量。

来到刘美莲家门口，果然看到了一番热闹景象，几个妇女杀鸡的杀鸡，择菜的择菜，擀面的擀面。刘美莲像个总指挥一样，指手画脚，吆五喝六，脸上一片阳光。赵六碗明白了，香香没有说谎，村长谢长安果真把招待饭挪在了刘美莲家。看见赵六碗，刘美莲手里的一颗鸡蛋"啪"的一声掉在地上，蛋清蛋黄糊了她一鞋，她骂了一句粗话，信手掩了门。

这时辰，老潘正半躺在自家的凉房下的躺椅上，塌矇着眼皮，双手捧着一个玻璃茶杯，黄澄澄的茶。躺着不动，他是一个完好无损的人，一抬手，咳嗽一声，咳得脸红脖子粗，喘不过气的样子；一动足，也咳嗽一声，也咳得脸红脖子粗，也喘不过气的样子。赵六碗站在书记老潘面前，脸黑得像锅底。依着泔河村的辈分，赵六碗管书记老潘叫叔，他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叔。

书记老潘欠了欠身子，指了指脚前的凳子说，六碗，你坐，我听说你前几天摔了一跤，叔本来想去看看你，可叔动不了，一动，肠子都能咳断了。

赵六碗说，叔，村长谢长安给我脸上抹屎呢，你管不管呀？

书记老潘歪着头朝门外瞥了一眼，刚一直起身子，就猛烈地咳起来，地动山摇，待咳声平息下去，他才象征性扬起了手中的茶杯说，六碗，你喝茶。

赵六碗说，叔，我不渴。

书记老潘叹一声，意味深长地说，六碗，亏也是人吃的。

赵六碗说，叔，没了老鱼，我不断子绝孙了？

书记老潘说，六碗，气也是人受的。

赵六碗说，叔，我背着贼和嫖客的名，我咋还有脸活人呢？

书记老潘说，六碗，你知道吧，有一句话叫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宽。

赵六碗说，叔，文绉绉的话我不懂，我只知道，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得有人管吧，娃有娃他大管，娃他大有娃他爷管，可是，村长谢长安呢？他媳妇不管，你不管，难道没有人管他了？你给我撂句痛快话，你管还是不管？

书记老潘又咳嗽起来了，这一回是干咳，时间短，也没有面红耳赤，咳毕了说，六碗，不是我不管，你看我这身子骨，自己都管不来自己呢。

赵六碗说，叔，村里人说对了。

书记老潘问，村里人说啥了？

赵六碗往书记老潘的脸前凑了凑说，叔，村里人说你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说你是个傀儡，说你是个棺材瓤子，说你是个不顶。

书记老潘竟然没有生气，他心平气和地笑了，边笑边说，六碗，不是叔不顶，是叔的顶不起啊。

赵六碗说，叔，你听着，我今日把话撂在这儿，不把村长谢长安拉下马，我不姓赵！

书记老潘又咳起来了，咳得地动山摇。

八

太阳还没有蹿起来，泔河村还没有从睡意中清醒过来，赵六碗就出了村。空气湿漉漉的，苹果树的叶子爬着圆嘟嘟的露珠。赵六碗的心情是轻松的，他想这毕竟是一桩简单的事——因为他要去乡政府告状。村长谢长安在泔河村里牛皮哄哄，但他见了乡政府的人都是端一脸的笑，点头哈腰，满嘴只有三个字：是是是，对对对，好好好。乡里的人一发话，他村长谢长安还不软了蛋？赵六碗的目的有两个：一来是让村长谢长安当着他的面打个保证，从今往后，再也不脱刘美莲的裤子；二来是让村长谢长安在村



里的大喇叭上喊一声，喊他赵六碗不是贼，也不是嫖客。离开家的时候，赵六碗把他的家当全拿出来了。他的家当藏在一只鞋里，鞋装在塑料袋里，塑料袋又藏在面瓮里：统共三千八百五十七元。这是他打算盖房的钱。赵六碗估计自己出门的时间不会太长，但他还是把家当带在了身上。

通往乡里的大路上干净得很，既没有人，也没有车。赵六碗走得大步流星，他知道夜长梦多那句老词儿，所以他不想软磨硬泡，他想速战速决。作为一个在土里刨食的人，赵六碗更懂得人荒地一晌，地荒人一年的道理。等他把这事搞定了，老鱼的气也就消了，又会给他烙葱花油饼了，又要跟他结婚了。

乡里永远是那么的热闹，人挤人，路两边摆满了小摊小贩的摊子，吆喝声此起彼伏。一个卖凉粉的冲赵六碗喊，来一碗？赵六碗咽了一口唾沫，拍了拍肚子说，还饱着呢。其实，他的肚子空着呢，咕咕叫着呢。在炕上躺了十几天，表妹谷飞燕一直给他吃着清淡的东西，嘴里的味早就淡得不像样子了，他谋划好了，等告状的事一了，他就去老李家吃一顿羊肉泡馍，打个牙祭解个馋。一个卖西瓜的冲赵六碗喊，来半个，甜掉牙呢。赵六碗又咽了一口唾沫说，刚吃咧。为了节省时间，赵六碗低了头，侧着身子，加快了步伐，不再去碰摊主们那火辣辣的目光。

这就是乡政府了。赶集的时候它一直在眼皮子底下晃着，村里的大喇叭早早晚晚地喊着，可赵六碗从来没有进过乡政府的院子，不知道里面是个啥构造。现在要告状，他不得不进去了。乡政府的大门外挂着两块牌子，一块牌子是白地红字，一块牌子是白地黑字。赵六碗心里有点别扭，他暗忖：都在一个院子住着，挂那么多的牌牌做啥呀，浪费！有多余的那一块木板，放张案板或者放一张床多实惠！赵六碗在大门外探头探脑，腿有点儿发软。他看着一个留着长头发穿裙子的姑娘仰着头走进去了，又看到一个戴眼镜的穿西装的人仰着头走进去了，他也仰着头往进走。

哎——门房里探出了一个秃脑门儿，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冲他喊，干啥的干啥的？

我？赵六碗支支吾吾的，噎得他反不上话来，因为他的确不知道自己要找谁了。

是不是要找茅房呀？告诉你，这里不是上茅房的地方，别处找去！秃脑



门儿自以为是地说。

我不是找茅房的，我要告状。赵六碗站得直了一些。

告状？告谁呀？秃脑门儿又问。

告村长谢长安，赵六碗说，他想这个秃脑门儿反正也是乡里人，干脆给他一说算了，省得再到里面去。村长谢长安想脱刘美莲的裤子，还支使人把我打得躺了十几天，还说我是贼，说我是嫖客。

你是说泔河村的村长谢长安？秃脑门儿的眼睛瞪得像酒盅子。

是，就是泔河村的村长谢长安。赵六碗说。

秃脑门儿朝里一指说，你去找党政综合办公室龚主任吧，他管这事。

赵六碗问，你不管？

秃脑门儿一怔说，我？我管不了我管不了。

赵六碗问，你是乡里的还管不了村里的？

秃脑门儿一指大门说，茄子一行，辣子一行，我只管这道大门，你去里面找吧。

院子里有两排平房，左边一排，右边一排，每个房子外面都挂着一张竹帘子，门框的边上钉着一块小牌子，白地红字，赵六碗不认得字。他不知道哪一个办公室是党政综合办公室，就敲开了第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几个人正在吃西瓜，汤汤水水的流出一房子的甜蜜。一个皮肤白皙体态丰腴的女同志问赵六碗你找谁，赵六碗说他找龚主任，女同志和颜悦色地问他找龚主任啥事，他又七七八八地把告状的事详细地学了一遍。一席话把房子说得静谧下来，人人都忘了吞手上的西瓜，直勾勾地望着他，仿佛在看一个外星人。

女同志轻轻地掩上门，小声地问，你是泔河村的？

赵六碗说，我是泔河村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名叫赵六碗。

女同志把手上的西瓜放在桌子上，把桌面上的材料拢到一块儿，说，赵同志，你说你是找龚主任的？

赵六碗说，对，门口那个老同志让我找龚主任呢，他说龚主任管这事。

女同志说，你看，龚主任现在开会去了，等他回来你找他反映吧。

赵六碗说，我心里跟猫抓了一样，我的苹果园都荒了，再不锄草，今年就是一个光渠渠，你们给龚主任带个话不行吗？



女同志说，不行。

赵六碗问，那龚主任几时能开完会？

女同志说，那可说不准，有时是一天，有时是两天，有时半天也就开完了。

赵六碗说，行，那我后晌来。

走出乡政府大院，集市还旺着，满眼一片黑压压的人脑袋，闹哄哄的吵声搅得赵六碗备感骛乱。赵六碗暗想，先把肚子的问题解决了才是正事。走进老李家羊肉泡馍馆，一个戴着白帽子的小伙子问泡馍还是饺子？赵六碗说泡馍。白帽子问牛肉还是羊肉？赵六碗说羊肉。白帽子问普通的还是优质的？赵六碗说普通的。白帽子问几个馍？赵六碗说三个。白帽子问要不要小菜？赵六碗说不要。白帽子拧身欲走，赵六碗补充了一句，汤宽一点。

吃饱了肚子，赵六碗觉得浑身上下的每一根神经都舒服得痒痒。龚主任他们上班的时间还早，干啥去呢？在炕上躺了十几天，躺得他浑身上下不得劲儿，就想干活，发一身透汗。赵六碗在自己的大腿上拍了一巴掌，心下说，唉，农村人的身子骨真是贱啊！可是，他在乡里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有啥活让他干呢？赵六碗东张西望着，这一看，他的腿不由自主地软了一下。乡政府所在地就像一头巨大的怪物，四面长着四张嘴，正在大口大口地吞着四周的田野，人欢马叫，机器轰鸣，一座座新房子拔地而起。赵六碗走进一个建筑工地，见几个戴着安全帽、赤裸着上身的小伙子正在从汽车上把水泥卸下来，又搬到库房里去，他想也没有想，衣服一丢，就跟着一块儿扛了。别人一次扛一袋，他一次扛两袋，别人一步一步走，他是三步并作两步走，仿佛怕那些水泥被别人扛完了似的。一车水泥卸完，他的头发、身子都和水泥一个色彩了，只有眼珠子是黑的，骨碌骨碌转。但他的目的达到了：发一身臭汗，浑身上下的筋筋骨骨都舒服了许多。有一个大胡子一直站在远处观察着赵六碗的举动，这会儿走到赵六碗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问，干啥的？赵六碗说，告状的。大胡子说，告状？你跑这儿告状来了？赵六碗说，我来这儿是卸水泥的。大胡子说，是不是想混一碗饭钱？赵六碗说，不是的，几天没干活了，身子痒，我就想发个透汗，不行呀？大胡子问，心里没别的小九九？赵六碗说，没。大胡子还想发问，赵六碗拍打拍打

身上的灰，抽身子走人了。大胡子却从身后赶了上来，拦着赵六碗的去路说，你这兄弟，说走咋就走呢？赵六碗说，我还要告状去呢，这儿没我的事了。大胡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白沙烟装进赵六碗的口袋里，拍一拍说，兄弟，你真是个实诚人，咱们交个朋友吧，要是不想在村里干了，就来我这儿干，老哥绝对不会亏待你。赵六碗把烟掏出来拍在大胡子的手上说，我不抽烟，我也不来你这儿干，我有三亩苹果园呢，离不开人。大胡子说，兄弟，记住我，包工头大胡子，在乡里一问都知道，有啥事你尽管来找我。赵六碗说，我没有事找你，我也不会找你。大胡子说，兄弟，就是要走，洗干净了再走也不迟啊。赵六碗跟着大胡子来到一个水管子前，"扑噜扑噜"洗了一通，又接过大胡子递过来的一杯凉开水，"咕咚咕咚"灌了一气子，用衣服抹了抹嘴唇上的水滴，和大胡子握了手，大胡子硬把那包白沙烟装进了赵六碗的口袋里，说会用上的。赵六碗没有再推辞。

再次来到乡政府门口，秃脑门儿手一伸，又把他拦在了门外，问干啥的干啥的？赵六碗说我早上来过，你不记得了？秃脑门儿说，这儿的人跟蚂蚁一样蹿来蹿去，我都记得？我的脑子是计算机呀？赵六碗哑口无言了，手在腿上一拍，拍到了大胡子给他的那包烟，顺手掏出来丢在秃脑门儿的面前。秃脑门儿的脸色一下子舒展了许多，说龚主任还没有上班呢，你等一会儿来。赵六碗盯着院子里厚实的荫凉说，我坐在院子里等吧？秃脑门儿说，这可不行，有的领导在办公室午休呢，怕人打搅。赵六碗想说他不会弄出啥动静的，秃脑门儿朝远处一指说，在那儿等着去。赵六碗顺着秃脑门儿的手指望去，看到了一棵大树，树下坐着几个妇女，他悄悄地走过去蹲在树下，看一眼乡政府的大门口，再看一眼街道上的人潮。突然，赵六碗看到一辆红色的摩托车像一团火一样从街道上飞过去了，尖厉的喇叭声吓得行人纷纷躲闪，望着那人的背影，他觉得有些眼熟，仔细一想，这不是王爱羊吗？他是从那件瓦蓝色的衬衣上认出王爱羊的。赵六碗在心底骂道，开那么快干啥，后面有狼撵吗？你妈要咽气吗？你家的油瓮倒了吗？你家的麦秸垛着火了吗？碎狗日的，迟早要把你的另一条腿也碰断的！赵六碗并没有把风风火火的王爱羊和自己做丁点儿联系，直到后来的事情发生了，他才隐约地明白王爱羊为啥开得那么快了。

不知过了多久，赵六碗看见秃脑门儿站在乡政府的大门口朝自己招



手，他跑过去，秃脑门儿朝一个人的后背指了指，赵六碗心领神会地跟上去了。正面一看，龚主任的一张脸也是熟悉的，他经常到泔河村来，和村长谢长安一搭儿喝酒吃土鸡，一搭儿打麻将，只是他从来没有和龚主任搭上腔。龚主任脸上一直挂着温和的笑，问了赵六碗的姓名和村名，给他让了座，给他泡了一杯茶，给他递来一支烟，赵六碗摆了摆手。龚主任自个儿点上一支烟，慢悠悠地抽着，拉家常似的说，老赵同志，我经常到你们泔河村去的，你见过我吧？

赵六碗连忙说，见过见过。

龚主任就站起来跟赵六碗握了握手，龚主任的手像是女人的手，白生生，软绵绵。龚主任问，老赵同志，你找我啥事呀？

赵六碗说，我要告状。

龚主任眼睛一瞪，抖擞了精神问，告状？告谁呀？

赵六碗又把告状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龚主任没说赵六碗对，也没有说村长谢长安不对，他沉吟着说，老赵啊，你看呀，你们都一个村里住着，左邻右舍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何必撕破脸皮呢？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见着老谢了，好好说他一顿，再让他请你喝酒，在乡里吃羊肉泡馍，或者去县里吃辣嫂子面，咋样？我听说你特别爱吃县里的辣嫂子面。

赵六碗暗想这龚主任对自己的底细了解得还够仔细。他很干脆地说，这不成。为这事，我的苹果园荒了，老鱼不跟我了，我的名声在村里也臭了，我没脸在泔河村活人了。

龚主任说，老赵啊，俗话说，狗皮袜子没反正，一个村里住着，排来排去的都是转折亲，你告他个啥呀，对谁的名声都不好。我知道你在气头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老谢说一声，让他把你苹果园的损失补给你，你就不要告了。

赵六碗想了想说，不告也行，但要他当面下保证，再不脱刘美莲的裤子了，也要在村里的大喇叭上喊一声我不是贼，也不是嫖客。

龚主任说，老赵啊，老谢的性格你是了解的，他不仅是一村之长，还是咱县里有名的农民企业家，是乡里连续十几年的先进，他咋能在大喇叭上喊那样的话呢？他要是喊了，县里的脸往哪儿搁？乡里的脸往哪儿搁？他

往后在村里咋开展工作呢？

赵六碗犯犟了，他说，我管不着县里的脸往哪儿搁，也管不着乡里的脸往哪儿搁，更管不着村长谢长安往后咋开展工作，我只管他要是不在村里的大喇叭上喊，我的脸就没地方搁了。

龚主任说，老赵啊，你咋是个犟人呢？

赵六碗说，我跟谁也不想犟。

龚主任说，老赵啊，你要不听我的劝，碰个鼻青脸肿的就找不到后悔药了。

赵六碗说，我知道他村长谢长安的能耐大，他的手能扣住泔河村，我就不信他还能扣得住乡里？扣得住县里？我就不信这天底下还能没个讲理的地方？

龚主任说，老赵啊，我也是为你好呢，你既然把话说得这么硬，我就不好说啥了，我也管不了你这事。

赵六碗一头雾水了，他说，不是说归你管吗？

龚主任说，老赵，你不知道，乡里的分工是很细的，我管的是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宣传统战、人武、工会、共青团、妇联、文书档案这一摊子，你说的这事不归我管嘛。

赵六碗问，那谁管呢？

龚主任说，你去找综治办的方主任，他管这事。

按照龚主任的指点，赵六碗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方主任。一见面，赵六碗就想起来了，他是见过方主任的。有一回，铃铛家的一头奶牛丢了，方主任骑着摩托车来村里办案，回去时没了汽油，村长谢长安让他去找沈文绪家里要了一壶汽油。可是，方主任好像完全忘了这事儿，一副公事公办的派头。

听罢赵六碗的叙述以后，方主任问，你说村长谢长安脱刘美莲的裤子，谁看见了？

赵六碗一拍胸膛，我！

方主任说，你？你说脱了，村长谢长安要是说他没有脱怎么办？刘美莲也说没有脱怎么办？

赵六碗说，村长谢长安他红口白牙的敢说假话？刘美莲她能打断牙齿



往肚子里咽?

方主任从腰里抽出一副手铐,"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说,赵六碗,我问你,你说你不是贼,那你深更半夜地溜到人家刘美莲家里干啥?你是咋进去的?

望见手铐,赵六碗的腿肚子抽搐了一下,身子往下缩了一截儿,结结巴巴地说,我没进刘美莲的家,是村长谢长安支使人把我打晕以后抬着扔进去的。

方主任从身边抄起一根电警棍,"哐"的一声敲在桌面上说,你说你是被人打晕的,谁可以作证?

望见电警棍,赵六碗的腿肚子又抽搐了一下,身子又短了一截,他支支吾吾地说,我。

方主任说,我再问你,你说你不是嫖客,你深更半夜地翻人家寡妇的墙干啥?

赵六碗急得眼里涌出了泪,他说,方主任,你要相信我的话,我真的没有翻刘美莲家的墙,我要翻刘美莲家的墙,天打五雷轰!

方主任说,那我问你,你有啥证据说是村长谢长安支使人把你打晕后扔到刘美莲家里了?

赵六碗说,好我的方主任呢,你好好想一下,在泔河村,除过村长谢长安,谁还能做这没屁眼儿的事?

方主任说,我问你,你知道啥叫诬陷吗?

赵六碗稀里糊涂地摇着头。

方主任用电警棍一下一下地敲着桌边子,边敲边说,我告诉你,诬陷就是给好人的头上扣屎盆子,诬陷也是要吃警棍的,也是要坐牢的,懂不懂?

赵六碗说,我说的是实话,我没有给村长谢长安的头上扣屎盆子。

方主任说,你坐在这好好反思一下,我先去开个会,回来再跟你说屎盆子的事。

随着"砰"的一声门响,方主任的房子里一时安静下来,静得有点儿怕人。赵六碗缩在角落里"反思"。方主任不见回来,他也就不敢走,傍黑时分,方主任依旧没有回来,但他"反思"出了结果:龚主任、方主任都是村长

谢长安的朋友,酒桌子上的朋友,麻将桌子上的朋友。在乡政府,龚主任和方主任给他演了两出戏,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给他吃了碗“软面”,一个给他吃了碗“硬面”,但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不要告村长谢长安。翻搅清这个道理以后,赵六碗的胆正了,红脸的他不怕,白脸的他也不怕,有本事你就拿警棍敲我的头,把我敲死,有本事你就把我铐起来,你不敲我,你不铐我,你就不是你大的娃! 直到这时,他才陡然想起了香香的话,在乡政府,最大的头头是那个穿枣红色西服的黄书记。对,明天去找黄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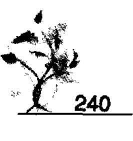
九

乡里的夜晚很不像夜晚,街道上还明晃晃地亮堂着,人们还来来往往地兴奋着,烤羊肉串的摊子烧腾出一片冲动来。

赵六碗盲目地走着, 他的肚子并不饿, 中午那碗羊肉泡馍上得有点硬,后晌在乡政府又添了半肚子的气,所以他一步一饱嗝,一步一响屁,饱嗝和响屁都是羊肉泡馍的味道。此时此刻,赵六碗考虑的是,这个夜晚,他住在哪儿呢?

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到外面住过,现在,他必须要在乡里住一晚了。

倘若要回村里去,来回花去不少时间倒在其次,村里人要是问起来他告状的事,他咋说呢? 他不能这么灰头土脸地回去,他要把自己的名声洗干净以后抬头挺胸地走进泔河村。泔河村倒是有几个人在乡里的,马二旦开了一个杂货店,他去了,店门却关得死死的。马六哥开了一炒面馆,他去了,店门也是关得死死的。还有一个名叫桂芳的嫁到了乡里,他打听到桂芳的家里,桂芳家里的门上挂着一个铁将军。这下,赵六碗真的无处可去了。正走着,有一个胖女人拦住了赵六碗的去路,她声音低低地问,住店不? 这不是瞌睡遇到了枕头吗? 赵六碗有些放心了,但他没有立即回答住还是不住,出门在外,多个心眼儿没坏处。胖女人看穿了赵六碗的心思,解释说,老哥,你就放心吧,正规的标准间,有电视,有电风扇,有洗手间,有电蚊香,有饮水机,一晚十块。赵六碗问,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胖女人咧了咧嘴说,大哥,你在乡里打听一下,看还有没有这么便宜的房子? 算咧,你



既然张了嘴，我就把你的人搁住，九块，跟我走吧。赵六碗跟着胖女人来到了这个名叫“春归”的小旅馆。走进房子一看，胖女人果真没有骗他，电风扇呜呜呜转出一屋子惬意的凉爽来，洗手间干干净净，床单、被子、枕巾也都白生生的干净。胖女人说，我没骗你吧。赵六碗说，好好好。胖女人说，那你早点儿歇着吧，需要啥吭一声。赵六碗连声说不需要不需要。

赵六碗洗了脸，又用凉水擦了身子，像扔一块石头一样把自己扔在了床上，沙发床咯吱咯吱地叫了几声。赵六碗打开电视，想放松一下神经。就在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谁？赵六碗问。

服务员。门外传来一个嫩生生的声音。

咋咧？赵六碗继续问。

我给你送两片电蚊香。嫩生生的声音继续说。

赵六碗打开了房门，门外站着一个姑娘，二十岁模样，皮肤白皙，大眼睛，长得很好看，她穿得很少，半拉乳房露在外面，三分之一的屁股蛋儿也露在外面，她的身上散发一股浓郁的香味儿，不是洋槐花的香味儿，不是苜蓿花的味儿，也不是苹果花的香味儿，但是很好闻。她从赵六碗的身边挤过去，换上了电蚊香片儿。

大哥，按摩吗？姑娘娇声娇气地问，飞了一眼儿。

不不不……赵六碗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事儿，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干这种事儿。

按一下嘛，很舒服的。姑娘说着，就贴在了赵六碗的身上。

我不按不按！赵六碗推开了姑娘。

又不贵，按一个点儿十块钱。姑娘又一次贴上来。

我不按不按！赵六碗去推姑娘，这时姑娘的吊带裙落地了，他的短裤也不知怎么就脱落到了膝盖以下。

姑娘突然大喊一声，救——命——啊——

姑娘的话音一落，房门被一脚踹开了，门口站着穿警服的方主任和两名提着警棍的警察。赵六碗正想感谢方主任是及时雨呢，可嘴巴还没有张开，就被两名警察撂翻了。

方主任说，赵六碗呀赵六碗，再说你不是嫖客？

赵六碗脑门儿抵在地上，吃力地说，方主任，我真的不是嫖客，我真的我没有动她。

方主任说，赵六碗啊，想不到这时候了，你的嘴还硬得跟鞋帮子似的，我问你，你没有动？你的裤子是自己掉下去的？

赵六碗说，我真的没动她，你问她嘛。

方主任回头问那个姑娘，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姑娘哭哭啼啼地说，我是这里的服务员，我来送蚊香片，他问我搞不搞特殊服务，我是正经人家的姑娘，靠力气挣钱，我咋能搞那种没皮没脸的事呢？我说我不搞，他就下硬手，撕下了我的衣服，还脱了自己的裤子，呜……我以后咋有脸活人啊！

方主任说，赵六碗，目前正在扫黄打非，你算是撞在枪口上了。说毕，朝两个警察很威武地一挥手，很严厉地一声断喝，铐上！

“咔嚓”一声，赵六碗的手腕上多了一副冰凉的手铐。

方主任……赵六碗眼泪巴巴地叫。

带走！方主任又是很严厉地一声断喝，又是很威武地一挥手。

赵六碗又一次被带到了方主任的办公室，这是他下午刚离开的地方，现在还弥漫着他身上的气味儿。可是，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下午的他了。现在他被铐在暖气片上，站呢，直不起身子；蹲呢，蹲不下去；就那么佝着腰半站半蹲着。

赵六碗清醒地意识到，纵然浑身是嘴，他也说不清了，纵然跳进黄河也是洗不干净了，混浊的泪无声无息地滚下来。

你说怎么办吧？方主任呷着茶，不紧不慢地说。

方主任，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呀！赵六碗一脸哀求。

赵六碗，方主任一拍桌子，呵斥道，我看你是锅里的鸭子，肉烂嘴不软！

方主任，我没动她，一指头也没有动！

赵六碗，你是撞了南墙不回头啊！方主任的嘴角跳跃着嘲讽的笑纹。

赵六碗说，你要相信我，我是无辜的！

方主任说，赵六碗，你是背着牛头不认赃啊！

赵六碗说，我没背牛头，我认的啥赃呢！



方主任站起身，伸了一下懒腰，一下一下敲着手指头说，赵六碗，今晚，你先好好反思一下，明天再说如何处理你的事吧。

方主任走了，房子里一下子陷入了一片真空，街道上的喧哗声听不到了，大胡子他们工地上机器的轰鸣声也听不到了，静得让人心里发毛。后半夜，赵六碗尿涨得难受，可他不能尿到自己的裤子里，也不能尿到方主任的办公室里，他就硬憋着，直憋得脑门儿上往下淌汗豆豆。实在憋不住了，赵六碗就冲着墙壁喊，我不是嫖客！又过了一阵，赵六碗又喊，我不是嫖客！

天渐渐透出了亮色，树枝上的鸟儿欢快地唱起来。赵六碗实在憋不住了，再要憋下去，他的肚子就要撑破了。随着一阵钥匙的转动声，方主任和两名警察进来了。

赵六碗急赤白脸地说，方主任，快，我不行了，我要尿尿。

方主任不紧不慢地问，想清楚了？

赵六碗说，我要尿尿。

方主任说，把你的问题说清楚了再说尿尿的事。

赵六碗说，你让我尿尿我就认。

方主任说，你嫖娼没有？

赵六碗说，我，没有，我，嫖娼了。

方主任朝两名警察丢个眼色，两名警察在本子上记下了，方主任这才一挥手，带他去上厕所。

从厕所回来，方主任说，赵六碗，按照治安处罚条例，你先交两千元罚款，我们再通知你家里人把你领回去。

放了水以后，赵六碗觉得浑身轻松了，听了方主任的话，他觉得自己不能认账。要是背了这个名，他一辈子就没脸在沿河村活人了。要是交了罚款，娶老鱼的事只能变成一个梦了。

方主任说，交钱吧。

赵六碗说，我一个子儿也没有。

方主任说，让你家里人来交罚款。

赵六碗说，我是光棍一条，没有家里人。

方主任拿起了电话，想了想，又放下话筒，摁下免提，拨了一串数字，

电话响了两声以后，传来了村长谢长安的声音，你好，请问你找谁？听着村长谢长安的声音，他笑眯眯的模样跳跃在赵六碗的脑海里。

谢村长吗？我是乡政府综治办的方主任。

你好，方主任，这么早有事吗？

谢村长，昨天晚上我们在扫黄打黑行动中，抓住了一个嫖娼的人，他是你们村的赵六碗，你通知他的家人到乡政府交钱领人吧。

你说是谁？赵六碗？

对，赵六碗。

方主任，你们弄错了吧？赵六碗可是个老实人啊，我向毛主席保证，他不可能干那样的事，一千个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

谢村长啊，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他自己都承认了，你就不要护犊子了。

方主任，你们肯定弄错了，肯定弄错了。

谢村长，请你再不要怀疑我们的办事能力了，你赶快通知他们家里人拿两千块钱领人吧。

方主任，钱呢，我立马送来，但求你看在咱们多年的交情上，千万不要让赵六碗同志受一点儿委屈，该吃的给他吃，该喝的给他喝。

那我就等你了。

摁下免提，方主任向两名警察摆一下手，两名警察给赵六碗打开了手铐，让他坐到了沙发上，一名警察给他倒了一杯水。另一名警察出门给他拿了一个肉夹馍回来了。可是，赵六碗喝不下去，也吃不下去。

方主任说，你们的谢村长对你不错啊。

赵六碗欠起身子，犟着脖子说，我不是嫖客。

方主任从腰里抽出警棍在空中抖一抖，吼道，赵六碗，你再不老实的话，我就再把你铐起来！

赵六碗打个战，抱着胳臂跌在沙发上，垂着头，一声不吭。他想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理出个头绪来，可他的脑袋里仿佛盛的全是糨糊，怎么也理不清。他只是想到，自己再要回到泔河村，泔河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嘲笑他，都会唾弃他，都会看不起他，没有人愿意跟他说话，没有人愿意让他帮忙，往后的日子就是一个黑咕隆咚的无底洞。



晌午饭的时候，村长谢长安风风火火地来了，像往常一样，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他和方主任握过手，给方主任面前丢了两个信封袋，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他指着小的说，这是罚款。又指着大的说，没啥拿的，给你带了两条烟。方主任感慨着说，泔河村摊上你这样的村长，一村人的福气啊。村长谢长安说，有啥办法呢，手心手背都是肉呢。说到这儿，把目光挪到赵六碗的身上，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六碗，别怕，现在没事儿了。赵六碗心里很复杂，想放声大哭一场。村长谢长安对方主任说，方主任，中午我就不陪你了，六碗昨晚受了一些惊，我想早点儿把他带回村里去，改天呢，你到咱泔河村里来，咱们不醉不休。方主任说，好好好，去你那里吃野味儿。村长谢长安正色道，方主任，野味的事好说，不过，六碗这事呢，我希望咱们就在你这房子里一风吹了，就像没发生一样，他还没讨到媳妇呢，这事要是传出去，就麻达咧。方主任说，好说好说。村长谢长安又捉住方主任的手，边摇边说，方主任，你是忙人，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这就回去呀。方主任说，路上开慢点。村长谢长安边退边说，谢谢，谢谢。

出了乡政府的大门，村长谢长安说，饿了吧？走，吃羊肉泡馍去。

赵六碗犟着脖子说，我没有嫖娼。

村长谢长安左右溜几眼，压低声音说，好我的爷爷呢，你小声点儿行不行？你是不是怕别人不知道呀？我刚才跟方主任说过了，这事儿已经一风吹了，没发生过。

赵六碗固执地说，我就是没有嫖娼嘛。

村长谢长安咬牙道，真是个脑养鱼！

赵六碗说，我要找那个小妖精去，问她为啥要害我。

村长谢长安拉着赵六碗的手腕子不丢手，说你到哪儿找她去？她早就飞了，走，回！

在回村的路上，赵六碗说，村长，等我从小妖精那儿把钱要回了，我再还给你。

我跟你说钱的事儿了吗？村长谢长安一面转着方向盘一边说，咱两个谁跟谁呀？

赵六碗说，我不能让你给我垫钱。

村长谢长安说，再提钱的事，你就不是我的好兄弟了。

十

一连几天，赵六碗都窝在家里，他不想见任何人，也没心思去苹果园里看一看，长成啥样儿算啥样吧！他一直在琢磨怎么会那么的巧呢？不对，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一只老鼠在房梁上蹿来蹿去，鬼头鬼脑，无声无息。跑一阵子，它就站下了，定定地望着他，两只眼睛贼亮贼亮，好像在问：你想啥呢？若在平时，赵六碗会大喊几声，把老鼠轰出去，现在呢，他不想轰老鼠了，这房子里，只有老鼠是活物，只有老鼠在陪着他。赵六碗的思绪飞扬着，他由老鼠联想到了老鼠药，由老鼠药又联想到了老鼠夹子。陡然，赵六碗一下子从炕上蹦了起来，他转过弯来了：那个小妖精原来是有人放在他脚前的一只老鼠夹子。这个人是谁呢？是那个胖女人？不可能，他和胖女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住店交钱，她为啥要害他呢？是龚主任？好像不可能，那样慈眉善目的一个人，咋会给他的脚前放老鼠夹子呢？是方主任？也不可能，人前人后，他向来没说过方主任一星半点儿的坏话，他还给方主任到沈文绪家里借了汽油，方主任为啥要害他呢？那么是村长谢长安？似乎也不可能，倘若村长谢长安要害他，为啥又要到乡里来救他呢？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突然，王爱羊跃入了他的脑海，就在他来乡里的那天下午，王爱羊也来到了乡里，开着他的摩托车像一团火一样在乡里疯窜，他必定是去花钱买通了那个小妖精。可是，王爱羊又是怎么知道自己到乡政府告状来了呢？赵六碗想到了乡政府看大门的秃脑门儿，想到了党政综合办公室那个皮肤白皙体态丰腴的女同志，想到了龚主任，想到了方主任，想着想着，冷汗就从他的后脊梁上滚下来：这些人不都穿着连裆裤吗？想到这儿，赵六碗心里腾地一下燃起一团火，烧得再也坐不住了，他还要告。这一回，他不光要告村长谢长安，他还要告龚主任，要告方主任，就找那个穿枣红色西装的黄书记去告。

眼下，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个小妖精，她是证人。

还没有出门，姑父却沉着脸进了门。赵六碗不想搭理这个势利的人，他说，谷校长，你是不是走错门了？

姑父说，你以为我想来呀，是你姑逼着我来的。



赵六碗说,你跟我划清界限了,我跟你没关系了。

姑父说,你做下了丢脸事,我想跟你划界限都划不清了,旁人在后头戳我的脊梁骨呢。

赵六碗一愣,问,我做下啥丢脸事了?

姑父说,你到乡里去嫖娼,让人家抓住罚了两千元,在村里都摇了会,谁不知道?

赵六碗的脸纸一样寡白了,村长谢长安和方主任不是说好这事一风吹了吗?怎么吹到泔河村来了?村长谢长安说话是放屁,方主任说话也是放屁了!他说,我没有嫖娼。

姑父说,我来只给你说一句话,在家里好好待着吧,再不要到处丢人现眼了。

赵六碗说,我的事不要你管。

打死你活该!姑父摔下一句话,气咻咻地摔门而去。

赵六碗一脚踢飞了一条小板凳,小板凳砸在墙上,"哐"的一声变得粉身碎骨。赵六碗又抓起一个脸盆摔到墙上,又是"哐"的一声,脸盆失了形状。赵六碗还想砸下去,屋里的光线一暗,门口出现了一个人,回头一看,是刘美莲。

刘美莲说,六碗,我知道你是好人。

赵六碗气鼓鼓地说,我不是好人,我在乡里嫖娼被人抓住了,罚了两千元。

刘美莲说,六碗,我的事你再不要管了,会害了你的。

赵六碗说,现在不光是你的事了。

刘美莲哽咽一声,泪流下来,她也不拭,任泪流着,她抽抽搭搭地说,六碗,你不知道,寡妇的日子不好过呢,黑天半夜的,有人敲你的门,你不开,他就给你屋里扔死猫死老鼠,有人来买货,记下了账,就是不给钱,你去要,他就对你动手动脚……村长也是个好人呢。你不告的话,也就没啥事了,你一告,满天下都知道了,你,你叫我咋有脸再活人呢?

赵六碗不知道说啥好了。

求你了,六碗,别告了,让我过几天清静日子吧。刘美莲用央求的口吻留下一句话,轻轻地走了。

赵六碗软软地跌坐在地上，大脑像被水洗过一样。不知过了多久，他才回过神来，刘美莲在怨怪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可是，碌碡拽到半坡了，他丢不得手的。一旦丢了手，赵六碗就是一堆臭狗屎了！所以，他还要告下去的。事不宜迟，就到乡里去，悄悄地埋伏在那个“春归”小旅馆的附近，抓住那个小妖精，揪到黄书记的跟前去。

有几个人站在书记老潘门前的树下说闲话，远远地看见赵六碗，指指点点着，目光怪怪的，表情也怪怪的。赵六碗猜得出来他们在议论啥话了，只是不管他们，一径地走将过去，头扬得高高的：心里没害病，不怕凉西瓜。随着一阵摩托车的突突声，王爱羊从后面赶上来了，他绕着赵六碗转了一个圈儿，然后用车头拦住了赵六碗的去路。

六碗，胡萝卜调辣子吃出看不出啊。王爱羊阴阳怪气地说。

赵六碗眼睛里喷着火，他想给这张不是脸的脸上啐一口痰。

洋妞的味道怎么样呀？王爱羊的脸上露出淫邪的笑。

跟你娘的味道一个样。赵六碗咬牙说。

到现在了嘴还硬？王爱羊说，现在知道阎王爷是六只眼了吧？

我日你先人！赵六碗骂。

你还敢骂人？告诉你，再胡骚情，有你的好果子吃。王爱羊威胁道。

赵六碗还想继续骂，王爱羊车头一拐，“噌”地一下开远了。

泔河村被甩在身后了，两面是苹果园，望不透的绿且厚且重，知了的叫声彼此起伏。悬挂于枝头的苹果还是青蛋蛋，但苹果的香气已经纷扬起来了。赵六碗越走越快，他恨不得一下子能飞到乡政府去，他开始小跑起来，呼哧呼哧——

六碗，六碗！有人在喊他的名字，回头一看，绿茵茵的苹果园里有一件红衬衫在一闪一闪，原来是香香。

香香，你不在“农家乐”里做饭，跑苹果园做啥来了？赵六碗疑惑着问。

香香叹了一声说，“农家乐”开不下去了，关门了，你是不是要去乡里呀？

赵六碗恨恨地说，我要去把我的名声洗干净。

香香从身上摸出一封信来，递到赵六碗面前说，六碗，我姨父在县政法委工作，你把这封信带给他。



赵六碗说，县上？我又不去县上，何况县政法委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咋给你带信？

香香说，那你在乡里的邮政局给我寄出去，邮票都贴好了。

赵六碗从来没有寄过信，也没有人给他寄过信，所以，他也不知道邮政局在哪儿。

香香看出了他的窘相，说，就在乡中学的隔壁，绿门绿窗子。

赵六碗想起来了，接过了信，走了。

要去邮政局，必须从乡政府的门口经过。站在乡政府大门口，赵六碗朝乡政府的院子里看一眼，又看一眼手中的信，一时吃不准到底是先去找黄书记呢还是先给香香寄信。正犹豫着，却见表妹谷飞燕和一个人从乡政府走出来。两个人走得很近，有说有笑的，这个男人似曾相识，但他一时想不起来他究竟是谁了。赵六碗心里莫名其妙地闪过一个念头：他是不是表妹的男朋友呢？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一个想法，因为这个穿一件枣红色西装，扎着领带的人已经谢了顶，小五十岁的样子了。看着两个人快走出乡政府的院子了，赵六碗连忙跳到了一棵树后。只听男人对谷飞燕说，燕子，记着，乡政府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你想啥时回来都行。谷飞燕说，谢谢。男人又说，燕子，你反映的问题呢，我也有耳闻，我会查个水落石出的。谷飞燕又说，谢谢。男人说，多保重。谷飞燕说，你也多保重。看着表妹一个人朝车站那儿走，赵六碗才从树后跳出来，叫了一声燕子。

看到赵六碗，谷飞燕一脸的怜爱，深情地叫了一声哥。

一声哥叫得赵六碗满眼泪花，多久都没有听到这么亲情的呼唤了。

谷飞燕说，哥，你受委屈了。

赵六碗说，燕子，他们给哥的脸上抹屎，哥要把名声洗干净呢。

谷飞燕挎着一个小坤包，拉着一个小皮箱，她把小皮箱递给赵六碗说，哥，我要到城里去，你送送我。

兄妹二人慢慢地走着。

赵六碗说，燕子，你走啥呀，你当副总也挣不少钱呢。

谷飞燕说，哥，人活着，不光是为了挣钱的，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赵六碗糊涂了，但他不想问了，表妹读了那么多的书，做事自然有分寸的。

谷飞燕看到赵六碗手中的信，问，哥，谁的信？

赵六碗说，是香香让我给她寄的。

谷飞燕接过信一看，放进自己的小坤包里了，说，哥，我替你寄了吧。

赵六碗说好。

谷飞燕说，哥，说句良心话，村长谢长安是个好人，他让泔河村脱了贫，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但他毕竟是个农民，没有多少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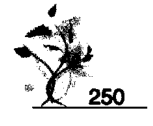
赵六碗一时吃捏不准表妹是在夸村长谢长安呢还是贬村长谢长安。

车来了，谷飞燕上了车，赵六碗说，燕子，出门在外，你要吃饱，穿暖和了，想村里了就回来逛一逛。

谷飞燕说，哥，等我下次回来了，你一定要给我娶个嫂子啊。

赵六碗的视线登时模糊了。车走远了，赵六碗在脸上拭了一把，陡然想起，跟表妹一起走出乡政府院子的那个男人不正是黄书记吗？他急匆匆地赶到乡政府，秃脑门儿还认得赵六碗的，他问，你还找龚主任吗？赵六碗说，我找黄书记。秃脑门儿说，你看巧不巧，刚走，下乡去了。赵六碗问，几时回来呢？秃脑门儿说，书记又不给我请假，我咋知道呢。赵六碗问，书记下乡一般是几天？秃脑门儿说，没准儿的事，有时一天半晌，有时十天半月，你过几天再来吧。

赵六碗发誓再不想“过几天”了，黄书记一天不回来，他就等一天，两天不回来，他就等两天，直到把他等回来。街道上闹哄哄的，没有一片安静的地方，赵六碗走来走去，不知道要到哪儿去了，他想，现在是不能去“春归”旅馆的。等到天黑以后，他再悄悄地去，摸索出那个小妖精的活动规律，等黄书记回来以后，直接把她揪到黄书记的办公室去。可是，现在又去哪儿呢？晚上又住在哪儿呢？思来想去，赵六碗想到了建筑工地上的那个大胡子。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大胡子，大胡子呵呵大笑，学着城里人的样子，抱了抱赵六碗，说，兄弟，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赵六碗说，我去找人家黄书记，可黄书记下乡去了，我没有地方去，想在你这儿寻个住处，当然，我不会白住你的地方，我可以给你干活。大胡子说，咱们都是兄弟了，你说话还这么生分？住处有的是，就是条件差一点，只要你不嫌弃，没麻达。赵六碗急忙说，不嫌弃不嫌弃。后晌，赵六碗和一伙民工一起运砖，晚饭时，大胡子把赵六碗叫到自己的房子里，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塑料袋，塑



料袋里是油炸花生米,又从床下摸出一瓶酒,拧开瓶盖儿,两个大老碗,一人一半。几口酒下肚,赵六碗说,你张口兄弟,闭口兄弟的,你是属啥的?大胡子说,兔子。赵六碗呵呵笑了,说,我属老虎,我是老哥。大胡子说,行行行,你是老哥,来,咱两个算是有缘分,来,走一个。两只碗碰在一起,“哐”的一声脆响。喝到最后,赵六碗说起了自己为啥告状的事,大胡子听得怒火万丈,他说,告,告狗日的,告不倒不罢休!

第二天,赵六碗去乡政府问秃脑门儿,秃脑门儿说黄书记还没有回来呢。

第三天,赵六碗去乡政府问秃脑门儿,秃脑门儿说黄书记还没有回来呢。

不知不觉的,半个月过去了,赵六碗还没有逮着黄书记的踪影。这一天,大胡子请赵六碗去老李家羊肉泡馍馆吃饭,却见门上贴着一张喜字,鞭炮的碎纸屑扬得到处都是,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味儿。两个人知道又有人在这里办酒席了。现在的农村人也学城里人的样儿办红白喜事,在乡里找个饭馆,把要好的亲戚朋友招来一块儿吃个饭,事也就算过完了。酒席只摆了一桌,新郎新娘正在敬酒,一片喧闹声。赵六碗坐下以后,听着新娘的声音有点儿耳熟,定睛一看,他的脸就没有血色了:正在敬酒的新娘是老鱼。这时候,老鱼也看见了赵六碗,她大大方方地走过来,说六碗,今日是我的大喜日子,我给你敬杯酒。赵六碗愣着,不知说啥才好。大胡子急忙站起身,替赵六碗接过了酒杯,对老鱼说,我这老哥不爱说话,我替他说吧,恭喜恭喜。大胡子一回头,赵六碗已经没了踪影。

赵六碗疯了似的在乡里的街道上狂奔,突然,他被一个人一把抱住了,回头一看,是铃铛。

铃铛说,六碗,你在这儿疯跑啥呢?

赵六碗喘吁吁地说,我心里有一只猫,抓得我难受,你干啥去呀?

铃铛说,唉,福生那个犟货,把村长谢长安得罪了,人家不让他在水泥厂里干了,我把人家的屁股当老碗一样舔,就是想让福生回来。可村长谢长安他不是个人,他不让福生回来倒也罢了,还想占我的便宜。好在福生在城里干得还不错,如今租了一节柜台卖菜呢,叫我也去,我再也不想回泔河村了。

赵六碗说，福生是个福蛋蛋呢。

铃铛说，对了，六碗，我都忘了告诉你了，你知道了吧，前天晚上，你家里草棚被一把火烧光了。

赵六碗大惊失色，他问，铃铛，你骗我吧？谁点的？

铃铛说，我骗你干啥嘛，火是半夜烧起来的，谁知道是谁点的呢。

正在这时，汽车来了，铃铛跳上车。

赵六碗的头脑里乱作一团，无论如何，他先要回到泔河村去，看一看他的房子。刚抬起脚，手腕被大胡子攥住了。刚才，他和铃铛的对话大胡子听个一清二楚。

大胡子说，老哥，就算你长着翅膀飞回去，顶啥用呀？该烧的都变成灰了。

赵六碗说，兄弟，那可咋办呀？

大胡子说，老哥，喂肚子吧，把肚子喂饱，我开车送你回去。

大胡子有一辆QQ，二手车，他平时总开着乱转。

老李羊肉馆是不能再进去了，两个人来到一个小面馆，要了一盘凉拌黄瓜，一盘猪头肉，一盘花生米，一瓶辣酒，喝上了。喝到最后，赵六碗“哇”地放声痛哭了。

赵六碗说，兄弟，哥没房子了。

大胡子说，老哥，你跟兄弟干，两年给你盖一座大瓦房。

兄弟，哥没媳妇了。

老哥，你跟兄弟干，好媳妇随你挑。

兄弟，哥的名声被屎糊了，再也进不了村了。

老哥，心里干净，夜里就能睡得着。

兄弟，哥不告了，哥怕了，哥再要告下去，小命儿就保不住了。

老哥，血债血偿，咱绝不放过那些狗日的！

兄弟，哥不告了，真的不告了，再也不告了。

老哥，来，喝酒。

对，喝酒。

赵六碗就着眼泪喝完了最后一口酒，身子一歪，“哐当”一声，酒碗掉在地上，“扑通”一声，人倒在地上。



第二天，大胡子开着他的QQ，拉着赵六碗回泔河村了，刚进村口，就见几名警察把村长谢长安从家里“请”出来，他的手腕子上戴着手铐，明晃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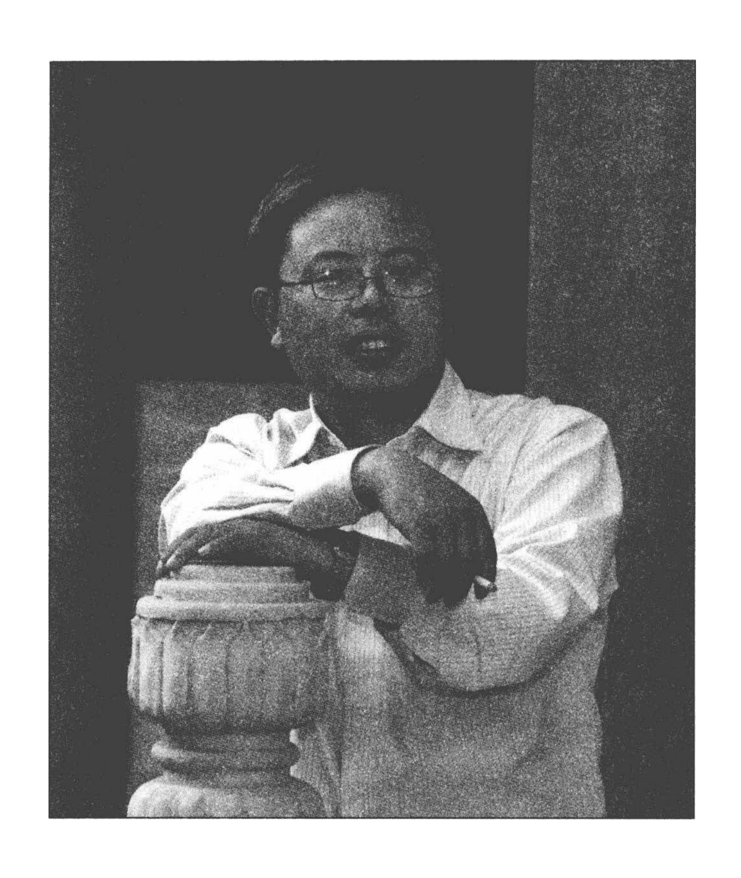
警车启动了，王爱羊带着十几名村民从苹果园里冲出来，抡着铁锹镢头，边追边喊，留下村长，留下村长……

警车在村长谢长安带领村民铺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上不慌不忙地驶出了村口。警车后的村民有人突然跑掉了一只鞋，就弯下身子穿鞋，穿好鞋以后，前后左右溜几眼，发现并没有人注意自己，倏地拐了个弯，消失在苹果园里了；跑着跑着，又有人跌了个“狗吃屎”，坐在地上，一面表情万分痛苦地“哎哟”着，一面夸张地揉着膝盖，揉着揉着，前后左右溜几眼，发现没有人注意自己，倏地拐了个弯，消失在苹果园里了；跑着跑着，有人一头撞在路边的苹果树的枝条上，双手捂了脸，蹴在地上，“哎哟哎哟”地喊着，一面喊着，一面从指缝里望出去，发现并没有人注意自己，也倏地拐了个弯，消失在苹果园里了……警车的身后一个人也没有了。

赵六碗把目光转向他的家，家变成了一片黑黢黢的废墟。

大胡子望一眼废墟，再把目光投向远去的警车，感慨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赵六碗打个激灵，撒腿朝警车追去，他一边疯了似的跑着，一边扬着手喊，村长——不是我告的你——村长——不是我告的你——



杨小凡小传

杨小凡，男，1967年生于安徽亳州。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曾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小说界》等四十多家文学刊物发表小说、报告文学三百多万字。出版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共十部，小说作品被选入五十多本书中。

工　头　儿

□ 杨小凡

一

人有三六九等，工头儿也分三六九级。

杨老四现在虽然也是个工头儿，但他却是最低的那一级。能成为工头儿，是他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事。

今年正月十六，他从家乡龙湾带来了五十号人的当天晚上，老板栾正杰把他叫到工地旁的洪福酒楼。喝了三瓶古井贡酒后，栾老板拍着杨老四的肩头神态严肃地说，“老四，我没看错人！跟我好好干吧，汽车高楼也有姓杨的那一天！”第二天，栾正杰把8号9号两栋18层的瓦工活包给了杨老四。立马，杨老四就成了工头儿。

老四把他带来的五十号人领到工地上，同村来的毛孩就对这些人说，“从今儿起，老四就是咱们的老板了，谁不喊他老板我就掰了他的门牙！”在建筑工地，一块砖掉下来就能砸着一个老板，这话一点儿不假。只要能带几个人包到工程的，都会被人称作老板。杨老四包到瓦工，他就被称为小老板。工地上的人口气都大，带个“小”字就少了些豪气，省略下来就成了老板。栾正杰从商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拿到建筑总包，他就是大老板。

按说，商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胡总才是真正的大老板，但工地上的人们却不喊他老板，而是喊他胡总。不仅如此，他们对开发公司所有人一律是喊某某总的。他们来工地第一天就被告知，以后见开发公司的领导来工地，一律喊老总，不准喊老板，谁喊错了，谁背铺盖卷滚蛋。喊老板比喊老总气派大啊，民工们不理解。对于出苦力的民工来说，不理解不重要，不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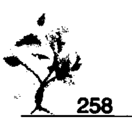
喊，不喊不就业个了。但栾正杰不能不安排，因这商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人是忌讳被别人喊老板的。

杨老四虽然被手下的人“老板、老板”地喊着，但每天派好工后，他却一天不落地在工地上，与别人一顶一地干。老四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有五六年了，瓦工、木工、钢筋工样样都干过，手艺不错，可也老是受小工头的欺负。这些事，前些年老四都认了。不认不行啊，他自己觉得，一个农民而且是只上了小学四年级的农民，不受点委屈恐怕是不行的。有时他也想反抗，但每到此时他总是想起爹的话：农民就慢慢地弄吧！咱乡下人生下来就是干活的命，干活干活，不下力地干，没法活啊！后来，村里几个人跟他一道儿在一个工地上干，就不一样了。倒不是说人多有群胆，而是可以随时与工头儿叫叫板。越是到工期紧，缺人手时就可以与工头儿叫板。现在工头儿也不像过去那样牛了，没有民工他当哪门子工头儿啊。老四自己成了小工头儿，他自然知道手下的人心里是咋想的。别看他们一口一个老板地叫着，但心底里都是有些不服气的，稍有招呼不周到的地方，他们都可能在关节点上给你磨工，使绊子。再说了，老四是刚刚包上工，对一个工时能做多少活还掐不准，如果窝了工，自己就没有了钱赚。他自己加在里面干，一方面可以摸得更清，另一方面大家也不好意思怠工。

这样干了两个多月，老四就觉得不对劲儿。开发公司负责工程的赵工、周工，监理公司的陶工、柳工，还有栾正杰手下的技术员孙胖子和会计菊华，六个人就像六根绳子都勒着他，而且越勒越紧，快有些喘不过气来了。今天这儿不行，明天那儿得返工，工夫不少费可就是不出活。老四观察了包木工的老陈，夜里在铺上翻来覆去地想了一宿，终于明白了，这些人也都是小鬼啊，你不给他好处，小鬼比阎王还难缠呢。既然想通了，老四就有了办法，我以为多大的事呢，不就是人民币没出场吗！

第二天，老四给带班的毛孩说，“兄弟，我不能老闷着头跟你们一起干了，我得打点打点这些人呢。你看明白没有？打发不好小鬼，就难过关啊！”说着，老四从怀里掏出一包玉溪烟，抽出一支放在嘴上，把剩下的一盒搁给了毛孩。毛孩笑了笑，点上一支，猛吸了一口，点着头说，“老四，放心吧。干活这事交给我了，你去打点吧。”

现在，老四怀里开始揣两种烟了，一种是玉溪，一种是红梅，而且至少



每样两包。见这工那工管事儿的来工地，瞅没人就递上一包玉溪；自己在工地上看大家干活累了，就一人甩过去一支红梅。而且总是说，“哥儿几个，歇会儿，抽支烟！咱出来打工，也不能把命都卖给这工地。磨镰不误割麦。”民工们就停下来，嘿嘿地笑，“老四，给你干，舒坦，累死也快活。”老四就笑，“看哥儿几个说的，我老四就是跟大伙一道混饭吃！”一支烟抽完，工人就像充足了气的皮球，比刚才干得欢实多了，活不但不少干，而且比想象的还多。这一点，老四心里是有小算盘的。一天四包红梅，二十块钱，多干半天工就赚回来了。对于这五十号人，一人多砌十块砖，也不只这个数啊。

工地是最难管的，别看清一色的农民工，平时低眉下眼的，但心里都妖着呢。尤其是来挂单的散工，是最难防的。散工就是自己到工地来找活的，往往他们不是两个人就是仨人。老四过去在工地上干活时是遇到过的，所以他就一直防着。这不，一个月前，有仨河北人来找老四，嘴说的比鳖蛋都圆，啥活都能干，工钱差不多就行。老四递给他们仨一人一支烟，笑着说，“哥儿几个，我这儿活少，庙也小，养不了你们。另寻高就吧。”这三人不走，苦笑着脸说，“老板，你就留下俺仨吧，我们都两天没混饱肚子了！”老四看了看他们，就对毛孩说，“带他们到食堂！肚皮都是肉长的，不能饿了肚子。”三人吃过立即就来到工地，推车抓锹地干了起来。晚上，他们在工棚吃了饭后，老四就说，“哥们儿，明天我可不敢麻烦你们了，另攀高枝吧。”第二天中午，这三人就到了钢筋工老田那里。都在一个楼位上，低头抬头都见得面。这三人在老田那里还真是卖力，活也快，人也不哼不哈的。有一天，老田就说，“老四，走眼了吧。这哥仨可是三头牛呢。”老四没说啥，笑笑，递给老田一支红梅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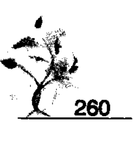
老四开始与监理公司的陶工、柳工和开发公司的赵工、周工打交道时有些憷。他还没有跟这些人打过太多的交道。他就试着来，先是瞅没人时塞给他一包烟，见他们都收下了，而且脸色也变温和了点；接着，他就请他们去吃饭，他们也没推辞；再后来，他们吃饭后就提出去洗脚、洗桑拿、唱歌。老四知道行了，“四位老人头”的威力显出来了。虽然，每次钱花出后心里痛得跟刀割的一样，但脸上还是笑呵呵的。一次，跟开发公司的赵工和周工喝过酒去唱歌，他们俩一人叫了一个小姐。老四不会唱，也不敢叫小

姐,就只有喝啤酒。喝着喝着就多了,酒虽然多了,但老四心里明白,要玩就让这俩人玩个痛快,就又给他们一人叫了一个小姐。赵工也喝多了,就叫老四过去。赵工有些口吃,喝了酒说话就更不连贯,“老,老四,这,这就对了。钱算什么?钱,钱就是我哥俩儿笔尖子一拐的事!老、老四我看出来你厚道,我,我哥俩儿以后,以后就给你打、打工了!”老四,头也晕晕地想不太明白。就说,“赵工、周工开酒,恁能给兄弟面子,咱哥仨就擂一瓶!”周工把怀里的小姐推开,拿起酒瓶,“老四,干!跟俩哥哥混,亏不了你!”

早上,老四的头还晕晕的,木木的不太听使唤。他在想,咱这农村人就是有点不行,没那副金肠玉肚;喝少点儿酒还听自己使唤,多喝点儿人就听酒的使唤了。过了晌午头,老四才真正清醒过来。他抽着烟盘算了一遍,心里就一疼,再盘算一遍心里还是一疼,刀割的一样。乖乖,昨儿一晚上造了2400多块啊!

下午快收工的当儿,赵工和周工来到了老四的工地。老四心里一紧,“这俩爷,今儿还想造啊!”但老四还是一脸的笑,“赵工、周工,欢迎指导,指导!”说着,就把怀里的两包玉溪掏出来,一人一包送上。赵工笑了笑,没有说话。周工也没说话,两个人在工地上转了两圈,老四心里打着鼓,跟着转了两圈。停了下来,赵工看了看周工,笑了一下,就说,“老四,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老四蒙了,赔着笑脸说,“真不懂啊,两位多指点。”周工就说,“你啊,真老实。但我不能让你老实人吃亏。你这工程量大了,跟图纸不一样,要是别人还不哭着喊着要补签证呢!你看看这图。”老四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是要给自己补签工程量,就是变法儿加钱。他就说,“不瞒两位,我老四就小学四年级毕业,真看不懂那曲里拐弯的图呢。”赵工笑笑,“老四,四年级那不叫毕业叫失学。”老四就笑着说,“对,对,是失学失学。”赵工笑过后对周工说,“小周,给老四照实办个单子吧!”

第二天,老四拿到单子,一看就心里一惊。一盘算,工钱竟多出六千四百五十元啊。心里一叹,“拎瓦刀的跟拎笔杆子的,真他妈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走出赵工的办公室,老四心里很复杂,他觉得怀里揣的不是一张纸,而一块千斤重的石头。这钱来得太他妈的容易了,真是笔尖子一拐的事。昨晚花了二千四百多块,今儿就来了六千四百五十块,整整赚了四千块啊!人家都说,钱能生钱,这话真是不假啊。但老四脚跟儿发沉,心里有些



胆怯，他觉得这钱有些扎手，不好拿的。

正在这时，老四的手机响了。打开，就听到周工的声音，“老四，晚上要没事，跟赵工咱仨再弄两杯！”老四就明白了过来，赶紧答，“没事，没事，我能有啥事。马上到！”

老四合上手机，心里突然轻松了许多。

二

还没收工，锁老七就来喊老四去洪福酒楼。

老四本来不想去，但还是去了。一是锁老七这人平时也怪仗义的，再说了锁老七包的是木工，木工卡着瓦工，木工支壳子慢了、使了窝角，瓦工浇注水泥时就得窝工，甚至返工。虽然都是工地上讨饭吃，但木工比瓦工钱挣得要轻巧，钢筋工比木工更轻巧。这一点，老四是知道的，但他也没有眼红过。他信世上没有巧事、好事，只有出力挣钱的实在事。

锁老七是平顶山人，酒量不小，喝起酒跟喝水差不多，一大口一大口地喝。

不大一会儿，一斤半酒搁进了老四和锁老七他们俩肚子里了。白酒这物，刚喝多时人并不难受，只是把人的一个脾气性格放大而已。喝了酒，不敢大声说话的声音变粗，平时不敢想的事敢想了，不敢说的话敢说了，不敢做的事敢做了。老四也常喝多，第二天酒醒了，就会后悔，心里老在想，我昨天喝多了说什么了没有，做什么了没有？总怕有失言失礼失手的地方。这也难怪，现在自己领着一干人在城里挣钱，人就得小了再小，夹着尾巴低着头。这样就不会碍别人的眼，就不会招别人的嫉。做事在前，挣钱事大，人前人后张扬是万万使不得的。但锁老七就不一样，尤其是他喝了酒，就像是吃了兴奋药，那做派比城里人还城里人，比老板还牛?菖。

老七撂给老四一支烟，突然把头伸过来，压低了声音，“老四，哥给你商量个事，咱明天停工吧。”

“咋了？”老四不解地问。

锁老七直了身子，端起酒杯说，“让栾老板加钱，他妈的他凭啥挣这么多？不加钱，咱哥儿几个就晾给他看！”

老四吸了一口烟，又吸了一口，望着老七说，"七哥，这事我老四做不出来。栾老板挣的钱多是栾老板的本事，咱挣的是他的钱呢，咱不能跟他使手脚！"

"嘿，你老四怕钱扎手？！这两栋楼下来他栾正杰能赚200万啊，我们苦两年挣30万足天了。他不该再掰给咱点啊。"锁老七不平地说。

"栾老板能从胡总那儿拿到工程，整天孙子一样跟在后面，重孙子一样招呼着开发公司那些爷，人家容易吗？我就挣我该挣的钱。"老四从心里不赞成锁老七这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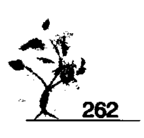
锁老七见老四说出这话，把酒杯往桌子上一蹾，盯着老四说，"老四，这事跟老田我俩可说好了啊，木工钢筋工都要涨，就你出苦力的瓦工不涨？你别喝两盅猫尿，充他妈大尾巴犟驴好不好！"

老四也把酒杯往桌子上一蹾，"老七，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老四挣我的苦力钱！我走了。"老四站起来要走。锁老七也站起来，把老四按了下来。他又喝了一杯，然后说，"老四，我平日里觉得你仗义，但我他妈真没看出你跟钱有仇！"

这世上没有人跟钱有仇的。但老四不愿意这样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打小的时候，爹就教他，无论做啥事算好自己该挣的，别的再多不是自己的也不能伸手，钱是烫手的物件。再说了，老四更不愿背后给栾正杰下绊子。一年前，他是救过栾正杰，但人家栾正杰对自己不薄。先是叫老四到他工地上带班，现在又把瓦工包给自己。做人不能不讲良心，不讲情分，那连猪都不如。猪见主人还哼哼呢。老四铁定了不搅这个浑水。

见老四铁了心地不同意，老七没招了，他不停地喝酒。老四就劝，"七哥，我也知道咱出来挣钱不容易，可苦挣甜万万年。"老七又喝了几杯，显然是真醉了。他突然就哭了起来。老四递给他一支烟，给他点上，然后就劝。这时，锁老七又开了口，"兄弟啊，你不知哥的难处，我他妈不多挣钱不中啊。她，她都怀上六个月了，没钱她不走哇。"

老四点上了支烟，一时无语。锁老七年初在歌厅相中了一个小姐，东北人，叫红字。玩过，嫖过，老七对她动了真情，红字也看上老七的出手大方。后来，锁老七就租了一间房，把红字养了起来。老四刚知道这事时就劝过老七，而且话说得也到位。老四说，老七咱是啥？咱是农民！咱能玩得起



吗？就是玩得起，咱养得起、包得起吗？那山果子从来都是给猴吃的，根本就没有猪的份。可老七着了魔一样，听不进去。有一次，钢筋工老田跟老四一道也劝过老七。但老七却说俺想女人想得苦啊，初中一毕业，爹就说，儿啊，爹没本事，你就出去自己挣媳妇去吧。俺打了六年工，才娶了屁股比磨盘还大的媳妇，俺烦死了。红字呢，那妖劲，勾了俺的魂，八头牛也拉不回头，别说你俩儿的劝了……

再好的肉也有吃腻的时候，再妖的女人也有厌的那一天。俗话说得好，女人脸面有高低胯下东西是一样的，被子蒙了头，一样出笨力。老四看得出，现在老七对红字厌倒没有厌，而是怕了，怕她那双花钱如流水的手。想到这里，老四摇了摇头，又点上一支烟。

锁老七端起酒杯跟老四说，“兄弟，你要是帮哥，你就帮我把红字弄走吧！我早晚得毁在她身上。”老四有什么办法把红字弄走呢，他就劝老七，“七哥，揽了瓷器活儿，咱就不能装孬，再说钻不是金刚的了。走，走吧，天亮了，酒醒了，你就舍不得了。”

老四把锁老七弄到他租的房子。红字正挺着肚子在门口张望呢。见老七醉成这样子，红字有些心疼地说，“你看你，快进屋喝点水吧！”

回到住处，老四又抽了一支烟。他思来想去，最后还是给栾正杰拨了个电话。“老四，啥事啊？深更半夜的。”老四听到手机那边一个女人的埋怨声，“谁啊，人家正睡着呢。”老四知道这女人就是栾正杰的相好菲菲。一年前的那个晚上，栾正杰就是因为她被打晕在马路边，老四救了他。尽管老四知道菲菲不高兴，但他还是跟栾正杰说了锁老七和老田合谋好明天要停工的事。栾正杰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说，“我知道了，老四，哥谢谢你！”

第二天早上，工人们刚到工地，栾老板就领着一个工头模样的人到了工地。他们在木工场地转了几圈，小声说着什么。锁老七就跟了上来，他递烟给栾正杰，栾正杰没接，而是对锁老七说，“老七，你这工慢啊，我又找了个人，这是我老乡。”锁老七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望着身边的这个人，点了点头。这时，这人就对栾正杰说，“栾老板，我那工地就要封顶了，木工活没有了，我随时都能把人带来。”栾正杰笑了笑说，“那好吧，我过一会儿跟老七商量商量再说。”锁老七一听这话，明白了过来，他望一眼老四，知道栾正杰做好了准备，就连声说，“栾老板，你放心，我老七窝不了工的！”说着，

看了一眼老四，又笑着补充道，“老四，你说是吧。你七哥啥时窝过工？”

老四看了看老七和栾正杰，笑着说，“是啊，是啊，七哥没窝过工。栾老板放心吧！”

在场的人都嘿嘿地笑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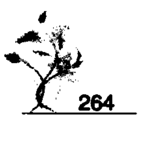
下午刚上工，老四正在三楼检查着刚砌的墙，手机响了。老四掏出手机，那边竟是三福的声音，“叔啊，俺来商城了，刚下火车，你侄媳妇病了，人也生地也生的，只有找你老了。”老四心里一咯噔，苦笑了一下，然后说，“三福，别急，你们就站在出口别动，我去接你们。”自从老四今年包了瓦工，村里人就说他成工头儿了，就隔三差五地有人来商城找他，打工的、看病的，竟还有来找他打官司的。他虽然有时心里也烦，但却要笑脸相迎，再咋说都是乡亲，都以为你在城里发达了，都是带着热脸来的，老四也扭不出冷屁股来。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老四也犯了难，自己不就是领几十号人在工地上干活吗，哪有乡亲们心里想的那些能耐啊。但老四是个重情的人，也是个要面子的人，打掉了牙只有自己往肚子里咽。三福住村东头，虽然叫老叔，其实五十出头了，比老四大十几岁呢。一路上，老四都在想，三福他媳妇过年时还大声大气的，这咋说病就病了呢。

老四见到三福，打一辆的士，到了商城医院。老四让三福和他媳妇站在大厅门口，他自己排队去挂号。号挂好了，老四走在前面，三福和媳妇就跟在后面，像听话的孩子。到了门诊，医生接过挂号单，问了情况，冷冷地说，“可能食道有毛病，明天早上来做胃镜。”老四笑着脸问，“医生，明天早上能做吧？”医生看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谁跟你说不能做了！”

老四把三福和他媳妇领到工地旁的一家小宾馆，开好房间后，三个人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天就黑了下来。老四领着他们来到一家炒菜馆，说，“三福，就在这吃点儿吧。”炒菜馆老板认识老四，就很热情地说，“杨老板，家乡又来人了吧。今儿想吃点什么？”老四笑了笑，点了两个菜一个汤。菜上来了，三福媳妇夹了一点菜，放在嘴里，咽的时候很费劲的样子。三福看在眼里，一会儿他咽菜时，脖子也一硬一硬的。老四知道，他们俩想起来医生说的话了，就笑着说，“没事的，别听那些医生的。”

三福也拾了个笑说，“就是，你看医生那熊样，跟咱欠他八百块一样，



有啥了不起。”三福媳妇乜斜了一眼三福说，“就你能，不说话人家就把你当哑驴给活宰了。”三福拿眼拧了媳妇儿眼，接着说，“现在城里人吃的肉、米、菜、面，哪一样不是沾农药的。叫他们看不起乡下人，早晚的事！”三福又夹了一口菜，然后对老四说，“叔，这回来忘了给你带一袋子没喷农药的面了。”老四就笑笑说，“唉，这城里乡里啊，啥时能尿到一块儿去呢。”

第二天早上，老四带着三福他们来到商城医院。楼上楼下地忙了一上午，化验和胃镜的单子都出来了。医生看着单子，示意老四让三福媳妇先出去。老四和三福一下子意识到不好，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上。这时，医生才说，“食道癌晚期。”三福忙问，“还有救吗？”医生摇了摇头，淡淡地看了老四和三福一眼，轻声地说，“你们是农村来的吧，这病就是动手术，也就保不准活过一年。”

从医院出来，三福蹲在路边，手抓着头发，停了好一阵子，站起来对老四说，“叔，这病不治了，我回去给她弄点好吃的，也不枉她一辈子。”老四望了一眼不远处的三福媳妇，从怀里掏出五百块钱，递给三福，一句话也没说。

把三福他俩送上火车。一路上，老四都在想，钱啊，对有些人来说就是花花绿绿的纸，可对大多数人，它就是命啊……

三

进入十月，天就一天比一天短一小截。瓦工是按天算的，一天的工钱一分不少，但活却干不了那么多。这就意味着老四的赚头一天比一天少。但老四肚里有一把算盘，可以说一直在噼里啪啦不停地算着。

老四有老四的招儿。他先是在大锅菜里多加点鸡架骨或是肉摊子上卖剩下的肉皮，隔三差五的晚上收工搬两箱商城啤酒，给手下人调剂调剂伙食。但他要求大伙儿每天晚上加两个小时的班，加班也不白加，加四个班算一个工。工人们虽然累点，但心里舒坦。他们身上不缺力气，他们要的是能多挣些钱，希望别人把他们当人看。老四前些年一直在工地上干，他最知道农民工都想的什么。有时，老板一个认可的眼神、一支烟都能让他卖命地干半天。农民也是人，而且最在乎别人对他们怎么看。

老四这边没有因为天短减少工程进度，木工和钢筋工自然也得跟上。但锁老七和老田不太尿工人，虽然也加班，但工人们就是出工不出力，活儿上不去。活儿上不去不行啊，老四这边等着呢。钢筋扎不上去，木工就不能立壳子，老四这边的瓦工就没活干。尤其是老田的钢筋活，那是第一步。栾正杰是想在十一月底封冻前，把楼的框架都浇出来，就是完成结构封顶，这就要求老田必须不能耽误。老田一急，嘴就有点儿把不住门，到工地就骂骂咧咧的。越这样工作进度越慢，加班的时间也越长。

由于钢筋没有扎好，老四就没有活干。吃过晚饭，老四就宣布今晚不加班了。工人们高兴得要命，他们倒不是因为不加班就可以休息，而是因为对面工地旁来了“大篷歌舞团”。说是歌舞团，其实就是跳脱衣舞的。工地上都是年轻人，从正月出来快十个月了，十个月不挨女人，他们真是有些受不了。他们难得的一月一天放假到街上去，并不是买东西，而是去看女人。每次一放假后，他们看了一天女人回到工棚，就会大谈女人，而且熄灯后就会听到不少人在被窝里窸窸窣窣地。有的人干脆一点也不避讳，随着一声呻吟，总会说，他妈的弄出来就是爽！

老四的瓦工没活了，锁老七的木工也没活，十几个人就结伴到对面工地大篷去看脱衣舞。毛孩他们一人十元买了票，钻进大篷，就见穿着短裙的女主持人大声说，“亲爱的老少爷们，脱星艾丽丝小姐、张玲珏小姐，就要出场了！”大篷里立即发出一阵狂叫。在架子鼓的轰响声里，两个穿着短裙的女孩迈着猫步走了出来。“脱呀——！脱呀——！好——！都脱光！白呀——！”随着人们的狂呼，两个女孩脱得只剩下胸罩和内裤了。篷内的人边狂呼边向前挤去。这时主持人煽情地大喊，“各位观众，各位观众，别向前挤！好戏在后面呢！”

架子鼓又一阵狂敲乱击，主持人换成一位留长发的男人。他握着话筒，大声地唱着：给她一块钱，她就对你笑；给她两块钱，她就让你抱；给她三块钱……在口哨、尖叫、狂喊声中，两个女孩脱去身上的所有东西，一会儿肚皮顶肚皮，一会儿屁股顶屁股——架子鼓的敲击声、嘈杂的伴奏声、喝彩、咒骂、拍手、跺脚，各种声音搅在一起，像一股浊浪滔天的海啸，把篷内的人卷飞……

走出了大篷，小房对毛孩说，他妈的真过瘾！毛孩借着工地上昏黄的



灯光，看了一眼小房有些变形的脸，狠狠地向前方吐了一口，说，这俩妞真他妈的白啊！可还真不知道我他妈晚上怎么熬啊！他们都点着了烟，边大口地吸，边向工地走去。

离工地还有几十米，毛孩突然停住了。他瞅了一眼工地上聚在一起的一片人，大声说，“出事了！”立即向人群跑去。他拨开人群，钻进里面，见从河北来的那个矮个钢筋工已平躺在了地上，一边蹲着一个人，呜咽地抽泣着。死了！毛孩喊了一声，就往后退。老四对他的腰窝捅了一拳，毛孩一扭头，脸凝固成一张死板。这时，栾老板厉声说，“都给我回工棚去！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人群寂静了下来，你瞅我，我瞅你，纹丝不动。栾老板拿眼把老四、锁老七、老田扫了一下，低声说，“都把人给我弄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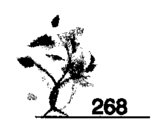
老四、锁老七、老田三人，扭过头，分别撵着自己的人。一会儿，人散去了。工地上只剩下栾正杰、老四、老田、锁老七，看工地的阮中仁、阮中义和那条乌黑卷毛狗了。栾正杰厉声对阮中仁说，“把射灯都给我关了！”阮中仁连忙跑过去，工地上忽地暗了下来。这时，蹲在地上的两个河北人哭声突然变大：我的兄弟啊，我咋回去给咱爹交代啊——我的好兄弟啊，你让哥咋给你媳妇交代啊……锁老七对着其中一个人屁股踢了一脚，“哭顶个屌用！人死能哭活吗！”两个人的哭声小了下来，变成了一声长一声短的抽泣。老四自己掏出一支烟，点上，猛吸了一口，又猛吸了一口，一句话也没说。老田递给他们两支烟，劝道，“大兄弟，业已这样了，你俩说咋办吧！”两个人把烟夹在了耳朵上，突然哭声又大了起来。“唉、唉、唉，我说你俩真他妈变女人了啊！”老七大声说。

栾正杰使了个眼色，向外走去。老田皮影人儿一样地跟过去。栾正杰低声骂道，“看你那个熊样！直起腰来。”老田猛吸了一口烟，对着栾正杰说，“老板，这，这事咋整呢？咋整呢！”栾正杰点着一支烟，说，“工地上哪有不死人的，死了就是几个钱的晦气。还能枪毙了你个狗日的！”老田便不做声。栾正杰这时对老田说，“你给他仨签生死协议了吗？”老田突然来了精神，连忙说，“签了！签了！”“咋签的？说给我听听。”栾正杰盯着老田的脸。老田拍了一下脑门儿，又拍了一下脑门儿，想了想，说，“就两句话，自愿到工地干活，因操作不当死伤责任自负！”栾正杰吐出一团烟雾，不做声了。老田急着问，“老板，这，这下好了！”栾正杰把烟头甩在地上，粗声说，“好

个屁！你那协议没法律效力。死有理，死有理，人死了就有理了。你等着坐牢吧！”老田一听坐牢，身子立即矮了半截，嘘着声问，“老板，你得想办法啊！”栾正杰向天空瞅了一眼，然后说，“你去把那协议给我拿来！”老田转身就走。栾正杰见老田急急地就走，喝道，“站住！把他仨的身份证也给我拿来！”

栾正杰给赵工和周工分别打了个电话，那边说，马上到。地上蹲着的两个河北人，见栾正杰过来了，哭声又大了起来。栾正杰就说，“你们是签了生死协议的，责任你自己负！哭顶个啥用。”锁老七也说，“人死不能复生，人要是命短，喝凉水都能噎死。”栾正杰看了看老四和锁老七，突然压低声音对两个河北人说，“这人真是你兄弟？”蹲在地上的两个人，一惊，抬头望了一眼栾正杰，立即低下头哭了起来。栾正杰蹲下来，拍了拍其中一个人的肩膀，又压低着声音说，“我在工地上滚了二十年，啥滚刀肉没见过？”这时，锁老七拉他俩到背处说，“光哭顶屁用。已到这地步了，我给老板说说，给你们五万，把他弄回家就行了。”俩人哭泣声小了下来，但一言不发。老七按了打火机给他们把烟点上，然后说，“是多是少你得说个数啊。等天亮了，调查了事故的原因，说不准你们还拿不到钱呢！”其中一个又抽泣起来。老四也蹲下来，问另一个人，说，“想要多少，开个口吧！”抽泣的那人也停了下来，看了看老四又看了看锁老七，坚决地说，“二十万！少一个子儿都不行。”“啥？想钱想疯了吧！煤窑闷一个多少钱？两万！你要二十万。好了，好了，咱哥俩儿也不劝了，就叫他们在这里哭吧！”锁老七拉着老四就要走，老四摇摇头，叹了口气。蹲着的另一个人就说，“多少钱有命金贵啊，没摊在你们身上。”锁老七看了一眼老四，俩人又蹲了下来。

赵工、周工、栾正杰正在商量着，老田从出租车下来，急急地向他们走来。栾正杰接过老田递来的一张纸和三个身份证，立即向灯光处走去。他在灯光下，仔细地看了看三张身份证，又仔细地看了那张按着三个红指印的协议，舒了一口气。这时，赵工、周工也跟了过来。栾正杰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赵工和周工轮流地看了又看，三个人的目光交合在一起。老田也跟了过来，栾正杰想了下，然后说，“你过来干啥？快去工棚把工人叫起来，一个一个地问，谁都知道头天他们吵了场架，死这人是被谁推下去的！让看见的人按上手印。”



老田走后，栾正杰又与赵工和周工商量了起来。他们三人又仔细地看了看三张身份证，两张旧的，一张新的。死的这人身份证是新的，叫白天光；另外两人，一个叫白天明，一个叫白炳权。他们分析这其中肯定有诈。但为了尽快处理，最后决定挑明了跟白天明和白炳权谈，天亮前拿钱走人。不然，天亮了，建管处、劳动局知道了，停工不说，五十万也不一定能摆平。于是，三人向这边走去。

凌晨四点多了，白天明和白炳权还死咬着十万不松口。栾正杰说老田这边只出五万，双双就僵了下来。正在这时，老田又急急地来了，他把一张纸交给栾正杰。栾正杰看了看几个红手印，又把纸交给了赵工，赵工看后又交给了周工。三人看过后，栾正杰就把三张身份证、原来签的生死协议及这张按着手印的纸，拍在了地上。他低声地笑着说，"你们说要咋办吧！生死协议签的有，又有这几个人看见他是你们推下去的！这身份证是真是假，你们更清楚！走，咱们都走！这事我不问了，天亮了，让警察来处理吧！"说完，栾正杰转身走了。

凌晨五点多，天还黑着。在赵工、周工、锁老七的劝说下，白天明和白炳权签下了保证书。老田把保证书叠了叠，装在贴身的上衣口袋里，才把八万块钱递过来。老四把烟甩在地上，从怀里掏出五百块钱递给白天明，白天明一愣。老四就说，"看在他在我工地上也干过一天，这是我的心意，拜托哥俩儿给他弄个好点儿的骨灰盒！"白天明和白柄权并不敢看老四，只是狠狠地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天亮了，工地的机器声又响了起来，轰轰烈烈的与往日没有两样，一切如故。

这件事后，老四在工地上盯得更紧了。他这样做，一是怕自己的瓦工出什么事，另一个原因是栾正杰安排替他多操点心。老四在工地现场不停地转，尤其到下工的时候，他更细心。下工往往是问题最多的时候，最容易出事故。晚上下工后，老四就在工地的暗处蹲着，有时一蹲就个把小时。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听说有人夜里偷钢筋。这天夜里十一点了，他与赵工、周工喝过酒后，又来到工地。他远远地站在围墙外，点上一支烟。刚吸了两口，就听见扑通一声，一捆钢筋隔墙掉了下来。他赶紧掐了烟，蹲了身子。不一会儿，一个人影向这边走来。他突然站起来，大喝一声：谁！黑影立即

转身就跑。老四并没有追，他知道这人就是毛孩。

老四是个能沉住气的人。第二天，他并没有问毛孩，见了毛孩像没事儿一样。接下来，他每天晚上都留着毛孩的意。第五天夜里，十点了，毛孩一个人从工棚里出来，左闪右拐地向工地外走去。老四就在后面跟着。出了工地，毛孩打了辆车。老四也打了辆车，跟了上去。毛孩在汽车站门前的一胡同口下了车，便急急地向胡同深处走去。老四也下了车，点上一支烟，一口接一口地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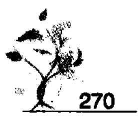
一个多小时后，毛孩走了出来。老四便直接迎了上去。毛孩一愣，笑了笑说，"老四，你也来这儿了。"老四没说话，上前给了毛孩一拳。然后骂道，"这城里的女人是弄的？在城里花钱弄娘儿们，不如回家弄！你哪来的钱？"毛孩头一仰，争辩说，"我他妈都快憋死了，男人不弄女人，还是个男人吗？啥屌城里的娘儿们？弄来弄去还是乡下的婆娘！"老四接着追问，"哪来的钱？"毛孩又一仰头，不高兴地说，"咋了？我又没偷你的！"老四上前抓住毛孩的胳膊，气呼呼地说，"咱挣的是栾老板的钱，咋能再偷他！吃锅里，屙锅里，不是咱乡下人的本分。"

毛孩没有再理老四，气呼呼径直向前走去。老四在后面一边追一边说，"行！明天你就给我滚蛋！"

四

毛孩走了，老四让小房带班。但小房心里并不是十分快活。

小房安排好工，抽了支烟，就在想心事。他从心里觉得老四在对毛孩这件事上，做得过了。不就是偷点儿钢筋，去弄个女人吗。你不去弄，他不去弄，城里这小姐的裆里还不长出蛆来。小房心里想不通，也有委屈。自己都二十五了还娶不到女人，可这些大大小小的老板，哪一个不是二奶三奶的不停换。他听说开发公司的胡总五十多岁了，却月月换女人。为啥自己天天辛辛苦苦干一年，挣的钱还不够这些老板的二奶们买一件衣服的？为啥这么苦这么累，吃的还不如城里人家的狗吃得好？为啥自己拼命地干活，却没房住、娶不起媳妇，这些老板天天包二奶、嫖女人，却日进斗金、腰缠万贯？其实，小房在老家也有个相好的叫小青，今年也十九岁了，人长得



一点都不比城里女孩寒酸。他把在工地上四年打工的钱给小青的哥哥作彩礼，自己才和小青订了婚。但结婚还得挣啊。小房想，现在带班了，一天可以多挣二十块钱了，自己一定要好好干。这样做，一是要对得起老四，更重要的是为早一天娶到小青而干，为能早一天尝到女人而干。

小房还没从脚手架上下来，老四就在下面喊，“小房，快下来！”小房下来后，就被老四带到工地办公室里。简易房里已经坐了一圈人，有监理公司的陶工、柳工、总公司的赵工、周工、栾正杰、锁老七、老田、老四，再加上像他一样身份的几个带班的。会议开始了，陶工说：明天市人大就要来安全大检查了，你们要认真排查，全部消除安全隐患。到时候，出了问题，可别再怪我和柳工翻脸不认人啊！接着，柳工、赵工、周工、栾正杰都讲了一些安全方面的话。最后，陶工总结时说，“老栾，安全标语处里都弄好了，一会儿就送来。上午必须全部挂上，下午我们就来初查。”说罢，他把一张票递给了栾正杰。

十一点多时，标语送来了，两栋楼挂上了红地白字的八条标语。老四虽然识字不多，但他还是认得的。望着脚手架上挂的，“安全生产大于天”、“奋战六十天，争创全年无事故”等标语，老四骂了一句：真他妈胡屌扯！人都死了，还全年无事故呢。老四骂过，正要离开工地去吃饭，电话响了，栾正杰叫他。

栾正杰他们没在洪福酒楼吃饭，而是到了“一闻香羊肉馆”。几杯酒下肚，栾正杰说，“老四，你觉得我这个老板干得窝囊吗？”老四端起酒杯，对栾正杰说，“咋会，老板，工地真不容易整呢。”栾正杰苦笑了一下，喝了一杯酒，眼里就水汪汪的，他又仰头喝了一杯，才说，“那个白天光死了，老田拿五万，我拿三万。可前天陶工、柳工来了，我又给他两万才算摆平。这不，八条破标语又要一万！都说我们包工头赚钱，有他妈几个人知道，咱赚的钱都被这些人拿走了啊！受苦受累，装孙子求爷爷，咱们挣点儿钱容易吗？”老四见栾正杰心里不舒服，就劝他少喝点儿酒，但栾正杰不听，一杯接一杯地喝……

栾正杰喝得不少，但他没有太醉。快结束的时候他打电话让菲菲来接他。一会儿，菲菲开着那辆黑奥迪到了。见栾正杰喝得不少，菲菲就对老四说，“老四，你栾哥这一阵子心情不好，以后少让他喝点儿吧。”老四做错了

事的一样，不好意思地道歉。栾正杰就说，“别胡说，我一点儿没多，我喜欢老四，跟老四喝点儿酒心里畅快。”老四招手打辆车。在车上，老四想栾老板也不容易，刚与老婆离了，又接连这些事儿，叫谁都心烦。但他认为栾正杰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跟菲菲这些年，总算给她了一个名分。人啊，咋一有点钱，就变了心呢。这时，老四想起自己的媳妇苇缨。

这天下午，老四来到工地上。小房立即就跟他说，“四哥，你看这沙子不管用啊，现在正是浇梁的关口，这是河沙啊。”老四蹲下来，抓一把沙子一攥，再用拇指和食指一捻，停在了那里。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掏出烟，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他知道这沙子是不能用的，这房子虽然不是自己住，但用这样的沙子浇梁，达不到安全指数啊！可他又分明知道，这工地上的沙、石、水泥、钢筋几乎所有材料，都是总公司胡总的弟弟和亲友送来的。不用不行，用了安全没保障。但栾老板也没有办法，他一点料都不能进，据说这是拿工程时与胡总说好了的。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料数量还都不够，沙石从车上卸下来，胡总的弟弟说多少方，就是多少方。更让人窝心的是，有一次栾老板喝多了对他说，这些料进来就要现钱，总公司胡总不给钱栾老板也没那么多钱垫，那胡总的弟弟就给他算利息。栾老板说，行业正常的15%利润，他最多能拿到一半就不错了。

老四想，这一路黑下来都要转嫁到房子上。栾老板不会赔钱，他们干活的更不能不要钱，逼着对房子偷工减料。他有时就想，羊毛出在羊身上，狗身上一万年也长不出羊毛来。但这些人买一套房子几十万，不容易的。老四想了想，最后决定不能用这批沙子。他打电话把栾老板的技术员孙胖子、总公司的赵工、周工叫到工地。他要让他们来看一看这沙子怎么用，如果谁说能用，谁就签字。他不能盖这样的房子糊弄买房人，他也不能担这个质量责任。

孙胖子、赵工、周工一会儿都到了工地。赵工和周工抓一把沙子一攥，再用拇指和食指一捻，也都停在了那里。孙胖子就说，“这太不像话了，真是硬往眼里推石磙，这咋能浇梁呢！”赵工看了看周工，点上了支烟，吸了几口，终于掏出了手机。手机通了，赵工说：三哥，这正在浇梁，沙子细了点儿，你来看看行吗？老四没有听到对方的声音，赵工就把手机挂了。于是，



他们就在这沙堆前边等边聊天。老四赶紧又掏烟,给孙胖子递过去。

一会儿,一辆白色丰田车开了过来。因为工地被老四收拾得规整,路是通的,车子就直接能开到沙堆旁。车子到了沙堆旁,刹住了。赵工、周工就向车门这边来,他们到了车门口,车窗玻璃才开了四指宽的缝儿。赵工、周工忙弯腰俯身对着胡总弟弟,想说话。这时,就听车里说,“我当多大屌事呢,这钢筋水泥的还能倒了不成!别没事找事,就这样用。”这时,孙胖子也走了过去,他笑着脸对车里说,“胡总,你看这沙子要是浇梁,安全可是个问题啊!”

话音刚落,车门打开了。胡总的弟弟胡老三下来了。赵工、周工、孙胖子都往后退了两步,他们不知道胡老三要干什么。突然,胡老三一巴掌抽在了孙胖子脸上。孙胖子被突然一打,后退两步,差点仰倒。这时,胡老三又跟上一脚,把正要倒下去的孙胖子踹倒在地。赵工、周工就上前拉住胡老三。胡老三挣了一下,用手指着孙胖子骂道,“你小子今天就给我滚蛋!从明儿起,我什么时候看到你,什么时候打你!”赵工就劝,“三哥,别生气,有话好好说。”胡老三一摆胳膊,扭脸向车走去。上了车,他一边关车门,一边骂道,“想找事,都他妈的给我滚蛋!”车门啪地关上。

胡老三的车开走后,赵工、周工没说什么也先后走了。孙胖子揉了揉了脸,掏出手机给栾正杰打电话。老四没有听清栾正杰说什么,但见孙胖子合上手机,骂了一句什么就走了。这时,老四的手机响了。掀开手机,栾正杰在那边说:“老四,啥也别说了,先停下来吧,这沙子是不能浇梁的。”

刚才的事,工人也看到了,他们也都骂骂咧咧地离开了。老四说,“关你们屁事,都给我少咧咧,回工棚早吃早歇着吧。”工人们离开了工地。老四转身要走,小房跟了过来。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老四。老四一愣,望着小房问,“有事?”小房就笑着说,“四哥,兄弟跟你商量点事儿行吗?”老四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啥时候也学习文明了。”小房又一脸笑地说,“四哥,我媳妇小青来了,就住在旁边的一个小旅馆里。你看能不能让她来工地帮着烧两天饭。这不,也快放假过年了,我俩想一道儿回去。”

老四皱了一下眉头,问道,“你媳妇?不是正月刚定婚的吗?你让她来弄啥。”小房有些下作地笑着说,“她在合肥一家酒店打工,可那老板不安好心,想欺负她,她一气之下就来找我了。”老四嗯了一声,看了看小房,想

了想说，“我先给你说啊，这工地可是男人窝。她可以在这烧几天饭，哥不少她一分钱，但要是有个差错的，可别说哥丑话没说到前头啊！”小房就点着头说，“四哥放心，我就在这儿，连我都没挨过她的身子，谁还敢打她的主意呢！”老四又看了一眼小房，说，“好吧，今天四哥我请小青你们俩吃涮羊肉，也算给她接风了。”

入了腊月，楼的主体再一层就封顶了。老四和栾正杰都有些高兴，虽说风风雨雨的，但毕竟能按计划封顶了。腊月初六，就要浇顶了，栾正杰买了礼花和炮，并给老四封了个红包让给工人改善一下伙食庆贺一下。这也是工地上的规矩，封顶的时候老板就要封红包改善伙食，作为总公司也要送酒来。中午十点十分，礼花和炮齐鸣，工地上一片欢呼。总公司的胡总也来到了工地。封顶仪式结束后，他在栾正杰、老四等的陪同下，来到工棚食堂。这时，小青正在炖红烧肉，热气中小青的身腰影影绰绰的。胡总来到工棚里，看到小青，愣了一会儿，就大声说，“好啊！好啊！”这时，老四就对小青说，“小青，拿出手艺来啊，总公司胡总来看望我们了！”小青转过身来，目光就被胡总盯住了。

走出工棚，胡总高兴地对身边的赵工说，“封五千块钱给厨房，让他们高兴高兴。”赵工就离开了。现在只剩胡总、栾正杰和老四了。胡总对栾正杰说，“这个做饭的小姑娘挺麻利的嘛，我们总部办公室正少一个端茶倒水的姑娘呢。她过去，公司亏待不了她的。”栾正杰对胡总的话感到有些吃惊，他一时不知如何作答，看了看老四，老四也不知如何接话。这时，胡总又说，“怎么？不舍得啊！你们问问她再说吧。”

这顿饭虽然应该很高兴的，可老四和栾正杰却高兴不起来。他们陪着工人们喝了几杯，就离开了。栾正杰把老四叫到一边，对老四说，“叫这姑娘走吧，胡总看上她不是什么好事。”老四心里更明白，他知道这事对小青绝不是好事儿。他看着栾正杰有些发愁地说，“只有让她走了，一走百了。”这时，老四的手机响了。原来是赵工打的电话，赵工说，“老四，胡总想让你工棚里做饭的姑娘到公司办公室来，你想好了吗？”老四看了看栾正杰，支支吾吾地说，“她是小房的未婚妻，这事我做不了主啊！”那边赵工就说，“我给小房说好了，他同意了。”老四没有再说什么，就把手机合上了。栾正



杰递给老四一支烟，然后说，"老四你可给小房说明白啊，这事他自己做主，"老四嗯了一声。

晚上，老四把小房叫了出来。他看着小房严肃地问，"你同意小青到总公司去了？"小房有些不解地说，"咋了，同意了。到那里讨个好工作，有啥不好的？"老四叹了口气，就说，"你可想好了，那可不是咱乡下人享福的地儿啊。"小房笑笑说，"四哥，你想多了，我给小青也说好了，她要去。她说她在酒店啥样的主儿没见过。我还不相信，青天白日的，一个大老总会咋了她一个乡下姑娘！"老四无话可说，扭头走了。

第二天，小青到总公司办公室，说是专门打扫会议室和胡总的办公室。到了年底，马上就要给工人结账了，老四也没有闲心管这些事，他一心想赶快能从栾正杰手里拿到工钱，不然，他没办法跟工人交代啊！栾正杰也急，他跟老四说，"老四，你得有心理准备啊，总公司说资金紧张，工程款只能付30%，这工资我也只能开出一半来。"老四吸着烟没有吱声，他知道栾正杰的难处。胡总不给他钱，他也没法给自己钱啊。虽说上面说欠农民工工资可以投诉，但那是活鱼摔死了再吃，终究不是个好法。老四又想了想，然后对栾正杰说，"栾老板，你也别太急，真不行啊，我和锁老七、老田一块儿去找胡总要去！他不给啊，我们就带着人跟着他。"栾正杰想了想，然后说，"这样硬来恐怕不行，最终他会给我压力的。"老四一时也想不出办法来。

眼看到了腊月十五，工钱的事还没有最终定下来。老四见栾正杰天天在总公司和胡总办公室，心里也急得没办法。这天，他一个人站在工地前抽闷烟，小房就走了过来。他对老四说，"四哥，听说工钱拿不全是吧？我有个主意，你给栾老板说说，要是我们能要来钱，能不能把咱瓦工的全付了。"老四看一眼小房，就说，"你有啥本事能要来钱？"小房就笑了笑说，"你忘了，小青天天给胡总打扫办公室，让她给胡总说说，说不准能行的。"老四没有再理他，转身走了。

腊月二十这天，栾正杰突然给老四打电话。他说，胡总又给他三百万，说是先紧着你们瓦工付。是不是你去找他要了。老四知道是小房让小青找胡总了，他握着电话，一直没有吱声，他不知道该跟栾正杰说什么……

五

正月十五这天，老四推开门就感觉到风不小，但太阳却出奇的好。没有化完的雪，在阳光下发着刺眼的光。几只鸽子从屋瓦上飞过，院子里就飘起吹下来的雪。

老四到厨房，妻子苇缨已经在那里忙活上了。老四倒了热水，边洗脸边对苇缨说，“把家里的东西都做了吧，你明儿也跟我一块儿走，家里没人了。今天吃过，明天就都走了。”妻子笑着答应说，“晌午你可要少喝点啊！”老四没吱声。

还没到晌午，毛孩、小房、腊羔、前进、大军等八个人就先后都到了。老四高兴地让他们进屋，散烟，喝茶，说话。老四把一箱古井酒搬出来，对小房说，“你今儿就是酒司令了，开酒倒酒的事，都是你包了。”小房就笑。一会儿，菜端了上来，老四招呼他们入了桌。酒倒好了，老四端起酒杯，把桌上的人看了一遍，然后说，“今儿是十五，哥请你们吃顿饭，明儿我们就又走了。感谢你们一年来对我的帮助，没有你们，我这个工头儿也当不成啊。我敬弟兄们一杯！”说罢，大家都随老四站了起来，九只杯子碰在一起，大家都笑了。喝了三瓶，人们的情绪都被酒点着了，你跟我碰，我跟你碰，好不热闹。由于开始时，都分别敬老四酒，老四就喝得多些。毛孩又端起酒杯给老四敬酒时，老四笑着说，“兄弟，这次再去可不许再去找女人了啊！”毛孩一口把酒喝了，才说，“四哥放心，那些个女人又没镶金边银边，千人睡万人骑，虚情假意的，还是自己的老婆实在。放心吧，我要是再去找一次，你就把我给骟了！”桌子上一阵大笑。

六瓶酒喝光了，有几个人有些醉了。老四就说，“不喝了不喝了，明天就走了。再喝，恁的那些女人可都要骂我了！”饭一会儿吃完了。点着一支烟，都起身出了屋门。老四把人送到院门口，却把小房叫了回来。他对小房说，“兄弟，听哥一句话，别让小青去了！”小房一听急了，就说，“四哥，你放心吧！小青被兄弟给拿下了。咱男人的物件有三根筋，弄了谁谁跟咱亲！绝不会给你添乱。”老四见小房语气坚决，就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句，“随你吧。反正哥把话说到了。”

正月十六晚上老四和他带的四十多个工人到了工地。栾正杰也是下



午到的。他给老四打电话说晚上在一起吃饭。老四就把从家里带的油炸的麻叶子带上，来到了洪福酒楼。老四到的时候，栾正杰、会计菊花、菲菲，还有另外四个他不认识的人已经都到了。老四赶紧给每人递了一支烟，问着过年好。坐下来后，栾正杰笑说着，"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父亲，孙胖子不能在这干了，就叫父亲来帮点忙。"老四赶紧站起来，握着这个六十来岁老人的手，笑说着，"我眼拙，原来是栾大爷啊！"栾正杰笑了笑，接着说，"这是新来的技术员朱工，这是安装的李老板和查老板。"老四一一与他们握了手，然后坐下。这天，酒并没喝太多。栾正杰第一天请吃饭，一则这是工地的规矩，二则是让老四与新来的认识一下，将来好在一个工地上互相照应。但栾大爷却喝了不少，一是他能喝点，二是大家都要敬他。

主体已经封顶，钢筋工和木工就没有了活，剩下的粉墙、做地、水电、门窗、小配套就都是瓦工和水电工的活了。老四让毛孩负责小配套的带班，让小房负责粉墙和做地。粉墙和做地按平方米承包，一个大工配一个小工，粉一平方米拿一平方米的钱；做地也是一样，也是按平方米拿钱，这样不仅工期快，而且就没有磨工的了。小房也就是检查质量和抄平方米数。栾正杰对老四这种管理办法很赞同。他心里想，老四是个明白人，不用人教的，他自己就能看破活中的道道来。人又厚道，将来是肯定能干大事、挣大钱的。栾正杰也高兴啊，工期提前了，他的管理成本就降了下来，总公司合同签的还有奖励呢。他就对老四说，"老四，加把劲，提前工期奖励的钱我都给你。"老四就笑着说，"栾老板，我只挣我应得的，你这样看重我，我不能对不起你。不过，安装那边你还得催催。不然，最终还是交不了工啊。"栾正杰递给老四一支大中华，然后说，"我知道了。"

金三月银四月，天不热不冷，风也不大，白天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正是工地上的最好时光。老四几乎天天在工地上，他想早一天把工程提前了。栾正杰却来得少了，听说他去接工程去了。做工程的就跟剧团赶场子的一样，得提前找下一个场子，不然，这个工程完工了，接不到新工程，设备、工人就都得晾起来。这是搞建筑工程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已经快有十天没见栾正杰了。这天晚上，老四吃过饭，从工地上转一圈，心里倒真有些想他了。他回到住处，打开电视，电视里正播着《梨园春》擂台赛。一个小姑娘正在唱《打金枝》选段：有——为——王——我……正

在这时，老四的手机响了，他把电视声音调小，打开手机，那边就传来栾正杰的声音，“老四，这几天见你栾大爷了吗？”老四心里一惊，想了想，还真有三天没见他了呢。就说，“有两三天了！栾大爷咋了？”栾正杰就急急地说，“你快到工地上来，我听菊花说他两天两夜没有回来了！”

老四赶到工地，栾正杰正在那里训着会计菊花。菊花显然有些怕了，支支吾吾地说，“好像三天前，有两个年轻人来过，栾大爷跟他们走的。”栾正杰就追问，“你记清了吗？”菊花就回忆着说，“是的，我当时还以为栾大爷跟他们一道打牌去了呢。”栾正杰一遍一遍地拨着栾大爷的手机，手机发出的都是：您拨打的电话没有应答！老四感觉不妙，打牌也不能一打两天两夜啊。他便想到是不是被谁绑架了。但他本不想直接说，但还是说了，“栾老板别急，再找找看。总不会是被谁绑架了吧？”栾正杰想了想，坚定地说，“不可能！要是被人绑了，那我肯定该接到电话了。”老四一想，对啊，绑人不是要钱吗？不给栾正杰打电话就不是要钱，就不可能是绑架。那会遇到什么事情了呢？老四越想心里越后怕。这时，栾正杰说，“老四，走，跟我一道报案去！”

栾正杰和老四来到开发区派出所。刚说了几句，就被接待的一个警官打断了。他看了看栾正杰说，“你说的失主是栾本正吗？”栾正杰连忙说，“是啊，是啊！我父亲就叫栾本正。”这个警官怪笑了一下，向椅背上靠了靠，才开口说，“我们正要通知你们家属呢！”“他发生了什么事？”栾正杰紧张地站了起来。这位警官示意他坐下，栾正杰坐下后，他接着说，“栾本正因涉嫌强奸罪，被依法拘留了。”“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我父亲都六十多岁了，怎么能涉嫌强奸呢？”栾正杰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大声地争辩道。这位年轻的警官突然一拍桌子，大声喝道，“这是你高声说话的地方吗？有什么不可能？只要是男人，长着家伙，就都具备涉嫌犯强奸罪的可能！”

栾正杰和老四出了派出所大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就站在车前。老四拉开车门，栾正杰才坐进车里。他点上一支烟，一口接一口吸。一支烟吸完了，他似乎有了办法，掏出手机给胡总打电话，“胡总，我是小栾啊——是这样，我父亲被开发区派出所拘留了，说是涉嫌犯强奸罪。对，对，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呀。你就给我打电话问问吧，到底是咋回事——啊，好，好，我等你电话！”栾正杰合上电话，放松了些。老四就递给他一支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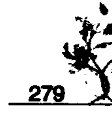


然后说,“栾老板别急,胡总可是这商城的名人,他能摆平!”栾正杰想了想,就说,“对,对,他肯定能摆平!”

吸完烟,栾正杰发动了车子,向工地驶去。刚跑了几分钟,手机响了。他一脚踩住了刹车,车子向前一冲,停了下来。打开手机,就听那边传来了很低的声音。老四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就只听栾正杰不停地说:“知道了——嗯,知道了——知道了——好,好,明天我去办公室找你!”关了手机,栾正杰又发动了车,一句话也不说。老四也不好问什么。车子到了工地,栾正杰打开工地办公室的门,拉亮灯,坐了下来。老四也坐了下来。栾正杰点着烟,对老四说,“这不可能,他怎么会强奸这个女人呢。”老四就问,“哪个女人?”栾正杰叹了口气说,“就是送防水胶的那个!”这时,老四想起来了,那是一个湖北女人,应该有四十岁了,头发烫得跟狮子狗一样。她是每次来送胶时都跟栾大爷又说又笑的。但老四还是不相信,栾大爷会强奸她。就是真发生了那事,也一准是你情我愿,为了骗点钱而已。

锁老七也听到这个消息,就给老四打电话。最后,老四问,“七哥,红字咋样了?”锁老七就在那边说,“别提了,前几天我租的房子被查了,说是我们非法同居,罚了一万。不给钱就要拘人。这事过后,红字就想走了。我给她两万块钱,她回东北了。”老四在这边说,“好事,女人啊,女人的那东西看着是个蜜蜜枣,其实是个害人坑。”锁老七就在那边说,“老四,你放心,我是被女人缠够了,天仙玉女也动不了我的心。”老四没说什么,只是笑。

接下来的日子,栾正杰就没来过工地。老四也不好问,他只有把工地上的活干好。但他还是从赵工、周工等人嘴里不断地听到一些消息。都是个圈套,栾大爷是跟这个湖北女人去了丽云宾馆。喝了一杯水就没有了知觉,醒来的时候,他和那女人都光着身子躺在床上。这女人跟他要二十万,栾大爷不给,就回到了工地。两天后,就被两个便衣公安带走了。后来,胡总让他弟弟胡老三出面摆平。先是说公安同意,只要那女人愿意和解,撤诉,他们就不问了。栾正杰给公安花了钱,又给和事的中人花了钱,那女人写撤诉时也拿到五万块钱。但后来还是不行,上面又说人都拘了,不能说撤就撤,得检察院同意。再后来,又听说做了精液验证,只要化验出那女人内裤上的精子不是栾大爷的就行。胡老三领着栾正杰又在检察院和省公安厅跑了两个多月。一会儿说人马上放出来,一会儿又说不行了。老四被



各种消息弄得心神不定的。但他坚信自己的判断，栾大爷和栾正杰是被人编着圈儿的黑了。

时间过去半年多了。这天栾正杰到工地上来了。老四递给他一支烟，小声地问道，"栾老板，栾大爷的事情差不多了吧？"栾正杰长叹了一口气，又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说，"老四，这天下不公的事太多了。钱都花六十万了，越弄越麻烦。只有认了！"

没过几天，栾大爷的事开庭了。因强奸罪被判三年。那天，栾正杰从法庭出来就给老四打电话。老四到了他的住处。他们就开始喝酒。两个人喝了快两瓶了，栾正杰显然是喝多了，流着泪对老四说，"难啊，咱做工头儿的啥也不是。别看苦心巴力、装孙子求爷爷的挣俩钱，可那不是咱的啊，说不准哪一天就又乖乖掏出来了。最后怎么样？拿了钱，还得坐牢！钱算他妈的什么东西，连那些鸟人的一句话都不如……"

六

秋天是植物消瘦，动物长肉的季节。

进入十月，秋天就快过完了，可老四觉得栾正杰不但没有长肉，而且越来越瘦了。人也萎顿了许多，也没有了精神。老四年轻时跟师傅打拳卖艺时，听过一个卖药的老头说过，人就活个精神；精从肾来，神自心生。身瘦肾衰，精气不够人就志短气虚；心思烦乱，自然神无从来。现在看来，栾正杰由于父亲的事确实精神委靡，心气不足。老四觉得这不是个小事，他必须帮一帮栾正杰。这并不仅仅是他跟着栾正杰做工挣钱，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看着栾正杰这样消沉下去。人生一世，谁还没有个坎坎坷坷，关键是跌倒了再站起来。老四就常找栾正杰聊聊，给他说些开心的事。看上去虽然有些好转，但情绪还是时好时坏。他父亲出的这事，他瞒着母亲，而母亲却时不时打电话来，她似乎感觉到老头子出事了。每次电话来，栾正杰几天精神都特别的差。

老四为了不让栾正杰为工地多操心，他就更尽心，工程也就进展得很快。楼前的下水道、路面、车棚等小配套工程，也在收尾中。老四给毛孩和小房安排好后，就想请栾正杰出去走走。这天，他跟栾正杰说，"栾老板，你



开车到我老家去一趟行吗?你也去散散心,我给你弄点野味补补。"栾正杰也正想出去走走,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六个小时的车程,他们就来到老四的老家,龙湾。这地儿之所以叫龙湾,是有一个不太大的龙河在这里拐了个弯,河的上游有五条支流,像龙的五爪,沟沟坎坎。一湾湾一汪汪的水,荡漾回旋,水波闪闪;河坡堤岸长着各种果树和庄稼、野草,野鸡、野鸭、野狗不时飞来跑去。

栾正杰看着这里的一切,心里猛一畅快。他跟老四说,"这儿真是世外桃源啊!等过两年,我就到这儿来养老算了。"老四就笑着说,"是啊,这真是个舒心的地方,我要是再挣点钱够养老的就回来。当然,就是挣不到钱,也是早晚得回来的!"栾正杰就说,"放心吧,有我在,你会挣到钱的。"老四赶紧接着说,"这可是你说的啊。你不是说不干了吗?你不干了,我跟着谁挣钱呢。"栾正杰就笑了笑,"今儿你带我来这里,心情好多了,又想继续干了!"两个人就边笑边在这里转悠着。转了两个多小时了,老四就对栾正杰说,"栾老板,看兄弟我给你露一手!"栾正杰有些惊奇地说,"好!"老四说,"你坐这里等着,那边有条野狗,我去抓。"栾正杰向前面的一片杂草望去,什么也没有啊。

这时,老四慢慢地向那片杂草走去。他快到草地前,把食指往嘴上一放,呜呜吹上几声,一条野狗就乖乖地向他身边跑。等野狗离他有一丈多远时,他就蹲下了,从怀里掏点什么,平放在左手心,手贴着地面,野狗就越来越慢地向前走,走着走着就俯在地上向老四跟前爬来。野狗离老四的手有半尺远时,他就伸出右手,轻轻地抚着狗脖子上的毛。突然,老四的手往前一送,一抓紧,一翻,噔嘣一声,他的手像钳子一样钳住了野狗的嘴,这时野狗的两条后腿蹬扒着扑腾了几下,就再也动不了了。栾正杰惊得半天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老四叫他,"栾老板,来啊,今晚咱就吃它了。"

回到老四的家。老四很麻利地把狗呛死,剥了皮,下到烧柴的地锅里。老四又把提前买好的花椒、大料、丁香、桂皮、生姜、砂仁、玉果、白藏八大料放进去。大约一个半小时,肉煮熟了,色泽鲜红,肉烂而不腻,香气浓郁。老四拿出一瓶酒,打开,然后对栾正杰说,"栾老板,这种狗肉能安五脏、轻身、益气、补肾、健胃、暖腰膝、壮气力、补血脉、补劳伤,可是个好吃食啊。"几杯酒下肚,栾正杰来了精神,他对老四说,"生活原来还这般有滋味,阳

光世纪城那标我准备投了……”

车子回到商城的时候五点多了。栾正杰回住处去了，而老四却直接去了工地。四天过去了，工期进度比老四临走时的安排慢了点。老四在工地上转了一圈，没有见小房。他就问毛孩，“小房到哪里去了。”毛孩说，“刚才还在呢，没走远。”老四给工人散了烟，就走了，他想到工棚去看看。来到工棚，见小房正坐在门外吸烟。见老四来了，小房赶紧站起来。但老四已经看出小房精神不太好，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掏出烟，准备给小房，小房就赶紧两步上前接着。烟点着了，老四笑了笑说，“咋了？这还没入冬，就霜打的一样了。”

小房猛吸了两口烟，枯皱着脸，欲言又止。老四心里已判断得八九不离十了，可能就是为了他未婚妻小青的事。想到这里，他就说，“看你那个熊样儿，有啥大不了的事？给哥说说。我还不相信真有解不开的疙瘩！”小房叹了声气，就嗫着声说，“这俩月俺就感觉不对劲儿了。”说罢这句就不再言语。老四等了半天，见没有了下话，就有点儿急地说，“说啊，咋还大喘气呢！”小房又接着说，“开始，俺先觉着她对俺不亲热了。前天晚上，她竟不让俺去她住的地方，说影响她工作。白天工作，夜里还给谁工作？反正她有点儿变心了。”老四一听更明白了，就对小房说，“那让她回老家，你们结婚不就得了。”“她要回去就好了，她说如果俺要逼她，她就跟俺吹！”小房说完，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头发。

老四就说，“看你那熊样，我早就说，你这是让耗子给猫当服务员，挣钱不要命。现在好了！你还愣着干吗呢？去洗个澡，收拾收拾，晚上就去她那儿不要回来了。”小房看了看老四不解地问，“我去弄啥啊！”老四就急着说，“你不是说屌上有三根筋，挨谁，谁跟你亲！按说，这都不是我当哥的能说出口的话。”

老四说罢，转身走了。

栾正杰从老四的老家龙湾回来，人就有精神了，变了个人一样。他开始为阳光世纪城投标忙活着。老四也打听过了，阳光世纪城是一个新加坡女老板干的，中标了，是包工包料，干的是交钥匙工程。只要工程合格，开发公司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事，利润也自然会多的。绝不会像现在干的工



程，料是开发商亲友供，还要给这些管工程的烧香进贡、花钱打点。他从心底希望栾正杰能中标，这不仅仅是他又有活干了，而是他也不想一边干活一边伺候这些关关道道的大鬼小神了。出力挣钱，图个快活。现在，钱花出去了，也通过这些人挣了些不该挣的钱，但心里总感觉不踏实，不舒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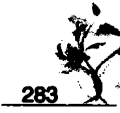
栾正杰投过标这天，轻松了不少。他来到工地上转了圈，对老四说，“快点扫尾，拔蜡走人，那边开过标就动工。”老四一听心里很是高兴，他知道，栾正杰这人说话是有准头的，没有把握他不会说这样的话。他陪栾正杰从楼上走下时，就说，“栾老板，今天你高兴，我请你喝两杯？”栾正杰很爽快地答应了。

老四和栾正杰正在喝酒的时候，毛孩打老四手机说，找不到小房了，打电话也不接。栾正杰就说，“今天不喝了，工地上少人是大事，你快去工地吧。”老四出了洪福酒楼，他正在想这小房到哪儿去了呢？这时，赵工打来了电话，让老四到总公司胡总的办公室。老四预感这事估计跟小青有关，就急急地去了。

到了胡总的办公室，见小房堆在沙发上说着什么。胡总见老四来了，就对老四说，“把他领走，再不走我就报警了。”老四连忙赔着笑脸说，“胡总，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胡总把一张纸递给老四，然后说，“你看看！”这时，赵工就说，“这是小青的辞职信，写得明明白白的是自愿走了，你看这不是红手印吗？”老四看了看，就明白了。这事，你小房再在这里闹也是没有用。于是，他就对小房说，“走吧！小青写得明明白白的，你跟胡总要哪门子人。自己的媳妇自己找去。”小房先是不动，后来还是被老四拉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小房也失踪了。老四急啊，但急也没办法，一个长着两条腿的大活人，谁也捆不住他呀。但他还是担心。五天后的夜里，小房来到了老四的住处，见了老四坐下来就哭。小房回来了，老四就放心了，他知道只要小房不出事就行，小青肯定是跟上胡总了。老四把小房骂了一顿，小房才说出真相。原来，他跟踪胡总，终于在郊区一栋别墅里看到了小青。他被保安打了一顿，胡总才让他进去。小青把两万块彩礼钱给了小房，还给了五千块的利息，然后就说一刀两断。胡总最后也甩给他两万块钱。同时，甩过来的还有一句话：你再敢来这里，我就让你永远消失！

老四听小房说完。吸了支烟，又吸了支烟，然后说，“你走吧！不要在商



城了，不然，你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小房就呜呜地哭。老四就骂道，“你还是个男人吗？那个贱人就是回来，你还敢要吗？有这两万块钱，回咱龙河湾，啥黄花大闺女找不到啊！”

七

阳光世纪城这次分三个标段，一下开标12栋，近十万平方米，每个标段4栋，但投标的有11家建筑公司。当然，这11家中有实力的也就6家，但这6家也会使竞争十分激烈。尤其，人们都知道阳光世纪城的胥老板是从新加坡来的，听说这家新美国际公司相当有实力，而且工料全包，建设中就不会有太多的麻烦，即使利润少点大家也会极力去争。由于父亲的事让栾正杰心情不好，他本来对投标并不报太大的信心，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投的。中了就干，中不了就休息一段。但投标前，东州一建、华南二建、成大建安、北方四建、商城一建5家公司都分别找到他，要与他联合抬标。

因为是大家抬的，你中标了就要拿出一些利润分给这几家公司，当然得按抬高的比例。这也是建筑这个行的行规，不然没谁给你抬高。问题是，这里面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谁都想中标，就是价格低点中了，也毕竟比没中标，分点抬标费划算。虽然大家说好了要比正常预算价高1至5个百分点，但谁也不知道对方是否真这样做。其实栾正杰不想这样做，现在他觉得人只能挣自己应该挣的钱，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有定数的，不能强挣，强挣也不一定能挣到，就是挣到了也不一定是好事。他想，自己就是要坐庄中标，也不会抬价的。但他为了能在这个行里混下去，还是答应了来找他们的公司参与这件事。当然，这也是他做的两手准备：他不准备抬，真中上了无非给其他几家一点钱；要是别的公司准备骗他，他中不了标，也可以得到五十万。

许多事情往往是出乎意料的。就在他准备投标的前一天，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前两次他没接，第三次接了，对方是一个女的，说自己是新美国际公司的，要见他。栾正杰听罢，吸了支烟，最后还是决定去了雅兰茶吧。

见栾正杰的是新美国际公司的江总。她开门见山地给栾正杰说，“栾总，听说你想参与阳光世纪城项目？”栾正杰笑了笑说，“标书做好了，准备



投标。"江影笑笑，然后说，"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你的情况，如果让你做这个工程，我们做笔交易如何？"什么交易？栾正杰心里一惊，但立即明白了八成，他想肯定是与胡总有关的。他吸了一口烟，也笑笑，然后说，"江总说的，我不太明白。"江影又笑了笑，然后从手包里拿出一张纸，放在茶桌上，用右手食指推给栾正杰。栾正杰看着江影，但江影并不说话，只是两只眼盯着他。他看了看推在眼前的纸片，抬眼时正与江影目光相碰。江影再次笑了笑，然后用食指把纸片拉了过来，收回手包里。虽然只扫了一眼，栾正杰还是看清了纸片上的那行字：胡黑你的钱的经过。栾正杰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表情僵硬得很。

这时，江影端起茶杯，她并没有喝，而是端在空中，盯着栾正杰的两眼，声音很低地说，"我不要你现在回答，明天中午给我回话。不过，有一点要提醒栾总，你做不做没关系，但要是给我走了风声，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后果，我想你是知道的。"说罢，抿了一下茶杯里的水，笑着说，"我还有事，先走了！"

栾正杰回到家里，就把自己关在住处。饭也不吃，就只抽烟、喝酒和水。从下午到晚上，现在天快亮了，屋里烟雾重重，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不停地大口吐气。城市钟楼又一次敲响了，声音虽然隔着玻璃，但那拖着长音的响声还是传到了屋内。栾正杰突然站了起来，把手中的酒瓶猛地往茶几上一掼，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和玻璃。随着一股清新的风吹过来。他长长地吸了一口，然后骂了一句：是你先不仁的，也别怪我不义！

水晶宫洗浴会馆是栾正杰的老去处。他一进门，服务生就把他请进了一个单间。栾正杰很快把自己脱干净，趿着拖鞋走向池子。他进了池子，感觉水温一下子从下到上漫过全身，感觉舒服极了。很快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他的心思依然在江影和胡总身上。他突然觉得胡总这些年对他太不仁义了，从他身上剥了一千多万，而且在他父亲出事时，胡老三还诈了他那么多钱。你们的心也太黑了吧！但他也知道，他一旦把这些细节交给江影，胡总就有可能进局子，商城房地产开发公司就会出现问题，新美国际公司就会在商城独领风骚。但这些事与他栾正杰关系不大了，他并不只是非要拿到这个标、挣多少钱，更重要的是要扳倒胡总，出口恶气。当然，做任何

事都是有成本的，栾正杰不可能不考虑成本。他想，既然如此了，也要尽力与新美国际较一较劲。

从水晶宫出来，栾正杰三次掏出手机，又都一次次地放进了包里。最后决定他还是要等江影的电话。坐进驾驶室，他并没有发动车，而是又点了一支烟。刚吸了一半，手机响了。他知道是江影的。他没有慌着去接，等铃声响了三下时，他才按下接听键。那边便传来江影低沉的声音：栾总，想好了吧！栾正杰憋了一口气，镇定了一下，说：想好了。停了一下，江影才说：那好，十分钟后老地方见。

栾正杰来到了雅兰茶吧，坐下，点上一支烟，正在要茶时，江影到了。江影坐了下来，对栾正杰笑了一下，然后说，“我知道栾总是费了思量的，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茶上来了，栾正杰端起来，喝了一口。江影看着他笑了一下，然后说，“栾总是个喜欢喝热茶的人，爽快。那我也就直说了，这次交给你两个标段，按进度付款，不让你垫资！不过，你得保证给我的东西也是货真价实的！”栾正杰笑了笑，把烟掐掉，然后说，“江总放心，我是搞工程的，尺寸的事我还是能把握的。”江影喝了一口茶，看着栾正杰的两只眼睛说，“好！开标后把东西给我。不过有一点我要提前告诉栾总。”栾正杰心里一愣，看着江影说，“说吧。”江影端起茶杯说，“我是很忙的，交给我东西后，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以后我们俩压根就不认识了。不过，工程的事我会在后面按约定给你办得满意的！”栾正杰笑了笑，望着江影眼镜片后面的眸子，爽快地说，“好！”

开标这天，老四正在工地上仔细地检查着，因为后天就要验收了。五点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他打开手机，栾正杰就在那头说，“老四，你先到同庆楼订个小房间，我一个小时后就到！”老四心里一喜，他知道栾正杰中标了。就立即离开工地，回到住处。到了住处，他换了件衣服，把自己收拾了一下，就打的去了同庆楼。

同庆楼在商城是高档的酒店，也最有特色。包间要么十二人台、要么四人台，中间的房间不多。这主要是为了适合顾客的特点。来这里的人，要么是高档的大聚会，要么是极要好的人边吃边说事儿的。老四要了个小房间，让栾正杰点了两个主菜，他又点了两个主菜，其他的菜就由酒店自主配送了。老四要了瓶古井贡十年陈酿，两个人就喝了起来。老四知道是中



标了，就不再说中标的事，只顾跟栾正杰碰酒。喝了有八两酒，栾正杰的心情没有刚来时好了，话也没有刚才多了，还不时叹着气。老四摸不清到底是咋了，就试探着问，“栾老板，不是中标了吗？你咋犯愁了呢？”

栾正杰摇摇头，没有答话，端起酒杯，一仰头喝了。老四想，中标了，那还有啥作难的呢？莫不是资金有问题。垫资干工程这也是行规啊。他端起酒杯给栾正杰敬了一杯，又试探着问，“是不是资金紧张？”栾正杰点上一支烟，看着老四说，“不是。房地产这行就是四两拨千斤的事，开发商让我们垫资干到出地平，他就可以拿证销售，甚至不动工都能卖楼花。他们收了钱就会开始给我们付钱。我们做工程的，只要中了标就可以招来供料商，就会有人给咱送料。咱只要有租设备、拉围墙的钱就行了。你说钱算啥？不是大问题。”老四虽然也知道些这里的道道儿，但听栾正杰一说，心里就更疑惑了。那到底是为啥长吁短叹的呢？他见栾正杰没说，自己就不想再问了。端起酒杯，跟栾正杰边碰边说，“我也给你帮不了啥忙，我就再敬你杯酒吧！”

栾正杰喝了这杯酒，想了想，便开口说，“老四啊，干工程这行，水深得很。有些事啊，你不知道也好，知道得多反而成负担了。”老四就说，“是啊，是啊，我只要知道跟着你好好干活就行了！”两个人就又碰了一杯。这时，栾正杰说，“老四，这五万平方米利润咱俩四六分，你四我六！”老四一听，猛的一惊，他只想挣自己包的清工钱，从没想过分栾老板的利润，何况这干工程也没有这一说啊。就笑着说，“栾老板，你看得起我了，不过我还是那句话，我挣我应该挣的，你挣多少我不眼红。”栾正杰望着老四，自己喝了一杯酒，然后说，“老四，我也不是白给你利，因为我想在老家开个厂，工地的事得你全操心。”老四也喝了一口酒，很认真地说，“操心是应该的，只要栾老板信任我，分成的事以后再说吧。”栾正杰也笑了，两只酒杯“咣”地一下碰在了一起。

老四干的两栋楼土建整体验收后的第五天，监理公司的陶工给老四说，胡总被“双规”了。老四对“双规”不太明白，但他知道是出事了，被政府抓起来了。陶工走后，老四就给栾正杰打了个电话问这件事。栾正杰没接老四的话茬，而是在电话那头说，“老四，我正要找你呢。你尽快回老家再弄来百十号人，阳光世纪城这边半月后就开工了。”老四还是想问一下胡

总的事，就又说，胡总出事了，这边工地还没交呢。栾正杰就说，“我们是干工程的，胡总的事跟你没关系，你现在就去招人，我这几天有事外出一次。你就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第二天，老四就回到了龙湾。回来的当天晚上，小房来到了老四家。说了一会儿话，小房就问，“四哥，商城开发公司那个胡总出事了吗？”老四一愣，立即明白了一些，他眼盯着小房问，“啥意思？你老实跟我说。”小房低下了头，点上一支烟，吭哧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有人找到我，给我一万块钱，我写了胡总与小青的事。”“什么？你，你，你咋做起这事了！”小房胆怯地望着老四说，“谁让他夺我的小青的，兴他胡总不仁，就不允许咱不义了？我还按了手印呢。”

老四猛吸了一口烟，声音很大地说，“小房，你有种，那是咱乡下人做的事吗？你等着吧！”

八

秋收过后，该走的男人又从田野乡间走回了城市；散在城市里做工的男人，还没到该回来的时候，乡村里的男人比公狗都少。老四要想一次招到百十号人，实在是困难。他在龙湾待了十天，才凑够五十人。他心里猫抓狗挠的一样，因为栾正杰要求他带百十号人过来。他准备先带这些人回商城，实在不行的话，再从商城劳务市场上抓点人。

这样想好了，他觉得应该先给栾正杰打个电话，给他事先说一声。他拨栾正杰的手机，怎么也拨不通，一连拨了一天都不通。这时，老四在心里琢磨，他感觉栾正杰肯定是因为胡总的事被牵连了进去。越想越觉得自己判断有道理，联想到那天栾正杰他们喝酒时说的话，心里更加没了底，他不知道栾正杰还能不能出来了。最后，他决定给菲菲打电话，问问情况。菲菲的手机打通了，菲菲告诉他说，栾总没事，到外地去了一趟还没有回来。工人的事先停一停吧，阳光世纪城那边一时还开不了工。老四感觉似乎更不妙，这是一种预感。他便决定立即回到商城，因为他怕自己的工地上再出什么乱子。现在栾正杰不见了，如果再出什么乱子，那就更不好收拾了。

老四来到商城时已是晚上十点了。他事先没有给毛孩打电话，自己随



便在街上吃了点东西，就向工地走去。现在工程主体验收完了，由于胡总出事，配套、水电、消防等分项验收就停了下来。工人就没太多的事可做，工棚里灯火通明的在打牌和侃大山。老四刚走近工棚门口，就听见里面热热闹闹地争吵着什么。他就没有进去，而是站在外面听了起来。

为啥咱那么苦，挣钱还那么少呢？每天十多个小时，一年纯收入也不过四千块。听说有一个县委书记，一年收入几百万呢！比咱全村人一辈子的收入还高！老四听出这是腊羔在声音很大地说着。话音刚落，前进就接了上来。向地上很重地啐了一口，尖着嗓子说：咱农民工的地位咋那么低？咱农民不是排在工人老大哥后面，位居老二吗？咋了个“工”字之后就成了老幺了？咱见人低三分，出了工地就遭白眼，这上屌山上说理去！毛孩子就接着说：前进，我们都愿意当农民工老幺，你去当老二吧。工棚里就响起一阵笑声。笑声停了，大军又发起了牢骚：现在城里人失业有补助、生病有保险、生孩子有保险，咱农村人就是铁人啊，咋就没有这补助那保险的？毛孩打住了大军的话：说这些不咸不淡的鸟话有啥用，谁让你投错胎了啊！

老四听着觉得怪入耳的，就点上了一支烟。平时这些人虽然与自己在一起，倒没听他们说这些事，更没想到他们能把话说得那么精彩。他便想再接着听一听，也好了解这些弟兄的心思。这时，腊羔却转换了话题，他拍着身下的木板说：都别胡屌扯了，说点正事吧。这半夜里三更的说啥屌正事？前进就截他的话，接着说：现在胡总出事了，栾总也不见了，眼看就完工了，咱的工钱还悬着呢。工棚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大概有两分钟时间，大军就说：听说进去不少人了呢！老四一听这话，觉得不能再让他们胡扯下去了。就大声地咳嗽一下，推门进去了。屋里的人见老四进来了，都从床上坐了起来，对着老四笑开了。有些发红的灯光下，十几张古铜色的脸，显得有些变形和怪异。

老四给他们每人扔了支烟，笑着把每个人都看了一遍，然后说，“天不早了，别胡扯了！要知道言多必失，隔墙有耳。咱是打工的，那些事跟咱不沾边，早点睡，养足精神，栾老板出差过两天就回来，一回来阳光世纪城就开工了。”说这话时，他心里也没底，只是为了稳住这些人，随口说的。因此，话一出口，他也觉得心里没底。他吸了一口烟，就把话岔开了。他看着腊羔又说，“别不知足了，咱农民也有好的地方。有人说，咱房子盖了千千

万，自己没有一瓦片！我看这话说错了。咱亲手盖的房子最早的住户就是咱们！那些没完工、没装修的楼房，哪个不是咱们先住的，咱们是年年住新房啊！”工棚里响起一片笑声，几个人都说还是四哥说得对。老四知道这些笑都带着自我解嘲，但他还是很开心地走出了工棚。

第二天，老四给菲菲又打了一个电话，他没有提栾正杰，而是告诉菲菲他已经到商城了。菲菲就说，你别急，离开工没几天了，老栾肯定很快回来了。从菲菲的话中，老四听出了一些底气，他判断菲菲是知道栾正杰的情况的，甚至她是能与栾联系上的。这样想来，心里就安生了不少，也不再急了。他就在工地上指挥着自己的人，加快工程扫尾。虽然他知道胡总出事了，整体验收是要些时日的，但他还是认为应该先把工地上的事做完，反正是自己的活，早晚都得干完。晚干不如早干，一气呵成，既省工又省心。至于胡总出来不出来，对自己关系并不大，商城房地产开发公司也不会因胡总进去就散摊子的。

阳光世纪城是元旦开工，现在离开工还有六天。老四算着日子，有些沉不住气，就想再给菲菲打电话问一下栾正杰的情况。但他试了几试，最终还是没有打。他想，栾正杰又不是不知道开工的日期，无论他在哪里，他总比自己急。但他还是睡不安坐不宁的。这天夜里都快十二点了，他还是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乱哄哄的。又过了好长时间，他正想睡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他下意识地觉得肯定是栾正杰打过来的，就急忙拿起手机。按了接听键，那边果然是栾正杰的声音，“老四，我出来了，明天早上你过来，我们商量一下开工的事！”老四连声说，“好！好！栾老板你休息吧，我明天过去。”

元旦这天，阳光世纪城如期开工了。开工的场面很大，老四从没有见过这么排场的开工仪式。他和栾正杰站在人群的第二排，前面八米多高的彩虹门下，红地毯上站了十几个官相逼人的男男女女。老四听不太明白，但他知道新美国际这家新加坡的公司非同一般，省里市里的领导都来了，那肯定不一般。宣布剪彩了，震天响的礼炮轰轰隆隆地响起的那一刻，老四心里突然升起一股豪气，他觉得给这样的公司干工程，心里爽快，放心。

开工仪式结束后，栾老板照例给老四一万块钱，让他给工人发点红包



和改善一下伙食。老四心里也高兴，他每人发一百，然后又自己掏出两千块钱交给毛孩，让他给大伙们好好地改善一下伙食。虽然有些小工头，这个时候往往会扣下一点，但老四从来都不这样做。他心里有本账，这个时候工人高兴了，将来多出点儿活，少出点儿事，自己赚的比这要多很多。虽然他也不是非要多赚回多少，但工人们也都心里明白，肯定不会让他吃亏的。这次栾正杰接下的是两个标段，八栋楼，占整个开工的一半，工地自然就大。这样的工程，老四还是第一次干，心里有些拿不准先从哪里下手。

栾正杰看出了老四的心事，就笑说，“老四，春节前要把工棚搭好，围墙接好。这个工程和别的工程不一样，要先做配套，然后再做建楼。”老四表面上装着明白，但心里还是拿不准，过去的工地都不是这样做的啊，现在咋倒过来了呢。栾正杰接着说，“新美国际是外资企业，和国内的开发商路数不一样，他们要先把道路、大配套、景观做出来，然后建房。这样，小区有看相，楼好卖，价格会高的。”老四突然明白过来了。

现在工地上用的是临时电，显然是不行的。但快半月了，高压电就是接不过来。老四有些急，栾正杰也有些急。因为工地外一个村子里的一户农民，死活不让线路从他家麦田里过，给再多的钱都不让过。按说供电局能摆平的，但听说这家人后面使了龙城房地产公司的钱，就帮龙城公司给新美公司使绊子。老四想，新美公司这样的气派，难道连这样的小事都摆不平吗？他有点儿不理解。不仅老四不理解，栾正杰也不理解。这天，他去找新美公司项目经理姚总。姚总却对栾正杰说，“我正要找你呢，这事你想办法，三天内必须摆平！”栾正杰有些为难地说，“姚总，这事你给政府说一声不就行了吗？”姚总吐了一口烟，笑了一下，然后说，“这样的事都找政府，那新美公司的脸往哪儿搁？就交给你了。”栾正杰还是有些为难地笑着说，“姚总，我恐怕不太好办吧。”姚总有些不耐烦了，他掐灭了烟，望着栾正杰说，“办法你能想到的，出了事有我呢！”

栾正杰走出姚总的办公室，就给一个人打了电话。第二天上午，架线就开始了。老四听说后，心里很是高兴，他觉得新美公司还是行的，看开业那架势，肯定没有他们摆不平的事儿。但下午的时候，他听说那家人昨天晚上被人打伤了。天亮就没有再阻止架线。老四就觉得这事肯定有弯弯，栾正杰打来电话让他一会儿去吃饭。吃饭的地点还是在同庆楼。栾正杰一

般吃饭时开始是不说话的,只有喝了几两后才开始说些事。一瓶古井贡快喝完了,栾正杰望着老四说,“老四,我给你说件事。”老四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然后说,“栾老板,你说吧。我老四虽然没文化,但绝对是个盛事的人。”栾正杰把酒喝了下去,笑了笑,没有说话,又倒上酒,然后举起来与老四碰了一下。

栾正杰把酒咽了下去,才开口,“老四,我后天就去黑湖农场,你栾大爷马上就可以出来了!”老四心里一喜,就高兴地说,“好啊,我也去接栾大爷。”栾正杰笑了笑,接着说,“不用了。你在工地守着就行了。春节过后,我就不常来了,工地就交给你了。”见老四有些吃惊,栾正杰又接着说,“我会再派两个技术员帮助你的,你菲菲嫂子要办服装厂,我也不想在建筑这行混了, 再说, 我更不想再在这商城多待了。我这项目我相信你能干好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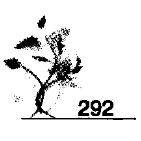
老四从来没有想过栾正杰会说这番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九

过了正月,白天一天比一天长了一截。

早晚两头再加会儿班,工程进度就明显加快。老四把每栋楼分成一个组,四栋楼基出了地面后,框架比赛着向上蹿。老四看在眼里,喜在心底,那真真正正的是天天偷着乐。这种乐倒不完全是因为工程进度快,他的用工成本降低,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给栾正杰保证的事实现了。春节后,栾正杰来时老四向他保证过, 一定尽心把工地管好, 越是你栾总不常来了,我老四越要干出个样子来让你看看。老四心里想,绝不能让栾正杰失望,更不能负了栾正杰对自己的信任和看重。

这天中午,锁老七和老田一道来了。老四并没有带他们到工地,而是直接把他们带到酒店去了。老四是不想让他俩到工地去的,一是他们现在正给龙城公司干着钢筋工和木工,二是栾正杰接下这四栋楼后,他们俩也想过来干,但都被栾正杰拒绝了。现在工程全交给老四了,锁老七和老田心里多少有些不是味。这一点老四是明白的,所以他就小着性子给他们俩劝酒,好烟、好酒,笑脸伺候着,他们两个也不好说什么了。第二瓶酒刚喝



没多久,三个人就都有些兴奋了,开始用扑克猜起了酒。

老四输了一杯酒,刚端起来正要喝,手机响了。他掀开盖,那边就传来一声哭腔:四哥,你快来吧,工地上撂倒十几口人了!老四听到毛孩这句话,起身就往门外跑。锁老七和老田追到酒店门外时,老四已打上了车。工地上可是啥事都可能出的,老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心里扑通扑通地跳着,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快要跳出自己的胸腔了。

下了车,老四就跑向工地。跑着跑着,他的右腿突然一软,倒在了地上。望着不远处的工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和蹲着的工人,他们在不停地呕吐,老四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这时,大军捂着肚子来到老四跟前。老四定了定神,大声问:这是怎么了!大军显然是肚子痛得难受,龇牙咧嘴地说,"是食物中毒了!"老四这时清醒了过来,他也顾不得再理大军,抖着手掏出手机,拨呼了120电话……

现在的局面老四是没有想到的。随着工地上23人被呼啸的救护车不停地拉进商城第二人民医院,警车也来到了工地。老四正给先来的新美国际姚总说着情况,从警车上下来的警察就把他俩推上车,拉走了。在派出所里,老四有点儿胆怯,不知道说什么好。姚总就气呼呼地要他如实说。老四镇定了一下,就说,"工人中午吃的韭菜包子,我怀疑是韭菜有毒。"警察就问,"你咋知道有毒?"老四说:"乡下现在种韭菜,一是怕虫咬,二是灌水时加上那3911农药,韭菜长得旺而黑。"在场的人都有些吃惊,做记录的那个女警察就说,"种菜浇农药?这不太可能吧!"老四就说,"咋不太可能,这是我亲眼见过的。现在你们城里人吃的东西,啥没有农药?粮食和各种青菜都有农药,而且量都大。"见在场的人都瞪着眼看自己,老四觉得他们认为自己说的是假话,就有些激动地说,"不只是粮菜有农药,你们吃的各种肉都有大量的药和激素……"

听老四这样说,做记录的女警察长叹了一口气,然后问,"这些有药的,光城里人吃,你们农村人就不吃了啊!真是作孽。"老四还是觉得她不信自己的话,就又接着说,"农村人现在不吃这些了,种粮和种菜都是单种的,不加药不上化肥,专留自己吃。"老四话刚落音,一个男警察就大声说,"嚯,你们这些农村人,不是专害城里人吗?还想再来个农村包围城市咋的!"这时,所长接了个电话后,就对姚总和老四说,"你们现在去医院吧,

笔录明天做,随叫随到!”说罢,就对身边的三个警察说,“快到商城社区,那里也有人吃韭菜中毒!”

老四和姚总来到医院时,走廊上挤满了病床。病床上的工人都挂上了吊水,有些人已经不再呕吐了,基本都安静了下来。他到一个一个病床前,安慰了一遍,心里也平静了下来。虽然他知道这次要花不少钱,但毕竟没有出人命。过了一个多小时,穿白大褂的人突然多了,院长也来了。一会儿,又来一群人。老四一望就认出来,走在前面的那个人是在电视台天天露面的市长,后面跟着的人他就不认识了。他被电视台的记者挤到了楼道外面,里面的事就不知道了。十来分钟后,记者开始往后退,接着,市长又被后面的人拥着走了出来。

走廊最里面有电视屏幕,这里不能抽烟,老四一边看着床上的工人,一边心烦意乱地看着节目。中央新闻联播结束后,地方新闻开始了,第一条就是下午市长来这里的新闻。画面一闪,老四竟看到了自己的半个头夹在人缝里。这条新闻挺长的,最后一段老四听得真切。电视上说:这是一次韭菜中毒事件,全城有七十多人不同程度中毒,但没有造成死亡事件。蔬菜批发商已被拘留审查,韭菜的源头正在调查……

三天后,老四的工人全部出院。让老四没有想到的是,医院并没让他出钱,钱由新美国际公司给付了。他很是感动,心里想现在社会真的和谐了,与过去不太一样了。又过了两天,他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到新美公司办公大楼去。老四不知道什么事,心里直打鼓。到了新美大楼大厅,他就被带到了六楼,接着被领到楼的最里面那个门。门开了,里面是三套间的办公室。老四是第一次进这么高档的地方,有些稀奇,这里瞅瞅那里瞄瞄,眼就有些走神。这时,大办公桌后面的那个女老总就说,“坐吧。”老四坐了下来,有些局促地瞅着她。领他进来的那个人就对老四说,“这是胥总!”老四赶紧说,“胥总,对不起,我给你找麻烦了。”

胥总就笑笑说,“别紧张。我下面的说你是个厚道人,我一看果真如此呢。”老四笑了一下,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胥总又说,“我听栾总说过,你老家龙湾河那儿不错,我想让你找人按纯天然标准种点粮和菜,也养些鸡鸭鹅猪牛羊,好不好啊?”老四这才定下神来,向前坐了坐身子,说,“好啊,保证不加农药化肥!”胥总就笑了笑,然后说,“这一点我相信。其他



的事，江总会找你谈的。"老四连忙站起来，说，"胥总放心，我一定办好。"胥总就又笑了笑，望着老四的眼睛说，"一言为定，过些日子，我可是要去你那里看的啊！"

转眼间，夏天到了。这天，老四刚起床还没来得及去工地，就接到电话，说胥总要他陪着去龙湾看看。老四坐在轿车上走在前面，后面就是胥总和江总坐的越野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龙湾。正是初夏，河坡上的狗儿秧、猫儿眼、黄花菜，把河沟两岸装扮得如五颜六色的彩带。由于河床深，河堤陡，站在河下向两边放眼望去，人就像在天上飘下的彩虹中。胥总显然是被眼前的美影迷醉了，她也不说话，入神地向前走着。前面一汪汪一湾湾河水，荡漾回旋，青青的芦苇丛中，放鸭的孩子们，追赶着时飞时落的水鸟。胥总走上河岸，看着一畦畦青菜和一片片麦子，对身边的江总说，"设计一下，让小杨在这里给我盖个农家四合院。将来我有时间就到这里来住上一段儿。"江总连声说好。

十

阳光世纪城的项目完工了。干这个项目期间，发生了几件让老四从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先是毛孩在一天早上从脚手架上掉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出院后，老四让他回来到龙湾，专门管理胥总要求种的菜和粮，同时看管河滩上给胥总盖的青砖白墙四合院。接着，菲菲给老四打电话，说她的服装厂因经济危机出口被阻，倒闭了，栾正杰炒股也赔了血本。老四听到后，立即又把阳光世纪城项目那笔钱汇给了栾总。他原本就没有准备跟栾正杰分利的，半年前他就曾把那些钱汇给了栾正杰。但栾正杰却又汇过来两百万，说这是事先说好了的，是老四应该得的。现在，老四把钱又汇过去了，心里安泰了许多。他已经很知足了，自己从来没想到过能挣到两百多万块钱。他现在靠自己本本分分挣的钱在商城也买了房子，女儿也在商城上了高中。他除了户口还在龙湾外，从外表上看，也完全变成了城里人。

更让老四没有想到的是，前些日子，他突然听到一些关于新美国际公司的传言。有说新美国际被调查了，有人说胥总被抓了，也有人说胥总归了佛门，无影无踪了。老四一时弄不明白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咋变化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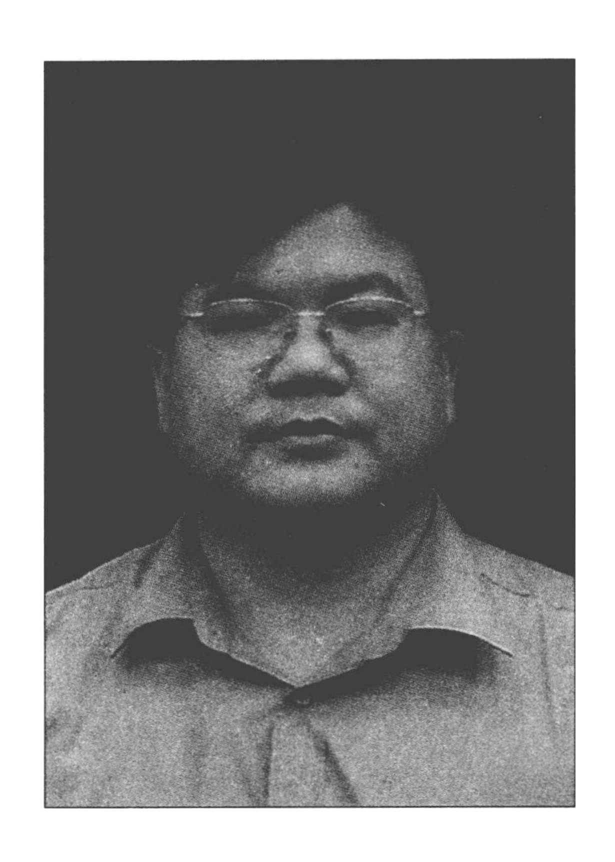
么快呢。包括自己也一样，几年前还是为钱发愁的农民工，咋转眼就成了百万富翁了呢。有了钱，经的事多了，心里却空落落的。他想不明白下一步还要做什么。有人找他做工程，他没了心思。他又在商城待了一段，安排好妻子和女儿，就回到了龙湾。

老四回到龙湾正是中午。毛孩见老四回来了，很是高兴。他炖了早上刚抓到的野鸡，两个人就坐在胥总的青砖白墙小院前，一杯一杯地喝了起来。他们边说边喝，不觉间太阳就落到了西天，金灿灿地照在他们的脸和身上。他们都醉了，空酒瓶也醉倒在地上，几只小鸟围在他们脚下欢欣地捡食掉下来的菜粒。老四又喝了一口酒，就站起身来向前面走去。

虽是深秋时节，河滩上的槐树、梓楸、桑树、楝树、椿树、柿树、樱桃树、石榴、紫藤、杏树、梨树、银杏树、花红树，叶子正在不时飘落，加上树上的叶子，给人一种遮天蔽日的感觉。跟在老四后面的毛孩，拐着腿，嘴里不停地嘟囔着：这真是白天不见日光，小雨不湿衣裳。老四像没听到一样，一个人径自向前走去。他踩着海绵一样的树叶，树上的鸟儿鸣叫飞翔。他迎着树隙间漏下的金色阳光，向树林的深处走着……



次选载。



普玄小传

普玄，本名陈闯，男，1968年生于湖北省谷城县，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后读北师大作家班，曾做过教师、秘书、记者、公司经理，现任香港中国节会网总编。在《收获》、《当代》、《钟山》、《清明》等杂志发表小说数篇，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刊物多次选载。

虚弱的树叶

□普　玄

一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王秀赶到派出所的时候，她没有看到前面那一幕：派出所院子里的篮球架下面，铐着两个人，一边是一个黑而瘦的暗娼，另一边是她的丈夫张高举。张高举羞愧地低垂着脑壳，暗娼无所谓地仰着脑壳向天，他们两个仿佛两株早上和下午的向日葵。

王秀赶到派出所的时候正是中午。她穿过院子走进办公楼大门，左拐径直朝里面走，走到最里面的一间办公室，她看见了垂着脑壳坐在角落的张高举。

民警说，你是王秀吗？王秀说，是。民警说，你丈夫违法了。王秀说，他违了什么法？民警说，他嫖娼了。

王秀愣了很长时间，民警给她讲案情，她分明听清了，却又觉得民警站在十里之外，声音遥远，一波一波朝她耳朵震。她努力地使自己安静，却始终安静不下来。王秀是以冷静著称的人，但是此刻眼前的残酷性和真实性，却让她浑身发抖根本无法冷静。

民警说，先交罚款，一共三千，交完之后领走人。王秀看了一下民警，问，什么罚款？民警说，按治安处罚条例，处罚你丈夫三千元。王秀问，如果不交会怎么样？民警说有两条选择：第一，我们会拘留他；第二，我们也有可能通知他所在的学校，让学校来交钱取人。

王秀看了看民警说，钱一分没有，办法你随便选一种吧。



一个篮球架，半个篮球场，灌木和杂草挤满了院子，阳光普照在暗娼柳叶身上。王秀从派出所办公楼出来，本来已经从办公楼走到院子门口了，又折过身来，一步一步慢慢稳稳地走到篮球架下面。

两个女人相互盯了一下，妓女柳叶先低下了眉。手铐和篮球架的铁管子摩擦出刺耳的声音，柳叶移动一下脚步，朝后退一退，离王秀远了一点。

你是一个妓女吗？王秀问。

柳叶抬头看了她一下，又低下头。

告诉我，王秀继续说，怎么才能把一个男人很短的时间勾上手？告诉我，你在和不同的男人睡觉时，快乐吗？

柳叶调整了一下手铐，身子移动了一下，离王秀又远了一点。

王秀稳稳地逼上前一步。

告诉我，你卖一次收多少钱？王秀说，告诉我，你一天最多的时候卖过多少次！

柳叶退到不能再退时，忽然抬起头，盯着王秀。

你是王秀吗？柳叶说。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王秀惊讶地说，除了知道我的名字，你还知道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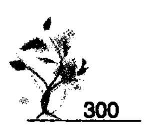
我还知道你喜欢荷花。你的床单，被套，沙发套，结婚照的背景，还有窗帘，都是大片大片的荷花。柳叶一句一句的话语轻轻的，却有着针戳般的力量。

王秀向后退了一下，马上又后悔了。我为什么要往后退？王秀心里问自己，犯错的是我吗？既然犯错的是眼前的这个婊子，我为什么要后退？这么一想，王秀又向前一步，不过这一步比先前的一步少了很多底气。她冷笑了一下，说，你这种女人，配说什么花呢？

柳叶冷看她一眼，欲言又止。

王秀说，你还知道什么？

柳叶倒豆子一般快速地说，我还知道你在交通局马上要下岗失业了，你昨天到省城武汉告状去了；再有，就是你有妊高症，你们结婚十几年了，没有孩子……



王秀的身子比刚才见到张高举时抖得更狠，在太阳下面能清晰地看见抖动的影子，她想扑上去揍这个婊子，但是脚却仿佛被钉在地上，没有拔出来的力量。太阳越来越大，她眼前是一片一片的金光。

王秀背上贴着太阳往家里走，她走得很快，仿佛路人都在看她，满背是亮而烤人的太阳，而她自己则是一只气球，太阳光万根金针一般朝身上扎，刚进家门，气球啪的一下就破了。她连沙发都没坐下去，一跤摔在地上。世界仿佛一下子安静了，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切都是虚假和幻象。她在地上躺了很久，饿得头发晕，才想起没吃早饭和中饭。但是她起不来，仿佛有人把全身的筋骨一下子抽走了。

今天是中秋节！

王秀想起今天是中秋节之后从地上爬起来。她到厨房里看一看，准备炖上鸡，她把鸡放进炖锅，愣了一下，又把炖锅扔在案板上。王秀走进卧室，搬一张椅子，先把结婚照取下来，摔在地上；又把床单，被套，沙发套，一一取下来。她四处找剪子，很久没有用剪子了，四处都找不到，最后在书桌上找了一把剪纸的小红剪子，她就用这把小剪子去剪床单、被套和沙发套上的荷花。

地上开始飘落一朵一朵荷花，手中的床单，被套，沙发套和窗帘等一些物件上出现了一个一个破洞。王秀不小心剪到左手了，鲜血朝外渗。王秀不想理会，继续剪，却不料剪子太小，一下子掰开了，裂成了两半。王秀没法剪了，看左手的鲜血一滴滴往下流，没有止住的意思。

王秀没有包扎，右手握着两片分开的剪子，恨不得朝左手流血的地方再扎几下，刚刚举起来，又停住了，犹豫茫然地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和要干什么。

她听到开门和张高举进屋的声音。

你干什么你？张高举看看满地的碎玻璃和碎布片，看看王秀流血的左手和举起的剪子，不知所措。

滚出去，王秀说。

张高举找一块布条准备给王秀包扎。

滚不滚出去！王秀举着剪子朝张高举站起身，她嘴上要张高举滚，身子却封住了门口，先前所有的茫然都有了一个目标——这个男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知道常务副市长叶文海知道并且插手了这件事，包括派出所张所长。张所长赶到张高举家里的时候，他没有看到先前那一幕：王秀拿着半片剪子，满屋子追张高举，从门口到卧室，从卧室到客厅，地上的布片、纸布、玻璃片混成狼藉一片，沿途都是断断续续的血迹。张所长进屋看见的是一片明净和宁静，地板拖得很干净，茶几、沙发和电视机、冰箱上的物件，都规规矩矩，幸福地站立。屋子里多了一个人，他是王秀的哥哥，市政府的小车司机王伦。坐在王伦左右的王秀和张高举，现在一个高仰着脑壳一个低垂着脑壳，照样像两株早上和下午的向日葵。

王伦和张所长早先认识，看见张所长带着一名警察进来，内心虽觉不妙，脸上的笑还挂着。

坐坐坐，王伦一边亲热让座，吩咐王秀泡茶，一边问，吃了没？

已经吃过了，张所长说。

今天中秋节，既然遇上了就喝一杯，王伦夸张出热情说。

张所长用手势阻止了他，说，对不起，我们要把张高举带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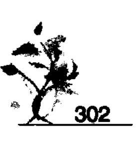
屋子里一下子沉默安静起来，张所长带来的那名警察在安静中走过来，给张高举戴上了手铐。

他怎么了？王伦问。他嫖娼了，违法了，张所长说。不是已经处罚过了吗？怎么重复处罚呢？王伦显示了一点法律知识。他还没有交罚款，我当初只是让他缓交，没有做出正式裁决，现在我们裁决结果出来了：行政拘留张高举十五天！张所长说。

张所长和警察带着张高举下楼，下到三楼的时候，王伦追上来了。王伦用一件外套盖住了张高举腕上的手铐，张所长看了一下，默许了。

张所长的警车带着张高举走在前面，王伦带着妹妹王秀开车跟在后面，两辆车都开得很慢，保持着基本固定的距离。中秋的月亮稳稳地落在两辆车中间，又寒又亮，散发出刀片一样的光芒。王伦的手机不停地收到短信，都是问候中秋节的。王伦开车不方便回信息，就要王秀一个一个给他读信息，然后一个一个地替他回。

有几个发来信息的，王秀也认识，是他们当年乡下的亲戚，还有王伦小时候一起玩的现在没有工作的同学。王秀手回累了，说，这些也要回吗？



王伦说，当然要回了。

王秀说，大哥，你是市政府的一个司机，别以为你是市政府的市长了啊，怎么什么人都来往啊，忙得过来吗？王伦说，你们这些读书出来的人，书虽然读了不少，但是人情世故却好多不明白。比如这个中秋节，我主动发信息问候的人大部分都没回信给我，他们是哪些人？大都是领导！给我发信息问候的，也是我不想回的人，照这个理推下去，想一想，那些领导又朝上发信问候，更大的领导有几个回给他们的？这么一想我想通了，我只是一个司机，在古代是抬轿的轿夫，有人问候我，管他真的假的，管他什么目的，我一定要回！

王秀说，大哥，你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人缘的吗？

王伦顿了一下说，再给我发几个信息吧，第一个，区公安局宋局长，第二，市教育局朱局长……

王秀发了信息，区公安局宋局长没回，市教育局朱局长回了。

王伦说，还有一个。王秀说，你一次说完好不好？大哥。王伦说，就这一个了。王秀说，谁？王伦说，报社的总编，不，还有一个，张高举他们学校的校长。

王秀沉默了，她一下明白了大哥的用意。车窗前面的月亮不前不后稳稳地落在两车中间，两辆汽车按相同的速度一直在动，月亮好像始终不动，镶在正中，一片寒而亮的光罩在上面。

王伦问，发了没？王秀没吭声。王伦说，你还在生气吗？王秀不说话。

王伦说，妹妹，你要原谅张高举，他是个好人，你相信你哥哥在社会上阅人的眼光。王秀说，他把妓女都带到家里了，你还说他是好人？

王伦说，妹妹，好人也会犯错误。王秀说，我到武汉告状，我找不到告状的人，我守在汉口青年路交通厅门口，像一只没人要的狗一样。他却在家里在干什么？他在风流快活！他把妓女带回了家！他敢把妓女带回家，还有什么事不敢做呢？

王伦正要说服王秀，车子已经进派出所了，王伦一拍脑壳，说，怎么忘了给张所长发问候信息啊！王秀把手机递给他，说，我已经替你发了。王伦说，他回了没有？王秀说，他回了，四个字：中秋快乐！

张所长从最里面关张高举的审讯室出来，穿过有着斑斑驳驳墙面的

走廊，走到最外面关柳叶的审讯室。他在这两个审讯室之间来回踱步，想不明白一个普通的嫖娼案怎么会让上级如此重视，想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区公安局不仅来电话过问案情，还专门指示必须拘留张高举十五天，这让他们吃惊和费解。

抓张高举的民警也走到走廊中间，交换了一棵烟之后，两个脑袋在一起凑了很久烟才点着。你确信没有走漏消息吗？张所长问。没有，民警说，这个发廊我们盯了很久了，昨晚他们离开发廊，我们就在后面盯梢，但是张高举把这女人带进家属院有点儿出乎我们的意料。等我们到院子门口，他们已经上楼了。家属楼几十户，我们不好一一敲门，就在下面守点。我们几个在张高举住的小区院子里守了一夜，早上五点，院子门刚开，他们一出门，就被我们抓住了。几个民警都不认识张高举，包括我。那区公安局怎么知道了？张所长问民警，又像是自言自语。

他曾经教过我儿子，张所长对民警说，他把我儿子由一个差点自杀的孩子教得考上大学，我想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帮他一下，但是我发现这个本来能由我帮助的小事，我可能帮不上忙了。

张所长站在走廊抽烟，民警在张高举和外面车上的王秀王伦之间问了几个来回。王秀不说话，她的哥哥王伦替她答话。

你们和谁结过仇？民警问。

没有，张高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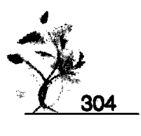
不可能有，王伦说，他们夫妻不是那种结仇的人。

你中间见过谁？民警又到里面问张高举：门卫，走廊里其他人，还是……

没有，张高举说，我们住在一个老社区，社区里人我们都不认识，门卫是一个聋老头，每天早上五点开门，晚上十点锁门，比秒钟还准，我们上楼下楼，没碰到一个人。

民警突然间兴奋起来，他跑向张所长，说，早上我们抓住张高举朝派出所走的路上，有一辆车经过我们！

张所长把吸了半截的烟摁在斑驳的墙上，说，什么车？什么时候，讲清楚点。



民警带着张所长去问张高举，早上我们押着你朝派出所走的时候，是不是有一辆奥迪轿车经过我们？

张高举想想，点点头。

民警说，那辆车好像在我们面前减了一下速，开了一下窗户，又加速开走了，是不是？

张高举说，是。

民警问，你记得车号吗？

张高举摇摇头。

民警小跑到门外找王伦。他想了解市里的奥迪车一共有多少位领导坐。这种车型市里私人很少有，基本上是官车的代称。王伦正在推断，王秀把车窗玻璃降下来了。

不用想了，我肯定是叶文海的车，叶文海在害他，王秀说。

屋里的张高举思索了一下，恍然大悟，对站在面前的张所长说，如果是奥迪车，那么我肯定是叶文海！

二

王秀去拘留所探望张高举。她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嫖娼这种事，为什么会发生在他们这个一直和谐而美满的家庭。自己是怎么回事，她的丈夫张高举是怎么一回事，或是他们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嫖娼是真的，那么他们此前的和谐美满是假的吗？如果此前的和谐美满是真的，那么关在里面的这个人不是张高举吗？

事情发生在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当时她在武汉省城告状，中途还打过电话回家。

第一次打电话，电话通了，很久很久没有人接。第二次打电话，又过了很久很久，张高举接了，王秀听到一种怪怪的声音，像洗脚的声音。

王秀说，你在干什么？

张高举说，啊，……在洗脚，张高举说着，两只脚板好像还在相互搓。

王秀很诧异，自从他们安上了淋浴喷头后，再也没用盆子洗过脚了。王秀并没有往深处想，因为她站在繁华的汉口青年路口，面对如蚂蚁般的

车流人流，有点晕街。

我想家了，王秀说。

想家了吗？啊……啊……啊……张高举仿佛故意把脚板搓得吱吱响，又仿佛烫着了。

武汉太大了，到处都是车和人，我的头被吵晕了，我找不到领导，问谁谁都躲我，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乡下人……王秀发现自己的眼角居然有了泪水，她有点难为情，才离开家一天啊。

张高举很匆忙地挂了电话，像一只老鼠那样快速而闪烁。王秀愣了一下，她没有等到应有的关心和体贴，一时有些迷惑，也有一些空荡，但是武汉街头的嘈杂，卖炒粉卖糊米酒卖藕汤的声音很快塞满了她的脑壳，让她没有顾得上怀疑和细想。现在王秀站在拘留所等张高举，这些情景又清晰地游出来，如几条来回交叉跑动的鱼，在她脑壳里穿梭。

拘留所门口又来了几个探监的家属，一个一个都面容悲戚、躲躲藏藏的样子，这让王秀突然想到自己的身份。

我这一辈子，怎么会和拘留所这种地方打起交道啊！王秀想。

张高举的拘留生活是从搬石头开始的。一个诈骗犯，一个小偷，还有他，嫖客，他们的任务是把拘留所东面的一堆大石头搬到西面，再从西面把这堆大石头搬到东面。没有人问为什么这么搬，好像是砌一个墙的地基还是一个水塘的地基。一个人蹲下，另外两人抬一块石头放在他肩上，他站起身，迈开步子走；第二个人蹲下，剩下的一个人搬一块石头放在第二个人肩上，这个人也站起身，迈开步子走；最后一个人自己抱一块石头，扛在肩上，也迈开步子走。走在最后面的长着秀气的白脸，走在中间的留着小胡子，走在最前面的，是张高举。

王秀很快看出了问题。走在最前面的人，每次扛的石头最大，走在最后面的人每次扛的石头最小，张高举每次都走在前面，而白脸和小胡子却轮流走在最后。王秀感到愤愤不平。凭什么？凭什么他们轮流走在最后？她对大门口值班看守的警察发出疑问。

警察有些莫名其妙。这有什么区别吗？他问。

你的眼睛有问题吗？你看不出来吗？她逼问这个警察。



站岗的警察好像没听见,又似乎不想和王秀一般见识,依旧保持着立正的姿势。

王秀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我为什么要关心他?为什么要关心这个背负自己的男人?为什么他不能去扛大石头?为什么石头不再加大一点?

张高举远远地看见是王秀来看他,慢慢走过来,他的头低着,满脸羞愧。

那天晚上,王秀说,我从武汉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在洗脚,张高举说。

用盆子洗脚?王秀问。张高举点点头。

家里不是有喷头淋浴吗?怎么还用盆子洗脚?王秀说。

张高举低头不说话。

是不是那个婊子在给你洗脚?王秀说。

张高举张张口,又闭上。

张高举看见王秀的脸色在变白,浑身在发抖。张高举去扶王秀,王秀推开他,身子却撑不住,靠在墙上。

王秀说,张高举,你瞒得了警察,你瞒不了我!

张高举说,我没有瞒的了,就那些,不管对警察还是对你,我说的都一样。

王秀说,一个嫖客和一个妓女,洗脚,上床是真的,还谈文学,也是真的吗?如果你们谈文学了,她还给你洗脚了,你还说你们是第一次,这怎么会是真的呢?

张高举说,是真的。

好,那都是真的,洗脚是真的,谈文学也是真的,第一次……就算也是真的……王秀说不动了,贴在墙上,像吸在墙上的一只冬天的可怜的蝙蝠。

时间在这一刻静止了,一滴一滴地过,但是猛然间,张高举和王秀都愣了一下,洗脚——谈文学——第一次……这三个……毫不相关的事物突然连在一起,共同撞击着他们。这三项都是属于王秀的专利。二十年前,那一个清晨的誓言,属于爱情的,属于婚约的,属于忠诚的刻骨铭心的这

三样东西，二十年后，被一个黑而瘦的妓女轻而易举地拿走。

我要和你离婚，王秀像冬天的蝙蝠一样使劲朝墙里贴，缩缩地说，张高举，我要和你离……婚……

这个拘留所里面和某一处的建筑极为相似，像哪里呢？四方形，天井一样，东西两面是高墙，迎面是高耸而没有窗户的房子。王秀站立的这一面，是一排高大笔直的威严的树，王秀眼看着张高举从威严如警察般的树下，朝对面高房子走。

这个拘留所极像一个地方，像哪里？王秀突然想起来了，像她和张高举读高中的学校。树，房子，场院，高墙，都很像，包括张高举现在走路的姿势，低着头耸着肩的样子，都和当年相似。

张高举忽然停住脚步，扭回头，快速朝王秀这边跑。

这个地方像哪里？张高举迎面跑过来说。没等王秀说话，张高举又说，我刚才猛然想起来，这地方太像我们二十年前的高中了。

只是少了一张乒乓球台，王秀说。

乒乓球台在那个墙角，张高举指着院子的角落说，我记得快进高考考场的时候，我向你表白爱情。

王秀想起那个场景了，快进高考考场了，同学们都莫名其妙争先恐后上厕所，后来才知道，那是太紧张的结果。

从厕所成群成群地出来，绕过乒乓球台大家都心虚地朝考场看，却远远看见张高举大踏着步子，仰着脑壳，牛×烘烘地走在最前面，边走边唱。

全班只有他一个人不怕高考。

王秀绕过乒乓球台听到张高举的喊声，王秀跑过去，张高举问：你怕不怕，紧张吗？

有点怕，好紧张，心里怦怦怦地，王秀说。

张高举伸出手掌说，过来。

王秀忽然安静了，看一看左右，看了一下班主任和不远处的叶文海，把手伸给张高举。王秀抓住张高举，心里一下子稳定下来，一步一步穿过操场，朝考场上走。二十年前的山区县中学，女生拉着男生，像被牵的一只羊一样，不管怎么说，都怪异得很。好在考场在前，行人来不及观望。穿过



警戒线的时候,张高举说,王秀,我爱你!

王秀愣愣地站在警戒线上,说,你说什么?

张高举仰天哈哈大笑。

叶文海看见张高举拉王秀,愣住了,本想去找班主任,看见一拨一拨人流朝考场里拥,一切都来不及了。张高举就这样拉着王秀等叶文海过来。哈哈哈,叶文海经过的时候,张高举先笑,他一边笑,还让王秀也笑。你必须笑,张高举说,笑!

我就在那个位置向你表白爱情,张高举指着前面一块地说。

王秀侧身躲了一下风,揉了一下眼。

我不和你离婚,张高举说。

等王秀回过身子,张高举已经走到操场中间。操场的土地被寒风吹打过多遍以后,白亮亮一片,如一片海洋。张高举在海的那边,渐渐隐没。

那个小胡子和小白脸,他们两个在欺侮你,让你每次都在前面扛大石头,你没看出来吗?王秀喊。

王秀眼看着张高举走到操场的角落,小胡子和小白脸仍然先让他蹲下,抬一块石头放在他肩上,又让他先在前面走。

今天是第一天,还有十四天,两个星期,如果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张高举能够就这样悄然地回到学校,继续上课备课,那当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结局。但是王秀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一双眼睛在高高的市府大楼里面一直在看着这件事,关注着她和张高举。

她明白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只是刚刚开始。

因为她了解叶文海。

王秀现在有点后悔昨天的举动,后悔当时不该赌气,要是当时交了钱把张高举保出来,事情就不会变得这么不可控。但王秀明白,即使保出来了,只要有张高举的口供和案底,这件事都不会结束。

叶文海会怎么办?

王秀想了半天,推测了几种可能,但是随即又都推翻了,也许叶文海自己都还没想好。好比一只猫,捡了一只撞倒在墙边的老鼠,本能地先用爪子按住,但是还没想好该怎么处理。

王秀站在一棵树下，站在和高中校园几乎一样建筑的看守所操场边，四处一片安静，天空高远，场院空阔，大树笔直，冷风潜流。

她明白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像当年的高考一样，关键得可以改变人生及事业走向和轨迹，关键得可以考量已经焊接在一起的婚姻，关键得必须用强大的心智和全部的勇气来对待它。

三

王秀找不到张高举背叛或者说变坏的原因，她来找柳叶。她想通过这个妓女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家庭到底怎么了，他们的生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女子拘留所在襄江城护城河处的烈士塔下面，传说以前国民党名将康泽在这里被俘。天下着雨，拘留所门口内一群鸡鸭缩着脖子避雨，一只木锹横躺在门口前面不远的墙边，上面还沾着湿漉漉的稻谷。因为下雨，柳叶没有去劳动，她正和另外三个抽烟的女人打牌，警官来叫她。

柳叶没想到王秀会再来找她。也许是本能在起作用，柳叶一步一步往后退，已经贴到墙上了，还在往后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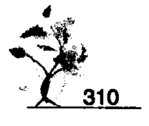
我找不到事情的根源，我想和你说话，王秀说。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柳叶说。

你一个妓女，王秀话一出口，马上意识到这样说不好，语气变柔和了一点，说，你们是第一次吗？第一次你就给他洗脚，你们还谈文学，这可能吗？

事实就是这样，柳叶说。

王秀和柳叶面对面站着，不远处是一个窗户，窗户外面是稻田和湿漉漉的秋雨。两个人偶尔对视一下，总是柳叶先低头。柳叶看见王秀这几天明显地消瘦憔悴，但是憔悴中的王秀依然目光炯炯，憔悴的背后有一股隐隐的力量。王秀眼中的柳叶黑而瘦，除了额头还有点高，似乎没有过人之处。这让王秀不解。在王秀的理解范围，妓女应该是漂亮的，涂脂抹粉的，搔首弄姿的，却没见过柳叶这么朴素的妓女，并且目光温顺而胆怯。多年有规律的生活让王秀对这些一无所知，尽管从电视、报纸、网络中，还有人们的口中，她知道这座城市已经有了妓女，她第一次真正见到的妓女却是



黑瘦的柳叶。

她觉得自己看错了人。

你和我想象的……不一样，王秀说，她刻意回避了那两个字。

婊子还有特定的相吗？柳叶说，我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父母请一个过路的瞎子给我算命，那个瞎子是摸骨相的，一边在我身上摸骨头，一边说，哎呀，这孩子怎么有青楼女子相啊！我父亲当时正在鄂西帮别人开矿，很赚钱也很有气势，气得把一盆猪食扣在算命瞎子头上。但是不到半年，我父亲开矿把腿砸断了，我妈花光了他在矿山挣的所有的钱，最后把房子也卖了。我那一年考上了重点高中，但是我交不起学费。现在，你看看我，我真的当了婊子了。

柳叶望着窗外，窗外的雨烟中仿佛有一个人，一个女人，对，那时候柳叶还不知道她是人贩子，只知道她姓马，天知道她是不是真姓马，只知道她戴着金戒指、金耳环、金手镯，浑身珠光宝气，每天在鄂西一带各个小村里转。那时候柳叶刚刚失学，眼光迷茫，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柳叶的目光和姓马的女人相遇了。姓马的女人说，想不想到外面过每天好玩的生活？柳叶点点头，姓马的女人就带着她，一路坐长途客车，翻山越岭，向北向北，到一个城市停下，柳叶在这个城市被姓马的女人卖给一个歌厅老板，就这样开始了另一种的生活。

你为什么给他洗脚？王秀问，你和其他男人上床也给他们洗脚吗？

这个问题把柳叶问住了。柳叶想一想，没给那些男人们洗过脚，那些男人们，嫖客，上场就开始，提了裤子就不认人。但是张高举不是，他对女人有那么一丝怜惜，这种怜惜让柳叶心里一阵一阵温暖，让她想回报他，除了陪他睡，还能干什么？也只有给他洗洗脚了。

你回答不了我，王秀说，这说明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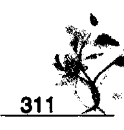
没什么问题，柳叶说，我看天太冷了，洗淋浴怕他冷，就给他洗了脚。

怕他冷？你心疼他是不是？王秀又逼问一句。

柳叶想一想，知道不能再回答了。她沉默着。

王秀在这个问题上和柳叶较上了劲。她反反复复追问细节，追问事情的根源，想弄明白他们的生活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柳叶认为没有什么根源，只有事实本身。张高举推着自行车从发廊门



前过，柳叶喊他洗头，张高举犹豫了一下，进发廊去洗头。柳叶边洗边用语言勾引他，至于当时用什么语言勾引的？张所长也问过，但是柳叶的确忘了。每天面对不同的男人，随口机智地捕捉吧，反正勾引住了，最后他们到张高举家里去了，这就是过程。

当然，他们谈到了文学，那是因为柳叶在洗头的时候猜出张高举是老师，并且是语文教师，柳叶上学的时候，语文课是最好的，他们总要交流，总要谈一些话题。

要说不同的，就是张高举带柳叶回家。一开始柳叶想在发廊里面干完了事，但是张高举认为发廊环境不好，他提出到他家的时候，柳叶吃了一惊。他显然是个新手。

就这些吗？王秀说。

只有这些，柳叶说，很简单。

这么说你们不是因为……感情？王秀拿捏了半天，想起这个词。

什么话啊，怎么会有感情？柳叶说，在你眼中，他是个丈夫，感情是你们的事，在我眼中啊，他只是个男人。

什么意思？王秀说。

他很弱，柳叶说，给人一个感觉，他在走下坡路，完全不像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干这个行当，我们唯一能把握准的就是男人的身体。那些官当得顺的，生意做得顺的，包括学问做得好的，哪怕没有任何过人之处而仍然牛×烘烘的那些男人，大多都很威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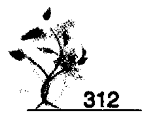
这个话题让王秀闭上眼，仿佛一只裹着棉花的铁器击打了她的脑壳，声音不大，力量却结实。这个女人和她一起分享过她丈夫的身体，现在她们共同在谈论这个身体。

就是这样。

还有什么呢？

应该说虚弱是张高举给柳叶的最真实的感觉了，柳叶觉得他像一片树叶那样覆盖在自己身上，动作轻柔。他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没什么电线杆上贴的“阳痿早泄”一类的器质性毛病，他们性交的时间也足够长，但是，柳叶却明显地感觉到张高举的虚弱。

他虚弱吗？王秀说，他每年体检一次，每天早上起来跑步，有良好的生



活习惯和卫生习惯……

和这些无关,柳叶说。

那是什么? 王秀说。

我也说不清,柳叶说,反正就是“虚弱”,一个大男人,不知道他的力量到哪里去了。

王秀一下子愣住了。

王秀顶着小雨,沿着烈士塔朝市区走,还没有走到城墙下面,衣服已经淋湿了。王秀不想进城了,也不想回家换衣服,继续顶着小雨沿着护城河边走。

一边走一边想着柳叶说的两个字:虚弱。

张高举“虚弱”吗?

他凭什么虚弱呢?

王秀想,刚结婚的时候,张高举多单薄,面色总是苍白的,多年营养不足的样子,现在什么样啊,微微发福了,脸色红润,摆上一个慢八字步,走到哪里看都像一个处级干部。这是靠什么养的啊! 每天早晚一杯牛奶,后来牛奶出了全国性质量事故,又改成了原汁豆浆;还有,鸡鸭鱼,特别是对身体有好处的鱼,什么时候断过呢?再有,就是生活的规律和科学安排:午休半小时至一个小时,那是雷打不动的,晚上十一点以前必须上床睡觉,性生活每周一次,早上起床晨跑,几乎没有不良嗜好:几乎不抽烟,偶尔和同事们打赌注很小的麻将……

他怎么会虚弱呢?

王秀沿着护城河,顶着细雨思考着关于“虚弱”的问题,当然也思考着他们的生活。城墙上傍晚的灯光笼罩在河中映出红蓝的影。这条护城河,三国时的刘备在这里站过吗?关羽提着大刀在这里站过吗?金庸笔下的郭靖在这里站过吗? 无数的英雄在这里横刀立马过,这是真的吗? 怎么看不出来呢? 冷冷清清,完全无法和市区里繁华的日常生活相提并论。尽管市区里的古往今来的生活,现在的生活,甚至未来的生活,但永远无法和护城河一样名垂青史。

矮小的王秀站在这个名垂青史的襄江护城河边,在细雨中,突然感觉

到，这个长相普通的妓女柳叶，却一下子抓住了张高举深处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虚弱”，又是什么呢？

在这个啤酒和牛奶包围的城市，在这个电视歌舞包围的城市，在这个盛行日常生活的城市，张高举上班下班，二十年如一日，不优不劣，不高调不低调，不富不贫，他的力量，他的优势，他那牛×烘烘的样子，却在一天一天减少，都到哪里去了呢？

想当年，他不光是全班，是全县的文科状元啊。那时候一逢考试，他立即精神抖擞，信心百倍。有一次周末，同学们围着他背书，他一口气把历史书从第一册背到第六册，同学们都惊叹不已。大家无法形容他、赞美他了，都称他为电脑。二十多年前，谁见过电脑呢？“电脑”是对某一类人的最高称呼啊！

同学们问他：张高举，如果你考场上失了手，万一没考上重点大学怎么办？

他立即自信地回答：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几个同学心犹不甘说，张高举，那万一你高考时生了病，即使你带病参加考试，发挥不理想，只考上专科或者中专，那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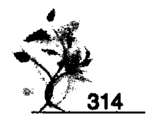
他摆着脑壳，愣了一下说，那也不可能！不过啊，真有那种情况，我再复读一年，我即使复读一年也不读一般的本科，更别说专科和中专。

问他的同学们哇一下惊叹开了，惊叹过后是集体的沉默。那时候升学多难！考上学对于大多数农村的同学来说就是跳龙门，考上中专国家都包分配，那都是天大的喜事，这个张高举，他却非重点本科不上！

这样的张高举到哪里去了？

王秀联想到自己，想到那次的全局考核，通过考核实施末位淘汰而让自己下岗的事，不也觉得“虚弱”吗？

交通局的末位淘汰考评分为三轮。每一轮考评都张榜公布。前两轮考评，从实际工作成绩和演讲述职综合考评，王秀都名列第一。这基本与实际情况相符。二十年来，王秀在岗位上屡获优秀却从不愿当干部，不和别人争位置，这让她有了一个相对好的人缘。但是在第三轮群众评议，张榜的结果让全局大吃一惊：王秀成了倒数第一，她和另外几个二级单位的倒数第一，成了即将被淘汰的人！



王秀要下岗失业了！这成了全交通局最大的新闻。

谜底很快就解开了，原来局里面有十九个人都来自襄江市下属的某个县，这十九位同乡在个别干部的组织下攻守同盟，在一起写血书盟誓，把相互之间的评分打最高，把前两轮分数高的人故意打低，前两轮越高的人打得越低。

十九个人都给了王秀最低分，一下子把王秀的分数从最高处拉下来，直线跌落，成为最后一名。

这十九个人中间的一个，尽管努力运作，最终还是成了一个二级单位的倒数第一，成了落榜者，这位落榜者一气之下把他们盟誓的血书交给了王秀，全局上下听到这个消息都震动了。

王秀开始告状，从局里到市里，又从市里到省里。王秀首先找领导，各级领导都表达了对这件事的愤怒，事情好像很快会解决。但是一天一天继续等下去，从领导层却传出来风声说，这次学习和实践，是成功的，评选的结果，基本上上级领导默认了。

王秀想着想着流出眼泪来，站在雨中，对着护城河说：张高举，你“虚弱”吗？就算你“虚弱”，那你“虚弱”得过我吗？我说要和你离婚的这话，是我最后一点力气和尊严了，我没有孩子，只有你，你却背叛了我，至少你还有背叛的力量和资格，我有吗？

四

常务副市长叶文海的汽车停在拘留所斜对面大马路边上一棵大树下面，不远处有一个小卖部，斜斜地倚在马路旁边。午后的这一段时间相当安静，一只黑狗在灰白而燥热的天气下，使劲嗅着一棵大树的根底。眼前的一切都百无聊赖，黑狗懒懒散散地走动，逐渐由树根嗅到车轮，又嗅到一个笔挺的裤管下面。它当然不知道它正嗅的裤管上面是这个市的常务副市长。

叶文海用脚尖踢了一下黑狗的脑壳，黑狗脑壳偏了一下，但是并没有飞快地躲开。这是一个有多年历史的老拘留所，周围的一切，树木和狗也跟着高墙里的生活和历史变得古老和迟钝，包括人——小卖部的女老板

居然在躺椅上睡着了，如果有人顺手牵羊拿走她里面并不值钱的一些副食饮料日用品，相信不会有问题。好在叶文海不会去顺手牵羊，他只是漫无边际地浏览着货架，也并不是真的浏览，他只是随便站站，一时没拿定主意买什么东西。

他根本就没准备买东西。

这时候司机跑过来了，说：叶市长，区公安局的宋局长刚好在对面的拘留所，他看见我们的车了，打电话给我，想请我们过去顺便坐坐。

叶文海侧过身，说，噢，小宋，宋局长在拘留所，有这么巧吗？

司机说，对，他刚好在对面，好像是检查工作，请您过去顺便坐坐。

叶文海看看表，说，好，刚好还有一点小空儿，顺便看看也行。

一切都巧合而自然。

小个子宋局长早已在拘留所门口等候，看见叶文海过来，他要一溜儿小跑上前，被叶文海用手势制止了。

叶市长好！宋局长到底上前猛跨了一步，紧紧握住叶文海的手。

巧合而自然的是拘留所所长刚好不在。叶文海在宋局长的陪同下随意转了一下，问：这个所的所长呢？

宋局长说，中午有人请他吃饭去了。

叶文海说，他不知道你这个局长要来吗？

宋局长说，他刚刚知道，但是还没来，估计是喝了酒，我们公安战线有“五条禁令”，喝酒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估计他不敢见我，推说有事。

叶文海说，好，五条禁令好，喝酒是要管一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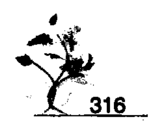
叶文海在小个子宋局长的陪同下由一楼转到二楼再到三楼，办公室和走廊都很安静。

叶文海在三楼会议室的窗户前站住了，从这个角度看，院子里面的一切活动一览无余。

叶文海看见了张高举。张高举蹲下，另外两个人把一块大石头放在他肩上，他撩开脚步走，走到院子东头放好石头返回。第二个来回，他又在第一个，但是另外两个人却交换了位置，第三个来回他还是排在第一。

叶文海很快看出了问题。

太不像话了，叶文海愤愤地说。



怎么了？小个子宋局长说。

你没看出来吗？叶文海说，那两个人怎么轮流在后面，他怎么总在第一个，每次扛的石头总是最大，这不是欺负人吗？

小个子宋局长仔细看了一会儿，也看出来了，但是，这在拘留所里是极为平常的一件事，这里面不可能有公平。他拿不准叶文海的意思，是在为张高举抱不平吗？

您的意思是……小个子宋局长小心翼翼地说，把他……

我没有什么意思，叶文海立即严肃地说。

小个子宋局长闭嘴不再说话了。两个人很长时间都不再说话。眼前的环境让叶文海浮想，院子，两边对称的房子，一排树，他突然想起来了，这一切太像一个地方——他高中时的校园，太像太像，除了院墙上面的铁丝网。

千年老二！——这几个字突然跳入叶文海的脑壳，仿佛一个遥远的隐疾，你追寻的时候，找不到它；你快忘掉的时候，它又蹦出来，在遥远的地方拉扯你的神经。

千年老二——这个称号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成了戴在叶文海头上的魔咒。这个称号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追溯到叶文海的学生时代。这个魔咒在当年只是一个绰号，是他们的班主任肖文化随口说出来的，原因就是叶文海每次考试，不管大考还是小考，都是第二名。

按照当年的升学率，叶文海所在的以盛产稻谷出名的山区县，每个班像预定好的一样，只有一个人能考上省城本科。班主任肖文化很着急，因为他想超过往届，哪怕考两个本科，也创造了奇迹，打破了魔咒，但每次考试下来，叶文海和第一名都有一定的差距，在心理预期上掉入了下一档，这让肖文化感到奇怪和惋惜。高三以前，叶文海还想拼一拼，肖文化也鼓励他和第一名竞争，但是高中二年级一结束，刚进入高三，第一名突然发力，远远甩开了叶文海，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分数空间拉得很开，竞争已经不存在了，按照当时对分数线的预估，第二名上本科很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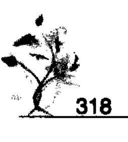
叶文海啊叶文海，班主任摇头感叹说，你真的只能是千年老二了。

一直处在第一名，每次都能压住叶文海的便是眼前正扛着大石头的张高举。

千年老二——这个魔咒让叶文海戴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

襄江市的常务副市长叶文海,是襄江政界的一个传奇。叶文海在当乡镇副镇长的时候,遇到一件事,这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当时正值夏天,他所在的乡镇,遇上百年难遇的暴雨,在他的乡镇相对远的地方,有一条河流,因为暴雨的袭击而暴涨。镇里的几个乡村,包括镇政府四处都灌满了水。当时镇委书记在市里上党校,镇长在外地出差,最高指挥官就是常务副镇长叶文海。叶文海给县长打电话。叶文海说,县长,现在形势危急,你必须给我授权。县长说,授什么权?叶文海说,大雨阻路,你们来不了,只有我在第一现场,我要求你授予我对村民,对警力调动的权力。5分钟不到,县长电话打来,说,我们商量过了,同意给你授权。叶文海站在河边上,看河水暴涨的形势,然后命令全镇所有村民朝上游堤岸上撤。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派出所所有的警力和各村所有的民兵都动员起来,像赶猪羊一样强行把村民从家中赶出来,当时没有人相信暴雨会真正淹没他们全家,因为这个乡镇几十年来风调雨顺,无灾无难,很多人死守在家里,怎么都不肯移动半步。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叶文海的厉害,在他们移往上游的第三天,在他们集体骂叶文海的时候,上游的水库在暴雨停止以后禁不住浸泡溃堤了,河流承载不住水量,整个乡镇变成一片汪洋。这件事让叶文海成了一个英雄,几个月以后,他被破格提拔,绕过镇长这一级,变成了副县长,后来又调整为常务副县长。

叶文海当上常务副县长没几年,又有一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当时他所在的县要改成市里面的一个区,叫撤县建区,撤县建区以后,行政级别虽然一样,但是有些权力相对要缩小很多,譬如对矿石的开采审批权,县是独立体制,区就没有独立权力。很多矿主,联合行政领导,抗议撤县建区。他们写联名信,集体上访,发动群众集会,一时震惊了市委和省委领导。刚好在这个时候,县委书记出国招商引资,县长在北京行政学院学习,回不来,常务副县长叶文海发挥了作用。叶文海首先向市委市政府申请了指挥调度一切的权力,然后从县里借来武警,用他们来完成治安任务,他要求,县委和各级领导每天在办公室学习,未经他批准离开办公室的视为违纪,给党内处分。干部队伍稳固以后,他命令武警,看见那些上街聚众闹



事的矿主，看一个抓一个。前面抓了几个，后面的马上不敢有人伸头了。没有几天，局面控制下来，市委市政府领导过来宣布撤县建区，一切顺利。

叶文海的危机处理能力和强有力的行政掌控能力给市委市政府领导以强烈的震撼和惊喜，没过多久，赶上全省干部双推双考，在年轻的副县级以上干部中考试选拔副厅级干部，叶文海因为考试合格，特别是面试，大家都认识他这个名人了啊，再一次被破格提拔，绕过县长这一级，直接成为常务副市长。

和那些同样出身寒微努力进步的人相比，叶文海要少奋斗十年。不到四十岁，他就当上了襄江市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在全省也是凤毛麟角，成了政界的一个奇迹。

常务副镇长，常务副县长，常务副市长，尽管叶文海升得很快，但是一直是副职。

从不到四十岁当上常务副市长，到现在四十五岁，叶文海在这一段时光里平稳不动，没有任何职务变化，这中间因为特殊原因换了一位市长，又因为换届换了一位市长，连换了两任市长，叶文海都没有升职。两位市长都兢兢业业，廉洁奉公，执政能力很强。尽管叶文海每年策划一次创新主题活动，都没有明显效果。叶文海慢慢明白，越到高层，越要比耐力和定力，没有升职处变不惊，升了职理所当然，机会越来越少或者说几乎没有机会，那是因为这个城市的官员素质大多谨慎而敬业。机会太多是因为疏漏，这个层次会共同把疏漏消灭在萌芽状态，让政局稳定而安和。

能不能打破这个魔咒？现在机会来了。市长调到另外一个市当市委书记去了，市里又要产生新市长。对叶文海来说，如果能成功当上市长，后面的政治路途还长，如果当不上，继续是副职，一届五年下来，小学生都会算，叶文海今年四十五岁，一届下来，五十岁了。五十岁！还有机会吗？哪一个市会提拔五十岁的市长呢？

叶文海当第一副镇长时经常观察镇长，当副县长时经常观察县长，现在陪了两任市长，也经常观察和揣摩，他发现当一把手的那些人，尽管性格各异，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种东西与其说是气势，不如说是气势背后的心理。这种微妙的心理影响波及开来，会形成一连串的行为方式，而那些二把手们呢？也有一种微妙的心理定势。地位差半步，往往一生努

力工作都没有用，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这个关在里面的曾经的第一名身上吗？

想到这里，叶文海闭上眼睛。我是一个常务副市长，在这个市，一人之下，百万人之上，他只是一个普通教师，他现在关在里面了，我会记几十年的仇吗？我是那样的人吗？叶文海忽然问自己。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那么，放他出来吗？

答案也是否定的。

叶文海边看着搬石头的张高举，边踱步边思索该怎么办。王秀说的对，好比一只猫顺手逮住了一个老鼠，怎么处置还没想好，先死死摁住再说。

叶文海想到了他们高中时期的班主任肖文化，起码应该让肖文化来看看，看看他曾经的得意门生，曾经的第一名，现在出了什么事，现在在干什么。

在叶文海和张高举的关系中，肖文化起到了很微妙的作用，上中学时是无意的，毕业以后，肖文化慢慢有意成了张高举的维护者。大学毕业以后，张高举分回市里，当了一名普通的教师，他的同学们都有点失望，而叶文海却很早当上了常务副镇长，同学们说起他们两个来，肖文化的态度鲜明：一个乡镇干部，怎么能和一个市重点中学的老师比呢？

后来叶文海当了常务副县长，同学们中就只有他和张高举两个混得还可以，每每谈起来，肖文化仍然态度鲜明说：常务副县长，到底是县里的啊，张高举已经是高级教师了，人家在市里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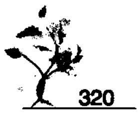
再后来叶文海调到市里，并且当上了常务副市长，肖文化似乎沉默了一阵，但是在开同学会的时候，仍然把张高举位置放得更正一些。

常务副市长，到底是个副的，张高举已经是全国特级教师了，不是副的，已经退休的肖文化说。

好！

不为别的，就为打破这个魔咒。

副的，千年老二！好，那么就打败这个第一吧，叶文海下定了决心。



五

王秀的领导，市交通局的杜局长找到她。这位局长比王秀还小几岁，只有三十五，是全市有名的明星局长和最年轻的处级干部。杜局长早先是一位明星镇的镇委书记，叶文海考察明星镇时发现了这个人才，向市委推荐，而后很快提拔成副县长，又从县里提拔上来，当了交通局局长。按照襄江市江湖上的说法，杜局长是叶文海培养线上的人。

杜局长把谈话的地点选在了襄江河边的一间茶社，茶社的名字叫“坐看云起”。坐在窗户边上，不远处是襄江，静水清流；对岸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家祠遗址，往右看是修缮古朴的襄江古城，几朵高远的云彩游走在襄江和城市的上空。远远近近的环境都很和谐宜人，都适合营造沟通氛围。和一位下属谈话都这样的精心设计，这既可以看出这位局长的精明，也隐隐约约地透出一位区域政治明星的焦灼。

杜局长上任一年多，成绩卓著，一改往日交通局懒散官僚和腐败的习气。上任之初，赶上汶川地震及灾后重建，他亲自带着交通局的一支队伍，援建四川地震灾区汉源县的一个乡镇。在施工的过程中当地村民受习俗影响，不迁祖坟，他说服一些村民改迁祖坟，允许施工，改写了该乡镇无公路的历史，在全省第一个提前完成任务。经过几个月的磨合，当地村民不仅接受了他们，允许修路，还端茶递水，关系融洽。这件事情得到市委和市政府表彰不久，他又开始着手整治那些历史上挂靠交通局的二级单位和经营性公司，刚好全市按照上级指示开展政治学习和竞赛，杜局长向市委和市府申请，把政治学习推广活动的试点放在交通局。

按照杜局长的设想，是通过这次具有政治意义的学习砍掉那些挂靠的施工及监理一类公司，整肃一下交通局的风气。借政治之势进行改革，既顺大局，又切顽症，这是杜局长工作的重要方法和利器。过去的交通局，一边做管理，一边挂靠公司经营，很多腐败滋生其中，出过很多事。杜局长早想着手清理，但是挂靠公司关系复杂，一时理不清，刚好一个政治学习活动，联系实际整顿，杜局长认为这个机会来了。

交通局是老大难单位，很多人劝杜局长，对这样的地方改革要小心一点，要充分考虑困难。但杜局长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

要借势，这个势就是政治，在这个势面前，很多平时积累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在这个形势面前，政治就是利器。具体的做法就是对那些挂靠的公司一刀切，全部剥离出交通局，原先在几个公司任职的职工，全部回到局里上班。这样一来，又有了新的问题：当初前一任局长，就是为了解决局里人员富余而让那些公司挂靠，并且让挂靠公司上缴利润，以解决全局的福利问题，现在，杜局长改革，职工利益少一点是一方面，从公司返回局里的员工，造成人员重新富余，怎么办？

杜局长经过策划，决定在全局包括二级单位的范围内测评，实行末位淘汰制，既要砍掉一些挂靠的公司，又要减掉那些不干事的人。

杜局长的想法得到了市委和市政府的肯定，并且让政研室跟踪调研，力争成为全市的标本。所有的人都对这个标本的成功不持怀疑，不仅因为杜局长干事的力度，还因为交通局是常务副市长叶文海直接抓的。

王姐，这是杜局长对王秀的称呼。王姐，杜局长说，听说你到省里告状去了？

王秀说，是。

局长说，我已经在给你协调解决了，你为什么还要告状？并且，市里告还不算，又越级到省里去告？

王秀说，因为我被冤枉了，我有申诉的权利。

杜局长说，这件事我正在调查。王姐，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下岗失业，我正在想办法。但是王姐，这件事只能冷，不能热，等一段时间我给你换个位置，肯定比现在好。

王秀说，不，我不换位置。

杜局长说，王姐，在实际工作中，有很多事情要艺术地处理。你想想，第一，市里把试点放在我这里，我这个试点不能失败。我一失败了，市里怎么推广学习啊？推广学习要是失败，那不是政治问题吗？第二，我不能把这十九个人全赶走，全下岗，法不责众，要调查分化处理，是吧？第三，我不能让你这么一个表现很好的同志没有工作，是吧……

王秀说，你的意思是先把这件事拖住，冷下来。

杜局长一拍手掌说，对，王姐，就是这个意思。



王秀说，我不同意。

年轻的政治明星沉不住气了，脸色焦灼，语气短促。王姐，何必！王姐，何必呢？王姐，王姐，王姐……

王秀要起身走了，局长拦住她，说，叶副市长想见你。

王秀说，叶文海吗？他见我干吗？

杜局长说，你知道，他分管我们单位，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他批评了我，说我没掌控好局面，他也知道了你到省里告状的事。

王秀说，此前我已经给市政府写了投诉信了，怎么没见他处理啊？

杜局长说，他已经收到投诉信了，这是他分管的行业，他不希望出任何负面新闻，他只希望你到他那里去一下。

王秀说，他可以直接处理的事，一直拖着不处理，就希望我去求他，是吗？

杜局长说，王姐，其实事情可以很简单解决，你要相信叶副市长能够帮你，并且特别愿意帮你。

王秀走到门口，回头说，怎么反而变成了他帮我？

杜局长追出来，焦灼地说，王姐，本来很好沟通的事，到你这里怎么这么难呢？

杜局长无法说服王秀，他觉得王秀是个怪人，和很多人都不一样的人。一般人能说通的理到她这里说不通，一般人巴不得想接触认识的领导她却不想去接触。他刚调来当局长的时候，有两次开会之后，叶文海都把他留下来，关心王秀的工作情况，他给王秀转达了，并且要王秀多到叶副市长那里走走，对自己，对单位，都有好处。

但是王秀一直都没有动，杜局长催了几次，嘴上没有再问了，心里面却一直揣测其中的原因。王秀在审计科，工作二十多年来，没有出过一笔错误，这次援建四川灾区也是她去审计的，一分一毫都不出差错。杜局长想提拔一下王秀，征求王秀的意见时，却被她婉言谢绝了。

王秀不想当干部，但是这么好的同志，总该用什么方式表彰一下吧，况且又有叶副市长的关心，这么想了，杜局长就一直留着心寻找一个机会表彰一下。但是万万没想到，表彰没搞成，却首先把王秀淘汰掉了。

王伦接到交通局杜局长电话的时候，正在区公安局找宋局长。王伦中午请报社的总编吃完饭，正送客的时候，派出所的张所长打电话来。张所长告诉王伦，说专门过问并且抓张高举这个案子的，是区公安局的宋局长。

王伦在区公安局走廊里碰见宋局长，很小的个儿，虽然穿着警服，当了局长，还是一个秘书相。王伦和他早先认识，当时他只是一般办事员，后来才当上了叶文海的秘书。

宋局长见到王伦，非常亲热。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宋局长说。

王伦把宋局长喊到院子里，把自己的车和他的车停在一起，把车的后盖打开，取出一盒月饼塞到宋局长的车里。

宋局长受宠若惊的样子，说，大哥，怎么这样啊，我们当初进市政府，你是前辈啊，这不是搞反了吗？

王伦说，昨天太忙了，昨天该送来的。

宋局长说，是不是有什么事？

王伦话已经到嘴边上了，又吞咽回去，说，没事没事。

宋局长说，没事就好，我分管的都是些麻烦事，没事说明你没有麻烦，不过要真有事，你也别客气，一句话的事。

一个上午带中午，王伦连轴转地找了张高举学校的校长、教育局局长和报社的总编。

在张高举的学校校长那里，王伦给张高举请了半个月的假。

校长说，什么事要半个月？

王伦说，他母亲病了，他回老家去了。

校长说，这个张高举，怎么不打个电话啊，调课是十万火急的事，能耽误吗？

王伦赔了半天礼，解释说张高举的手机没电了，而他的老家呢，是市里有名的山区县——谷城县，一个叫赵湾的乡镇，他们那个村子没通电话。

校长立即喊教务主任来，吩咐他给张高举调课。



王伦不停地致谢。

校长说，张高举母亲得了什么病？我们学校有规定的，家人病重或者丧葬工会要派人去看望，还要表达一下心意。

王伦说，不不不，这已经够感谢了，如果需要，我会及时和您联系。

告别学校校长，王伦去找教育局局长。

教育局局长正开会，上厕所的时间碰见王伦站在厕所门口。

教育局局长说，王伦，有什么事？

王伦说，昨天太忙，没来及送一盒月饼。

教育局局长说，送什么月饼，家里的月饼堆不下了，还发愁呢。

王伦说，那不还就是一个心意嘛。

教育局局长说，是不是你的孩子上学的事。

王伦说，不是不是。

教育局局长说，那是你哪个亲戚朋友孩子上学的事？

王伦说，也不是，今天来没什么事。

教育局局长说，王伦，哪怕你是一盒月饼，我也不能收你了，你没有事，我收你什么礼啊。

王伦笑，说，非要有事啊。

教育局局长说，我都怕了，早晚那些说没事没事的人，最后是一个大事啊。

王伦说，今天没事，以后有事再求你，好吧。

教育局局长说，你这个王伦，只可惜读书少了。

告别教育局局长赶到报社，已经到中午了，刚好总编从报社的办公楼下来。

总编的老伴死了，女儿出国了，目前是快乐的单身汉。这个快乐的单身汉原先是襄江大学的一名副教授，当了总编之后仍然有教师的习惯，拉住人爱讲课，一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老单身汉刚好中午没人请，被王伦请到襄江古城墙下面的一个小甲鱼店，莫名其妙地喝了一顿酒，谈了一个多小时宏观调控和金融危机。

酒喝到最后，总编才想起来，说，有什么事吗王伦？

王伦说，没有。



总编说，不会吧。

王伦说，真没有。

总编说，这不正常。

王伦说，这有什么不正常，普普通通一顿饭，算什么事呢？

总编说，如果真是这样，王伦，那我欠你一个人情。

王伦说，嘿，总编，您是前辈老师了，后辈，不，学生请老师吃一顿饭，有什么不该吗？再说，我也学了不少知识啊。

总编说，我看你一声不吭听了一两个小时，听懂了吗？

王伦说，听懂了。

总编说，那就好。

在“坐看云起”茶社里，交通局的杜局长等来了王伦，王伦刚好坐在王秀刚刚坐过的位置，和杜局长面对面。杜局长的左侧临江，王伦的右侧临江。

我说不服王秀，杜局长说，我听别人说，说得动她的只有你。

那看什么事，王伦说，我们从小在农村里，半边户，父亲在广播局，母亲务农，家里兄妹多，我是老大，对家里有一点贡献，在市政府我是说话最没分量的，在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中间，我说话还有一点分量。

杜局长说，那我就拜托你了。

王伦问：什么事？

杜局长把那次评比活动前因后果说了。

王伦沉吟了一下，说，这件事我早先听说了，我前几天准备到王秀家里问她，但是……中间发生了一点别的事，忘了问了，你准备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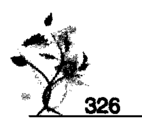
杜局长说，我想先把王秀调到二级单位，过一阵再调上来。

王伦说，恐怕她不会干。

杜局长说，我们考虑到她的面子问题，去了后给一个职位，相当于上调了半级。

如果往上调半级，面子算是挽回了，我认为是可以的，王伦说。

但是她拒绝了，我们刚刚谈过话，她要求我们现在查处这件事，杜局长说，王伦，你在市政府这么多年，你晓得法不责众，我刚刚上任，一棍子



打掉那么多人,怎么开展工作?等过了这个风头,这十九个人中领头的,我是不会放过的。

王伦说,但是你这个方案,王秀不接受有她的原因,因为她不喜欢当干部,原先有几次提升的机会,她都主动放弃了。

杜局长说,要么这样行不行?我们送她到省党校学习半年,这样面子也好了,我这里先平稳了,你觉得呢?

王伦说,如果是我,我会同意。

王伦给王秀打电话,把杜局长的意思说了,王秀一口回绝了。她既不是党员,也不想去党校培训。

服务员进来续茶,两个人边喝茶边商量办法。襄江对面敲打铁器的声音和某一个茶社里戏班子的快板声一下一下传过来。

能不能重新再评选一次?王伦说,很难吗?应该不是很难吧。

那绝对不行,杜局长说,市委市政府政研室在这里蹲点,正准备向全市推广,怎么能让评选失败呢?那不是政治活动的失败吗?再说,这是叶副市长的分管点,失败了我们好说,叶副市长的脸朝哪搁啊?

杜局长忽然想起来似的,问:叶副市长和王秀是同学,你知不知道?

王伦说,知道。

杜局长说,叶副市长是不是……

王伦望着杜局长。

叶副市长很关心你妹妹,杜局长谨慎地选择词语说,跟我问过几回。

王伦说,是吗?你能断定叶副市长是关心?

杜局长说,我当了这么多年干部,我听不出话吗?

王伦说,他们同学过,这是真的,但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来往过。同学关系,并不都是好关系,也有同学之间结仇的,关系很普通平淡的,说不清,再说,叶副市长现在有身份了,随便问一问和真正的关心,那是两回事。

杜局长说,他不是随便问,是真正的关心。

王伦说,你敢断定吗?

杜局长说,我绝对敢断定。

王伦想到了张高举这件事,想想王秀说过叶文海在害张高举的话,嘴



巴几次张了想说，又咽回去。

王伦望着右侧的襄江，下午的襄江一片昏黄，对岸也一片昏黄。看来并不一定有仇！王伦在想王秀和叶文海。这么多年，他提示过王秀多次，要她和叶文海多走动，同学嘛，多走动一下没坏处，但是每次都被王秀冷拒。王伦猜想，同学的时候应该有仇吧。今天经杜局长这么一说，他又有些怀疑先前的判断，甚至怀疑此前王秀对张高举这件事的判断。

对面河岸铁器敲打的声音一阵一阵传过来，这种声音不知源自何处，却让襄江两岸所有的事物都有了相同的节奏。城墙，树叶，茶壶和面对面的不同心境的人。

杜局长靠在沙发上，眼睛微闭。他在心里推测叶副市长和王秀的关系，他无法用现在的发展和地位来倒推二十多年前的叶副市长，也无法倒推二十年前的王秀。

这似乎是一个谜。

一个常务副市长，别人想见都见不到的人，几次关心王秀，我都转达了，但王秀都不回应，还有，这一回，王秀告状的事，叶副市长提出见王秀，王秀却不去见。

王伦你说说，这怨谁呢？杜局长说。

六

杜局长在这个叫庞公大院的地方找到叶文海。这座院子背靠真武山，门前是一片水域，相传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庞统的隐居地。山威而高，水润而远。三国豪杰遍地，叶文海独崇拜庞统，每每工作之余，他都要来庞公大院休养。叶文海不喜欢相隔十多公里居住过的诸葛亮，事必躬亲，事倍功半，累给了父亲还累给儿子；相比之下，庞统一生只出了两三个主意，却建了奇功，留名青史，出现在关键地方的关键时候。赤壁大战，改变历史的一战，他献了连环计；还有入四川，如果刘备依照他的策略，历史应该又是个新写法。

杜局长在叶文海的目光烁烁之下趋上前去汇报。叶文海一边听，一边用铅笔敲桌子。他敲得很轻，一下一下缓缓起落，杜局长却听得如木鱼声



一样，心惊肉跳。

你怎么办？叶文海对杜局长说，如果照你这个淘汰方案继续执行下去，你冤枉了王秀。王秀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很优秀的一个人，她会成为最后一名被淘汰掉吗？如果不执行，或者推倒重新来，你怎么向全市交代？

杜局长低着头，冷汗淋淋。

最关键是王秀，叶文海继续说，你想拖，她会让你拖吗？她在不停地上告！她手中有你们局十九个人串通写的血书，这是多么扎实的材料！她到哪里告不准呢？一告一个准！

杜局长说，叶市长，我错了。

叶文海继续，那现在是考验你的政治智慧的时候，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怎么办？

杜局长说，我脑壳糊了，我今天就是请教叶市长来了，我和王秀反复谈了几回，谈不下来。

你和王秀怎么谈的？叶文海问。

我和她谈了两个方向，杜局长说，第一，到二级单位去，级别向上调半级；另一个办法，到党校学习半年。

叶文海说，她不接受？

杜局长说，对。

叶文海说，如果换作我，我也不接受。

杜局长说，我想不出办法了，今天来向您请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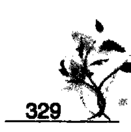
叶文海站起身，出门朝院子里面走，院子中间是一个喷泉鱼池，叶文海绕着鱼池踱步。他的步伐坚实有力，一边踱步一边做有氧操，一招一式张弛有度，节奏鲜明，显示出这位常务副市长的生命力。

杜局长和他相隔大约一步半的距离，叶文海动一下，他也跟着动一下。

你了解王秀吗？叶文海做操做出了微汗，刚脱掉外套，杜局长忙上前接住。

王秀这个人，有一点怪，杜局长看叶文海气色缓和了，连忙说，我连续几次找她谈话，想提拔她，她不接受啊。

她这个人，是有一点怪，叶文海说，上中学的时候就有一点怪。



叶文海看见一条鱼劲道很足地跳出水面,跃在半空中,又落下水中,他叫了一声“好”,沿着栈道踱到水池中间看鱼去了。

怎么个怪法?

叶文海一边看鱼一边想:譬如说吧,当时全班男女生不说话,唯独她一个人敢和男生们毫无顾忌地说话,怪吧;譬如说,她每天骑自行车上学,当时全校骑自行车上学的有几个人呢?很多老师家里都没有一辆车,她那漂亮的一骑一跨的动作,怪吧;这样的例子多了去了。最奇怪的是什么?她一直保护着家住在全县山区最穷困山村的张高举,最后居然嫁给了他。

这不是怪是什么呢?

想到这里,叶文海心里隐隐作痛。王秀,王秀,她怎么会嫁给张高举呢?

叶文海和王秀关系曾经很好。当时张高举是班长,叶文海是副班长,王秀是女生委员兼文艺委员。叶文海在班上,那是有名的全才,成绩好,体育好,文艺也不错,而张高举,那时候只是一个呆书虫,除了学习成绩,其他似乎一无是处。班上的活动都是叶文海和王秀联合组织的,张高举这个班长不管事。王秀曾经参与过叶文海的倒戈运动,找班主任肖文化,要求把班长换成叶文海。

叶文海有一天找到王秀,请王秀去找班主任肖文化,让她以全班同学的名义说一个意思,那就是张高举不适合当班长。

王秀说,为什么要我去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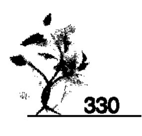
叶文海说,第一,你是主要班干部;第二,我不能去说,我如果去说,就是为我个人,而你去说,是为班集体。

王秀想了一下,说,好,那我去说,但是咱们说明了,我不是为了你,我真的是为班集体,张高举虽然成绩好,但的确不适合当班长。他只是一个成绩好,其他什么事都不管,怎么能当班长呢?

叶文海说,好,就这么说。

但是王秀没能说服肖文化,班主任肖文化有另外的理由。肖文化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是高考,班长就是一个班的象征!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就是第一嘛!

班长没当成,但是叶文海和王秀关系更近了。叶文海认为自己和王



秀,立场一致,目标一致。仿佛是盟友,比一般同学又多了一层关系。王秀和父亲一起住在县广播局,叶文海当时寄住在姑父家,也住在县广播局,每天晚上下晚自习,王秀都会骑着自行车带着叶文海从县城一中,绕过几个街道,丁丁当当地骑到广播局。

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对于叶文海来说,坐在后座上,前面骑车的是漂亮的女孩子,散发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怀揣着考大学的目标和人生的梦想,那是他美好青春的见证。

最美好的事情是学骑自行车。当时王秀会骑自行车,叶文海不会骑。不光叶文海,全班的男生没有一个人会骑。很多老师都不会骑。学骑自行车,就成了一种风潮,比现在四处林立的驾校人还多。很多个晚上,晚自习以后,王秀带他到学校附近的南河边,教他骑自行车。偏着身子上车,掌稳车把,目视前方。叶文海总是一遍一遍摔倒,王秀一遍一遍教他重来。

有一个星期天,大白天里,他们又到南河边上的一个场坪里学骑车。那天骑的时间很长,叶文海进步很快,已经能单手掌车把了。叶文海单手掌着车把,逆时针围着场坪,一圈一圈骑,王秀坐在场坪边上,边叫好边给他鼓掌。

他们都没想到会突下暴雨,猛然一阵雷声滚过,叶文海吓得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两个人扶起自行车看看天,晓得不行了,赶紧往回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刚刚从场坪推上堤坡,暴雨豆子一般朝身上砸,漫天漫地都是雨点。王秀朝车子上骑,但是怎么都骑不上,原来是叶文海把车把摔歪了。两个人顾不上调正车把,歪歪扭扭地推着自行车,冲上河堤,迎着暴雨,朝家里猛跑。

跑到有民房的地方,两个人跑不动了,自行车也别扭得实在推不动了,站在河堤边一个民房的屋檐下一边拧衣服擦头一边看暴雨袭击南河。河心和河岸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四周是一片暴雨的世界。

叶文海在这一片暴雨的世界中,在一个屋檐下向王秀求爱了。他先向王秀描述了理想和前景描述了大量的未来生活,做了很多铺垫,最后,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来了。

王秀一边看着南河里茫茫的大雨,一边听叶文海表白。叶文海刚开始表白,话没完全说明,王秀就明白了。恋爱是这个时段的重要主题,不管高



考的压力多大，学习有多么紧张。但是叶文海表白了很长时间，核心话语却始终没说出来。在描述前景的时候却提到了张高举，意思是自己将来会有出息，绝对会比张高举强，等等，好不容易等到最后，才说出来。

王秀说让我考虑一下。

叶文海问：还考虑什么呢？我有什么不好？

王秀说不清叶文海有什么不好，但是似乎还有一点什么没弄明白。很简单的求爱，在叶文海这里，怎么这么复杂呢？这让王秀看不懂，也和她希望中的简单而单纯的爱情差距很大，她需要考虑一下。

让我考虑一下，王秀强调说。

王秀考虑的另一个原因是张高举，张高举总是抽时间给她补课把她的弱科和弱项简单扼要地指点给她。她是一个敏感的人，她明白张高举这种看似笨拙的用心意味着什么。

王秀的考虑很快结束了，源自某一个晚自习张高举被打。

当时张高举坐在靠操场的窗户边上，正在做习题，有人敲窗户。张高举打开窗户，外面黑洞洞一片，并没有人。张高举回望了一下教室里，白炽灯，白墙壁，一片白茫茫下面，同学们都在低头做作业，他以为自己听错了，正准备关上窗户，外面一只乒乓球拍伸进来，照着他的脸，左右开弓啪啪啪啪地抽。

很多人都没看见这一幕，白茫茫的一片灯光下面，大家在低头做作业，间或有翻书声，但是越是寂静，抽耳光的声音越是响亮，几乎震动着每个人的耳膜。紧接着便听见张高举后面一排两个女生尖叫。空气那一刻凝固了！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没有人敢说话，没有人敢询问打探，甚至没有人敢咳嗽一声。窗外依旧黑洞洞一片，教室里依旧白茫茫一片。

几乎每个人都明白出了什么事。

二十年前张高举读书的这个县一中，校风很乱，校外流氓混混儿和校内坏学生互相勾结，对有钱的学生“吃黑”，“摇肥”，调戏漂亮女生；对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则干扰殴打。在王秀和张高举上一届，有一位考生在即将上考场的途中被几个蒙面大汉冲出来，棍棒殴打。轮到了张高举他们毕业，越是成绩好的学生，越是害怕，一个一个如惊弓之鸟。

王秀在这一片凝固安静之中冲出去了！



王秀去追那个打人的家伙。

但是王秀并没有找到那个人，等她冲到操场边，那个抽张高举的人早跑没影了，王秀折转身，回到教室，教室里乱哄哄的，都在纷纷猜测和议论，王秀一回来，教室里马上安静了。王秀径直走到叶文海面前，问：是你吗？

叶文海说，你说什么？

同学们都把目光集中在叶文海身上，从张高举挨打一直到现在，叶文海一直低头做题，头都没有抬过，很冷静的样子。

王秀脸色铁青地说，别装蒜了，是你吗？

同学们似乎恍然大悟。是啊，他怎么那么镇定啊，但是又似乎有许多迷惑不解。

当天晚上下晚自习，王秀独自骑车走，没有再带叶文海。叶文海一路小跑追着给王秀解释。他不明白王秀是怎么看出来的，如何发现是他安排的社会混混儿来打张高举。但他不会承认，绝对不会。

王秀不听他解释，自行车越骑越快，最终甩掉叶文海，独自骑车走了。

从那以后，王秀和叶文海不说话了。

这件事情，是叶文海和王秀关系的分水岭，叶文海的美好青春也到此为止。

机会不是没有，也许就在手边，叶文海看完鱼之后，语气肯定地说。

请您指示，杜局长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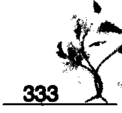
你是一颗政治明星，还是一颗一闪而过的流星，这一次很关键，叶文海说。

杜局长不吭声。

听说她丈夫最近因为嫖娼，被行政拘留了，叶文海面无表情，继续说。

七

张高举在这个湿漉漉的雨天里，参加了一场评比。评比在白脸诈骗犯，胡子小偷和他之间进行，他们用划拳的方式决定顺序，小偷赢得多，最



后讲;白脸诈骗犯输得多,首先讲;张高举居中。

他们评比讲故事,讲亲身经历的,最惊险的故事。

白脸诈骗犯先讲。白脸诈骗犯说,我行骗主要是通过征婚,我把照片和住房条件交给杂志社和婚介公司,我专门找那些离了婚的有点财产又感情孤独的中年女人。这行生意现在不怎么好做,人们的警惕性越来越高,需要很高的智商和胆略。有一回我遇到一件怪事,有一座城市里的一个中年女人,我看中了,因为她有车,穿着很阔气。我和她见面,我们很快就上床了。我向她要钱,我说我来看她,钱包被人偷了,又一回,我说信用卡丢了,她都笑一笑,拿钱给我。你们猜怎么着,她早就知道我是个骗子!

张高举说,她看出来了,怎么还给你钱啊!

胡子小偷研究了一下白脸诈骗犯,说,你天生长了一个日架子,你这一辈子吃亏沾光都在你这张脸上。

白脸诈骗犯说,奇怪的还在后面,这个女人,她是有老公的!

张高举和胡子小偷都呆住了。

那一天,白脸继续说,我刚和她幽会完,出来在街上逛,被一伙人抓住了,把我关在宾馆里面痛打一顿。最后那女人的老公出现了,看起来像个当官的,他让所有的人都站在门外,他在房间里和我谈话。

他说,我可以把你送到公安局,或者,干脆把你打死丢在河里面。

我给他下跪。我求他饶我,并且说愿意付给他钱,数倍赔偿此前那女人给我的钱。谁知那男人淡淡地说,钱不向你要了,我只要求一点,你永远地离开就行了。

那个男人一直送我到火车站,给我买火车票,还给我买零食和矿泉水。我已经上了火车了,那男人还站在火车下面,迷茫的样子,送亲友一般和我挥手。我给那女人打电话,我问这真是你丈夫吗?她说是。我再打,她就关机了。此后我再没联系上她,号码都换了。我趁火车还没开,跳下去问她丈夫。我说我搞不明白啊。我没再说下去,因为我发现他在默默流泪,泪水一把一把的。他挥手让我上车,边挥手边说,你们这些当骗子的,哪里知道一个平常的家庭要坚持下去,需要多大的恒心和忍耐力呢?滚吧滚吧,再来你当心你的狗命!

轮到张高举。张高举说,我经历的最危险的事是前几年,我的一个学



生准备自杀。这个学生，是个男生，他的母亲刚刚去世，他的父亲和他都很悲伤。他父亲是一个派出所所长，平日里爱喝点酒，因为他成绩不是很好，那一天他父亲酒后教育他，他顶了嘴，他父亲抽了他一耳光。这孩子爬到我们学校的最高楼，要往下跳，把全校都惊动了。校长上去，同学上去，还有他父亲，其他亲戚，谁上去都被他赶下来。他站在最高的楼顶的顶沿上，稍不注意就会掉下去。那是十一层楼，掉下去没有活的希望。他父亲调来了消防队，下面还组织了人拉网，但是有什么用呢？谁都不知道他会朝哪个方向跳，这孩子就沿着十一层的顶沿走，下面防护网跟着跑，眼看着这孩子要跳下去了。

肯定没有跳，白脸和胡子同时说，跳了就没有故事讲了。

对，没有跳，张高举说，因为我上去了。

你这是一门绝活，白脸诈骗犯说，我倒想听听，你是如何把一个想自杀的人说过来的，你这门学问和我这门学问有共通之处，就是心理学。

张高举说，我不这么认为，一个人要自杀，可以说什么道理都明白。我只相信一点，那就是把时间拖住，时间可能挽救一切。我跟他说话，他能听，这是第一步，我就一直不停地说，这孩子有一点好，就是写作文爱打比喻。我就不停地用比喻说话。我说，你以为你是一只鸟，你会飞呀。我说，你爸爸，那个酒鬼，他呼出的气能不能醉死你们家的蟑螂？我说，分数是什么？分数是一头猪啊，你不能把他当孩子，当弟弟妹妹，它就是一头猪，猪养大了，该杀杀该卖卖，分数也一样啊……我就这样不停地说下去，我那一天把我一辈子能用的比喻都用完了，我说了几个小时，从中午一直说到太阳落山，中间有些人趴在楼梯口听，他们听了都摇头，他们都灰心了。但是，就在这时候，太阳下山的时候，落在楼顶上，和这孩子融在一起，这幅画面感染了我。我想该做最后的努力了，说，你看，太阳都回家了，我们也回家吧。这句话过后，这孩子慢慢腾腾走向我，一步步离开危险区，最后，快速跑过来，一头扎在我怀里，痛哭起来。

轮到胡子小偷讲。胡子小偷说，夏天的一天晚上，我翻到一户人家里偷东西，我从下水道管子爬到那家阳台，对了，是四楼，左右两家都有防护栏，只有这一家没有，这一家是玻璃窗，外面是开关门的铁栅栏。我伸手到里面先把铁栅栏打开，跃上阳台外面的铁架子，又从铁架子上把玻璃窗打

开，我刚刚跳进阳台，外面回来人了，乖乖，晚上十一二点了，怎么才从外面回来？他们直朝阳台走过来，我吓得赶紧上阳台，但是他们走得太快，我以为发现我了，我只好用手抓住栅栏下面的铁棒，像一块腌肉一样吊在阳台下面。这是一对小夫妻，他们没有发现我，他们收拾衣服来了。你们难以想象，那个主妇收衣服的时候手差一点碰到我的手了，只差那么一毫厘。严重的还在后面，都十一二点了，他们不睡啊，他们两个坐在阳台上谈一部电影，谈他们晚上刚刚看过的《断背山》，那部烂片子有什么好谈的，男人搞男人，一点劲都没有，但是他们足足谈了有一个小时！

你足足吊了一个小时吗？张高举问。张高举问完，突然想起自己家的阳台，也是玻璃窗铁栅栏开关的，天啊，会不会下面也吊一个小偷啊！胡子小偷说，可不是嘛，足足有一个小时！

白脸诈骗犯起身端详了一下胡子小偷，说，能吊一个小时，也就你这种小巧身材行，你天生是小偷身材。

胡子小偷说，惊险的还在后面，我正吊得胳膊又酸又麻的时候，下面有人喊了。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在下面小卖部买水喝，抬头看见上面有人吊着。他吓着了，以为有人坠楼被挂住了，他喊了几声，没有人应答，他以为看错了，以为是悬挂的衣服。我那个时候想，他要再喊一声，我就跳楼了。但是他不喊了，他开车走了以后，阳台上那一对夫妻也睡了，我重新跃上阳台，下狠手收拾了他们一下。

他们开始谈心，回顾品味自己的人生和生活，观点惊人的一致。

胡子小偷说，我搞厌了！这样的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当然，你们别误会，我不是说偷东西本身，而是说我的对象，那些人家，客厅里都是冰箱和彩电，不多的钱都是密码存折和各种卡，手机随身带，零钱基本上在床头柜和柜子底层。大家基本上过着共同的生活。还没有下手偷，我对能偷多少心里就有个数了，例外的很少。

那你不会专门偷当官的和有钱人吗？你不会杀富济贫？张高举说。

你说外行话，胡子小偷说，我们这个活儿，要么是白天上班家里没人的那种家庭，要么是夜间，当官的那些人，家里用人啊保姆啊，杂人多，白天不好偷，晚上偶尔去，收获也很少，我看透了，大家都一样，都过着相同的生活。



我也搞厌了，白脸诈骗犯说。他的牙齿洁白，头发干净，眼睛大，具有女人喜爱的相关条件。

你还好一点，我呢？我天天面对那些中年妇女，丧偶的，离婚的，大多是命运不顺的人，熬到这个地步，如果仅有一点钱，那是她们的命根子。上场就警惕，捂住钱袋子，步步为营，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样。没劲。我上面给你们讲的，是我唯一一个奇怪的例子。

我倒认为你这个职业有意思，财色兼收，胡子小偷笑着说。

不谈不谈，白脸诈骗犯说，女人熬到中年，特别是又离了婚丧了偶的，那还谈什么色啊，不管怎么洗，怎么涂脂抹粉，身上都有一股隐隐的臭味。你还不能说，你只能赞美她们，你还要学会命令自己的生殖器听话，让它配合你。最关键的，你要当她们的情绪垃圾站，丧偶的，你要和她们一起掬一把热泪，思念她们的亡夫；离了婚的，要学会和她们一起痛骂她们的前夫。骂他们负心，没责任感，不卫生，不会挣钱……几乎相似的经历，几乎相同的悲痛，几乎相同的哭泣方式，包括做爱，一样。一个伟人说过，有些人重如泰山，有些人呢？轻如鸿毛，我们怎么见的都是轻如鸿毛的人啊。

对，胡子小偷说，我偷的那些人，怎么说，也他妈这回事，轻如鸿毛一类，包括我！你信不信，我从小的理想是当总理！你信不信？

我告诉你，白脸站起来说，我原先那可是国营大厂的办公室主任！那是全厂第一笔！写材料响当当的，谁知道只有几年，厂就垮了！

四壁没有任何物件，窗户高得三个人搭在一起都摸不到。天下的拘留所都是这个构造吗？故事讲完了，笑话讲完了，这三个原本毫不相干的男人，仰躺在水泥地上，望着天花板，看雨雾下的光线从那个狭小的窗户里一寸一寸褪去。不停的雨声让这个屋子更加安宁，仿佛一个罐子，装满了脏物，要沉下湖底。

操，胡子小偷猛喊一声。

操，白脸跟着喊一声。

操，张高举也迸出一声。

喊完之后，三个男人仍然直挺挺地仰躺在水泥地板上，各想心事。天色在这种沉默中一寸一寸暗下去。张高举在这一寸一寸的暗光中，数着日子。其实不用数，每一天都仿佛一块坚硬的石头，他不是数着过的，而是把

这一块一块的硬石吞下去吃下去过的，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度时如年，度分如年，度秒如年。张高举，当年的县文科状元，重点大学毕业生，重点高中的特级教师，怎么会待在这种地方和这种人为伍呢？

后面还有几天他不用再数，正像王秀想的那样，如果能安安静静、悄无声息地出去，照常上班下班备课上课，那是再好不过的结局，但是张高举明白，那不可能，因为他的对手是叶文海。

叶文海会怎么对付他？

他一直盯着天花板看，把天花板都看黑了，也没有想出叶文海到底会怎么样。记过？开除？登报？还是所有的办法都用上？

千年老二！

张高举想起叶文海的这个绰号。其实一开初，他和叶文海成绩相差并不远，叶文海的历史和政治成绩要超过他，但是各科综合的总分，他要超过叶文海。两个人明里暗里一直较着劲，到了高三，他把叶文海甩开了。

他甩叶文海的主要原因是叶文海太全面了。叶文海不单学习成绩好，体育成绩也好，歌也唱得好，班上逢娱乐活动，篮球比赛，他都是当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但是张高举明白，叶文海在这些活动中每赢得一次喝彩，他和自己的距离就越来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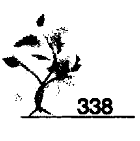
王秀帮叶文海争夺班长的事情他一清二楚。当时肖文化曾经犹豫过，并且征求过他的意见。肖文化想把叶文海换成班长，把他换成学习委员，他一口回绝了。班长是什么？他据理力争，班长就是一个班的象征！就像外国的一些元首和皇室，他们出来搞活动吗？他们不出来！但他们永远是一个象征！

他的这番话打动了肖文化。

除了学习成绩和高考，还有另一个战场，就是对王秀的竞争。叶文海是明的，是全班每个人都能看出来的，而张高举对王秀的爱，虽然是暗的，却也一样肆无忌惮地在内心中野草一般生长。

若论成绩、长相和气质，班上的女生，除了王秀，还有谁呢？

王秀教叶文海骑自行车的那一阵子，班上已经有了风言风语，说王秀和叶文海在谈恋爱。那是张高举最痛苦的一段日子，他每天都学习到深夜，用学习来抵挡内心的折磨和煎熬。煎熬得受不了的时候，他就跑到操



场上。操场的中心有一个用白线画成的圆圈,他坐在圆圈里,一直仰望天空。

他的这个姿势后来被半夜上厕所的同学们发现了。

你在干什么呢?同学们问他。

张高举无法回答。月亮在天空的时候,星星在天空的时候,他在向它们求助吗?向它们祈求能量吗?

后来叶文海采取了很多下流手段影响他的成绩,但是张高举不为所动,他知道,叶文海这个第二名和他这个第一名之间的距离真的是越来越远了。

张高举有他一套追求王秀的方法。那时候天天搞题海战术,每次考试下来,他都找来王秀的卷子,把王秀做错的地方重新做一遍给她,让王秀对他越来越有好感。

转折点是叶文海利用外面的混混儿用乒乓球拍抽他的那个晚上,王秀追出去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赢了,叶文海输了。叶文海不光在成绩上输给他,而且在争夺王秀上也输给了他。那天晚上,全班寂静无声的时候,王秀回来质问叶文海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他张高举正面带微笑!是的,他抬起了头,目视前方,面带微笑!

这件事之后,叶文海才感受到他的力量。他不单是一个学习成绩好的书呆子,而是充满智谋,充满激情和力量,在大家都被题海战术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却从容自如,游刃有余,向王秀频送秋波。到了最后阶段,干脆每天晚上和王秀一起加班学习。

张高举决定在上高考考场的时候向王秀求爱,他认为这样不仅紧张刺激,而且充满诗意,甚至不容王秀有回答或者反对的机会!严肃的高考成了浪漫爱情的见证,没有巨大的力量,谁敢做这件事?他叶文海敢吗?

这种力量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张高举直挺挺地盯着天花板,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找不出答案。似乎他一直都是第一。评高级教师的时候,他是他们这一批第一个评上的;评全省优秀论文和一堂好课,他也是全校第一;评全国特级教师,他也是他们这一批第一个……他的各类奖状和证书,堆满了一箱子。他就在这一个一个奖状和证书中,在一个一个的第一中,度过了二十多年,变成了一

个平庸的人。

什么地方出了错呢?

现在,在这个地方,和一个小偷和一个诈骗犯在一起,还有战胜叶文海的机会吗?

他明白那永远不可能了。

八

王伦接到张高举学校校长的电话,一阵疾火似的赶到学校。

校长问王伦:张高举真的在老家照顾他母亲吗?

王伦说:是啊。

校长说:王伦啊,我可是相信你了,你不能坑我啊,也不能坑我们这样一所名校啊。

王伦说:怎么了,校长?

校长说,我怎么听说张高举嫖娼被抓了?

王伦心里一跳,手上的车钥匙吓掉了,弯腰捡钥匙的时候,王伦想好了,起身问:这个张高举,在老家那个山区,也嫖娼吗?

校长愣了一下。

王伦说,校长,您听谁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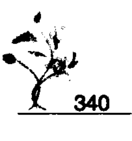
校长说,我也是刚听说的,我不相信张高举同志会做这种事,他是一个特级教师……

王伦心里定了一下,说:一定是有人诬陷他。

校长说,如果没有就好,如果有,那后果可严重了。

王伦故意装着平静,说,现在这个社会,嫖个娼,抓住了也只是罚几千块钱的事,有什么后果啊。

校长激动地说,王伦!话怎么能这么说?我不能否认你那是社会现实!但你那是江湖上的事,我们这是学校,为人师表的地方!我们有《教师法》管着!《教师法》第八条第一款说,教师要遵守法律,遵守职业道德,为人师表;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说,教师如果品行不良,影响恶劣,要受到行政处分,直至解聘……



王伦笑一笑，说，好好好，校长，您说得都对，问题是张高举他没有嫖娼啊。

校长说，那就好，没有就什么事都没有。

王伦走出了学校大门，马上给派出所张所长打电话。

王伦问：有人到你那里调查张高举的资料没有？

张所长说，没有。

王伦说，如果不通过你，能取到原始资料吗？

张所长说，你放心，我已经交代了，没有我谁也取不走。

王伦说，拘留所那边，没事吧？

张所长说，我也反复交代过了，应该不会有事。

王伦刚挂断电话，张所长又打过来，说，不过如果上级组织要，那是非给不可的。

王伦说，谁管你？

张所长说，管我的人很多，直接管我的只有一个。

王伦说，宋局长是不是？

张所长说，就是他。

报社总编在家里接待了王伦。总编精力旺盛，目光炯炯，吸一只大烟斗，头发稀疏而后披，一副艺术家的风度。

王伦，总编说，我其实是很佩服你的。

王伦诚惶诚恐。

总编说，你中秋节的第二天请我吃饭，我当时还纳闷，我们虽然认识，但毕竟不是一条战线，毕竟不太熟悉，你请我吃饭又没有说具体事情，我心里一直觉得欠你个人情，今天才听说，你妹夫张高举嫖娼被抓了。

王伦看总编是个实在人，决心跟他讲真话。请原谅，王伦说，我妹夫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但他毕竟是我妹夫，我想……

总编用大烟斗制止住王伦，手势像某个伟人。你没有错！你做得很对！总编说，换作是我妹夫被抓我也会四处营救！因为我们都是男人，我们理解一个男人的一些作为。我佩服你王伦的是什么？你王伦只是一个司机！

你当时怎么就知道事情有一天可能会到我这里来,会请我吃饭?

王伦说,没什么,我只是一瞬间的直觉!让您见笑了。

总编说,天哪,王伦!这是多么可贵的直觉,我下属的那些记者们,有几个能有这样的前瞻性直觉?他们报道的企业,没几天就出事;报道的有些企业家呢,不是很快进了监狱,就是如流星雨,很快消失。

王伦耐心地听总编侃侃而谈。

总编说了很久,才想起王伦的事,诚恳地帮他出主意。

把事情捂住吧,我只是听说,没有官方通知,总编说。

王伦在找市教育局局长和区公安局宋局长的时候遇到一些麻烦。首先王伦拿不准他们是不是也和张高举学校的校长和报社的总编一样,也都知道了消息。按照报社总编的分析,这是有人故意在放风,是在释放一种信号和压力,那么,信息传到他们这里没有?一种可能,是两个人都听说了;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教育局局长还不知道,但是区公安局的宋局长,不用说,那是肯定已经知道的。

这让王伦犯了难。先主动去找教育局局长吗?万一他还不知道怎么办?那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果不去,又会有什么后果呢?

反复考虑了之后,王伦决定装着若无其事,在两个局里面“碰”两个局长,“碰”上以后,见机行事。

整整一个下午,王伦在两个局之间来回跑了无数次,都没有“碰”上两位局长。王伦没敢动用车队的小车,而是坐着襄江市特有的“电动麻木”,沿着古城墙来来回回穿梭。王伦从中午太阳高悬开始,不停地上电麻木下电麻木。襄江市整顿城市环境,电麻木刚刚被禁止上大道行驶,只能在小巷子里穿梭,遇见小车,立即像老鼠一样避让。王伦开车的时候,看见电麻木就很烦,现在从电麻木里面看外面牛气烘烘的小车,那真是两个世界。到了傍晚,夕阳把古城墙照成一片片斑斑驳驳的红影,王伦跑累了,知道今天也无法再找到人了,从电动麻木上下来,站在一片褐红的古城墙下面,望着一片淡红的汉江,不知该怎么办。

我为什么要救这个人?王伦心里想,这个男人,他背叛了我妹妹,他嫖了娼,我作为大舅子,却在四处为他奔波,这不是笑话吗?

他张高举,一个山区出来的小子,混到这城里,才几天呢?王伦更加气



愤地想，他哪里是背叛我妹妹？他分明是在欺负我王伦！

王伦想到这里，怒火中烧，恨不得立即找几个人把张高举痛揍一顿，但是王伦最终没有逞匹夫之怒，而是静静地站在江边，不停地做深呼吸。

在电麻木里奔波的途中王伦抽时间给王秀打电话，让她服从局长的安排，或者抽时间见一下叶市长。但是他没能说服王秀。王伦说不过王秀，他很少有说的过王秀的时候。对妹妹王秀，王伦充满了不解。一个复杂的社会中的人，可以这样生活吗？可以不走关系，可以不求人，可以只按照自己的基本才能，可以……那样生存和生活吗？

王秀高中毕业以后，考上了市财税学校，是中专，那个时候的中专是包分配的，大多按原籍分配。王秀中专毕业的时候，王伦已经调到市政府当司机了。王伦去找王秀，王秀正在教室里学习。王伦说，你怎么还学习啊，人家都跑关系找工作啊。王秀不同意去跑，王秀说如果按照成绩和表现，我留城没问题。王伦说，迂腐你啊，跑关系有什么坏，增加保险系数啊，万一要分回县里呢？王秀说，那我就回县里工作。

王秀最后不仅留在了市里，还分到了比较好的交通局。王秀和张高举结婚后，生活安安静静，吃饭，上班，下班，吃饭。王伦很着急，王伦说你们怎么能这样生活呢？王秀说，我们生活得挺好啊。王伦说，你们应该有另外一种生活。王秀说，那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啊？王伦说，你们应该多参加一些活动啊，同学会，同乡会，还有没事到领导家里走一走，你们领导的老婆喜不喜欢打麻将？爱什么衣服？要多和领导走动。王秀不理会他，还像原来一样平淡安静地生活。

王秀不听王伦的，王伦也说服不了王秀。王伦曾经感叹说，你总有一天会吃亏的。现在，这个亏说来就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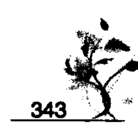
你只露个小面，求一下叶市长，有什么不行？王伦说。

王秀不同意。我为什么要去求他？我有什么错吗？做得正确的反而要求做得错误的人，这合理吗？

王伦说，那张高举呢？他在里面关着，这总得求人吧。

王秀说，张高举的确应该受到处罚，但是这归叶文海管吗？你在全市调查一下，现在，还有这样处罚的吗？

王伦和杜局长见面约的地点是襄江国际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襄江



国际大厦坐落在襄江边上的防洪堤内，高38层，是整个襄江市最高的建筑。王伦走在襄江国际大厦门前的广场上，磨光的大理石铺的地面如镜子一般照着他的身影。王伦一下子放慢了脚步，他敏感地意识到杜局长也许正坐在旋转餐厅的窗户边上，居高临下地俯视自己。王伦压住步子，装着若无其事地朝襄江边上踱了几步，在广场和沿江石阶之间，有一排光滑巨大的石球，王伦站在两个石球中间，眼看着夕阳泼血似的倾进襄江，他意识到一种被人操纵的危险正向他逼来。

杜局长果然坐在窗户边上。

杜局长俯视着王伦走进广场，又缓慢地朝江边踱步，一个人在火烧眉毛之际，还有心思欣赏江景，这是令人钦佩的。他看见王伦站在两个石球之间，很潇洒地捋头发。他一直很喜欢这个老司机，五十开外了吧，从车到人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头发总是那么顺，衣服总是那么挺，很多领导都喜欢坐他的车。他看见王伦居然还叉起了腰，欣赏完江景，才缓慢折身上楼。

杜局长单刀直入地说了张高举的事。一个重点中学的特级教师嫖娼被拘留了，会怎么处理？警告？记过？通报？还是……开除？

能怎么解决？现在，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样下手？学校校长知道了，那么最小的处罚会是如何？有没有不处罚的可能？最小的缩小面在哪个层次？该从哪里下手？

杜局长重点说的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会怎么样？他们两个对视了一下，王伦把脸别向一边，侧着看窗外，两个人短暂沉默了一阵，旋转餐厅在沉默中兀自运转，襄江和两岸的景色渐次在他们眼前展开。依次是关羽水淹七军的樊城，国民党将军康泽被捉的襄城。两座大桥，一座是前苏联人修的火车桥；另一座桥是公路桥，主张修桥的市委书记曾豪迈地放言：我要用桥改变人们的生活。但是放言没多久，他就被同僚挤对后离开了。

王伦问，能不让张高举他们学校知道吗？

杜局长笑而不答。

王伦问，综合起来，最好的结果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杜局长说，给你妹妹做一下工作，让她不再上告了，我给她换到局里的二级单位，让我脸上好过，张高举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王伦说，怎么为止？内部处分都没有？

杜局长说，对。

九

柳叶走出女子行政拘留所，阳光普照在她这个曾经的暗娼身上，让她睁不开眼。她站在拘留所门前，闭着眼感受眼前的阳光，空气和清风。更重要的是自由，这种自由的感觉布满全身，脚趾，头发，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快地跳动。

但是柳叶顾不上这些，努力地睁开眼拔腿朝城里跑。她的行政拘留期限是五天，外加罚金一千元，今天她的期限到了，她获得了自由，而和她连案的张高举，处罚了十五天，现在还关在拘留所里，这是她拼命朝城里跑的原因。

阳光横挂在护城河上，天空中出现了彩虹般的奇迹——在绿色的水面上，褐色的古城墙和金色的阳光形成一道美丽的屏障。柳叶一步一步朝彩虹里面跑，眼前的情景渐次变幻，如婚纱摄影店和魔幻城，也类似她小学中学时对生活的梦想。在那个面前她放缓步伐，停了下来。

柳叶在阳光般的屏障面前停下来，出现了短暂的迷惑。我急慌慌地朝着这座古城跑什么呢？我要去哪里呢？她自己问。首先这座古城里没有她的家，她的家在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的一个山村里；这座古城里更没有她的亲戚、同学和朋友，当然，也没有她的工作单位——发廊也算一个单位吗？

回发廊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柳叶经历了这一场事，再也不会回到发廊了，不单在这个城市，换另外任何一个城市，都不会了，她要彻底告别这个行业。阳光迷乱了一下柳叶的眼睛，她在如盖的阳光下呆了一样，仿佛一场梦醒来。她明白了自己要干什么，并且刻不容缓，想定之后，立即拦住一辆“电动麻木”，直朝派出所赶。

她真正想干的事，那就是要救张高举。为什么要救这个男人，她现在还来不及细想。在拘留所关了五天，快出来的前一天晚上，同号的几个人相互聊天谈彼此案情，柳叶谈着谈着，一个中年女人突然站起来，惊叫着

说:柳叶,你坐错牢了!

柳叶莫名其妙。

中年女人问:你真的没收那男的钱吗?

柳叶说,真的没收,我把钱塞在他床头柜的书中间了。

中年女人说,那男人知道你没收吗?

柳叶说,当然知道,我当他面塞到书里面的。

中年女人说,那你真冤枉坐了一场牢,你们没成交嘛,没有形成买卖关系,就没有违法嘛。

中年女人详细地给柳叶讲解,显示她的法律知识。柳叶听的时候,同号的另外几个女人凑过来,好奇地问:柳叶,你怎么会不收钱?谁会信呢?

柳叶说,不信就不信,反正我没收。

女人们说,你就是干这个的;你凭什么不收钱?那男人长得很帅吗?

“电动麻木”开到派出所门口,柳叶下车,站在派出所门口还在想,我为什么要来救他?我为什么不收他的钱?

你说的是真的?派出所张所长激动得走来走去,步伐忽快忽慢,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是真的,柳叶再次肯定地说。

那天办张高举和柳叶案件的民警把卷宗抱过来,张所长快速翻动,翻到某一页,仔细地审阅。

看来是忽略了。卷宗上记载了两个人谈话,在钱的问题这一关键环节,没记载特别清晰,价格两百元,起初是柳叶开的口,但是成交时的细节却没有记载。

那两百块钱,张所长说,你说你没收,在哪里?

在他床头柜的书中间,柳叶说。

书中间?张所长闭了一下眼睛,想,这种证据还能找到吗?

张所长把办案民警叫到走廊里,在斑斑驳驳的墙面下面,递一棵烟给他,两颗脑壳凑在一起,很久才点着。

如果我们去找到那两百块钱,那我们就错误裁决了,你怎么想?张所长问。



民警想了一想,反问张所长:如果我们去查实了,那两百块钱的确在那里,那就证明我们办错了案,影响我们所在全局的年终评比,你怎么想?

张所长说,我不会在乎!一个人关在里面,这是多大的事!要实事求是,是不是?

民警说,如果你连单位荣誉都这么想得开,我个人在乎什么呢?办错了案,受什么处分我都接受。

张所长说,处分倒不至于,会上批评检讨一下罢了。

民警说,那就更没事了,所长,您别在乎我的面子,实事求是,该怎么办怎么办。

两个人商量定,带上柳叶和当初办案的几个民警朝王秀家里急赶。

张所长怕王秀不在家,忙打电话让王伦通知王秀,王伦接电话后,不单通知了王秀,自己也立即赶过来了。

王秀和张高举的床上,干净整洁,床单上面是一朵一朵浅浅的荷花,一个大头短脚布娃娃在床上甜蜜地斜躺着,两只大头枕,洁白如瓷,相互对视。书被转了位置,由床头柜上面转到书桌的台灯下面,张所长问清以后,翻开书,两百的钞票躺在里面。民警们迅速拍了照。

王秀坐在沙发上,沙发前面是一个玻璃茶几,茶几前面是一个方形饭桌,饭桌前面是激动得来回踱步的王伦。

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王伦一边踱步一边说,没有成交就没有嫖娼!我们就再也不用求人了!再也不用求人了!

张所长和几个警察带着柳叶找张高举核实细节去了,如果情况和柳叶说的一样,那么就属于错误裁决,那张高举很快就会回来。

王秀觉得脑壳一时还转不过圈来。

这么说张高举没嫖娼?那他干的是什么事呢?王秀想。

王秀没有一丁点兴奋,她觉得这法律真是怪怪的。张高举和一个妓女发生了关系,但是妓女没有收钱,这就不是嫖娼吗?如果不是嫖娼,那他们是什么行为呢?是通奸?是婚外情?是有感情吗?

按照张高举和柳叶的说法,他们是第一次,不存在感情,那是通奸吗?那不就是嫖娼吗?如果嫖娼错了,通奸或婚外情就是对的吗?如果婚外情或通奸是错的,那嫖娼怎么也应该是错的吧?

你要准备好！兴奋的王伦搓着手在屋子里来来回回踱步完毕，一边打开门准备下楼，一边说，买点菜，地板拖一拖！

王秀没有动。她听到王伦一下一下的脚步声随楼梯阶层越来越远，心里越来越凉。这是自己的亲哥哥！他营救背叛自己妹妹的人，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妹妹。他要妹妹去买菜，并且拖地板，迎接嫖娼归来的妹夫，这就是生活吗？

他倒成了一个功臣了吗？

他分明嫖了娼，现在却成了没嫖娼?！这天下的好事怎么都轮到他了呢？

一个男人，他在妻子外出告状的时候把一个妓女带回家，这是一个铁打的事实，现在呢？第一，他没有嫖娼；第二，所有的人都为他出来而高兴；第三，妻子还要盛情迎接他，这公平吗？

…………

王秀坐在沙发上呆呆地想了一个下午，也没有想明白生活为什么能把相互对立的东西撮合在一起，没想明白其中的奥妙。天色傍黑的时候，开始想到一个现实问题：张高举要回来了！菜可以不买，地板可以不拖，但是人可以不见吗？该怎么见呢？第一面怎么见？第一晚怎么过？还会有性吗？怎么面对以后的日子和生活呢？

正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王伦来了。王秀听到王伦冲锋式的上楼和硬枣般的敲门，心里诧异，身子在沙发上却懒得动。王伦再次逃荒般地敲门，并伴随着急急地喊声。王秀慢慢地过去，打开门。进来的不单是王伦，王伦还带着另外一个人，柳叶！

让她在你这里住一晚！王伦说。

王秀刚露出诧异的神情准备问，王伦先开口说：外面有警察抓她！

抓她？王秀不解地问。

对，王伦说，从拘留所返回的时候，看见她从长途车站往外跑，后面有警察追她，我停下车救了她！

为什么警察抓她？王秀问。

为什么？王伦说，你不明白吗？

事情出了变化。派出所张所长到拘留所找到张高举核实了细节，立即



赶回派出所下重新裁决，但是消息上面很快就知道了，上面要求，再次找到柳叶，由局里重新审理。

重新审？王秀好像在自言自语。

对，他们想重新审！王伦气愤愤地说，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他们一审，绝对又审回去了！

怎么会这样？事实只有一个，重新审就重新审！

王伦说：王秀！你怎么不明白啊，他们想审出什么结果，就会有什么结果。

他们是谁？王秀问。

分局里的人，张所长的上级，王伦想一想，闷声闷气地说。

王秀看看柳叶，气不打一处来，对王伦说，你怎么不领回你家去？

王伦说，开什么玩笑你，我领一个女的回去，怎么跟你嫂子说？

王秀说，照你这么说，只有住我这儿？

王伦听出王秀的话音了，喊她到卧室里，关上门，拍拍她肩膀，说，她现在是一个重要人物，她是来帮我们的！她一出事，咱们还怎么救张高举？你莫意气用事！就一个晚上，明早我早点开车送她到下面县里，从县里搭车离开！

十

肖文化看着眼前的情景：两排高大而威武的树，两面对望的高房，另两面对望的是高墙，中间是方形的操场，这一切都像哪里？不用多想，像极了二十多年前的县中。肖文化现在退休了，住在县中的家属区，县中每天都在他眼里，但是现在的县中和原来的县中大相径庭。土地扩大了，生源扩招了，崭新的楼房一栋一栋。原先的教室也都推倒了，换成了更高的教学楼。但是肖文化更喜欢原来的学校，原来的模样，原来的人和事，原来的气息，就像眼前这熟悉的场景。

肖文化真正带高中毕业班只带了张高举和叶文海他们这一届，此前他只是一个乡镇初中教师，因为课教得不错调到县中，此后呢，因为带张高举这一届有功，出了名，直接升官当了政教主任，后来又升为副校长，脱

离了教学第一线。所以，这一届学生成了肖文化的绝版，时常跳出来，影响着他的心情和生活。

肖文化从高中一年级接手这个班，带到高二，即将升高三的时候，学校校务会有人反对他带高三。原因是他从乡镇初中调过来的，虽说有一些教学经验，人也勤奋好学，但是学历不高，况且高三面临升学，这关系到很多孩子一辈子的前途，肖文化能胜任吗？有人建议用一个有经验的名师换下肖文化，但是肖文化最终通过努力，继续带上了高三。

几乎每届一个班只能考上一个本科，这几乎是二十多年前县中的魔咒，肖文化想打破这个魔咒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不仅具备带高三的能力，而且还是历届中最优秀的。但是到了高三下学期，看着叶文海和张高举越拉越远的成绩，他彻底失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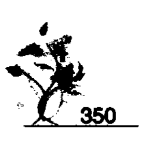
你真是千年老二啊！他对叶文海说的这句话，看似调侃和漫不经心，其实是对自己人生不能大幅度跨越的感叹。

之后肖文化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确保张高举的成绩高度，通过他考大学的知名度来压倒往届，这是手中的希望之种；另一方面，他的注意力由考取本科的人数转移到能上线人的数量上，尽量增加考取专科和中专的人数，对那些又可能考取又可能考不取的人群特别下工夫。这两方面的努力最后都见了成效：张高举考上了重点大学，他班上考上线的人数超过了以往历届。

作为唯一带的一届毕业班考上重点大学的独苗，张高举被肖文化挂在嘴边夸了二十多年，他甚至故意忽略日后步步高升的希望之星叶文海，他的这种态度这一届毕业的人都能感受到。

很多魔咒仿佛都有双面性，念魔咒的人有一天会把咒语念到自己头上来。肖文化就是这样。肖文化只当了一年政教主任，就升任了副校长，但是在副校长的位置上一待多年，换了两任校长，都轮不到他。有一次，也是最有希望的一次，县教育局局长几乎给他打包票了，论资历和成绩，非他莫属了，但是最终功败垂成。原因就是那一年主管校长位置调整的是县常务副县长叶文海。

县教育局局长对肖文化说，没问题，我们本来按程序该报三个人给县里，现在我们只报两个，另一个完全是陪衬，资历和成绩远不如你，况且，



主管教育的还是你的学生呢!

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这儿。

叶文海看见报上来的两个校长人选，直接把排在前面的肖文化勾掉了。

肖……老师? 张高举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是张高举?肖文化眯起眼,他的身材比较高大,弓着身朝前看。其实不用这样看,眼前分明就是张高举。

肖老师,张高举赶前一步,扶住肖文化。

肖文化拐了一下胳膊,摆脱张高举,然后猛烈地咳嗽起来,身子弓下去,咳,咳,咳,最后用手撑住地面,屁股撅向天空。

对不起,对不起……张高举搓搓手,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该扶肖文化。

肖文化从地上撑起来,问:你真的是嫖娼了吗?

我……我……张高举半天说不出话来。

是不是有人陷害你? 肖文化问。

陷害? 张高举说。

对,陷害!肖文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古到今,受陷害的多了去了。

张高举不知该说什么。

你们单位,最近有没有什么竞争?比如说最近要提升?

张高举想了一下,说,没有,我已经过了提升的年龄了。

有很多消息,你是不知道的,肖文化说,我当过校级领导,我知道里面的奥妙,很多人在高层得知消息就下手。

张高举说,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呀,肖文化说,你这个人的毛病就是太纯洁。

肖文化掏出两支烟,一齐塞进嘴里,猛吸一口之后,取出其中一支烟递给张高举。

张高举刚抽一口,看见肖文化又猛烈地咳嗽起来,身子一截一截往下缩。

您不能再抽烟了,咳这么厉害,张高举说。

没事没事，肖文化直起身子，猛抽一口，说，你看，我没事儿。

还有一种情况，肖文化继续说，被那些乌七八糟的场所里的人设计陷害，现在电视报纸上经常报道，说洗浴城啊，发廊啊，这些地方经常有人敲诈顾客。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况，看看是不是他们那些人陷害你，现在有些人为了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谋财害命的都有。

张高举想一想，说，没有。

肖文化说，怎么没有？这么说是你自愿的？

张高举说，也说不上自愿，反正当时觉得无聊，平日里听同事朋友们说起这种事，都是很轻松的样子，我觉得好奇，心里放松了警惕，也有点鬼迷心窍样的。

肖文化说，那你是不是喝了酒？

张高举说，没有，我没喝酒。

我的印象是你酒量很小，沾一点酒就容易醉，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肖文化说。

我那天没沾酒，张高举说。

肖文化说，你真是自愿的？

张高举低下头说，我错了，肖老师。

畜生！肖文化猛吼一声。

张高举头低得更狠。

畜生！肖文化再次大吼一声，扭头就走，张高举想上前拦一下，又止住了，愣愣地站着。肖文化的肩膀一抖一抖，快速走到拘留所大门口，似乎被什么绊了，踉跄了一下，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号啕大哭起来。

叶文海坐在监控录像室里，直接开机监控的是他原来的秘书，现在的区公安局分局宋局长。拘留所所长被宋局长安排出去开会去了，四周一片寂静。

叶文海盯着屏幕。

肖文化明显地苍老了，头发几乎全白不说，总是不停地咳，咳了一下身子矬一下。叶文海几次看见肖文化扬起手，想抽打张高举的样子，最后又放下了胳膊。他可能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但是又气愤不已，对这个自己



在嘴边上挂了二十多年的第一名无可奈何。

叶文海突然羡慕起张高举，自己何尝有过这种待遇呢？肖文化哪里是一个班主任老师，分明是一个父亲！这就是第一名的待遇吗？

叶文海愣愣地想，由此想到乡长见县长，县长和市长，甚至市长和省长，这其中的微观空间和气场，和肖文化张高举何其相似呢？但像他这样的“千年老二”们，有这种待遇吗？

旁边宋局长在说话。

我疏忽了，宋局长说，我们疏忽了那个妓女，谁知道派出所只处罚那个婊子五天呢？如果和张高举一样，也是拘留十五天，就没有今天的被动了。

我不明白这个问题，叶文海说，同案的嫖客妓女，处罚为什么可以不一样？

处罚卷宗我看了，应该没问题，宋局长说，同案可以有不同处罚，态度和配合公安的程度，都是参照的标准。

叶文海不说话。

不过，我们正想办法抓住那个婊子，抓住她再说，宋局长说。

现在是法制社会，叶文海说。

我明白，宋局长说。

屏幕上肖文化骂完张高举之后，踉踉跄跄离开了。

张高举穿过一排排树林朝操场上走，走得很缓慢，一边走一边想弄明白，肖文化是怎么知道的消息。穿过操场，脚步越来越慢，好不容易走到大石堆边上，张高举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了。

张高举搬不动石头了，最小的石头都搬不动，只能坐在地上喘气，管教干部急忙叫来医生，检查了半天，什么都没有查出来，医生走了以后，张高举试着去搬石头，仍然搬不动只好坐在地上，刚好小白脸诈骗犯搬一块大石头过来，累得气喘吁吁看见张高举坐在地上，心里不平，骂骂咧咧，说：力气到哪儿去了？偷懒吧！要不就是昨晚上梦里面“跑马”了！

张高举从地上一跃而起，扑倒小白脸，挥起拳头就打。

十一

王秀半睡半迷糊之间，突然醒了，确切一点说，她是饿醒的。王秀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她想起来晚上没吃饭，又不想动，挨了一阵子，最终敌不过钻心的饥饿，慢腾腾下床，头一阵一阵眩晕，她坚持着趿着拖鞋到厨房，出来的时候，被睡在客厅地板上的柳叶绊了一个趔趄。

啊——柳叶尖叫了一声。

王秀扶着墙打开灯，她看到两眼惊恐，站起来瑟瑟发抖的柳叶，她这才想起来，她的家里昨天晚上住进来过一个人，一个黑而瘦名字叫柳叶的女人，一个曾经和她丈夫睡过觉的女人。

别杀我！柳叶一边惊恐地朝后退，一边说。

杀你？王秀狐疑了一下，随即明白了，笑了起来。原来她拎着一把刀出来了，她准备去切一个哈密瓜。

王秀绕过茶几，走到冰箱前，取出一个哈密瓜，在桌子上很熟练地剖开，大吃了几口。

过来吃！王秀说，我怎么会杀你呢？再说了，杀你？值得吗？

王秀把桌子上的刀拿到厨房里，插上刀架，柳叶这才放下心来，凑上前去拿一片哈密瓜，她晚上也没吃饭，实在是太饿了。

我能吃吗？瓜快入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住了，怯生生地看看王秀。

吃！王秀说。

柳叶大口大口吃哈密瓜，王秀看着她的吃相觉得好笑，等柳叶吃完，她指指客房问：你怎么不睡床？

柳叶说，我不配睡你家床，我只配睡地板。

王秀看看柳叶，想开口说什么，话又咽回去了，拉了灯回房间去。

两个女人都无法入睡，王秀在床上翻出声响，柳叶在地上翻出声响，很久之后，黑暗中传来王秀的声音。

柳叶，王秀轻声喊。

哎，柳叶清晰地回答。

王秀问，你怎么只拘留五天，他怎么就十五天？

柳叶说：不一定同案就判一般多，态度啊，情节啊，都很重要，这件事



怪怪的，一般我们出事，老板去接受罚款就行了。

我想问一问，王秀说，你和他睡觉，你怎么会不收钱？你不就是做这个事的吗？

柳叶说，我也说不清楚。

王秀说，那你原先有过不收钱的经历没有？

柳叶说，没有。

王秀说，你出来之后，本来可以一走了之，离开这个城市，但是你却留下来救他，为什么呢？

柳叶说，王秀，你不希望我救他吗？

王秀说，我不希望吗？

王秀想一想，又说，我凭什么希望你救他？让他多坐几天不好吗？

柳叶说，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你很矛盾；第二，你爱他。

王秀说，爱？我还爱他吗？我要和他离婚！

柳叶说，别开玩笑了。

王秀说，你不信吧。

柳叶说，要我说，第一，你男人绝对是个好男人；第二，这个男人只属于你，别人拿不走的。

王秀叹口气，说，你这不是拿走了吗？

柳叶说，王秀，你这一辈子是不是太顺了，没碰上过事儿啊，这叫什么事呢？

王秀说，这么大的事不叫事什么是事？

两个人安静了好久，却分明都能听到彼此的呼吸，都知道对方没有睡。

王秀忽然说，柳叶，你来睡床，我睡地板，行不行？

柳叶说，不行不行！那怎么行?！你是何许人！我多贱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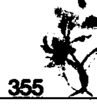
王秀说，不行，我睡床睡不着，脑壳疼，我刚才看你睡地板睡得好香。

柳叶说，那怎么行？我睡床你睡地板，不搞反了吗？

王秀已经趿着拖鞋过来了，踢踢柳叶说，啰嗦什么啊！快去睡床啊！

柳叶爬起来说，你真要睡地板啊？

王秀说，还有假啊。



柳叶看王秀是真的，朝客房走，刚走两步，王秀喊住她，指指自己的卧室，说，睡那儿。

柳叶说，我不睡那儿。

王秀说，你睡不睡你！这是我家噢，我说了算，我让你睡哪儿你睡哪儿！

柳叶说，我不睡。

王秀说，你不睡我就赶你走，让你到外面冻你，让警察抓你！

柳叶扑哧一下笑起来，说，好，但是咱们讲好了，我睡那张床你可不许难受。

王秀说，我不难受。

柳叶只好睡在王秀的床上。柔软，干净，一股温暖袭遍全身。黑夜在柳叶和王秀之间弥漫，如一片漫游的大海，两个女人仿佛都立在海中央，上面是水，下面也是水，但是都着不了地。

柳叶睡不着，侧着平躺着趴着，一会儿一个姿势，实在睡不着了，探出脑壳，轻声喊：王秀。

哎，王秀清晰地答应一声。

你怎么没睡？柳叶问。

我睡不着，王秀说。

柳叶说，我也睡不着。

王秀说，柳叶，你为什么不收他的钱？

柳叶说，又来了。

王秀说，我就不明白了，他分明嫖了娼，现在怎么又没嫖娼呢？

柳叶说，王秀，你在骂我吗？

王秀说，我只是想不通。

柳叶说，法律说没有成交，没有钱色交易，就不能算。

王秀说，那你们是什么？是婚外情？通……奸？你们有感情吗？你又说你们是第一次，那不是假的吗？

柳叶说，绝对是第一次，并且我敢肯定，他以前没……没干过这种事。

王秀说，你说，他回来了，日子怎么过啊。

柳叶说，还不就那么过嘛，道个歉，下个跪，认个错，骂一顿，甚至打一



架,也就完事了。

王秀说,怎么能面对?还有……

柳叶说,有,什么都有,不就是性吗?当然要有。

王秀说:我想来想去无法面对。

柳叶说,你别总朝细处想,一个男人偶尔冲动了一回,就那么回事。还有,男人和女人,上了床,就那么回事。

王秀欲言又止。

柳叶说,你干脆一口气问完,免得憋在心里。

王秀吞吐半天,说,你们……那个……怎么样?

柳叶说,你问这个呀,我干脆给你说了,免得你在心里憋。我给你说,我们的确是睡了,性交,传统的狗趴式姿势,半个小时左右,还有什么?只管问。

王秀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很久很久,说,柳叶,你这么直接说白了,我心里反而好受一点了。

柳叶说,嘿,就那么回事。

王秀平躺着,身子突然发起抖来,柳叶还在说话,说着说着突然觉得不对劲了,喊:王秀,你怎么了?

王秀说,我浑身冷。

柳叶跑出来俯下身子抱住王秀,说,你怎么浑身抖这么厉害啊!

王秀突然一下子掀翻柳叶,从地上蹦起来,冲到厨房里,又折回到客厅里,打开灯。

柳叶看到王秀手里面寒光闪闪的一把刀。

我让你们睡,我让你们性交,我让你们搞半个小时!我让你们搞传统的狗趴式……王秀冲上前去,她的刀却在空中乱挥。

柳叶朝卧室里躲,王秀挥着刀朝卧室里追,柳叶跳过床,王秀站在床这边,瞪住柳叶,柳叶被逼在床和墙的角落里,无处可逃了。

柳叶猛地用脑袋朝墙壁上撞,嘴里说,不用你来杀!我自己死!害人害己的贱东西,不死活着干什么呢?

柳叶鼻子撞在墙上,血迸流出来,却没有用手去堵住,雪白的灯光下面,一张血乎乎的脸。



王秀见到血，突然清醒过来，刀掉在地上。柳叶立即找一条布出来，堵住鼻子。王秀一屁股坐在地上，哭起来。

王秀哭完了，柳叶把鼻子脸都洗干净了，两个女人都安静了。

柳叶抱着被子到客厅，说，我不睡床了。王秀很久才说，我也不睡床。柳叶说，难道我们都睡地板？王秀让出一点位置，柳叶挨着王秀睡下来。

两个人静了很久很久之后，开始说话，东拉西扯，谈到柳叶的家乡和家人。柳叶谈到她当年上学的成绩以及父亲受伤的事。

王秀听了之后，心里很难受，问：你爸爸情况怎么样？

柳叶眼泪刷刷流，哭着说，他快死了！

王秀说，怎么快死了？

柳叶说，他听说我在干这种事，气得没法，又起不了床，先是拒绝吃药，最近听说连饭都不吃了。王秀也流起泪来，房间一片抽泣声。

两个人谈到张高举。

王秀说，你为什么说他虚弱？

柳叶说，我只是感觉，说不清，和身体没关系，你别往深里想，我可能说得不对。

王秀说，不，柳叶，我觉得你说对了。

柳叶说，我说对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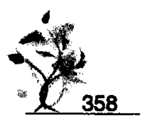
王秀说，说不清，工作二十多年了，日复一日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我们却……怎么说呢？就是你说的那样，虚弱了。一天一天没有力量了。

十二

墙里面和墙外面都对这件事的进程感到不可思议。

张高举的嫖娼案做了重新裁决，嫖娼不成立。本来可以释放回家的张高举却接到另一个裁决——在拘留所打人，处行政拘留，裁决的时间刚好和原来嫖娼的处罚一模一样。

墙外面的王伦怒不可遏，他找到面无表情的拘留所所长，说，你不要太过分了，你不要官逼民反啊。



拘留所所长说，我们这是依法裁决，张高举打了人，那是要受处罚的。

王伦说，他那也叫打人？那也叫打人？

拘留所所长把材料放在桌子上摔得啪啪响说，他的拳头打在人家身上了！对方有证明材料，管教干部也有证明材料，在铁的事实面前，你还辩白什么啊？现在全国都在打牢头狱霸，你明白吗？

王伦说，牢头狱霸？你去看看，张高举是牢头狱霸的相吗？

拘留所所长说，牢头狱霸还要什么相？嫖娼的人是不是都长着嫖娼相？张高举长了嫖娼相吗？

王伦肚子气得鼓成青蛙样，半天说不出话来。

墙里面也经历了暴风雨般的愤怒场面。张高举接到重新裁决后，坐在墙边不吭声，但是同号的狱友们不干了，集体围住白脸诈骗犯，共同声讨他。

狱友们说，你小子为了图表现，讨好领导政府，你检举人家张高举打你，他那是打你吗？

白脸诈骗犯说，管教在旁边看见了的，让我写材料，我不写成吗？

狱友们说，他打你哪儿了？他一拳要坐这么多天牢？是打你脑壳了还是打你鸡巴了？

白脸诈骗犯说，兄弟们，判他几天是我的事吗？不是我的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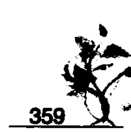
狱友们说，你小子没一点仗义，你说没打不就完了吗？

白脸诈骗犯蹲在地上，一百张嘴都说不清。

墙外面王伦开着车子飞快地朝区公安局跑，他去找矮个子宋局长，他要找这个矮个子局长讨个说法。一个被误判嫖娼的人，在里面打了另外一个人一拳，也就是一拳，还是对方挑衅的语言引起的，他还要受如此处罚，这合乎公理吗？

矮个子宋局长在开会，王伦一会儿开车出来站着看太阳，一会儿关住车门在里面生闷气，来来回回几十次，看看太阳悬在楼房顶了，矮个子宋局长会才开完。

矮个子宋局长看见王伦了，并没有打招呼，背着手朝自己办公室走，



高个子王伦跟在后面，从二楼跟到三楼。他从原先谦恭的秘书现在的局长背影上品出了威严。

什么事？矮个子局长坐在高沙发椅上，指着远处的椅子让王伦坐。

王伦说了张高举的事。

宋局长说，王伦，这件事不能再说了，接受处罚。

王伦说，你给我个理由，这不公平。

宋局长说，我也是才听说他是你王伦的妹夫，才这样处理，否则……我小看你王伦了，你给我送一盒月饼，那都是有用意的，但是，想来想去，我还是买你的面子了，否则，处理不是这样的。

王伦说，那会怎样呢？

宋局长说，否则，像他这种情况，不该是行政拘留了，直接改成刑事拘留。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王伦问。

你不看看报，宋局长把桌子上的一大堆报纸翻得哗哗啦啦响，说，全国现在在查牢头狱霸，查一个严打一个，昆明一个看守所出了大事，一个牢头狱霸在号子里打死了人，网上炒开了，波及全国，我们现在压力大得很。

王伦说，张高举那个长相，像牢头狱霸？

宋局长说，王伦！都什么时候了？还说长相不长相？他那长相你看得出来会背叛你妹妹？你是什么立场！你站在你妹妹一边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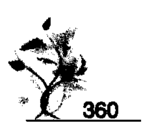
王伦无话可说，静了半天，仍不甘心，说，那我们怎么办？

宋局长说，你让他安心改造，再也不惹是生非，安安心心安安全全地在里面度过每一天，直到出来为止！

王伦突然冲到矮个子宋局长面前，一把掀掉他桌子上的报纸，用手猛拍桌子，啪啪啪直响，说，你们不要官逼民反，你们不要官逼民反，你们不要官逼民反……王伦手发抖，全身发抖，声音也在发抖。

矮个子宋局长没料到王伦敢这样，眼睛一横，手里茶杯敲着茶几，说，你想怎么样？

王伦说，如果是你妹夫，那就不说了……就是个普通的社会上的人，你们会这样处罚吗？



宋局长说，我就这样处罚了，你王伦怎么样？

王伦抓起他手中的茶杯，宋局长以为他要砸自己，脑壳一躲，却不料王伦把茶杯摔在墙上了。

宋局长按响了警铃。

王伦被两个冲进来的警察带走，在置留室里待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王伦的气消了，矮个子宋局长的气也消了。宋局长到置留室，让人把王伦放了。

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发生，矮个子宋局长对王伦说。

矮个子宋局长走在前面，高个子王伦追在后面，两个人构成可笑的图案，王伦边追边心犹不甘，说：不能通融通融吗？难道真的一拳要坐这么多天？

矮个子宋局长下了楼，快步走到车前面，打开车门，等王伦也走到车门那里，宋局长已经发动了车。王伦再一次说，小宋，宋局长，真的不……

他的话没能说完，回答他的是关门声。

王伦愣了半天，很机械地打开自己的车门，坐进去，趴在方向盘上，很久很久启不动车子。他的脸上有一滴水流下来，他以为是汗，用袖子去擦，越擦越多，分明是泪水，他索性伏在方向盘上哭起来。

墙里面却仍不平静。

狱友们争议的焦点由白脸诈骗犯转到张高举这个案件本身。

你这个案子，很怪啊，狱友们说，你不就嫖了个娼吗，现在没有这样处罚的啊，以罚款教育为主啊。

再说了，现在嫖娼又不成立，狱友们又说。

你是不是得罪了谁啊，白脸诈骗犯凑在张高举身边，讨好的样子装给众人看，你肯定得罪了哪个当官的。

张高举又一拳击在白脸诈骗犯的脸上，突然从地上跳起来，挥着拳头对着几个狱友。狱友们一惊，也都握住拳头自卫。众人虎视眈眈望着张高举，张高举突然转身，面对墙壁猛挥拳头，众狱友一齐冲上去抱住他，有人说，张高举发疯了！



十三

王秀赶到医院的时候拘留所的护理人员已经走了，王秀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之后就在张高举的床前不停地忙碌。隔了一会儿摸一下他的额头，找医生，叫护士，量体温。半夜时分，张高举醒了，他要喝水。王秀给他倒一杯水，张高举抖抖地端着杯子，喝不下去。王秀摸摸他的脑壳，体温好像越来越高了。

王秀，张高举喊。

什么事？王秀说。

你回去拟个协议，我和你离婚，张高举说。

王秀愣住了，她没想到张高举蹦出这句话来。她的脖子仿佛被人点了穴位，很久很久转不过来，但是王秀最终明白了张高举说了句什么话，她劈手夺过张高举手里的茶杯，扔在地上，拉开门往外面跑。

王秀怒气冲冲往外跑，这一股怒气点燃了一路，以至于她先骂一个"电动麻木"司机跑得太慢，又骂一个拐错方向的出租车司机是"神经病"。一辆"电动麻木"倒一辆出租车之后，王秀赶回了家里。

离，离，离……离婚！离婚！王秀完全搞不明白自己是在想还是在说，或者说边想边说，不就是离婚吗？

王秀冲进家门，靠在门上，眼前是熟悉而亲切的一切：沙发、茶几、电视、冰箱、拖鞋、零食盒、玩具……王秀惯性地朝里屋冲，进屋后却忽然没了力气，一直靠在门上。在门背后靠了很久很久之后，她习惯性地换上拖鞋，不用看路地穿过茶几和沙发之间的小路，走到卧室里，拧亮台灯。

一张白纸，一支水笔，台灯下的王秀坐着端正身子，开始动笔。她写了两个字"离婚——"后面的字还没来得及，她一下子站起来。

她好像这才猛然醒过来，才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离婚？她仿佛不认识这两个字似的，仔细研究起来，越看越觉得奇怪，好像这两个字写错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

但是，必须离婚！这个男人，他背叛了我且不说，我正照顾他呢，他居然说离婚！那就离！凭什么不离，谁不离谁是王八蛋！



有人敲门。

王秀坐在台灯下面，不想动，但是敲门声却一声连一声，从敲门的节奏王秀可以推断是她哥哥王伦。

果然是王伦。

王伦说，你在干什么？

王秀说，我在写离婚协议书。

离婚？王伦半惊半疑地说。

对，我想好了，我要离婚！王秀坚决地说。

好，好，王伦打开冰箱，冰箱里空荡荡的，只有一把面条，王秀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火了，没有任何菜。王伦拿着一把面条朝厨房走，他两顿没吃饭，已经饿极了。

王秀没想到王伦突然说出两个“好”字，与她想象中王伦该说的话大不相同，她跟着走到厨房，王伦拧开煤气，已经在烧水了。

哥哥，我来，王秀抢上去说。

王伦一把推开王秀，说，我劳驾不起你！你是何许人！常务副市长都见不上的人，我一个开车的，轿夫，我怎么敢让你给我煮面呢？你煮好的面我敢吃吗？你写离婚协议书去吧。

王秀站在王伦后面，一边看他煮一边流泪，泪水越来越多，索性哭出声来，一扭身，跑到沙发前，扑在沙发枕上痛哭起来。

王伦煮好面，端到沙发上吃起来。

王秀哭着说，我不离怎么办？他亲口说要离婚的……

王伦说，你不会听话吗？他那种情况说离婚是真心的吗？他为谁在考虑呢？

王秀说，那我怎么办？我难道一定要给别人低头，给叶文海低头吗？

王伦说，你低头？你不低好不好！你离婚了之后，你就永远没有我这个哥了！

王秀说，哥……

王伦说，王秀，我说过张高举是个好人，别的不说，只说一条，你想想，没有他，你的妊高症到那个程度了，能挺过来吗？

王秀不哭了。



妊高症。

这是王秀一生最怕的三个字，现在清晰地蹦出来了。

王秀第一次怀孕就差一点死过去了，医生给她警告了这种病的危险，但是王秀没过多久又怀上了，她太想要孩子，这是唯一的理由。第二次怀孕，三个月不到，她全身开始肿，肿得眼睛看不见，头晕，经常性晕倒。医生检查完说，处理吧，不处理大人有生命危险。但是王秀当时的意识极清醒，她清醒地“听”到了张高举的一切活动，签字，问候，陪她进手术室……这一次王秀哭得很厉害，像小时她在沟边上顺手牵住的那只羊一样，咩咩咩，经久不息。

王秀问张高举，如果一直没有孩子，我们怎么办？

张高举说，那我们就两个人过，不也挺好吗？

王秀说，老了呢？

张高举说，老了以后，我们还是牵着手相互搀扶，相依为命。

王秀说，如果你死了，我还怎么活呢？

张高举说，那你先死。

张高举连忙收住口，他感觉到自己说错了，连忙改口，说，我们一起死。

王秀的泪奔流而出。

王秀那一阵很爱流泪，一改往常的安静与独立。她想起小学放学在渠边迷失方向的那只羊，仿佛迷失的不是羊，真正迷失的是自己，是那只羊牵着自己而不是自己牵着羊，一步一步地回到家中。

这个暗喻时而让她迷惑，时而让她清醒，时而让她感动，时而让她落寞。

王秀坚持着又怀上一次。很早很早，她就开始防范了，小心翼翼，亦步亦趋，每天量血压，她希望能度过最危险的前三个月。但是好像预先埋伏好了一样，又好像一棵树上的毒瘤引导这树液在奔跑聚拢，某一天，她突然间倒地了！

这一次比前两次都厉害。医院直接给家人下了病危通知书。张高举从前到后一个人照顾她，让王秀全家人感动。他们焦急地看着肿得像面包一



样的王秀的输氧瓶,看着里面不断跳动的水泡。他们担心那些水泡突然会停止,他们不知道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那个结果最终没有到来。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躺在王秀脚头一夜没睡的张高举对早上刚到来的王伦说,她“醒”过来了。

王伦一惊,说,说什么?

张高举说,她“醒”过来了。

王伦看看仍然间断冒泡的输氧瓶发愣,说,她醒了?你怎么知道?

张高举说,我感觉到了,她在“掐”我。

掐你?王伦更莫名其妙,你清醒了吗?你刚才是不是做了梦?他问。

没有做梦,她真的“醒”过来了,她又“掐”我了!张高举泪光闪闪地说。

王伦赶紧去看王秀,他当然没有看见“掐”,他只看见王秀的手搭在张高举的腿上,肤色苍白。这一次王伦相信他看见了,他们看见了“掐”,他希望“掐”狠一点。

十四

王秀离开的时候,张高举想喊一句什么,但是没有力气喊出来。

这个女人他怎么离得开啊!重新躺下来,张高举的眼泪想流出来,但他努力地忍住了,眼睛一直闭着。张高举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上帝为王秀放在某个地方的物件,等到一定的时候,再还给她,让她随手拎走。高中毕业以后,王秀考上市中专,张高举考上省城师范大学。张高举开学那一天,王秀一直把张高举送到武汉。王秀帮张高举抱着布箱子,拎着盒子、衣服、鞋子,他们在夜间从樊城上火车。那时候的火车要开十个小时,火车上人山人海,把张高举的物品挤得七零八落。王秀让张高举在一个角落站好,然后钻进人缝中,一样一样地找回他的物品——牙刷、勺子、铁碗、一本小说。早上下火车之后,他们疲惫地等待学校迎接新生的车辆,他们看见武汉早上的电车顺着电线抛出一串串火花,听见难以忍受的武汉方言在叫卖小吃……王秀说,张高举,你会留在这个城市吗?张高举不知所以。王秀说,这个城市一点都不好,你不要留在这个城市。张高举说,好。

两个人坐在布箱子上,用手拉钩。



张高举现在想到这个举动都好笑。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的默契，王秀定期到师大看张高举，张高举定期回襄江看王秀。

有一回，王秀去看张高举，他和班上的几个同学正在草坪上做游戏活动。王秀远远地看着他们，男生女生一堆，在一个汉白玉雕塑前面，周围是大片大片的青草，四周是茂密低垂的绿树。王秀看见张高举和一个女生互相追逐、嬉戏，心里一阵疼痛和失落。游戏结束后，他们在草坪上读书，王秀在一丛灌木下坐着落泪。张高举读着书，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劲，揣着书朝王秀的方向走过来。

他看见了王秀。

你来了怎么不告诉我？张高举说，你为什么哭？

我从此不来看你了，王秀说。

为什么？张高举说。

因为我看了你这么久你都没发现，你和那个女生玩得多高兴……王秀没说完，她的嘴被张高举捂住了，王秀顺势咬住张高举的手，一直使劲咬，把张高举的手咬出了血。他们边咬着躲进树丛中，开始了第一次热吻。

王秀读的中专是两年制，两年以后，王秀参加工作，张高举还在上学，王秀每个月给他送钱。张高举的同学们都知道，张高举在家乡有了一个对象，那是预定好了的，雷打不动。

直到毕业。

毕业那一天，王秀像开始送他上学来一样，帮他把物品一样一样收拾好，照例是夜间乘车凌晨到，到了以后，王秀引张高举到自己刚分的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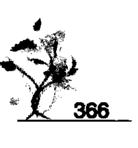
王秀烧了热水，给张高举洗脚，张高举难为情地不让她洗，但是王秀坚持给他洗好，擦干，然后他们相拥上床。他们并没有急于做爱，而是相拥谈心，谈鲁迅、郁达夫，还有冰心……

洗脚，谈文学，然后是两个人慌乱而从容的第一次。洁白的床单，蓝色的窗帘，上面都印着一朵一朵的荷花。

床上最后留下一摊血迹，那朵血迹印在荷花上，让两个人发呆。

一辈子，我是你的，你是我的，王秀说，张高举也说。

曾经有一次，那是他们结婚没几年，有一回春节前，他们吵架了。为什



么吵架，他们都忘记了。只记得那一回吵得很凶，吵架的结论是：两个人各回各的家过年。而在此之前，他们每年的春节是两边家里过，要么先到张高举家再到王秀家，要么先到王秀家再到张高举家。那天吵过架，张高举拎着东西去搭长途车，张高举刚走，王秀就后悔了，她内心空得厉害，塞满全世界都不能填住。她追到长途客车站，发往县城的客车刚走，王秀心急火燎地等到下一班，赶到县城，已经没有了前往乡镇的车。

张高举老家那个乡镇叫赵湾，是全县最穷的山区，每天只有一班客车。王秀就转车！她跳上了一辆距赵湾最近的车，到了之后，又转手扶“电动麻木”朝赵湾赶！

她没想到在赵湾乡会迎面碰上张高举。张高举到了赵湾后，心里也空得慌，空得满世界装进去都不行，想王秀。那时候哪有手机？连传呼机都没有。张高举后悔自己的轻率和赌气行为！他以为王秀还在市里，还在家里生气，所以到赵湾以后，他决定返回！但是赵湾没有车了啊，每天只有一班长途客车，没办法返回了。张高举站在路口，他希望出现奇迹，来一辆过路车，或者一辆“电动麻木”，他要返回！夜色笼住周围的山野，四周一片雾气的时候，他看见载着王秀的这辆手扶“电动麻木”一蹦蹦地从山弯处驶过来了！

师傅！师傅！他扬着手喊。

王秀听见了他的声音。

张高举！王秀的声音透过雾气传过来。

师傅！师傅！张高举还在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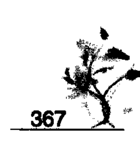
张——高——举，这回他听见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冲到尚未停稳的手扶“电动麻木”前面，张开双臂。王秀像一只鸟，从里面飞出来！

王秀泪流满面，张高举也泪流满面，两个人在赵湾乡狭小如扁担一样的街坪上相拥而泣。

这样的爱情，这样真实而充满硬度的生活，真的要结束了吗？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张高举感觉到自己过不了这一关，仿佛已经使完了力量，所有的力量都没有了。



怎么可能……怎么会……到这样的局面呢?

张高举渐渐回想清晰了。

张高举骑着自行车,沿着一条狭长的深巷缓缓向前,快出巷子口的时候,忽然间,张高举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张高举坐在地上,觉得莫名其妙。路面平整,一条细沙石沥青路,油黑明净,没有石头和坑凹,没有任何阻挡物。两边是白红相间的高墙,一边是一个大型物业仓库院墙,另一边是民居的背面。路上没有行人。明天就是中秋节,空气很冷,一棵树高高地越过院墙,在天空中苦撑。

张高举在地上看到一片树叶,周围只有这一片树叶。张高举想起来了,刚才好像有一片树叶,袭击了他的脑壳。张高举把这片树叶放在眼前研究了一下,没研究出什么内容来。

看来自己是被这片树叶击倒了,张高举想。

张高举扶起自行车,问自己:我会被一片树叶击倒吗?

但是看看四周,没有别的答案了。张高举缓缓地推着自行车朝巷口走,边走边思索为什么会被一片树叶击倒。

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先生,洗个头,巷子口一家发廊门前的发廊妹在喊。

你喊我吗?张高举问。

这里难道还有别人吗?发廊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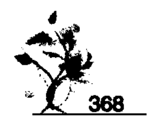
张高举犹豫了一下,发廊妹说,来吧,我包你把脑壳一洗,你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

张高举推着自行车,朝发廊门口走,他还没有意识到他碰上的是暗娼,他看见那个发廊妹黑而瘦。

那么,怎么会嫖娼?现在躺在病床上的张高举想不通。洗头就洗头,怎么会到嫖娼这一步?这个问题,他在看守所里一直在想。脑壳里每天过电影一样,现在却越来越清晰了。

我刚才在巷子里,一片树叶居然把我打倒了,张高举对柳叶说,一片树叶,只有一片树叶,怎么可能把我打倒呢?

这很正常,柳叶一边把张高举脑壳扳在胸脯上一边说。



这很正常吗？张高举说。

洗头之后是头部按摩，柳叶把张高举脑壳按住，用手指头在上面敲几敲，然后把张高举的后脑勺放在自己的两只乳房中间，指头在脑壳上乱蹦。张高举想直起身子，但是后脑勺不听话，他就这样靠着，感受柳叶的两只乳房。气氛一片暧昧。

很正常，柳叶说，因为你失去了力量，你变成了一片虚弱的树叶，你就会被一片普通的树叶打倒。

哈哈哈，太有意思了，你这个发廊妹，张高举快活地说。

有意思的还在后面呢，柳叶故意捏他。

张高举的心被这个黑瘦女子捏住了。后来他知道她叫柳叶。

这就是特级教师当初嫖娼的前奏。

因为你失去了力量，这句妓女说的话现在清晰地跳出来。

十五

叶文海坐在庞公大院的三楼风景门正中，一张大椅子，一个大茶杯。风景门由阳台改造而成，前面是开阔的菜地，再远处是连绵的真武山，下面院子的场坪和鱼池都一览无余。叶文海坐在椅子上，等待肖文化的到来。

叶文海现在的心情，平静而安宁，当然，更多的还是无奈，对命运对前途，甚至对宿命的无奈。自从上级组织部门找他谈话，告诉他市长另有人选，他仍然担任常务副市长的时候，他一下子有了这种无奈的平静。再一届下来，五十岁了，常务副市长，前面还有多远的路，他看得一清二楚。千年老二，这仿佛是他一直讨厌一直想扔掉却又冥冥中等待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一出，他什么话都没有了。

上级问他：有什么要求吗？

叶文海说，没有。

上级不放心，又问：真的没有？

叶文海说，没有。

…………



他看见了肖文化。

肖文化骑着自行车进来了，骗腿下车，把自行车立好。几乎全白的头发，高大的身材，微微前倾的背……他来干什么？替张高举说情？叶文海有点怀疑。从秘书告诉他，肖文化要见他开始他一直都怀疑。这个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求过自己的人，包括那一年有机会当校长，他明明知道叶文海在分管，却没有去找过他一回。

现在，为了他心爱的学生，心爱的第一名，他会开口吗？

听到肖文化沓沓地上楼声，叶文海从风景门起身，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秘书把肖文化引进来。

寒暄客气之后，叶文海靠在椅子上，等着肖文化，看他如何开口。

没想到肖文化单刀直入地说了。

张高举出了一点事，肖文化说。

张高举？叶文海故意迷糊地说。

对，张高举，肖文化说，就是高中和你一个班的……

噢，张高举！叶文海说，我想起来了，不就是那个每回都考第一名的张高举吗？他是您的得意门生，是吗？

不，肖文化说，我没有这个每次都第一名的学生了，他也不是我的得意门生。

叶文海诧异了一下，说，怎么了？

肖文化说，他现在违法了。

违法？怎么了？叶文海继续说。

他……肖文化咬一回下巴，鼓鼓气说，这家伙嫖娼，被抓起来了！

啊……叶文海故意夸张一下说。

他身为一名教师，却去嫖娼，违背了师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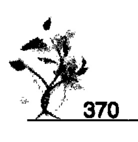
怎么会这样？他当年，哎，每次都第一，怎么会这样？叶文海说。

不，他已经不是第一了，肖文化说，他从我心里已经抹掉了。

他不是第一？怎么可能？叶文海说，他不是第一谁第一？

你第一！肖文化说，你是第一！

哈哈哈哈……叶文海突然爆发出大笑，哈哈哈……他忍不住了，肚子



笑疼了，站起身。

我不是千年老二吗？叶文海边站起身边擦笑出来的眼泪说。

我说错了，肖文化说，你现在是第一。

你来干什么？叶文海笑完之后，突然觉得索然无味，想收场了，问：就来说这句话，来给我摘帽子吗？我还真就是千年老二，今天上级通知我了，我当不成市长了，还是常务副市长，我凭什么摘“千年老二”的帽呢？我不摘了，也摘不了了，肖老师！

我来求你救张高举，肖文化说。

救张高举？叶文海忽然愣了一下，说，噢，我明白了，你给我摘帽是假，救你的得意门生，救你的第一名是真，对吗？

不，肖文化说，他明白叶文海的意思了，很坚决地说，我心里没有他这个第一了，这是真的，但是想救他，也是真的。

为什么？叶文海说，如果心里没有他了，就可以扔开了，可以不去管了。

要管！肖文化提高声音说，我一开始也不想管了，但我回去想了一下，你们是我带的唯一一届高三班，目前还没有出事的。没有早亡的，也没有坐牢的，也没有特别臭名的……我虽然不再认他什么第一名，但他还是我的学生，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在坐牢，或者……成为全社会最丑最臭的人……

叶文海愣住了。

我一直在想这些年的得失，肖文化说，我今天终于想明白了，我只教会了你们竞争，争第一，按成绩排队，但我没教你们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和谐与爱，在爱中和谐相处，这是我最大的失误。是我的错！所以今天，求你了，帮他一下吧！

叶文海仍然愣住没吭声。

你一定要帮这个忙，肖文化说。

叶文海还愣在那里。

你知道我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没找你吗？肖文化说。

叶文海没来得及说，肖文化又继续说，就是我当年封了你千年老二的帽子，这么多年，我一直为这句话后悔，内心自责。那一年，我没当成校长，

我听教育局局长说你勾掉了我的名字,我内心的自责和后悔轻了一点。现在,我已经查出来了,我得了癌症,晚期了……

你说什么?叶文海脑海里仿佛闪电撕开了一道一道口子,一下子愣在过去的回忆里回不来了。

我得了癌症,晚期,我想了却我一生教学的遗憾,那就是了却你们之间的仇恨,同时,让我的学生们平平安安,都不出事,行吗?

叶文海还愣在那里。

肖文化扑通一声跪下了。

叶文海冲过去扶肖文化,一把椅子绊了一下,把他绊倒了,肖文化连忙冲过去扶他。

肖老师!

叶市长!

不,叶文海说,您喊我名字,叶文海。

叶文海手机响了。

电话是交通局杜局长打来的。杜局长充满兴奋地说,叶市长!叶市长!王秀要见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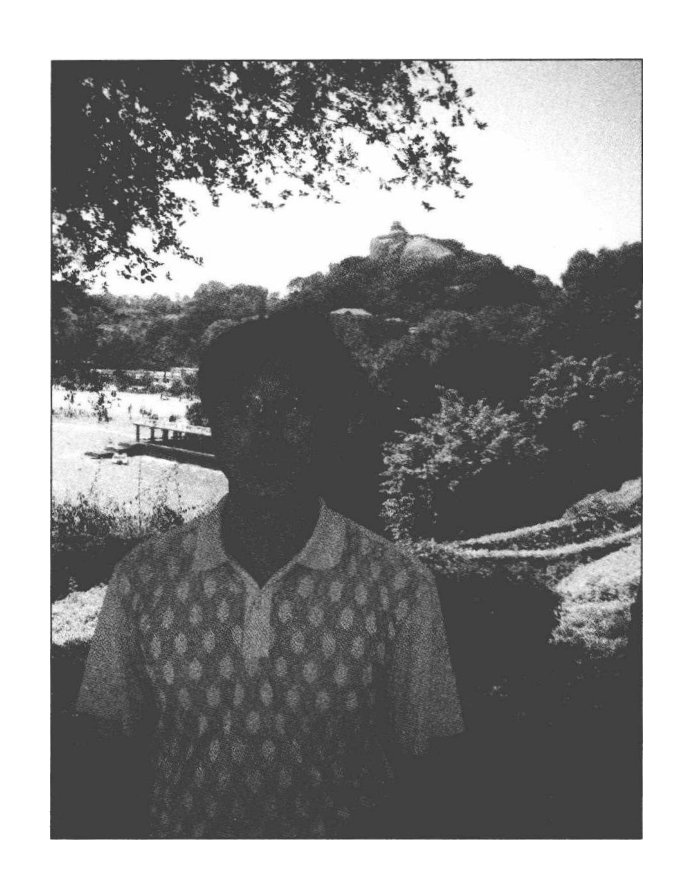
王秀要见我?叶文海说。

对对对,杜局长还在兴奋,说,王秀打电话给我,说要见您,您在哪里?

叶文海稳定住情绪,说,杜局长,张高举病了,在医院里,你给王秀说,我们马上到,就在医院里见吧。

杜局长好像没听明白。

听清楚了没?叶文海又问一声。



周建新小传

周建新，男，满族，一级作家，1964年1月生于辽宁兴城，出版长篇小说八部，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余篇，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选载，多次获辽宁省文学奖，曾被评为辽宁省优秀青年作家，获得过全国“骏马奖”。发表的长篇小说《老滩》列入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工程，并被拍摄成电影。辽宁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现供职于辽宁葫芦岛市文联。

一针不见血

□ 周建新

1

县长失踪了，失踪得很彻底，彻底得司机和家人都不知其去向。整整一周，没任何消息，县长夫人从市里赶到无虑县委，哭得眼如烂桃，见到县委书记丁亚伯时，身子泥一样软下去，手却死死地抓住丁书记的衣襟，像捞住了救命的稻草，非让丁书记把她丈夫生出来不可，弄得丁书记拉也不是，推也不成，就差说，我不是女娲。

丁书记也是一头雾水，县长向来中规中矩，为人处世有板有眼，出门考察，早早地通报，这一次咋就不打招呼，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和县长一块儿失踪的，还有县长的秘书，县委和县政府两个大院都开锅了，找他俩的电话打出该有一万次了，手机始终无人接听。于是，各种揣测、谣言平地而起，流窜到县城的每一个角落。有人说县长畏罪自杀，有人说县长被人绑架，也有人说县长和情人私奔了。

一周后，秘书从千里之外疲惫地回来，同时带回一个惊人消息：县长背不动山一样重的工作责任，心理崩溃了，丢下秘书和一纸辞呈，不知去向。县长夫人也崩溃了，她承受不了不是县长夫人的打击，也无颜逼着丁书记要人，哭天抹泪地张罗着离开无虑县。丁书记把县长夫人请进他的专车，亲自送她返回市里，一路上，神情庄重得像陪护一位遗孀。

总算到了县长的家，丁书记丢下了县长夫人，也算是丢下了扎手的刺猬，可他的手却无法轻松，还捧着个烫手的山芋呢，那就是让全县人的嘴烧红了的——新县长的人选。



丁书记去了市委大院，顺手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他不想按照惯例提出人选，人老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谁当县长，对他来说都无所谓，没必要卷入纷争的漩涡。

事发突然，市里没个准备，虽说同意了县长的辞职，却没明确谁带班，也没派人来。县里炸开了锅，那些部门和乡镇一把手捋胳膊挽袖子来了劲儿，市里再往无虑派县长，不把他选回去，也得揉搓死他，无虑的县长就得无虑人干，这是必须的。他们之所以如此情绪激昂，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腾出一个位置，就能串上一大串儿，有人能提拔，有人能挪到好部门，真的再派个县长来，路都堵死了。

谁有资格当县长？不是县委副书记张井泉就是常务副县长王必干。别看他们俩稳稳坐在办公室，不动声色，暗地里却较上了劲儿，谁都不想丢掉这个机会。他们俩可不像前任县长，事必躬亲，累得要死。他们对无虑驾轻就熟，成堆的人鞍前马后效劳，会干得很滋润。

两个人的嫡系剑拔弩张地到处拉票，一时间，县城里的大小酒店顿时火暴起来，酒桌经常被信誓旦旦的人围着。

没有县长的日子，县里像塌下半边天，啥事都没人张罗了，相互间交头接耳，全都热衷于谁当县长的揣测。有人试图从县委书记丁亚伯的嘴里探出口风，闻一闻丁书记的风向标，丁书记的点子打在谁身上，天平就倾向谁了。张王二人都是实力派，得罪不起，和丁书记一致了，就是进了避风港，一旦落选方责备下来，往丁书记身上一推，完事大吉。

丁书记拢着满头白发，说了句，俩人都上吧，我一大把年纪，该回市里享清福了。

敢探口风的，都不是一般人，起码是重要部门的一把手，听丁书记这么一说，便哑然一笑，心里骂道，老滑头。谁都知道，省里刚刚给丁书记一个副厅级待遇，堵死了他当市领导的路，还得留在无虑干五年。前任县长眼见前途无望，实在熬不住，索性不干了。丁书记不表明态度，就等于纵容张王之争，于是，谁当县长的议论便是满城风雨。

两个人明争暗斗，一掷千金地争夺每一张测评票，就连乡村教师都知道，张王之争白热化了。



丁亚伯当然喜欢他俩掐起来，两个地头蛇水火不容，他这个书记今后就好当了。

人大主任高森气得要死，都是无虑土生土长，俩人又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如今却是骨肉相残，真让他痛心。他分别给俩人打电话，传唤到家里，让两个人在他家里见面，让他俩想明白了，究竟谁先上？

两双眼睛都盯在高森的身上，都想索取到高森这张票，没有一丝让的痕迹。高森一甩袖子，钻进洗漱间，坐在马桶上不理他们了。两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亲信多，人缘好，有把握上，都不吭声。

不知过了多久，高森在里面吱声了，让两个人规规矩矩地站在洗漱间门口，谁先进来就支持谁。两个人都知道高森的分量，当过十几年管干部的副书记，许多部门和乡镇的一把手都欠着高老爷子的情呢，一句话等于十几张推荐票。于是，两个人一齐往里挤，门太窄，两个人的身子撞在了一起，于是，两个人又都不好意思地退出来。

高森回到客厅，生气地说，这就是挤的结果，干啥都得讲个秩序，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说吧，这个位置给谁？俩人依旧一声不吭。高森气得没办法，拍着茶几，你们不让，我让，井泉接我，到人大来吧，我提前退。

张井泉的眼皮耷拉下来，等于表明了不愿意，他还想接丁书记，奋斗到市领导呢，咋能停到县人大？人大是啥地方？橡皮图章，装模作样地走过场，他刚刚五十岁，不想走到仕途的尽头。

高森闭上眼睛，长叹一声，鹬蚌相争，让俩人滚出家门。

正像高森预料的那样，两败俱伤，民主推荐张王二人谁也没过半数。于是，市里派李东胜出任县委副书记、代县长。

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李东胜是谁？无虑人陌生，市里人也不很熟悉。原因很简单，李东胜不是官场中人，从来没有纳入竞争者的视线，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当了无虑县长，让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

李东胜这个名字，无虑人觉得挺神秘，可对于市长方可雄却熟悉得不亚于自己的掌纹，一脉一线，清清楚楚。方可雄本来不想让李东胜迈进官场，兄弟二人，一个官场一个商场，相得益彰，相互补偿，都能如鱼得水。可

是，李东胜说啥也不想当民营企业家了，把整座矿山转给弟弟李东明经营，高低要走进官场，实现自我价值。

其实，李东胜想当官由来已久，方可雄也知道李东胜并不安分，早就不显山不露水地给他运作了个红顶商人的帽子——市工商联的会长，虽然不驻会，也不占领导名额，可也是常委会上定下来的，正正经经的正县级，个人档案都挪到市委组织部了。等过了几年，顺理成章地过渡到政协副主席，不显山不露水地成了市领导，不也是挺辉煌的一生吗？仕途比当县长走得还要快。

李东胜应该知足了，企业照样搞，钱照样赚，有身份有地位又有前途，可是，李东胜死认一个理儿，只有当县长当市长才是官儿，才是成功的人生，政协副主席有啥意思？牌位而已，哪儿如县长那样大刀阔斧地施展抱负。他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从听说无虑县长难产那天起，李东胜就没间断给方可雄打电话，想谋到这个位置，方可雄始终未置可否，甚至割断哥儿们情义，干脆关掉手机，不再理会他。李东胜依旧穷追不舍，高低要掏到方可雄的底儿。

那天，李东胜终于把方可雄堵在了家。方可雄穿着睡袍，懒散地坐在沙发上，让夫人关掉了所有的通讯工具，他要享受一次难得的休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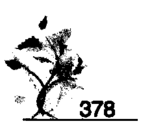
像许多许多年前一样，方可雄拿过一个棋盘，要和李东胜杀个昏天黑地，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方可雄拿出的是玛瑙象棋，摸起来清凉沉重，特有质感。

又是一次难解难分的博弈，李东胜车马炮全阵压上，直逼方可雄的老巢。方可雄步步紧防，只有单马游荡敌阵。李东胜赢棋已成定势，方可雄双目微合不以为然。李东胜逼方可雄投子认输，方可雄淡然一笑，你能赢我，我送你到无虑当县长。李东胜立刻认真了，护住棋盘，逼方可雄再次表态，说话算数。方可雄笑而应之，当然算数，随后睁大眼睛，提马卧槽。李东胜随手操帅，想移出来，不料老帅却被焊死在棋盘上，无论怎样用力，都无法挪动。

方可雄站了起来，背对着李东胜说，你输了，回你的矿山去吧。

李东胜认定这是耍赖，一市之长，怎能出尔反尔。

方可雄说，无虑如同这盘棋，就这么不讲规则，老帅将死了也不动，你



怎能下活？

李东胜发了狠，到厨房找了把菜刀，想把老帅砍下来。方可雄阻止了他，叹了口气，鱼死网破呀，我不想看到你伤痕累累。李东胜气鼓鼓地说，轰轰烈烈干一场，干他个青史留名，也不枉一生。

方可雄摇摇头，无虑是个泥潭，你就别异想天开了。

李东胜的眼睛快要瞪出了眼眶，我就不信，我的亿万家财就填不平无虑这个破水坑。

方可雄的眼睛一闭，说，别那么自负，到时候你就知道啥是上刀山下火海了。

送李东胜的时候，方可雄的眼泪快要掉下来了，说了句让李东胜备感伤心的话，官场无兄弟，处处走钢丝啊，咱俩的兄弟之谊到此为止，你就好自为之吧。这样的恩断义绝，确实让李东胜很不舒服，二十几年了，两个人好得只差多个脑袋，就因为同入官场，说断就断了？

二十年前，方可雄刚派到矿区当副镇长，就和矿霸较上了劲儿，被矿霸追杀得走投无路，在选矿厂当技术员的李东胜，挺身而出，拖住矿霸的腿，让方可雄脱了身。李东胜被矿霸捅了十七刀，肠子都流出来了。李东胜才十来岁的弟弟李东明，用一双小手捂着哥哥的伤口，不让肠子往外流，快把嗓子喊哑了，才喊来救哥哥的人。

李东胜在病床上足足躺了三个月，小弟弟天天为他端屎端尿，扶着哥哥练走路，搓洗哥哥的脏身子，虽然爹妈双双逝去，可老天赐给了他个好弟弟。那时，他就发誓，一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带出自己的弟弟。

半年后，李东胜总算好利落了。事后，李东胜一声不吭，不让任何人知道方可雄丢脸的事情，甚至矿霸被绳之以法，都没有这项罪名。方可雄感激他，矿霸佩服他，李东胜便在矿区立了起来，成了横竖不吃的硬茬。

生死之交，让李东胜和方可雄越交越密，密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方可雄帮李东胜在矿区做强，强得整个矿区没人敢匹敌，成了日进斗金的矿区大鳄，最终独揽了矿区。李东胜呢，暗中不断地给方可雄的政绩添砖加瓦，为方可雄的人脉关系增添润滑剂，无论数额如何巨大，眼皮都不会眨。方可雄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李东胜功不可没。当然，所有的举动，两个人默契得连个电话都不用打，都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重。



当然，也有精明透顶的人感觉出俩人的关系有些蹊跷，却是只听辘轳把响，见不到井绳，不能妄言。

一般情况，对于县长这样重要人选，市里的正副书记都要碰一碰，碰出个大概来。几次书记碰头会，都没碰出头绪。对于无虑的人来说，进一小步也是进步，可对于市里各大局的一把手，送无虑当县长，头摇成了拨浪鼓。市里早有传言，当官去无虑，霉头除不去。也难怪，无虑的工资还不及市里的一半，还拖欠了半年，县政府所有的公共设施，甚至办公楼都抵给银行了，穷得花几千块钱都得县长签字，谁去遭那份儿罪？如果不是拿副厅级的待遇拴住了丁亚伯，恐怕谁都不肯在无虑待下去。

无虑再穷，哪怕穷得不如临县的镇，那也是县，不是镇，市里必须正眼相待，总不至于把儿子当成孙子。越是这样，就越应该派个硬手，尤其是懂经济，会招商，能赚钱的硬手，把无虑抓上去。李东胜就这样被方可雄渐渐地拎出水面，与其他几位书记碰出了火花，最终成了没有争议的人选，被临危受命地送到了无虑。

2

高森没有参加欢迎李东胜的干部大会，他已经“病”入膏肓，连人都难辨清楚了，怎会参加那样庄重的会？他绝不会把“脑血栓”的形象摆给李东胜，也不会摆给熟悉而又热爱他的无虑人民。他躺在县医院一间特殊的护理病房，安静地吸着过滤出气泡泡的氧气，挂着降血压和血脂的点滴，还配上了养心的药剂。尽管主治医生与他亲如父子，他依旧闭着眼睛，一脸的麻木。

其实，高森的“脑血栓”远远不到影响智商的程度，这个年龄了，又常年泡在肉山酒海里，血脂血压血糖不出问题那才怪了呢。他借此机会，把手抖成了摇坏的蒲扇，把腿迈成了划不准圈儿的破圆规，一副离植物人越来越近的样子。即使写给市委的辞职信，字儿也是歪歪趔趔的，没了潇洒，只剩下了蜘蛛，还得靠按上红手印佐证信是真的。

高森只能用这种办法获得提前离岗，把张井泉逼到人大主任的位置，



彻底灭掉张井泉当县长的念头。

不过，这一次，高森的病不是完全装出来的，确实病得不轻。前一阵子，张王二人争县长，争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乡镇头头和科局长们相互猜忌，人人自危。他苦心经营十几年的相互信任、相互捧场的人脉关系，即将付之东流，他怎能不窝火，又怎能不动真气？于是，他突然痰涌气憋，着实地抢救了一把。他便就坡下驴，把自己弄成了"脑血栓"。丁书记看他时，他把抖成了破风扇的手，挪到了心口窝，费尽了全身的力气，说出了张井泉的名字。所有的人都明白了高老爷子的意图，让张井泉接人大主任，已经成了高老爷子不可挽回的"政治遗嘱"了。

高森对张王二人早已烂熟于心，这些年，张井泉净是抓意识形态了，玩虚的有两套，能在主席台上滔滔不绝地鏖战四个小时，可真刀真枪地干活儿，没有一件干得透亮的，比起常务副县长王必干，差了一大截子。给张井泉谋个政治句号，就等于让王必干当上了县长的太子，接班是迟早的事儿。

他要一心一意地栽培王必干。

于是，和李东胜一天任命的张井泉，只能以人大主任的身份，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地迎接李东胜。

最没面子的就是常务副县长王必干了，张井泉也获得了安慰奖，只有他还得寄人篱下。他鼻孔朝天地盯着礼堂的棚顶，反正县长的宝座已经丢了，谁坐上去，甭想让他消停，他琢磨着如何将李东胜一军，让他第一天就知道，你坐上去的那个位置，是一口油锅，知趣的早点跳出来，别等到砸(炸)了。

轮到王必干表态发言了，他把李东胜夸得天花乱坠，简直是天上没有，地上找不着，是无虑的希望，是大家幸福生活的依靠，是无虑经济发展的导航灯，他能给大家补发欠下的工资，能让乡镇起死回生，能使街区美如花园，能叫社会和谐美满。

李东胜好像没听懂，竟然把王必干推他跳进火坑的话当成了就职宣言，带领政府班子建设美好的新无虑，真正地让无虑人民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无虑的土地上，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宁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无虑县的人已经习惯在悲观中生活了，新任县长敢如此夸下海口，把无虑的未

来描绘得神话般令人向往，听得他们只顾张嘴，过了好一阵，才响起一片掌声。

掌声过后，李东胜的话就不那么好听了。他说，丑话说前头，无虑这辆破车，破得要散了架子，这是政府，要是企业，早就破产了。无虑弄到这个地步，你们也是难逃其咎，摸摸脸，红不红，上街见到老百姓，臊不臊。我知道收拾这辆破车难，再难我也不会逃跑。我来了，你们的夹板都套上了，谁敢不使真劲儿拉无虑这辆车，我的鞭子会让他浑身是血。

会场鸦雀无声，大家听出了这是在挖苦书生气十足的前任县长，也听出了训话的火药味儿。从此以后，他们甭想消停了，也得和李东胜管过的矿工一样，没日没夜地干活儿，否则，就会被当成靶子，打你个透心凉。

刚刚散会，王必干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县医院，地道战般地钻过几个曲曲折折的走廊，又跨过几个暗中有人把守的门，最终通过高老夫人的关口，被允许进入高森的病房。在王必干面前，高森没有必要装病，悠闲地仰在躺椅上，无论王必干怎样添油加醋地骂李东胜，他始终听而不闻。等到王必干骂够了，他才笑了下，离开躺椅，打开手机，调到录放功能，放出了李东胜的就职讲话。

王必干愣了下，即使老爷子彻底闭门谢客，躲在医院的深处修身养性，对无虑的洞察照例丝毫不差，看样子早有人用手机为高森做了现场直播。他不错眼珠地盯着高森，企图从高森的脸上盯出办法，也试图揣测出高森在想着什么。可高森的脸却水一般静，看不出一点儿内心的波澜，难道说他要真的退出江湖，撒手不管无虑的事儿了？他试探着问，要不，开人代会时，把他选回去？

高森摆了摆手，合上了眼睛，皱紧了眉头，他说，闭嘴，你他妈的不是孔雀，干吗见着点儿风景就忙着开屏，忙着翘尾巴，别忘了，一转过身去，露出的是屁眼儿。你给我听好了，现在你在风口浪尖，必须韬光养晦，这种低级的错误，以后不许犯。

王必干的头低下来，屋里安静了好一会儿。高森这才从躺椅上站起来，抓住了王必干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我把张井泉弄到人大，就是让他死了心，别再搅局，把咱们的人脉都贴在你一个人身上，你呀，给我学会装孙子，人家新县长咋说，你就咋干，就当自己是个没脑袋的木偶，别动不动



就要小聪明，给人家出难题，只要你耐得住，无虑早晚是你的。至于我怎么运筹帷幄，跟你没关系，你就当我血栓栓糊涂了，和死人没啥区别了，彻底和我断了捻儿，你才会最安全。记住，你想争到下一步，这个世界必须没有我。

高森说罢，闭上眼睛，摆了下手，示意王必干彻底从他眼前消失。

李东胜的头三脚踢得确实很响，响得如同晴空霹雳。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面子工程”，改变县城的形象。他先把城建局长弄来了，让城建局长三天内拿出县城主干道绿化规划。局长面露难色，李东胜的训斥立刻冰雹般砸下来，想当城建局长的人成车拉，拿不出规划三天后你就给我退休回家。

城建局长讪讪而退，转身挤进了常务副县长王必干的办公室，想探个底儿，李县长这么猴急，真的还是假的？王必干合上正在看的文件，离开了办公室，干脆给城建局长一个闭门羹。现在，他希望李东胜成为大闹天宫的孙猴子，闹过了火，就有办法收拾他了。

三天期限刚到，城建局长睁着耗子一样的红眼睛，把绿化图纸送到了县长办公室。李东胜马不停蹄地召开政府常务会，把主干道上相关部委办局的一把手都弄上来了，又是三天期限，把临街的院墙全部扒掉，种上小草和小树，别把机关弄成个地主大院一样，没有一点儿城市的味儿。

教育局长接话了，他说，这笔费用谁出？

李东胜定定地瞅着教育局长，一字一板地说，各扫门前雪。

教育局长赌气地说，我没有扒墙的钱。

李东胜把手中的铅笔一摔，没钱不怕，有人替你掏，出去，回教育局收拾你的办公室，从现在起，你不是局长了。

教育局长愣了，说狠话的人他见得多了，却没见过把事儿做绝的人。这个位置，他手指甲挠破了才挠上来的，仅用“出去”两个字就剥夺了，他既不甘心，又不想丢面子，跳着脚喊，我的教育局长是常委会通过，人大任命的，你一个人有啥资格免我，无虑不需要法西斯。

李东胜拾起一个烟灰缸，冲着教育局长的脑袋狠狠地砸过去。幸亏教育局长蹲了下去，否则，准会砸他个满脸桃花开。随着清脆的炸裂声，一切

都安静下来，李东胜接下来的声音比炸裂声还猛，别以为我刚来两天啥都不知道，教育局大门口酒店老板和你是啥关系，你说得清楚吗？再敢和我叫板，我让你去看守所吃窝窝头。

教育局长立刻原了。半个时辰过后，一个乡党委书记赶到了会场，以教育局长的身份参加完了县城绿化会。半天的光景，就有人行动起来，大铲车推倒了院墙。半个月过后，残垣断壁的县城不见了，主干道疏朗了，小草小树把县城烘托出另一番滋味。

于是，傍晚时分，来街道两旁散步的人多了，土得掉渣了的无虑县城终于抹上了一缕现代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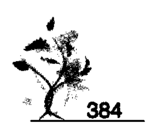
丁亚伯的心里很沉重，沉重得像没有了余晖的天空，他来无虑四五年了，县城依然如故，现在突然变了，他反倒有些不适应，尤其是没花财政一分钱，这只能说明前几年他无所作为。主街道的绿化如此神速，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他原以为李东胜是异想天开，任他折腾，等出了事儿，他再收拾残局，好让这个当官儿的生手规规矩矩地臣服。没有想到李东胜下手如此之快，如此之狠，快得迅雷不及掩耳，狠得心如铁石，没给他留出一点儿回旋余地。他不得不表态，称这是无虑的大手笔，将载入史册。他之所以把调门唱得如此之高，是不想让这项明摆着的政绩与自己无缘。而表态带来的后果，便是始终反对改造主街道的原教育局长，再也谋不到满意的位置了。

还有一点，丁亚伯对李东胜非常不满，虽是小事儿，反映的却是态度。那就是李东胜从来不到他的办公室汇报工作，这也使他的心里极不舒坦，他有必要提醒李东胜，别忘了无虑是在党的领导下，别忘了你并不是无虑的一把手，这个坏毛病必须改掉。

可是，除了开会，李东胜能和他并肩而坐，平时，他根本捞不着和李东胜见面，李东胜只顾忙碌，好几次散会的声音还没落下，他的屁股已经离开了椅子，走得没有了踪影，好像县委这边儿就是个摆设。

尽管丁亚伯不想到李东胜的办公室，但有些话却不能拖着不说，他只好屈尊到县政府的大楼。

走进李东胜的办公室，丁亚伯语重心长地告诫着说，凡事儿要有个回



旋余地，不要做得太绝，慢一慢，看一看，不一定是坏事儿。

李东胜的眼光根本不往丁亚伯身上落，他瞅着窗外茁壮生长的小草和小树，颇有感慨地说，人啊，就是贱种，不往绝路上逼，啥事儿也快不起来。

丁亚伯说，逼急了，兔子会咬人，狗也会跳墙的，我是为你好。

李东胜这才把脸转过来，瞅了下丁亚伯，说，我被狗咬过，有免疫力。

丁书记的话不幸言中，一夜之间，县城里贴满了大字报小字报，千篇一律地控诉李东胜。甚至编出了一套顺口溜，说什么，天蓝了，街绿了，商铺黄了，李东胜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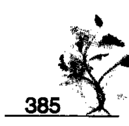
也难怪，主干道两侧的临时建筑有三四十家饭店，他们能在要害部门的门口开饭店，都是有些门路的人。这些年来，近水楼台先得月，各部委办局的经费大多划进了餐桌。现在都扒了，他们就成了一群流浪猫，既丢了饭碗，又丢了面子。原指望要回这些部委办局的欠账，也能度段日子，再另谋出路，可这些局长的脸冷得像冰，埋怨道，扒墙扒得买墨水的钱都没有了，有本事找李县长要钱去。

于是，仇恨都集中到李东胜身上，李东胜的决策捅漏了他们的钱袋子，绝了他们谋生的饭碗，他们恨不得把李东胜的骨头碾成粉儿。那些大小字报就是在他们的煽动下，铺天盖地地布满了无虑县城，大有把一意孤行的李东胜撵出无虑之势。

王必干有点儿幸灾乐祸，也想从里面做出点儿文章，把刑警队长大郑找来了。大郑年龄不大，却人高马大，一米八几的大个儿，二百来斤重。大郑是无虑的破案高手，就是脾气不好，曾失手打残了犯罪嫌疑人，没有这个差错，早就是公安局长了，大郑的警服是高森暗中保下的，当然也有王必干的功劳，只是外人不知道罢了。

一听让破大字报的案，大郑当时就不干了，说李东胜这是活该，就该让无虑的人给轰出去，刑警队的办案经费都用在扒墙了，没钱破这个案。王必干当时就拍了桌子，骂大郑猪似的长个猪脑子，案子破了，就是破出一团“铁蒺藜”，让李东胜捧着，看他咋收场。

大郑这才恍然大悟。



对于大郑来说，破这种案子，还不易如反掌，不消两天的工夫，就将一大堆“铁蒺藜”传拘到案，光讯问笔录就做了上百页，其中也包括被免掉的教育局长。王必干摆出了一副谦恭的姿态，来到李东胜的办公室，汇报破案的成果。

李东胜的眼光粘到了王必干的脸上，掉进了王必干的不断闭合的嘴里，他在称量着每个字的重量，直到王必干说完，他还在保持沉默。寂静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有人恨我，有人骂我，都是正常的。

王必干说，刑警队等您的指示呢。

李东胜的眼光这才从王必干的脸上抽回，笑了下，说，你把讯问笔录要过来，我瞧瞧，谁这么恨我。

没多久，刑警队把厚厚的讯问笔录送来了，王必干将这些摆在了李东胜的办公桌上。李东胜只顾低头看文件，偶尔也抬下头，商量几句政府的下一步工作，就是不瞅讯问笔录，更不让王必干走，让他尴尬地坐在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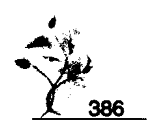
过了好一阵子，李东胜打电话唤来秘书，指了下堆积如山的讯问笔录，让秘书拿到碎纸机那儿，一页一页全部毁掉。王必干心里一紧，知道了自己这条狐狸尾巴没藏住，他没有想到这个搞矿业的大老粗，会如此心思缜密，细得像曹操。

等到秘书将那摞纸碎完了，李东胜冲着王必干挥下手，让他转告刑警队，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杀人抢劫的大案要案上去，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有城管呢。

当天晚上，高森用他专用的手机给大郑打了个电话，让他必须将王必干的一条腿打折。大郑百思不得其解，高森又让大郑转告王必干，让他记住，嘴是吃饭的，不是整事儿的，别自作聪明，没到他说话的时候。

大郑对高森向来言听计从，甚至超过高森的儿子，他真的把常务副县长王必干约到了郊外，抡起了木棒，敲断了王必干的一条腿。

王必干坐在地上，抱着断腿，咬牙切齿地骂大郑是恩将仇报。大郑给王必干跪下了，他哭着说，我是那号人吗？是高老爷子怕你惹祸，嘱咐的我，他让你的嘴只管吃饭。王必干这才觉得腿疼了，钻心的疼，疼得刻骨铭心。他知道不该又露出一次屁眼儿，也知道高老爷子会教训他，只是他没



有想到，会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大郑把王必干送回到县城，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把王必干背下车。王必干忍着疼，拨通了120急救电话。值班医生听到是常务副县长求救，撇下正在就诊的患者，蹬上救护车，马不停蹄地赶往出事地点，把王必干拉回了医院。

医生拍过片，告诉王县长很庆幸，不是粉碎性骨折，不用手术，能很容易接上，打上石膏，养个十天半个月就好了。王必干躺在病床上，心里骂着大郑，你这个狗操的东西，真会打，从哪儿练来的手艺。

第二天一早，李东胜急急地赶到医院，对常务副县长遇袭非常惊讶，土生土长的地头蛇，走到哪都是别人让他三分，谁活腻歪了，下这么毒的手？王必干解释道，劫财。李东胜却不觉得这么简单，哪个贼这么笨，劫财不打脑袋专打腿？他指示大郑，组织警力破案，维护政府的尊严，保护好领导干部的生命安全。

大郑答应得非常干脆，心里却说，破个鸡巴毛。

3

李东胜料到了无虑的困难，却没料到如此困难，困难得一个家庭能支付得起的钱，县长都批不出去。财政局长被李东胜逼得就差变成母鸡，从屁眼那儿抠出蛋来送给县长。刚上任时，李东胜杀鸡给猴看地免了一个局长，局长们已经人人自危了，何况鸡杀多了，没人给你下蛋了，猴也豁出去了，大不了是个死吗。他不能一到任就把自己弄成四面楚歌，再免他就真的成了楚霸王，况且财政局长这样的要职，既是丁书记的红人，在上面也有根基，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人家不犯在你手里，你能把人家怎样？

屋漏偏遇连阴雨，被免掉的教育局长带着好几百名老师闹到县政府，高呼着：要吃饭，要生存，还我工资，还我尊严。那个局长很倔，不找县委书记丁亚伯要回自己的职务，不到市里的相关部门申诉委屈，更不请求重新安排职务，而是操起老本行，回到高中当了名普通的教师。当了老师的原局长，比校长还有影响力，很快把老师们“武装”起来，建立起了严密的罢课组织网络。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了，高低要和新县长叫叫板儿，他敢接

招，那就拿钱解套儿吧，要是不敢接招儿，任职时的什么豪言壮语呀，什么宏伟蓝图呀，通通都是放屁，今后甭想在无虑抬头了。

不久前的扒墙运动，先扒掉的是县政府的墙，政府大楼变成了光屁股楼，罢课示威的老师们畅行无阻地走在楼前楼后。政府的门卫们正一肚子气呢，从前大门一关，狗都进不来，现在可好，四通八达，谁都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反正也拦不住，他们索性闭上眼睛，让老师们楼上楼下闹个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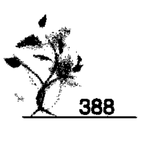
李东胜的办公室被堵住了，有人干脆用钉子把门钉死，想出都出不去，老师们高低让他尝一尝挨饿的滋味。他打开窗子，冲着老师们喊，一星期之内，保证将大家的工资全部补上。老师们把眼光投给了前局长，前局长干脆把眼睛一闭。老师们闹得更欢，高喊着，有水喝七天也饿不死人，让县长也尝尝吃不着饭的滋味。

公安局的防暴队来了，象征性地驱赶老师，警棍和盾牌不过是个摆设。老师不同于其他的上访群体，有些就是防暴警察的嫂嫂姐姐妹妹甚至是老婆，许多人和老师是利益共同体，不可能冷面无情连推带搡，更何况县里也欠着他们的工资。

李东胜没有抱怨老师们的无理，也没有指责政府办的工作不力，更没有命令新任局长把人给我领回去。既然是问题，不挤出来早晚是个包。他在窗口指示防暴队立刻撤离政府大楼，发誓不给全县老师的工资补齐，他就饿死在办公室。

闹事这天，丁亚伯不在县城，他下乡了，到百里之外全县最偏僻的村子扶贫，那个村子没通公路，也是全县唯一没有通电的村落，越野车在山腰上忽左忽右地绕上十几公里，才能进村，去一趟，比去省城还费时。丁书记上一次去时，居然有老翁问，毛主席他老人家可好啊？丁书记潸然泪下。这一次，丁书记带着省里扶贫办的人，想在村里的山口立个风力发电机，让村里十几户人家看到电视。

前教育局长早就探好了丁亚伯的行踪，就选择这个当口闹起来，他虽然对丁书记不满意，埋怨丁书记不敢站出来保护他，可伤害他的毕竟不是丁书记，所以，他不想把丁书记卷进去。当然，前教育局长之所以敢闹，前提是他把自己的屁股擦净了，洗白了，除了老婆，他啥也不怕了。



市里很快就知道无虑闹事儿了。信息时代了，谁撅一下尾巴，臭味就能传遍全世界，何况县里离市里并不很远。市里立刻打电话给丁亚伯，让他马上把事态压下去。可丁亚伯的电话始终不在服务区，打了好久，才和丁亚伯通上话。那时，越野车爬上了最高的一个山梁，手机刚刚有了信号，市里的命令就传导进了他的手机，让他不管采用什么办法，采取什么手段，必须恢复县政府的正常办公秩序。

这么远的路途，就算长双翅膀，也飞不回现场，丁亚伯下了车，爬上更高的山梁，让手机的信号更好些，以便于他的遥控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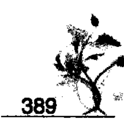
其实，丁亚伯对李东胜也是有一肚子意见，只是不说罢了，他再有涵养，再想无为而治，也无法忍受李东胜对他的视而不见。哪有说部门的一把手县长说免就免的，说任就任的，再急也得和他沟通一下，也得开个常委会通过。他之所以隐而不发，不是说怕谁，是不想得罪市长方可雄罢了。在官场，李东胜这种急躁的脾气，早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用不着把矛盾往自己怀里揽。

话又说回来，无虑虽然穷，却是穷惯了，再有怨言，从来也没闹过这么大的事儿，似乎不把县长逼跳楼绝不罢休。不管怎么说，县长刚来就遭围攻，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不可能没有一点儿信号，你这个当书记的不但没防范，还故意出去躲清静，袖手旁观看热闹，一旦市里领导对他产生这样的印象，那可就糟了，他会被动得对谁都无法交代。让这个生犊子见识一下县长不是那么好当的就够了，再闹下去，你这个当书记的就难辞其咎了。

丁亚伯给前任教育局长打了个电话，他知道前局长心中的恶气未出，不可能答应他，可他也要做出这个姿态，官场嘛，有时也像戏台子，认认真真地演场戏。他劝解着说，不看僧面看佛面，立刻把人带回去，别无理取闹了。

前局长无官一身轻，啥也不怕了，奚落着丁书记，阿斗在无虑复活了，人家连组织程序都不走，就免了你的干部，你连声都不敢吱，还好意思命令我。

丁亚伯无话可说，牛不喝水也不能硬按头，转而他向消防大队求援，让他们用消防车把李县长接下来。表面上看，似乎是对李县长的爱护，其



实，他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把李东胜高高地举起，把那一副狼狈样儿展览给别人看，杀一杀李东胜的锐气。

消防队接到了丁书记遥远的指示，雷厉风行地开动消防车，拉响警笛，直奔县政府，及时地把救援云梯送到李东胜的窗口。

李东胜来了犟脾气，他绝不能在众目睽睽下丢面子，从云梯上当逃兵，死活不肯下来。他索性关上窗子，命令消防战士滚回去，他要看看，这个脓包究竟能闹到多久。

一个县城，就这么屁大点的地方，酝酿这样大的事儿，能瞒得住谁？尽管老师们是通过群发短信瞬间聚集的，事前，高森还是得到了消息，只不过他没有发出制止的指令，他不想因此暴露自己，反倒愿意静观事态的发展，越乱越容易发现人的弱点，越乱越能抓住机会。

高森就想把这个机会送给王必干。虽说社会稳定是常务副县长王必干的职责，但人家重伤住院，卧病在床，闹得再凶，也不能让人家承担责任。无论怎么说，这场风波，王必干都是安全的。

闹到这个地步，已是恰到好处，李东胜领教了无虑人的厉害，丁亚伯的无能也暴露无遗，这场大戏该让王必干去收场了，让市委明白明白，王必干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高森指示大郑，转告王必干，腿再痛也得忍着，立刻出马，收拾残局。

王必干坐着轮椅从医院出发了，秘书和司机将他抬上了楼，有时抬得不顺当，他还疼得直咧嘴。他用拐杖指着路，让秘书和司机将他一直抬到前任教育局长面前。

王必干没说一句话，一切都在眼神里，他犀利的目光直逼前局长。前局长的眼光垂落下来，不管怎么说，免职的事儿和王县长无关，任职却是王县长一步一步拎上来的，从一个乡下老师，一直到教育局长。

王必干缓缓地举起拐杖，敲在了前局长的后背上。前局长挺直了腰板儿，忍受住了，眼泪却围着眼圈转了出来，他嚷着，李东胜雇了黑社会打折了你的腿，你还护着他。王必干的眼神变得冷峻了，又一次举起拐杖，这一次他是真打了，打得前局长应声倒地，震得自己的腿钻心地疼，无法掩饰地咧了下嘴。



轮椅继续前行，老师们开始给王必干让路，一直让到了李东胜的办公室。前局长原以为王县长是劝他来了，或者是谈判来了，不管怎么说，他和王县长还是多年的哥儿们，不久前的那张票，他还是坚定地投给了王县长，他多少能拿这件事儿当条件，好给他恢复个相应的职位。没想到王县长连他的委屈都不问一声，拐杖下得还这样狠，真是官官相护啊。他忽然觉得自己的分量是那样的轻，轻得还不如一根鸡毛，人家一句话，一口气，就能把他吹到天边去，咋闹也不能把自己闹明白，只好蔫蔫地退了，免得两个县长心一狠，扣顶聚众闹事儿的帽子，把你送进看守所，那可真的弄巧成拙了。

其他老师见前局长都回去了，也就树倒猢狲散了。

王必干没说一句话，就给李东胜解了围。

当然了，老师们肯于散去的主要原因还是利益，既然闹了，就得闹出个结果，李县长不在窗口大声承诺，给了他们满意的答复，他们才不管前局长走没走呢。只不过他们对李东胜的承诺半信半疑，如果不是前任县长总是开空头支票，他们也早就离开了。老师毕竟是老师，是一群有文化有修养的人，关键时刻还是通情达理的，不可能总是胡搅蛮缠。

自然，丁书记回来的时候，县政府安静如初，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

不管怎么说，王必干是拖着一条伤腿替李东胜解的围，李东胜再不近人情，也得感谢王必干。政府班子中，他们两个的默契太重要了，常务掣肘，班子就得离心离德，李东胜再强，也不能是孤家寡人，他必须拉拢住常务副县长。

于是，李东胜按着王必干的肩膀，说了句，好弟兄。

王必干微微一笑，说，你我是一根绳上的俩蚂蚱，不往一块儿蹦，谁也好不了。

李东胜说，不瞒你，无虑不过是我的一个舞台，不会跳得太久，县长迟早是你的。

王必干心里一笑，吹牛吧，不过，他嘴里却很平静地说，同舟共济吧。

送走了王必干，李东胜心里不是个滋味，虽然王必干替他体面地收了场，但他也深深地体味出无虑对他的排斥，他太缺少自己的体系了，有权

无势,那就是权力的陷阱,势力早晚会蚕食掉你的权力。王必干能解围说明了什么,他向你示弱的同时,也在施展自己的势力,想在无虑有所作为,你必须倚重他。

一种扶植自己体系的欲望在李东胜心中熊熊燃烧着,他总结了一番,今天他的脸就丢在了公安局,公安局长居然耍大牌,县政府遭到了围攻,竟然不肯亲临现场。自从他来到无虑,身边和电话里就没少过打小报告的人,可这些人是什么货色,首鼠两端的走卒而已,真正能冲锋陷阵的四梁八柱他一个也没有。

李东胜决定拿公安局长开刀,为自己寻找一个擎天柱。他拨通了公安局长的手机,让局长跑步到他办公室。局长一听就反感了,你他妈的是谁呀,让我跑步去,他推说出差了,没办法赶回来。李东胜愤怒至极,他说,你别动,我派司机接你去,你在哪儿打麻将,有谁陪你玩,我都知道,用不用我告诉你?局长的声音在电话里卡了下壳,忙说,我马上就到。李东胜说,不用了,该咋玩还咋玩,我不搅你的局了,你这么有闲情逸致,抽空儿想一想市局哪个位置适合你。

说罢,李东胜摔下电话,关闭了手机,向外走去。身后办公室里的电话随即急促地响着,他知道,这是公安局长打来的,他背离着铃声,果断地下了楼,坐上车直奔市里。

一路上,司机和秘书的手机铃声不断,李东胜不许他们接任何人的电话。

无虑县公安局长是在桑拿房里找到的丁亚伯,同时也看到了人大主任张井泉。

这家洗浴中心的这个特殊角落,是丁亚伯的私密空间,有些不能在桌面上谈的话,丁亚伯喜欢在这里谈。在一块儿光着屁股洗桑拿,光着屁股享受冲浪浴,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再想说假话也得忍着。现在,丁亚伯和张井泉的感情有了些微妙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不是从前的上下级关系了,许多时候,丁书记需要张主任的支持。

扒掉了衣服,也等于扒掉了隔阂,丁亚伯利用桑拿弥补和张井泉之间的裂痕,他把不能推荐张井泉的责任归为市长方可雄,所以,他不敢拒绝



李东胜。

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让丁亚伯重新招降了张井泉。

张井泉埋怨着，王必干叛变了，变得和李东胜是一伙儿的了，今天这场事儿，正是给李东胜下马威的机会，没想到王必干替他灭了火。

丁亚伯笑了下，没有说话。他往炭火里浇了一舀水，桑拿房里立刻涌起一股热浪，热得有些让人难以承受。他用湿毛巾掩住鼻子，说，我看未必，比如说现在，水也是油。

张井泉愣了下，随即释然。

正说着，公安局长捂着一身严严的警服，破门而入，他滴血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两个赤裸裸的人，声音中带着一股哭腔，不好了，李东胜去了市局，要把我赶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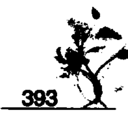
4

李东胜办事的干脆劲儿，又让无虑人瞪大了眼睛。没等丁亚伯出面力保，市局的调令已经下达，总共不超过三个小时，无虑县的公安局长已经易人了，换成李东胜的铁杆弟兄孟大彪。

从市公安局出来，脚底还没立稳，李东胜立刻驱车赶往自己藏在深山的老根据地——老山矿业集团，把弟弟李东明叫到自己面前，开口就让弟弟支出三千万。

弟弟当时就翻脸了，这么大的一笔钱，让哥哥弄到无虑，就等于扔进了无底洞，说啥也不同意。李东胜立马也翻脸了，拍桌子叫板，不拿钱，就把老总的位置让出来，让总会计师接，我把十几个亿的资产都交给你了，拿你三千万就心疼胆疼的。弟弟大声争辩道，矿石的品位都降下来了，矿山已经进入了中后期，现在又碰上了金融危机，再也不能日进斗金了，你想把官当稳了，我还想让矿山渡过难关呢。

李东胜知道弟弟说的是实话，也知道弟弟把持着这么大的产业，面临着大笔周转资金的难题，可再难也比无虑的财政宽松得不知多少倍。他见弟弟还跟他抻着脖子死抗，索性抢过财务的转账支票，边填写，边训斥着弟弟，这么大的产业是我拼下来的，让给你才几天，你就敢跟我吹胡子瞪



眼睛，我是有意锤炼你，把你锻造成才，让你和我一样，叱咤风云，才让给你的，给别人干，肯定比你干得好，不信，咱就试试。

说这话时，李东胜把眼光丢在了总会计师身上。

弟弟不再坚持了，把图章往桌上一摔，赌气地说，你拿吧，别说三千万，就是三个亿也行，你回来重新当老总，我不干了，我要饭去也不当你的看家狗了。李东胜怔了下，支票上的财务章已经盖完，正想盖弟弟的法人章，他瞅了眼弟弟冒火的眼睛，犹豫了一下。他已经迈进了官场，没有了退路，必须吐唾沫是钉地落实每一个承诺，他闭上眼睛，将弟弟的法人章狠狠地盖下去。弟弟见哥哥玩真的了，操起了斧子，要和哥哥拼命。

兄弟俩都是死犟的脾气，李东胜也绝不会被斧子吓住，两个人在办公楼里叫起了板，都为钱摆出了拼命的架势。幸亏矿长们闻讯赶来，隔开了兄弟二人。

虽然心头气往上撞，李东胜还是努力克制自己，眼前这十几位矿长，都是十几年来和他一块儿打拼过来的弟兄，偌大的矿区有铅有锌有锰有钼还有铁，现在完全姓李了，没有这些肝胆相照的弟兄，怎么有他李东胜的今天。

弟弟李东明气喘吁吁地举着斧子，明确地告诉哥哥，你不是企业的主人了，你没有资格发号施令，也没有权力用谁免谁，想要威风，回你的无虑县耍去，我没必要替你填无虑县那个深坑，你想拿走支票，除非从我尸体上迈过去。

李东胜也终于明白了，他现在的身份是乞丐，只不过是个有一点儿地位的乞丐，不应该在弟弟面前颐指气使，更不该以主人的姿态出现。望着弟弟冒血的眼睛，他不再坚持了，缓缓地撕掉了那张支票，突然间给弟弟跪下了，连磕三个响头，求弟弟帮他渡过眼前的难关。

弟弟没料到哥哥会给他跪下，会说出一生中从来没说过的软话，他的心也软了下来，眼泪扑簌簌地掉，三千万啊，不是一笔小数目，把矿山挣到手，那是靠命拼来的，把矿山维护住，那也是血的代价，铁粉、钼砂、铅锌、锰铁的价格起起落落，哪一天不是提心吊胆，这还不包括矿里的事故，矿石成本的增长。就这么无声无响地把三千万砸到无虑，脑袋不是进水了吗？



可是，哥哥给他跪下了，哥哥那么硬气的人，居然给他跪下了。哥哥膝下黄金值万两啊，李东明的手软了，斧子也丢了，十几个矿长也劝李东明，给哥哥一个面子。他再舍不得那三千万也不能拒绝哥哥了。

李东明扶起了哥哥，答应了哥哥的要求，哥儿俩抱在一起，大哭了一场，陪他们哭的还有那十几位矿长。

这一个月，无虑县城有了种悄无声息的变化，商店的老板有了笑脸，银行的柜台有人排队了，农贸市场的柜台多了新品种，街上行走的人有了笑模样。当然，润滑这一切的都是那三千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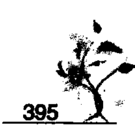
这些都与新来的县长李东胜有关，可这些与无虑的决策层似乎又没啥关系，没人因为李东胜做了这些而感激涕零，也没有影响到即将召开人代会上代表们要把他赶回去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人大主任张井泉鼓捣出来的，他发誓要把王必干选上来，把李东胜撵回去。

张井泉已经无所求了，注定在这个位置熬到退休，还怕个啥？他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局势搅乱，把水弄浑，把王必干架火上烤，把李东胜送进油锅里煎，把不肯帮助他的丁亚伯丢进水里煮，让快成了植物人的高森看看，别看你不支持我当县长，别认为我这个人大主任是个橡皮图章，我照样把无虑玩在股掌之间。

李东胜也感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危机，见到代表时的表情也不再冷峻，只是不肯低下高傲的头颅而已。现在，李东胜虽然从人们的眼神中看到了对他的惧怕，却也感受到了大家和他的距离，他与无虑像隔着一层冷漠的玻璃，可望而不可即。同时，他也感受到了，无虑到处都是冥顽不化的犟眼子，到处都是处心积虑的阴谋家，难怪前任县长弃职而逃，难怪市长方可雄割袍断义地阻止他去无虑，无虑的县长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正像王必干的腿好了一样，他的心又蠢蠢欲动了，大家已经放出风来，王必干当县长是众望所归。他多么渴望这是事实呀，当县长是他由来已久的愿望，现在机会来了，他真不想错过。这种局面，只要他想当，准能当上，到时候，谁也拿他没办法。

可是，最关键的时刻，高森又一次毋庸置疑地灭掉了王必干正在高涨的欲望。他似乎知道王必干此时的想法，不错时机地用那个秘密电话打进



王必干的手机，忠告他不许有非分之想，警告他官场上最忌讳留下把柄，你一时得势，得用下半辈子的命运埋单，甭想再翻身了，别做政治的低能儿，继续韬光养晦。

这把火灭得恰如其分，市委意识到了无虑要出问题，当天下午组织部长就来了，第一个要找谈话的就是县委书记丁亚伯，让他必须保证李东胜高票当选。丁亚伯摆出一副无奈的样子，无虑人抱成团了，高低要选自己的人当县长，我也不是本地人，斩不断那些盘根错节，没能力保李东胜当选。组织部长严厉地告诫丁亚伯，事实已经证明李东胜是很出色的县长，保李东胜是政治任务，保不住，你就辞职。

丁亚伯心里一笑，我大小也是副厅级，和你一样也是省管干部，你有啥资格免我？就算你能把我挪走，就算李东胜能够当选，这么个烈鬃野马似的县长，谁还敢来无虑和他搭班子？一旦王必干当选，即使他是地头蛇，也别忘了县长的位置是他丁亚伯默许的，日后也便于控制。有这个底牌握在手，丁亚伯才不管李东胜能不能选上呢。

组织部长谈了一个多小时，丁亚伯总算答应了尽量做通每一个代表的工作。事实上，谈话刚结束，他就乘车赶往北京的首都机场，飞得远远的，不和任何人接触。

组织部长找到了张井泉谈话，张井泉狡黠地一笑，言不由衷地说和市委保持高度一致。这让组织部长很反感，张井泉鼓捣王必干当县长，把无虑的政局搅浑了，这已经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了，矢口否认也好，阳奉阴违也罢，一旦选举出了问题，你张井泉是罪责难逃。

倒是王必干的表态让组织部长感到没有白来，王必干说，市委要是担心李东胜选不上，现在就把我调走，哪怕到最穷的市残联、文联当副职也无怨无悔，只要我在，李东胜必须高票当选，我要食言，可以把我调到任何一个地方赋闲一辈子。

开人代会的前两天，王必干的电话快被打爆了，代表们向他表忠心，这一票非他莫选。王必干气得直骂，你们都是猪脑子，这是置我于不义，拿钝刀子杀我，你们真的想帮我，必须把李东胜选上来，李东胜落选，我他妈的就是掉进火坑里了，市里肯定会把我调走，让我一辈子也爬不上来，这



是政治，在中国，不懂政治，就是最大的傻瓜。我求求你们了，千万别做蠢事，千万别毁了我今后的仕途，给我留下完整的人格吧，别用这种方式整我了。

王必干不容置疑的态度，总算浇灭了一颗颗蠢蠢欲动的心。

选举的日子终于到了，李东胜貌似平静，心里免不了上下打鼓。他看到，张井泉用眼角瞄着他，丁亚伯昏昏欲睡，王必干眼睛雪亮地盯着每一个人，这一切都是要把他赶回去的征兆。他的眼睛追随着每一张走到投票箱的脸，他们的表情貌似庄重，实为冰冷，都像是充满敌意。

李东胜的手不由自主地紧按着主席台上的桌子。

王必干的眼睛看到了这个细节，他感觉到了再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便把他雪亮的眼睛收回，把信任的眼光投给李东胜。

唱票的结果王必干早就心中有数了，可真的把票唱出来，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李东胜几乎没有丢掉几票，轻松地取消了县长前面的代字，就连张井泉也没敢投反对票，原因是画票时李东胜的眼光鹰一般叼住了他的手。

李东胜很平静地站起来，向大家鞠躬，表示感谢。随后，走向发言席的途中，他停在王必干身旁，不顾县委书记丁亚伯和人大主任张井泉紧盯着的眼神，伸出手去，紧紧地和王必干握了下手。他向所有的人发出了信号，与王必干结成同盟了，不怕得罪任何人。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李东胜身上，选举的结果尘埃落定，一片云彩也就散了。剩下的选举程序虽说简单，可简单里面却不那么简单，选举在不该出问题的地方，还是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公安局长孟大彪身上，增补他副县长的票数居然没有过半。公安局长都要兼副县长，这是惯例，人大的选举不过是例行公事。这也是李东胜不能像免教育局长那样免掉前任公安局长的原因。再次补选，票数依然如故，只能作罢了。好在孟大彪讲哥儿们义气，又不影响他副县的级别，没有甩袖子回市局，照例留在无虑当他的公安局长。

李东胜当然不知道，这一步一步眼花缭乱的棋都是谁布下的。

5

真是按倒了葫芦起了瓢，刚刚让老师们安定下来，乡镇却接二连三地拱事，而且都像老师那样，围堵县政府，只不过他们比老师粗声大气，比老师杂乱无章。

前些年，乡镇财税包干，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老是上项目，亏得个一塌糊涂，有些乡镇连续欠了机关干部三年的工资。虽说现在乡镇干部工资统筹了，可陈欠的工资没人管了，新的工资县里还经常欠。看到给老师们补完了工资，乡镇干部就眼红了，才不管你县财政怎么难呢，谁都不是后娘养的，老师咋了，一样的河不能冻出两样的冰。

于是，乡镇干部们你方唱罢我登场，轮番围堵县政府。

信访局长来劝，不好使，副县长来了，没有用，常务副县长王必干到了，没有钱，屁用不顶，他们只和新县长李东胜对话，李县长有能耐，有办法，有招儿弄来钱。

李东胜引而不发，憋了几天，终于憋出了主意。反正那些乡镇烂得一团糟了，反正那些乡镇长有和没有没啥差别了，反正乡镇干部对他们一腔怨仇，他正好借题发挥，杯酒释兵权也好，挥刀硬削蕃也罢，反正要整治一批乡镇长了。他索性来到政府后楼的礼堂，把所有的上访者都请进来，他要独自一人坐在主席台上，面对面地直接解答问题。

孟大彪按照李东胜的指示，安排警察，把围堵在外面的乡镇干部全部请进礼堂。

孟大彪真有气势，警察个个钢盔警棍，步伐整齐，不容置疑地将乡镇干部往礼堂里请。乡镇干部们刚才还在喧闹着到处找县长，立马被这阵势压住了，头脑活泛的，溜之大吉了，腿脚灵便的，钻进了别人的办公室，剩下的人全被带进了后楼的礼堂。他们忐忑不安地坐下来，心有余悸地左顾右盼，眼角瞟着守在门口神气十足的警察，显出了拘谨与不安。他们以为李县长要动用铁的手腕收拾他们，又一看台上坐着的李东胜一副和颜悦色，没有一点儿杀气，这才把心放在肚子里。

乡镇干部散惯了，不怕吵不怕闹，就怕开会，天天和农民打交道，吵嘴就是他们的工作，规规矩矩地坐下开会，却不适应了，光张嘴，不知说些



啥。李东胜问了好几句,派个代表来说话,居然没人站起来。李东胜突然点了个名字,让那个人上来,被点名字的人吓了一跳,根本没有想到新县长居然知道他。

乡镇干部们结结巴巴地说完了上访的理由,李东胜一条一条地往下记。下面的说法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只有一个字,钱。

李东胜收起了笔和本,不就是这么一点儿事儿吗?三天后给你们答复。

上访者被李东胜心平气和地送走了,县政府的办公楼终于安静下来。可李东胜却不想安静,他要不停地搅,把无虑这潭死水搅活了,让每个人都像鱼一样动起来。他记得经济学家把这个叫鲇鱼效应,他就想当那条大鲇鱼,搅掉惰性,搅断安逸,搅碎陋习,搅开他们瞎折腾的遮羞布,让这些乡镇长们为他们过去的债台高筑付出代价。

现在,轮到李东胜折腾他们了。

李东胜把这些乡镇长们找上来,一一谈话,问他们能不能三天内把任期内的债务全部还清?乡镇长们立刻龇牙咧嘴,抓耳挠腮,满脸都是放在油锅里的表情。在无虑,谈哥儿们谈义气谈女人谈投机取巧谈钻营蒙骗,都没关系,千万别谈钱,谈钱就是要命。乡镇长们以种种理由推卸责任,好像这些债务与他们无关。李东胜冷眼观看着他们的表演,尽管他很生气,但他依然克制着,只是坚决地逼迫他们回答,能或不能。乡镇长们谁也不肯说能,能的代价是钱,有人任上欠下了上千万,少的也有十几万,他们谁能像李东胜那样财大气粗,拿自己的钱往公家里堵窟窿?

谈话陷入了僵局,李东胜也不逼他们了,把打印好了的辞职信甩给他们,让他们在上面签字,自己选个局,当调研员去吧。乡镇长们一个个都是老油条,哪能睁着眼睛丢官,一个劲儿地把辞职信往李东胜手里推,擦去额头上的汗,嘴里答应着三天内筹足款项,急着溜出李县长的办公室。

晚上,他们找出一个不能回绝的理由,约出了县委书记丁亚伯,愁眉苦脸地诉苦,称李东胜根本不拿县委任命的领导干部当回事儿,说免就免,说辞就辞,这样下去,无虑县不成了他家的天下。

丁亚伯虽然闭目养神,一言不发,他能坐在这儿,就已经表明了情感上和他们是相通的,只是自有苦衷,难以诉说。这些乡镇长都是他派下去

的，在乡下苦奔苦熬了好几年，有的把头发熬白了，媳妇熬丢了，今天抓项目，明天搞引资，就为那么点儿税源，快累死了，可到穷乡僻壤去投资的，不是项目差就是假投资，赚钱是一步一登天，赔钱却是坐滑梯打出溜，交一点学费，那是难免的，就因欠下点儿债，一棍子打死了，值得吗？可是书记碰头会上，李东胜已经叫板了，乡镇的那堆屎债，谁的屁股谁揩，谁不想揩，我就开谁。

李东胜之所以如此叫嚣，是因为他从市里请来了上方宝剑，允许尝试招聘项目乡镇长，彻底摆脱贫困乡镇财政危机，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谁能把那堆烂账弄干净了，谁能让乡镇运行到新的财政体制下，就用谁。

现在，丁亚伯不得不在下属面前露出了软弱，并且软弱得无可救药。丁亚伯之所以示弱，不是他真的软弱，他是不想引火烧身。你想想，李东胜正在为乡镇的起死回生奋不顾身，正在为笼络那些拿不到工资的乡镇干部不惜代价呢，这时候他向乡镇长妥协了，不就等于在李东胜的背后捅刀子吗？就凭李东胜的性格，怎肯罢休？退一万步说，就算李东胜偃旗息鼓，不和他斗了，把乡镇那些烂狗屎往他这个县委书记身上一推，还不把他揉搓碎了？那样的话，他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超脱了。

所以，丁亚伯必须忍着肚子疼。

不过，丁亚伯对大权旁落还是心有不甘，他知道，这个矿山企业老板出身的县长，还用商场就是战场那一套呢，不懂得游刃有余，不懂得中庸之道，更不懂得官场的潜规则，只知道自己有权，牛不喝水强按头，不会培养人脉，等砍完了三板斧，就该知道啥叫众叛亲离了。

乡镇长们得不到丁亚伯的支持，也没讨到书记对他们的安慰，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也明白了他们的位置岌岌可危，有的到处筹款，想辙自救，有的哭天抹泪，求助无门，有的立刻妥协，寻找出路，有的干脆硬挺着，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愿意咋的就咋的。

李东胜不会给乡镇长们喘息的机会，三天一过，马不停蹄地派兵遣将了。他招募到无虑的第一批干将，都是他的子弟兵——来自于老山矿区的矿长们。那一天，他放弃了轿车，坐上一辆中巴，带着矿长们向着道路崎岖的穷困乡镇出发了。



车里坐着的这些大老爷们儿，个个是脸色黝黑，那是放炮的烟熏的，是矿石的颜色染的，是露天选矿的日头晒的。多年来，他们一直鞍前马后地为李东胜效力。现在，国际有色金属价格一路下跌，矿山没有从前那股红火劲儿了，想不亏本，必须放弃品位不很高的矿石，于是，矿长们闲得难受。李东胜把他们弄出来，就是让他们花个几十万，过把乡长瘾，花个百八十万，过把镇长瘾。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彻底地改变他们的身份，变成受人尊敬的国家公务员。

事先，李东胜把各乡镇的资料都发给了矿长们，让他们自己选择“嫁”到哪儿。每到一处，矿长们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大谈一番改变乡镇面貌的种种蓝图，听得乡镇的人大代表们心惊肉跳，心驰神往，一张张沾着眼泪或者是鼻涕的选票就这样投了上来。

矿长们向乡镇长的角色转变倒是很快，都是管人嘛，能有啥本质区别，快被钱憋疯了的乡镇干部，终于尝到了有钱的滋味，被新上任的乡镇长使用得团团转。

李东胜就是用这种方式，逐渐完成了他在无虑县的“位内政变”，乡下的四梁八柱搭得结结实实了，对于一个农业县，等于稳定了一大半的天下，下一步，他会把县里的局长们来个大换血，想保住或者想得到个好位置，想在仕途有进步，那就把小蹄子给我扬起来，起早贪黑地给我干活，甭想像过去那样，懒得屁眼儿生蛆了，别人都没办法。

下边都动起来了，四大班子可咋办？你李东胜再能，也不能挥着鞭子打与你级别相差无几的县级领导干部吧。于是，他便想出了另一个招法，迫使丁书记没完没了地搞中心组学习，既然无法换人，那就勤换脑筋吧。不过，他自己却不去换脑筋，因为讲课的教授都是他请的，他曾读过在职研究生，那些人都当过他的老师。他不但自己不去听，还把常务副县长王必干拐走了，去忙政府的公务。

丁亚伯怎肯受这种污辱，基本上不去主持中心组的学习，除非李东胜也肯把屁股坐下来。实在没事儿干，他就以考察为名，周游列国，有时还捎带着让人大和政协的副职陪他，反正你李县长会赚钱，我就不愁把钱花出去，学习的事儿让宣传部长和党校校长研究去吧。

李东胜呢，不怕丁亚伯花钱，只要他不搅局，走遍全世界他也供得起。

这段日子,李东胜很有成就感,有时,在乘车的间隙,他就想,古时候,无虑只有一个县令,照样把全县治理得井井有条,现在也未尝不可,一个人抵上四个班子没问题,他完全可以把他们当成花架子,顶多再添个县丞和一个捕头,也就是现在的王必干和孟大彪。

矿长们当了乡镇长,热血沸腾地张罗着,发工资搞福利,出手阔绰装点着办公环境,乡镇政府的大院立刻人丁兴旺起来,局势骤然大变,乡镇这盘死棋,用招聘“项目乡镇长”的招法彻底地救活了。原先满县城街谈巷议允许买卖乡镇长的话题,渐渐地淡出了大家的业余生活,好像这也没啥大不了的,有本事自己也多赚几个钱,照样能成个红顶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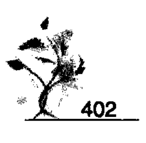
局面越来越有利于李东胜了,就连阴阳怪气的人大主任张井泉也收敛了。谋划选掉李东胜的事情未能如愿以后,张井泉像遭到了一场猝不及防的秋霜,他原以为县人大代表们会听他的,他会和王必干放弃前嫌,结成类似于三国的孙吴联盟,会让李东胜夹着尾巴滚回去,可见钱眼开的无虑人已经学会了见利忘义,容忍了“外国秧”李东胜在无虑称王称霸了。张井泉彻底地老实了,想一想,选举那天,他连自己都出卖了,还能怨谁呢?

至于王必干,更是让李东胜高兴,这个地头蛇恨不得把尾巴剁下来,扔了,服服帖帖地守着自己那一摊事儿,一句话也不多问,一件多余的事儿也不掺和,无论哪种场合,对他的决策从未发出异议。

李东胜觉得,打基础的难关终于过去了,下一步,就该谋发展了。无虑县穷就穷在没有主导产业,今年种植业明年养殖业后年又是农产品加工业,总是摇摆不定。现在,他只抓一项产业,那就是矿产品加工业,无工不富嘛。他要把矿业集团的金属冶炼企业迁至无虑,那样,每年会给无虑增加一个多亿的税收。一个多亿,对于无虑,已经是天文数字了。用不了两年,就能还清借给无虑县的三千万了。他觉得,这个“还”字挺有意思,就像自己把左挎兜里的钱挪到了右挎兜,左右都是自己的,还在乎还与不还吗?等到财税的收入有了结余,全县的钱不都由他支配着怎么花吗?

他已经把无虑当成了自己的家。

弟弟开始的时候不同意搬迁冶炼企业,所谓的搬迁,其实就是重建,锰钢也好,铝铁也罢,就近在矿区加工,得省多少运费,降多少成本。可弟



弟的小胳膊又一次没有拧过哥哥的大腿，哥哥再一次给弟弟拍板了，哥哥说，趁着有色金属行业不景气，正是企业升级换代的好机会，能用很低的成本，做许多高峰期不敢做的事情，错过了就不再来了。

凭着哥哥二十年来在起起落落的商战中屡战屡胜的经验，李东明认定了哥哥这次投资计划准是错不了，就这样，弟弟开始了新建冶炼企业的奔波。没多久，规划设计方案就完成了，一个上档次、上规模的新型冶炼企业就要落户无虑了。

王必干被李东胜指派，一心一意地抓这个项目。

现在开工的冶炼企业，仅仅是第一家，可整体的规划却是现在开工的十几倍，李东胜称这里为无虑县的城西工业园区，凭着他在全国有色金属行业的声望，以及他交下的众多铁哥儿们，他足可以把他们引进到工业园区来，到时候，无虑必将成为全国有色金属的加工基地。他首先把自己家的冶炼企业落户在这里，不过是筑巢引凤而已，他考虑得更多的是涉及无虑千秋万代的大事业，是无虑人世世代代的福祉所在。

这么大的事情，李东胜只能把它交给既能干又没怨言还能摆平四方的坐地虎王必干。

当了县长的李东胜，老板的习气却一丝不改，做事儿猴屁股着火一样急。无虑县有色金属冶炼集团的筹备班子刚刚形成，厂址刚刚选定，李东胜就急不可待地开工了，他称这个为先有后嫁。也难怪，从立项到征地再到环保评估，一个项目不跑个一年半载，盖上两三百个公章，还能饶了你。既成事实了，谁都没办法，只能顺水推舟，手续和工程一块儿来。

那是一片河滩地，这些年天太旱，水太少，河流窄了，河滩就宽了。冶炼集团就选在了这个离县城不很远，又不缺少水源，交通也挺便利的地方。王必干撇下了办公室，一头扎进了指挥部，现场监督施工。

挖掘机、装载机、重型卡车弄得满工地轰鸣作响，满天空尘土飞扬，噪音让王必干无法听到手机的铃声，直到坐到车里往县城返，他才看到手机里有一堆未接电话。好在重要的事情有人会打他司机的电话，一些电话接与不接，都不会误事儿。在众多的未接电话中，他发现了大郑的号码，大郑一般情况下不给他打电话，更不会和他的秘书与司机接触，除非高老爷子有交代。

这么多年来，两个人的接触多少有一点儿像隐秘战线地下党的接头。

除了未接电话，还有几条没查看的短信，王必干逐条查看着。当一个号码映入他的眼帘时，他的心猛然一惊，这个号码熟悉而又陌生，这是高老爷子的秘密电话，除了那次选举，从来没和他联系过，高森老爷子在短信里只留下四个字：好事多磨。看来，老爷子想出了办法，要伸手了。

6

按理说，河滩荒地，离县城又不很近，每亩补偿五万块，不少了，百亩荒滩卖出五百万，在无虑可谓破天荒。平均下来，每户能分上二三万块，该是天上掉馅饼了。可是，不知从哪儿吹来的风，说地卖贱了，贱得等于白给了人家。庄户人家的饭碗是土地，地没了钱得给到位，你当县长的更应该给钱了，反正咱们是光脚的，还怕他穿鞋的，这个亏不能吃。

这种情绪在村里你染我我染他，迅速地被传染成群情激愤了。于是，村里人集体反悔了，每亩地必须增加到十万块，否则别想施工。于是，他们不分老幼，不分男女，相互簇拥着来到工地，将几个出入口团团围住，不让工程车出入，不让施工人员进入现场。孩子们扔着石头，砸碎了车辆的风挡玻璃，奶孩子的妇女追赶着王必干，毫无羞怯地亮出乳头，让县政府为他们的子孙着想。

王必干貌似愤怒异常，嘴里不断地指责村民无理取闹，脚下却是无动于衷，不去采取任何强硬的措施。若是在以前，他早就连吼带骂地把乡里的党政一把手拎到现场，责令揪出几个带头闹事的，弄到公安局蹲它个二十四小时，再追加千八百块钱的治安罚款，这事儿就树倒猢狲散了。有了高老爷子那句话，他就不急了，磨吧，他有时间和所有的麻烦事儿磨下去。

李东胜没有时间磨呀，时间就是效益，时间就是生命，近亿元的投资，无论是家族的利益，还是自己的政绩，他都耗不起。围堵从乡下蔓延到县城，从利益相关的人群蔓延到县城里的社会闲散人员，有人传言，冶炼是高污染的行业，厂子建在县城的上游，会污染县城的水源，污染周围十几公里的空气，无虑的税收上来了，无虑人的生命没保障了，你李东胜赚完钱，拍拍屁股就走了，无虑的子子孙孙怎么办？



一时间，县政府门前大市场般堆满了上访的人。

本来是一片好心，想彻底摘掉无虑的穷帽子，可无虑人不知犯了哪根神经，高低和李东胜较劲儿。如果单纯的官场较量，李东胜不怕，他有办法搞活县里的财政，有铁的手腕维护自己的权威。可是，对付平头百姓，他却像掉进了汪洋大海里，摸不着令人致命的撒手锏，找不到攻击自己的对手，抓不住能够让他安身的舢板，不拼力挣扎，随时会被淹没。难怪古时候的皇帝发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感慨，老百姓才不顾你县里经济和财政收入呢，他们靠的是土里刨食，靠的是外出打工，县里搞成啥屌样儿，和他们没关系，他们要的是现得利，动我家一根草，你也得交钱。

好在李东胜不是皇帝，也许不会在无虑停泊得很久，不等翻船，就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不管是谁，他必须筑起厚重的大坝，压制住这股逆流，起码现在让自己稳稳地立足在无虑。于是，公安局长孟大彪临危受命，亲自披挂上阵，带出全局的干警，突然出现在工地，将闹事的人们团团围住。

孟大彪眼里只有李东胜，根本不理会坚守在现场的王必干，也不向王必干请示，公安有公安的职权，他立马下令抓人，塞进警车分头审讯，快刀斩乱麻地揪出了十几个挑头儿的人，押回县城。孟大彪之所以对无虑县的任何人都视而不见，还记着那次补选副县长的仇呢，虽然兼不兼副县长对他没有啥影响，却让他在无虑丢尽了脸，他连王必干也不原谅，假如王必干对他像对李东胜那样，在代表中间喊圆了必须高票当选，他也不至于灰头土脸地落选了。

王必干不在乎孟大彪对他啥态度，他很悠闲地当着观众，可他又不是普通的观众，他的眼里有活儿，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他要从现象中追寻本质。不经意中，他发现，警察的队伍中少了一个常见的身影，以前，处理重大突发事件，少不了刑警队长大郑冲锋在前，这次，咋不见他了呢？这个疑问一闪即过，却印在了他的心里，有机会，他要问一问，到底是咋回事儿？

村里人见警察动了真格的，抛下被抓的十几个人，一哄而散地跑回了村里，警察也随之撤了回去，工地恢复了从前的车水马龙。孟大彪担心村里人卷土重来，又协调来了武警，日夜看守在施工现场，一方面防止村民再来围攻施工现场，另一方面防止建筑材料被盗。王必干依旧在工地坐镇

指挥,协调各种繁杂事务。看起来,他忙忙碌碌的,一副不可开交的样子,实际上却绕过了各种复杂的矛盾,专抓小的事情,诸如运输的车队轧了谁家的地头子,轧坏了哪一段柏油路,施工队伍和甲方代表在质量原料进度上喋喋不休地争吵。许多没完没了的磨牙,是双方心照不宣的正事儿,就是把王必干拴在这些小事儿上。比如这次土地争端,他好像在风暴的中间,实际上却安全地躲藏在风暴中,无论台风如何猛烈,都会绕开他,在他周边旋转。

王必干感觉到了自己身在漩涡之中,却又置身于漩涡之外的美妙。

村里人并没有被吓唬住,反倒更来劲儿了,有人挨家挨户地集资,补贴被抓进去的那些人家的生活,有人到处串联,要救人要利益要补偿要上访,要县长登门赔礼道歉。有些人上书献言,要求下马冶炼企业。还有好几伙人到市里到省里上访,要留住无虑的碧水蓝天。本来市里的国土局、环保局、计划委、矿管办、河务局、电业局等等部门没想来干涉,一旦事情成了政府行为,有毛病也用不着去追究,马马虎虎过去就算了,别看人家现在是县长,过几年没准就成了管你的市长,没事儿别去瞎惹祸。可是,有人非要把天捅个窟窿,事情的性质就变了,谁也不去担当枉法的罪名,于是,他们都来了,今天要你的完整手续,明天要你的评估报告,后天要你的整改方案,局长们原来都是满口答应了李东胜,现在都缄口不言了,小鬼们下来调查时,一副公事公办的脸。李东胜的面前堆满了麻烦,他忙得焦头烂额,他只感觉到这些事情一齐涌来,有些不大对劲儿,却理不清头绪。

李东胜疲于奔命,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想这些事情的蹊跷,更没有意识到这一环扣一环层出不穷的麻烦,是一个接一个眼花缭乱的连环套,就像九段高手和初级选手博弈,人家在落下第一枚棋子的时候,已经把全局谋划好了。而他呢,眼里只顾拔掉几枚碍眼的弃子,为局部的小胜而沾沾自喜,浑然不觉能够做活的眼位正被慢慢地蚕食,更不知道自己布下的满盘棋子居然是接不回的死棋。

越是这样,李东胜越来劲儿,他上来了倔脾气,找市长找省长,力陈利害,不管谁反对,谁在暗中搅浑水,他都不在乎,高低要把冶炼集团矗立在无虑,高低要在城西开辟出一个工业园区。



市政府专门为无虑的城西有色金属工业园区发了个会议纪要，市长方可雄亲自主持，要求所有部门无条件支持，这是落实省政府的决定，谁再敢阻拦，最轻的是免职。又是一把上方宝剑，看样子谁想在无虑给李东胜出点难题，都会被斩得体无完肤。闹事乡镇的党政一把手最先尝到了上方宝剑的锋利，双双被调走，虽说闹事与他俩无关，领导不得力也是过错，李东胜不可能让他俩在城西工业园区这棵大树下乘凉。

至于丁亚伯，方可雄在没人的时候旁敲侧击了一下，别因小失大，早点从无虑的泥淖中拔出来吧。那意思在暗示他，有可能让他提前回市里。丁亚伯心里一震，这确实是个好消息，他也不愿意窝在无虑退休，提前回市里，意味着方可雄给李东胜摆好了步，急着要自己的位置，意味着他的职务由虚的副地市级落到实的副地市了，起码能弄上个市人大的副主任，住进地市级领导干部的别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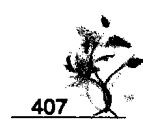
丁亚伯连忙表态，为无虑的未来赴汤蹈火。

形势立刻发生了逆转，反对的声音蔫了，外面的麻烦少了，施工的进度快了。当然，市政府的一张纸不可能有这么大魔力，丁亚伯雷声大雨点儿稀，作用也不是那么明显，王必干没把好事磨下去，是重要的原因。现场督阵这段日子，王必干思考了许多，心情也特别复杂，没当上县长固然难受，可是，当上了县长就能比李东胜干得好吗？他完全是在官场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不可能像李东胜那样毫不顾忌地大破大立。他会是个受人尊重的县长，左右逢源的县长，敢作敢当的县长，可他有多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像李东胜那样，玩儿似的拿出几千万，摆脱掉财政捉襟见肘的窘境。

基于这种想法，王必干真正地忙碌起来，是那种实打实不掺假的忙碌，也等于把李东胜从焦头烂额中解脱了出来。李东胜把唱红脸的角色也安排给了他，让他到村里人品好或者是生活困难的人家中去走访，看一看他们家中有没有能当工人的小伙子。

王必干就这样一户一户地走下去，挑选出了三四十个品行端正的小伙子，送到了外面的大型冶炼企业去培训。于是，村里人立刻出现了分化，反对和支持李东胜的形成了两股势力，那些工人的家属成了李东胜的铁杆捍卫者。

种种迹象表明，王必干已经表现出了就此罢手，心甘情愿地臣服，让



冶炼集团早一点建完投产,让城西工业园区早一点建成。大郑的电话不失时机地追了过来,坚决反对他的犹豫与妥协,忠告着他,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对敌人的仁慈,无异于自杀,你王必干不再是你自己了,你是无虑的王必干,你不想干也不行,无虑人必须拥有自己的县长。

王必干感慨万分，人家把身家性命都舍在咱们无虑了，我看就算了吧,我有耐心等,等到李东胜提拔了或调走了,我再接班。

大郑骂了他一句,糊涂,老爷子的苦心你还没懂吗?人家四梁八柱一稳,你一分钱都不值了,无虑也永远不再是无虑人的无虑了,你不是孟大彪,别做美梦了。

王必干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李东胜不断地铲除无虑的势力,却从没想过,自己最终也会成为被铲除的对象,还是老爷子深谋远虑,突然把水搅浑,让李东胜自顾不暇,原来也是保护自己呀。他忙向大郑说,懂了,又追问大郑,你最近神龙见首不见尾,忙啥呢?大郑只说了句,大事儿,就把电话撂了。

毕竟是大郑传过来的话，王必干非常想听到老爷子的亲自教诲,可是,老爷子却从人间蒸发了一般,无论他用何种方式联系,都不见回音。

李东胜总算从泥淖中拔出双脚,喘过一口气了,可是弟弟却来给他添堵。添堵的不是啥大事,一个女人而已。可弟弟小小的不检点,却铸成了愚蠢的大错,以至于彻底地把李东胜断送了。

投资如此巨大,尽管是名义上的法人代表,李东明不可能不来无虑。那天,李东明开着他的沙漠风暴,威风凛凛地驶入施工现场,查看工程的进展。陪着李东明来的还有一个叫美仙的女孩,那女孩可真是美若天仙,肤色白如梨花,双眸顾盼生辉,皓齿洁白如玉,身段颀长,体形凸凹有致。

真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尤物。

女孩一下车,就像废墟里突然挺立出一束鲜花,零乱的工地顿时一片灿烂,所有的大老爷们儿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目光全部投射过来。就连见多识广的王必干,也被女孩的美艳吸引住了,顾不上遮掩自己的身份,忍不住要多瞅几眼。

那一时刻,李东胜没在施工现场,可这并不妨碍他的耳聪目明,他很



快就知道弟弟挎着一个小美女来了无虑。不管怎么说，县长的位置就是消息灵通，不管好事儿坏事儿，总有人第一时间向他通报。李东胜很注重收集各种信息，想在无虑不被人欺骗，不掉进别人的圈套，必须拥有广泛而又可靠的消息来源。

听说弟弟像许多大老板一样，也有了贴身小秘，李东胜眉头紧锁，搞企业是不见硝烟的战场，一丝一毫都不能分神，精力用在了女人身上，哪儿还有心情管事儿，企业还咋往上走？他操起电话，迫不及待地唤来弟弟，劈头盖脸地一顿大骂，让弟弟赶快把这个小妖精弄走。

弟弟低着头，默不作声，对哥哥的训斥十分抵触，一副宁丢江山不丢美人的样子。李东胜用指头戳着弟弟的额头，恨不得把他糊涂的脑袋戳漏了，把他满肚子的花花肠子戳断了。弟弟开始反抗了，弟弟没有诉说美仙有多么美，只是说美仙多么多么的才华横溢，多么多么的本领非凡，多么多么的管理有方。

一听到管理有方，李东胜立刻心生疑窦，矿上的重要岗位，都是他逐一安排的，大到矿长小到安检员，都是他一一滤过的，起码是知根知底的患难弟兄，尽管他带走了一批人到无虑，可补位那些人也都是他钦点的，难道弟弟硬是给她挤个位置？没等李东胜继续追问，弟弟便得意地道出原委，他说美仙是东财的高才生，管理财务是全市少有的高手，账目做得井井有条，成本核算，压缩开支，合理避税，都是顺手拈来，前几天，我让她当了矿山的会计。

李东胜的脑袋嗡地一下子，膨胀得比月亮还大，财务是矿山上最核心的机密，至爱亲朋想做这差事，还得挑挑拣拣的呢，怎么能够让外人管。他训斥着弟弟，你也没想想，东财的高才生，天底下难得的美人儿，屈尊到民营企业，心甘情愿地当土老板的小姘，天底下哪儿有这样的傻女人？

弟弟梗着脖子喊，不是小姘，也不是外人，我要休了老婆，娶她。

李东胜伸出手，狠狠地扇了弟弟一个嘴巴。

7

夜已经很深了，李东胜呆呆地瞅着宿舍里的那盏孤灯，久久不肯入



眠。

弟弟少年时，父母双双亡故，他便长兄若父地带着弟弟，呵护着弟弟每一天的成长。他可以忍受弟弟的耍蛮，可以忍让弟弟对他的动粗，却从来没有这么狠地打过弟弟，这一次，他确实是气急了，打得弟弟眼冒金星，鼻口蹿血，直眉瞪眼地丧失了反抗能力，最终捂着脸，伤心地跑了出去。

弟弟刚走，李东胜就迫不及待地给矿山的总会计师打电话，马上检查账目，立刻查找那些不能见光的票据，该转移的转移，该销毁的销毁。李东胜知道，总会计师是个极为心细的人，在成卡车的票据中，寻找自己想要的票据，如探囊取物。

总会计师是李东胜绝对的亲信，即使不相信自己，他也要相信总会计师，总会计师就是他的总管家，上一次往无虑带乡镇长，都没舍得带来。他知道，总会计师对这件事儿多少有些想法。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当县长是他的理想，而矿山是他们兄弟二人的命脉。理想有时有可能不很理想，可命脉却是永远的命脉，说啥也不能丢。总会计师是他们家的命脉，绝不能让他离开矿山，至于以后，他会用其他方法，或者是其他方式，给总会计师一个满意的说法。

半个时辰过后，总会计师打回电话，声音有些哆嗦，他说，有几张打点上边的重要票据被人撕去了。

这些都是陈年旧账，应该老老实实睡在铁皮卷柜中，与现在的生产经营销售毫无瓜葛，只是没过保存年限，税务部门不让销毁罢了。要不是心怀鬼胎，谁会去翻这堆废纸？要不是别有用心，谁又会对那几张过期的票据感兴趣？能接触到这些票据的，除了总会计师，只剩下那个叫美仙的狐狸精了，这个女人，接手财务没几天，咋就能从浩如烟海的票据中找到至关重要的那几张呢？这肯定不是个孤立的事情，肯定有一伙人配合她，把矿山重要时期的重大决策掌握得一清二楚，才去有选择地准确无误地摸到了那段日子的票据。

李东胜后悔不迭，埋怨着总会计师，为啥不把这样的大事告诉他。总会计师讪讪地说，那是二老板的心尖儿，告诉了你，二老板得把我生吃了，再说了，只是让她管管账而已，又没让她碰钱，能会出现啥问题？李东胜恨恨地说，别以为钱是万能的，这世上的许多事儿，比钱还重要。



虽说才几张票据，却也是笔可观的数目，如果发现得更多，麻烦就更大了。李东胜不再顾忌什么了，刻不容缓地请求孟大彪支援，马上控制住美仙这个小妖精，查清她的来龙去脉，追回被窃走的票据。

孟大彪一秒钟都没耽搁，跑下楼，驾起车，大鸣着警笛，沿着李东明赶往矿山的路，穷追不舍。一直追到快进了矿区，才逮住了李东明的车尾巴，他明确无误地发现了美仙就在车里头，才熄了警灯，停了警笛，打电话调集警力，把美仙的行踪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随后，他马上安排几名亲信，进行外围排查，他要抠出美仙所有的底细。

急不可待地与总会计师和孟大彪通完电话的时候，天还亮着，没有黑下来，可李东胜却总有天要黑下来的感觉，抬头望向窗外，那轮快要落下的大日，日食了般，是个镶了金边的黑太阳。李东胜闭上了眼睛，觉得自己格外的疲惫，他逼迫着自己躺下来。这段日子，他忙得一团糟，脑袋也快成了糨糊，没有认真梳理自己的思绪。他把一腔热血全投给无虑了，所有的决策都为了无虑的发展，像供养爹妈一样，哺育着无虑的老百姓，彻头彻尾地公而忘私了。可是，他依然没有喂饱无虑的人，还是有人心黑如铁，高低置他于死地。

屋里的那盏灯始终陪着他思考，一直思考到天亮，他也没想明白。

到底是老警察，到底是推心置腹的铁哥儿们，不消几个时辰，孟大彪就弄明白了美仙的来路，就连美仙初中时的初夜给了谁都没跑出他的手心。和所有的风尘女子一样，美仙是个假名儿，她不过是省城某所财校的中专生，眼见得就业无望，在歌厅等娱乐场所放纵地发泄了几回，就身不由己地委身给了有头有脸的企业主，轮到李东明，她已经服侍过六个男人了。

孟大彪以涉毒的名义，秘密拘捕了美仙，并以此为突破口，逼她交出撕下来的那几张票据，换取她今后的自由。

美仙对贩毒供认不讳，却矢口否认动过账目，扯下过票据。孟大彪动用了所有的审讯技巧，甚至把她留在那几份票据前后页的指纹样本都给她看了，依然没有撬开她的嘴。不过是几张纸吗？即使是认了，也没啥罪过，这个女人连贩毒都认了，咋就不肯承认撕下了几张票据呢？这里面暗



藏着什么玄机?

警察搜过了美仙的住所,一无所获。从电信公司调出了她的全部通话记录,挨个核实与她通话人的身份,她的电话不很多,除了李东明,多数电话无法查证主人的真实身份,其中有一个手机的通话频率非常高,高得几乎抵上了李东明,而且通话的时间也不短。对于无所事事身边又不缺男人的美仙来说,反反复复地老打一个电话,实属异常,这里面不是谋划着啥事情,就是遇到了不能告人的难缠事儿。美仙不肯说,那就证明这事儿里藏着的人,比让她坐牢还可怕。

有谁会有这么大的威慑力,让一个连自己都出卖的女人守口如瓶,孟大彪高低要挖出躲在幕后的这个人。他动用了技术手段,全天候地监控那部电话。可监控的结果却是泥牛人海,那部手机无声无息,仿佛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假如对方把卡插在手机里,处在关机状态,他也有办法寻找到突破口,可见对方反侦察的手段已经是炉火纯青了,甚至比警察还高一筹。

尽管如此,孟大彪还是抓到了一些破绽,监控到了与美仙通过话的手机,逐一地摸查出那部手机的持有者,又找到了这人身上固有的规律。虽说这人用的都是假名字和假身份,却也暴露出了他来自于无虑,是被矿山招录不久的员工。他们在通话中时常提起一个叫黑猫的人,他们所有的行动,都与黑猫的指示有关,但他们却谁也没有和黑猫见过面。

黑猫是谁? 孟大彪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这个叫黑猫的人,防范得这么严谨,对美仙威慑得又那么到位,除了警察谁能有这么大的本事? 难道说对手就是警察? 对于别人来说,那几张纸就是废纸,对于感兴趣的人来说,那可是天大的宝贝了,拿它做文章,足可以让李东胜身败名裂,谁最想以此借题发挥,当然是无虑人了,执行者呢,有可能就是无虑的警察。孟大彪的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人影,那就是刑警队长大郑,好长一段日子了,大郑以侦破命案为由,经常神神秘秘地看不到身影,一走就是好几天,可命案却毫无进展,他曾用疑惑的眼光看过大郑,一个老刑警,再无能也能抓到一些蛛丝马迹,大郑怎么会一无所获呢,除非他没把心思放在命案上。

这么一想,孟大彪有主意了,他决定就拿大郑诈一把美仙。



孟大彪把一张放大的大郑照片突然横陈在美仙的眼前，美仙猝不及防，眼球突然哆嗦了几下，疑惑地看一眼孟大彪。人的嘴可以撒谎，身体也可以撒谎，可是人的眼睛却藏不住谎。虽说美仙那个惊慌的眼神稍纵即逝，却没有躲过孟大彪犀利的目光，毫无疑问，美仙的眼神已经把大郑出卖了。

无须再问了，又不是办案，铁证如山屁用不顶。孟大彪转身就走，不想耽搁片刻，现在的时间，如同射出的子弹了，晚抢一步，就会被人家击中要害。那个致命的东西，就是那几张票据，票据不毁，就是李东胜的祸根，轻则被人要挟，重则身败名裂。那种无法设想的后果，是李东胜和他孟大彪无论如何也不能承受的。

李东胜接到孟大彪的电话，半晌沉默不语，他觉得脑袋像顶了座泰山。尽管孟大彪在电话里再三强调，这只是猜测，可是直觉有可能最接近本质。李东胜无法相信，大郑会有如此的本事，居然跳出无虑县，带着一伙人，潜伏到矿区，孙悟空一般钻进他的肚子里去作妖，大海捞针般抓住了他唯一的软肋，搅得他肝肠寸断，心急如焚，痛不欲生。

从矿山到无虑县，起码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李东胜知道孟大彪正在往回赶，他也探听到了大郑刚刚回到了刑警队。他已经等不得了，两个小时，能发走多少封信？能把他行贿的证据传播有多远？谁也说不清楚，高科技的时代，鼠标一点，传遍世界。他必须马上把要命的东西追回来。

孟大彪已经发出了指令，让大郑到公安局后楼接待室待命，一起研究一桩命案的侦破。事实上，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手段，把大郑调动到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大郑果然不晓得美仙落入了孟大彪的手里，很规矩地等在了接待室。后楼虽然也在公安局的院里，却是个相对独立的小楼，局机关的人很少有人踏进那栋楼，那里基本上是孟大彪的生活区。能在这里召见，似乎是孟大彪对大郑格外的重视，其实是变相地控制住了大郑，因为这里没有闲杂的眼睛。

李东胜不是对孟大彪的周密安排不放心，而是对大郑放心不下，担心大郑等得不耐烦，或者有所警觉，逃离接待室，把这件事捅到外面去，那样的话，一切都麻烦了。他指示几个从矿山带来的铁哥儿们，不论采取啥办

法，必须把大郑单独骗出来，他要亲自会一会大郑，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收回那几张票据。

心腹们果然手段高超，趁着夜色，飞檐走壁，潜入到公安局后楼接待室，用迷魂药把大郑弄蒙。然后，若无其事地把警车开进来，将大郑劫出公安局，劫到了远离县城的一座隐秘的房子里。李东胜赶到时，大郑刚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愣愣地瞅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大郑被牢牢地绑在一张木板床上，想动都动弹不得。大郑的身体魁梧得像头牛，不这么处置，有可能他们几个都弄不过他。

李东胜开诚布公地对大郑说，开价吧，你究竟想要多少？

大郑冷笑了一声，他知道，他和孟大彪都是搞刑侦的出身，既然能把线索查到他身上，所有的事情都心照不宣了，于是，他便坦率地说，我一不要钱，二不要权，三不要女人，就要你滚出无虑，搞你的矿山，办你的实业，咱们今后井水不犯河水。

李东胜还以冷笑，他说，你们把一个县弄得一团糟，是我让无虑起死回生，你们居然这样对待我，不择手段地抓我的把柄，我要是屈服了，无虑的人民就要遭殃了。

大郑嘲笑着说，别把自己看得太高，这个地球没谁都照样转，我看在你像个男人，看你没祸害无虑的面子上，才没想动你，否则，你早跟着纪检委走了，现在我给你一个体面的台阶，见好就收吧，回去当老板，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李东胜愤怒了，他不允许大郑这个魔鬼称他为鬼，他要狠狠地教训大郑，让大郑知道搞阴谋诡计的下场，知道整他李东胜县长，就是整无虑县的经济，整无虑人的饭碗。李东胜拿过一个塑料袋，套在了大郑的脑袋上，让大郑也尝一尝请君入瓮的滋味。

大郑是个百炼成钢的人，大郑也是个耐力超群的人，更是两肋插刀的人，不管塑料袋套得有多么紧，不管自己怎么喘不上气来，也不管闷得有多难受，脸憋得有多紫，坚决不说那几张票据的去处。每逢塑料袋从他头上摘下来，他大口喘着气，等喘到缓过劲儿来，还是那句话，想要回证据，行，把县长的位置让出来。

李东胜滴血的眼睛盯着大郑，老子这么多年了，一直在刀尖上跳舞，



啥场面没经历过，想整倒我，痴人说梦去吧。李东胜把双层塑料袋套在了大郑的头上，死死地系严了他的脖子，让一丝空气也透不进去，高低要把大郑憋到点头为止。他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拧到了宁死不屈的犟种。

足足憋了一袋烟的工夫，大郑顽固的脑袋始终没有点下来。心腹们害怕了，看着李东胜气成猪肝的脸，小心翼翼地说，拿下来吧，别憋死了。李东胜说，再憋他一分钟，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然而，就这短短的一分钟，大郑的嘴真的永远也撬不开了。心腹们揭下塑料袋时，大郑的嘴大大地张着，张成了怒吼的样子，他的嘴唇青紫，眼白向上翻着，眼神成了永恒的茫然。

大郑气绝身亡了。

8

一夜之间，无虑县闹了两次地震，先是刑警队长大郑被人谋杀了，没过三个时辰，县长李东胜又涉嫌故意杀人，被刑拘了。据说，专案组长是无虑县的原公安局长，他在市局立下了军令状，二十四小时之内抓住凶手，为战友的死讨个说法。

就在满县城议论得快要翻天的时候，县委书记丁亚伯溜出县委办公楼，轻车简行，迈着蹒跚的步子，悄悄地来到了原人大主任高森的家。两个两鬓斑白的人双目对视了一下，高森便把眼帘撂下了，遮掩住了眼里智慧的光芒。

丁亚伯拍着高森的肩头说，老伙计，别装了，狐狸的尾巴藏不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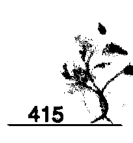
高森索性打开眼帘，盯着丁亚伯的眼睛说，狐狸再会装，也逃不出狐狸精的魔爪，就像孙悟空和如来佛。

丁亚伯说，可惜呀，两条好汉。

高森说，世界上最高贵的观众是坐山观虎斗，诸葛亮再聪明也是个演员。

丁亚伯说，人生是个大舞台，谁都当不了观众，不过，不动声色的演员最让人佩服。

高森说，彼此彼此。



丁亚伯说，老伙计，出山吧，收拾旧山河，非你莫属。

高森说，陶渊明很寂寞呀，老兄我这回可真的陪他去了。

说罢，高森把两张南方的机票亮给了丁亚伯，明确地告诉丁亚伯，从此以后，无虑和他没一点儿关系了，他即将偕老妻，赴南方永久定居。

丁亚伯终于放心了，无论王必干与张井泉，还是刚刚出事的李东胜，他都可以驾轻就熟，不必在乎，唯独高森，老掉牙了，那也是老虎。

就在丁亚伯即将告辞的时候，高森从茶几下面摸出了几张纸，那几张纸就是李东胜和大郑以命相拼的原始票据。高森拿出打火机，将那几张纸烧成了灰烬，最后长叹一声，无虑县最好的县长还是李东胜，但愿你能保下他。

丁亚伯微笑着，摇了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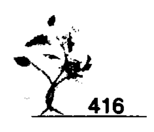
没过多久，刑警队长大郑的谋杀案进入到了司法程序，李东胜的杀人嫌疑渐渐地走向明朗，争议的焦点不过是过失致死还是故意致死。令人无法弄清楚的是李东胜绑架大郑的目的是什么？那几张票据的具体内容又是啥？李东胜承认了足可以让他丢命的谋杀，却不肯说出票据的具体内容。

大郑死了，李东胜缄默不语，唯一的突破口就是美仙。美仙不知道几张纸就能要人命，恐怕被卷进命案中去，急于摆脱杀人团伙的嫌疑，吐出了大郑送给她的五十万元，供出了大郑送她进入矿山卧底的详情，说出了令人咂舌的票据金额，却无法回忆起票据的具体用途。

美仙咒骂着大郑，咒骂着孟大彪，是他们把她的那点烂事揪出来，逼着她干了她不想干的事情，不过是卖了几回摇头丸，判几年就出来了，两个警察都拿这点事儿做文章，害得她弄出了人命。她在心疼大好的青春浪费在监狱里的同时，更加心疼那五十万，这钱够她活半辈子的了，可惜说没就没了。

她唯一没有骂过的只剩下李东明了。

李东明虽然很惦记哥哥，却没有能力把哥哥从里面捞出来，市长方可雄都把他哥哥撇得远远的了，他还能有啥办法，顶多是找个好律师，替哥哥拼命辩护一番罢了。他又把精力投入到了无虑的冶炼加工企业上了，上



亿元的投资，不能因哥哥出了事儿，就撂荒了，他已经被套进了无虑的泥潭里，死活也得和无虑一块儿往前奔了。

好在王必干还算有良心，依然像李东胜当县长时那样，不遗余力地忙碌在工地上，不同的是，他的身份马上就要变了，市里最新公示的一批干部中，王必干榜上有名，即将成为无虑县新一任县长的候选人了。

李东胜不知进了多少次审讯室了，反正脱不掉杀人的罪过，干脆闭了嘴巴，休想从他嘴里套出一句有用的话。问急了，他索性大骂大郑死有余辜，不是大郑在背后捣乱，他会创造一个奇迹，会让无虑成为全国的有色金属加工基地，会让无虑县的财政收入全省排名第一，综合实力纳入全国百强县，能让全县六十万人口人人受益，贫困家庭户户有钱，能让无虑成为一座新兴的中等城市，一个人人羡慕的世外桃源。

是大郑毫不留情地粉碎了他的梦，粉碎了无虑的未来，所以，即使让大郑死上一百回一千回也不过分，李东胜怎会为这样人的死感到愧疚呢？

庭审是个漫长的过程，主要原因是无法搞清李东胜的杀人动机，一个县长丧失理智地杀掉了刑警队长，不是刻骨的仇恨，不是生死攸关的冲突，不可能痛下黑手。仅凭李东明对大郑渗透矿山产生的矛盾，不足以为证，并且与美仙的证词相互矛盾，事实的真相总是蒙着面纱，可望而不可即。

毕竟是全国首例县长杀警察的案子，上边追得紧，紧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限时拿出结论，否则集体转岗。久在案子里泡着，法官们早就炼出了火眼金睛，个中奥秘已经心照不宣。

于是，审判的结果只剩下一个简单的杀人案，而且是故意杀人，李东胜难免一死了。

听到最终的结果，李东胜闭上眼睛，眼角流出两行不甘的泪水。

当法官讯问李东胜还有什么要求时，他的眼光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回到了年轻时为了方可雄捂着流血的肚子，塞回淌出的肠子，还有弟弟伏在他身体上哭的场景。方可雄是他这辈子最铁的哥儿们，等到他坟头长满荒草的时候，除了妻儿和弟弟，能够给他上坟烧纸的，可能只剩下方可雄了。

早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李东胜就想到了自己的死法，想到了万头攒动

的刑场，想到了有成千上万的无虑人捧着酒碗，跪下来为他送行，那种壮烈的场面在无虑从来没有过，也不会再有了。可是，悲壮的仅仅是他自己，替他收尸的妻儿和弟弟呢，即将留下一辈子难以抹掉的伤痛。

法官等得不耐烦了，再次询问李东胜最后的要求。李东胜想了一下，这一辈子，他流的血够多的了，他不想最后一次流尽全身的血，不想最后一天昭然过街地让人观看。他再三强调自己是为无虑人民的福祉牺牲的，要求获得一个尊严的死法，一个安静的结束环境，一个没有痛苦不流一滴血的结局。

李东胜的要求最终被获准，就是注射死亡，他没有要求上诉，没有了政治生命，他也就不需要自己的臭皮囊了。

拖着沉重的步子，李东胜向着执行室走去。那个特殊的房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没有什么特别，还像平常那样，干净得一尘不染，如同普通的医院病房，他面含着微笑，躺向了执行椅，尽管他觉得自己的笑容有些虚伪，也有些僵硬，但他绝不会把自己的恐惧流泻出来。

手上和脚上的刑具被一一卸下，他被固定在了执行椅上，固定得浑身上下动弹不得，比当初把大郑固定在床上还要结实。他感觉到了手腕子的疼痛，可是，一个更尖锐的疼痛钻进了他的脑子，他似乎听到了大郑的父母和妻儿的尖叫：捂死他，用塑料袋捂死他，对待如此残忍的杀人犯，不能这样便宜了他。

执行进入了倒计时，李东胜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这时，亲人允许进入执行室，绕着他的身体转了一圈，让他品尝到了活着向他遗体告别的滋味。其实，亲人也没有几个，除了老婆孩子，剩下的就是弟弟，他对泪流满面的弟弟说，冶炼集团不能撤出无虑，让无虑人永远记住，我李东胜才是最称职的县长，他们所享受的美好生活，都是我李东胜留下的恩惠。

弟弟频频点头，好让哥哥走得安心。

在一片哭声中，亲人们被撵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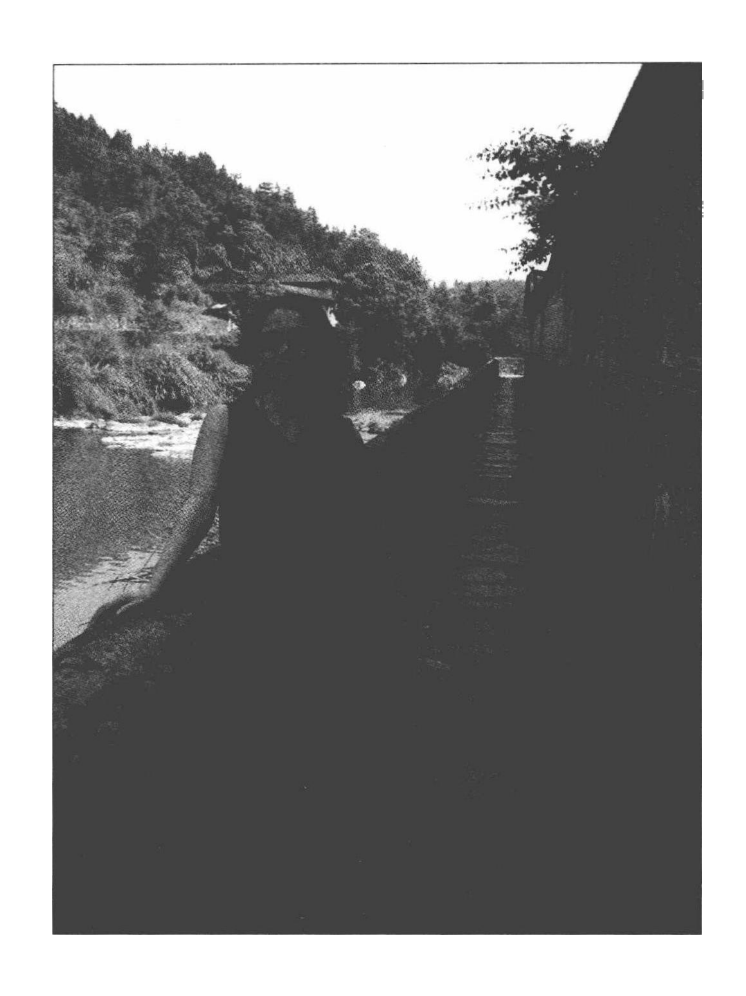
李东胜闭上了眼睛，只等着那一刻的到来了。可是，在最后的一分钟，他还是见到了他最不想见到的人。市长方可雄在新任县长王必干的陪同下，与他来告别。方可雄不顾别人的非议，也不顾今后的仕途，非要来送他



最后一程，还俯下身子，和他紧紧地贴着脸儿。

李东胜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液体不是血，也不是尿，而是两滴眼泪。他已经三天没吃没喝了，肚子里空得一无所有，只等着干净地离开这个世界。

赋》、《虞美人》、《锦绣》、《俞丽的江山》等小说。并被《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杂志转载。《长门赋》被评为2002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并获《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中国文学最佳排行榜第六名。



阿袁小传

阿袁，女，江西南昌大学中文系教师。2001年开始创作。著有《长门赋》、《虞美人》、《锦绣》、《俞丽的江山》等小说。并被《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杂志转载。《长门赋》被评为2002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并获《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中国文学最佳排行榜第六名。

姹紫嫣红

□阿 袁

一

顾嫣红逃学的事，是隔壁沈娘娘发现的。

沈娘娘那天和同事小苏到西门去办事，事情办完了，时间还早，小苏就缠着沈娘娘要逛街。沈娘娘以前从不逛西门的，西门在辛夷街是有些邪的地方，差不多算是红灯区，不到五百米的地方，有十几家洗头房，十几家足疗馆，还有十几家服装店。那些服装店，据说都是些退休的二奶们开的，二奶们当年都是狐狸精，如今人老珠黄，做不了狐狸了，不想坐吃山空，于是赁间小店，卖衣裳了。卖的也不是什么正经衣裳，都是些颜色鲜艳薄如蝉翼的背心吊带裙之类的东西，基本属于风月女子的行头，良家女子是不好意思买的——也买不起，巴掌大的一个布头，一开口都是几百几百的。所以沈娘娘一开始就不想答应小苏，沈娘娘说，我还要去"李记"买泡椒凤爪呢，我家老周早上就叮嘱了的。但小苏不依不饶，小苏说，回头我陪你去行不行？我们就逛一小时，不，半小时，之后就去"李记"买你的泡椒凤爪。小苏的话软到这个份儿上，沈娘娘便不好再拒绝了。再说，她心里其实也是有几分好奇的，也想看看那些传说中的二奶，以及二奶们卖的妖里妖气的玩意儿，只是向来以庄重女人自诩，哪好意思逛这种地方？现在有小苏的怂恿，也就半推半就了。

沈娘娘没想到在那儿能碰到顾嫣红。最初沈娘娘没认出她来，店里的光线有些暗，顾嫣红当时浓妆艳抹，又微微地低了头，斜了身子在那儿修手指甲，沈娘娘还以为又是一个过了气的二奶。所以她一边假装看衣裳，



一边睥睨那女人。女人的身段一波三折，极婀娜。十个手指也修长雪白。沈娘娘都有些惊艳了，心想，这个二奶从侧面看还是很年轻很有姿色的，怎么也下岗了？男人这种畜生，还真是挑嘴呢，有了两个臭钱，就要吃带露水的草了。正愤愤不平又幸灾乐祸着，顾嫣红一转脸，沈娘娘差点儿被惊得魂飞魄散，这不是隔壁顾家的二女儿吗？她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二

顾嫣红是个高三学生，到沈娘娘在西门发现她的时候，已经逃学两个多月了。

本应该要枕戈待旦厉兵秣马的，顾嫣红却跑马溜溜了。老顾和孟婵娟气得心口痛，好几天都病恹恹的，打不起精神。他们对顾嫣红其实也没做什么指望的，能指望什么？在普通中学，普通班，六十个人的班级，顾嫣红倒数十几名。别说倒数了，即使顺数，那样的名次，也是三本都考不上的，班主任早就放弃顾嫣红了。这是他们学校一贯的精神，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至于刀背，只好任他们自生自灭。

然而老顾和孟婵娟却不能任顾嫣红自生自灭。他们是父母，怎么也不可能有老师那样的潇洒。可即便没有不合实际的想法，但也希望顾嫣红能正常地参加高考，是骡子是马，溜一溜，才死心。再说，高考那种事情，也不好说的。比如隔壁陈金凤的女儿小葵，成绩一向好得不得了，在重点中学的文科班，经常考前三甲的。街坊们都以为她要上北大呢，陈金凤夫妇也不客气，扬言说，他们家小葵，不喜欢北京呢，风沙大，天又冷。好像北大是他们家的菜园门子，只要想进，随意就进了。结果，莫说北大，就是省重点，都没上，最后灰溜溜地上了一所外地的二流学校。而楼下阿娟的儿子，在街坊们的印象里，差不多是小流氓了，又抽烟，又泡妞，还常常打架斗殴。可人家高考的成绩一出来，竟然也不比小葵差。

这样的事情当然属于小概率事件，老顾是数学老师，虽然是小学数学老师，但对概率还是略懂一二的，知道小概率事件不会总发生，但只要有可能性存在，他难免还是存了一丝侥幸之心。而孟婵娟，是小学语文老师，习惯敝帚自珍，平日又爱看《聊斋》之类的传奇，所以对顾嫣红，虽然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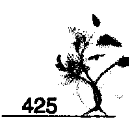


事面前邻居面前，她话里话外的，十分低调，但内心也还是抱了几分传奇的希望。

然而顾嫣红长达两个月的逃学，让老顾的小概率愿望和孟婵娟的传奇彻底化为了泡影。

三

好在还有顾姹紫。顾姹紫才是顾家的荣耀。这个大女儿十分争气，在省城读了大学，又读了研究生，研究生呢，整个辛夷恐怕也没几个！虽然最后还是回到了辛夷街，但那也是以衣锦还乡的姿态回来的——市图书馆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至少他们弄堂里还没有哪家的女孩子凭自己的本事进了这样的文化单位，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文化呢，是给外文编目，编目这个工作说出来弄堂里的人听都听不懂的，更别说外文编目，真是玄之又玄了。每次顾家夫妇和别人谈起顾姹紫的工作，都要解释小半天的。虽然很费口舌，但感觉还是十分美妙。图书馆在广场北边，是辛夷街的第二座标志性建筑。辛夷虽然不是大城市，只是一个人口不过几十万的县级市，但他们的市长是从省城文化厅下来的干部，最重视文化建设。所以新图书馆的气派几乎比公安局比银行还要大，很堂皇很威风。顾家夫妇每次经过它的时候，都十分骄傲。仿佛那气派十足的高楼是他们家的，这感情也不算太离谱的，毕竟这楼有一间房是他们家女儿的。顾姹紫的办公室在11楼，最东边的1101。老顾和孟婵娟经常去那儿的，反正有电梯，也不用爬楼。门房早就认识他们了，不用登记，一般人进去都要在门房那儿登记呢。虽然顾姹紫并不欢迎他们，甚至很反感他们没事去她办公室，但老顾和孟婵娟总能找出事来。下雨了送伞，或天气变凉了用保温杯送碗红枣桂圆茶。他们喜欢站在11楼的窗口俯视这个城市。从这个窗口看下去，他们那个弄堂真是很渺小很渺小的，坐在弄堂口修鞋的老张头，还有老张头身边卖茶蛋的宋婆婆，还有在街上走来走去的人，都成了蚂蚁成了绿豆——这样的比喻一说出口，就遭到了顾姹紫的无情嘲讽，顾姹紫说，你们是不是老眼昏花了，不过11楼，宋婆婆头上的银簪子我都看得见，怎么会成蚂蚁成绿豆呢？顾姹紫这么一说，他们便有些难为情了。他们也承认有些夸张，



但也没有那么夸张，下面的人和物看起来果真是很小的，尤其是他们眯缝了眼看的时候，说成蚂蚁和绿豆可能过分了，但说成麻雀那真是很恰如其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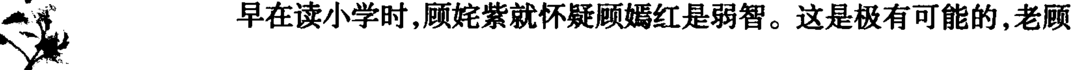
麻雀就麻雀呗，顾姹紫心情好的时候，就由了他们这样自娱自乐。人上了年纪，有些行为就有些古怪了。比如孟婵娟，每天晚饭后喜欢跑到图书馆前面去跳扇子舞，这是舍近求远，因为群艺馆门口就可以跳，离家不过几十米，而且还有退了休的专业老师在那儿领舞。但孟婵娟说，图书馆那儿开阔，热闹，有沸腾的生活气息。顾姹紫嗤之以鼻，什么沸腾的生活气息，不就是一群老太太在那儿舞胳膊弄腿？但那边更热闹倒是真的，而且跳舞的老太太们也常常有新陈代谢，这合孟婵娟的意，孟婵娟这方面几乎是喜新厌旧的。她跳舞时最爱和陌生人搭讪，只要一出现新面孔，她一定会十分热情地过去打招呼。哪怕那人身份是保姆，或者是从乡下进城来带孙子的老太太，她也不嫌弃。三言两语，她就有本事把话题绕到图书馆上面，再绕到顾姹紫上面。而话题一到顾姹紫这儿，那就具有了无限的繁衍性，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万物让孟婵娟乐不思蜀。有时到了晚上十点钟，孟婵娟还不回家，把老顾急得团团转，倒不是着急孟婵娟会出什么事——从广场图书馆到他们家，是辛夷最繁华的一条街，即使是晚上十点多钟，也还是灯火璀璨的。但十点钟差不多是老顾休息的时间，孟婵娟没回来，他就没办法休息了。他和孟婵娟结婚虽然近三十年了，是老夫老妻，但他还是喜欢和孟婵娟双宿双栖。因为这个，他常常遭到隔壁陈金凤的调笑，他只好找个借口，说自己胆小，怕鬼，这说法又让无神论者顾姹紫小看了，还是人民教师呢，难道没读过马克思的唯物论，还迷信鬼？

孟婵娟这时就咯咯地笑，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一笑起来，那声音竟然有些狐媚的，顾姹紫被她笑出了一身鸡皮疙瘩，一生气，懒得理他们了。

四

对顾姹紫而言，不争气的不仅只是老顾和孟婵娟，更不争气的，是妹妹顾嫣红。

早在读小学时，顾姹紫就怀疑顾嫣红是弱智。这是极有可能的，老顾

和孟婵娟是表兄妹，而根据科学研究，表兄妹结婚生出有缺陷孩子的概率是4%，顾姹紫显然在那4%之外，这是被证明了的，她学习成绩那么出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智力问题。但顾嫣红或者就是那4%了，不然，五年的小学怎么可能读七年？即使读了七年，她也不是合格的小学毕业生，因为四则运算她都始终没学会，为什么又要加又要减呢？为什么又要乘又要除呢？她常常蹙紧了眉头问老顾，老顾被她气得翻白眼，捂着胸口来向顾姹紫求救，他在心理上，一向有些依赖这个大女儿的。顾姹紫开始还教教她，几次之后，就冷笑着放弃了，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就顾嫣红那样的榆木脑子，白白浪费了她的宝贵时间。她的时间可是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她这样警告老顾。老顾于是也不敢麻烦顾姹紫了，一寸金呢，他们家可是节俭惯了的，从来不能那样挥金如土。老顾只好继续翻白眼了，他是父亲，又是老师，在劫难逃。再说，还有孟婵娟在那儿盯着呢——对顾嫣红心灰意冷是后来的事，之前在小学，孟婵娟还是非常积极乐观的，每次考试的时候，孟婵娟都会逼迫老顾给顾嫣红补课。孟婵娟的性情本来是有些绵软的，个子也小，但管起高大的老顾来，却也是十分厉害的。当初孟婵娟的母亲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才会毫不犹豫地把孟婵娟嫁给老顾的。孟婵娟管老顾的方法，和陈金凤不同，陈金凤人高马大，长相英俊，那样子和穆桂英一样的，性子也如穆桂英，她管教老王，那是铿铿锵锵，惊天动地的，整个弄堂都被闹腾得鸡犬不宁。但孟婵娟呢，却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的，每次和老顾一闹别扭，她就不声不响地往床上一躺，之后就如冬眠的蛇一样，不吃，也不喝，这要了老顾的命，老顾一向最担心的，就是孟婵娟的身体，孟婵娟身子弱，林妹妹一样的，平日很仔细地将养着，还不够呢，哪经得起这么作践？最初他还能扛一两天，到后来，不出几个时辰，老顾就煲了汤到床前去软语温存百般哄劝。顾姹紫最看不得他们两个人这肉麻兮兮的样子，尤其是孟婵娟，明明是个满脸褶子的老女人了，却还做出娇滴滴的模样来，也不知羞。老顾也是白痴，不就是绝食吗？老花招了，人家圣雄甘地干过12次了，最长绝食21天，最后也没被饿死，活到七十九呢，要不是被暗杀，他一定能活更长久的。这话，顾姹紫背着孟婵娟和老顾说过，她是为他好，不想他一辈子被孟婵娟耍着玩，但老顾被惊得瞠目结舌，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良心呀？



顾姹紫无言以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顾嫣红是这样，老顾也是这样。

五

顾嫣红在西门卖衣裳这事，一开始老顾和孟婵娟当然是坚决反对的。卖衣裳有什么前途呢？何况是在西门那种地方卖衣裳？他们这样的清白人家，怎么丢得起这种人？沈娘娘那天过来说的时候，老顾和孟婵娟的脸都羞成了两朵红艳艳的鸡冠花。沈娘娘的话还很婉转呢，还很阴险呢。她先从顾姹紫说起，一说顾姹紫，孟婵娟就如服了回春丹一样，顷刻间变得容光焕发。她本来是有些不喜欢沈娘娘这个女人的，因为这个女人心术不正，她一直对老顾这么说，但真实的原因却是沈娘娘的胸脯很大，孟婵娟是个小胸女人，基本一马平川。因此打从年轻时起，她就痛恨一切胸脯大的女人。而沈娘娘不仅胸脯大，还放任纵容它们，总是又巍峨又汹涌地出现在弄堂里，她以为它们是九华山吗？是长江吗？孟婵娟有时看不过，就说，如今的胸罩，海绵也忒厚了。那意思，是说沈娘娘的山峦起伏，是人造的，和公园里的假山性质一样。老顾不言语，也没法言语。他是老师，且是数学老师，说话讲究根据，而沈娘娘这事，又是没办法求证的。再说，一个女邻居的胸脯，你管她真假呢！真也罢，假也罢，又不关他的事。关键是人好不好相处，这一点，老顾认为沈娘娘还是很好的，为人温和，又懂分寸。比陈金凤好多了，陈金凤爱嚼舌根，又爱向邻居借东西，今天借姜，明天借盐，连小葱都要借，鸡蛋下锅了，她火烧眉毛般地跑过来，要孟婵娟给她拿根葱。老顾最烦她这种爱占小便宜的习惯，孟婵娟也烦，但烦归烦，她和陈金凤的关系，还是比和沈娘娘的好。女人有时真是不可理喻的。

但那天因为顾姹紫的关系，孟婵娟对沈娘娘的态度还是十分友好。她甚至让老顾给沈娘娘泡了杯普洱茶，拿了一小碟枣糕和南瓜子出来——枣糕和南瓜子都是顾姹紫单位过年时发的，虽然不值几个钱，却是绿色生态食品呢，吃了益寿养颜的。沈娘娘少不了又夸了顾姹紫好几句，老顾和孟婵娟听得眉开眼笑。他们以为要过一个酣畅淋漓的周末呢，然而还没等到酣畅开，沈娘娘却话锋一转，问，你家嫣红呢？嫣红？嫣红在学校补课呢。



老顾和孟婵娟还沉浸在顾姹紫世界的幸福里，一时有些回不过神来。但沈娘娘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老顾和孟婵娟的幸福戛然而止。沈娘娘说，昨儿我在西门看见了嫣红呢。怎么会在西门看见嫣红呢？你是不是眼花了？孟婵娟一着急，话音儿就有些不好听了。孟婵娟这么一说，沈娘娘的神情便有些讪讪的了，或许吧，或许是我看走了眼，沈娘娘说。

沈娘娘一走，老顾就给顾嫣红的老师打了电话，果然，顾嫣红不上学已经有两个多月了。班主任说，我还以为是你们同意了的呢，快高考了，我们班好些差生顶不住压力，都不来了，虽说半途而废有些可惜，但学校也不能逼学生呀。逼出事来了，谁担得起？

这话是放屁了，一个学生两个多月没去学校，老师怎么能不和家长联系呢？但老顾和孟婵娟现在没有心思和老师扯，顾嫣红这蹄子，每日也是在他们眼皮底下背了书包早出晚归，她怎么就混到西门去了呢？

依顾姹紫的意思，他们两口子应该去西门揪了顾嫣红头发把她拖回家，或者干脆把顾嫣红锁在家里，一个女孩子家，脑子本来就不好使，又这么不洁身自爱，以后还怎么做人？就算她不做人，可她顾姹紫还要做人呢。万一被她的朋友同事知道了，她的脸，她的如花似玉的脸，往哪儿搁？

老顾和孟婵娟当然也明白这个理，他们的脸虽然不如花似玉了，但也是要爱惜的，不能由了顾嫣红糟蹋。然而去揪顾嫣红的头发，这么暴力的行为他们做不出来。他们对孩子教育的方式向来都是怀柔的，孟婵娟怀柔，是天性如此，莫说女儿，就是自家养的猫，养的狗，她一向也是怀柔的。而老顾怀柔，一方面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另一方面呢，是文明的结果，他向来以知识分子自诩，哪能和修鞋的老张头一般，动不动就用鞋拔子敲女儿的头呢？然而怀柔的结果，却是把顾嫣红怀柔到了西门。

而且还死不悔改。不是顾嫣红死，而是孟婵娟用绝食死谏——然而这方法在老顾那儿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到顾嫣红这儿却不管用了，嫣红由了孟婵娟不吃不喝。老顾于是走另外的路线，老顾口才好，所以他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可无论老顾如何口吐莲花，顾嫣红也不为所动。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不管老顾说什么，顾嫣红只有这一句。老顾和孟婵娟完全没辙了。孔子说，唯上智和下愚不移。他们家两个女儿正是孔子说的这两种人，顾姹紫是上智，顾嫣红是下愚。不论哪一种，反正都我行我

素，自以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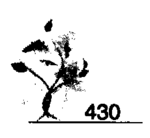
孟婵娟甚至后悔生下了顾嫣红，她身体本来不好，不能多生育的，要不是想生个儿子，哪里会有顾嫣红出生的机会呢？早知道会生出这么个下愚，当初何必多此一举？倘若只生了顾姹紫一个，那有多好！这是痴人说梦了。孟婵娟一旦陷入困境，就会玩两招把戏，一招是绝食，另一招就是痴人说梦。每每绝食失败，接下来就是痴人说梦。老顾就现实多了，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她顾嫣红也不小了，虚岁都二十一了，既然她自己选择独木桥的人生，他们能怎么办？只好由她走了。是死是活，到时怨不着他们。

六

老顾和孟婵娟在两个女儿头上一直是有些偏心的，偏顾姹紫。但从前偏心他们还有些遮遮掩掩，犹抱琵琶，现在呢，就干脆落到明处了。

顾姹紫喜欢吃荠菜虾仁水晶饺，老顾和孟婵娟就隔三差五地包。新鲜虾仁很贵，几十块一斤呢，荠菜也不贱，尤其是春天刚上市的野生荠菜，但顾姹紫好吃这一口，老顾和孟婵娟也就只能慷慨解囊了，穷养小子富养女，女儿是要当金枝玉叶养的，尤其是顾姹紫这样的女儿，不能怠慢了，她以后的人生一定是锦衣玉食的人生，至于顾嫣红，那又另当别论了。她也不能和父母生活一辈子，谁知道她以后能吃上什么？把她脾胃养娇了，不好，反害了她。所以荠菜虾仁饺子顾嫣红从来是吃不上的，老顾和孟婵娟自己也不吃，他们三个人一起吃虾皮萝卜丝的，或者肉末雪里蕻的，或者白菜豆腐干的。这样做，虽然是经济的原因，其实呢，也是因材施教理论的举一反三，作为人民教师的老顾，对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是有深刻的理解的，并且把他的这种理解还贯彻到了孟婵娟那儿。有时赶上虾仁和荠菜价格划算，他们就多买了，多买就多包，一次包上好几屉。可即使好几屉，顾嫣红也吃不上，最多能尝上一两个，其余的，孟婵娟会用塑料饭盒装了，放冰箱里，留给顾姹紫下餐吃。

在家务上老顾也实行因材施教。顾姹紫是不用做家务的，那么一双水葱儿般的手，拿书拿笔的读书人的手，怎么能做粗活呢？弄糙了，和纸笔就不配了，和她文化干部的身份就不配了；而顾嫣红，虽然她的手现在也是



水葱，可将来呢？将来就难保了，手的命运可是要由主人的命运来决定的。它的主人既然是一个高中也没毕业的体力劳动者，那它的命运也就是体力劳动者的命运。老顾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两双同样是水葱儿似的手的。所以，让顾嫣红洗碗，或者拖地，老顾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职前教育——既然将来免不了要干这些活，那现在学会了习惯了岂不更好些？

这样的理论当然是有些奇怪的，至少孟婵娟的妹妹孟红果觉得十分奇怪，什么因材施教，全是狗屁！都是一棵树上开出的花朵，怎么就能一朵当洛阳牡丹待了，另一朵当油菜花待了？做父母的，原来也这么趋炎附势。孟红果是孟家的侠客，最爱打抱不平的，所以一到老顾家，就会对老顾夫妇及那朵洛阳牡丹冷嘲热讽。世上什么最凉薄？是偏心的父母，孟红果有时过来，正碰到顾嫣红拖地，或者洗碗，而那朵洛阳牡丹正斜插在沙发上看闲书，就会瞪圆了眼责问老顾和孟婵娟。

好在顾嫣红一点儿也没有凉薄的感觉。不就是荠菜虾仁水晶饺吗，顾嫣红其实不怎么爱吃，荠菜那个味儿，太青了，吃在嘴里，有一股吃地苔的味道。她喜欢吃虾皮萝卜丝的，加点干辣椒末，加点小葱，吃起来，那个香。但顾嫣红从来没有把这个感觉告诉老顾和孟婵娟，她不习惯告诉，老孟和顾婵娟也不习惯听。而家务，顾嫣红也是不烦的，甚至还有几分热爱。她喜欢坐在厨房里，一根一根地择豆芽菜，或者把碗儿碟儿洗了再一个一个地抹得锃明瓦亮。这是顾嫣红从前逃避学习的策略，但后来策略就演变成了迷恋，看着肮脏的碗碟在她手上脱胎换骨，顾嫣红是很有成就感的。每个人都要有成就感，老顾和孟婵娟的成就感在顾姹紫那儿，顾姹紫的成就感在书那儿，而顾嫣红的成就感呢，就在厨房那儿。

七

顾嫣红现在成了家丑，家丑不外扬。老顾和孟婵娟以前最爱聊孩子的事了，现在呢，最怕聊孩子了。但怕什么来什么，无论以什么话题开始，邻居们同事们都有本事把它们百转千回到顾嫣红那儿。

这成了顾家人的心头之痛。顾姹紫说，干脆让她搬出去住。眼不见心不烦。



但老顾和孟婵娟不能这样，一个没结婚的女孩子家，他们怎么放心让她单独住外面呢？即使他们硬得下心肠，他们还舍不得让顾嫣红搬出去呢，顾嫣红每个月交五百块伙食费呢，老顾和孟婵娟第一次拿到这个钱，两人真是暗暗地有些激动的。毕竟五百块呢。

老顾每个月的工资也就是一千多，孟婵娟呢，也一样，顾姹紫的工资，在顾家是最高的，然而林林总总加起来，也不过两千多。再说，顾姹紫挣得再多，也和老顾夫妇没什么关系的，打从工作起，她还没交过生活费呢。最多过年过节给老顾和孟婵娟买点儿小物件。给孟婵娟买条真丝围巾，给老顾买双打折的旅游鞋，或者买一打棉袜。反正没给过老顾和孟婵娟钱，她的钱，都要存起来的，存起来买房子呢，辛夷的房子很贵的，市中心的，要两三千一平方米呢。顾姹紫是深谋远虑未雨绸缪的孩子，老顾和孟婵娟也理解她的这种未雨绸缪。

然而理解归理解。

顾嫣红的伙食费还是让他们的心态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的。

至少顾嫣红成了自食其力的孩子。

老顾这么对孟婵娟说。孟婵娟也这么对老顾说。

两个人渐渐地就有些想开了，不就是在西门卖卖衣裳嘛，也没偷，也没抢，有什么好丢人的。虽然西门是不怎么干净的地方，但荷花呢？藕呢？还不是从污泥里出来，可它们照样鲜艳，照样洁白，照样出污泥而不染呢。他们家顾嫣红就是那荷花呢，就是那藕呢。

孟婵娟这么对邻居说，老顾呢，在孟婵娟的启发下，也这么对邻居说。

八

顾姹紫谈了个对象，对象叫孙彦，也在图书馆工作。

孙彦是外省人，和顾姹紫谈恋爱之前，一直在单位食堂吃饭。食堂的饭自然很难吃，最关键的，还花钱，孙彦的钱现在就是顾姹紫的钱，所以孙彦花钱，心疼的不是孙彦，而是顾姹紫。

顾姹紫一心疼，干脆就让孙彦到家里来吃饭了。

孙彦来家里吃饭，老顾是不太高兴的。因为孙彦不是老顾最想要的女



婿。老顾最想要的女婿是沈校长介绍的陈希望。

陈希望是教育局长的公子,在市一中当政教处主任。政教主任当然只是过渡,沈校长说,不出几年,人家肯定要当校长的。市一中呢,别说校长,就是一个普通老师,也是不得了的,那经济待遇,那社会地位,比一般的学校,要翻上几番呢。顾姹紫若嫁了他,将来的生活就一定是锦衣玉食的生活,不单顾姹紫,老顾肯定也能沾沾光,教育局长的亲家嘛,学校里的同事还能不高看他?校长还能不高看他?说不定退休前还能弄个一官半职的。可顾姹紫和陈希望只喝了一次茶就拒绝了,嫌陈希望长相不好,嫌陈希望谈吐恶俗。顾姹紫说,和他谈电影,他就只知道张艺谋冯小刚,连日本岩井俊二的《情书》都没看过,更别说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和他谈小说,他竟然说郭敬明的《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快三十岁的人了,还在粉郭敬明?这也罢了,说郭敬明就说郭敬明,好歹总要说些什么,可即使这个,他原来也没读过,只看过书皮,因为一个学生上他课时偷看小说,他缴了来的。这样的人,结婚后和他说什么呢?还有脸叫陈希望呢,我看他叫陈绝望还差不多。

老顾才绝望呢,但绝望也是白绝望,在他们家,他老顾说了不算,顾姹紫才是说了算的主儿。

孟婵娟倒是很理解顾姹紫,理解她为什么不喜欢陈希望,也理解她为什么会喜欢孙彦。陈希望她见过,细眉细眼细身材,穿件绿衬衣,螳螂一般的。站在弄堂口,风一吹,就是我欲乘风归去的感觉。那个样子的男人,女人的一生怎么依靠呢,还不如依靠一个靠垫来得稳当呢。孙彦就不同了,英俊,高大,那双腿,修长结实得如两株白桦一样。和这样的男人恋爱过,女人才不枉了自己的青春年华。而且孙彦不单长得好,还温柔,比老顾还温柔,这温柔不单是对顾姹紫的,也对孟婵娟。孟婵娟在厨房做饭,他会倚在厨房门口和孟婵娟聊天,孟婵娟去买菜,他会拎了菜篮子跟在孟婵娟身边去菜市场——那本来是老顾的差事,可孙彦一旦插手了,孟婵娟立刻喜新厌旧,开始嫌弃老顾了。老顾是看惯了孟婵娟的眉高眼低的,因此多数时候就很配合孟婵娟的嫌弃,孟婵娟说,老顾,你就别去了,在家拖拖地。地其实头天晚上顾嫣红已经拖过了,还和镜子一样呢,有什么好拖的?但孟婵娟这么说了,他就只好在家拖地了。但有时也不想拖,周末的上午他

向来是和孟婵娟在菜市场比翼双飞的，现在突然改成和拖把比翼双飞了，而且还在自家的笼子里，他委屈呢，尤其是春暖花开的日子。于是一任性，就不看孟婵娟的脸色了。

老顾一加入，孙彦一般就要退出了。不是孙彦自己要退，是顾姹紫要他退。既然老顾去了，那提菜篮子的人就有了嘛，那孙彦去还有什么意义？既然没有意义，那就待在家里好了。待在家里又有什么意义呢？老顾和孟婵娟一走，孙彦会嬉皮笑脸地问顾姹紫。顾姹紫脸一红，反手就会给孙彦一个耳刮子。孙彦自然不肯让她白刮，两个人立刻扭成一团了。这一扭，可以扭上两三个小时了，周末顾嫣红也还是要上班的，一个打工妹，没有什么周末的概念，而老顾和孟婵娟在周末的日子会去城东大菜市场，那儿菜更加丰富，什么品种都有的，当然路也更远，所以顾姹紫和孙彦的扭，就可以比较从容了，比较尽兴了——平日一有机会他们其实也会扭一扭的，但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能蜻蜓点水般地浅尝辄止，顾姹紫这个人，在孙彦看来，这方面是很理性很可怕的，有时办公室明明没有人，完全可以多扭上几分钟，但顾姹紫说停就停了，因为隔壁办公室有声音，隔壁是情报室，情报室里有叶三德，叶三德会搞情报，也会破门而入，所以顾姹紫即使和孙彦扭得再迷离再恍惚，也会因为隔壁的声音而毅然中断，这常常让孙彦恼怒，他们又没有乱搞男女关系，他们是恋人呢，即便叶三德看见了什么，又有什么关系？不伤大雅吧。但顾姹紫不这么想，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怎么可以假公济私呢？莫说是恋人，就是夫妻，也不可以。虽不伤大雅，可小雅还是伤了的，顾姹紫向来是严于律己的，也严于律人。不过，在家还是不一样的，在家的顾姹紫就大度和放纵许多，尤其家里只有两个人时，孙彦更可以扭出花样，扭出深度。孙彦是十分耐心的人，每次都把顾姹紫扭得面若桃花，眼波潋滟。

面若桃花的结果，是顾姹紫想结婚了。结婚要有房子，但他们的钱还不够在市中心买半套房子呢，如果是城郊的房子，一套就差不多了，按孙彦的想法，城郊就城郊吧，辛夷又不大，骑电动车上班，也就是二十来分钟的事儿。但顾姹紫不同意，这哪是二十分钟车程的事儿呢？这明明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住市中心有市中心的象征意义，住城郊有城郊的象征意义。表面的困



难可以克服，但象征呢，其影响既缥缈，又深邃，是绝不能苟且的。所以，顾妊紫在房子这个问题上就宁缺毋滥了。老顾和孟婵娟也支持顾妊紫的宁缺毋滥——是理论的支持，不是实际的，本来孟婵娟想实际支持十几个平方米的，但老顾暗暗地消灭了她的这个想法，老顾说，孙彦家为什么不支持呢？他们是男方，儿子结婚他们出钱买房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这是意气话了，孙彦家在农村，他们父母即使想支持，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老顾这样的意气话，孟婵娟还是很爱听的，因为它正中孟婵娟的下怀了。她虽然很爱顾妊紫，也爱屋及乌地爱孙彦，可再怎么爱，孙彦也是人家的儿子，她不能为了人家的儿子把自己养老的钱先赔了进去不是？

怎么办呢？顾妊紫决定婚后先住娘家了。这个决定孟婵娟举双手赞成。真是妙，妙不可言，一箭双雕，一石二鸟，既不用从口袋里拿出钱来，又让孙彦住了进来。孙彦这么一住进来，不就有倒插门的意思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倒插门的外地女婿就是一个囫囵儿了。比别人的囫囵儿还好呢，至少弄堂里还没有哪家的儿子能和孙彦比。就说沈娘娘，虽然有一对大胸脯，也有儿子，又有什么用？那儿子高中没毕业就去当兵了，当兵回来也没分配上工作，在家吃了一年闲饭后只好到超市去做保安了，一个保安，不过是蓝领，怎么好和研究生毕业的文化干部孙彦相提并论？孟婵娟带孙彦在弄堂里出出进进的时候，恨不得把胸脯挺得比沈娘娘还高呢！当然，顾妊紫婚后住家里还是要克服一些困难的，因为家里只有一南一北两间房，南面的房是老顾和孟婵娟两夫妻的，北面的房是顾妊紫和顾嫣红两姐妹的，如果把北面的房腾出来做新房，那顾嫣红住哪儿呢？顾嫣红说，她住阳台。阳台是封闭式的，十分小，只有三平方米，一张单人钢丝床放进去就没法转身了，顾嫣红用花布把三面的玻璃窗团团围了，再在床头放个方纸箱子，纸箱也用花布罩上，上面放个小台灯，灯一开，也很温馨的。老顾和孟婵娟安心了。孟红果却看不过，孟红果对姐姐姐夫说，你们以为嫣红是盆栽呀，放阳台养？但孟婵娟懒得理这个妹妹，她自家的事还一团乱麻呢，竟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有那闲工夫，不如去管管她那风流老公，她老公是第二医院的外科医生，成日拈花惹草，不是和女护士勾勾搭搭，就是和女病人牵扯不清。这丑事在孟家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呢，偏偏孟红果就以为别人不知道，还人模狗样地到处指手画脚。孟婵娟不点破她，孟红果心高，脾气

又不好，一旦捅破了，她怕她没脸活了呢。

九

顾姹紫和孙彦本来打算旅行结婚的。也不走远，就到附近的辛夷山去住一星期，又浪漫又经济。但孟婵娟不同意，顾姹紫是长女，是顾家的体面呢，她的婚事当然要大张旗鼓地办。而且，以前老顾同事孟婵娟同事的孩子们结婚他们是随过了份子钱的，弄堂邻里也有人情往来的，他们不办酒席，怎么回收那些礼钱呢？但大张旗鼓地办酒要钱呢，钱从哪儿来？顾姹紫是不肯为婚事出一个子儿的，顾姹紫说，又不是她要办酒席的，凭什么她出钱？老顾和孟婵娟只好咬咬牙自己出了。有什么办法，金枝玉叶养惯了的女儿，到头来，不能当狗尾巴草打发了。十桌酒，五千块，加上烟酒糖果，七七八八下来，上万块就出去了。礼钱收了几千块回来，倒没亏多少。只是图书馆那边过来的礼钱却是顾姹紫接了。老顾和孟婵娟以为婚礼之后她会拿出来的，毕竟酒席钱是父母出的，可等了好几天，顾姹紫那边也没提这个事。老顾和孟婵娟便有些不自在，孟婵娟嘀咕了好几次，老顾说，自己的女儿，你就问一问，又有什么要紧。孟婵娟有一天趁孙彦不在，真就问了。顾姹紫当下就马脸了，顾姹紫说，图书馆的份子钱怎么能拿出来？下个月馆长的儿子就要上大学，再下个月，中文编目部的小马也要结婚，难不成到时再问你们要？

账这样算，当然也可以。孟婵娟一时讪讪地说，我也这样想呢，这是你爸的意思。

顾姹紫伤心了，老顾那么疼她，怎么还惦着那份子钱呢？气冲冲去问老顾，老顾不承认，老顾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事呢？你妈总这样，什么事情喜欢往我身上推。这话顾姹紫信，孟婵娟是有这个不好的习惯，喜欢让老顾替她背黑锅。孟婵娟这下子哑巴吃黄连了，钱没要着，倒被女儿埋怨上了，为了将功赎罪，她第二天就包了好几屉荠菜虾仁水晶饺。这一次当然不只顾姹紫一个人吃，孙彦也吃。孙彦本来无所谓，萝卜丝的也好吃，虾仁的也好吃，但顾姹紫非要往他碗里搛虾仁的，他也就吃了。

十

顾嫣红现在不怎么回家了。因为要当晚班，店要开到晚上九十点才关门呢，原来六点之后都是老板马小骊在那儿盯着，但马小骊最近常常有事，就让顾嫣红替她盯了，当然，也不是白盯，她给顾嫣红加了工资，一个月加到一千五了。顾嫣红干脆让马小骊替她买了张折叠床，搁店里睡了。老顾和孟婵娟起初不肯，一个女孩子，晚上睡那种地方，让人担心呢。但晚上没公车了，顾嫣红也不能走回来，从西门到东门，就是一路小跑，也要四十来分钟呢。按老顾的意思，顾嫣红就应该小跑回来——在店里坐一天了，跑一跑，活动活动筋骨，对身体好呢。但顾嫣红却坐小黄鱼，小黄鱼一般要四块钱，有时碰上黑一点的家伙，人家还要收五块。五块呢，一个月下来，就是好几斤粉红细白的鲜虾仁呢，就是一件打折的“咩咩咩”羊毛衫呢，快秋天了，百货大楼正在搞羊毛衫促销活动，老顾看中了一件铁灰色开衫，去看过几回了，也没买回来。顾嫣红若小跑一个月，几斤虾仁就跑出来了，一件羊毛衫就跑出来了。老顾这么一说，顾嫣红就忍不住哧哧地笑，笑过之后，顾嫣红说，那我在店里睡吧，这么来回折腾，有什么意思，回来也不过睡阳台。老顾和孟婵娟不吱声了。他们到店里去看了看，卷闸门还是很结实的。而且顾嫣红说，隔壁店里的小青，还有隔壁的隔壁小陶，都在店里睡的，能出什么事？

顾嫣红一日三餐都在店里吃。马小骊在的日子，她们就自己做。店里面有一个小电饭煲，一个电磁炉。顾嫣红炒两个菜，再煲个汤，一顿饭就吃得美美的了。如果顾嫣红烧了啤酒鸭，或胭脂鸡，老板就会喝几口酒，红酒。马小骊说，红酒养颜。这话顾嫣红信，不然，三十多岁的马小骊，怎么还那么面若桃花呢？而且三十多岁还是马小骊自己说的，据隔壁小青的老板说，十年前她就三十多岁了。那样的话，马小骊就四十多了，四十多岁的女人应该是老女人，和顾嫣红的姨妈孟红果形象应该一样了，水桶腰，一脸的褐色蝴蝶飞飞。可四十多的马小骊看上去，真是很年轻很妩媚的，妩媚这个词，是顾嫣红从顾姹紫那儿学来的，顾姹紫认为日本的女人很妩媚，特别是川端康成笔下的女人，而中国，“五四”之后，基本就没有妩媚的女人了。顾嫣红那时不明白妩媚到底是什么意思，顾姹紫白她一眼，说，你文

盲呀，没读过《聊斋》？妩媚是什么，就是狐媚，也就是狐狸精的样子。顾嫣红这才有些明白了，川端康成笔下的女人她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狐狸她在动物园是见过的，那脸上的表情，和一般动物确实不一样。

马小骊经常出门，或者去广州打货，或者去打麻将。顾嫣红一个人的时候，自己就不做饭了，一般到"一箪食"叫碗馄饨或小笼包，"一箪食"的馄饨，在西门是出了名的，小笼包也一样，都特别鲜，是一种很奇怪的鲜。小陶说，那是胎衣的味道，他们在小笼包和馄饨的馅里放了胎衣呢。风传"一箪食"老板的小姨子，原来在乡下做接生婆，现在西门开个小诊所，表面给人看伤风感冒，看头疼脑热，其实呢，是专门给人做人流做引产的。所以，"一箪食"的胎衣有丰富的来源。这说法在西门是很流行的，但"一箪食"的生意依然很好。放了胎衣不是更好吗？电影《饺子》里的媚姨，不就是因为常吃放了胎衣的饺子，六十多岁的老妖婆看上去才会有三十岁的如缎肌肤，三十岁花瓣红唇，才会有和年轻男人颠鸾倒凤的可能和精力。西门的女人是没有禁忌的，只要能红颜永驻，让她们吃屎都愿意。但小青的老板从来不吃"一箪食"的馄饨，什么胎衣呀，不过胡诌了出来骗西门女人的。小青的老板私下对顾嫣红说。小青的老板很喜欢顾嫣红，比喜欢小青还喜欢，经常趁马小骊不在时叫顾嫣红到她们那边去吃饭。一开始顾嫣红总是有叫必应，她喜欢吃老板娘蒸的米粉肠，只要一闻到米肠那香味，顾嫣红就馋得流口水。但后来顾嫣红就不太敢去了，因为马小骊知道了后很不高兴，马小骊说，你少往她们那边跑，那个女人是很怪的。怎么怪呢？顾嫣红问。马小骊笑了，笑得很诡异。怎么怪呢？顾嫣红又问。马小骊乜斜了眼，反问顾嫣红，你看那个女人和小青的关系正常吗？怎么不正常？顾嫣红不明白马小骊话里的意思，小青的老板和小青是有些没上没下，但那又怎样呢？很多老板和自己的伙计处得都如姐妹呢。她们可不是姐妹。那她们是什么？顾嫣红不依不饶，又问。马小骊笑眯了眼——马小骊每次一开心，眼睛都是很扑朔迷离的样子，马小骊说，嫣红，难怪你不敢参加高考呢，就你这样的脑子，怎么做得出那些稀奇古怪的题目？

这其实有点羞辱顾嫣红了。但顾嫣红不生气，马小骊也不过是开玩笑呢，没有恶意的。再说了，这样的羞辱顾嫣红也习惯了，莫说别人，就是自己的姐姐，自己的父母，不也是这样的语气？但后来顾嫣红就很注意观察



小青和她老板了。两个人果真是有些怪怪的，小青老板看上去有些怕小青，小青不仅敢撂脸子，敢顶嘴，而且还敢动手，有一次，顾嫣红亲眼看见小青给了她老板一个大嘴巴，虽然是玩笑似的，但老板白生生的脸上还是有了几条红印子呢，像一朵盛开的菖蒲花。顾嫣红吓一跳，以为这一次小青老板一定要翻脸了，毕竟老板是老板，伙计是伙计，关系再好，也要有分寸的，不能蹬鼻子上脸。但小青老板反倒笑了，笑过之后，拍了拍小青的屁股，就作罢了。

这事顾嫣红和小陶说了，小陶很古怪地看着她，说，你不知道哇？小青的老板喜欢女人呢，以前是小雪，再以前是小美，现在是小青，走马灯似的换呢。

顾嫣红羞得满面通红，她想起来，小青老板原来也轻薄过她的。有一次，小青不在，她把顾嫣红叫过去，说是要帮她试试一件裙子的上身效果，是件黑色的镂空吊带裙。顾嫣红当时觉得奇怪，为什么不等小青回来了再试呢？但小青的老板说，这种衣服小青穿不出来的，小青的腰没有你细，小青的皮肤也没有你白。这话顾嫣红爱听，小青在西门是有名的美人，从来不把顾嫣红放在眼里。没想到，在小青老板那儿，顾嫣红竟然也有胜过小青的地方。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顾嫣红一激动，拿了吊带裙就往试衣间冲。她本来想等穿好了再出来给小青老板看的，但老板跟了进来，她要指导顾嫣红穿呢。顾嫣红果然不会穿这件裙子的，竟然胸罩没脱就把裙子直接往身上套，这怎么行呢，这样的裙子是要光了上身穿的，不然，就穿不出这件裙子的妖艳和性感来，就糟蹋了这件裙子。顾嫣红就听话地把胸罩脱了，反正都是女人，也没什么关系。她自己的老板，也经常让她这样把店里的衣服试来试去的。裙子有些紧，也没有拉链，在胸那儿卡住了。小青的老板于是就在一边帮忙，帮忙的过程中小青老板的手有好几次都碰到了顾嫣红的胸，有一次，顾嫣红甚至觉得小青老板的小手指在她胸的下侧来回划了几下，很温柔的。顾嫣红没在意，她左胸的下侧贴了只蝴蝶，这是学《燕尾蝶》里的女人，《燕尾蝶》是顾姹紫买的影碟，她一点也看不懂，故事乱七八糟的，人物也多得让她眼花缭乱。但电影里有个女人在胸前文的一只蝴蝶却让顾嫣红喜欢得不得了，那时她就特别想也在自己的胸上文一只那样的蝴蝶。但辛夷没有文身店，同桌告诉她，西门有文身贴卖，她

便逃课过来了，她之前没来过西门的，一过来就爱上了，是那种一见钟情式的爱，前世今生宿命般的爱。她爱这里的颜色，也爱这里的女人。都是和顾姹紫不一样的女人，眉眼不一样，表情也不一样，那生活看上去也不一样。有一种懒散的、与世无争的气息。顾嫣红那天一口气买了好几只蝴蝶文身贴，胸侧贴了一只红色的，肚皮上贴了一只绿色的，屁股上贴了一只蓝色的，都在隐私处，没有谁知道。除了那个同桌。她们躲在厕所，把门销插上，顾嫣红撩起衣服，把一只一只蝴蝶露给她看。同桌惊讶得不得了，小心翼翼地摸，仿佛那是活的蝴蝶呢。女人都是爱小动物的，尤其是色彩艳丽的昆虫。所以，小青老板的抚摸，顾嫣红也把它理解为这种昆虫之爱了，她一点儿也没有大惊小怪，她不过是抚摸那些蝴蝶吧，是因为那只红色的蝴蝶附身在那上面，她才会在那儿划来划去吧。后来小青就回来了，小青一看到她们在后间的样子，脸色顿时就黑压压的，啪的一下把桌上的计算器摔了，又啪的一下把几个衣架丢到地上。小青老板一言不发，样子悻悻的，顾嫣红当时还觉得莫名其妙，这个小青也忒不像话了，不过一个伙计，脾气怎么这么臭？

搞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两个人竟然在搞玻璃呢。顾嫣红知道这种人叫玻璃，从电影里知道的，她本来以为玻璃只有电影里才有，没想到，身边也有。之后顾嫣红就吓得再也不敢过去吃饭了。

十一

顾嫣红的生活，现在基本和家里没什么关系了。顾姹紫向来是不怎么管顾嫣红的，何况现在她有了孙彦，更没时间管了。老顾和孟婵娟也不去西门。偶尔他们也会生出要去一去的念头，因为有点过意不去，顾嫣红交了生活费呢，每个月六百块——开始是五百，但她加了工资后，主动把生活费也加了。这一点，让老顾和孟婵娟十分满意。笨女儿原来也有笨女儿的好，不会计算。她一个月在家总共才吃几顿饭呀，竟然交六百块的生活费。六百块，他们一家子的生活费也差不多了。如果是顾姹紫，就一定会这么说了。顾姹紫的数学学得多好呀，高考几乎考满分呢。而顾嫣红，数学经常考不到两位数的。什么叫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就是了。这么想



的时候，孟婵娟就有些内疚了。有时做了凉拌小菜，或做了梅菜扣肉，就想着要让老顾给顾嫣红送一些过去。顾嫣红很喜欢吃这些呢。但老顾总没时间。没时间一半是借口，一半是事实。学校里的事倒是不多，但家里的事呢，现在却是纷至沓来。先是顾姹紫要结婚，他忙着收拾房子，忙着筹划婚礼；接着呢，又是孟婵娟生病，孟婵娟一生病，老顾就慌了，除了陪孟婵娟看病养病，再没心思干别的；再后来，就是顾姹紫怀孕，顾姹紫怀孕是顾家的大事，绝对大过顾嫣红的梅菜扣肉，所以，老顾没时间去西门了。当然，如果老顾真想去，也还是能抽出时间的，鲁迅先生不是说过，时间是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是有的。关键是，老顾不愿意为了顾嫣红为了西门挤他的时间海绵呢。不挤就不挤，孟婵娟也不勉强他。人民教师嘛，去西门那种地方，让人看见了，确实不太方便。而且，老顾不肯去西门，孟婵娟表面有些愠，心里却是窃喜的。西门那么乱，妖精云集，男人去多了，说不定，就迷乱了。老顾的身当然是不会迷乱的，这一点，孟婵娟有把握，但眼呢，心呢，就不好说了。男人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事，那是常有的。女儿她是管不着了，但老公呢，那身心一定要高度统一的，身要在她这个曹营，心呢，更要在她这个曹营。

所以，老顾和孟婵娟对顾嫣红的牵挂，也就只停留在说一说的阶段，说过了，也就过了。昙花一现般的。之后就全力侍候顾姹紫了。顾姹紫怀着孕呢，孕相又不好，吃什么吐什么，吐了，又接着吃。且要吃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什么紫蕨炒腊肉，什么南瓜花炒鸡蛋，什么貂蝉豆腐。顾姹紫性子急，一旦想吃什么了，就恨不得立时立刻到嘴边。老顾现在上课都有些心不在焉了，老想着要到哪儿去弄这些玩意儿。一旦弄到了，孟婵娟就十万火急马不停蹄地往厨房赶，弄好了，再往图书馆送。孙彦看着老两口的阵势，忍不住乐，说，这简直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嘛。顾姹紫也乐了。这就是住在娘家的好哇，如果和婆家人住在一起，还吃什么南瓜花。女友小韩说，她怀孕时不过想吃一盘炒螺蛳，婆婆也推三阻四的，说什么螺蛳里有寄生虫，屁话呢，不过是怕麻烦。她一生气，跑到大排档的夜市上吃了两大盘又麻又辣的炒螺蛳呢。

住在娘家的好处当然不止南瓜花。顾姹紫存折上的数字，现在像窗台上的水仙，每天都噌噌噌地往上涨呢。老顾有时当着她的面，数顾嫣红给



他们的生活费。数就数呗，顾姹紫假装看不见。倒是孙彦，有些不好意思了，孙彦说，我们要不也和嫣红一样，交伙食费吧。顾姹紫白他一眼，问，交多少呢？孙彦也不知道交多少，如果按顾嫣红的标准，他们就要交一千二了，这个数目他也是有点舍不得的。但如果低于这个数字，他们面子就下不来了，毕竟他们的身份和顾嫣红总是不同的，他们两个研究生，两个干部，到头来竟然不如顾嫣红一个打工妹了。这么一想，孙彦就低了头，不做声了。顾姹紫的逻辑和孙彦却是不一样的，顾姹紫说，世上的财富分两种，一种是物质的，另一种是非物质的。顾嫣红给父母的，就是物质部分，而她给父母的，就是非物质部分。非物质部分比物质部分更有价值呢。她这样的女儿，给了父母多少精神安慰呢？多少光荣和体面呢？所以，她也不欠父母的，不就是几百块伙食费吗，和精神比起来，和光荣比起来，算什么东西？

顾姹紫的白吃白住因此理直气壮。但孙彦还是有些心虚和忐忑，特别是顾姹紫不在家的时候。顾姹紫有时会和小韩在外面吃，当然都是小韩请客。小韩总是和婆婆闹矛盾，一闹矛盾就不想回家了。这时候顾家的饭桌上就只有老顾、孟婵娟和孙彦了，老顾平日在饭桌上话就不多，一旦顾姹紫不在家，老顾的话就更少了。不说话的老顾就让孙彦觉得有压力。好在孟婵娟话多，孟婵娟的表现和老顾正好相反，孟婵娟平日也是话多的，一旦顾姹紫不在家，她的话就更多了，像只老麻雀，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说单位里的人事，说弄堂里的是非，说辛夷的旧闻和新闻，还有孟家和顾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如果顾姹紫在家，孟婵娟的话题一般是没有多少机会充分展开的，因为顾姹紫会及时地表达她的反感，或者用讥讽的表情，或者用讥讽的语气，或者拦腰就将孟婵娟的话题斩了，直接就说别的事儿。不管何种方式，总之，会让孟婵娟的谈兴遭到打击。但顾姹紫不在家，情况就不同了。孙彦从不打击孟婵娟的谈兴，不仅不打击，还十分鼓励。顾姹紫不是有非物质财富理论吗？陪孟婵娟说话，应该也属于非物质财富这部分。所以，孟婵娟无论说什么，孙彦都能亦步亦趋地积极响应。孟婵娟的谈兴，在孙彦的鼓励下，愈发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了。半个小时的饭，孟婵娟现在能吃上一个时辰。十分钟能洗好的碗，孟婵娟现在能洗上半个小时。只要顾姹紫还没回家，孙彦就绝对进不了他的房间。即使进去了，孟婵娟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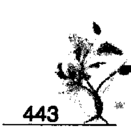
找个借口，再把他叫出来。

老顾很不高兴，他实在看不惯孟婵娟和孙彦有说有笑的样子。看不惯孟婵娟他不敢表现出来，但看不惯孙彦呢，他就要挑刺了。一个大男人，怎么好这么窝囊呢？在单位，他还不如顾姹紫，顾姹紫是采编部主任，而他呢，不过是普通馆员。每个月的工资比顾姹紫还要少两百。倒是会哄女人，顾姹紫那么心高气傲的丫头，却被他哄得滴溜溜转了。两个人一下班，就钻到房间里去了。老顾甚至担心他们还没有禁房事，因为半夜里他们房间里经常会传出哼哼叽叽的声音，为这个，他和孟婵娟嘀咕过。顾姹紫怀孕五个多月了呢，房事频了，会引起流产的。他让孟婵娟去提醒顾姹紫，孟婵娟不肯。她一向有点怵顾姹紫的，何况这种事，她也说不出口。老顾只好自己出马了，也没有直接说这事，而是用调虎离山那一招。他让孙彦去阳台睡，顾嫣红反正也不怎么回家，阳台多是空着的。可孙彦还没开口呢，顾姹紫先急了，顾姹紫说，为什么？有毛病呀，房间不睡睡阳台。老顾也不好说为什么，孟婵娟也不说，睡阳台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十二

顾姹紫果然就早产了。

本来应该十一月的预产期，可十月中旬顾姹紫的背部就开始隐隐作痛了，之后就断断续续地见红。老顾和孟婵娟慌了，赶紧找孟红果的老公。可顾姹紫不想去第二医院，辛夷最好的妇产科医生是叶锦屏，叶锦屏在妇幼保健医院呢，所以顾姹紫坚持要去妇幼保健医院。去妇幼保健医院自然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指定要叶锦屏问题就很大，叶锦屏的日程安排满当着呢，辛夷上流社会的女人几乎都在叶锦屏手上生儿生女。可孟红果的老公虽然是医生，可他是外科医生，还是二院的，和叶锦屏扯不上关系。孟婵娟急得团团转，直埋怨孟红果的老公。平日看上去和女人的关系不都是千丝万缕的吗？怎么偏偏和叶锦屏就这么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这是胡搅蛮缠了，老顾认为，人家再风流，也不能把辛夷的女人都一网打尽了，总还有漏网之鱼的。何况他对他们家的事，一向也是尽心尽力的，不说别人，单是孟婵娟，没少麻烦他呢。所以，瑕不掩瑜，不能因为这一次的事，就责怪人家。



要怪也只能怪孙彦，这本来是孙彦的事，怀孕是他的事，早产也是他的事——肯定是因为房事引起的感染，不然，怎么会有早产的症状呢？可他倒好，什么忙也帮不上。当初顾姹紫如果嫁的是陈希望，这事就不用他们操心了，陈局长一个电话就搞定了。可现在呢，没有办法了。他和孟婵娟，两个小学老师，有什么办法？顾姹紫找小韩，小韩的老公在税务系统，有许多社会关系的，小韩的儿子就是叶锦屏接生的。小韩倒是热心，但小韩的老公却支支吾吾。老婆是老婆，老婆的女友是老婆的女友。这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用一点就少一点。为老婆当然可以不计较这个，可为一个不怎么相干的女人，他就不想用了。

顾姹紫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一委屈，背痛得更厉害了。

只好去第二医院了，顾姹紫虽然一向任性骄傲，到这时候，却也不敢任性了。

顾嫣红却打了电话来，顾嫣红说，叶锦屏那边联系好了，可以直接去找她，只要说是李北岳的朋友就可以了。

十三

李北岳是辛夷商业局的副局长，也是西门商业城的老总。

他和顾嫣红的老板马小骊是中学同学，因为是同学，所以经常会来店里坐一坐，有时赶上了，也会留在店里一起吃中饭。这时候，马小骊就会让顾嫣红加个菜，西门的菜市场就在她们店后面，不远，顾嫣红走快一些，来回不过十来分钟的事儿。

起初都是马小骊在的时候才过来，后来就不一定了，马小骊在时他过来，马小骊不在时也过来；再后来，李北岳就专门挑马小骊不在的日子过来。

李北岳过来的时候从来不空手的，或者带瓶香水，或者带套化妆品，或者带条手链。顾嫣红开始有些不好意思，但后来，也就习惯了。李北岳说，反正都是别人送的，他老婆从来不用那些玩意儿，放他那儿也浪费了，不如就送给嫣红了。宝剑赠英雄，红粉赠佳人。最合适的。

李北岳读过大学，所以说起话来，经常会有些文绉绉的。



马小骊看到顾嫣红用娇兰彩妆盒，拿过去，细细地看，是正品，不是西门卖的假货。暗了脸问顾嫣红，谁送的？嫣红低了头，不言语。马小骊啐了嫣红一口，骂，小婊子，才到西门几天，就学会勾男人了？

顾嫣红觉得十分委屈，她真没有勾过谁。她不过是不会拒绝，不会拒绝父母和顾姹紫，不会拒绝马小骊，也不会拒绝李北岳。

再说，之前她也不知道李北岳是马小骊的人，要不是小陶告诉她，她真以为他们只是同学呢。

之后顾嫣红在店里的日子就有些不太好过了。

马小骊的脸，现在一如二八月的天，会变，刚刚还是阳光灿烂呢，一转脸，又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了。还找碴儿。一件裙子卖了两百块，她说，怎么才两百块呢？那意思，是顾嫣红黑了她的钱。有男人陪女人过来买衣裳，女人进了试衣间，男人无聊，瞄了顾嫣红一眼，又瞄了顾嫣红一眼。正好小青店里的狗过来，马小骊立刻嗅一嗅鼻子，然后阴阳怪气地说，我们店里有骚味吗？怎么总惹了公狗过来瞎转悠。顾嫣红本来不太懂指桑骂槐的，但因为马小骊指桑骂槐的意思总是太直白，几乎直白成了指桑骂桑，所以，即使头脑简单的顾嫣红，多数情况下，也能听懂了。

听懂了的顾嫣红就觉得难堪。

李北岳现在白天很少过来了，即使过来，也碰不上马小骊的唇枪舌剑。当着李北岳的面，马小骊对顾嫣红一如既往的温柔，不，是更温柔，总嫣红嫣红叫得十分亲热。顾嫣红觉得别扭。不懂马小骊为什么要这样做生做旦，问小陶，小陶是西门的人精，什么都懂的。小陶说，马小骊是在笼络李北岳呢，在西门开店，谁敢得罪李北岳李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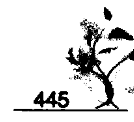
她笼络李北岳，为什么对我又做生又做旦呢？顾嫣红还是不懂。

有什么不懂的呢？马小骊是生意人，做生意自然要求财，所以要委曲求全，所以要强颜欢笑。可她也是女人呢，是女人就会嫉妒，就会争风吃醋，你抢了她的男人，难不成还要她真对你好？没拿针锥你或硫酸泼你算是仁慈了。

这话不对了，但不对在哪儿，顾嫣红也说不上来。

照小陶这么说，顾嫣红难道只能哑巴吃黄连？

小陶咯咯地笑，小陶说，嫣红，你真是老实，干吗哑巴吃黄连？你告诉



李北岳呀。

十四

告诉李北岳的结果，是顾嫣红有了一间自己的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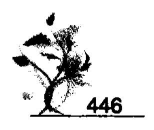
本来李北岳不让顾嫣红在西门干了，他替她在朋友的公司找了个事，但顾嫣红干了不到一个月，就不愿意了。换一家公司，又没干到一个月。顾嫣红还是喜欢西门呢，也喜欢卖衣裳。李北岳没办法，只好让顾嫣红回西门了。在西门盘一家店，至少要十万。十万顾嫣红自然没有，别说十万，就是一万顾嫣红也是拿不出来的。不过，拿不出来也没关系，不是有李北岳吗？有了李北岳，顾嫣红就成了西门最年轻的老板。顾嫣红才二十二岁，二十二岁的顾嫣红有了自己的店，店名就叫“嫣红”，是李北岳起的名，也是李北岳写的字，黑漆木板上，两个红艳艳的小篆体的“嫣红”，很别致的。

顾嫣红的脸红成了一朵芙蓉花，嗫嚅半天，说，我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李北岳说，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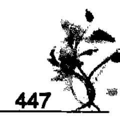
顾家人知道这事，已是三个月后了。

三个月后顾姹紫的女儿孙蔻儿周岁，正好孟婵娟五十岁，前后相差不过六天，于是就放一起庆生了。老顾本来要在“福膳房”摆几桌的，是顾姹紫的主意，顾姹紫说，“福膳房”那个月正搞活动呢，打九折，而且大堂经理还是他们馆长的熟人，能折上折，合起来，也就八折了。那里的富贵鸭做得十分地道，板栗鸡羹也不错。这两道菜，可都是孟婵娟爱吃的。老顾想想也是。老夫老妻几十年的感情，用富贵鸭表示表示也应该的。但孟婵娟不肯，孟婵娟说，想吃富贵鸭，你不会在家里给我做呀？还非要到那里去吃？倒是把别人吃富贵了，自己吃穷了。再说，女人五十岁有什么好庆祝的，又不是三十岁，又不是十八岁。这些话孟婵娟是当了顾姹紫面说的，私下里，孟婵娟对老顾说，这丫头，又算计我们呢，让我们到“福膳房”请客，她搭顺风车，朋友来一桌，同事来一桌，到算账时，肯定又一毛不拔。凭什么？蔻儿姓



孙，又不姓顾。这话一下子就把老顾说心酸了。他们原来试探过顾姹紫和孙彦的，想让蔻儿姓顾，反正孙彦有兄有弟，兄弟又都有儿有女，全姓孙的，孙家少一个姓孙的蔻儿，又不影响香火。但孙彦不做声，顾姹紫也不做声。顾姹紫本来事事都要做主的，却偏偏在这个事上由孙彦了。老顾和孟婵娟只能悻悻作罢了。既然这样，他们为什么还要给孙蔻儿摆周岁宴呢？要摆也是孙家来摆。这么想之后，老顾就决定在弄堂口的"鸿运来"摆几桌算了，"鸿运来"和"福膳房"的排场自然不好比的，完全是家宴的性质。家宴就家宴，既然寿星孟婵娟不在意，老顾也乐得省钱。

顾嫣红那天来得比较晚。虽然晚，却晚成了家宴的高潮，因为那辆黑色奥迪。黑色奥迪是李北岳的，那天李北岳没什么事，便过来看看嫣红，想一起吃个饭，之后再安排一个什么活动。但嫣红说不行，嫣红说，她要回家过五一呢。什么五一？李北岳被她说迷糊了，都十月下旬了，还过什么五一？嫣红笑弯了腰，好半天，才直起身来，说，是我家的五一呢，老太太孟婵娟五十大寿，外甥女孙蔻儿一岁宴。这完全是顾嫣红风格的玩笑，很无聊，也很白痴，但李北岳也被逗笑了，说，要不我也去你家过五一吧？李北岳这话一说出口，顾嫣红的脸就耷拉下来了，什么意思嘛？明明自己不能去的，还说这种话，寻开心呀？顾嫣红不理他，一转身，准备拉卷闸门了。四点多了，她还要去"乔家栅"拿蛋糕呢。"乔家栅"在她回家的路上，早上顾姹紫特意打电话叮嘱过了的，要她早点去，拿那盒双层的"花开富贵"，因为是电话里订的，没付定金，去晚了，怕被别人拿走了。李北岳却不让顾嫣红走，伸手把卷闸门一拉，却是把自己和顾嫣红拉在里面了。生气的顾嫣红，总是让李北岳觉得十分性感，尤其是她撅起嘴时，那鼓鼓的面颊，有一种孩子般的丰满和圆润。四十五岁的李北岳，常在西门出入的李北岳，对妖媚已经有相当的免疫力了，女人再风情，再狐媚，在他面前，基本也是良辰美景虚设。因为这个，马小骊时不时地会笑话他，说他现在简直就是东方不败。官场就如葵花宝典，要练此功，必先自宫。即使没有自宫，在里面耽溺久了，最后都免不了要跷起兰花指说话的。李北岳被她说得有些恼，但恼归恼，却也是不好较真的。一个和你耳鬓厮磨过的女人，说起话来，总是有些放肆的。所以孔夫子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马小骊现在就是这样又不逊又怨的状态，不逊是因为以前的关系，怨



是因为他现在的表现。要说,马小骊在他面前基本还是克制的,至少没有撒泼。辛夷的女人,或者说,西门的女人,一旦撒起泼来,那也是十分狰狞的。而马小骊的不逊也罢,怨也罢,都是在笑靥如花的掩饰下的。这笑靥如花的奥妙,他自然也明白。无非不想倒了他这棵大树。但女人能做到发乎情止于礼和理的,不多。到底是个高智商的女人,也到底是个有素质的女人。

这智商和素质让李北岳十分欣赏,不过,欣赏却是同志般的欣赏,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欣赏。在男人对女人这方面,李北岳现在有反智倾向,既反妖,也反智。女人越妖媚,他越心如止水,女人越智慧,他越敬而远之。他实在不喜欢和人斗心眼了,他斗够了。年轻时他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革命理想,斗得激情澎湃,斗得不亦乐乎。但二十多年亢奋地斗下来,他把自己斗到了商业局副局长这个位置,也把自己的身体斗出了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医生建议他从此要清淡饮食。清淡饮食只是表象,他知道,最根本的,其实还是要清淡思想,他于是开始反思这种斗争的意义。人又不是公鸡,为什么一天到晚要奓了毛抖擞着自己的翅膀?他现在基本进入了一种弃绝圣智返璞归真的境界,这种返璞归真,贯彻到女人这个问题上,就是要女人思想简单,感情朴素,越简单越好,越朴素越好,最好简单朴素成动物植物一般,如猫,如狗,如花,如草。

即使动植物,李北岳也还有要求,动植物的世界也是纷繁复杂的,这是世界不断进化的结果,大千世界进化到一定阶段,就是又回到混沌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有了动物性植物性,而动植物呢,又具备了某种程度的人性。所以,李北岳还要去芜存菁,删繁就简。如果是狗,李北岳希望是一只老老实实的土狗,城市的狗现在都太机警了,它们个个都是见过世面的,不仅过马路时认得红绿灯,而且还会由表及里地认识人,他不喜欢这种人格化了的狗们。如果是花呢,李北岳希望是桃花李花甚至喇叭花那样的单纯花朵,不要牡丹,太有身份意识了;也不要茉莉那样阴险的花朵,面上是做小伏低,骨子里呢,却使暗器,用氤氲的香气来湮没人,这差不多是生化武器了,很多女人都擅长走这个路线的,比如马小骊,比如他老婆。

但顾嫣红还没有这样的进化。她完全还是一朵初开的桃花,鲜艳、葳



蕤、无邪。李北岳第一次看见她，就被打动了。不仅心动，而且身动。他在老婆那儿、在马小骊那儿已经被讥笑为东方不败的身子，一到顾嫣红那儿，竟然感觉又如沐春风了。这让他惊喜莫名。原来他的委靡不振他的气若游丝，不过是冬眠呀，一旦惊蛰，就又起死回生了。他差点就被马小骊骗了，什么东方不败？什么兰花指？简直是诬蔑。这个女人真是阴险哪，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竟不惜从根本上摧毁他。

顾嫣红却让他惊蛰了。每次看见顾嫣红，他的身体里面都噼里啪啦的，犹如芝麻开花一般。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从前和马小骊刚好上的时候，他也激动过的，可再激动，他也能坚持住自己的原则，比如不在马小骊的店里亲热。有时马小骊把持不住，会乜了眼看定他。他知道她的意思，但他假装不懂。正正颜色，走了，丢下面若桃花的马小骊在那儿欲罢不能。虽然之后他会打电话给她，让她在什么什么时间去什么什么地方。马小骊讥笑他，认为这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怎么会是多此一举呢？这一举其中奥妙无穷呢，既坚持了他的原则，又有了延宕的快乐，当然，这一举最关键的奥妙，还不在上面两点，而是摆正了他和她之间的关系，他要她明白：是他在控制她，而不是她在控制他，他要她往东，她就得往东，他要她往西，她就得往西。她不是叫马小骊吗？他就要她名副其实地变成一匹马，一匹随他的指挥棒马不停蹄地奔跑的战马。每次她撅着肥臀在他胯下扭得欢实的时候，他都忍不住产生一种幻觉，仿佛他真在纵马驰骋。这幻觉，李北岳自然没说出口，他只是说，店里的沙发床那么窄，束手束脚的，影响水平发挥。马小骊便哧哧地笑，然后伸了手去挠他。

但现在，李北岳不控制了，不仅不控制顾嫣红，也不控制自己。

沙发床真的很窄，而且会嘎吱嘎吱地响，然而李北岳不管了，就那么嘎吱嘎吱地要了顾嫣红。

之后还要缠绵，李北岳原来没有这毛病的，但自从和顾嫣红好上之后，他就添上了。他喜欢侧身抱着顾嫣红，用下巴去蹭顾嫣红的耳朵，或者用手指一下一下地去划顾嫣红的脸颊。但顾嫣红今天没工夫让他蹭了，她还要去"乔家栅"呢，还要拿"花开富贵"呢，顾姹紫的电话刚才已经响过两次了，一次是沙发床嘎吱嘎吱响的时候，她要去接，但李北岳按住了她，没让；第二次李北岳干脆把顾嫣红的手机关了。顾嫣红有些生气了，又撅起

了嘴。李北岳觉得好笑，说，小样，不就是一盒蛋糕呀，让小东去拿就是了。小东是李北岳的司机。

那是顾嫣红第一次坐李北岳的车子回弄堂。李北岳自己没有去，但他让小东替他包了两个一大一小的红包，大的那个两千元，给孟婵娟；小的那个一千元，给孙蔻儿。

弄堂和顾家，一时起了轩然大波。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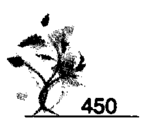
顾家这才知道了李北岳，之前他们也知道李北岳的，在顾姹紫生孙蔻儿的时候，他们打了李北岳的名号去找叶锦屏，然而那时他们以为李北岳和顾嫣红是没关系的，他只是马小骊的同学，他是看了马小骊的面子才打那个招呼的，所以后来孟婵娟还特意做了一小坛酒糟鱼去谢马小骊。没想到，白谢了，原来李北岳和顾嫣红好上了。

这小蹄子。

孟婵娟又一次被气得卧床不起。她孟婵娟前世造了什么孽吗？怎么这辈子生出一个这么笨的女儿，不会计算数学也就罢了，还不会计算自己的人生，你一个黄花闺女，和一个四十多的有妇之夫姘，以后还怎么嫁人？还怎么在辛夷生活？

老顾这一次也不管文明不文明了，虽然没有和修鞋的老张头一样去用鞋拔子敲女儿的头，但家里的饭桌还是被他敲得咚咚响。舍得这样敲饭桌也说明老顾的情绪已经恶劣到极点了，因为那张饭桌是他们家最奢侈的家具，柚木的，差不多花了老顾和孟婵娟两个人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呢，是顾姹紫结婚前才买的。老顾平日对它十分爱惜，爱惜到几乎从来不肯让它素面朝天，一层厚厚的塑料膜上面，又盖了一层花塑料布。顾姹紫笑话他们，说，这桌子是金枝玉叶呀，还整个“顾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不识”的景。但现在，老顾管不了这个金枝玉叶了，一巴掌一巴掌地在上面拍。两千块的红包也被老顾扔到了顾嫣红的脚下，老顾嘶哑了嗓子喊，谁要他的臭钱？谁要他的臭钱？他算什么东西？到这儿来摆谱。

倒是顾姹紫小两口的反应相对平静。孙彦的平静是自然的，他是外



人,还没有建立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伦理观,何况,一个做姐夫的,对小姨子的感情生活也实在不好插嘴。而顾姹紫呢,态度也表现得前所未有的理性。她不明白老顾和孟婵娟为什么会动这么大的肝火,难道他们真相信顾嫣红会是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一枝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藕?不可能的。荷花和藕之所以反复被人讴歌,就是因为出污泥而不染太困难了,困难到许多风流名士都做不到,风流名士都做不到的事,顾嫣红能做到?她加减乘除都弄不清楚呢,还指望她出污泥而不染?老顾和孟婵娟既然当初让她去了西门这个污浊之地,那有今天的龌龊不是意料之中的吗?

所以顾姹紫一点也没有大惊小怪。她当然也批评了顾嫣红,不过不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是从数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这一点和孟婵娟是异曲同工,什么叫鼠目寸光?什么拣了芝麻丢了西瓜?顾嫣红的所作所为就是呀!为了眼前的一点小恩小惠,她把女人的一辈子都搭上了,不划算呀!她又没学历,又没能力,仅有的一点资本,也就那几分青春,几分姿色,本来应该精打细算用来物色一张长期饭票的,可她倒好,浪费给一个有妇之夫了。中国女人的平均寿命可是七十四岁,而顾嫣红那种头脑简单的女人,或许要活更长呢,像日本女人那样活到八十五岁也说不定。二十岁时当然可以凭色相吃饭,三十岁呢,四十岁呢,如果能风韵犹存成巩俐或者张曼玉那样,或许也行。问题是世上有几个半老女人能当巩俐和张曼玉呢?就算能当,那之后呢,八十五岁的老女人也是要吃饭的,孟婵娟的母亲就八十多了,比孟婵娟还能吃呢,每餐能吃两碗饭,还要喝肉饼汤。没有婚姻繁衍出来的儿女供养,到时吃什么?和弄堂口的老槐树一样,吃西北风?

顾嫣红不言语。不言语不意味着她听进去了,相反,她完全是屏蔽的状态。顾姹紫的话总是太快,又总是喜欢夹杂数字,简直和数学题一样,让她晕。每当这个时候,她就把自己屏蔽了。屏蔽是她的绝活,是打小练就的童子功。在学校上课也罢,在家听老顾孟婵娟和顾姹紫训话也罢,只要那些话她不爱听,她就想别的事儿,看别的东西,脚下扛了饭粒子赶路的蚂蚁,窗外树上啾啾鸣叫的麻雀,或者书上不知什么时候不小心溅上的一团黑糊糊的墨渍。即使是墨渍,也比顾姹紫的话更有意思呢。顾姹紫一看顾嫣红恍惚的神情,就知道自己又白费精神和唾沫了。总这样,不管你如何深入浅出,如何化繁为简,她横竖都是不懂。顾姹紫相信,顾嫣红的脑袋一

定是榆木做的，甚至比榆木都不如，人家还知道四月开花，五月结果，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而她呢，什么都拎不清。

顾姹紫懒得管她了。老顾和孟婵娟却不能不管，虽然这个时候管已有些亡羊补牢的无奈，那也不能不管。

管的方式是让顾嫣红和李北岳马上一刀两断，马上，趁还没有四面楚歌，弄堂里的流言还是欲说还休闪闪烁烁的阶段，毕竟他们只是看见了奥迪而已，看见奥迪能说明什么呢？什么也说明不了，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他们又没看见李北岳和顾嫣红在一起。不像弄堂十四号的钟家丫头，光着身子被别人老婆堵在了床上，那才是铁证如山无法狡辩的。但顾嫣红还没狼狈到那个程度，不过是看见了奥迪，不过是看见了红包。

何况红包他们还是要退回去的。关于这个红包的处理，顾姹紫却有不同的意见，为什么要把红包退回去呢?李北岳的钱，是他自己的吗?都是民脂民膏!既然是民脂民膏，那不就是他们自己的钱?自己拿自己的钱，应该的呀！再说，难道退了红包顾嫣红的清白就回来了吗？又不是在菜市场买卖萝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典型的小市民思维。女人的名声如水，一旦泼了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这就是覆水难收。既然覆水难收了，那退红包还有什么意义？

什么意义老顾也说不上来，即使能说上一二，也一定会被顾姹紫三三两两地驳了回来。在顾家，顾姹紫绝对是理论的高手。老顾知道顾姹紫的心思，不就是不想退孙蔻儿的那一千块钱吗?扯什么民脂民膏覆水难收之类的废话呢？其实老顾也不想退呢，在最初的愤怒之后，退红包的决心其实也很脆弱了。两千块钱呢，在辛夷可买一平方米的房了。对老顾夫妇而言，这几乎是有些悲壮的行为。他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呢。孔夫子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们虽然生活在弄堂里，却是弄堂里的君子呢，修养和居陋巷的颜回都差不多了。而现在，顾姹紫的一席话，又让老顾做不成君子了。

想想也是，如果顾嫣红和李北岳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关系，那这礼钱他们就是该拿的，不仅该拿，而且还拿得不够呢，虽然它弥补不了什么，可补一点是一点，总比赔了夫人又折兵好哇；如果顾嫣红和李北岳还没有什么，那更好，白拿呢，反正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问顾嫣红——当然不能直接问，他们是父母，怎么好意思直接问这种事情，只能犹抱琵琶半遮面地问，顾嫣红不知是没听懂，还是不好意思，总之死不开口，无论他们问什么，她都和哑巴一样。

老顾没辙，只好去问李北岳了。

代表顾家出面找李北岳打探虚实的，是顾姹紫。老顾夫妇因为红包的关系，有些心虚了，而顾姹紫理直气壮。当然，见面的由头还是退钱，这是虚晃一枪的策略，她有十分的把握李北岳不会把钱拿回去，所以顾姹紫把红包往桌上一放，凛然说，李局长，无功不受禄，这礼，我们不能收。

李北岳笑笑，说，不过一点小意思，又何必客气。很随意地，李北岳又把红包朝顾姹紫的面前轻轻推了过来。

顾姹紫要再推的时候，服务员进来了。

他们在“锦绣阁”见的面，下午五点多，正是晚饭时间，所以李北岳自作主张给顾姹紫点了一盅木瓜炖燕窝，李北岳说，这玩意儿女人吃了好，养颜，淡斑。

顾姹紫的脸上，有很隐约的蝴蝶斑，是怀孙蔻儿时长上的。

气氛一上来便有些不对了，太友好了，顾姹紫觉得。她本来要先礼后兵的。然而现在，一边享用着“锦绣阁”燕窝汤，一边享用着李北岳的软语温存，她竟然有些兵不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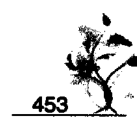
而且李北岳的形象和她想象中的也不一样。她本以为要见到一个脑满肠肥的中年男人，官僚嘛，尤其是小城市的官僚，样子都差不多的。一张油光可鉴的脸，一双又混浊又傲慢的眼睛，一身没有品位的灰黑色官服，那形象整个一只《诗经》里的硕鼠。可李北岳却一点也不硕，甚至有点瘦，虽然也没瘦成一树临风，但那意思也还是树的意思。

这让顾姹紫有些为难了。顾姹紫对硕鼠可以横眉冷对可以义正词严，对树，却没有办法这样。

尤其这棵树上还结了果子。临分手，李北岳给顾姹紫送了一只又大又红的果子：一张“自然美”的保养年卡。

李北岳说，初次见面，不成敬意。

顾姹紫先礼后兵的念头，顷刻间成了落花流水。



十七

恼羞成怒是之后的事情。顾姹紫一回到家,情绪就开始有些恶劣了。怎么说自己也是个研究生,是个在省城见过世面的人,难不成为了一盅燕窝和一张保养卡就缴械投降了?就放弃自己的伦理和道德立场了?不可能的。顾姹紫如果是这样的人,就嫁陈希望了,甚至就不会回辛夷了——顾姹紫当初是可以留省城的,读研二时,导师带她参加过一次省自考阅卷,考试办的一个科长,看上了她。省考试办是十分有钱的单位,那位科长的年收入有十几二十万,且有房有车,并私下里向顾姹紫许诺,如果她嫁他,他能把她弄进省图书馆,或者人事厅的资料室。顾姹紫十分挣扎,她真的很想进省图书馆的,也真的很爱那房那车,然而科长的长相,实在离顾姹紫的理想有些差距,而且还三十多了,是离异的。她如果嫁他,只能算续弦。她才二十几岁,风华正茂,凭什么一开始就做续弦呢?犹豫再三,她还是把他让给了同宿舍的小白——说让,其实有些拔高了自己的姿态,因为在顾姹紫挣扎的过程中,科长和小白已经眉来眼去打得热乎了。周末他经常开了车到宿舍来,顾姹紫爱理不理,而小白却是蛾眉婉转,科长对顾姹紫的感情,本来也没坚决到非卿不娶的程度,小白婉转几次之后,科长自然而然就移情于小白了。小白的姿色,虽然比顾姹紫差一些,但在她们宿舍,也算第二号美女了,而且人家还有摇曳之美呢。摇曳之美是宿舍里老四对小白的经典评论,本是亦褒亦贬的,然而小白却毫不客气地做褒义理解了。后来小白果然进了省图书馆,同学们都十分艳羡,如今要在省城的事业单位谋一份差事,简直比走李白的蜀道还要难呢,但顾姹紫却嗤之以鼻,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自己的残羹冷炙!当然,形容为残羹冷炙又有些不准确了,因为那羹和炙毕竟是她没有动过筷子的,但只要她愿意动筷子,哪还有小白的什么事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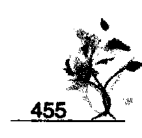
只要这么一想,顾姹紫就不由得不敬佩自己了。好女人有所为有所不为,她虽然也爱锦绣前程,也爱出有车食有鱼的生活,但为了自己做女人的原则,为了自己的精神高度,她牺牲了自己的车与鱼,世上有几个女人能做到这一点呢?小白做不到,顾嫣红更做不到。这是境界!



不过，李北岳的东西，性质不同，不是民脂民膏吗？她收了它，算是替天行道，算是杀富济贫。所以，她该吃吃，该拿拿，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完全不用有思想负担。老顾问她，嫣红到底和那个男人是什么关系呢？顾姹紫好笑，不就是想问顾嫣红和李北岳发没发生肉体关系吗？这种事，顾姹紫又不是当事人，怎么知道？难道她好意思问李北岳？什么脑子！到这时候，老顾和孟婵娟竟然还心存侥幸，希望顾嫣红和李北岳还是泾渭分明的关系，他们以为，如果他们泾渭分明，顾嫣红这时赶紧撤，还来得及，他们偷了鸡，又没蚀米，吃了狐狸，还没惹上骚。这算盘真是打得如意呢！但顾姹紫一句话，就让他们的算盘珠子稀里哗啦地散落了，顾姹紫说，什么关系？还能是什么关系？男女关系呗。这当然是顾姹紫的猜测，但顾姹紫认为，自己的这个猜测绝对是负责任的，不是男女关系李北岳会这么慷慨？现如今的男人，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儿。有些猥琐男，捉了兔子还不撒鹰呢，他们图书馆就有一个，和一个女人好了一年了，一年里同进同出，形同夫妻，临分手，女人没说什么，男人却一五一十地索要起分手费来，哪月哪日他们一起吃了火锅，哪月哪日他们一起出远门了，火车票是他买的，甚至他们第一次在外地开房的钱，他都记在账上了，要AA。他的这种行径遭到了图书馆所有女同事的唾弃，然而他在这种唾弃面前却很坦然，很自若。男人已经现实到了这个程度，老顾竟然还指望顾嫣红和李北岳泾渭分明，真是太天真了，太乐观了。顾姹紫有些恼，白他们一眼，更坚定地说，别痴心妄想了，他们绝对是男女关系。这说法和这语气让老顾和孟婵娟很绝望很惶恐，怎么办？怎么办呢？李北岳是有妇之夫，辛夷也不大，万一哪天那个妇知道了，杀到这个弄堂里来，那顾家还怎么有脸在这儿住呀？顾家在这个弄堂，可是住了几十年呢，但顾姹紫一点儿也不惶恐，有什么好惶恐的呢？李北岳既然敢公然让司机把他的奥迪开到这儿来，妇那边一定是搞掂了的，不然，他傻呀，给妇留下这么一个大脚印？

十八

在局里，李北岳算是很低调的一个人。和他一般年龄一般位置的男人，哪个没有一两个婚外的女人呢？守身如玉是女人的美德，对男人而言，



尤其是对仕途中的男人,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关于这一点,局里上上下下的男人都有高度的共识,甚至局里的女人,也都心照不宣地遵循着这种不平等意识。当然有些女人最初也是觉得屈辱的,也努力抗争过的。比如王局的老婆徐十五。徐十五其实原来不叫徐十五,而是叫徐初一,徐初一是年轻的,相对于王局而言;也是漂亮的,相对于其他局长夫人,但她的年轻漂亮,和王局的打字员比起来,也还是望尘莫及的。这种望尘莫及被一向傲慢的徐初一大意地忽略了,而王局却没有忽略。他向来是个细腻的人,对女人和对领导,就更加细腻了。细腻的结果,就是以更细腻更彻底的方式认识了打字员。本来王局认识打字员的方式还是较隐秘的,但被认识的打字员却不想隐秘,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竟然就让徐初一知道了,自认为还年轻漂亮的徐初一哪能咽下这口气呢?立刻跑到局里来大闹,自然是闹不出什么结果的,除了打字员挨了一个耳刮子之外,没有引起任何的影响。气急败坏的徐初一于是就扬言说,他能做初一,我就能做十五。朋友开始还以为她只是虚张声势,毕竟她是骄傲惯了的,受这样的羞辱,面子上过不去,所以,唇枪舌剑一番,聊以自慰。可没曾想她果然就做十五了——和女儿的英语家教,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无比骁勇地搞上了,徐初一的无比骁勇,直接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她从此被叫做徐十五了,二是被王局弃若敝屣了。而那位打字员,两个月后,成了发展规划科的一个副科长,再两个月后,就走马上任为局长夫人了。

徐初一的错误,在于没有认清形势,形势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哪怕是如豆的灯,也是要遭灭顶之灾的。而徐初一,竟然把女儿的英语家教,当作大红灯笼高高挂了。这不是自寻死路吗?徐初一的下场,成了夫人们的反面教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夫人们表面是懦弱的阿斗,但其实呢,也很懂自己的生存智慧。都是为了屁股下的那把交椅,谁也不比谁有尊严。一往直前谁不会?驴子都会呢,把它牵到大道上,它绝对闷了头往前走。这样说起来,徐初一的表现,和一头驴也差不多呢。夫人们在一起闲谈时,偶尔会忍不住作践作践徐初一,这是难免的,成者王,败者寇,何况这个败者,当年仗了老公的地位和自己的姿色,也作践过她们呢,所以幸灾乐祸是应该的,落井下石也是应该的。当然,这样的闲谈,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作践徐初一,说到底,她们和徐初一的



矛盾，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她们真正的敌人，是狐狸精一样的打字员们。徐初一就是牺牲在狐狸精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徐初一差不多是她们牺牲的榜样了。所以，闲谈徐初一，就是要从牺牲的榜样身上得到启示。启示就是：不要意气用事，而要委曲求全。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所以韩信成了大将军，刘备在和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时，被雷雨吓得掉了筷子，最后才能三分天下。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叫守大节不拘小节。只要屁股下面的交椅坐稳了，外面再莺歌燕舞，也由他去。风平浪静的王朝，是没有的，总会有此起彼伏的流寇。一味的铁腕，不一定管用。纣铁腕不铁腕？秦王铁腕不铁腕？一样亡了江山。怀柔有时比铁腕更见效果。狐狸精的看家功夫就是怀柔，她们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懂得了这一手，就不会和徐初一那样逞匹夫之勇了。婚姻也是很高深的政治经济学呢，也是很高深的哲学和军事学呢。当然，不是所有的夫人都有这样的觉悟，都能到达这种理论的高度。吴局的夫人就用更朴素更直白的语言，用半戏谑半认真的口吻，代表局里的夫人们提出了她们的口号：坚决不下岗。山为陵，江水为竭，坚决不下岗；冬雷震震夏雨雪，坚决不下岗；天地合，还是坚决不下岗。夫人们把心酸化成了幽默，把悲剧演成了喜剧，你死我活的斗争变成了严肃活泼的游戏，这就有智慧的意味了。这智慧利于社会和家庭，所以男人们就笑纳了。毕竟，在"家中红旗不倒"这个核心问题上，男人和女人差不多是殊途同归的，关键是对"外面彩旗飘飘"的认识容易有分歧，既然现在夫人们能够理解且默认后面这句话，那就最好不过了。

有了这样一群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夫人们，商业局的男人，就活得十分招摇了。商业局的狐狸们，也活得十分招摇了。商业局简直成了蒲松龄笔下的聊斋，辛夷的狐狸们有事没事都爱在那儿出没。只要不是特别官方的活动，无论是开会，还是酒宴，局长们都可以偕狐狸同行的。这让教育局文化局的领导们很艳羡了，纷纷开玩笑说，要把自家的夫人送到商业局的宿舍大院里去进修。

不过，李北岳是从来不招摇的，也不允许他的狐狸招摇。开始的时候，马小骊也试图想招摇，有一次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跑到他的办公室来，当时他的办公室还有吴局在，他忍住了没发火，之后整整冷了她一个月呢。马小骊后来就不敢了，夹紧了尾巴躲在西门。这就对了，人都要明白自己的

身份。僭越是不对的，公然的僭越就更不对了。莫说马小骊，这个连妾都不是的女人，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即使夫人姚纹，打从他当了局长之后，声气也开始绵软了。她本来就是江浙人，说话有绵软的传统，但当李北岳三十几岁还是副科的时候，她说话的声气一度也表现出了很北方的气质。他那时才知道，女人的声音，原来也如候鸟，会迁徙的。他虽然是学经济出身，但他一向喜欢文学，很相信风花雪月的浪漫爱情，但姚纹声音的迁徙，一下子让他发生了嬗变，他从一个浪漫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做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好处，就是他很快升迁了。职位升迁了，房子升迁了，家里存款升迁了，而女人也升迁了——这是姚纹最不想要的升迁，但这时不由她了，树的生长都有自己的既定流程，开枝了就要散叶，散叶了就要绽花，绽花了就要结果。至于这果子是不是姚纹想要的，李北岳是不管的。不仅不管，内心还有一种隐秘的快感。姚纹不是不知道马小骊，一开始就知道了，女人在这方面，都有天赋的。她之所以隐而不发，是投鼠忌器。这一点，李北岳也知道。因为知道，他隐秘的快感就更强烈了。锦衣玉食的生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要么做徐十五，宁为玉碎；不碎，就只能做瓦了——完整的，却灰兮兮的瓦。

十九

李北岳以为，嫣红不属于狐狸系列，倘若是的话，也是一只笨狐了。嫣红从来没主动向他要过什么，以李北岳的经验，女人只要不主动要求物质，不过分要求物质，基本就是好女人了。热爱物质的女人是健康的女人，大学时他的哥们儿老季对他这样说，他不信，那时他正和中文系的姚纹谈着恋爱，中文系的女生很风花雪月，不谈仕途经济，也不吃食堂的红烧肉——五食堂的红烧肉那时很有名的，是他们大学的一绝，魅力和外语系的校花，中文系教授的讲座差不多的。甚至更有魅力，至少对老季而言是这样。老季经常在食堂对了艳若樱桃般的红烧肉摇头晃脑地说，校花，我所欲也，红烧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校花而取红烧肉也。因为这句话，姚纹很鄙视老季，老季呢，倒不鄙视她，却讨厌她，认为她虚伪。老季判断女人时，有一套很朴素的标准：喜欢红烧肉的女人，是诚实和健康



的女人;反之,就有问题——不是德行有问题,就是身体有问题。为了哥们儿的幸福人生,老季于是极力反对李北岳和姚纹好,只要有机会,就要进行或含蓄或公然的挑拨离间。但那时的李北岳对女人的认识,还处于“蒹葭苍苍,白雾茫茫”的阶段,完全不能接受老季庸俗无比的红烧肉理论,所以老季的挑拨离间丝毫起不了作用,李北岳最后还是和风花雪月的姚纹结婚了。之后李北岳就领教了风花雪月的姚纹的妙,姚纹还是不吃红烧肉的,但她爱吃鲈鱼脍,无比热爱,爱到桌上如果没有它几乎就不想下箸。姚纹说,知道晋人张翰吗?人家为了鲈鱼脍莼菜羹,连洛阳的官都不做了。这句话李北岳懂,是说爱吃鲈鱼也是一种文人风流,虽然也是口腹之欲,却是升华了的口腹之欲,还在风花雪月的范畴。鲈鱼在辛夷,十几块一斤,是五花肉的二倍价格。李北岳醍醐灌顶,才明白风花雪月的女人是怎么回事,也才理解老季理论的高明,却晚了。

于是就有了马小骊。马小骊和姚纹不一样,马小骊一上来就是很物质的。物质到十分纯粹的程度,他隔段时间,就会给她一些钱。开始的时候,他还会找个名目,后来,名目都不用找了。马小骊拿钱的时候,也没有不好意思。他本来以为,她会有点不好意思的,然而她没有,姿态极优雅地接过去了。他想起初中时她干干净净的样子,有些伤感。当然,也是云淡风轻的伤感,一会儿就过去了。这样也好,老季不是说,热爱物质的女人是健康的女人。有了姚纹的经验,李北岳现在也这么认为了。这样的关系或许更简单更诚实。但马小骊不仅热爱物质,还热爱赌,麻将越打越大,最初五块钱一个子,后来十块,再后来,二十块一个子了。每次的输赢都上千,有时连着战斗几天,就近万了。马小骊的牌打得极好的,也因为这样,她才艺高人胆大。但她的艺,在西门的女人面前玩玩,当然没什么问题,但和西门的男人玩,就捉襟见肘了。不仅艺捉襟见肘,经济亦捉襟见肘。捉襟见肘的后果,便是开始打李北岳的算盘,当然是犹抱琵琶的打,姿态依然很优雅的,可李北岳还是兴味索然了。

到底过分了。

姚纹和马小骊的毛病,都在于太高估自己的智商了,女人高估自己的智商没有问题,但不能低估男人的智商,尤其不能低估李北岳这种男人的智商。四十五岁的李局,身体各项功能基本都开始呈衰退的态势,唯有智

力和眼力，却老而弥坚了。所以，即使姚纹的鲈鱼披上张翰的外衣，即使马小骊的算盘用了琵琶遮掩，李局也还是看得明明白白，明白了的李局对老季的理论就做了修正和补充：热爱物质的女人是健康的，但过分热爱物质和主动要求物质的女人是不健康的。

健康是理想。年纪越大，位置越高，就越要追求健康。所以李北岳现在热爱粗粮，热爱锻炼，也热爱顾嫣红。

让司机小东带了红包去顾嫣红家，说起来，是一时性起，但其实呢，却也是一石几鸟，一鸟是姚纹，一鸟是马小骊，还有一鸟呢，就是顾嫣红的父母。

二十

老顾和孟婵娟彻底偃旗息鼓了。

因为“嫣红”。老顾和孟婵娟有一天偷偷去了一趟西门，他们去找马小骊。既然顾嫣红不肯回到家里，他们只好让马小骊辞退顾嫣红了。马小骊用极其古怪的眼神打量了他们好半天，然后说，我这个小庙怎么能养下你家那尊大菩萨呢？人家做老板都已经好几个月了。

老顾和孟婵娟面面相觑，什么老板？谁做了老板？

马小骊不理他们了。隔壁的小陶听到动静，过来把他们带到了“嫣红”。“嫣红”就在斜对面，走过三四家店就是了。

店里有客人，是个小秧子，一张脸，涂抹得和胭脂铺子一样。看不出她身上试穿的是一件什么衣服，又像内衣，又像外衣；又像上衣，又像裙子，顾嫣红正帮她系腰上的那根带子，见老顾和孟婵娟进来，惊得两眼溜圆。小陶忙过去招呼客人。顾嫣红放下手上的腰带，却不过来，依然站在小陶旁边。老顾和孟婵娟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一起看着小陶和客人讨价还价。那件怪里怪气的衣裳，在孟婵娟看来，真是白送人家也不会要的，小陶却开口就要三百块。小秧子还价二百，小陶撇撇嘴，不说话，拿眼睃嫣红，嫣红木木的，没有反应。把一边的孟婵娟都看急了，这样的衣裳不赶紧卖掉，留在店里等着生蛀虫吗？小秧子跨出店门的时候，孟婵娟差点开口这样说了。好在没说出口，因为小秧子没过两秒钟，又转身把那件衣裳买了



去。老顾的好奇心一时也被勾引了起来，忍不住问，这件衣服花多少钱进的呀？小陶说，肯定五十不到呢。五十不到？五十不到那两百还不卖？老顾不明白。小陶笑笑，说，叔，你不懂我们这行，我们卖衣服不能只看进价的，还要看人。那秧子有钱着呢，你没看见她手上的包包，LV的，好几千呢。

老顾不懂LV是什么东西，但他是数学老师，会算数。五十不到的衣服竟然卖了三百，这样的买卖一天要是做上一单，那顾嫣红一个月的毛收入就赶上他们全家总和了。这丫头也太阴了吧？竟然几个月也没和家里言语一声。顾姹紫知道了不得气死呀，自己读了那么多书，又是大学，又是研究生，到头来，白读了，还没有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笨丫头赚得多。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

老两口心情十分复杂地离开了西门。他们原打算把顾嫣红弄回家的，现在看情况，是弄不回来了。覆水难收，老顾到现在，才真的理解了顾姹紫之前说的那句话。顾嫣红现在就是覆水，且覆在西门，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把它舀上来。只能，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只是，关于荷花和藕什么的，他们再也不好意思说了。

他们过起了半蛰居的生活。孟婵娟现在除了去单位，几乎很少出门。出门总要碰到人的，碰到人总要说话。孟婵娟是那么爱说话的女人，要让她不说话，那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可如今说什么呢？说什么都很危险，说什么都有可能被绕到顾嫣红那儿去，尤其是沈娘娘陈金凤这些女人，最讨厌，也最恶毒，有时弄堂里遇见了，孟婵娟明明想擦身而过，她们却不肯，想方设法去挑起孟婵娟的话瘾。陈金凤笨一些，开门见山就说顾嫣红了，说顾嫣红，孟婵娟当然不乐意，支吾一两句就转身走了。但沈娘娘狡猾着呢，她总是先从顾姹紫一家下手，说孙彦呀，说孙蔻儿呀，说到孟婵娟的警惕性放松了，沈娘娘这时才如台上的花旦一样，突然甩甩水袖，来一个转身，转到顾嫣红那儿了。孟婵娟气得要命。回家就发誓再也不理那鬼娘娘了，可下一回，或者下下一回，孟婵娟还是会上沈娘娘的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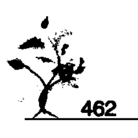
和孟婵娟比起来，老顾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他本来就是个严肃的人，不太喜欢和别人家长里短。现在因为顾嫣红，他更加严肃了。整日板了脸在弄堂进进出出，弄堂口的老张头，或宋婆婆，经常顾老师顾老师在后面

追着叫，他假装没听见，拎了菜篮子低了头往前走，若有所思的样子。老顾才没工夫搭理那些小市民呢，有一次，他不过抱了孙蔻儿在槐树下站了不到一刻钟，宋婆婆就过来了，要给顾嫣红介绍对象。是城北“胖子粥铺”家的老二，二十五岁，煮粥的手艺特别好，干贝粥，皮蛋粥，煮得比他父亲还可口，如果和顾嫣红成了一对，那真是郎才女貌，宋婆婆拍着老顾的胳膊说。老顾觉得好笑，什么才？不过一个煮粥的！当然，这话老顾不会说出口，老顾只是说，嫣红还小呢，不急！宋婆婆说，怎么还小？二十多了！顾老师，闺女不比母鸡，可以放家里多养养，养肥了，好炖汤，好生蛋。闺女不好放家里养久的，养久了会出事。先前钟家那丫头，我给她介绍过好几户人家呢，都是家底殷实的好人家，她父母不肯，也是说还小还小，结果小不小？自己找下男人了！依我说，不怪钟家丫头呢，怪只怪老钟夫妇，不懂万事万物的道理。猫儿到春天也晓得跳到屋顶上去叫春呢，何况一个二十几岁的大活人。

这是什么话？老顾一生气，抱了孙蔻儿就回家了。一边的老张头偷偷地笑，笑什么呢？未必你家丫头就好？不也离过婚，眼下的这一个，说不定还要离呢，前几天，老顾还看见她哭天抹泪地，又往娘家跑。

老顾再也不给宋婆婆他们搭讪的机会，没意思，也没时间。老顾忙着呢，要上班，要买菜，要带孙蔻儿。孙蔻儿现在快两岁了，调皮得很，一没人注意就往厨房溜。她喜欢玩锅碗瓢盆，抓住什么都野蛮地往那些东西上面叮叮当当地敲，孟婵娟心爱的四个青花瓷碟，被她敲碎了三个。还有阳台，她也喜欢去。顾嫣红的床很低，她小屁股一撅，就爬了上去，摇着钢丝床玩，或者撩起花布趴在那儿看窗户外面的光景。老顾和孟婵娟吓得要死，阳台窗户的插销不太好，万一被她弄开了，掉了出去，那可如何是好？可顾姹紫和孙彦一点儿也不上心。顾姹紫一回到家，就看她的书。孙彦呢，要么陪顾姹紫看书，要么陪孟婵娟说话，总之不怎么管孙蔻儿。

老顾很有意见。这意见主要针对孙彦。顾姹紫看书也就罢了，她从小爱看书，养成习惯了。再说，她是采编部主任，业务上精益求精也是应该的。就算看的不是专业书，是闲书，那也是提高素质，一个部门领导，文化素质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可孙彦呢，他算什么？在单位是一个被领导的老百姓，在顾家呢，一个事实上的倒插门女婿，要在从前，这样的身份是要倒



马桶的，他倒好，不识趣，当起大爷来了。他老顾侍候顾姹紫那是没办法，可凭什么侍候他？

还有经济。这差不多是老顾的难言之隐了。顾姹紫打生下孙蔻儿后倒是开始交生活费了，可一个月才交五百块，够什么呢？水电，煤气，还有他们一家三口的吃吃喝喝——孙蔻儿一天要一个苹果一个蛋呢，还是土鸡蛋呢，顾姹紫说，那些饲料鸡下的蛋，缺钙呢，它们被关在笼子里，整天不运动，能下出什么健康的蛋？孙蔻儿如果吃那种蛋，能健康？这个道理谁不懂？可土鸡蛋要一块钱一个呢，而饲料鸡才五毛，五毛的蛋当然没有一块的蛋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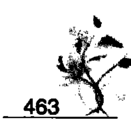
要不是顾嫣红，老顾和孟婵娟恐怕要倒贴呢，倒贴做他们的保姆。顾嫣红现在基本都待在她的店里了，但每个月的月初，她会坐了小东的车过来，一般都在晚上八九点钟左右。车子从不开进弄堂，就停在弄堂口的槐树下面。老顾还是不和顾嫣红搭腔的，他或者在房间里改他的作业，或者在厨房洗碗，很专心致志的姿态。孟婵娟有时过意不去，会板了脸和顾嫣红寒暄几句，或者问问顾嫣红生意上的事，她也不懂生意的，所以三言两语之后，又没话说了。好在还有孙蔻儿，孙蔻儿如果没睡的话，顾嫣红就逗一会儿孙蔻儿，也就半个来小时，然后就要走了。走之前，她把钱放在电视柜上——原来是交到老顾手上的，可自从知道了李北岳，老顾就不接那钱了。给孟婵娟，孟婵娟也不接。顾嫣红只好把它放柜上了。

二十一

孙彦想买房了。

自然是老顾暗示的结果。顾姹紫不在家的时候，老顾洗碗时会让碗碟发出很响的声音，老顾也会和孟婵娟谈论房子的事。单位上谁谁买房了，弄堂里谁谁又买房了。不管孟婵娟如何使眼色，老顾都装作看不见。还十分愤怒地说到啃老族，说如今的年轻人，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丢到背后，不仅不敬老养老，反而啃老，这行为，是寡廉鲜耻的饕餮了。

孙彦被说得面红耳赤。他的饭量其实不大，每餐两小碗而已，有时菜不合适，两小碗还不到。现在却被老顾形容成了饕餮，心里很觉委屈。夜里



便和顾姹紫商量了，他想搬出去住，搬出去住就要先买房了。

顾姹紫不乐意，为什么现在搬出去？她的钱还不够呢。孙彦说，钱不够可以先按揭，图书馆里的许多同事不都这样。顾姹紫说，那孙蔻儿呢，孙蔻儿才不到两岁，又不能上幼儿园，搬出去之后谁带？孙彦说，可以请保姆。顾姹紫冷笑了，请保姆？你知道辛夷带孩子的保姆一个月要多少钱吗？八百块呢，还不算其他开销。你的工资按揭之后，不吃不喝的，怕是半个保姆也养不起。那就让我的母亲过来带孙蔻儿，孙彦被逼急了，想出了这么个馊主意。

真是馊主意，在顾姹紫看来。自己聪明伶俐的女儿，在孟婵娟调教下能背出“鹅鹅鹅”的女儿，怎么能交给一个乡下老太太带呢？乡下老太太能教孙蔻儿背诗吗？能教孙蔻儿数数吗？小两口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矛盾，而且这矛盾因为牵扯到了各自的父母，于是就有不可化解的趋势了。以前孙彦总是很容易妥协的，只要顾姹紫冷他几天，他一定就缴械了。可这一回，孙彦的态度十分强硬。夜里顾姹紫用背对着他，他就和顾姹紫背靠背，不，应该说背对着背，因为没有靠上来，孙彦的背离顾姹紫的背远着呢。饭桌上的孙彦也面目全非，以前他喜欢替顾姹紫盛汤盛饭，现在不盛了，电饭煲就在他身边，汤也在他身边，顾姹紫的碗明明是空的，他装着没看见，自己盛了吃自己的。还经常不回来吃，到图书馆的一个老单身那儿去打秋风。老单身姓刘，同事们当面叫他老流，背后就叫他老流氓，因为他有躲到女厕所偷看女人的历史。那也是图书馆最经典的历史，每年只要一有新同事进馆，大家都要把这段馆史很认真很快乐地重新温习一遍的。老单身那时还不老呢，才三十，而被偷看的女人叫俞大凤，已经五十六了，且奇丑无比，且力大无穷。这就活该老刘倒霉了，俞大凤不仅将他生捉，而且还十分热衷于对别人讲述她生捉老刘的过程。讲得绘声绘色，讲得跌宕起伏。这本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哪个女人愿去张扬？可俞大凤偏把它当作一件光彩的事，逢人就说。可怜老刘当时躲在图书馆厕所的单间里，本来想偷看另一个女同事的，谁知道进来了俞大凤呢？老刘从此声名狼藉，再也没办法有正常的婚姻生活了——连俞大凤都偷看的男人，辛夷的哪个女人还好意思嫁呢？就连图书馆的临时清洁工，都耻于做他老婆了。馆长有一次突然心血来潮，想为老刘和一个叫小娥的清洁工牵线搭桥，他怕



老刘不同意，还苦口婆心地做了老刘好半天的思想工作，老刘倒是被说服了，可人家小娥不干，脸一抹，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老刘一个人过了二十年，守着一间阅览室和一副围棋。老刘守的阅览室是过期杂志，在顶楼，黑咕隆咚的，平时几乎没人去那儿，孙彦现在常去了，去和老刘下棋。孙彦以前也喜欢下围棋的，后来因为顾姹紫，他基本放弃了这个爱好。然而现在，又热爱上了，有事没事就去图书馆的顶楼。孙彦竟然和老流那样的男人厮混在一起，是可忍，孰不可忍？顾姹紫和小韩聊天时，说到孙彦从前的好，说到孙彦近来的糟，这么参差对照之后，情绪不禁十分慷慨激昂了。小韩这一次却站在孙彦一边了，小韩说，这不怪孙彦的，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在别人家生活，总会水土不服的，有些变异，很正常。你为什么不买房呢？买了房，孙彦肯定就不会找老流了。毕竟，图书馆的顶楼，能好过自己的家？老流和围棋，能好过你和蔻蔻？顾姹紫，还不是我吓你，如果你老这样赖在家里不出去住，你家孙彦，现在是枳，但将来会变成什么，还真不知道呢。

这话要是半年前说，顾姹紫是不信的。但现在，顾姹紫信了。孙彦的变化确实很大，不仅变了性情，甚至还变了长相。有一天，顾姹紫站在弄堂口，看孙彦提了两个大塑料袋远远地走来，突然觉得孙彦有些陌生了，不，准确地说，是熟悉的陌生，因为孙彦的样子，和弄堂里的男人——顾姹紫看了二十几年且深恶痛绝的弄堂男人，竟然差不多了。而之前，孙彦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就因为这个，顾姹紫嫁了他，顾姹紫一直向往树一样的男人。可现在，孙彦不是树了，即使是，也不是玉树，而是枯藤老树。

这让顾姹紫有些伤心了，为孙彦，也为自己。

顾姹紫开始看房了。顾姹紫从前也到处看房的，但从前看房是跑马观花似的看，看闲书似的看，看过了就看过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但现在，却是私订终身般的认真和紧张，甚至比私订终身还慎重呢。她和孙彦确定关系时，也没有这样患得患失的心态。一起看房的小韩笑话她，不就是一套房子吗？用不着这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好的话，还可以买二房嘛！还可以三妻四妾嘛！

这有炫耀的意思了，顾姹紫觉得，老公在税务局做科长的小韩，经济一向阔绰，因为经济阔绰，语言也连带着阔绰了。这十分铜臭，十分庸俗。



说起来，小韩也算是读过大学的，是顾姹紫在辛夷最好的朋友。可即使这个最好的朋友，顾姹紫在骨子里，也是看不上的。

小韩在"夏威夷"选中了一套房，复式结构，两百多平方米，有车库，有露台。靠露台的那间房，是书房，朝南，十几平方米呢，窗台特别宽，特别低，是欧式的设计，顾姹紫在电影《成为简·奥斯汀》里看过，奥斯汀就坐在那样的窗台上读书，阳光洒进来，斑斑驳驳地，洒在地板上，也洒在奥斯汀的脸上和书上。

一时间，顾姹紫都有些恍惚了。

可小韩说，她要把这间房装修成麻将房，她老公最近在学打麻将，不学不行，新来的局长是麻将迷，据说总是根据手下打麻将的表现来提拔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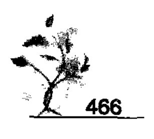
顾姹紫听了，微微地笑，什么叫明珠暗投？什么叫暴殄天物？这就叫了。原来世上不只英雄美人有怀才不遇之悲，一间房，也有。

二十二

顾姹紫要买的房在"千百度"，"千百度"和"夏威夷"一样，都在辛夷的繁华地段，不同的是，"千百度"的房子都是小户型的，面积从50到100平方米不等。孙彦本来想选一套80平方米的，二室二厅，他们一家三口，住起来还是很宽敞很舒适的。可顾姹紫不同意，她不比小韩，小韩可以买二房，可以买三妻四妾，她却是打算和这一房过一生一世的——就算不是一生一世，也至少要半世吧？女人半世的光阴，她不能过得太寒酸逼仄了。所以顾姹紫坚持要买一百平方米的。"千百度"一百平方米的房价，加上税，加上维修基金，要四十二万。以顾姹紫和孙彦现在的存款，交清首付，还差六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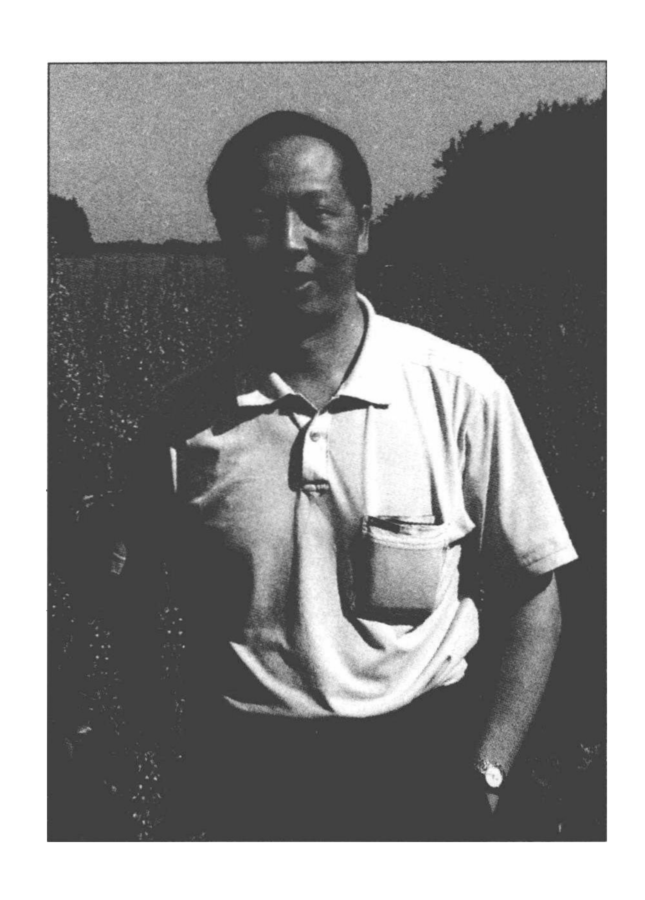
孙家是指望不上的，只能打老顾和孟婵娟的主意，但老顾和孟婵娟说，我们有什么钱呢？要不，你问问你姨？怎么可能没有钱呢？不就是担心他们借了不还吗？所以把这烫手的山芋丢到孟红果那儿去。可孟红果那么不喜欢顾姹紫，打小就不喜欢，怎么可能接下这山芋呢？

顾嫣红却接下了。



顾嫣红送钱过来的那个中午，孟婵娟留她在家吃了饭。嫣红本来不想吃的，小东的车还在槐树下等她呢。但孟婵娟说，叫他进来一起吃吧。嫣红于是很温顺地出去请小东了。孟婵娟那天做了梅菜扣肉，还包了水饺，水晶虾仁的，萝卜丝的，都有。虾仁的不多，只有两小屉。孟婵娟给嫣红和小东各盛了一碗之后，就只剩下几个了，给孙蔻儿。孙蔻儿和顾姹紫一样，最喜欢吃水晶虾仁饺。顾嫣红端起碗，刚夹了一个饺子要往嘴里送，突然瞥见顾姹紫碗里的萝卜饺，脸一红，站起身要和顾姹紫换，正推搡间，老顾咳嗽一声，说，不过一碗饺子，换什么换？

老顾的嗓门有些大，顾嫣红一惊，赶紧坐了下来，低头吃她的虾仁饺子。顾姹紫顿了顿，想说什么，到底没开口。之后就端了碗，牵了孙蔻儿，到阳台去了。



杨晓升小传

杨晓升，男，籍贯广东。1984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同年分配至《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现在北京某杂志社任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评论等各类作品近两百余万字。《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获2004年度“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和第三届（2004—2008）徐迟报告文学奖，《21世纪，世袭靠什么腾飞——中国科技忧思录》获“新中国六十周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

红　包

□ 杨晓升

吴欲刚萌生送红包的想法，是从他妹妹被诊断出听神经瘤的那一刻开始的。在这之前，送红包对他来说似乎很是遥远，就如他从来不相信会有别人给他送红包一样，因为没有人会有求于他，而他多少年来也自信自己不会有求于人。

吴欲刚虽然出身清贫，父母亲只不过是大兴安岭某乡村小学的普通教师，家庭一不富有，二无背景，但也许是打小书香门第对他的浸染，抑或是他天生的一股子骨气，反正他硬是凭着自身的努力，高中毕业顺利考上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学，而且一口气读完硕士、博士并最终留在北京的一所高校任教。成功的经历，让他自己颇为得意甚至自傲，因为他一路走来，凭的全是他自己的努力和实力，怎么用得着给别人送红包呢?他做梦都从没有想到过。

然而眼下，他必须认认真真考虑给别人送红包，如何给别人送红包的问题了。

一个月前，吴欲刚的妹妹吴玉娟因为长时间感觉到脑袋发胀，发沉，发痛，甚至耳边轰鸣不断，像有狂风摧枯拉朽在屋顶肆虐，又如有飙车从窗外隆隆碾过。吴玉娟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不得已，她放下忙碌的小生意到镇卫生院看医生，医生左看右查，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胡乱开了些药给她，并告诉她可能是太忙碌休息不好引起的神经衰弱，让她回去吃药，好好休息几天。吴玉娟信以为真，花数百元买了医生开给她的药，回家吃了几天，也休息了几天。可是，几天过去，一个星期过去，甚至十几天过去之后，她头疼脑涨依旧，耳边轰鸣依旧，也依旧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眼见妻子痛苦不堪的样子，吴玉娟的丈夫周少康急在心里，痛在心上。他下决心把连节假日都不关的小卖部关了一天，又将两岁的儿子送到母亲那里，自己带着妻子一大早乘坐长途客车赶到了县城人民医院检查。医生左看右查，还做了CT，也说不出吴玉娟到底是患了什么病，便又开单子让她做了强化核磁。到了下午，核磁的片子出来了。夫妻俩拿着片子找到上午负责诊断的那位大夫，大夫接过片子一看，惊诧得叫出声来：呀，你脑子长了个瘤，而且是这么大的瘤！大夫一手举着片子，另一只手对着片子上那处异常的地方比划着，拇指与食指勾合着做圆圈状。

仿佛五雷轰顶，夫妻俩一下子全傻了眼。吴玉娟霎时眼冒金星，紧张得浑身发软，眼看着歪歪扭扭的就要瘫倒在地，幸亏丈夫眼疾手快，一把搂住了她，医生也纷纷上前帮忙，将她扶到一边的椅子上。

医生自觉失态，忙又放松表情。待吴玉娟稍微安静下来，他举着片子上前安慰：别急，是听神经瘤，良性的，可以手术。只是这瘤大了一点儿，你们早该来检查呀！这么大的瘤得上省医院，最好是上北京的医院，北京脑神经外科水平最高，全国最好。

见医生恢复常态，周少康夫妻半信半疑，却又急着追问：脑子里真的是长着瘤？真的是良性的，可以医治？

医生肯定地点头：没错，赶快去安排做手术吧，越快越好！

夫妻俩踉踉跄跄地走出医院，便当即给远在北京工作的哥哥吴欲刚打了电话。电话中，吴玉娟几乎是六神无主地带着哭腔：哥，我……我不行了，出大事了，脑子里长了个瘤，你得想法子帮帮我……话没说完，她强烈哽咽，呜呜地哭出声来。

周少康急得一把夺过电话，一五一十地将今天在县城人民医院诊断的情况告诉了吴欲刚，并申明：医生说必须到北京做手术，北京的神经外科在全国最好。

接电话时，吴欲刚有些蒙，春节回家时，妹妹还好好的，怎么刚过去数月她的脑子里就长了个瘤呢？他有些不信，也不愿相信。待他定了定神，专注地断定电话中传来的是妹夫周少康的声音时，他不由分说地催促：你们赶紧去买车票，赶紧来北京！



挂断电话，吴欲刚脑子霎时一片空白，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只感觉到浑身沉甸甸的，隐约有几分压抑，又有几分庄严与崇高。妹妹与他情同手足，打小一块儿长大。他们兄妹四个，吴欲刚是老大，比他小的依次是妹妹吴玉娟，弟弟吴伟刚和小妹吴玉梅，兄妹四人靠当乡村教师的父母亲那点儿微薄工资，家庭经济的窘境可想而知。想当初，妹妹吴玉娟是为了支持哥哥学业，帮助父母亲拉扯下面的弟弟妹妹，才听从父亲的劝说放弃高考，外出到南方打工的。几年下来，吴玉娟不但挣钱接济家庭，自己还结婚后回到家乡与妹夫开了一家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之类的生活用品，同时零零星星批发些化肥农药之类的农用物资，日子过得算是可以。但吴玉娟这么多年为此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吴欲刚还是心知肚明的。为此，他曾经为妹妹惋惜过，也为妹妹愧疚过。眼下，妹妹得了重病，他急在脸上，痛在心里。他必须竭尽全力，义无反顾为妹妹寻找并联系最好的医院和最好的医生。

那几天，吴欲刚除了上课，余下时间全身心惦记着为妹妹找医院寻医生的事。他调动所有的信息工具和通讯手段，上网查，打电话，终于瞄准北京神经外科最高水平的一家医院。

这时候，妹妹和妹夫也风尘仆仆地从东北老家赶来了。第二天，吴欲刚向系主任请了假，带着妹妹和妹夫，一大早便赶到那家医院挂号。没想到，挂号处窗口早已经排起了长龙，挂号大厅也密密麻麻的挤满了人。吴欲刚让妹夫陪妹妹在大厅的一旁等着，自己匆匆加入了排队挂号的行列，满心期盼地等着，他渴望能为妹妹挂上个专家号。然而，专家号窗口前的队实在是太长了，长得伸延到大厅外面，队伍甚至还像蛇一样逶迤蜿蜒着拐了几个弯，从后往前几乎望不到头。吴欲刚耐着性子站了半个小时，队伍却只像病恹恹的蠕虫一样，只是缓缓地向前蠕动了几步。这样子，恐怕排上几个小时也挂不上号啊！一阵阵焦灼感眼看着就从吴欲刚的内心深处冒了上来，吴欲刚开始感觉到不耐烦。

这时候有个陌生男子走近他的身边，悄声问他：喂，要专家号吗？

吴欲刚打量着这个陌生男子，将信将疑。问：真的还是假的？

男子瞟他一眼，眼神有几分神秘：不信？你可以先看病再给钱。见吴欲刚疑惑不解，男子又凑上前来：我可以先带病人进专家诊室，出来后你给



我钱。

吴欲刚有些动心,问:要多少钱?

男子伸出三个手指:三百。

吴欲刚一听顿生反感,但仍耐着性子说:便宜点行吗?

男子瞪他一眼,有些不耐烦:已经够便宜了,三百块,一分也不能少。专家号一天就挂出十来个,你根本就不可能挂上,不信你就排着瞧吧。

陌生男子的口气很肯定。可吴欲刚实在又觉得对方太宰人,三百元挂一个号,简直是抢呀,他自己一个月也才挣四五千元呢!三百元,他实在是舍不得,何况那专家号会是真的吗?

正犹豫间,那男子已经离开他,鬼鬼祟祟地走到别处推销他的专家号去了。

很快又走过来一位陌生的中年妇女,同样是问吴欲刚要不要专家号。要价却比刚才的男子还贵,开口就要四百元一个号。吴欲刚更是反感,一脸不耐烦地将她支开了。刚好这时候妹夫也走过来,说想让吴欲刚休息一下,他替着排队。吴欲刚心想这样也好,让妹夫排着,自己好到前面去了解一下情况。

吴欲刚顺着队伍往前走到挂号处的窗口。整个队伍人挨人一个个紧贴着,几乎密不透风,显然每一个排队的人都生怕别人加塞儿挤进去。窗口的最前面有保安在维持秩序。吴欲刚本想挤到窗口询问还有多少专家号,排队究竟还能不能挂上,可保安都不让他再往前挤。看来排队是无望的,只能找号贩子买专家号。可掏几百元买个专家号吴欲刚又的确不甘心,对于天生就痛恨歪门邪道,眼睛从来都揉不进沙子的他来说,看着他们都觉着来气,怎么可能掏钱助纣为虐呢?

吴欲刚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决策错误,他不应该一大早领着妹妹和妹夫前来排队挂号。以前他就听人说热门医院的热门科室的专家号靠排队基本是挂不上的,媒体上也报道过什么看病贵看病难,只是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心想不至于吧,便决定前来碰碰运气。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错误的,甚至是愚蠢的,吴欲刚意识到自己应该先找找关系,找找熟人,看自己的生活圈中有没有谁认识这个医院的医生或职工,让人家帮助牵线搭桥,毕竟眼下的社会是讲关系的,“熟人好办事”嘛。一说到找关系,吴欲刚内



心就伴生出抵触。他向来主张自食其力，万事不求人是他做人的基本准则，他的经历和学业的成功也正是依照这种准则一路走下来的。可眼下，为了尽快给妹妹找到医生治病，看来他不得不违背这种准则，虽说内心一百个不情愿，可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决定回家先找找关系。

他走到妹夫排队的地方，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

妹夫听罢，心有不甘，他急于让妻子尽快看上病，说：干脆花钱买个专家号吧，找关系怕耽误时间，也太麻烦，再说治病要紧，怕等不及了。不由分说，妹夫脱离队伍，到人丛中寻找号贩子，很快买了个神经外科的专家号回来，是副主任医师宋惠国的专家号。

吴欲刚暗喜，这正是他需要的专家号。昨晚，他已经上网查阅过这家医院神经外科医生的所有资料，他知道这家医院的冯俊杰主任和宋惠国副主任，是听神经瘤手术做得最好的。论经验和名气，冯俊杰最好，是医院里学科的带头人，手术做过上千例，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五，名声显赫，地位高不可攀，是公认的泰斗。遗憾的是冯主任如今年事已高，今年已七十六岁，精力和注意力已经大不如前，所以目前做的手术正逐年减少。相比之下，宋惠国才四十多岁，年富力强，又是冯主任的得意门生，经验和名气虽不如他的导师冯俊杰，但也有赫赫战例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迄今他已做过四五百例成功手术，手术成功率也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点五，目前正当红，是医院里听神经瘤手术的台柱子。所有这些，吴欲刚早已经了然于胸，他当然希望妹妹的手术能够由冯主任或者宋主任主刀，没想到果真就赶上宋主任这个专家号了。

不过，吴欲刚又有些愧疚，按说他是妹妹的亲哥哥，是北京的东道主，妹妹和妹夫是奔他前来求助的，真要买专家号理该由他来掏钱呀！看着妹夫手里的专家号，吴欲刚忽然想起号贩子的许诺，猛然警觉起来，大声问：号贩子呢，让他带咱们进诊室！他一边冲妹夫嚷，一边睁大眼睛，四下里寻找着号贩子。

妹夫纳闷：找号贩子干吗？

吴欲刚说：让他带咱们进诊室，以免上当。他将号贩子的许诺复述了一遍。

妹夫听罢，觉着有理，便又重新钻进人丛，寻找那位卖给他专家号的



号贩子。吴欲刚跟在他身后,四下里找。两人找了个遍,号贩子连影子都找不到了。眼看着时间已经快到十一点,妹夫说,别找了。咱们赶紧去诊室吧!

俩人找到吴玉娟,三个人一起忐忑不安地来到二楼神经外科宋主任的候诊室。诊室门外的导医查看了他们的专家号,同意让吴玉娟进入候诊室。看来这个从号贩子手里买来的号果然是真的,谢天谢地!三个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尽管导医只同意家属中的一个人陪吴玉娟进去,吴欲刚也已经很知足了。他让妹夫陪妹妹进去,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等候。

十一点二十,吴玉娟如愿进入宋主任诊室。宋主任问了问吴玉娟的症状,看了看患者带来的片子,开单子分别让吴玉娟做了血常规检查、核磁检查,让他们等候检查结果出来后再来找他。

吴欲刚领着妹妹和妹夫到医院外面的餐馆随便吃了点饭,又回到医院等候。好不容易熬到了下午三点,血常规和核磁检查结果都出来了,吴欲刚带着检查结果,领着妹妹到二楼找宋主任。宋主任看了看结果,开出了住院通知,让他们到住院部的神经外科办理住院手续。

三个人满怀希望来到住院部,以为马上就能住上院。没想到护士接过单子,做了登记,说:回去等电话吧,病房什么时候有床位了,会通知你们前来住院。

吴欲刚问:得等多长时间?

护士面无表情答:没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

三个人面面相觑,见护士不再搭理,不好再问,只好悻悻地离开……

吴欲刚带妹妹和妹夫回到家,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这里的漫长,倒还不是时间意义上的漫长,主要是等待中的心理感觉。吴玉娟的脑瘤究竟情况如何,手术何时能够进行,手术能否成功?这一连串问号像一根无形的绳索,将他们的心都拽紧了,令他们心神不定,焦躁不安。

等待病房床位,护士说短则一周,长则数月,可到底是一周还是数月呀?家里没有谁能够做出回答,但护士如果是他们家里的人,就肯定能够作出准确的回答。只是护士不可能冷不丁地成为他们家里的人,他们家里的人也不可能冷不丁出了个在那家医院负责安排住院病床的护士!



关系!关系!……出门靠朋友,办事靠关系。这句以前吴欲刚嗤之以鼻的话,他终于平生第一次体会到其中的真正含义。

吴欲刚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关系。他开启大脑里记忆的扫描仪,将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学老乡同事等等都作了一次地毯式扫描,甚至调动他所能想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几经周折,好说歹说,最终通过一位学生的家长找到了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吴欲刚任课的班里一个学生的家长的同事的妻子,那人在那家医院里的药房工作。即使如此,吴欲刚也像漂泊在茫茫大海里绝望之际捞到的一根救命稻草,内心油然生出些许希望和欣喜。

下课后,他立刻叫住这位叫谢琳琳的学生,让她跟家长说帮帮忙,找时间将那位同事在医院药房工作的妻子约出来一块儿吃饭。

第二天,谢琳琳回话:我爸说那位在医院工作的阿姨太忙,周末也加班,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出来吃饭。

吴欲刚一听傻了,好半天愣在那里。谢琳琳在班里是个调皮的女孩,她见眼前的吴老师从未出现过的这个熊样,扑哧差点没笑出声来。此刻她强制自己收敛笑容,抿着嘴说:吴老师,您先别急,我爸在电话里跟那位阿姨说了,我女儿的老师有事相求,请她尽可能帮忙。那位阿姨说没问题,她会尽量帮忙,努,这是她的名字和电话,您可以直接同她联系。谢琳琳说着将一张纸条递了过来,吴欲刚展开纸条,上面写着:王素梅。后面是电话和手机号码。他如获至宝,原本紧锁的双眉舒展开来,连声对谢琳琳道谢。

吃完午饭,吴欲刚给王素梅打了电话。刚开始,王素梅的声音冷冰冰的,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待吴欲刚介绍完自己身份,对方的声音才温和起来:哦,我想起来了,谢永明同我说过你,你好你好!她所说的谢永明,就是谢琳琳的父亲。

您好您好!吴欲刚受宠若惊。紧接着他抓紧时机将自己妹妹准备到他们医院做手术的情况告诉了她,并表达了想了解医院住院部那边的情况,请她帮忙让妹妹尽早入住医院做手术的愿望。

王素梅听罢,声音又降了降调,说:嗐,我们医院的确是人满为患,全国各地的患者挤破头都想到我们这儿做手术,可哪儿来那么多医生和病床呀?只好排队呗,有的排了半年一年的都做不上(手术)呢!

吴欲刚问:您能否帮帮忙?

王素梅答:实话跟你说吧,想帮忙的人太多了,不容易!

吴欲刚:这……

王素梅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抽空帮你到病房那边问问。

吴欲刚:那太谢谢您了! 那……我什么时候再给您打电话?

王素梅:明天吧。

吴欲刚:谢谢谢谢!

毕竟事情还没有着落,回到家,吴欲刚和妹妹妹夫又度过了一个焦躁之夜。

明天很快到了。

这天上午,吴欲刚没敢给王素梅打电话,怕催得太急不合适。中午,他打电话给王素梅,王素梅说:哟,我实在太忙,还顾不上问呢,我下午问吧。

下午下班前,吴欲刚不失时机给王素梅打电话。王素梅说:我找护士长了,可护士长没在。

吴欲刚小心翼翼问:那……我什么时候再找您?

王素梅说:这样吧,你把电话告诉我,回头我给你打电话。

吴欲刚随口报出了自己的电话和手机,并连忙道谢。

过了一天,没有王素梅的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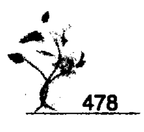
又过了一天,还是没有王素梅的电话。

第三天上午,依然没有王素梅的电话。吴欲刚焦躁不安,回到家午饭都吃不下几口。放下饭碗,他给王素梅打通了电话,王素梅说:我问过那边的护士长了,人家说等待手术的人实在太多,真的需要排队耐心等待。

吴欲刚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心一下凉了,抓着话筒半天无语。话筒那边开始是沉默,接着是嘟嘟的忙音。显然是对方将电话挂断了。

见吴欲刚一脸沮丧,全家人都像打了霜。半晌,妻子开口了,妻子说:都说办事得找关系,可看样子找关系也没有用呀!

妹夫吐着烟说:不,有用,关键是怎么做工作,现在办事得要这个——妹夫收住话,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快速捻着什么,嘴里蹦出两个字——票



子！妹夫紧接着说，没有票子，什么都办不成！

妹妹说：哥，少康说得对，依我看，你不能光打电话，咱们一块儿去找她，给她打点打点。

吴欲刚说：手术八字还都没一撇，现在就打点？再说对方不过是一个在病房抓药的……

妹妹抢白道：抓药的怎么啦？抓药的也是他们医院的人，她要是真的肯帮忙，肯定比咱们人地生疏瞎子摸象干着急强！毕竟是兄妹之间，吴玉娟说话口无遮拦，直来直去。

妻子见状，忙对吴欲刚说：我看玉娟说得也是，要不……你还是再想想办法，给对方送点东西吧。

吴欲刚挂上话筒，点了点头：好吧，容我再想想办法。

整整一个下午，吴欲刚一直琢磨着怎么与王素梅套近乎，以取得她的信任和帮助，甚至讲课的时候时不时走神，以致几次讲着讲着就断了思路，不知下面到底要讲什么，他站在讲台上每每愣上几秒钟都找不着北，不得不低头翻阅教案，这在他以前可从来没有出现过。弄得讲台下的学生或莫名其妙或窃窃私语，吴欲刚也不得不几次向学生们说抱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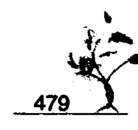
下课之后，吴欲刚向谢琳琳要她爸爸的手机号。回到办公室，他给谢琳琳的父亲谢永明打手机，他在电话中向谢永明介绍了他找王素梅的情况，问他是否有可能约他的同事和王素梅夫妇一块儿出来吃饭。吴欲刚考虑再三，还是觉得在饭桌上套近乎再请王素梅帮忙会自然些，毕竟他与王素梅素昧平生。

谢永明说：吴老师，吃饭的事我跟他们讲过了，但王素梅确实很忙，他们医院经常加班，好不容易歇上一天，她也要在家里休息，不愿意出来吃饭。停顿了一会儿，谢永明又说：要不，我与我那位同事联系一下，看王素梅今晚加不加班。要是她休息在家，我带你到他们家去找她。

吴欲刚连声说好的，真是麻烦您了。

大约过了半小时，谢永明来电话说联系好了，王素梅今晚在家，咱们一块儿去他们家吧。

吴欲刚说：那太好了那太好了！随后，两人约好了时间和地点。



刚挂了电话，吴欲刚才意识到什么，于是又拨通了谢永明的手机：老谢，真对不起，我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您看我该带点什么东西给王素梅？

谢永明沉吟片刻，说：我也说不好，您看着办吧。末了又补充道：礼物不用太重，可也不要太轻，说得过去就行。

吴欲刚说：谢谢，知道了。他回答得轻松，真琢磨起来却犯难了，到底送什么东西好呢？

吴欲刚一边琢磨着，一边给妻子挂电话，说晚上要去王素梅家，得上街买点礼物，来不及回家吃饭了。他让妻子转告妹妹和妹夫。

来到大街上，吴欲刚一个人穿行在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然后在街道两旁的商店中一个个踯躅、徘徊，一直拿不准自己到底该买什么。

在一间规模稍大一点儿的超市，半天还拿不定主意的他索性问身旁的一位中年女售货员：同志，我想给人家买礼物，您看我到底买什么好？

售货员打量着他，多少有些意外和惊讶：买什么礼物？那得看你是给谁买的了！

吴欲刚说：我……我求人办事用的。

售货员说：那也得看办多大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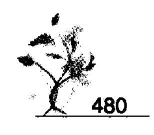
吴欲刚说：不大不小的事。

售货员说：那就买烟茶酒，随你挑。说着还指了指右边的货架。

吴欲刚来到那货架前，看了又看，挑了又挑，觉得烟和酒不知人家需不需要，还是买茶吧。于是买了两份礼品茶，是铁观音，每份360元，两份茶共花了720元。然后，他走出超市，到旁边的马兰拉面馆吃了一碗马兰拉面。

见到谢永明的时候，吴欲刚将两份礼品茶中的一份递给了他，说：老谢，初次见面，就给您添了麻烦，这份茶是给您的。另一份一会儿给王素梅。

谢永明连忙推辞：不用不用，您是琳琳的老师，千万别这么客气，再说这点小事算什么忙呀！说着，他将茶推了回来。可吴欲刚又推了过去。那份礼品茶在他俩之间来回推了几次，谢永明忽然意识到什么，说：这样吧，别再推了，两份茶都给王素梅，一份给她自己，另一份她可以给病房的护



士长。

吴欲刚一听睁大眼睛，一巴掌拍在自己的后脑勺上，自责地说：嗐，您看我这脑子，咋将护士长那份给忘了呢！他嘿嘿笑着，笑得有几分尴尬：老谢，那……那就先给护士长吧，给您的我以后再补上。

由于有谢永明牵线，吴欲刚那天晚上与他们一家聊得很好，待气氛聊得比较融洽的时候，吴欲刚不失时机地说明了来意，并表达了妹妹急着做手术的迫切，他甚至讲了自己对妹妹的感情，讲了妹妹这么多年来对他们家庭的贡献和经历的不易，也讲了妹妹和妹夫开的小卖部不能老关闭，再说家里还有个刚刚两岁的孩子呢。末了，吴欲刚恳切地请求王素梅一定想办法与那边的护士长再沟通一下，尽可能提前让他的妹妹住院做手术。说着，吴欲刚指了指带来的两份礼品茶说，我带了两份小礼物，一份给您，另一份是给护士长的，一点小心意。

王素梅瞟了一眼礼物，客气地说：给我的礼物就免了吧，护士长那边嘛，我只能再去试试，人家能不能帮忙我也说不好，因为找她帮忙的人实在太多了！

这时候谢永明帮腔说：王姐，你就尽量想办法吧，吴老师是我女儿的老师，你帮助他就是在帮助我。事成了，我一定请你全家去吃水煮鱼！谢永明站起来冲王素梅夫妇拍着胸脯，一副豪爽的样子，他知道他们一家都喜欢吃水煮鱼。

王素梅的丈夫表情生动起来，他拍着自己的同事谢永明的肩膀说：好，一言为定！又扭头对妻子王素梅嘿嘿笑着说：老婆，你就尽量想办法帮忙吧。

王素梅剜了丈夫一眼，倏忽间又换了笑容朝着吴欲刚和谢永明：我尽量跟护士长说说吧。

吴欲刚连连道谢，很是感动……

从王素梅家里出来，吴欲刚缓了一口气，心想工作总算迈出了第一步，毕竟与王素梅见了面，礼也送了，这回不会没有一点作用吧。几天来一直压在心头的大石似乎轻了一些。他一再对谢永明说谢谢。



回到家,他将今晚找王素梅并送礼的事向妹妹妹夫和妻子都说了,一家人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王素梅那边的结果。

第二天中午,吴欲刚正要给王素梅打电话询问情况的时候,却先接到谢永明的电话。谢永明委婉地告诉他,王素梅上午给他打电话了,说要想找人家护士长帮忙尽早住院,光送点儿茶叶什么的恐怕不行。其实王素梅跟谢永明说得很直接:你女儿的那位老师真不会办事,拿点儿破茶叶你让我怎么能够找到护士长帮忙啊?谢永明没有将这句原话告诉吴欲刚。

吴欲刚愣了一会儿,问:那……他们到底要什么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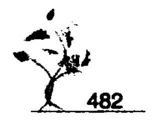
谢永明答:他们也没有明说。

吴欲刚一听头都大了,费了半天劲还是原地踏步,他没有料到现在办事怎么这么难,他不知道事到如今到底该怎么办才好。他拿着话筒愣了半天,最终只蹦出一个字:这……

没有见面,谢永明却知道此刻吴欲刚的心情,同时他也觉得吴欲刚简直是迂到家了,迂得几乎可以进人际关系博物馆。昨晚他见吴欲刚拎着茶叶,就估摸着办不成什么事,只是吴欲刚是他女儿的老师,他不好点破,另方面也心想不妨试试,没准管用呢。没想到他昨晚内心隐约的担心终于还是变成了现实。现在吴欲刚不知所措,谢永明感觉不能再绕弯子了,他清了清嗓子,索性挑明说:吴老师,您是琳琳的老师,平时接触社会可能太少了。您不知道,眼下这社会办事得靠关系,办大事得靠金钱,没有关系寸步难行,没有金钱事难办成。唉,依我看,您妹妹住院做手术的事是大事,没有钱不行,您还是得考虑送送红包!

吴欲刚恍然大悟。

妹妹的手术远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送红包的事却已经迫在眉睫,这事要放在以前,吴欲刚死都不能相信。即使相信,他也不屑,而且也瞧不起,送红包在他心目中一直是很庸俗的事,现在却实实在在落到他的头上,而且要由自己实实在在去送,这事对他来说就像冷不丁吞进一只苍蝇,想起来都让他恶心。自打与谢永明通完电话,这种恶心的感觉整个下午一直陪伴着他,让他心神不宁,甚至浑身起鸡皮疙瘩。讲课的时候,他的眼前不时飞舞着红包,那红包还张开着血盆大口刷刷地飘忽着一张张钞票,张牙舞爪的活像一头面目狰狞、令人恐怖的怪兽,一会儿冲他嗥,一会



儿冲他笑，以致有时候他感觉耳边嘤嘤嗡嗡，甚至感觉眼前有几分眩晕，后背似乎也湿漉漉的不时冒着冷汗。他说不清自己整个下午是怎么上完课的，好不容易上完课，走出教室，他夹着教案迫不及待地快步走进卫生间，酣畅淋漓地撒了泡尿，仿佛排遣着浑身的晦气。又打开水龙头冲了把冷水脸，然后匆匆走出教学楼，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校园的清新空气……

待头脑逐渐趋于清醒，心情逐渐趋于平静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冷静盘算该送多大红包、如何送红包的问题。

原本，他打算直接回家，晚上同妻子、妹妹和妹夫一块商量，看看到底该送多少钱，该怎么送的问题。可转而一想，妹妹手术八字还没有一撇，昨晚自己刚刚上王素梅家送礼，现在又给人家送红包，他一个堂堂的博士生，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却落得这个样子，让妹妹和妹夫知道，实在是太没有面子了。何况如果妹妹和妹夫知道了要送红包，钱肯定不愿意让哥哥出，吴欲刚也不愿意让妹妹和妹夫出。可自己出钱送红包，这事让妻子知道了，妻子肯定也不愿意。这些顾虑，让吴欲刚立时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他立即给王素梅打了电话，问她晚上是否加班。王素梅说是。吴欲刚说那我晚上去医院找您一趟。王素梅说好。吴欲刚又给谢永明打电话，问谢永明送红包不知送多少合适。谢永明说他也说不好，想想又出主意说：送多了你送不起，送少了你打水漂，怎么说你也得送两千吧。吴欲刚问是每人两千还是两人两千。谢永明说当然是每人两千，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王素梅你也得送，送少了还不行!

吴欲刚一听头都大了，只感觉脑袋忽然像被吹进了气，呼呼地膨胀着，几乎快要爆炸。妹妹眼下还住不上医院，更谈不上手术，自己眼睁睁就得送出去四千块钱，这也太黑了吧?他举着手机，气得直想骂娘，但理智提醒他对方是谢永明，骂出来谢永明以为你骂他呢，人家好心好意帮助你你还骂他，凭什么呀?情急之中，吴欲刚将骂声改为谢声，冲着对方连声道谢。然后，他狠狠按掉手机通话键，站在校园里一棵高大的白杨树下呼呼生着闷气，足足待了五分钟。待他的呼吸由粗转细，由大转小，由急转缓，渐渐趋于平静，他这才下了决心，快步走出校门。

吴欲刚到了学校大门对面的工商银行，掏出工资卡狠心取了四千块钱，又在旁边的文具店买了两个信封，每个信封分别装了两千，在收款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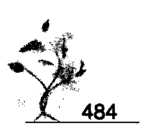
找收银员借了胶水,小心翼翼封上,又小心翼翼装到随身背的公文包里。做这一切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就像小偷,周围像有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他。那眼睛雪亮雪亮,那眼睛射着光芒,闪着责备,带着怨恨,那就是妻子的眼睛。妻子是他大学同学,自打结婚以来,他与妻子之间和睦相处,恩爱有加,凡事有商有量,收入和花销彼此间都是透明的,哪儿干过这等偷鸡摸狗、先斩后奏的事情?即使偶尔有稿费或劳务费之类的额外收入,吴欲刚也一是一二是二,回到家里如实上交给妻子。他不像有些男人,背地里藏着小金库,以便在外面搞些寻花问柳、拈花惹草之类的事情。可这一次,吴欲刚却背着妻子,破天荒截留了四千块钱,虽然不是用于寻花问柳,但对于吴欲刚这位一向被系里的同事尤其是女同事称为“新好男人”的他来说,多少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味道。所以,将四千块钱从工资卡取出并分装进信封的时候,吴欲刚惴惴不安,多少有些感觉愧对一直恩爱相处的妻子。但一想到急于做手术的妹妹,吴欲刚便顾不了那么多了,赶往王素梅医院的时候,他决定豁出去了,那感觉有些像赴汤蹈火。

还好,送完红包的第二天上午,吴欲刚还没有进教室便接到王素梅打来的电话,王素梅说已经接到护士长的通知,要他赶紧让妹妹收拾东西,带四万元住院押金、衣服和洗漱用品什么的,中午前入住医院。电话中王素梅笑声朗朗,说护士长给安排了最好的病房,朝阳的,敞亮通风,别人8个人一间你们是4个人一间,真不错你们赶快来吧。

吴欲刚受宠若惊,连声道谢,他立刻往家里拨打了电话,将住院的通知告诉妹妹,并让妹夫准备好银行卡,又让妹妹准备好生活用品,说待他上完上午的两节课便回家带她前去医院。

两节课上完,吴欲刚马不停蹄回到了家,带着妹妹妹夫拎起盆盆罐罐,三个人身上都大包小包的走出家门,在小区门口拦了辆出租车急急忙忙地赶往医院。他先是在药房找到王素梅,又在王素梅的指点下找到医院病房三层的住院部,见到那位王素梅介绍的已经收了他红包的护士长钱桂芬。

钱桂芬约摸五十开外,宽脸,小眼,稍胖,看人的时候双眼几乎眯成两条缝,但目光炯炯有神,一听说吴欲刚是王素梅介绍来的便满脸堆着笑,颇为热情地招呼身边的护士为吴欲刚的妹妹办理住院手续。



按照护士的要求,妹夫去收费处交4万元住院押金并购买饭卡,吴欲刚协助妹妹按护士长要求量体温,测体重,验血压,进行完术前的身体常规检查。办完这一系列手续,吴欲刚在一位年轻的护士引领下将妹妹带到四人一间的病房,安顿完毕,这些天他内心压着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下来。

但是入住医院还仅仅是第一步。护士长钱桂芬说,既然住进来了,只要病人身体各方面检查结果正常,就会在一周内安排手术。但是由哪位大夫给做手术,是主任医师还是副主任医师,如果是副主任医师能否是宋惠国?那可就说不准。

由于先前已经给钱桂芬护士长送红包,而且钱桂芬已经收了红包。吴欲刚自然感觉到自己与钱护士长的关系进了一层,此刻他当然不会放过时机。他问钱护士长:能否帮忙安排冯俊杰或宋惠国做手术?

钱护士长听罢,既不说帮忙,也不说不帮忙。而是说谁都点名要冯主任或宋主任主刀,可病人又那么多,这可不那么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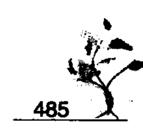
吴欲刚唯恐对方再找托词,心一急,忙觍着脸恳求:钱护士长,您……求您想办法帮帮忙吧,事成了我会再感谢您!话一出口,他自己都有些惊诧,“求”这个字,有生以来他从没有对谁说过,怎么现在冷不丁说出口了?他感觉这个字刚才不像是自己说出来的。他内心这么想,脸上却近乎央求,那上面写着焦灼与期待。

钱护士长看在眼里,盘算在心上,脸上却不动声色。这样的恳求她见得多了,每天都能见到,当初她面对这种表情也心生恻隐,后来见多了,她就逐渐麻木。但毕竟先前已经通过王素梅收了吴欲刚的两千元钱,再怎么说她也不能无动于衷,何况吴欲刚还说“事成了会再感谢”,于是她说:我试试看吧。

这句话,虽然不能让吴欲刚满足,但毕竟存有希望,吴欲刚不好再说什么,只好连连道谢。

转回身,吴欲刚不放心,又到药房去找王素梅。毕竟是收了吴欲刚的两千元钱的,见到吴欲刚,王素梅眉开眼笑,比先前热情了不少。利用取药间隙,她还主动走出药房与吴欲刚攀谈,询问他的妹妹安顿好了没有。

吴欲刚忙说安顿好了安顿好了,多亏您的帮忙,真太谢谢您了!



王素梅说不用客气,有事你就言声。

吴欲刚不失时机:我正好有事找您,您能不能帮忙想办法,争取让冯俊杰或宋惠国主任给我妹妹做手术,或者您让钱桂芬护士长帮帮忙?

王素梅脸上的笑稍纵即逝,但那笑很快又闪回到脸上。她回答得也很爽快:行,我再跟钱护士长说说看吧。

王素梅这个态度,让吴欲刚很是感动,心想:钱这东西真是管用啊!

回到病房,妹妹和妹夫不约而同迎上前来,问吴欲刚上哪儿去了。吴欲刚说我关心是哪位大夫为你做手术,去找了找人,看能不能帮忙。

已经穿上病服的妹妹眉一扬,蛮有信心说:不用找了,你看这床头不是写着嘛!

吴欲刚低头瞧,发现妹妹病床靠过道这边果真挂有卡片袋,上面写着病人姓名、主管护士和主管大夫。主管大夫明明白白写着:宋惠国。吴欲刚不免纳闷:既然这里已经写得明白,钱护士长为什么要说是谁手术可不一定呢?主管医生难道不就是负责手术的医生?

见哥哥疑惑,吴玉娟凑前一步,指着邻床的病友对哥哥说:是这位大姐说的,她是上周做的手术,也是宋惠国主任。

吴欲刚听罢,冲眼前的这位大姐点了点头。这位大姐看上去约摸五十来岁,因为手术,她已被剃了光头,脑袋上还缠满绷带,只露着脸庞,但精神矍铄,此刻她也冲吴欲刚微笑点头。

吴欲刚关切地问:您好!您是宋惠国主任做的手术,手术挺顺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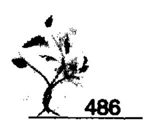
大姐说:挺顺利的。宋主任目前是这个医院最好的医生,他的手术确实做得好。

吴欲刚说:我们也希望是宋主任给做手术,可又不知道究竟是不是他。

大姐说:放心,肯定是宋主任,病床的卡片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嘛!

他身边的中年男子也说:肯定是他。早先我们也通过熟人问清楚了的,卡片上的主管大夫写着谁就是谁负责主刀,除非有特殊情况。看样子,这中年男人应该是大姐的丈夫。

吴欲刚说:那就太好了!可是……



吴欲刚将钱护士长对他说过"是谁做手术可还说不准"的话说了一遍。

中年男人摇着头说:嗨,你甭信她的话,那明摆着是卖关子想蒙人多忽悠点钱! 这男人膀大腰圆,浓眉宽脸,说话口无遮拦,一副很仗义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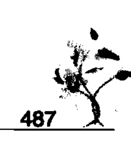
吴欲刚心头顿生暖意。

有了那中年男人的话,吴欲刚和妹妹妹夫的心踏实了许多,他们满心期待着手术的到来,更满心期待能见到他们期待中的宋惠国主任。

第二天上午八点钟,他们的这种期待得到了满足。宋惠国主任和他的助手、护士等一干人前来查床,刚进门的时候,邻床的大姐努着嘴对吴玉娟说:这就是宋惠国主任。

一句话,让吴欲刚和妹妹妹夫精神都为之一振,不约而同霎时都睁大了眼睛,打量着眼前这位让他们多少天来日思夜想的救星。宋惠国主任像那天吴欲刚他们凭着从号贩子那买到的专家号在门诊见到时的那副装扮,穿一身的白大褂,戴着白帽和黑框眼镜,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但与那天相比表情轻松。此刻他脸挂微笑,从一个病床走到另一个病床,一一询问着病人的相关病情。当他查询完邻床那位中年大姐的术后情况,又来到吴玉娟床前时,吴欲刚恭敬地递上早已准备好的名片,主动介绍着妹妹吴玉娟的病情。他本想与宋主任多聊几句,套套近乎,但宋主任除了看吴玉娟脑部检查的片子,问吴玉娟昨天入住后的情况,并无与吴欲刚多聊的意思,甚至于对吴欲刚递过的名片看都没有细看。这让吴欲刚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对于吴玉娟何时能够手术的问题,宋主任也只是回答说:快了,听通知吧。吴欲刚见此情形,不敢多问,眼看着宋主任领着他的助手和护士摆动着白色大褂到隔壁病房检查去了,他的意识也白茫茫一片,心里空落落的。

眼见哥哥同宋主任也说不上话,吴玉娟更是焦急。自打被医生诊断出脑瘤,她内心的天空就像塌了一角,感觉大祸临头,不知自己能否逃过此劫,所以吃睡都不踏实。最初的时间,她脊背发凉,手脚发软,似乎她周围的天地顷刻都将塌陷下去。待到医生说她的脑瘤是良性的,她才隐隐约约



感觉到这天和地并没有下陷,自己的生命还有一线希望,不过她的内心仍然惴惴不安。又待到她与丈夫风风火火赶到北京,在这家著名医院好不容易通过号贩子挂上宋惠国主任的专家号,并且经过一番周折和漫长等待终于住进医院时,她才感觉自己进一步看到了生命的曙光。但在内心深处,她仍感觉不踏实,毕竟手术至今未做,手术过程是否顺利、能否成功?等等,这一切还都是未知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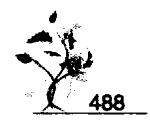
相比于哥哥吴欲刚,吴玉娟早早就走上社会,先是到南方打工,而后一直做小生意,众多的经历和阅历使她认定一个真理:眼下这社会办事得靠关系,办大事得靠金钱,没有关系寸步难行,没有金钱事难办成。以前她就到处听说到医院做手术得给医生送红包,她来到北京后跟哥哥说起此事,哥哥不相信,她却百分之百相信。眼下求人办事都送钱呢,何况做手术这关乎健康关乎生命的大事?所以,她认定做手术给医生送红包应该,也合情合理,要不然人家怎么能给你好好做手术呢?所以,自打昨天住进病房,她与丈夫一样,最关心的事就是该如何给宋主任送红包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昨天住进病房之后,她就悄悄问过邻床已经做过手术的这位大姐,大姐开始摇了摇头,否认送了红包。吴玉娟不甘心,过了一会儿,又寻机问了邻床的另一位也做了手术的大嫂,大嫂也是摇了摇头,说俺是农村来的,住院的钱都是东拆西借好不容易凑齐的,哪儿有啥钱送红包哩!见吴玉娟将信将疑,大嫂身边的丈夫也插话说:俺们真的没送,宋主任人可好哩,手术做得好,还问寒问暖的关心俺们。吴玉娟一听更是一头雾水,眼前一片迷茫,此刻大嫂和她丈夫在她眼里的形象都是模糊的。

这时候丈夫周少康悄悄扯了吴玉娟的衣角,将她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你傻呀,送红包也得悄悄送,人家怎么会告诉你?

吴玉娟听罢觉得这话在理,使劲点了点头。做手术哪能不给大夫送红包?打死她也不相信。这事不但她不相信,她丈夫周少康也不相信。

事到如今,吴欲刚也不相信了。王素梅与钱桂芬护士长都收了红包,给妹妹做手术的真正主角宋主任能不收红包?这于理不通,于情也说不过去。

吴玉娟已经多次对哥哥说:怎么说咱们都得送红包,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这钱该花,花出去咱内心踏实,咱不缺这点钱。要是不送宋主任红



包,手术他不认真可怎么办?那可是得不偿失,毕竟人命关天呀!

妹妹这番话,吴欲刚觉得在理,也说到他心坎上了。经历了前面的周折和人情历练,吴欲刚已经对“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深信不疑。妹妹入住医院时,他就认定必须给妹妹手术的主刀医生送红包,而且必须是在手术前送,不送他内心不踏实。不送,谁知道主刀医生手术时是否全力以赴?所以,送红包已经不是问题,吴欲刚和妹妹妹夫已经达成了一致:这红包肯定得送。问题是,这红包究竟该怎么送,钱该送多少?

为此,吴欲刚与妹妹妹夫进行了一番协商,最终达成了共识,确定了送钱的数量和送红包的方式。

这家医院的每天上午八点到八点半,是主治医生带着他的助手巡视检查病房和病人的特定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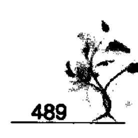
一大早,吴欲刚便起床,上了卫生间,洗漱完毕,早餐都顾不上吃便背起公文包,匆匆赶往医院,他要赶在宋惠国主任查巡病房时见他一面。

吴欲刚的家住在海淀区,北京的西北角。妹妹住的医院却在北京的东南角。从家中赶往医院,吴欲刚舍不得打车,打车起码得花五六十块钱,而乘坐公交车却只需要不到三块钱。虽然他必须转两次车,花上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相比于那五六十元的代价,吴欲刚也觉得值。虽然他是博士、大学里的副教授,但毕竟在经济上他并不富有。

吴欲刚赶到医院妹妹病房的时候,是上午八点二十分。见到哥哥,妹妹吴玉娟既高兴又着急,她涨红着脸,抓着哥哥的胳膊压低声音说:哥你快点,宋主任刚检查完回到服务台那边的休息室,一会儿就要上手术室了,你赶快去找他!妹夫也在一旁用焦急的目光催促。

吴欲刚听罢,不由分说,转身就去休息室。刚好宋惠国主任还在,吴欲刚从门口一眼就瞅见宋主任正在向他的几位助手交代着什么。他收住步,礼貌地等待着。待宋主任说完话,吴欲刚不失时机,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宋主任您好!然后将手里早已准备好的名片毕恭毕敬地递了上去。虽然那天他在病房里已经给宋主任送过名片了,但他拿不准宋主任能否记得他。

我在大学里工作,我妹妹吴玉娟住4号病房,正等待您做手术,您多关照。



宋惠国接过名片，瞅了一眼，点了点头，平静地放进他穿着的白大褂口袋，又平静地注视着吴欲刚，等待吴欲刚往下说。

吴欲刚压制住内心的紧张和拘谨，清了清嗓子问：我妹妹的脑瘤严重吗，手术好不好做？

宋主任答：瘤比较大，但可以手术。

手术什么时候做？

下周二吧。

那太好了！宋主任，我妹妹现在比较焦急，心理负担比较重，但由您主刀，我们就放心了。我……我在大学里工作，平时看书较多，最近比较欣赏的一本书是《细节决定成败》，我送您一本吧，闲暇时您不妨翻翻。吴欲刚边说边从随身背着的公文包里取出了书。

宋惠国接过书，说声谢谢，漫不经心地翻阅着。忽然发现书里夹着一个信封，厚厚地装着什么，他停止翻阅，将信封取出来，平静地交还吴欲刚，说：这个你自己拿走，书我留下了，谢谢！

吴欲刚内心先是一紧，局促地欲将宋主任手里的信封往回推，却见宋主任递过来的手坚定有力，眼神也不容置疑。糟糕的是，这时候宋主任的几位助手说说笑笑，将要从门外进来，吴欲刚只得放弃推辞，迅速将信封收了回来，放入包里，那个信封装着两千块钱，这钱是妹妹早就给准备的。这时候的宋主任却似乎已经不理会吴欲刚的存在，他转身向助手布置着当天的术前准备工作去了。吴欲刚见再搭不上话，只好扭转身，悻悻地离开医生的休息室。

回到妹妹病房，妹妹迫不及待地迎上前来，压低声音问哥哥：哥，咋样，钱送出去了吧？

没有，宋主任不收。吴欲刚有些丧气，情绪明显低落。接着他把刚才送钱的情况说了一遍。

妹妹和妹夫听罢，内心霎时都像被压了块石头，沉沉的，表情也都阴沉下来。

吴欲刚说：算了，既然钱送不出去，就不送了吧，反正咱们心意到了。宋主任不肯收，说明他医德高尚，让他做手术，我们完全有理由放心。吴欲



刚说这番话，是想安慰妹妹，解除她的顾虑，让妹妹轻装上阵迎接手术的到来。同时，他也觉得，这红包本来就不应该送，只要按规定向医院交治疗时的各项医疗费用，医生恪尽职守给病人做手术天经地义。

听完哥哥这番话，妹妹吴玉娟却不置可否，喃喃说：不送……那……那能行吗？

妹夫周少康忽然眉头一扬，睁大眼睛说：我看……不是宋主任不收红包，是他不敢收下红包吧？

吴欲刚听罢，满脸茫然。他不知道该如何解答妹妹和妹夫的猜疑。他说，你们休息吧，我得先回学校了，上午十点钟我还有课呢。

吴欲刚乘坐公交车刚气喘吁吁赶到学校的时候，妹妹的手机就打了过来。电话中妹妹的声音异常洪亮，有几分急促，又有几分神秘。妹妹说：哥，我问清楚了，宋主任的红包还得送。吴欲刚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急于上课，他没时间也没心思细问详情，冲电话那头喊了一声我马上就要上课，回头再说吧，就匆匆将手机关上了。

不知为什么，上课的时候，吴欲刚却怎么也专心不下来。恍惚中，讲台下时不时有装着钞票的红包在眼前来回飞舞、穿梭，妹妹“宋主任的红包还得送”的声音也时不时在耳边回响，怎么驱赶都赶不掉……

他感觉糊里糊涂的，好不容易熬过这两节课。吴欲刚如释重负，回到办公室，他顾不上去食堂吃饭，抓起电话急急地给妹妹打电话。

电话通了。吴欲刚问妹妹：刚才你火急火燎的，怎么啦？

妹妹压低声音说：你稍等，我走出病房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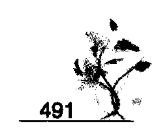
过了一会儿，妹妹的声音又传了过来：好了，我到厕所来了，厕所里没人，刚才在病房里说话不方便。跟你说吧，你走后我问了病房邻床的那位大姐，大姐说了，宋主任跟咱们又不熟悉，怎么敢收红包？你们得想办法让熟人送！大姐就是这么送出去的。

吴欲刚诧异：前几天你问过那位大姐，她不是否认自己送红包吗？

嗐，那是咱们刚来，人家不肯说实话！

噢……吴欲刚觉得这话在理。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妹妹说：还得找熟人，找中间人，让中间人送！



吴欲刚一听，眼前不由自主地闪出王素梅，紧接着又冒出护士长钱桂芬。心想绕来绕去，还是绕不出这熟人圈子哇?他感觉头一下大了。那得要多少钱啊……咱们总不能光让她们替咱们将红包送给宋主任吧?真要送，这几个环节都得送!

妹妹回答得很坚决：该送就得送! 现在是关键时刻，平时该省再省吧，再怎么说身体更重要。哥你别担心，这几个环节的钱我都准备好了，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手术这么重要，咱们花钱买放心吧。再说，人家大姐说了，送红包是医院的潜什么来着……哦，想起来了，潜……潜规则! 到医院来做手术，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妹妹连珠炮般的一番话，不但让吴欲刚无言以对，而且如醍醐灌顶，感觉入情入理。他睁大眼睛，对着话筒那头的妹妹说：那……那咱们就送吧。

停了一会儿，他又对妹妹说：要不……咱们不找王素梅了，直接通过钱桂芬护士长送吧，这样可减少一个环节，钱能省点是一点。

妹妹说：咱们跟钱桂芬护士长又不熟悉，她敢直接收咱们钱吗?再说，她要拿了咱们钱，通过她给宋主任的那份钱她能不能送到，咱们哪儿知道啊?我看算了吧，咱们还是通过王素梅送可靠些，再怎么说，王素梅是你学生家长的同事的妻子，多少还算能够搭上一点关系。真有点什么事，你还算能扯得上，让你学生的家长出面帮帮忙，疏通疏通，总可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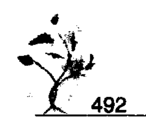
妹妹这番话，不但考虑细致周到，而且也入情入理。吴欲刚忽然觉得，妹妹处理此类事比自己老练多了，自己虽然读到了博士，但在社会经验上远不如只有高中文凭的妹妹。

吴欲刚问：行，就听你的吧。那你准备每个红包送多少钱?

妹妹说：少了等于打水漂，多了咱们也送不起，还是两千吧。下午我给你准备好钱，你赶紧安排送吧。

吴欲刚说：行。

当天晚上，吴欲刚在海淀区中关村一家饭馆设宴，通过学生谢琳琳的家长谢永明，请王素梅一家吃水煮鱼，谢永明一家也参加了，包括谢琳琳。一桌子人吃得龇牙咧嘴却兴致勃勃，吃得热火朝天聊得也热火朝天，吴欲



刚感觉大伙儿的感情一下子拉近了不少。席毕，吴欲刚将三个红包郑重递给王素梅，悄声说：这三个红包，每个两千元，一个给您，另一个您帮助我给钱桂芬护士长，还有一个想通过钱桂芬护士长送给宋惠国主任，请您帮忙给钱护士长说说。

王素梅听罢，眉开眼笑，因喝酒和吃水煮鱼而涨红的脸忽然间更红了，红得多少有些像血红的猪肝。她嘿嘿笑着，半推半就地说：我的你就不用送了，钱护士长和宋主任的那两份吧，我一定给钱护士长。说完，她接下其中的两份，另一份佯装送回，却让吴欲刚按住了。王素梅嘿嘿笑着，将三个红包都装进自己的坤包里，随口说：那就谢谢你了。那一刻，吴欲刚忽然间有些心痛，又有些恶心，他一时说不清自己是酒喝多了还是水煮鱼浓烈的辣椒味给刺激造成的……

第二周的星期二，吴玉娟的脑瘤手术如期进行，主刀的是宋惠国主任。手术虽然历时六个半小时，但进行得很顺利。

四天后，吴玉娟核磁复查，结果显示：效果良好，手术很成功。

第五天，吴玉娟平安出院。

出院时，吴玉娟脑袋上的伤口虽然拆线露出光头，尼姑不像尼姑，男人不像男人，样子怪异，但笑容可掬，看上去心情不错。

出于礼貌，吴欲刚领着她和妹夫周少康分别前去向钱桂芬护士长和在药房工作的王素梅告别、致谢。钱桂芬和王素梅都笑脸盈盈，都对吴玉娟的手术成功表示祝贺，她们也都一样劝吴玉娟出院后好好休养，还都说这回咱们熟了，都是朋友了，出院后有事尽可以找她们，云云。离别握手的时候，她们俩人先后都紧紧握住吴玉娟的手，有些难分难舍的意思，样子都很热情，很诚恳，甚至还有些感人，这令吴玉娟和周少康夫妇十分感动。吴欲刚看在眼里，忽然却想起当初联系住院找她们帮忙时她俩的陌生与冷漠，不由得心生感慨，心想钱这东西，真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啊……

大约是两年之后，吴欲刚因为教学和科研成绩突出，以年度先进工作者的身份被他所在大学推荐出席参加北京市文教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巧合的是，他被安排与曾经为他妹妹吴玉娟做过脑瘤手术的宋惠

国主任同住一个房间，宋惠国也是他所在医院推选的年度市级先进工作者。

刚进房间，吴欲刚便一眼认出了宋惠国主任。宋惠国却认不得吴欲刚，他只觉得对方有些面熟，却叫不出名字。吴欲刚则随口就叫出一声宋主任，并热情地主动伸出一只手，上前同宋惠国握手。宋惠国却一头雾水，手虽然握着，眉头却微皱，多少有些发蒙。待吴欲刚主动说起两年前妹妹做手术的经历，宋惠国才恍然大悟，连声说幸会幸会，紧接着询问起吴欲刚妹妹的术后情况，吴欲刚连声说很好很好，接着连声说谢谢，并说多亏宋主任妙手回春，我妹妹才有今天的第二次生命。吴欲刚还向宋惠国介绍了他妹妹现在的生活情况，说妹妹的小生意现在已经越做越大，去年盖了新房，还在邻村开了一家新店，雇了两位店员帮助打理生意。宋惠国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之后，两人又聊起了家庭，聊起本次会议安排，聊起了彼此之间的工作，甚至还聊起了各自的业余爱好，等等，真可谓无话不聊。开会和吃饭的时候也形影不离，俨然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吴欲刚不由心生感慨：要是早几年认识宋主任，当初哪儿用得着费尽周折，挖空心思送出那么多红包才找到宋主任给妹妹做手术啊！

第二天上午，按会议既定议程，是典型发言，主办单位、市人事局安排五位优秀先进工作者代表上台介绍工作业绩、经验和体会，宋惠国不但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第一个上台发言，这既在吴欲刚意料之中，同时多少又有些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因为宋惠国是出类拔萃的业务尖子，上台发言顺理成章。意料之外是自打俩人同住一个房间，虽然已经无所不聊，但宋惠国对自己上台发言之事缄口不言，一直未予透露。不过再细细一想，吴欲刚很快释然，心想大概是宋惠国低调处事，成绩上不喜张扬的缘故吧？这样想着，吴欲刚对宋惠国又增进了一分好感，这种好感伴随着他目送宋惠国上台，同其他与会者一样给了最热烈的掌声，接着又带着这种好感，静静地聆听他的发言。随着宋惠国发言的开始，吴欲刚内心对宋惠国的好感又进入牛市，曲线陡然上升，然而越往后，曲线悄然停顿，随后曲线开始下降，而且下降得异常迅猛，很快陷入熊市……这种情感起伏，让吴欲刚一时心潮难平，对宋惠国开始心生厌恶。

宋惠国的发言，开始是讲工作，谈业绩，说体会，然而当他介绍到自己



如何恪守职业道德，如何拒收红包时，吴欲刚仿佛触电一般，眼和嘴霎时都合不上了。此时此刻，台上侃侃而谈的宋惠国，在吴欲刚心目中由清晰而模糊，由模糊而扭曲。吴欲刚心想：道貌岸然这个词，原来就是这么得来的啊！

宋惠国发言完毕回到座位，吴欲刚没有同他打招呼，只礼节性地点了点头，却面无表情。吃饭的时候，他也不打招呼，独自前去餐厅。吃完饭回到房间，他也沉默寡言，自顾自拿着遥控器漫无目标地频繁调换电视频道……所有这些异常表现，都让宋惠国感到诧异。吃完饭回到房间的宋惠国，开始是跟随被吴欲刚调控着不断变换的电视节目来回浏览，一边揣摩着吴欲刚的异常表现。

不一会儿，宋惠国便憋不住了：吴教授，你忽然不爱说话了，是不是……碰上什么不愉快的事了？

吴欲刚瞟了宋惠国一眼，开口迸出一句：没有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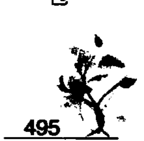
宋惠国微笑：没有吗？我看不像啊，原本你话挺多的，怎么上午我发言回来就发现你不爱理我了，是不是我在会上的发言有什么不妥，让你不高兴了？

吴欲刚像被将了一军，触电一样一时愣了。心想对方真不愧是当医生的，善于察言观色，而且一针见血，将自己逼到悬崖边上了。他感觉浑身的气血正不断膨胀，却又像被什么东西压抑着，将他憋得满脸灼热。忽地，他一骨碌从床上跃了起来，冷笑一声，道：好！既然你都感觉到了，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问你，你在台上发言堂而皇之大谈自己如何恪守职业道德，如何拒收红包，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

宋惠国一听，微笑霎时僵住了，脸上严肃起来。不过，他很冷静，他从床上挺起腰来，直视对方，平静地问：吴教授，你这话从何说起？

吴欲刚毫不示弱，他迎着对方目光，脸上露出轻蔑：哼，从何说起，你自己心里最清楚！难道还要我说出来吗？

宋惠国一头雾水，满脸疑惑。他极力稳住自己情绪，诚恳而又大度地说：吴教授，咱们俩可都是有知识的人，说话一定要有理有据，不要意气用事。坦率地说，我真的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诚恳地希望你告诉我，到底为什么对我上午的发言那么反感，真的，我希望你平心静气说出来。如果真是



我的话说错了，我愿意诚恳地接受你的批评和帮助，真的！

宋惠国的镇静，让吴欲刚大出意料。他审视对方，发现对方此刻不但镇静，而且一脸坦然，一脸诚恳，充满期待，以至于他不得不冷静下来，问：你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

宋惠国说：我都搞不清你到底是为什么，你让我怎么能够知道？

吴欲刚说：好，既然如此，我问你，你真的没有收过患者送的红包？

宋惠国说：你凭什么说我收过患者送的红包呢？

吴欲刚说：哼，那是你不承认吧！

宋惠国寸步不让：你说话得有依据，别血口喷人！

吴欲刚说：好，那我问你，我妹妹让你做脑瘤手术时，你收过红包没有？

宋惠国依然镇静：我啥时候收过你们送的红包了？你当时将红包夹在一本书里，我都退还给你了，这不是事实吗？

吴欲刚咄咄逼人：没错，我承认这是事实，但后来我又托人通过钱桂芬护士长送给你了，这也是事实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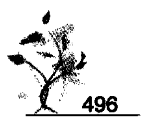
宋惠国一听愣了，眉头蹙了又蹙，左右蠕动。很快又舒展开来，嘴里迸出一句：噢——原来如此哇，哈哈，哈哈，哈哈哈……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得满屋生辉。

末了，他对一头雾水的吴欲刚说：吴教授，我明白了，原来如此哇！你后来又想方设法托钱桂芬，想将红包送给我，对吧？可你怎么知道我就收了钱桂芬送来的红包了呢？

这一问，让吴欲刚无言以对，他半张着嘴欲言又止，好半天答不上来。

宋惠国却跨前一步，直视着吴欲刚：实话告诉你吧，我可以用人格担保，我不但没收到你们的红包，甚至钱桂芬对我连提都从没有提到你送红包的事！你还可以到我们医院去调查，也可以找我做过手术的任何一个患者调查，如果有谁说我收过哪怕只是一个红包，我欢迎你到任何一个上级纪检部门去检举我！

宋惠国的一番话，虎虎生威，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如雷贯耳，气贯长虹。吴欲刚听得心惊肉跳，振聋发聩，目瞪口呆。面对宋惠国主任那张理直气壮的脸孔，那副正气逼人的表情，他的脸瞬间阴云密布，满是疑惑，声音



也低沉下来:你——真的……真的没有收到钱桂芬的红包?

宋惠国瞪他一眼:哼,平白无故胡乱猜疑,你——你不觉得你的所作所为,都太可笑了吗?! 丢下这一句,他气哼哼地转身走了,房间的门砰的一声,被他撞得山响。

吴欲刚如遭雷击,他霎时木在那里,好像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好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当天下午,会议结束后吴欲刚没有驻会,也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他径直走出宾馆,拦了一辆出租车往家里的方向赶。

刚进家门,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上网,来到宋惠国所在医院的主页,很快搜索到副主任医师宋惠国的照片、业绩介绍和患者网友的评论。患者网友的评论多达上千条,他一条不落一一查看,想寻找宋惠国收受红包的蛛丝马迹,不想却好评如潮,全都是清一色的赞扬。这些赞扬归纳起来大致有两大类:一类是夸奖宋主任医术高,手术效果好,而且大都以自己手术的经历加以印证;另一类是赞美宋惠国态度和蔼、医德高尚,拒收红包。甚至还有一封长篇感谢信,是山西灵丘县农村一位叫李永平的残疾村民写来的,说的是因为穷,他带十五岁的女儿前来求医时三借四借还凑不够手术费,差了两千块钱,女儿手术前他拖着一条残腿在医院里不停哭诉,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希望医院网开一面先让他女儿做手术,待手术完他再设法回家筹借将医疗费的差额还给医院,可医院钢铁般冰冷的规章压根不予通融,这让他伤心欲绝,父女俩在医院楼道抱头痛哭,引来众人围观十分凄凉。当时,得知实情的宋惠国主任动了恻隐之心,主动上前安慰李永平父女,并许诺由他承担手术所需差额的两千块钱,最终手术如期进行,而且由宋惠国亲自主刀……李永平的感谢信长达上千字,语句磕磕绊绊不很通顺,错别字也不少,但通篇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以致后面跟了上千条网友评论,都是对宋惠国的赞美。

吴欲刚在查阅宋惠国网页上述的这些资料时,开始是带着疑问,接着是感动,后来则是愧疚。那种久违的感动和愧疚从他的内心深处氤氲着,弥漫开来,很快传遍全身。以至于他最终不能自已,起身在电脑前来回穿梭踱步。

正在厨房忙着做饭的妻子进屋取东西时,发现丈夫焦躁不安的样子,



关切地问: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

吴欲刚先是瞥了一眼妻子,下意识地挥了挥手:没事没事,哪儿有什么事啊! 紧接着又语无伦次,嗐,咱们真是太傻了! 太傻了! 太傻了……

妻子睁大眼睛,一串碎步凑上前来捅了捅丈夫:什么?什么太傻了?哎,你到底说的什么呀!

吴欲刚这才看了看妻子,苦笑道:我妹妹两年前做手术,我替她送了好几个红包,真是太傻了,太傻了! 宋惠国根本没收到我送的红包啊! 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妻子讲了一遍。

看着丈夫六神无主、垂头丧气的苦相,妻子既意外又无奈。末了她搂着丈夫肩膀,既像安慰丈夫又像安慰自己,喃喃说:嗐,算了吧,事情都已经过去,别后悔了。送出去的红包,就算……就算买个放心吧。

吴欲刚内心一动,感觉这话说到点子上去了。当初要不将红包送出去,一家人可不就是坐卧不宁,一千个不放心嘛! 这么想着,他也搂紧妻子,叹着气说:是啊,送出红包,买了个放心。不管怎么说,妹妹的手术是成功的。她,总算度过了那段艰难日子啊!

这么说着,吴欲刚感觉自己长吁了一口气,只是他内心深处隐隐约约还有一个纠结,他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如何面对宋惠国主任。



瑛子小传

瑛子，70后自由作家，现居青岛。已出版长篇小说《宝贝战争》、《不跟你玩》、《午夜向日葵》、《花欲燃》、《爱了散了》、《婚内婚外》。创作24集电视剧本《爱你真的不容易》。根据小说《午夜向日葵》、《爱了散了》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心跳》和《爱了散了》曾在全国热播。



心 理 援 助

□瑛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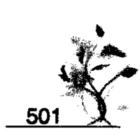
1

雪降了三天，时断时续。据有关报道，这样级别的鹅毛大雪，在青岛这个海滨城市30年罕见。城市银装素裹，被装扮得像个童话世界，可惜童话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现实里从来没有童话。眼前的现实是：伴随着持续不断地降雪，除了超低温酷冷考验路人意志，还有行路的异常艰难。

这个雪天的上午，刘原开着她的“标志206”，往一个地方去。车轻，路滑，拐弯时刹车不稳都担心翻车。这种天气本不应开车出门。可没有交通工具，出门又怎么行路？昨天出去办事，到路边打的，在刺骨寒风中瑟瑟发抖站了50分钟，愣是没见着一辆空车，无奈步行到公交车站，又瑟瑟发抖站了40分钟，好不容易等来一辆，蜂拥的人群疯了似的往上挤，刘原如同一块薄薄的肉饼被陌生人的身体夹了上去，公交车因四轮打了防滑链而颠簸起伏，噪音刺耳，刘原咬牙苦熬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时，发型受损严重，脸冻成一只紫茄子，大衣扣还莫名其妙少了一颗，且不说与人约好的时间超时迟到，就那副尊容，仿佛刚刚挨过一顿暴揍，根本没法见人。

车子爬行在白皑皑的大路上，车速放到最低，好比虫子蠕动。不论天气多么恶劣，马路上车流始终没有断掉过。当然大家都异常谨慎，就连平日里横冲直撞的出租车，也不得不夹起尾巴。

终于到了那个小区，刘原自小生长的地方。在老城区，那种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居民楼，没有预留的停车位。放眼望去，破败的小区内但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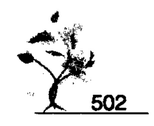
有块巴掌大的空地儿，都会被不明身份的汽车塞得满满当当，当然，在这种居住区域，也见不着什么高级轿车，大都是些不超过十万块钱的“经济适用车”，属于人的活动区域，原本就不宽敞，现如今就愈发拥堵。外来的车子一不小心开进来，那就是没事找事，调个头都是高难度的动作。

刘原将车子靠在小区大门外，从后备箱里拎出刚刚在超市采购的蔬菜、肉食以及日常物品，大袋小袋，足足20公斤。至少一个星期的用量，也就是说，老两口就是一周不下楼，也不必担心物资困乏、缺吃少喝。刘原从这儿搬走已有几个年头，老两口也想搬走，却不具备改善居住的实力，不得不继续蜗居着。六层，没有电梯，刘原手拎重物，一层层向上攀登。到了门口，她没按门铃，直接用钥匙拧开门锁，轻车熟路。正午时分，爸妈正在卧室午休，客厅静悄悄地，刘原没有惊扰他们，只将几只袋子悄悄放在门里，站在门边喘了口气，用目光悄无声息往客厅里扫了大约三十秒，又蹑手蹑脚转身下楼。

母亲有严重的腰椎病，从大前年开始就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了，家里买菜的事情都由父亲承包了。父亲有严重的风湿病，像这样零下十几度的天气，出趟门就可能引发关节炎症发作，炎症折腾起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别说他自己，身边的人都要被折磨得咬牙切齿、头晕脑涨。因此这种天寒地冻的日子，老两口就如同动物进入冬眠，一日一日龟缩着不出窝，冰箱里有什么吃什么，吃没了就给自家闺女打电话。每逢这种时候，刘原往往不会等到他们来电催促，就会买了吃的用的乖乖地送去。

刘原启动车子离开小区大门不过两分钟，手机音乐婉转地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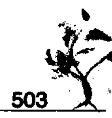
“你这混账丫头，已经整整七天没回家了，好容易回来一趟就不能跟人照个面？这是回自己家，怎么偷偷摸摸跟做贼一样，不哼不哈就溜走了呢？我是你后妈？还是你仇人？上辈子欠了你？你……”母亲机关枪一样的发泄，从话筒嘟嘟嘟地放出来。刘原皱皱眉，没听到结尾就摁断了。她清楚得很，若不摁断就不可能有结尾，她没有办法奉陪，缺乏耐心，再听两个字或许就会吵起来。在棉纺厂做了一辈子女工的老妈，是个急脾气，又典型的悲观主义，芝麻大点的事情只要不合她心意，都会让她觉得生活很黑暗，容易在那片黑暗里暴躁发怒、伤人又伤己。刘原可没心情吵架，根本不一个量级，怎么吵也不会吵出个名堂，除了浪费感情就是浪费话费。



沿着马路牙子缓缓往前溜了一会儿，刘原将车子靠在路边，点燃一支细长的烟，深吸一口。白色的烟雾罩住了她的表情，此时此刻，望着车窗外雪花依然飘个不停的白色世界，心情和这世界一样茫然、缺乏色彩。

不想和老太太见面。老太太——这是刘原大脑里关于母亲的一个符号，当然绝不能让母亲听到，听到准会气得跳起来，才六十出头的母亲压根没打算服老，就算身体早就干不了什么力气活儿了，也早就退了休，和主流社会没有多少联系了，也觉得跟那些八十岁的老人比起来，自己还年轻得像一枝花。不是后妈，也无仇无冤，刘原就是不想见面，这种情绪盘踞心里已经很久。见面干什么？听那些裹脚布一样没有创意没完没了的唠叨？自从年龄过了触目惊心的三十大关，成了人们眼里的剩女，刘原的终身大事便成了母亲的心头大患。老太太发动七大姑八大姨，动用所有够得着的关系，千方百计、四面八方托人为女儿介绍对象。遇着个看上去和女儿稍稍有点搭配的小伙子，老太太就拐弯抹角、九曲十八弯地打探人家私人信息，恨不能请私家侦探将人家祖坟刨出来。往往在老太太眼里相貌堂堂、前程大好、打着灯笼难找、过这村没那店的男青年，到了刘原这里，通常一句“找不到感觉”，就使母亲呕心沥血策划的相亲活动夭折于萌芽。刘原让老太太一次次难受，老太太自然也不会让她好受，憋在肚子里的火气没地儿撒，每见一次，就机不可失井喷一通。每回都是老生常谈：那些年家里条件那么苦，从牙缝里省下钱供你吃供你喝供你念书，念初中念高中，念完高中念大学，念完大学念硕士，念了一年又一年，那么大的大学校园就没一个配得上你的？校园没有就不说了，这么大的社会里，就没一个让你中意的？你挑来挑去你究竟要干什么？接下来，老太太为了灭掉女儿的挑剔，一定要把刘原从上高中开始，凡有过交往的男的，以及刘原上大学以后，历任正式男友或疑似男友，从头到尾通通骂个遍：那个王××算什么东西？长得跟人妖似的！那个张××是男人吗？抠门到一分钱掉地上恨不能点十盏油灯找！赵××那个混账王八蛋还活着吗？他骗过多少女人的感情啊，他不会有好下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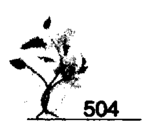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刘原发现母亲嫉“人”如仇，甚至仇视社会。什么人到了母亲嘴里，落不着一句好，全社会里能让她看着顺眼的人，划拉不出几个来。刘原两只耳朵早就起茧了，麻木了，偶尔不麻木时，听到母亲翻



旧账，也会恼火，忍无可忍顶两句，那便是唇枪舌剑、火药炸弹，自然是两败俱伤，问题仍然解决不了。刘原最终还是甘拜了下风，受不了母亲的尖牙利嘴，哭着恳求她：我自己的事，您老人家就甭操心了行吗？我这辈子不求别的，您只要管好您自己，只要您和爸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就是上天对我最大的恩赐了……母亲骂咧：不争气的东西，你是我生我养的闺女，不让我操心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两眼一闭两腿一蹬不喘气了……刘原也说了狠话：行，妈，你放心，今年无论如何我要把自己嫁出去，如果到了年底还结不了婚，我就爬到楼顶跳下去。

2

年底。现在就是年底。明天就是新一年的元旦了。时间这东西，它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样，你挡也挡不住，阻也阻不了，你眼睁睁看着它一天天没了，你抓不住。这些年刘原在高校做教师，美术专业，主攻油画，教学任务算不得忙，有课的日子一周只有两天，没有课的日子不是在家里睡大觉，就是扛着画夹到处写生，习惯了来去自由、闲云野鹤。当初在北京读研究生时，谈过两年恋爱。那位来自瑞士的留学生Team，有一双水一样清澈的眼睛，眼珠子和一碧如洗的蓝天一个颜色，线条好看的嘴巴里永远没有异味，衬衣领子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一星半点油垢，将堆积的废报纸送给收破烂的老头，看那脏兮兮、又瘦又弱的矮个子老头不堪重负的吃力样子，Team会伸过长臂毫不犹豫地拎起老头肩上的麻袋，一口气帮着送到楼下……就那么一个男孩子，刘原和他相处了两年，每天沐浴在灿烂阳光、和煦春风里。那是一段备受呵护、如痴如醉的时光，喜欢那个男孩子，并非因为热恋的男友来自富裕的发达国家，也不仅仅因为Team长了一张典型的欧洲美男的脸，主要是Team始终将这位漂亮的东方女孩当成天使一样来珍宠，而且Team身上还有着很多很多闪光的东西，让刘原迷恋陶醉、欲罢不能。后来Team毕业回国了，分别时两个人谁也没说未来的事，就像送对方外出旅游，在机场拥吻道别，那段恋情便戛然而止。有些伤感的结局，但那个过程却如同一串挂在卧室门边的美丽风铃，走过来走过去稍一碰触，便会有清脆悦耳、美妙动人的音乐在耳边回响。



那以后，刘原回到土生土长的青岛，并顺利地落户这所大学校园，开始人生另一段旅程。校园生活是比较清静的，也是比较单调的。还好，她有绘画，有梦想，日子便随着画布上的五颜六色，变得色彩斑斓起来。一年又一年过去，绘画从来没有间断过，有些梦却一个又一个被揉碎了。这些年的努力，除了评了个副教授，除了眼角多了几条若隐若现的细纹提醒她年岁不断叠加，其他基本没什么变化。还是单身一个人。也遇到过几个比较顺眼的男人，只是一接触，再一相处，要么感觉不对路，要么生活习惯太不搭调。有过几次比较，才发现最初的那个Team原来是男性里极优秀的品种了。正因有了“极优秀”的奠基，后面够不到“极优秀”或者根本就不优秀的，她是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自己去妥协。起步高了，往上走当然愉快，往下滑那就难适应了。

就这样一年年耽搁下来。刘原不知不觉的，没觉得一个人生活有多不堪，甚至觉得既然没有对心思的，倒不如什么都没有，与其像周围那些结了婚恩爱没几天就反目成仇离婚的，倒不如从一开始就不结婚。刘原无所谓，母亲却受不了。母亲焦虑，白头发一年比一年稠，因为女儿三十未嫁，母亲出门做晨练都觉得矮人一头。母亲一急，高血压啊，头晕症啊，就都来了。为了母亲眼不见心不烦，刘原早早就从家里搬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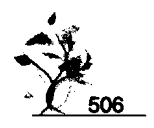
刘原发誓赌咒和母亲说狠话时，也不是没有根据信口胡来的。那时她和杨志交往已经一年零六个月了，按眼下的生活节奏，这么一个恋爱时间，算是够漫长的了，也到了修成正果的时间关口，修不成正果的话也该分道扬镳了。三十出头的女人，年近四十的男人，这把岁数的男女，哪有大把的时间挥霍在没有结局的风花雪月上啊。

和杨志认识很偶然。两年前刘原一幅题为《渔家》的习作获了个省里面的奖，在朋友的鼓动下，拿到上海参加一个全国性画展。画展的举办地在一家四星酒店，刚好出差到上海的杨志就住在那家酒店的第18层。那天办完公事，杨志顺便到二楼的会议厅参观画展，一眼相中《渔家》，掏一万块钱当场买下。对刘原来说，自己的作品不是随便拿一幅就可以卖到这个价，这样能够获个奖又可以顺利卖出这个价的画，也不是随时就可以画出来的，因此对《渔家》新主人就很有些深刻印象。但当时在画展上，通过画展主办方的介绍，作为买主和卖主，两个人前后不超过十句的交谈，都是

关于《渔家》的，除此无一句闲话。没想到第二天，刘原离开上海在回家的飞机上，意外地发现《渔家》的买主竟相邻而坐。两个人都很惊讶，一交谈，竟为同乡，来上海之前同居一城，出差完毕，回家时乘了同一航班。两个人都觉得有缘分，一个小时的旅程就显得出奇的短。男人很健谈，主动聊《渔家》，聊喜欢它的原因，条理清晰地剖析出一、二、三若干条关于它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可惜时间不够，正聊在兴头上，飞机落地了。

回去后大约两个星期，就在那段愉快的邂逅就要被时间覆盖时，一个夜晚，刘原突然收到来自杨志的手机短信。他告诉她，他病了，病得不轻。她诧异：他病了，犯得着和她说吗？她是谁啊？他又是谁？诧异之后，她礼貌地回复过去，问旁边有没有家人照顾？需要她帮着叫120吗？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的短信又来，有些麻烦，他说去医院解决不了问题。她便问什么病。他说，自打上次机场一别，这十多天来，每天脑子里都会缠绕着一个身影，怎么赶也赶不散……这个大她八岁显然已不年轻的男人，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表现出某种浪漫情怀，那种二十岁的青春少年容易抒发的浪漫情怀。而那一时刻，她的心里竟出现电流走过的波动，那种多年不见的感觉突然来临。那一刻，她望望窗外，正是月朗星稀的夜晚。

一对陌生的单身男女，在人潮汹涌的都市繁华里相遇，故事就那么开始了。这么多年了，这是继Team之后，再一桩让刘原乱了心的事情。一个完美主义者，对男人的挑剔如同挑剔手下的作品，一点细节上的瑕疵都没办法容忍，水至清则无鱼，也正因为如此，才让一个原本面貌姣好聪颖灵秀的女孩子，变成了在旁人眼里一定有问题而且问题一定不小的大龄剩女。相较于外向、开朗、热情如一团火的Team，杨志完全属于另一不同类型，内敛、沉稳、含蓄如一湾深水，让人一眼两眼三眼也看不到底，才愈发地好奇，想要探索个究竟。这是两种不同的体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爱干净。杨志曾有过一次不成功的婚姻，离婚后过了三年单身生活。交往过一段，刘原特别注意到，这个过着单身生活的男人，指甲，牙齿，头发，衣领，任何时候都干干净净。干净不单是个人卫生方面，他从来不和乱七八糟的人过往密切，更不会为消遣寂寞招惹不三不四来路不明的女人。谈恋爱找老公，不光是内外干净就可以达标。杨志毕业于国内名校，说明智商是绝对够格的。目前在一家省级企业任“第二把”，由此看来，情商



也绝对不存在问题,甚至远远高于通常人。够了,相对于刘原,没法再挑什么了。

有一种感觉来临时足以摧毁一切,任何一种过程都显得矫情且多余。或许从宿命论来讲,有一种男女,从四目相向的那一刻,后面的事便都顺理成章,命中注定难以躲逃了。她和他就是这个模式。从一相遇就有了强烈的好感,再一接触就产生了强大的吸引。

有那么一段时间,杨志无论多忙,每晚都要和刘原一起度过。或者他到她这里来,或者她到他那里去。在一起,除了电光火石纵情享受彼此身体制造的爱的盛宴,更多还有思想的碰撞和来自精神的交融。他那里收藏着许多名画,对中西各流派的画家如数家珍。凡·高的心理问题,达·芬奇的情感取向……从杨志口里出来,都会有一些新奇却又服人的观点。杨志博览群书,有一个强大的思想园地,那是一个馥郁芬芳、才华四溢的锦绣花园,让他魅力四射,让她流连忘返。而于杨志,她则意味着难得的放松、愉悦和整个身心的幸福。商场尔虞我诈,每一天都要四方设防、八面埋伏,每一时刻要处心积虑、权衡利弊,不是你琢磨我,就是我琢磨你,今天我吃掉你,明天他又吃掉我……来她这里,喝她花几个小时煲出来的色味俱佳的靓汤,让香浓可口的热汤滋润肠胃肺腑,疏通血流气脉,真可谓人生一大快事。她不止会煲靓汤,也不是那种只为玉食裘衣就可以跟男人走路的女人,她懂得欣赏"荷塘月色",又愿意与钟情的男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就让他觉得可遇而不可求、无比珍贵了。

有那么些周末,她娴静的身影在画室里勤奋作业,他则钻进厨房笨手笨脚择菜淘米;要么他坐在书房电脑前为工作报告而凝眉深思,她则打开音乐,轻手轻脚做家务,把每一个房间擦得一尘不染;两个人偶尔也一起抽出时间逛商场,为他或她选购一两件衣服,也会节假日开车到海边,或公园草地上,带着水和食物,消磨两个小时的时光……对两个人来说,那无疑是最美好最值得记忆的一段时光了。

爱情是实实在在发生了。一日三秋、刻骨铭心的思念也实实在在体验过了。成年男女能做的事情毫无保留全都做了。偶尔刘原会为自己的幸福感到疑惑。难道命中的真命天子就这样出现了?难道这些年来顶着母亲的眼泪、恳求和尖锐批评,苦苦等待的人就是他吗?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天道

酬勤、苦尽甘来?每每她有所疑惑,他都会以他坚如磐石的眼神、亲和力十足的笑容以及强有力的拥抱,屏蔽掉她大脑里所有对爱情的质疑。

如今,这段感情就剩一个结局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自是另一段崭新的开始。反过来,若不能有新的开始,那就欢颜散尽,谢幕收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三十青春就走完了,她玩不起。

刘原认为,单从感情来讲,十有八九是一个较为正面的结局了。在两个人一起过了一年零六个月卿卿我我的美好时光,在两个人都觉得再不给爱情安一个家就实在是对不住这份感情之时,有一天晚上,杨志约刘原到"蓝月亮"吃饭。"蓝月亮"是家私房菜馆,以贵著称,当然师傅的手艺是完全对得住昂贵的菜价,要不然吸引不住杨志这样的客户频频回头。那晚杨志很郑重,说有要事相商。刘原以为他要将婚事提上议程,便也郑重地出席,心情愉快地化了精致的妆,换上高跟鞋和漂亮的裙装。

让刘原始料不及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在那个优雅的饭店小房间里,沐浴着颇有浪漫情调的钢琴曲,面对着优雅的壁灯,杨志一改常态地没有向她绽放感染力十足的微笑,而是望着窗外,缓缓说出一件大事:他前妻得了卵巢癌,刚刚做过手术,他得回去照顾她。

刘原冷不丁给雷了一下,愣成个木雕泥塑,沉默着喝了三杯红酒才回过神来。

这么突然?她问。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她做完手术才通知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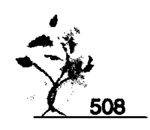
应该的,我支持你。刘原说。心想,前妻出这么大的事,她父母虽是本地人,也都是六十来岁的退休老人,弱势群体,这种时候如果前夫袖手旁观、视而不见,这样的男人连刘原也无法忍受,更别说共度一生了。

可是,他并没有因为她的理解、支持而欣慰。他将一杯酒一饮而尽,回避着她的目光,有些为难地说,事情有些麻烦。

有麻烦慢慢解决,我们尽量给找最好的专家,需要钱的话,我那儿有几万块,你随时可以拿去用。她说。

不是钱的事。他说,她吵着要复婚,女儿也哭着要三个人重新在一起生活。

刘原又被雷了一下。她望着他的眼睛,那你呢?你什么想法?



我当然没有答应她。可是，她现在是重病号，还要做几个疗程的化疗，这时候我把话说死了，不等于把她往绝境里推吗？

不，怎么能把人往绝境里推。可是，我俩……刘原想问怎么办，话到一半打住了。那边一个癌症患者已经够他焦头烂额了，别逼他。

他自然看到了她心思。他说，我今天跟你商量的就是这个，这段时间我们可能不方便随时见面了，不过你必须得相信我，给我一点时间，等她那边情况稳定了，等我做通了她的工作……

她知道我俩的事儿吗？

分开这些年和她见面的次数是有限的，偶尔见一次，也是为了女儿，从来没有谈过个人问题，她知不知道咱俩的事，我也不清楚，她没问过，我也没说过。

你打算和她说吗？

这种时候，我觉着，最好还是先别说，马上要开始化疗了，刺激她有什么好处？你说呢？

好，听你的。

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对刘原而言，这半年来，毫不夸张地说，是在一分钟一分钟的等待里熬过来的。这个等待确实是太长了点，长得足以让人崩溃。这其间和杨志的见面次数越来越少。刘原有几次去他那儿，自己拿钥匙拧开门，三室两厅的房子里空空如也，在那里等一晚，也不见他的影儿。

他已经搬回前妻家里了。当初离婚时，他把孩子和房子都留给了前妻，自己净身出户另置了住处，现在等于是又回到原来的家了。不过杨志也不是要抛弃刘原。他很明确地表示，他心里装的只有她，他现在的感情都在她身上，他照顾前妻完全是责任驱使。他平均一周找刘原一次，到她这里，来了就是床上的娱乐，狂风暴雨抚慰身体的饥渴，以前那种看书啊，作画啊，做菜啊，下棋啊，说笑话啊，休闲啊，通通省略了。没时间，更没心情。来是匆匆地来，去是匆匆地去，完事了就走，连聊点什么都顾不上了。刘原耐着性子问到他前妻的情况，当然是委婉地问。他总是说，再过一阵看看吧，现在是关键期，虽然早就离婚了，但如今她在灾难里，我不能对她一点儿责任不负啊。刘原痛苦地问，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叹口

气，抓抓头发，你以为我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啊？我也难得很！化疗虽然结束了，可她很无助，那种病一旦复发就再没有希望啊，这种时候我能撒手不管吗？刘原问，我该怎么办？我现在不也在灾难里吗？他说，可你起码是健康人，你一定要给我时间啊，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了，就不能再等一段时间吗？这个问题聊过几次，刘原就不愿再提了。提也白提，只会自找不痛快，弄得人越来越烦，磨得感情越来越淡。

这个"等"完全是没有期限的。你不允许他去照顾患病的前妻，那不人道。再说你不允许他就不去了吗？渐渐地，刘原那颗因为爱情而狂热跳动过的心脏，渐渐地有些灰了，有些凉了，剩下的，便只是被千刀扎过般的痛。这种痛非常具体而清晰，有时候正干着什么，忽然想到他，心脏就会染了瘟疫一般抽搐，痛得扭曲了一样，胸口闷得无法呼吸。经常失眠，噩梦连连，无法控制地烦躁，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每次回到家，碰上母亲的暴脾气发作，稍不注意就叮叮当当地吵，吵完了看着彼此难受的样子，又后悔不已。

和杨志的事情，父母不知详情，还是略知一二的。不过父母知道的只是上半场，比较正面的那些消息。在母亲迟迟得不到女儿一锤定音的婚讯而唠叨得最凶的时候，那些正面消息的确起到过缓解矛盾的作用。而下半场，比较负面的，刘原还牢牢瞒着，被大龄女儿搞得歇斯底里的母亲一旦知道了，还不定会受到什么样的刺激呢。但这能瞒得住吗？

所以和母亲，能不见就不见，能逃避就逃避。当初那句"年底结婚"的话，如今在母亲眼里又是一句地地道道的谎言了。至于"结不了婚爬楼顶跳下去，"那就更不靠谱了。刘原当然不会跳，跳下去谁给老爸老妈送吃送喝啊，他们养她容易吗？

明天元旦了，今日又是周末，法定假日，刘原给自己放假。这天除了给父母送菜，没别的安排。开车在雪地上磨蹭着，不急于回家。她的家是一个两室一厅的小房子，周围有山有海，特别适合她这种异类。三年前按揭买下的，因为父母住在城市的最西部，她便选择了最东部。她去看他们，启动油门随时随地就去了。他们来看她，要换两次公交车，不方便，还费钱，也就很少来。如果近了，搞不好母亲会天天来，母亲要是天天来，别说创作，想清静一会儿都是奢侈。如今那个小房子，每个角落都塞满一个男人的记

忆，无事可做的时候，特别容易掉进黑洞一样的情绪，所以她宁愿在冰天雪地里遛车，也不愿把自己扔进深不见底的黑色情绪里。

在街上漫无目地的遛了一会儿，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找个人说说话。已经很久没有和人聊天了，想说话的欲念在身体轰隆轰隆地左冲右突，不把它们放出来，会不会把内脏器官撞出伤病来？刘原拿起手机，拨打梅莉的电话。梅莉在家里刚刚睡完觉，正打扫卫生，连声说好啊好啊，你来吧，我正琢磨着找人玩呢。

路过一家水果店，刘原停下车，买了苹果、橙子等几样水果。到别人家里去，无论怎样亲近的关系，最好也不要两手空空两肩扛一嘴光去吃人家喝人家的。这是礼节，也是对彼此的尊重，这简单的处世之道，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给她了。刘原重新启动车子时，手机又响了，原以为是母亲，不想接，铃声停了一分钟，再次执著地响起。刘原扫一眼来电显示，是女友许夏，便拿起来按了接听键。

许夏过幸福生活的时候，是从来想不到刘原的。每次找刘原，一准家里发生了战争，要么刚刚和老公吵闹过，要么刚刚大打出手过，需要找朋友倾倒情绪垃圾，而刘原常常是许夏选择的最佳垃圾桶。此时得知刘原正要往梅莉那儿去，许夏忙道，加我一个，我也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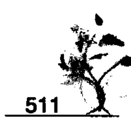
3

梅莉是一名心理咨询师，有着多年从业经验，心血来潮时，也玩票给报纸写写专栏。她年少时练过武术，长大后做过生意，一路走来攒了些黑道白道的狠关系，离过三次婚，如今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生活。

梅莉的家处处体现着单身女人特有的整洁和女心理师的体贴周到，每处细节包括盛放水果的果盘，都过分地讲究。从很多日用陈设上看，不会很贵重，但干净、精致且温馨，某些审美和刘原接近。

梅莉比刘原大几岁，长着一张瓜子脸，皮肤保养得像梨花瓣，说话时面含微笑、和风细雨，光这形象，一看就是一位善解人意替人排忧解难的知心姐姐。

在梅莉家的小茶室里，刘原坐下不过十分钟，许夏紧跟着也到了。所



谓物以类聚，作为梅莉铁三角中的另两个角，刘原是美女，许夏当然有过之而无不及。相较于刘原这种含蓄淡定、温婉似水，许夏的美则有些当仁不让、横扫天下的味道。

许夏坐到靠窗的小沙发上，脱去黑色的貂绒大衣，里面是紧身的打底黑衫裤，高鞠靴，身上一条做工精致的桑蚕丝连衣裙，翠绿碎花的色彩图案，从冰天雪地的室外走来，让刘原顿觉春天气息扑面而来。柔软华丽的面料和体贴的剪裁，衬托得许夏胸脯愈发丰满，腰肢愈发柔软。形容这个女人，必须要用一个词汇：妖娆。再用一个词汇：风韵十足。同为女人，面对这样一个尤物，刘原都愿意多看几眼，那真叫赏心悦目。

刘原本打算和梅莉聊聊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和杨志的关系，请梅莉帮自己解析解析，如何平衡这些关系，又如何让母亲平稳接受自己和杨志即将走向末日的关系。谁知还没开口，就已经没机会开口了。

“我操！”许夏道，“气死，他现在铁了心要甩掉我和孩子，真他妈的想一刀剁了他！”

许夏如果不说话，只安静坐着，绝对一气质雍容的年轻贵妇。但只要一开口，不把你吓栽个跟头都算你见识多，心理素质好。反差实在太大，她这语气，哪是一女人啊，简直就一匪徒。还好，刘原和梅莉司空见惯，不以为奇。

因为上帝赐予的美貌，许夏获得过许多幸福机会。以许夏的切身体会，男人对美貌的迷恋和臣服远远要超出他们口头承认的不知多少倍。记不得有多少男人前仆后继拜倒在她的高跟鞋边。才华型、财富型、权力型……这些男人各有千秋，他们心甘情愿弯腰俯首帮她系鞋带，挥金似土替她支付账单，呼风唤雨为她铺设前程……在眼花缭乱中，她抓住机会，在该嫁的时候，果断将自己嫁了。

她先生陈军做航运生意，自己开公司，摊子铺得很大，有着良好的教养，端正的外形，是一个对女人有着相当杀伤力的男人。当初许夏陷进他的情网，两个人也算棋逢对手，几个回合下来，没挣扎几下就彼此将一切拱手相送了。结婚时许夏刚刚二十七岁，奉子成婚，婚礼时陈军的骨肉已在腹内存在。许夏本以为得到了幸福，为了更全面地享受幸福，她听从了陈军的建议，婚后不久就向单位打了报告，将奋斗了几年已做得风生水起

的工作给辞掉，安心做起全职太太。生孩子，带孩子，相夫教子，从此再不必为工作所累。

转眼儿子已经四岁。在许夏牺牲了事业、娱乐、个人兴趣的前提下，在她全心全意、呕心沥血的培育下，儿子活泼健康，自幼就表现出超群智商，在小朋友的群落里，很多事情常常表现一些出类拔萃的品质来。陈军也曾为儿子的到来欣喜若狂，也曾为儿子的成长激动兴奋。如今他仍然深深地爱着儿子，公司生意也更上层楼、顺风顺水，却不知为什么，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他与许夏的关系竟然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之于婚姻，完全称之为恶性。就像人得了癌。癌细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隐藏到突出，从不知不觉到让人疼痛，从可以忍受到疼得死去活来、满地打滚……原本爱得发狂的一对男女，彼此憎恶到了极致。恶化速度之迅猛，令人瞠目，不可思议。发展到如今，为了结束与许夏的婚姻，陈军甘愿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拱手让出。

然而婚姻这座炼炉，早已把原本心高气傲、目空一切、习惯于速战速决的许夏给冶炼得面目全非。或者说自从跨过婚姻这道门槛，许夏就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凡事好商量的许夏。想走？做梦！放弃所有财产也没用，想要自由？先还我青春！

可是陈军闹得很厉害，很坚决，也很不像话。早就不吵架了，冷战。见了面要么仇人，要么陌路，这么相处当然很没意思了。后来就很少见面了，陈军先是连续多日夜不归宿，后来干脆独自搬出去了。许夏先后雇佣三家调查公司，都没能找到丈夫外遇出轨的证据。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要么陈军隐藏太深，要么就是哪根脑神经转了筋出了错。要是没有外面的小妖精，干吗疯了似的要抛妻弃子啊？

刘原劝许夏快刀斩乱麻，退一步海阔天空：放过他算了，放过他，也是放过你自己，你不为他想，也要自己多想想，男人无所谓，女人可就耗不起，就算不为你自己想，也要为儿子多想想，整天在这种环境中，孩子啥感受？心理还能正常吗？

通常人们对出了问题的婚姻的反应，都是劝和不劝离。对许夏的事，这两年刘原也无数次“劝和”过，但毫无成效，索性就不再重复车轱辘话了。许夏开始留意周围的单身男人，既然陈军已经背叛了婚姻，她认为也

没必要为谁守节，如果碰着中意的，不妨试着交往一下，一旦从这已经死亡的婚姻里解脱出来，有一个现成的怀抱可以暖一暖，也不至于凄凄惶惶找不着北。她天天上网，搜罗可以消遣的男人。有一个看着还算顺眼的单身男人，在得知许夏是一个“被丈夫放弃的带着三岁小孩子的三十三岁的漂亮女人”，很快就没了下文，因为许夏说自己“居无定所”，因此漂亮也没用。又遇着一个家伙表现出一些热情，十分关切地询问：你丈夫做生意很成功吗？你离婚大约可以得到多少财产？一千万有吗？许夏说，这还叫个钱吗？一栋海边别墅就用光了，就是不用光，留下的也不可能给你这种垃圾花一分。敲下这句话，许夏一脚将对方“踢”滚，从此再不与任何陌生男人进行任何形式的网聊。渐渐地，许夏对男人不再抱希望。她鄙视当今的男人都被压力压迫到骨头发炎、脊梁断裂，男人已不再是男人。对于那些有点用途的男人，或许她还可以勉强对他笑一两声，而不具备实际作用的男人，她只有一句话：让他妈的滚。

许夏对男人很绝望：你们看看，什么世道？现在这些人为了钱为了升职是不是都疯了？我琢磨来琢磨去，还是陪孩儿他爹玩下去吧，就刘原这样的硕士学历，高校副教授，又标准的靓女，都还在这儿搁着呢，我还有什么优势可言？要是离了，还带着个儿子，你们以为我还能找到比他爹强到哪儿去的男人？还真是怪了，我就不信，不要脸还能当饭吃？陈军他还能疯到天上去吗？奉陪到底。

有梅莉在，刘原就格外轻松。许夏那些带着毒素的情绪，自然由心理师一一化解。

“我不可能轻易放了他，”许夏咬牙切齿说，“我绝不能让我的孩子没有了爹。”

“离婚不会让你儿子失去爸爸，陈军只是要离开这个家，并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梅莉说，“没了他，你还拥有全世界。就算全世界不在你掌握之中，你至少还有儿子、房产，你还有钱，你怕什么？什么也不用怕，没必要死乞白赖吊死在婚姻这棵即将枯死的树上。”

许夏嘴角流露着不屑的笑意：“一个人可以忘记过去，但绝不可以忘记耻辱。我要想雪耻，首先要报仇，而报仇就要慢慢地折磨，这个过程一定是很享受的。”

刘原乌黑的眼珠盯住许夏："你到底要报什么仇？"

许夏说："如果外面没有人，他绝对不会一天到晚不着家。"

刘原说："如果他真爱上别人了，你这么捆着他，有意思吗？"

许夏道："我不信他们有什么爱，什么情，说白了就是法外性交，就这点破事，还没完没了吗？等一把火烧完了，清醒过来，他就会发现现在的行为有多么愚蠢。熬吧，反正我有的是时间，看谁熬得过谁，想让我给那小妖精让位，做他妈的春秋大梦！"

待许夏发泄一通，梅莉这才开口："许夏，我对你这些烂事真是听够了，每次一听脑袋就会大一圈。你们闹两年了还没觉得厌烦吗？要我说句公道话，陈军够意思了，为了跟你离婚，他宁愿啥都不要了，这么多年的辛苦打拼，情愿付之东流了，可见他的忍耐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两个人走到今天这一步，你早该反省反省自己了。你拍拍良心说，从你们的婚姻里，你的丈夫能得到多少好处？他没吃过你做的一顿饭，哦，你的理由是他嫌你做的饭不好吃，不是酱油多了就是盐少了，你怎么就从来没想着努努力，学学习，提高一下自己的烹饪手艺？他也没穿过你熨的一件衣服，哦，你的理由是家里有保姆，总不能让保姆闲着女主人干活去……一吵架你就怀疑自己的男人有外遇，回家晚了就怀疑人家养小蜜，一提离婚你首先想到不是孩子，而是让陈军留下所有的财产让他口袋里一分不剩净身出户，我告诉你，你这样对待婚姻的态度很有问题，这是不正确的，就是将来到了法庭上，法官也不会支持你，你好好用脑子想一想，你这个当老婆的，一天到晚除了美容院、健身房，要么就是这牌子的包、那牌子的鞋，你除了大把挥霍钱财，你给自己的婚姻、给自己的丈夫究竟给了多少好处？一个男人从婚姻中得不到任何益处，他还要婚姻干什么？"

"太受打击了，我还没开口呢，你就这么打击我？连你都这么看我，真没法活了，活不下去了，死了算了！"许夏呼天抢地，"刘原你别闭着嘴，你也说句公道话啊，你说她怎么能这样说我？胳膊肘往外拐？"

许夏和梅莉说话的时候，刘原坐在桌子一侧靠电热壶的地方，一边适时为她俩添茶续水，一边拿着手机打游戏，同时还不断地用牙签扎着水果吃。一盘水果吃完了，起身又去厨房洗洗切切弄来一盘。听许夏喊她的名字，乌黑的眼珠重又盯住许夏："什么？不想活了？我一点儿都不担心，一个

真正想死的人，早就死过一千次了，哪有闲心跑这儿喝茶骂人呀，哈哈……"

梅莉说得没错，许夏确实该好好反省反省了。瞧她今天这身行头，貂绒大衣什么牌子的就不说了，范思哲的手袋，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还有范思哲的裙子和范思哲的靴子，仍然看不出有什么奇异，可它们身价却是不低，就这两件，两万？三万？什么概念？放刘原母亲手里，可以对住了二十几年的老房子进行一次小型装修了。这个许夏，绝对是政府消费经济政策的最积极响应者，逛街只逛海信广场、阳光百货那些国际大牌云集的商场，那些地方刘原也偶尔去逛一下，只不过了解一下国际时尚，饱饱眼福。刘原这种挑剔的眼睛，在那种地方就很容易碰到一见钟情的服饰，偶尔也会热血沸腾，想不惜一切代价去占有它，可通常翻看一下牌价，霎时就挨了刀般偃旗息鼓了。当然，在那些奢侈品聚集的地方，像刘原这样一上去先翻看牌价的，通常是不会出手的。真正的买家，比如许夏，试衣之前从来不会看价码的。一般的女人衣服都装在柜子里，许夏的衣服是用屋子来装的，类似范思哲那样牌子的服饰、鞋子、手提包，在她家足足占用了一间卧室，她是个家庭主妇，不工作，出门也就是买买菜、接送一下孩子，所以每件服饰，使用频率都相当低。但她仍然乐此不疲，三天不逛商场就浑身不舒服。女人爱打扮，爱穿漂亮衣服，这不是毛病。问题是，作为家庭主妇的许夏，既不会做饭，又不喜欢干家务。除了买衣装扮自己，基本没有别的爱好，更没有别的特长，以前还能看看书，用知识装饰一下头脑，现在除了时尚杂志，什么书也看不进去。不做饭不做家务也没关系，有钱，有保姆，不用担心男主人回家饿着肚子。问题是许夏脾气火暴，动不动就发火，一发火就失控，慢慢地，夫妻关系就一步步走向恶化。

梅莉建议许夏出去做点什么。如果重新工作起来，一定能够改善情绪。个人情绪改善了，夫妻关系或许得到改善。但许夏认为，陈军坚决不许她插手他的生意，既然去不成丈夫的公司，而她这个年龄了，出去给别人打工，也没什么意思。又不缺钱，找那个累干吗？既然这样，梅莉也爱莫能助。梅莉这位心理师，她的技术主要是从陌生的心理疾病患者那儿弄点钱花花的，碰到自己闺蜜，通常束手无策、黔驴技穷。

看梅莉和刘原两对胳膊肘都拐向外了，许夏也觉得没劲，于是换了话



题："我的事就不谈了吧，那我们总不能干坐着，见一面容易吗？总得聊点什么吧？刘原，说说你吧，有什么新情况？"

"我有什么好说的？"刘原抱着手机，玩五子棋。

"老杨的事情弄得怎么样了？有好消息吗？"

"什么叫好消息？"

"那个患者还没走吗？"

"去哪儿？"

"去另一个世界啊。"

"别这么恶毒。"刘原靠在沙发上抬抬眼皮，瞅一眼许夏。

"行，我恶，你善，行了吗？我告诉你，那种东西一复发就没有活路了，长得很快的，我们小区有那么一位，从发病到火葬也就五个月。早晚的事儿，你潜意识里真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吗？别这么虚伪好不好？"

"你什么意思？"刘原抬头望着许夏。

"别这么看着我，话难听点，可我是为你好。你也不用自欺欺人，要我说，这事怪不得他前妻，害了病那是由不得她的事儿，要怪就怪姓杨的那混蛋，他愿滚就滚吧，干脆利落说出来，找他妈什么借口？把得了绝症的前妻搬出来当理由，照顾前妻，多么堂而皇之的理由，多么动听，多有人性啊，多有责任心哪，心肠多好啊，是不是？"

"你把杨志想成什么人了？别因为一个陈军，把全天下的男人都给毙了。"刘原不同意许夏的说法。

"我的姑奶奶，醒醒吧，你还十八岁无知少女吗？要么就是杨志把你当成十八岁无知少女了，照他那说法，前妻要一直耗下去，那你还等一辈子啊？不是我心理阴暗，我们楼上还有一位卵巢癌，做过手术十年了，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我看姓杨的混蛋就是找借口，都成年人了，还玩这种把戏，有意思吗？给他两个耳光，让他妈的滚就行了。"

刘原无语。

梅莉接过话题："许夏是太过偏激了。不过刘原，我也得提醒你，官场中混的人，你是不是也得留着个心眼儿？"

刘原头也不抬："他和别人不一样。"

梅莉问："他前妻的情况你确认过吗？"

"确认什么？病情吗？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他前妻，他能诅咒她得癌症吗？那编不出来的。"刘原抬头望望梅莉又望望许夏，"照顾得病的前妻没有错，我找不到理由去阻拦他啊。"

"不要感情用事。女人的感觉有时候最容易出差错，现实中很多女人的悲剧都是由于过分相信自己的感觉造成的。"梅莉说，"我提醒你需要确认的，不是他前妻的癌症，我们对她得癌症这事没有任何疑问。关键问题是他前妻和他目前究竟是怎样一个相处情况？得绝症不是插足别人感情、毁人幸福的理由，而杨志这样的男人，前妻得绝症也绝不是他放弃自己幸福的理由，一个官场中人，他真有那么无私？那么高尚？"

许夏插嘴："他妈的，肯定是另有了。"

刘原瞥一眼许夏："能不能文明一点儿？"

许夏说："对这种男人我不可能有好听的词儿，他干的事文明吗？事情明摆着的，不仅混蛋而且无耻，这故事没新意，披着爱情的美丽外衣从你这儿享受够了，想抽身换地儿去，又不想受一点损失，把得了绝症的前妻拉来垫背，他妈的根本就没有人性，却愣要装出有人性的样儿来，小丑一个，让人恶心！"

刘原放开手机游戏，歪着脑袋瞅着许夏："你是杨志肚子里的虫？"

许夏转身进卫生间，卫生间门缝隙间传出她义愤填膺的声音："我不是杨志肚子里的虫，但我可以肯定我比他肚子里的虫更了解男人这种动物。"

梅莉道："我不认为他会另有所爱，这种人，一天到晚就是权力斗争，还有爱的能力吗？尤其在这种事上，他比谁都更谨慎，换女人绝不会像换裤子那么随便。你现在理智的做法，不能只听他一面之词，被动地把自己陷到泥潭里面，首先弄清楚前妻和他目前的真实关系，她有没有像他所说的，以病相要挟要求复婚。一个女人到了这种地步，明知自己有一天没一天的，前夫能回来照顾她，已经够意思了，她还得寸进尺把人家拖累到死，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第二，你要确认一下，杨志单位这一两年是不是面临人事变动、职务升迁这样的政治事件，他需要营造某种舆论和影响，树立一种比较光辉的群众形象……你现在前进不成，稀里糊涂退出去，别人怎么看？熟人会说，人家前妻得了大病，去照顾，可女朋友接受不了，把人

给蹬了？”

刘原问：“有这么复杂？”

梅莉说：“我的话你也别太放心里，只供参考吧。”

“我怎么确认？从他手里要他前妻的电话号码取得联系？这不可能，我不会要的。他单位的事，更没法了解了，他从来不主动和我谈工作，偶尔聊一两句，也是无关紧要无伤大雅的，我也不愿插手他的工作。我们两个人的工作和人际圈子，完全两个世界，我上哪儿了解他单位里的情况？”

许夏从卫生间出来，仔细地用纸巾擦干手指上的水珠：“委托给调查公司，几千块钱搞定，一查到底，要什么都能落实个清清楚楚，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梅莉呵呵笑着，未置可否。

刘原感觉茫然。不止是茫然。一个下午的闲聊，没有让心情如预期的那样云开雾散，反而愈加沮丧。一想到他的前妻，便如同身体某一部位长了一处毒瘤，整个情绪霎时黯然。尽管刘原嘴上不说什么，妆容精致的脸上也不表露出来，但梅莉还是能感受到，一种灰暗、颓败的情绪从刘原眼底里透出来，湿乎乎的仿佛要滴出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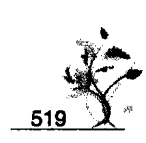
梅莉立即换了话题。

“饿了吧？该吃饭了，晚上你俩想吃什么？”梅莉作为主人，不失体贴周到。

窗外天色不知不觉暗下来，灰暗的颜色越来越浓，不断地从窗口往房间里灌。梅莉一伸手，茶室灯光亮起来，刘原本想离开，可是回家也是做饭吃饭，不如和她俩一块吃晚饭。于是从沙发站起来，招呼她俩：“讨论了这么久，你们俩很辛苦了，这样吧，我做饭给你们吃。”

许夏积极响应：“好啊，我就想吃你做的饭。”

刘原除了画画，另一爱好就是烹饪。工作之余，她用来调节心情、释放压力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购买原料、制作美食、享受美餐。这个过程充满乐趣。天长日久便慢慢掌握了一手烹饪绝技，不管什么样的蔬菜，哪怕最普通的土豆、萝卜，经过她的手，都能变成餐桌上一道道佳肴。她做菜不光讲究个吃起来味道好，还讲究个看上去美观，每一次做菜，不论做给自己吃，还是做给父母和朋友，她都如同画布上作画，油盐酱醋的搭配与从颜



料盒里取色下笔一样精细,最终的结果,餐桌上色香味俱佳那是最基本的原则。不过,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至亲和好友,有幸享受到她的美食的,并无几人。

这个傍晚,刘原很想做菜给两个女友吃。可是梅莉遗憾地摇摇头,打消了刘原的美意:“我也想吃你做的菜,可是没原料。”

刘原问:“冰箱里有什么?”

“除了几听饮料,一根菜毛都没有,”梅莉道,“走吧,出去吃。”

这天刘原和许夏到来之前,梅莉刚刚在家里收拾了卫生和清洁了厨房。在收拾卫生之前,她连续狂睡了三夜两天。在狂睡之前,她受邀在外地一家精神病院,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连续对30名有着强烈自杀欲望的抑郁症患者进行心理辅导……所以厨房至今还是空的。

“我请客,”许夏手一挥,“佳世客附近新开一家餐馆,我带你俩去尝尝。”

许夏也算得一个美食家。这个城市,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大大小小的餐馆,她都吃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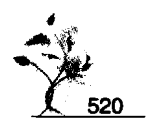
梅莉笑了:“当然你请,你富婆嘛,要请就请我们吃燕窝,雪蛤也成,这阵子太累了,我得补一补。”

许夏笑得豪爽:“两个都要,走!”

梅莉开始换衣服,刘原已换好了鞋子,拎了手包,许夏往家里打电话,告诉母亲不回家吃晚饭了,叮嘱母亲按时给儿子吃鱼甘油和DHA。出门时,梅莉到了门口,忽然想起一件事,又折回去,去一趟卧室,出来边锁门边说:“三天前我在佳世客买了一对发卡,戴一次就坏了,这两天忙着昏睡没顾上理它,刚好拿去换一下。”

4

华灯初上,积了雪的路面如同滑溜溜的冰面。虽然有市政工人开着样子奇怪的大车不断往路面撒下沙子,但行车仍然不敢有丝毫懈怠。许夏驾着她的宝马750,跑在前面,将刘原甩出长长一段距离。好车,就是不一样,就算在冰雪路面,宝马也要体现卓尔不群的一面。刘原开着她弱不禁风的



标志206，双手紧紧把着方向盘，每到有坡度的路面，都心惊胆战的，不过每次又都化险为夷、有惊无险。

梅莉坐在刘原的副驾座上，尽管许夏的车子足够舒适暖和，梅莉却更愿意靠近刘原。

"今天你找我，有事吧？"终于有了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梅莉问刘原。两个人都知道，和许夏在一起，很难平心静气地说说话。

"倒没什么要紧事，就是想和你聊聊我妈的情况。老太太不知怎么了，每次一见我，说不到两句就吵，最近我都不敢回家了，也不知该怎么办。"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只会激化矛盾。"

"她是不是抑郁了？弄得我也快抑郁了。"

"这就更不能回避了，你得面对她，帮助排解。"

"算病态吗？"

"不用太担心，只是负面情绪过度，引发的心理焦虑。"梅莉道，"没有情绪波动的，那是死人。永远没有负面情绪的，那不是人，是神仙。人这种个体游走在社会中，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绪自然要不停波动，随时变化。良好的情绪让人心情愉快，精神焕发，事半功倍。焦虑、烦恼、忧愁、后悔等这类负面情绪，只能让人一天到晚生活在黑暗里，不见天日，你母亲现在就是掉进这种负面情绪里了，走不出来。"

"是啊，"刘原认可，"这都是我造成的，一天到晚就逼着我赶快找人结婚，我结不了，她先痛苦得不行，如果我的事解决了，或许她也不治自愈了。可结婚这事，我现在确实没办法，我说闭着眼睛找个收破烂儿的解决了吧，我妈一听就大骂，她还看不上收破烂的。她天天都有负面情绪，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人与人不同，个人修养、所受教育以及性格的不同，排解负面情绪的方式也自然不同。有的人坏情绪不会轻易发作，但并不是没有。它会以一些文明的方式悄悄地排解，跳舞啊，吹笛啊，锻炼啊，不要命地工作啊。有些人不讲究方式，只图自己痛快，骂人，打架，哭闹……这都是正常事。就像每天要吃饭，要上厕所一样。情绪也一样，每天接受这么多信息，有营养的吸收了，垃圾和浊物必须排放出去，要不然积累在身体里，会诱发各种细菌和病毒的。这些负面情绪不是好东西，绝对是坏东西，影响工作，影响

生活，影响心情，当它来到你身上时，你必须及时把它打发掉，日积月累它不仅使大脑运作能力大打折扣，还会从身体里产生某些生化物，很多疾病都和长期积攒、不能及时排解的负面情绪有着直接关系或间接的关系。所以被负面情绪困扰时，一定要及时地排遣它，甩掉它。”

刘原问：“道理都知道，关键是如何甩掉它们？”

“到了吧？等会儿吃饭时我们再详谈，你专心开车。”

佳世客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出现在视线里。刘原将车子拐进去，大雪封路，平日里车满为患的停车场，此时大片大片地空着。刘原将车子停好，拿出手机准备联系许夏，许夏却地缝里冒出来一样，雍容华贵出现在刘原车子前。刘原和梅莉从车子里钻出来，许夏问：“亲爱的，我们先吃饭还是先去换发卡？”

“你们俩很饿吗？”梅莉问，“怎样都行，由你们选择。”

“先去给梅姐换发卡吧，”刘原不假思索，“换完发卡再吃饭，也可以心无旁骛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许夏赞同。

“那谢谢二位妹妹了。”梅莉微笑着。

进了商场，往卡玛饰品店走时，刘原提醒道：“梅姐，带购物发票了吗？”

“当时刚从外地回来，头上的旧发卡坏了，路过这儿就进来买个新的，出门就把发票扔垃圾箱了，这么小的玩意儿也要保存发票，家里还不变成废纸收购站了？”

“没发票，会不会有麻烦？”刘原继续提醒。

“什么麻烦？他们还能不认账？正规品牌，又不是开黑店。”许夏的胸有成竹打消了刘原的顾虑，“就是开黑店，那就更不用担心了，工商局长是我哥们儿。”

佳世客购物中心一楼卡玛饰品专卖店，004号店员陈小姐迎向三位女顾客，微笑很甜美，声音很亲热，一见顾客进门就喊“亲爱的”。

“小姐，你给帮忙解决一下，三天前买的，就戴了一次。”梅莉开门见山，从包里拿出小纸包，打开了，里面是三天前买的一对卡子。卡子长短与中号缝衣针相当，宽度大约缝衣针的两倍，一只卡子的卡面上一排“钻石”



装饰连同底座一同脱落下来，另一只卡子的钻石脱落掉两粒。

陈小姐接过发生事故的卡子，右看左看，上看下看，声音很温柔："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这是意大利的品牌，经过高温定型的，工艺是绝对没问题的，如果不摔不撞，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的呀。"

"难道是我抠下来的吗？"梅莉竭力保持平静，笑着，"这么贵的卡子，我也很惊讶呢。"

陈小姐保持着微笑："这是意外情况，很少见的。"

"多少钱买的？"刘原在一旁低声问。

"一百五。"梅莉说。

"一对？"

"一只。"

刘原吃了一惊。小小发卡，她在地下商场的小店里买过，三十块钱一对，也漂亮得很，戴一年"钻石"也没见脱落。事已至此，刘原不便说什么，不能给梅莉火上浇油。在小店转了转，很快从镶在墙壁的玻璃柜里，看到梅莉购买的那款卡子。标价一只一百五，唉，真够奢侈的。不过这个价格在这个柜台的众多头饰中，只能算普通的一款。贵倒没关系，这个价格梅莉这样的顾客已经接受，可无法与价位同步的品质，让人如何可以笑纳。

"既然是意外，那就麻烦给换一对吧，"刘原提议，"我们也不打算退货。"

"姐姐已经戴过一天了，换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可以用强力胶给粘一下。"陈小姐说。

梅莉脸上的笑容收起了。她坐到旁边的皮墩上，不再说话。许夏挺身而上："磨蹭什么呀？让你换你就换，花三百元买对卡子，戴一天就一分为二，用胶粘了以后能保证戴几天？然后我们再来粘？我们什么事都不做了？每天都得来到你这儿粘卡子了？"

陈小姐继续着有些发僵的微笑："我们店里有规定，顾客戴过的饰品，会影响第二次销售的，肯定是不能换的，只能免费维修。"

"这是质量问题你懂不懂？七天之内出现质量问题按国家规定是该退货的，"许夏道，"开店卖东西，消费者协会保护法没研究过吗？没经过培训就上岗的吗？自定的店规是无效的你不明白吗？小姐，麻烦您快些解决问



题吧,我们还有事,没时间在这儿给你讲课。"

陈小姐道:"要是换,我是做不了主的。得请示老板,老板不在店里。"

"打电话啊。"许夏说。

陈小姐不愠不火:"这么晚了打电话不方便,明天可以吗?"

"本身你们质量问题已经给我们添麻烦了,你已经无端浪费了我们的时间,你怎么连一点歉意都没有?你要向我们道歉!"许夏恼了,声色俱厉,伸出细长的手指,尖尖的指甲对着服务员的脸。

陈小姐默不作声。

"听到没有?向我道歉!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没那么多耐心!"许夏怒了。

"算了算了!"一看这架势,再不制止许夏就可能向服务员扇耳光了,刘原连忙上前一步,从后面抱住许夏,将她高高举起的手臂给收拢回来。看到服务员低眉顺眼的受气包样子,刘原不由心生同情,年纪轻轻漂漂亮亮地在这儿站柜台,一天到晚看人脸色,挨训受气,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容易吗?

店里另外两名店员依然笑容可掬,招待别的顾客。

许夏又道:"商品出了意外跟老板通报一下怎么不方便?你就是想拖延时间折腾我们一趟趟跑腿是不是?"

陈小姐想了一下,说:"姐姐,您把发票先给我看一下。"

"发票扔了。"许夏说。

陈小姐瞪大眼睛:"扔了?"

"买的时候没提防,谁能想得到300元的小卡子戴一天就需要来换?一对小卡子,又不是汽车房子家用电器,保存发票干什么?"

陈小姐长舒了一口气:"姐姐,这……就不好办了,没发票我怎么给你换啊?"

"怎么不好办?怎么不能换?"许夏质问,"你先说,这是不是你店里的商品?你们这儿有底联的,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陈小姐道:"姐姐你别生气,这样吧,是哪个服务员卖给你的?我找她核对一下吧。"

半天没说话的梅莉终于抬抬眼睛:"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孩,皮肤白白



的。”

陈小姐说:“噢,是王小芬啊,你们稍等,我找下她吧。”

陈小姐先拿出手机拨电话。拨通了,用方言唧里咕噜说了几句什么,一会儿竟然转身出去了。看许夏稍稍消了气,刘原便在店内挨个柜台看饰品,每个柜都仔细看过一遍,差不多二十多分钟过去了,陈小姐依然不见回来。

刘原向店里另外两名店员道:“刚才那位接待我们的服务员哪儿去了?你们能去找找吗?”

“她办完事就回来了,麻烦您再等一会儿吧。”店员不失礼貌,微笑着给她一个软钉子。

又等了不知多少个“一会儿”,仍然不见人影。

刘原看了一眼坐在皮墩上的梅莉,她一直没怎么说话。心里想,她真是好脾气啊,一点负面情绪都没有,不愧为心理师,这么多年也算不白修炼,善于自我调节,可以和冰箱的自动除霜功能媲美了。正这么想着,梅莉突然从皮墩上站起来。

“投诉吧,”梅莉说,“找佳世客来解决。”

梅莉转身往外走,许夏和刘原也跟了出去。在购物中心的服务台,又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梅莉就购物事件和质量问题进行叙述,服务台工作人员做了记录。佳世客是外国人投资的大型购物中心,针对中高端消费阶层。他们对专卖店的质量问题相当重视,但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较为复杂的程序,和足以考验人类耐性的漫长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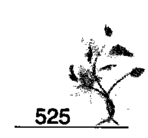
正在这时,刘原忽然看到陈小姐拿着一张单子来到服务台。梅莉和许夏都看到了她。刘原指着陈小姐向佳世客解决问题的工作人员说:“就是她店里的,你跟她说一下,让她给调换一对卡子就行了。”

工作人员心不在焉,哦哦了两声,对着电脑突然开始忙碌,并不具体行动。

刘原就走到陈小姐身边,问:“小妹妹,你是来办我们的事吗?”

陈小姐像是没听到。陈小姐身后一位胖胖的女顾客听到了。她对刘原说:“她给我办退货,一个头花。”

“为什么要退?质量问题吗?”刘原问。



"刚刚买的,一个头花五百多块,觉得太贵了,又看你们刚买三天就出问题了,觉得不妙,还是退了吧。"女顾客说。

刘原又一次转向陈小姐:"小妹妹,您找到那个王小芬了吗?我朋友的卡子又不要退,给调换一下就行了。我们很忙,还有事啊,你给帮个忙行吗?"

陈小姐仍然聋子一样,似乎什么也没听到。她目不斜视,只盯着柜台里面处理退货票据的服务员。刘原耐着性子第三次道:"小姐,你听到我在跟你说话吗?"

陈小姐照旧没有任何反应,像泥人。

梅莉走了过来。梅莉一把将刘原从陈小姐身边拉开:"以前许夏说你天真,我还不以为然,今天才算看到了。还不明白吗,跟她们这些人根本没道理可讲。"

"算了,不换了吧,我们吃饭去!"刘原望着梅莉,"不跟她们浪费时间了,改天我买一对发卡送你。"

"一码归一码。既然来了,事情就得解决。要不然我们这一个多小时白玩了?我不信就没办法治好她的耳聋症。"梅莉转身向卡玛专卖店又走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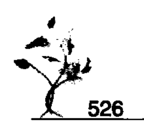
梅莉一阵疾走,像一阵旋风。

刘原和许夏忙追了过去。

刚踏进卡玛专卖店,只听到哗啦哗啦的一阵巨响,刘原抬起头,骤然看到梅莉像武侠电影里的怒捣敌营的英雄侠客,噼里啪啦地一阵暴摔,店中间玻璃柜台上的几挂饰品,还有几篮头饰,通通地被扫荡得狂飞起来。五颜六色的饰品在空中打转之后,稀里哗啦地散落在光洁的大理石地板上。当然,各式各样的头花,发卡,镶钻的,镶花的,当然,品质不同,结局命运自有不同。粉碎的粉碎,断裂的断裂,就梅莉那出手力度,身子骨结实的恐怕也逃不了损伤的噩运。

两名店员惊恐地瞪着双眼,面面相觑。

"听到了吗?够不够响?"梅莉向她们道。她似乎还没过瘾,只见柜台上一座优雅的景观岿然不动,就是那种插着电的、流着水的、有山有泉的、叮咚作响的,梅莉一伸手,一个优雅的扫荡,稳坐柜台的景观砰地一声飞



起，然后砸地。

“快拦住她呀！”刘原冲过去，企图拉住梅莉。

“就让她发泄吧，”许夏贴在刘原耳边，小声说，“她有分寸，死不了人的。只要不死人，一切都不是问题。”

刘原望着一地狼藉，心里震撼不亚于8级地震。许夏又在她耳边低声说：“她连续30天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打交道，还要天天装出面含笑容、精神抖擞的鬼样子，她不崩溃才怪呢，心理师首先是个人啊，是人就有失控的时候。”

听许夏的声音，颇有些幸灾乐祸。刘原狠狠瞪她一眼，许夏不以为然，反而朝她挤眉弄眼。再抬起头，刘原发现她和两位女友已经被人群包围。逛商场的顾客，一层一层地聚过来，堵住了卡玛宽大的店门。佳世客的保安闻声而来。陈小姐也迅速现身了。另外两名店员弯身去捡一地狼藉，一名有经验的保安说，别捡，等下拍照。

保安来了七八个，保安队长也出动了。

“看什么呀？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许夏轰散了门口围观的群众。卡玛的卷帘门被保安放下大半。但仍有不少观众在外面不停地伸着好奇的脑袋，像乌龟一样左晃右晃往里面探。

“谁？谁在砸店？”保安队长问，又指着一脸飞扬跋扈表情的许夏，“是你吗？”

“跟她没关系。”梅莉声音并不高，面不改色，再次从容地坐到皮墩上，“这不是砸店，砸店不会用这种方式。只想起一个按铃作用，请店员出面解决问题。”

“你这个按铃是不是按得太响了点？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非要采取这种极端手段？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走，到保安室去解决。”

此时的梅莉，瓜子脸上迸发着丝丝英气，长长的黑色大衣和高筒皮靴，使她像极了影片中的蝙蝠侠。刘原站到梅莉身后，伸出一只手扶住梅莉的肩。不一定帮得上什么，至少得让她不是一个人，让她知道自己有后援。尽管刘原明明知道，梅莉的行动实在太过鲁莽，这事干得确实太糟糕了。

梅莉抬一下眼皮，瞥一眼保安队长：“解决问题得有个先后顺序是吧？



为什么这样？是因为那样！这个顺序就是因和果。所以呢，如果要想解决这个果，就需要先解决那个因。只有解决了那个因，才能解决这个果。如果那个因解决不了，这个果就不可能解决。这位大哥您放心好了，我不会跑，不会让您的工作有一点儿为难的，我做这个果的时候，就做好承担下一个果的准备。”

“那个因……怎么解决？”被梅莉绕来绕去，刚才还雄赳赳气昂昂的保安队长，一时竟有些口拙起来。

“这要取决于店方，那个因需要店方来解决。”梅莉说得很平静，看她此时的样子，根本无法想象刚才那惊人的一幕由她创造。

保安队长看看梅莉凌厉的气势，很快明白了形势：不管是口才表达，还是心理较量，都远非对手，这一局面也非他所能控制或处理，于是很有自知之明，主动败下阵去，命令手下拨打110，烂摊子推给警察了。

没几分钟，卡玛店长赶到了。一位三十出头肤色白皙的女人。

警察也到了。二话没有，先请进派出所。

于是，卡玛卷帘门完全关掉了。

梅莉、许夏与刘原，连同三名店员和一名店长，通通被警车拉进了香巷中路派出所。去派出所的警车上，许夏贴在梅莉耳边，悄声道：“亲爱的，你整天说这个有心理疾病，那个有心理疾病，有没有给自己检查过？整天说我暴脾气，你看看你，你比我可厉害多了，你干惊天动地的事儿，我甘拜下风，真是崇拜死了，哈哈……”

许夏声音很小，坐在旁边的刘原还是听到了。刘原捏住许夏的手，使劲掐了两把。许夏满不在乎，哼了两声。这时候，刘原感到腹内叽里咕噜一阵乱叫。饿了。看看手表，表针刚好指向晚上八点整。晚饭就这样泡了汤。

5

这顿饭吃得也太轰轰烈烈了，竟然吃到派出所来了。刘原心里暗暗叫苦，有生第一次走进了派出所。这家派出所场地挺大，环境宽敞。一进大厅，就像走进写字楼里那千篇一律的格式化公司，里面整齐排列着蓝色鸟笼般的“隔断”，每个“笼”里，电脑之类办公设备齐全，但此时不在正常工



作时间，除了几个民警进进出出，整个大厅十分安静。

现如今治安好到可歌可泣。整个派出所，除了她们这拨，还没发现第二拨犯事的。自双脚踏进所里，刘原就开始担心：警察会怎么处理？梅莉会受到什么处罚？刘原在大脑资源库里将所有能搭得上关系的人划拉一圈，遗憾的是，没能翻找出一位可以帮这种忙的人。她想到杨志，可近期连续多日杨志没主动联系她，她是宁死都不愿主动找他。现在情势变了。不再是如胶似漆热恋的时候，不分彼此，多打几个电话无所谓。现在有些微妙了，谁先主动，谁就被动。谁先示好，谁必然落入下风。

进大厅后许夏去了一趟厕所。从厕所出来，刘原悄悄问她："赶快想想办法啊，找人啊。"

许夏动动嘴唇："我都没操心，你操个什么心哪？你怕个啥？你不觉得到派出所免费参观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梅莉是不长脑子的人吗？她敢这么干，就说明她有摆平这事的尿水，用不着我们瞎操心。"

七个女人被带进一个宽敞的房间。房间里摆着几排桌椅，前方墙壁上挂着大大小小总共十多个液晶屏。每个屏幕显示着某个城市某个区的某个地角，仔细看看，都很眼熟，有繁华地段，有冷僻地段，还有小吃街和热闹的夜市……

"坐吧，坐下谈。"一名年约二十七八岁的民警，拉出几张椅子，啪啪地摆成左右两列，"我姓王，这事由我来主持调解。"

七个女人自觉地分为两个队列，依次坐好。

两军对垒，阵营分明，王民警像法官一样稳坐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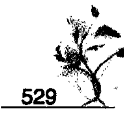
"先讲经过。谁先讲？不论谁讲，都要客观诚实地陈述事实。对方要注意克制，不要生气、动怒，文明一点。"看来王民警对这类调解相当有经验了，听这口气，一定遇到过调解过程中双方吵架的，甚至打架的。

"敌方"不出声，"我方"也无语。

"谁先说？"王民警再问。

刘原张了张嘴，想主动叙述，事实她最清楚。她觉得事情不复杂，很简单，既非情场较量又非商业谈判，不必把沉默当作制胜手段。然而不待开口，旁边的梅莉向她递来眼色。她心领神会，压住了舌头。

梅莉很冷静，一派大姐大风范。她朝几位店员示意："你们先说。"



"先说就先说！"陈小姐清清嗓子，朝梅莉瞟上几眼，向王民警道，"今晚六点左右，我正在接待顾客，这三位女士突然走进来，拿出两个不知从哪里买的已经残损的发卡，非说是在我店买的。我们店里卖的都是高档进口产品，经过高温定型的，不可能戴一天就出问题。我觉得很奇怪，要她们拿出发票，她们却说发票扔了。拿不出发票，又纠缠不休，要我给她换新发卡，我很为难，我问她是谁卖给她的，她说是我们另一个店员。那个店员不在店里，我出去找那个店员核实这事，再回来时，没想到她们就把店给砸了！"

"小妹妹，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呢？不是你店里的商品，你为什么要用胶给我们粘一下呢？"一听陈小姐大睁两眼歪曲事实，原本好脾气的刘原，便觉一股无中火腾地冒到嗓子眼儿。

王民警毫不客气打击了刘原："没轮到你讲，不要随便打岔！"

梅莉伸出一只手，按住了刘原。

许夏对警察说："我有话问她。"

警察哼了一声："你问。"

许夏目光盯向陈小姐："小陈啊，你怀疑这两个残损的卡子不是你家的货？"

陈小姐道："既然进了派出所，就是要讲证据的。你拿不出发票，无凭无据，凭什么说它是我们的货？你有什么证据？知道吗？证据?！"

许夏点点头，扭头瞅一眼刘原，嘴角还挂有一丝笑意。似乎在说，刚才在店里，我差点要揍她，是你拦住了我，瞧瞧，这小丫头是不是欠扁？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两个小时以前，许夏恶狠狠地训斥小姑娘时，刘原还同情她呢。

刘原皱皱眉，没理许夏，心里面对陈小姐的行为已是深恶痛绝。梅莉向民警道："我说两句吧，既然她们不认账，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你看，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我无缘无故砸她的店，不应该进派出所，要进的是精神病院，对不对？"

三名店员和一位店长同时愣了一下。

梅莉转而冲她们道："哦，你们说呢？"

王民警立即冲梅莉训斥："这位女士，你态度能不能端正一下！不管怎



么说，你这种做法太过激了，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触犯法律了，后果很严重，知道吗？我现在告诉你，破坏治安稳定、损坏财物超过五千元的，要拘留一周到十五天，听明白了吗？”

许夏斜着眼神瞅向王民警：“这位警察，说话能不能客气一点？我朋友她是一名作家，心理师，你平常看不看晚报？她在晚报开专栏，稿费全部捐出去……”

王民警瞪住许夏：“该谁说话谁说话，轮到你了吗？在我这里，什么作家心理师一律没有，都是犯事的！”

许夏嘴角再次流露一缕诡异笑意，这笑意似有不屑，又有得意，她扭过脸去，不再理会警察。这一回合，卡玛显然占了上风。卡玛几位店员立即放松下来，心理优势毫不掩饰从神情间显露出来。她们越放松，刘原就越担心。破坏治安稳定，损坏财物，梅莉啊梅莉，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不就两个卡子吗？不管怎么着，咱不该砸店啊，咱一砸店，有理也变没理了，这回可玩大了啊，要是被拘留了，一个女人家，传出去好听啊？这么想着，扭头看一眼梅莉，梅莉整个人从里到外很放松，完全跟没事人一样。

王民警冲卡玛店员道：“你们大概损失多少？有没有估算一下？”

陈小姐正要开口，王民警手机响了。王民警站起身，拿着手机出去了。几分钟后王民警回来重新坐好，视线投向梅莉这边：“你们也叙述一下吧，谁说？派个代表出来。”

梅莉向刘原使个眼神，刘原开口把事情陈述了一遍。

“好了，事实已经很清楚了，”王民警道，“首先呢，你们以过激行为损坏人家财物，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肯定是不对的。不过，发生这样的事，店方也不是没有责任。说句公道话，你们这发卡确实够贵的。这么贵的发卡，戴一天就出问题了，确实够叫人窝火的。人家来换货，你们作为店方，为什么要让顾客等四五十分钟？这个等待的时间是不是过长了点？如果在这个时间内，你们肯拿出一个人专门来处理这件事，是不是能够避免后面的事？”

“我有话说。”一直沉默不语作静观状的店长——容貌和身材都保养得相当不错的女人开口了，“首先我声明，我们店员不是不给解决问题，我们都是给人打工的，谁也做不了这个主。要请示老板，请示老板这需要时

间，可是她们就等不及。还没等我们店员做完请示，就做出这样的事来，这真是太让我意外了。我很震惊。这对我们的品牌形象影响很坏，这种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不过这倒也可以暂且不提，大家都知道，我们××市也是全国有名的文明城市，佳世客也是大型高档购物商场，她这么一砸一闹，引那么多人来围观，我赶到的时候，看到门口围观群众中还有不少外国人，这种负面影响不光是我们小店的，还有整个城市形象，整个丢中国人的脸……”

店主还真是了得，这点事就上纲上线，一下子提升到国家高度，卡玛老板雇佣她还算蛮有政治头脑的。梅莉表情仍然没多大变化，一副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架势。许夏冷笑道：“高档，你懂什么叫高档？三百元一对的发卡，戴一天坏掉了，就这品质敢在高档商场做专卖，就不怕被外国人买去丢文明城市和中国人的脸？”

店长刺一眼许夏：“有问题解决问题，那也不能无故砸东西。”

“说话注意点用词，这事可不是无故，下次如果你们还这么干，照砸，信不信？”许夏眼神蛮横，挑衅地瞅着店长。

王民警打断了她，对店方说：“是啊，她们做事方式确实有点问题，可你们在高档商场设专柜，以那么贵的价格卖这么烂的产品，又怎么解释？现在就先不谈这个了，这是工商部门的事。事情已经到这一地步，你们双方都谈谈，是和平解决呢，还是走法律程序。到我们这儿，我们是先调解，主张和平解决，最终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式。你们呢，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商量商量，看双方能不能接受。实在不能接受，调解不成，该走法律程序就走法律程序。”

双方无言。

王民警问店方：“损失估算了吗？大概多少？你们有什么要求？”

又向梅莉道：“你有什么想法？你砸人家的店，你觉得这事怎么解决比较合适？”

梅莉很平静：“解决方式有很多种，最终采取哪种方式，主要取决于店方的态度。”

王民警又向店方说：“先谈谈你们的想法吧。”

店主手机铃响了，起身走出去。一会儿再回来，她向民警道：“刚才老



板来电话了，老板说了，经济损失倒是次要的，主要是影响品牌形象。我们要先追究她的法律责任，然后追究民事赔偿。”

陈小姐说：“那些头饰都是进口的，都很贵，初步估计损失至少也不会低于五六万。”

王民警抬高了声音：“五六万？不就是摆在柜台上一些塑料头花吗？这么贵？这么贵的东西为什么不锁进柜里？”

其中一个店员说：“不是塑料的，那些材质都是高级树脂的，还有不少镶钻的。”

王民警说：“不管什么树脂不树脂，钻石不钻石，价格不能由你们说了算，最终结果需要物价局来鉴定。再说也不能按你们的标价算，得按进价，进货价多少？十分之一有吗？”

店员说：“这得问老板，进价我们不清楚。”

王民警又说：“柜台上摆些塑料头花就五六万，增值税发票是如何处理的？按国家规定交税了吗？当然这是税务部门的事，不过你们也得好好掂量掂量。”

王民警起身又出去一趟，一会儿他又回来，把梅莉、许夏和刘原给叫出去。

“这事有点麻烦，需要一些时间，”他指着大厅其中一个“鸟笼”，“你们先在这儿坐一下吧。”

王民警又转身走了。

大厅里冷冷清清。不光是看不见几个人影，气温也低得瘆人，有一种冷直接浸到骨子里去。刘原打了个寒战，往大厅里扫几眼，没找到暖气片，只看见一台老式空调机，在一个远远的角落发出吱吱呜呜的呻吟声。梅莉咬着牙说，能不能把空调温度调一些，我胃不好，怕冷。刘原闻言走向空调机，机器上蒙着厚厚的灰尘，上面显示室内温度只有8摄氏度。刘原对着空调研究半天，找不到调高温度的机关。许夏走过来，也没找到解决的办法，便一嗓子喊来警察。刘原提醒她，这是派出所，不是商场、饭店、银行什么的服务机构。许夏却说，警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不能为我们服务一下？真让许夏说着了，这位警察不愧好公仆，二话不说折身从小房间里拎出一台电暖气来。



刘原和梅莉贴着电暖气坐下，咯咯打战的牙齿这才安宁下来。许夏却没有坐，她得先走一步了。已是晚上十点，再不在家里露面，孩子会闹翻天。梅莉要刘原和许夏一块儿走，刘原摇摇头："我还是留下来陪你。"

许夏走之前，在警察的要求下做了个笔录。不做笔录是走不成的，落实了事故的责任人，她才得以全身而退。许夏离开时正碰上卡玛店员从大房间里走出来，派出所已派警员从专卖店取来现场被损坏的全部货品，在大厅一个"鸟笼"的办公桌上，一堆残废的货品像小山一样堆着，店员过来清点、记录并进行价格登记。

许夏走过陈小姐身边，向她钩钩手，表示有话要讲。陈小姐迟疑着凑过去，许夏靠近她，贴着耳朵耳语几句。陈小姐立即花容失色，惶恐地逃离许夏并大声叫道："警察同志！她威胁我！她、她、她……她要找黑社会修理我！"

两名民警不约而同瞪住许夏。许夏吃惊地望着陈小姐："小姐，你胡说什么呀？搞清楚了吗？这可是派出所！红口白牙的，没有真凭实据不能随便乱讲话，知道诽谤罪吗？"

陈小姐气得浑身发抖："你、你……你太可怕了……"

许夏嘿嘿一笑："当初不好好读书的顽劣女孩，沦落到现在当售货员一天到晚给顾客赔笑脸，你心情不好，我能理解，不过同为女人，我奉劝一句，说话办事一定要注意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否则小错有可能酿成大灾，后果不堪设想，懂吗？"

陈小姐气愤不已："你……什么素质？这是恐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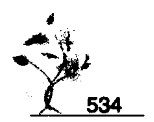
"在我面前谈素质？就你？"许夏哼哼一笑，"今晚这事就你引起的，还不知错吗？"

一位民警向许夏走过去："你还走不走了？"

"走，马上，谢谢！"许夏瞥了民警一眼，向梅莉和刘原挥挥手，裹紧裘皮大衣，拎着小包噔噔地去了。

6

刘原和梅莉隔着一组电暖气，头拱着头坐着，表情都有些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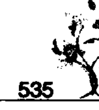
刘原的胃有反应了。强烈反应，饥饿感生出一只只小手，百爪挠胃。饥肠辘辘时，体力便有些不支，可谓疲累交集。却又不得不强打精神，还不知事情啥时能结束。为缓和气氛、放松情绪，她冲梅莉笑笑。当然不是平常那种笑。平常的笑至少有轻松或者开心的成分，现在没有。完全是另一种笑，安慰对方，也安慰自己，但又不会有明显效果。

刘原还有些担心，如果到时梅莉真要赔偿人家多少万，今晚这顿没吃成的饭可就代价太大了。她有些自责。如果今天不是自己心血来潮找梅莉，许夏就不会和梅莉见面；如果许夏没到梅莉这儿来，就不会三个人来佳世客附近吃饭；如果不来吃这个饭，梅莉就不会顺便换那对发卡……不，坏掉的发卡一定要换，但只要不选择今晚，换其他任何一个时间，梅莉或许不会产生那样的火山爆发……潜意识里，刘原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不可推卸。不过话说回来，就算没有责任，朋友落到这般田地，在事情没弄个水落石出之前，也不能把梅莉一个人丢下而自己回家睡觉。

从梅莉的脸上依然看不出什么表情。或许为了不虚度这个夜晚的时光，梅莉重新续上了“发卡”事件之前的话题——关于负面情绪的话题。这话题原定在晚饭时间来进行的，却只能在派出所来聊了。

“通常情况下，负面情绪的排遣，一般要针对一个对象，某个人，某件事。比如许夏，今天咱们在一起聊，一提到杨志她就往死里骂，人家和她有仇吗?没有。她这是把近期的负面情绪，全都喷到杨志身上，杨志充当了一个突破口，一个道具。而有的人，比方说前不久我一个病人，和许夏恰恰相反，在外人面前，她是个典型的淑女，温柔、贤惠、知书达理、善解人意，这不是伪装，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一直努力维护，从不会有意破坏。因此在外人眼里，她从来就是个没脾气的人，实际上呢，她的负面情绪在不知不觉地积蓄，发作的时候，地点主要集中在自己家里，发作主要对象便是身边的亲人，不是跟父母吵，就是跟丈夫闹，吵闹的全是最亲近的人，明明知道自己不对，可又控制不住。这就是一种病态，要知道，这样很不好，当她向亲人排解灰暗的情绪垃圾时，只会造成亲人的负面情绪，她轻松了，却把他们推进黑暗，把情绪的毒素注射给亲人，不仅仅伤害亲人的感情，还会损伤亲人的身体。”

刘原点点头。自己的母亲就这个样子。从小到大，她很少看到母亲和



外人吵架，却三天两头不是吵女儿，就是吵丈夫，出门很腼腆，回家很霸道，非常典型的窝里横。

梅莉又说："像我这样的，和那种女病人又恰恰相反。我从不向亲人排放负面情绪，更不会冲向朋友和病人。我对亲人、朋友和病人，永远都是和颜悦色、春风细雨。但这并不是说我不需要排遣，我排遣负面情绪的方式，通常是看书。偶尔冲人发泄，也只向陌生人。像今晚这样的暴力排遣，这也是破了天荒头一次。今晚的事情的确是过了头，一念之间，这是不正确的，冲动必然要付出代价。"

"什么代价？会有严重后果？"刘原问。

"欠下了人情，这就是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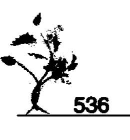
"人情？"刘原还觉得蹊跷呢，调解过程中，王民警出去接过一个电话。接电话前形势明显对"我方"不利，接电话后"敌方"大好局面便急转直下了。同样一件事，什么样的处理结果，并不看哪方占理，主要看调解员从哪个角度来入手了。此时梅莉轻轻一点，刘原也算一点就透，虽然梅莉砸了店后再没什么特殊行动，但在进派出所大厅后，许夏上了一趟厕所。看来那个厕所上的有名堂，许夏在厕所里就把事办了。

果然，梅莉告诉刘原，刚才王民警接的一定是所长的电话。许夏在厕所里已经打出一个电话。许夏并不认识派出所所长，但许夏认识该区公安分局一位副局长。所长接了"上头"的话，自然不敢怠慢。

刘原当然清楚，人情关系可不是手中的画布这样简单，从头到尾全凭自己的构思创意便可以天马行空。人情如积蓄。要不得随便动用，更不可以轻易挥霍。用一些如果不及时回报填充上，就会少一些，用多了只会越用越薄、坐吃山空了。

"现如今，如果只剩一种游戏规则百试不爽，那就是弱肉强食。以你想象的方式，讲道理啊，摆事实啊，什么公正啊，原则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办不成事。就算可以办，办起来也会很复杂，很困难。现在民警在走工作程序，我们得尊重他的工作。至于几个店员，用不着跟她们废一句话，最终处理方案如何，她们怎么说都没用，不由她们说了算。她们现在还没知觉，得理不饶人，很幼稚。"梅莉说。

正说着，梅莉手机响了。



看一眼号码，梅莉压低了声音接起来。厅里很静，话筒里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传到刘原耳朵里。一个男声，问处理怎么样了。得知对方还在算损失，初步估算损失五六万，暂时还走不成时，话筒里的声音立刻火了：他妈的讹诈呀？这么狮子大开口？

收起手机，梅莉就笑了。

“许夏那位。”梅莉说。

那位，听上去有些暧昧。刘原隐隐意识到来电者是什么人，却不能乱讲，便问：“哪位？”

“那位副局。”梅莉却不再避讳。

“怎么是许夏那位？”

“就是那位啊。”

“那位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种意思。许夏怕说不清楚，就让他直接电我。你想想，还有什么关系能让一对成年男女这么默契和随意？我和他俩一起吃过饭，也算认识吧。”

“不可思议。”

“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什么年代了，但凡有点吸引力的人都有，不论男女。”

“都有什么？”

“情人啊。有点成功的男人，有点姿色的女人，十有八九都有。当官的男人，他们找那种女人，通常都不化妆，平跟鞋，休闲或运动装，不扎眼，掩护得比较好。当官的敢找许夏这样的，也算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也只有这位副局了。有钱的男人，他们什么也不怕，要的都是年轻漂亮的。没吸引力的人也有，歪瓜对裂枣，王八对绿豆，什么样的都能找到配对的。”

刘原望着梅莉，张了张嘴，再次感到了茫然，就像被扔进雪地里，瞪圆了双眼也无法看清身边的世界。除了教书，画画，她对这个社会的了解似乎越来越少。她身边包括她所认识的那些夫妻、情侣，各年龄段的都有，都是一对一的，出绯闻的也有，只占极少数。

“你看到的只是个表象，那不过是大家刻意维护的一个稳定局面。就算你接触人家，朋友们都知道你的道德观，谁肯跟你说真话？有的都不止



一个，同时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的都有。”

刘原问：“明知道对方有好几个，也不计较？”

“没什么所谓，他这儿有几个，她也可以有几个。彼此不会在意，本来就是游戏，压力大，神经紧张，需要的时候相互慰藉一下，找点额外补偿，稀松平常，没什么大不了，彼此不需要控制和占有对方。”

“这不是乱了吗？”

“是啊，很乱。”梅莉脸上隐现着轻蔑和戏谑，“男人们从来不去想想，当他找别人的老婆很容易时，别人找他的老婆也不会太难。不过就算他们都知道百分之九十的老婆有出轨行为，但百分百的男人都以为自己的老婆属于另外百分之十。很滑稽，是不是？”

刘原沉默着，半天无语，满脑子都是许夏的身影儿。天天在抓陈军的外遇，自己却这个样子。梅莉眼睛巫师一样盯着刘原，似乎看到她的心里。既然已经泄露了和许夏共同拥有的秘密，不如索性让刘原长点见识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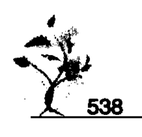
梅莉又道：“许夏以前是青年男子的杀手，现在是中年男子的杀手，尤其专杀年龄五十左右的老男人。陈军说了，老婆的情人加起来能有一个加强排，所以他要不惜代价离开她。话是这么说，你以为陈军真的愿意把一切都留给一个不忠于自己的女人？实际上陈军早就暗度陈仓把公司财产安全转移了，许夏也很清楚，离了婚，她至多得到孩子的抚养费，连套房子都落不着，他们现有的几套房产，都是陈军在婚前置办的，也就因为这个，许夏是死也不肯离，这两年她疯狂消费，买钻石买翡翠，也算是间接地转移财产。”

刘原张大了嘴巴，很快又合上了。

刘原道：“换个话题吧。”

梅莉说：“刚才局长说了，已经清楚了，代理商是外地人，这是个意大利的小品牌，目前国内只有两家专卖店，他们一家，另一家还在筹建中，如果正牌货，照这个价格，就算得到正式授权的国内生产厂家出来，也不该出现这种问题。这些产品是不是黑工厂偷偷生产的都不好说，今晚这事对这个店老板绝对是一灾，接下来工商、税务都要找他们。”

刘原打了个哈欠。困了。王民警不失时机地走过来，在梅莉和刘原面前站了一下。苦笑从他嘴边露了一下，这种表情竟像难兄难弟。似乎他想



让她们看到，他正在苦着她们的苦，忧着她们的忧。“今天给我出了大难题，这事弄大了。”他声音压得很低。

梅莉道：“你别为难，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那么做的时候，已做了牢底坐穿的准备。”

“这又何苦，”王民警小声对梅莉说，“她们现在登记出来的已经三万多了，当然这里面肯定有泡沫，你不用担心，我们会请物价局核价，最终以物价局的标准执行，但现在这个时间找物价局来核定已经不可能了，起码到明天以后了。按照规定，损坏财物超过五千就要拘留七到十五天的，我们明天就请物价局过来，所以今晚委屈你待这儿了，我保证明天物价局来了你就可以走，没别的办法，这是程序，跳不过去，如果我现在放你回去，我就违反规定了。”

梅莉道：“成，我待一晚，但我朋友得回去，这事跟她没关系。”

王民警说：“一会儿我同事过来做笔录，做完笔录落实了责任人，你朋友想留这儿也不行，没她的事儿她必须得走人。”

已经零时。

做完笔录。刘原可以回家了。由于梅莉凌晨四点之前必须要弄出一篇专栏稿交给报社，刘原在一位警察的陪同下，拿着梅莉的钥匙去了一趟梅莉的家，替梅莉取来了手提电脑。

这天刘原回到家已经凌晨2点。

7

刘原一觉睡到夕阳西下。做了些奇奇怪怪的梦，直到傍晚时分，一阵电话铃声将她从梦里拽回来。固定电话，她睡眼惺忪，翻翻身从床头摸过听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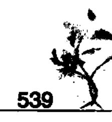
“终于找到你了！”一个男声，低沉，标准的普通话。

刘原一个激灵掀落身上的被子，是杨志。

“你找我了？”她问，声音放得很轻。

“找你一晚上，短信没看到吗？为什么不回个信啊？”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啊。”



“短信不回，手机关机，家里没人，可把我急坏了。”

刘原抓着听筒，一时说不出话。她忽然有些感动，还有人惦着自己，而这个人恰恰是他。

“你不出去吧？”他说，“一小时后我到你那儿去。”

挂上电话，刘原迅速从床上跳下来。昨天在梅莉那儿因为打手机游戏，电池耗光了。刘原从包里翻出手机，插上充电器，打开，里面跳出了五条短信和两条全时通信息，都是杨志的。询问她在哪儿，方不方便见面。其中一条还说，往家里打电话了，她不在，他很着急。翻看着一条条手机信息，刚才的感动愈发得到强化，身体里滚动着无数热流，想着这个男人，竟如同亲人一样，自责自己是不是错怪了他。看看时间，慌忙又丢开手机，跑到卫生间冲了个澡，又仔细往身体上涂抹了润肤露，用吹风机将半卷的长发吹到半干，潮乎乎地披到肩上。从镜子里看，脸蛋红扑扑的，眼睛亮晶晶的，从头到脚散发着软软的好闻的香气。她对自己笑了笑，昨日的黯淡心情荡然无存。

等杨志的时候，刘原给梅莉拨了个电话，问情况如何，是不是还在派出所。如果还在，晚上得煲个汤送点吃的过去。梅莉告诉她，她中午已经离开了，物价局来人核定价格，损坏物品被作价4990元，不多不少，刚好在拘留线之下，这个城市最漂亮的女人开着宝马已经把她接出去了。刘原长舒一口气。梅莉又说，这种释放负面情绪的方式，实在太蠢了点，代价也实在太大了，昨晚找了局长，虽然彼此都是许夏的朋友，但局长大人是白用的吗？今天又托人找了物价局的朋友，回头就得找一种方式给回人家人情儿，否则以后还处不处了？搭钱还要搭时间，这件因图一时之快的发泄而引发的一系列烦事还不会少，“不可取”，梅莉对刘原说，也像是反省。刘原说了两句安慰的话，别的也没问，也不想问太多，挂了电话，这时才又感到了饥饿，起身来到厨房，打开冰箱看了看，存货还不少，可以做顿丰盛的晚餐。等会儿他到了，问问他想吃点什么，再动手不迟。

在做晚饭之前，刘原热了一杯牛奶，泡着饼干先给自己垫一下。吃到一半，门铃响起。刘原笑了笑，没起身去开门。门铃在响过两声后，只听钥匙在锁孔里轻轻转动，门开了。杨志走进来，他穿着休闲装，一贯的朴素格调，他走到她身边，深邃的目光落在她脸上，像往常那样，他张开双臂，弯



下腰搂住她双肩，低头在她脸上亲了亲。

“亲爱的，上次那幅画补好了吗？”他打开话题。

刘原愣了一下，闭上的双眼睁开了：“《听雪》？”

“对，我得拿走，今晚要用。”他放开她，站着。

他进门第一句话，不是问她昨夜晚归的原因，也不问她近来状况如何，而开口找一幅画。刘原刚刚还甜蜜的心情，如同牛奶里突然撒进一把花椒面，她推开盛牛奶的杯子，从茶几上摸过一盒烟，燃起一支，深吸一口，问他：“昨晚心急火燎地找我，是为了取这幅画？”

“省组织部王副部长，昨天过来开会，约了今晚和他单独吃个饭，明一早人就走了。上次在电话里和他聊过这幅画，今晚拿过去给他看看。”

“哦，”白色烟雾绕着刘原的脸，她轻咳一声，刚刚汹涌在心里的感动和身体里的热流，潮水一样迅速退去。退潮后的沙滩裸露着，又湿又凉。

杨志站了一会儿，便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了，等她。

“我给你拿。”刘原吸完一支烟，起身走到朝南面海的那个小房间，这里被她装修成画室，很雅致，空间不大，找件东西并不困难，却不知是年龄大了记忆下降得厉害，还是思想无法集中，在一堆画中翻来翻去，怎么也找不见《听雪》的身影。杨志的耐心似乎被等没了，便出现在画室门口，催促她：“别磨蹭了姑奶奶，赶快给我找出来，司机在楼下等着呢。”

司机？刘原愈发茫然。在他供职的企业里，配司机的是“第一把”，副总一律自己开车，刘原认识他到现在，他一直是自己开车的。刘原坐到地板上，从旁边摸来一包烟，又点上一支。

“你？工作有变动？”她问。

她也不知想要问什么，但他立即就明白了。

“老顾退下去了，我接手了他的工作。”他说，“最近确实太忙了。”

“老顾退了？”

“年龄到站了，又突发了脑血栓，刚刚下去。”他抬腕看看时间，“今天没时间了，找时间我和你详谈这个事。”

他的声音不高，却是音色滋润，低调的声音掩饰不住骨子里的意气风发。意气风发的时候，当然不会想到千年的朝廷没有千年的官，任何在位上的人都有下去的那一天，看看老顾就知道了。刘原不认识老顾，只知道

那是他单位里的“第一把”，绝对的话语权和财权，绝对的权威和风光，绝对的“牛人”，怎么就脑血栓了呢？和老顾做搭档时，杨志做了不少推功揽过的工作，六年的副职，六年啊，忍辱负重、埋头拉车，如今终于熬到了头……

“哦，祝贺，祝贺升迁。”刘原吐着白色的烟雾，表示了祝贺。

男人工作太忙了，前程重要，哪顾得上惦记女人凌晨未归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她是谁啊，在他心里，比那幅画的分量要轻得多了。一支烟毕，刘原乱乱的脑中灵光一闪，忽然想起《听雪》压根就没在画室。她拍拍脑门儿，懊恼自己三十岁的年纪，记忆力怎就衰退到六十岁了。看杨志一脸的急迫、担心，她急忙起身奔向北卧，打开衣橱，果然，《听雪》在里面静静躺着。

这是一幅宋代名家的手笔，他得手时，画面已存在一处小小残损，小小的遗憾，只要通过大家手笔的修补，还是无伤大雅。杨志送任何书画店都无法放心，只有郑重其事交到女友手里。刘原潜心研究之后，委托北京做古玩的同学从故宫博物院弄来珍存的特殊颜料，随后花了七个晚上的时间，将残损处修复到天衣无缝。因为贵重，在靠海的南屋怕它受潮，补好后就锁到北卧的衣橱里，完好保存。

杨志打开盒子，展开画轴，双眼如雷达细细在画面检测之后长舒一口气，他将画重新装起，如获至宝挟在腋下。

“让我怎么感谢你呢，改天找个时间，我们好好庆贺一下，今天不能陪你了，我得赶快走。”杨志上前一步，用一只胳膊揽了揽她，低下头，嘴唇碰到刘原的脸边时，刘原忽然推开了他。动作是轻的，却是坚决的。

“快去吧。”她说。

“好吧，我走了。”他转过身。

“……等一下！”她忽又叫住他。

他在门口回过头：“什么事？”

她却欲言又止：“没事，你去吧。”

他叹了口气，以推心置腹的口吻道：“原原，我知道，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可你也知道，现在正是关键期，我需要你的支持……”

“我们……”刘原想说点什么，可肉脸对肉脸，对方又是个笑脸，不愉



快的话说不出来，骤然撕破这气氛也有点下不了手。

“我们现在这样子不是也挺好的吗？”他顿了一下，“我身不由己啊，她那边呢还是那么个情况，用药物维持着，定期复查，两周上一次医院，虽然暂时不做化疗了，我也不能因为她不化疗了就抽身不管吧？”

“你误会了，”她摇摇头，让自己笑笑，“没有人说让你抽身不管。”

“这样，明天，明晚的应酬我尽可能推了吧，陪你吃个饭，行吗？好长时间不在一起了，我也想你了。”

“明天，”她说，“明天我要出差。”

“那你先去吧，等回来给你接风。”他丢下一团意气风发的笑意，转身去了。

刘原站在窗口，看到年轻的司机用手高高挡在车门上方，护着杨志上了车，车子绝尘而去。她在客厅沙发坐下来，坐了很久。天色暗了，黑了，她没有开灯。木头似的坐着，思忖着，那个男人进门之前，心里面的那片明媚其实就是回光返照，此时此刻，天色的黑像墨一样，融到心里面，一圈圈扩大……

原先，只是不能强迫他抛开病中的前妻不管，却又无法忍受每次约会时他刚刚从另一个女人身边赶来、或者约会结束又匆匆赶回另一个女人身边去，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回事。真让梅莉一语成箴了。“关键期”，多么熟悉的词。半年前，在他告知他要回去照顾手术后的前妻时，也着重说到过“关键期”这词。“关键期”，需要她支持。她必须得支持，无条件支持。站到他的角度想一想，兢兢业业、辛辛苦苦，酒桌上冲锋陷阵，酒桌下敛财行贿，忙得像陀螺转，累得像拉磨驴，从一个手无寸铁的工人子弟，从这个城市的最底层，走到今天大权在握的行业精英，处处享受VIP待遇，这一步又一步，殚精竭虑，如履薄冰，耗掉多少脑细胞，付出过多少代价，做出过多少牺牲，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啊。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前妻得了那种病，离婚都几年了，他还能回去照顾……有几个男人做得到？是个好人，可这个好人，刘原不打算要了，太累了。

刘原又昏睡了长长一夜。睡足了觉，大脑也彻底清澈了，轻松了。第二天，她从百安居挑了一套新型锁，换掉原来的防盗锁。换完锁，又有了清洁家居的冲动。每个房间，每个角落，每个点，每个面，从厨房到卫生间，从沙



发到床单，洗衣机呜呜地转着，她也像机器一样有条不紊地忙个不停。与那个男人有关的所有物品，通通被清理了出来，该洗的洗了，该熨的熨了，该整理的整理了，然后用废纸箱打了一个大大的包，本想叫来快递，花几十块钱物归原主，又一想，这些日用品在她这里是长期不用纯属闲置，寄回了他手里就能让它们物有所用吗？他缺吗？于是叫来楼下打扫卫生的赵师傅，赵师傅欢天喜地、千恩万谢地扛走了。

结局终于出来了。原是两情相悦在一起，因为相悦，才想要结果，要不了结果，就没法相悦了，没法相悦了，就不必相互耽误了。谁也没有错，还是不合适。和这种人在一起，一忽儿艳阳高照、兴高采烈，一忽儿乌云压顶、烦躁焦虑，情绪刚刚大起至涛尖，又哗地落至谷底，再继续下去，保不准啥时候会折腾出中年痴呆来，万一要是折腾出癌症，那可就完了，他前妻不就是活生生的教材嘛。

一周过去了。太阳出来了，雪还没化，毕竟转晴了。房子里焕然一新，刘原竟也脱胎换骨一般，几日前那种墨滴染心的压抑，一扫而空了。仿佛刚刚做过一场大手术，清扫了一处病患，伤处稍一碰触，还会很疼很疼，不过人这种动物，偶尔疼一疼，也不是什么坏事。

刘原开车去了一趟农贸市场。鸡、鱼、海鲜以及各种蔬菜塞满了后备箱，然后转动方向盘，开往城市最西部那个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区。这天她不打算去了就走，而是准备和老两口过一夜。同时做出决定，不论老太太说什么，她都只当听不见。当老太太说足了、说够了、发泄完了、彻底没话了，她再好好和她谈一谈。这次不能给老太太发誓说狠话了，但要和老太太商量一件大事：这两年她卖画手里攒了一点点钱，大房子是不敢想，但可首付一个小房子，换个带电梯的，这样老两口就再也不用爬六楼，就可以上下自如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丛书名＝
书名＝小说月报·原创版２０１０年精品集
作者＝石钟山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 ２０１１．０１
出版日期＝２０１１．０１
页数＝５４４
原书定价＝６０．００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８０４６３９３
ＳＳ号＝１２７６８９８７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３０６－５８０４－８
中图法分类号＝Ｉ２４７．７ （文学＆ｇｔ；中国文学＆ｇｔ；小说＆ｇｔ；当代作品（１９４９年～）＆ｇｔ；新体短篇小说）
分类号＝０９０３０９１２０３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石钟山等著．小说月报·原创版２０１０年精品集．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１．０１．
简介＝本书荟萃２０１０年《小说月报·原创版》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云集全国一流作家一流作品。